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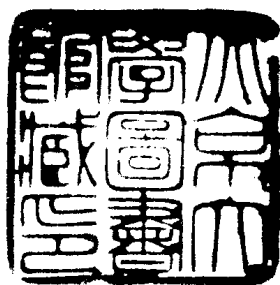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282/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四)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四)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函史上編

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一卷》提

要

函史下編卷之七

盱郡鄧元錫纂

土田志

空南豐後學龔懋爵校

古昔黃帝制區宇為萬國分奠封守而畫井經野肇生民之業井田昉焉黃帝以八家為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其中其耒耨之利教天下依炎帝而來堯首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壤經邦暨稷播樹藝百穀烝民以粒書稱平地成天萬世未賴詩頌克配彼天作我生民孔子歎之曰后稷之為天下烈也故五材並用歸修土教八政農用爰寶稼穡文王卑服即康功於田功函詩陳風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蓋于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則知土田者為天元德為民元命聖王所以奉順天德養育群生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辯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焉蓋其重也於是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春秋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衍沃平野地可井而助下隰高臯地不可井什一使自賦者也其制里室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邑言居也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言聚

也言丘聚而可出車乘以田也四甸爲都都言會也以分地域以辨地守以任地事而貢賦從令焉曰會也爲任土之法則物地事授地職而施其政令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蓋自國中廛里場圃之外畢墾而爲之田故國宅之民非田不粒士非田不養賈非田雖有貨賄無所用之官非田不祿賞非田不行公牛國馬非田無與秣也其授職任民之法曰

國中二編 西卷之七

三豐主九穀曰園圃毓草木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曰勸牧養蕃鳥獸曰百工飭化入材曰商賈阜通財賄曰嬪婦化治絲枲曰臣妾聚斂疏材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則又登九土之民頒職事而畢任之首農重農也首農生九穀重穀也務農重穀王道生民之大教也以園圃毓草木草木果蔬也亦民待以生又次則虞衡勸牧矣山澤之材於是乎出鳥獸莖養於是乎蕃養生送死於是乎資然皆待工而成侍商而通故工商次之嬪婦女婦也化治絲枲女紅也通后夫人而下其賤者臣妾其疏材其聚斂之也任女婦

之道也乃天民之孤困者授之田不任耕予之宅不任受是閒民也無職矣今轉移執事以爲四民使夫亦庸愈自力矣此先王之世有土此任之田而野無曠土有民此任之職而國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安其居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興於學此王事之大本也其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一夫百畝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而考工記匠人之爲溝洫也畢起法於耜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也廣尺深尺謂之畝

也田下編 西卷之七

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言遂也以直遂通水而名也發遂中之土封之而成徑徑通徒行方里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言溝也凡夫之水所邁會也起溝中之土封之而成畛畛通牛馬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言旱注潦洩而血脉流注曰洫也發洫中之土封之而成涂涂通車輿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言會也水所會也發澮中之土封之而成道道通車二軌兵賦成焉由是千井萬夫之田有川廣四仞深四仞而水於是乎終川上有路高廣如川而達於王

畿蓋天下之勢兩山之間有水加疏導焉為川以達於濟大川之上有涂加築治焉為路以達于畿而諸疏浚之法漕輓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植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而在井野分畫之形體秩然其於丘陵山澤不可升授者則因地形而為之逵徑溝洫皆起法於步計畝而均分之而稼人掌下地之稼以瀦畜水使不洩以防止水使不淫以溝蕩水使不淤以遂均水使不陂以列舍水使得職以為灌溉利也而以放水害則澮以瀉之夏夷草以水殄其芟春楊其芟作田也其用歸於原委有鍾隲皐有牧畢盡其

田賦下編 卷之七

地宜之利而已此治野之大法聖君仁辟所為卑官卑服而盡心焉者也於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可歲耕種者為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為一易中地地瘠鹵休二歲乃可耕者為再易下地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而足矣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而足矣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而足矣餘夫亦如之於是以下劑致昨愛其力以田里安昨厚其俗以樂昏擾昨洽其恩以土宜教原稼穡阜其產以興鋤利昨通其力以時器勸昨

趨其功以疆予任昨坊其情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上所疆也疆之於神農后稷之教而已矣三歲大比則遂大夫帥其吏而興昨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而舉焉而孝弟力田之舉始此也正歲簡稼器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種稂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縣于邑閭時巡其野而察觀之縣正趨稼事而爲之賞罰鄴長趣耕耨女工而里宰爲合耦于鋤以秩叙其耕耨至遂師又掌其遂之政令國有盲風疾雨則巡其時事之急而移用其民以救之蓋先

田賦下編 卷之七

五

王皇皇於民事合萬民於竭作而敏也重之至也乃歲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胙發先時九日太史以告于農官曰自今至于初吉陽瘳憤盈土氣震發弗震弗渝胙乃弗泄溢爲災青穀則不殖稷以告王王使司徒咸戒于公卿百吏庶民監農不易農大夫乃戒農員司空除壇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及期鬱人薦鬯犧人奉牲酒入薦醴王祈穀于上帝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繼之王耕一發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之

庶人終于千畝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既畢功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太師帥樂官吹律同以占風廩于藉東南鐘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乃徧戒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僻壅辟在司寇乃命其衆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大猷耕獲亦如之其春夏祈穀于上帝以噫嘻發詠其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時百穀告始事也古人質不諱爾汝明耕而播者天也其秋冬報以豐年其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告成事也明多黍稌者天也天尊也至于祈報社稷也以函雅載芑良耜是已載芑芑柞耕耘有倫耜也主伯亞旅疆以畢喝作也其饁有喻其行饁者思媚其依也良耜耕而田暖來瞻見筐筥載道饁者集也笠鋤盈畝耕者力也故其耜屢屢利也其耕澤澤深也其播函活淺也其苗厭厭疏也其庶縣縣密也其穫桎桎栗栗開百室並納而百室盈寧也殫旨于農功其又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惟耦三十里三千井也十千萬耦也萬

耦並耕大同之風詩見之矣故微曰通曰均載芑言今是之祈也匪今適然振古已然以有且有今也神其許我乎良耜言今是之報也匪今始然古之人實然以似以續也神其予我乎則脩神農后稷之教而壹之於神教之至也乃其郊祀后稷以配天祀主穀竭力將祀止任負春榆歛蹂釋烝載惟謀止蕭脂燔烈盛以薦止豆登升香故孔子歎之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重穀之至也三之日民用莫不震動恪共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錢鏹先公後私以服從其事故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其詩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肆師之職嘗之日蒞卜來歲之受欄之日蒞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乃祭之日受釐於廟既殷祭之日諸侯臣工來助祭者歌臣工於廟臨遣之即申勅以豫農重穀之事其詩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維莫之春亦又何求何如新畬于是知先王務農事之篤也敬祀之忠也於受釐之終惟新畬之始於受明之始惟鏹艾之終太其專者敬其始故嗟嗟嚙

嘻以發詠勤其始者厚其終故於社嘗卜芟稼焉終始不失於敬其惟農工乎班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焉本必建步立畝以正其經界法半步曰武二武曰步步方六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私田百畝中公田八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其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其中出八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用大和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皆可得而平也凡種穀其耕必力其耘必數其收穫如寇盜之將至環廬有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列殖于疆場鷄豚狗彘毋廢其孕字而女

由史下編 卷之七

八

婦各脩競其功故民皆敏力作勞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而不淫於末而鄉校庠序明教化自此始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是也冬令民畢入于邑其詩曰六月蠡斯動股七月莎鷄振羽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曰惟改歲入此室處是也春民將出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視民畢作毋休于都然後退夕將入亦如之入者持薪樵輕併重分而入唯班白不任冬民既畢入婦人同巷者相從省燎火同巧拙以夜績故女工月三

十日夜參半之功月得四十五日男女之不得其時者因相與詠歌以各言其傷行人振木鐸而時采焉其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有夫家之征謫辱之故四民受職勸功而邑無敖民地無曠土鄉無惰俗用此道也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民之蓄庶於是乎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朴固於是乎成以能媚於神而和於民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而大司徒又有保息六以養之一曰慈幼二曰老養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有本俗六以安之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

由史下編 卷之七

九

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而國有水旱疾疫之災又為荒政十有二以聚之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而遺人又掌卿里之委積以待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亦各掌其九穀之入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豫之至也凡民食日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今邦移民就

粟詔王殺邦用而司救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而施惠焉三載大比遂大夫帥吏興甿屬其地治者而明其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餘六年食進功爲再登曰平餘九年食爲三登曰太平然後王德洽而禮樂興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言成此功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蓋王政主民設官分職以理民分田制井以業民適民富而國治矣周衰暴君汙吏慢廢其經界絲役橫作政令不信而魯宣初稅畝成作丘甲哀川田賦畢見於春秋於是上食民怨災害生而禍亂生陵夷至

治史下編

卷之七

十

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惟逢君富國之爲務當是時孟軻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方策播棄未嘗讀周官之書然推王政之本於經界用說齊宣梁惠拳拳不置以爲王道始此也齊梁不能用滕至編小文公銳意分畫而齊楚大國忌惡之困屈不效當是時魏文侯用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力則畝益三升不力損亦如之故方地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故善爲國者樹藝必雜五種草必盡墾土必盡闢而地利必盡出夫

一夫挾五口之衆治田百畝歲收粳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八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五石餘四十有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新春秋之禱祠人率歲再衣與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咸仰給其中此農人所以常困而有不勸耕之心成周之盛必萊田而足也故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爲國者必平糴使民無傷而農勸平糴者必謹視歲歲有上中下孰歲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下饑三十

治史下編

卷之七

十

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賈平而止小飢發小熟之所歛中飢發中熟之所歛大饑發大熟之所歛而平糴之故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食足轉移節適魏以富強而平糴之法自此至秦商鞅破決井田斥開阡陌今民得耕作其間時溝洫故在未病是潦而穡收自倍又重急耕力戰之賞以督迫之以能傾隣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暴汚無制延于始皇以食戾并天下令黔首得自實田守牧遷代田制無檢耕豪民之田者見稅什伍而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制二十倍於

古而刑繁內興功作外攘戎狄天下洵思亂秦以
滅世漢循而不改於是先王養民厚生利用之政遂
竟廢不復矣高祖既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
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施大德於天
下下詔言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
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
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言老者非
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而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
吏粟當受鬻者或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

西漢下編卷之七

十三

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
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一疋絮三斤賜物及
當粟鬻米者長吏闕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
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二年耕籍田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而民或不務本
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焉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
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春詔曰道民
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對不加
闕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吾詔書數下勸民樹藝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

勤而勸民不明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孝景遵業聽民從寬
大地務民於農桑故風俗淳厚戶口滋殖幾致刑錯
而其時親民之吏各久於其職猶能重本業尚力田
盡心於水利農桑種樹畜養勸課勞來之事故漢治
於近古爲最盛而太子家令錯鼂上書曰聖王在上
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
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國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
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

西漢下編卷之七

十三

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
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生於不
地著不地著則背鄉離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
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
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
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
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
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庫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而水走

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亡饑寒之患此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勒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

水史下編

卷之七

十四

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虐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而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交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粟有所漂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仁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王者之大用政之本務也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

水史下編

卷之七

十五

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耕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從其言募入粟實邊武帝初董仲舒說上言春秋他穀不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以此見聖人於百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已又說上言古者庶民不過什一其求益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而從其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
立錫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
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
而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力役三十倍
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
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大蕪之食
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
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
井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沛賦
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時不能用其後
上益修於功費天下虛耗末年乃悔於征伐上木之
事封丞相爲富民侯以風示天下以趙過爲搜粟都
尉主大農過本古不易一易再易之法爲代田田一
畝三畝也歲代處曰代田蓋后稷始畝田畝長終
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以上
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耘除草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
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旱故薿薿而盛也其耕
耘耔種田器率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

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而耕一歲之收常過
田畝一斛以上謂古曰耦田謂不爲善者倍之過
教民田太常三輔中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
巧奴與從作田器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
老善田者從受之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
趨時澤趨時澤謂及也故平都令光又教過令民相
與備而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
故田多墾闢於是過奏光以爲永當是時過以離宮
卒試田其官墾地謀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
令命家若公卒章昭曰命家謂田三輔公田又推之
以教邊郡是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太常
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矣至孝昭時流民稍
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吏多賢良百姓安
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白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其買糴之名常平倉民使之常平之法
始於此然井田既壞吏民規田以千萬數貧者仰以
衣食輸太常之賦公賦優於三代而豪強酷於亡秦
凡上所引華勸農除租稅者澤不下究耕者不自
振適足遺家石姓氓資耳於是師丹踵董相之策建

白言古之聖王設井田而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務農桑躬儉節民以克實然其時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名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毀鉅萬而貧弱逾困宜稍爲之限以均富貧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爲有政者將以急救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諸侯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名田長安主公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主百人關內疾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而是時丁傳董賢方隆貴用事奢汰皆不便詔須後事遂寢不行

乃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一旦有之欲盡擅以自予更名田曰王田民曰王民民毋得賣買田峻其令犯者死吏因操切爲奸利天下愁怨固宜其不行也光武中興復三十稅一之制而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下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或優饒豪石侵刻羸弱民遮道號呼不得安時諸郡各遣吏奏事上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平十二侍側曰吏受郡

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上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更首實具如東海公指於是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牧守之設獨在擇賢久任今白專其事因時順俗爲理而下詔書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趣弊無益也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鉉盧陂廣灌溉歲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爲廬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今遠州縣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共

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土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頗徙民力農者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便崔寔著論言聖人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愜所以齊勞逸而均貧富也秦隳法制而專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穴殖業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氓遂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身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擬於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事之

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
不登流離溝壑其所以傷心腐臍失生人之樂者蓋
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死莫
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
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
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
無所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
則肥澤繁息置之硯鹵則零耗宜徒貧人不能自業
者於寬地此亦闢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後董
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魏武經畧

四方用粟祗策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別
置田官數年間所在倉廩積粟皆滿又以關中空虛
用衛覬議設鹽監以其直益市犁牛以業耕者流亡
競還關內富實伐吳之役鄧艾計以爲比臨淮水自
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田良水少不
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勸屯耕以佐興司馬懿大善
之於是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通淮潁又大
治諸陂堰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餘頃
而淮南北五里一營營六千人且田且守自壽春至
於京師阡陌相屬鷄犬相聞農官田卒所在而是伐

吳之役汎舟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本艾所爲畫
也當是時魏於邊吳州界頗堰水爲阻固咸寧初太
霖雨而潁川襄城水患滋甚當陽侯杜預上疏言臣
輒思爲東南水災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焉
百姓今日憂也其下田淳沔高地境確百姓窮困方
在來年陛下憂念詔書下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
不廓大定制經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無益也方今
夏秋蔬蕪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
草當何以爲命此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蚤慮也臣愚
以爲水田汙下魚蝦螺蚌之饒民資爲利而洪波泥
溢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充及荊州東界諸陂隨
水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
境而朝暮可活此目前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
肥美畝可收數鍾至春而大種五穀五穀必熟此來
年之益也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資火田之利頃戶
口日增而陂堰歲決曩時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滯
水陸失宜放牧被野樹木立枯皆陂之爲害也陂多
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
陸田言者不思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
以驗今之陂處大抵皆陸產也臣見尚書胡威啓宜

壞陂其言墜至宋漢侯相應遵上便宜言運道東歸
壽春有舊渠可行不由泗陂而泗陂所壞土田凡萬
三千餘頃傷敗成棄宜可罷此皆身親目擊深明於
水之害與故者也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徃其利而
忘其害臣竊惑之謹按荊州界中度支所領佃水田
僅七十五百餘頃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今水滂壅
溢爲災宜勅刺史二千石諸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
小陂故爲民利者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
造立及諸因雨泛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曬之更
二千石躬先勸功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舊陂堰溝

由史下續 卷之七

渠當補塞者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冬
間休兵交代令各留一月用佐其功夫川澇有常流
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所患而
宣瀉之蹟古事以明近理昭然不誣臣不勝愚意奏
可是時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
掾屬令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原
地益蕪蕪不治人士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火
耕水耨爲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爲天下
饒魏太和中天子慨然有意於三代之治勞來安集
下詔言去年牛疫死今東作興人何所煩而耕朕甚

憂之其令民有牛者視常歲逾自力無牛者倍傭之
以耕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於是李安世上疏言
竊見州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事
涉數代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易主假冒疆
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
載遂遠鄉考所惑群證莫據各附親知互有短長爭
訟遷延連紀莫判使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
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立古均人量
人之官審其經界今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使細民獲
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庶無私之澤播均於兆
庶如京之積有阜於比戶矣所爭之田宜限年爲斷
事久難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
天下田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載樹名露田
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
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
課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
惟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
薛餘種爲桑五十株東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
薛餘果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東
榆民田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

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所當受田民無得賣買諸麻布之土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各授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受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時待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者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不限州郡其田足之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爲居室

通史下編 國卷之七

二四

奴婢五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因口分課種蔬菜五分畝之一畝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諸理人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坐如律日職田分起此蓋寔始均田比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廩田墾田之制隋開皇中工部尚書長孫平言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耕而餘三年之儲雖水旱凶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而蓄積備豫也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

獲之日勸課民隨貲產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當社歲檢校收積毋損敗若本社年饑穀不足以所儲分給賑之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而義倉之法始於此唐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八一項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者老及癯篤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不倍

通史下編 國卷之七

二五

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符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還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

太宗方銳意於治課州縣吏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農田者以減戶論其凶荒有社倉賑給不足爲徙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白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歛穀於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上善之詔畝稅三升粟麥稻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歛以所積狹鄉薄督之歲收十損四者免其半損七者盡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下戶及夷獠不有是歲不登以貸其後沿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往往置常平義倉矣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糴陳爲著令當時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上以致誠行之以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玄宗求治頗復貞觀之舊而監察御史宇文融言今天下有戶八百萬度浮民客戶田乃至八十萬恣爲奸欺請括籍外羨田逃人令畢自占課流亡初詣所至者給復五年它畢墾括母遺脫縱奸以攝御史分行括實之得客戶八十餘萬田稱是然是時州縣希肯張虛數以正田爲羨土著爲客民並嗟苦而歲終增籍錢數百緡

其後大盜起河朔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慮皆被兵并邑立墟而方鎮徵求腹刻苟以佐軍爲急義倉及常平倉粟往往移給他費民死徙莫收烏暇議土田農政事哉時相牛僧孺頗以爲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疎而未可行今版籍不備遷徙無制富者得專其利貧者不能有其業於是編戶逸爲游惰良田并於豪家誠能詔天下官吏隨所在鄉家備爲之籍來者根其所從去者審其所向居者詳其業行者審其數而以時貢籍于縣縣歲貢籍于州州與縣相聞然後頒限田之科兼并之律使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并吞以專厚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竟莫之行而十家牌法倣於此當是時陸宣公贊條便宜以占田制限優有餘補不足爲安富恤貧之善術而李文公翱著平賦書科條備具以爲是王政之本可必見之行其書曰凡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視一畝之田而一畝之田起於六尺之步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百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

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蔬菜之所生而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爲方
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
鄉井之所聚臨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
三十有六而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一畝之田
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其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
粟一石公收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爲田三十四億
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
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

函史下編 國卷之二

二八

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作者謂之功桑
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
五功一功之桑取不宜蠶之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
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稅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樹桑
百一十五萬有二十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
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
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
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
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入粟于公者
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

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下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
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
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又其大豐鄉之正告
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粟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
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傲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
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入于他境矣人既富樂生
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
孝教其在鄉黨者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安幼者得養
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得樂其生屋室則鄰烟火
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

函史下編 國卷之二

二九

皆固其業雖有疆暴之兵莫之敢陵自百里之內推
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
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
得已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且夫重歛則人貧人
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土地雖大荒而不
畔雖其耕之而地有遺力猶不耜也是謂棄天之時
遺地之利竭人之財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
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
地無荒桑柘日繁地有餘利八日爲富兵益日強與

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未盡而又有嗜慾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軻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後方鎮益恣睢溢爲五代民極毒荼惟河南張全義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方全義始至鎮荆棘彌望白骨滿地民不滿百戶全義遣屯將持旌

四下下編

卷之七

三

榜詣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刑寬事簡餘五年歸者如市桑麻蔚然於是選壯者農隙教戰陳以禦盜而加意勞來每出行見田疇美者輒喜下馬與僚佐共觀召田主勞賜見蠶善者亦然其田荒穢不治則召田作者集衆杖詆之訴乏人牛者召隣里譙責於是鄰里勸助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嘗咲獨見佳麥良繭則咲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焉周世宗嘗夜讀唐元稹所爲均田圖大善之喟然曰此致治之本也欲行王政其必自此始矣詔頒其圖令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

下詔言朕以干戈漸弭寰海向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議竹均定以適重輕卿等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在之意哲鄉閭凋弊之原明示條章用酬分寄矧聆集事允屬惟公辭旨惻怛蓋始有平政重農之意宋興循用命官分詣諸道度民田均之有不實者輒譴定民籍爲五等以其等定種桑麻梨栗葵韭之數脩陂堰池湖溉灌之利否則鄰伍同鑿井爲旱防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樹畜之數秩滿課殿最焉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東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州縣無檢括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

四史下編

卷之七

三

增多田疇開闢者以差次受賞其蕪穢謫過有差其土壤瘠墁不宜穀者不責遇雨雪不時若水旱藝祖輒憂形於色召學士咨訪即田家卜歲豐凶雨暘有驗者畢咨之遇豐歲則諭民謹藏節浮費以備不虞其伐桑叢爲薪者按罪之當是時天下未定西北二邊之費繁而隱農蠲租振貧恤患如盛世蓋興王之大政類如此太平興國中詔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習土宜明樹藝法者一人補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土地所宜課餘夫分畫種時所墾田爲永業不取租民飲博怠不耕桑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

後以煩擾罷端拱初親耕籍以勸農時畿甸民稅重兄弟壯畢出分而聚其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按其所棄除其租已而匿他舍佃作知封丘縣竇玘數以聞賜緋魚擢知開封府錄事主廉覈玘專苛刻求課最尋以煩擾罷詔諸州通判條所為均賦稅輯流亡恤孤貧察姦倖若民間所便利限一月附疾置以聞又下州縣戒里胥鄉老察富民責貸踰母者罪之至道中直史館陳靖言環京畿數十州幅員數千里地墾闢者十一二而稅入者又十無五六逃亡游惰地利日削賦稅歲減故民食寡而國用不克臣嘗奉使四方見污萊極目膏腴坐廢詢問其由皆以爲詔書屢下許民復業蠲租寬役而州縣吏奉行無當擾之甚也夫民之流徙始由貧困避逋責逃租賦而然方始逃時里之人既檢會其室廬什器桑棗材木以輸官償負矣招令復業生計蕩然朝耕尺寸之田暮入追呼之籍里胥刺報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以茲遊蕩絕意歸耕臣請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者領大農事於郎官中選才智通明能御民撫衆者爲之貳以經度之自京東西爲擇諸膏腴未耕之地廣募開墾蠲其租賦許令別置版圖便宜

從事酌民衆寡量地肥瘠而均配之加以勞來勸課今其不倦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分畫經界漸擬井田營造屋居設立保伍諸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爲科條使之知方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履畝定賦然後上新附名籍於計府其初復業請佃者官給借糧種畊牛其田驗肥瘠爲三品上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田成月並計百畝定賦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給視丁爲差宜可舉行止覽之大稱善召對獎諭令條畫上而宰臣呂端言靖所立田制改舊法又大爲國費請下有司議鹽鐵使陳恕等對如靖請便乃詔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蔡許穎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而大理丞皇甫慤光祿丞何亮沮廢其事上終以爲可行詔靖經度竟以三司言費官錢浩穰而罷大中祥符中下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燎原烈野實乖生道其州縣畬田如舊自餘焚燒野草需十月後乃得縱火行路野宿所在檢察毋致延燒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也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之爲種

稱占擇民田高仰者時之內出播種法命轉運使
榜示又種於玉宸殿召近臣同觀稻比中國者穗長
粒差小而無芒不擇地而生云六年詔諸路農器毋
稅明年諸州牛疫詔民買賣耕牛勿算群牧司選醫
牛古方頒行之自景德來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
民二倉廣被于天下以故四方無事戶口蕃庶田野
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即位初下詔言今宿
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妄費
每詔令下輒華華于招流亡墾田土爲上務又詔三
司定臣僚莊田頃畝之數仰兼并無病民又禁近臣
毋得置別業京師及寺院觀母得廣市田遣使出懷
衛磁相刑趙鎮洛等州教民種水田免濟開置田官
命規度水利教墾田常下詔言仍歲饑歉今秋稼甫
登方歛穫州縣毋追擾以妨農功刑獄煩證逮者速
決之是時上天性慈仁重民隱深至詔諸州旬上雨
雪狀著爲令而錫州郡諸無名苛細之征一遇災旱
惻怛憂隱形於顏色災所被之處立發倉廩賑貸脩
平糴移粟分賑拜官之令甚則出內帑金帛振業之
免租稅蠲逋負息繇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
之禁死徙者官給養瘞埋皇祐中作寶岐殿於苑中

歲刈穀麥詔轉臣臨觀省已約躬以幸天下而參政
仲淹陳事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荐饑欲乞糴無從
故各務於農以足其國臣在蘇州詢訪高年每云曩
吳越未納土時蘇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專田
功防江築堤以宣水患于時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
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取之淮
南於是慢農政而不脩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
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比於異時踊貴
甚矣民困國貧固其所也又京米西路卑濕積潦之
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湮
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
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諸可爲旱潦備
者本州選官計丁歲於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具
功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饑歲上無
貴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論古
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熙寧中天子銳
意於治創農田水利方田諸法意本以便民而時宰
不務慎重守令行敦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遣使
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覆用爲民病方田法以
六尺起步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爲田四十一頃六十

六畝以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於田角立土爲峰樹其野之所宜木以爲表歲季秋縣令佐分地計量以原隰陂澤定其地以赤淤黑壇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分五等定其稅至明年歲季春畢揭以示民經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以爲地符若瘠鹵不毛及衆所共利若山林陂池溝路墳墓不方不稅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帳其分煙折產若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今既具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東京路行之諸路倣焉本其意以爲稅調可平貿易有準而吏推收更賦

無所措其姦也而方量官往往憚跋涉不躬親諸行躡立峰驗土定色一委之胥吏御史臺受訴有田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於兼并滋甚其租稅有十三錢增至二貫有二百者有二十七錢增至貫四百五十者豈不痛哉其農田水利約束令諸路有能知土地所宜與樹藝法及陂湖堤堰可脩復若元無今創者或水利爲勢家豪奪或地有水可田爲地界隔闌不得流通者或土曠不治可糾合興脩若川瀆就湮可濬者具圖上其土田汙下爲雨潦所鍾若近大川爲所蝕蝕者獨

脩築隄堰爲之防疏畝澮爲之泄積水而田也苦吏不爲意自今以往縣不能辨言之州事連數州州不能獨辦具以聞諸脩農田水利得貸常平錢初遣劉曩等八人行天下相視又下諸州條上其利害又詔諸路各置農田水利官主之已乃爲條約頒焉而使者阿意興功築壞民田廬墳墓不顧惜其好訟讎怨之人往往妄言水利規壞所怨者田產原武民詣闕訴吏追捕扶之民謬言上立良法便甚詰闕謝使者因代民爲謝淤田表以聞至崇寧而弊極已乃罷行建炎初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

兵農之政大率因唐五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可使而饑竄四逸爲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羨田而雜紐錢穀爲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也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

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蠻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稅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常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五人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貧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多遺利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也朱文公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歎以爲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爲井地之學者莫能加也然竟莫知行自世業口分之法廢民所貿易田官不得得之方貿易時富人操勢乘急令少其畝賦之數以爲券官因用課稅故田多稅少貧者急於售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貧富益以不均景祐時諫官王素請均定歐

陽脩亦言秘書丞孫琳往在洺州肥鄉與大理丞郭諮以千步方田願召二人者主之當可均三司使亦請於毫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詣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已憚民謗怨乃上言州郡逃亡多田未可盡均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廢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拯與呂居簡吳中復總之遣官分行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可已復罷纔均數郡而已南渡兵燹今甲罕存即常賦又復無正紹興中左司員外李椿年上言經界不正爲害十詔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之時頒制量田不實者至配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指將益爲奸欺願聽陳首追正不爲負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時鄭克行四川經界頗峻貴州縣而所謂省莊田者至嘉祐有征判嘉州楊承太息曰仁政而虐用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負民其可乎乃召諸縣令謂之曰平易近民美成在允謹行之求無愧於心宅何畏焉事迄成爲諸郡最而椿年竟以沮廢失官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之處圖籍具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

不繁公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盡稅存
不勝其痛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失今不治將
後靡底止臣不敢憚身先之勞而後一州之利竊
獨任以為必可行也請推擇官吏之公明敏幹者度
地量畝算計精確隨產均稅而官為橫造圖冊立畫
一之規朝廷獨委任而責成功庶版圖較一而民掌
可定然茲法之行貧民下戶所深喜而情難自達豪
家猶吏所大不樂而善為游言眾聽惑之即賢士大
夫樂安靜而厭煩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故
臣竊任其必可行而未嘗不深慮其不能行也今已

西史下編 卷之七

三十九

仲秋去農隙僅兩月乞下監司州郡畫一施行詔報
可而豪右占隱者果為異論以推之前詔遂格自限
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獨唐李翱宋
林勲倣三代井田遺意考古驗今分榜講畫作平賦
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載有買田壹方畫為數井
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為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
至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田均田有反古拂
眾之難獨丈量隱稅今貧富得以實自占去古事益
邈而亦竟沮不行也豈不痛哉二程謂地形不必寬
平可畫方只可用
濠折計地畝授民于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
濠終不定地有均姪虞不實只觀四標中問地維

不平稅與民無害又經界必須正其比設使地形有
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其地
為井就其地不能成或五七畝或三四畝或一夫
則在入或就其地不能成或五七畝或三四畝或一
無不可行者如此則一夫之田亦不害於之
也若如此書實便使暴君污吏亦不敢不害於之
界之亦非專在素時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論則亦有其益也又謂恐有人聞其說取以為生
云如有能者則已網受一壘而為其亦亦亦亦亦
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賦者眾不亦亦亦亦亦
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則不可爾子亦亦亦亦
下都無怨怒方可行二程問官戶占田則者何如
子言如文曾有一極多只消以三十里來地儘多
又問其地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
者之采地多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宋初戶部中沈義倫使吳越還為上言陽湖饑民多
死郡中餘軍粟萬斛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不失利

西史下編 卷之七

三十九

而活民有司沮之曰脫來歲復不稔如軍儲何義倫
爭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無為憂
即不然安可過憂將來之不給今立視民轉使不一
救也上從之仁宗時河朔大水民流就食有司請發
廩人日二升幼者一升奏可南豐曾鞏議言百姓
暴露乏食廢業矣又使相率而日待二升之廩於上
則其勢必不暇乎他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非有深
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以中戶計之壯者八人幼
者四人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十石自今
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

十餘州州以三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災害所被者半仰食者萬戶食之不徧爲不均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國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有淹速有均否有與僞有會集之機有辦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聚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於民露處無蔽蓋流亡者必衆矣是將空近塞之地而失吾戰鬪耕桑之民也戰鬪之民失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耕桑之民失異時無事邊糴不能以不貴二者皆可深念也爲今之策下方尺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令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於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開民轉移執事者一切得復其常生之業是爲農民之慮者長也僅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而止而又無給授之弊無疾癘之憂民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故材舊瓦之尚可因什器衆物畜產之尚可賴者皆全而不害雖寒氣方始而人皆

幽史下編

卷之七

四

安居食足而有樂生自重之心且今河北州軍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而已他州秋稼足望今於糴粟視常價斗增一二十錢以利農則粟易以足惟在吾有司者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時富文忠弼知青州命所部鹽稅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便薪水召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居聚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取

幽史下編

卷之七

四

肅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五萬人
皇祐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
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鮮民之孤獨羸疾貧不能
自存者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
上三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其戶寡田有餘者
鬻如舊而廣惠倉法始於此振老孤恤矜寡予之粟
而不責其償最爲得古先天民無告之義然其時戶
絕田舉歸官不聽繼息爭官自鬻戶絕田故行也熙
寧法行廣惠倉田常平倉舉以爲青苗本云爲補
助當青黃不接時得有振也乃其法始云願借聽不

由史下編

卷之七

四三

願勿強後乃抑配始云願償錢者聽不願勿強後
收勒皆錢方春貸民輕舉其錢以貴糴比秋成則賤
賣其穀以質錢亦爲困民而已矣淳熙中朱侍講熹
守南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本路支發及別路
轉粟若放課稅利通計累百鉅萬舉以振貧窮而於
救荒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耀鄉有社
倉一所先年饑臣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
受米於倉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欽散
小歛則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
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焉

社倉止不收息石收糶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
即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於諸路
而社倉之法始於此本社倉取息不異於青苗而民
獲其利者以青苗取錢責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
於方熟青苗在官吏得緣爲奸社倉在民主以鄉人
士君子吏無與焉故也况青苗之行以聚歛亟疾之
意而無復慘惻忠利之心於文公天壤固宜其有行
有不行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之利也
蠲息之後止於收糶即豐歲適足償其本一遇水旱
五穀不登即欲償其本而無繇舉予之乎即前功盡

由史下編

卷之七

四四

棄必收之乎則民食方勤勢不得不展需豐年連遇
水旱其澤盡竭於斯時責償而後貸之民未蒙舉貸
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寬息之惠僅什二而取償之
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歛之平歲貸之凶歲償之
豐歲之爲善矣况社倉法行輒獨之民義不可以不
貸脫有凶歲遺秉滯穗於何乎取之又曷若廣惠予
之不償爲實惠也嘗竊私計以爲鄉人士君子志鄉
社之法必視歲上下其息足貸後廣積之爲倉比凶
歲以補不足助不給而予其貧無告者庶其益乎理
宗時社倉久益弊官移用其本至無可給而欠負拘

催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者展轉增息廣德民至有以督併自經死者上方表章公學有司以公法固然相視莫敢更判官黃震本受學公門人黃幹篤信公特以爲不可曰法出於堯舜三王然且窮必變變則通而後乃可久也况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則弊固宜乃別買田六百畝代社倉息爲立約非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如異時矣故廩不能以自行也孝宗時有言湖北民占官田廣獨輸常賦爲過優欲從實科稅聽民先自實者臺官言往朝廷經界獨行之兩淮而京西湖北如故者蓋以四路土曠人稀即招

卷之七

四十五

誘之使耕猶懼其不至也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頗多自餘岳鄂漢河之間迫近敵境汙萊洲望土著往往而絕其有存者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攜幼遠來請佃之人也若依畝而稅將獸徙鳥散恐以公無毫分之益而直爲良民擾且使邊圉空虛爲國憂不細也臣竊以爲但當誘之開耕不當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之以實邊於省歲漕其爲利亦博矣事得寢大抵用渡來六師萬衆之命一寄於東南而令人乍和乍戰軍需歲幣又浩穰不給故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陂塘

墾闢之利必設諸籍沒田入官者募人耕仍私額課租額故重而州縣胥吏倉庫吏及百執事又侵漁苦之於是詔斥賣諸路沒官田以佐費而折配拘催重估苛督之弊生民愈益困其後賈似道以造楮和糴爲非計欲計所爲足國用裕邊者而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既未免餉兵而廣和糴造楮幣日相尋於困此公私交弊之道也今莫若行限田之制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之處行之併諸詭寄析戶後將官民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

卷之七

四十六

買克公田但得千萬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粟而諸軍餉饋沛然其有餘和糴可免楮幣可省物價可平富室可安一事行而五利興矣蓋欲買私家之田以其平日所私賦什五者虐取之爲公也於是置買公田所以知臨安府劉良貴爲提領官實藉其本謀而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當事者初猶以抑強嫉富之意行之繼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不免矣法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直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多給銀絹各半以

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又吏恣操切民有本無田以歸併于戶田勸買之有自經死者漸中大擾凡得田三百五十萬畝而良貴等進秩各有差於是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歲租輸視水旱爲饒減甚者放免增置四分司田官鄉各置官莊民爲宜耕者曰官佃爲官督催收者曰莊官莊官遊富饒者以克兩歲一更方始買時官吏迎合張虛數數率贏其舊及歲收租額有虧責償於田主田磽瘠若租惡佃頑之處責換於田主其催收租鞭笞囚繫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於是田主有家破產盡而責償無窮者矣蓋土田之弊極於此尋似道復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而江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國太耗弊以至於亡嗚呼官田賣之民則抑賣公田買之民則勒買蓋官與民交易弊必至於此也元成宗登極詔蠲天下田賦十之三江浙省臣言江南民多貧瘠苦無田皆佃富人之田而歲輸其租今蠲復舊父田主其佃傭租輸如故是優澤獨富民而墮不下流也爲細民者不亦病乎宜令佃民輸田主租者準蠲如

詔書爲著今元文宗時關中大饑方數百里民死徙無存者帝問虞學士集何以救關中集曰方承平久人情溺宴安故難動志士急近效故怨讟生今適不幸二三千之旱二患俱無之亦更新之會也誠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之人稍寬其禁令便隨郡縣擇其人而使之用相地宜脩城郭制閭里治溝洫吹噓而薄其征歛招流亡之民以其力耕之春秋爲興發補助一二歲間來者漸多勿征勿徭以勸其後經界可正守望相支數年之間四封之內蔚然治象將三代之民復見於空虛之域矣帝大稱善集方有去志

因進曰陛下誠善之願假臣一郡以推行其法數年之內必有以報國者侍臣曰虞生欲以此去國爾遂罷儀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起民間親嘗諸艱凶疾厄之困尤篤隱加惻怛於天民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頻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洩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飭館傳送迎奔走爲紛

擾無益於民事則非予付托之意吳元年即免太平
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
之日久矣土地萊蕪失業者多凋弊甚太平應天諸
郡吾渡江開創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
民已復歎曰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騎得一食雖
粗糲甚甘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
需百出其何以堪之於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
租一年又下禁種秫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
軍國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
甚憫焉冀因民造酒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
平或頗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今
農民今歲其母得種秫凡爲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
平吾民得所殖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當是時張士
誠未擒南北未一而

上念揮戈灑血之地困劇於四方蠲恤民業勤至如此
矣嘗行幸鍾山自獻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
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而耘
苦甚心惻然罔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
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又嘗

祀園丘 世子從

上命左右導世子行田間令徧歷農家觀農所爲居
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壹嘗知吾農民之勞苦
矣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
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榻風日不蔽羸衣糲食口
體不克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壹知之欲
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橫歛也洪
武二年

上親耕籍田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北郊供

郊廟之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年免山東西北平

河南及秦隴民田租下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

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于今荷

天眷佑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

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

天厭亂作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度河而齊魯之

民謹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

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晉冀困兵革征歛

尤甚於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往念未遑

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

光息及秦隴新附者夏秋額稅一體蠲免稱朕恤民

之意又詔曰朕肇造丕基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

京師翼郡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世何得忘江
左之民其并免今年田租自是蠲租之 詔屢下而
休燠丞丞焉每遇災旱 徒步席藁精誠禱不直前
代咸善輒樂虛文應故類也退 朝還 官手披民
籍接黎者詢察所疾苦洪武初 詔鰥寡孤獨廢疾
民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
養免科繇五年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
生許入院贍仰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
小口給三之二已改孤老院爲養濟院若令若律而
憲綱申勅爲拳拳先是

通史下編 卷之七

五

上念天下貧民以水火葬傷風化 詔京師設漏澤園
天下府州縣於近城寬閑地立義塚凡民無以葬者
舉葬之著于律十九年 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著
老年八十以上鄉里稱善人貧無業者月給米五斗
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帛二匹絮一斤其田
產足自贍者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
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年八
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均
禮優其家徭正官歲一存問所給賜委敦篤儒生按
月詣其廬禮送帛粟母給陳著焉今二十年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復不以實自占往往以田稅
飛灑詭寄之親隣佃僕昏賴推那貽賄賂而貧者益
貧遺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
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曲圓直
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
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而宋季經界之法始
行先是 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人開
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
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 詔陝西河東山東
北平等處民閒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母

通史下編 卷之七

五

起科二十一年戶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民聽遷之
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處
田荒民居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
之今耕種蠲科繇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二十七
年 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果里百戶種秧
高二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
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
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
者謫戍邊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脩農田水

利而具 敕天下諸陂塘湖堰可蓄蓄備旱熯宣洩
防霖潦者各因地脩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
民二十八年 旨下戶尚書言百姓供給繁勞有年
山東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征外新開荒者無
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三十年命天下鄉置
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
老督併之不幸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湖廣孝感
縣饑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 命行人馳驛赴之
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者民糴粟御凶荒
誠急民也若歲饑候奏請而後發則民饑而死者多

國史正編 卷之七

五十三

矣其即諭天下有司後遇歲饑先發廩振貸後乃聞
著爲令荆蕪災命戶主事趙初乾往賑期後
上怒曰民饑而上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
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蓋加意黎元如此
永樂初 制郡邑各置預備官倉出金糴粟若民贖
罪入粟收貯備賑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
詔天下郡縣於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穀粟備賑元年
尚書資奏與定東疆民初復業適旱蝗飢流殍者衆
乞蠲實賑濟
上曰民困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心緩無及也今往還

覈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賑七年

上幸北京 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 命皇太子入徧
觀令知民艱難因諭以農事爲王業之所自起作務
本之訓授焉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
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願無田宜徙丁多者
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無洛陽知縣姚弘言
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藝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
種歲糴粳供輸苦乞今納麥粟便民皆從之 勅河
南布政使言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

國史正編 卷之七

五十四

歲遣使者循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
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
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振貸
昭皇帝監國時赴 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
阜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焉惻然下馬入
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錡釜什
不沽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
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
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
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

監國曰民饑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即督郡縣覈饑民數近地約三日遠五日發粟賑毋惟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京即以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喪況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數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報上

上謂戶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起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歎抑年饑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歎今吾民何以

至此縱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准徐山東饑

上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令預聞

上曰安之救民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中尼不行矣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當與細民計屑屑耶書

畢即用璽遣使行已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糧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八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大艱難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於心不忘今宮車不復還矣已淚下沾襟又嘗閱書

畫內庫得趙孟頫所繪幽風圖渙然淵衣賦幽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織婦詞具悉稼穡蠶

絲勤勞之隱而輔臣士奇言各省官田起科不一而賦額重小民苦之也蘇州尤甚幸除豁

上慨然詔畫一下已後嚴違格之令嚴預備倉儲蓄之令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

流徙至北京東疆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還山東願附籍隸疆便

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聽附籍毋追還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

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脩迄今未興工墾民失業

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民訴得上達良苦既得請奈何復倚閣慢廢之乎諭吏部責脩築已申飭郡縣陂塘閘閘年久坍塌不能灌泄淤塞下能灌溉者令脩築役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具實聞已詔郡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急廢者糾劾之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源布政按察司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民毋有所惰荒有棄田不治者移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之交趾之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饒上謂尚書原吉曰朕昨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

廣東西近地非乏也其止素母行新安縣知縣陶鏐

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由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真民牧也勅褒諭方洪熙宣德天順時

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恤之令數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蕭法字下役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盡心農穡之事老幼厭梁肉乾獨餘糧粟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

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爲裝遣窮幣者爲贖還其家即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八分治之死給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報至上於樞轡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死矣饑死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竑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成化中敕布政按察二司言往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早潦爲民賴也此久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贖贖金續糴粟備之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克其看守倉者於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鄰司督同衛所正官於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大抵又寡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勅省司招民輸贖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如章已定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

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
程者無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而
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
獨存於後世自臣觀之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
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歛之其初未嘗不善
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於里胥
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於里胥而徵求之弊
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取貧民而詐為詭詞貧民必
甘與里胥而覲為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歛散
之粟與存者無幾矣不貸乎將前功之盡棄必貸乎
恐給散之不敷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
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
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見官吏之
面者以致數竭於官有出而無入約爽於民有貸而
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
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年穀貴則減價
而糴以濟飢願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糴者去之而
無所追千石在市粟價自平其利常周其本不什故
公私兩便惟常平爲然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
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每豐

而糴委之於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糴臨之以廉吏
而主其衡糴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爲之處
嚴爲之法使所糴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斯可矣
或曰義倉之行饑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
貸糴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
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臣應之
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
審處之常平立於漢義倉立於隋而用常平者常多
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隨起而即廢
至宋於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
其法之善矣後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臣任給事
中時嘗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 准覆行及備員
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勢家填占迷失
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勾水資灌漑者召
里老咨問云往 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
清理歲有脩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
亢旱而農田有收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
攝詞訟之爲急其於塘堰冊報類非殷實豪強填占
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
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

無收 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徵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聞之惻然痛心不謂 德意不宜至於此於是行所屬府州縣官清勘陂塘責令桑濬理其填占而臣巡行阡陌以稽督之兩月之間漸見脩復惟

皇上念足民之道莫先於是守今之職莫大於是備行各布政司循行所屬以前 詔書從事幸甚自 國中葉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又有 皇莊田倣宋季公田課租典以中官私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

御史下編

卷之七

六

天子藏富於民而 皇有莊示天下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革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粟解部進亦為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 東官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于 朝命戶部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民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為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田盡歸民同事者頗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患我常之不以累公竟得 命如章長寧伯周或以

皇太后第與真定武疆民爭莊田詔刑部郎彭韶往勘

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燔連券畢舉以與民漢景遣田叔按梁獄叔還燔獄辭勅上勿復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上命為恭哉顧以為大體所在當守義宣德不敢為苟從以為恭也臣鄙賤豈能少希古人然區區之意誠有望於

陛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賦第一等或雜出弟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有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歲一收有間歲間二歲而一收者故賦有不同世未有遂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者明矣我

御史下編

卷之七

六

太祖高皇帝遣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額已乃今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官宗皇帝又今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疆縣死糧地五百頃而

英宗皇帝不許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為地多有餘請再量出

無糧地七十餘頃界之臣等親詣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者有硤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常雖薄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今武疆地方迫近京師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賦繁役重爲生已劇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

臣等下編 卷之七

六

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真寔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夫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厚自將富貴永保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况

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無窮久將何以給之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具供執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先帝爲法特賜寬卹庶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歌

詠本固邦寧而外戚亦咸休無窮矣疏正下錦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免其後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於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退灘地耕之因稍有收遇潦輒沒儻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晦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令賜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

臣等下編 卷之七

六

得免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感經奏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斂手不敢肆云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捏稱湖蕩不耕之地投近辛勢要具奏建皇莊比近民田多所混賴乞查勘於是詔給事中言御史繼祖尹主事希尹會撫按查覈奏報言自天順成化弘治間建皇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計爲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厲階起於奸人欲規盡利以媚朝廷流弊溢於勢家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在官闈則

中官禁卒緣是肆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在勲戚則豪奴悍僕緣是武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畿輔軍民推虐剝隨之患莫甚於此實累朝積弊之政至正德而極也伏望

皇上永念國本 皇莊田租稅照原例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 皇親功臣赴 闕關領禁中官宦僕毋得出收受幸甚於是前弊盡革而

天子詔下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衙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二主之虞嚴課其嚴最其

明史下編 卷之七

六五

土田為水衝沙塞江海珊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宣獨擾富豪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力官勘數豁除之 國初畿甸民稀原奉旨儘力開種永不起料矧今百六十年生齒日繁土畢墾發寧有荒曠可復請佃詔勲戚之家聽奸徒作使矇朧陳乞者聽戶部參究嗚呼 德厚深矣自國初魚鱗圖冊既廢而賦役冊獨以田從戶而田在所不復可辨知於是飛灑寄詭買賣推收為虛偽至不可原諸有地無立錐而籍田踰頃畝者有田連阡陌而版籍無據石者有實賣田而留虛米者有有推

無收有收無推者而民愈益窮逃亡多有黠者因其逃為昏賴而糧愈益虛至嘉靖間極矣於是憂生民者業籍籍議丈量吏尚書桂萼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 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新至僑寓其受地頃畝甚狹社民土著久居其分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村分里甲當定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

明史下編 卷之七

六六

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即因民間所收佃作之租定為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歎於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為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為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量即上下賞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惟 陛下以匹夫匹婦不獲其所之心獨斷於上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於天下時唐冢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疏言 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江

功之首以丈量之事為非耶則守益乃裕州故阻險
罪之魁使者懲謝而止一體側但如此裕州故阻險
然四衝野多坡坂地磽确土雜砂石不皆可出種以
故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徙知州事安如山白於上
為丈量命者艾董其役命區長驗區畛命量人步阡
陌命算人制畝分精覈版籍因區定畝因畝準稅區
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母
以權子則無逋稅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
石岡田二而當一山石岡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之
田四而當一坡池林麓廨宇舖舍廛市之稅蠲之田
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
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萬三
千二百有四十頃有畸計糧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
畸蓋是時丈量法未甚其始一二舉行人望風疑憚
故說者以為有三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
慮經久一難也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
井幸不以田均為便謗謔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
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於吏胥上下其手豪石傳
賕得為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弊
孔是謂三難而誰與領此於是靖江朱本思得之著
論言天下承沿流習日以多事而莫知其多事之故

第一一昭合而可也然本國制魚鱗冊為之經黃
冊為之緯而糧得過都圖如故經冊後且漫漶不可
詰如故亦歸於弊而已矣其又後則議以為糧之迷
失也非田之果亡去也失於此必得於彼無外於其
地者法令通都里甲將都圖內戶以原冊官民田山
林地塘溪蕩若干為之主而挨戶清查所有事產具
自占視舊冊有無多少幾可覈而索歸戶冊參互縱
考之搜括隱漏令田與糧額適合而止不求其贏通
融分配截長補短而虛賠者甦然亦適足救弊而止
矣譬之射覆詎能必中固不如古聽政役以比居聽
閭里以版圖之為鑒鑒也然自是承平日久田稅隱
脫甚而丈量法益日漸以精萬曆初
皇上用輔臣議行文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賦且諭言所
為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於是府州
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嚴督核課最其
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因自效而諸方田法令
纖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以大均雖欺弊時有繁費
時有而一時虛糧貽累之病不致大折閱如異時矣
萬曆初年江西布政使司分守左參政喬議貢成
正官以免分委照得丈田均賦利於色賠之細民極
不利於欺隱之巨室以故每設事端陰行阻撓其勢
非得縣正府佐舉丈則威令不行然事務繁冗又非

述戶名色以俟後案給還逐丘明開四址土名畫以田形糧載若干與夫地帶等項一併詳開如係開墾原未墾種者許於本坵之下從實開報同自首免究准其承丈造冊壹本名曰我供冊外各坵另置木牌開肆寸長肆尺伍寸照冊填寫查對相同倘有臨田無糧人戶仍前隱匿將來丈出田漏入官追完節年花利乃里從問罪庶田畝不致遺漏丈量有所憑據而欺隱之奸可杜矣按此法不失行雖有欺隱無從查費議官處公費以杜科擾照得丈量一事最易擾民官用其一而民收其十小民安享其半之福而先抱繹繫之苦然諸色之費勢又難免有各役有其給工食之需置器有官尺旗斗之造冊有紙張筆墨之繁若不取辦於官尺旗斗及於此今議一府公費悉取之官聽各縣呈詳以備巡撫庫銀應用而人不犯下即於下年差銀勾補蓋圖式書有不消小費均糧之利既博而毫忽之加時民必不以爲風矣按此計不行則諸發覺之議製造弓尺以食私又丈量使用弓尺規制不容參差不爲書一

七二

新入針人必先牽繩索以取直然後行方以
 勿收官下勿鳴民至於步者地且尤要高懸喝
 幾各樣田形大尺不等或三廣四廣或押補
 一明報弄手即將所報今日乘機總共計畝
 其零數止二三言者即除去四毫以上收作
 更記總書手就將本坡日形盡空白魚鱗中
 字號業主姓名并弓白積數其料底分上冊
 一於空處填明明白及填業主前所置牌內再
 戶上對列業主姓名記其丈過田畝數目不
 祇互異塗改洗補并寫者手小字以答日後
 端仍田內疊立土堆高三尺闊二尺用灰斗
 印丈過及等則字樣乃用茅草遮蓋以蔽風雨
 又將小木條釘入步弓起正之處露地三寸以
 起止之測者釘入步弓起正之處露地三寸以
 形一丈完業主手前填完水田神農田內各役
 區衙門而作無參差隱漏之弊仍敬禁不許越區
 跳量致業主候候煩難至晚將魚鱗類戶二冊對眾
 驗封各於封縫押字交公正家收訖灰斗印記一要
 封固恐防竊用混稱丈過次日接丈更要查明先一
 百丈過號前起止毋令脫落三日後公正將丈過
 本存圖二冊折下填過冊葉另封着圖幹送縣一發
 局一收嚴密照每三日一體呈報通圖丈完裝掌印
 官或承委府佐携冊詣圖覆丈弓口數目相同驗過
 等利無異即印文發回同四字於冊以俟指造
 歸戶若業主通同委丈各役隱漏弓口以廣
 長短是報等則以上作中以下作下罰量覆驗得
 出圖入委丈人役即示警報里巡通行併究
 重究嚴懲自欺欺辱之類矣○議嚴限丈完以便
 庶法嚴偷一小如比曉李○議嚴限丈完以便
 丈量與官時方尺聽其自量過縣各里同日並事
 正給與官時方尺聽其自量過縣各里同日並事
 尤簡易當縣取各戶親供冊限五日內遞交仍定圖
 界給以期限定以一月作速丈完初六十六二十六

廣倍仍四歸折除之直不折乘之挑子形四歸相
乘却月四歸折除之立鶴形中長小折在位首見
相併頸為中廣倍之用四歸折乘立鶴形內中見
不折在位首頸身尾四歸併四歸折半筆朱淨
折半乘之形上週三歸至四歸折半併用五
折半乘之三尖形須三方均平以一面六乘七歸
三以三廣三歸相乘四不形方之始變也置東
西折半以南北折半乘之五不形方之始變也置東
置南比二西在位四歸併四歸折半併用五
乘而方圓之變是矣要之方者方之而圓者亦方
之所謂方田法也積大為步積步為畝畝長一十
六步闊一十五步伊積二百四十步一畝長一十
方積二十五步伊積二百四十步一畝長一十
尺俱以左上為實以右下為法商除之法曰進一除
二四進二除八進三除七二進四除九六一作五
下除二見一加三隔位四見二加六隔位八除盡方
止此法持捷加謂飛歸法也又有折半歸者九歸
又有二八歸者有四六歸者要之不過二四而巳開
通史下編卷之七

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口有司軍衛
憂眾且為亂驅逐之民死亡者多
上召尚書原吉諭之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有官君子
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諸居處飲食醫
藥畢為區畫山林河汨之利聽取之不禁所活五十
餘萬人今驅逐使之失所何其不德也其遣官即省
府州縣加意撫綏之敢驅逐者以賊不辜論成化中
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饑流逋聚者無慮百
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東見之以為不早輯必

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遺願占籍者聽不報
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
司捕逐顛越死者甚眾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
以為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
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
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謐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
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
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逐焉成化中流民復
集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說具疏上詔右副都御
史原傑蒞其事傑馳詣鎮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延
問諸流民父老宣
通史下編卷之七

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為編民傑於是大會
湖陝河南三省藩臬官問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
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
統治之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漢中洵陽
地置白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為州而析為商陽山陽
即唐縣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為桐柏南召伊陽皆流
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
山竹溪鄖西上澤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
衛其中畫既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之

暴好德也曩劉千斤勝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
置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撫幾不輯
幾成大變茲幸

皇上威德覃被臣奉命究宣一旦流民翕然歸化今誠
建官設師以撫綏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犢帶
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蒼生
安枕於田畝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鄧州吳遠為鄖陽
知府該州縣畢選才以克且舉御史吳道宏以自代
上悉執如章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三省入郡民進傑
右都御史尋陟南本兵未上卒漢南新民聞之為罷

西史下編 卷之七

七九

市流涕祠祀焉 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漸海沮
洳歲霖雨輒泛濫為患嘉靖中給事中秦鰲言畿輔
之地北抵深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水
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為之長吏使訪募
江南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築堤環
田畢力樹藝其中仍倣古孝弟力田之科有能以千
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以爲萬
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即三數年
後穡事登盈 京輔克實必且有萬倉之積矣 王
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詹事霍韜亦言自真定至永

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履以
爲害能慎選守令勸民農開導溝洫旱灌潦泄所收
自倍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輔荒
瘠之地使爲富饒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阻
而不得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固守國之道也皆須
後未行嗚呼井田勢不可得復限田名田之議亦曷
能遽行生人之道將無已遂窮乎江以南之地土著
稠密耕無餘地簡牧守靖之而可矣今兩淮南北西
及漢沔無慮皆灌莽蕪葦之區自 畿輔達於梁豫
中原沃野彌望千里固古昔千八百國封建井田之

西史下編 卷之七

八十

地也誠脩

祖宗之灋慎守牧之選而久任之令壹意於勞來安集
勸農實穡之事募民各以其人往耕其中舉原隰衍
沃截長綴短而授之頗準古井田之法脩其經界而
少饒於民因自然之利舉以予之爲之勸率爲之相
導則人端其封疆徑術而溝洫川澮之法成人脩其
室屋井廬而鄰里保伍之法建人務其鷄豚狗彘之
畜而敬老慈幼之教周人厚其慶弔問勞歲時伏臘
往來而親睦保愛之情洽累日積月增卑培薄樹藝
畜養申畫封閭皆要之以久而行之以其漸沃野三

年萊野七年因地任力田邑里居阜成其可冀也初
何必聚天下之人殫天下之財塹山堙谷裂土決壤
悉數十百年之日力先成其經界如蘇洵氏之說而
後得以耕乎議者不察望風畏之以爲不可復然原
子英郎陽之事効畧可觀矣萬曆初

上諭吏部言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
得良有司加意牧養今朝覲考察在邇爾吏部其悉
心體訪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
文事趨謁剝下奉上以要浮譽者考雖優必寘下等
并撫按官一體論劾又 諭戶部言近聞各有司催

國史下編

卷之七

八

催

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槩嚴併又畏縱富豪奸猾偏累
小民致流離失所朕甚憫之爾戶部分別年月久近
分數多少奏具蠲免諸 德意厚深然是時 國家
經費百十倍於 盛時而吏治嵒窳不可較諸內府
內庫光祿寺所科本色糧不議免其起運漕糧米僅
僅以改折爲 寬恩自隆慶初

恩詔下所蠲民數年前逋賦計獨爲江南諸大郡邑便
凡所負逋非閭閻小民皆勢豪有恃怙若奸猾侵欺
者所爲也故 蠲恩令雖刻布成書廣曉諭欲俾窮
鄉下邑知 朝廷厚下恤民之意然獨優豪右而小

民奉公上守法先期輸納者不沾毫毛惠也亦徒爲
獎碩矣其見年額派應徵者嚴分毫不許虧欠之令
不復得免民租 恩廣蕩如

國盛時則夫重守令久任嚴綜覈貴牧養尉安勉節儉
以先之誠 今日首務哉

呂覽上農篇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
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
用民農則重重則少私少私則公法立民力專一農
則其產復產其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國史下編

卷之七

八

戰

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
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居心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
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后稷
曰所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
帝藉田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婦蠶於郊桑於公
田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不耕而食男女
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所以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
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
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在
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

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體聚衆農
不上聞不敢私藉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菑
非同姓農不出鄉女不外嫁所以安農也野禁有五
地未闢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圃量
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
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不
敢灰繆繹網罟不敢出於門鼠豕不敢入於淵澤
非虞命漁不敢緣舟爲害於時也凡民目七尺以上
屬訟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
凶奪之以水事奪之以兵事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

史下編

卷之七

八三

有寢未或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
知其本與其任地篇曰后稷曰子能以窪爲突乎子
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畎浴上
乎子能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萑萑毋淫乎子能
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
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
米多沃而食之強乎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
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
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
畎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上必得大草

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耨柄尺此其度
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
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
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貧
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實也盡死九草稀首生而
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
生見死而穫死天生時地生財無失民時下知貧富
利器皆時至而作竭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

史下編

卷之七

八四

不知事者時未至而迎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
之使其民而卻之此從事之下也是以粟少而失功
其辨土篇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
必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鋤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
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
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畎小畝爲青魚肱苗若直獵地
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
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
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管而無穫者其蚤者先時晚者
不及時寒者不節稼乃多苗其爲畝也高而危則澤

奪陂而埤見風則踞高培則拔寒則彫熱則脩虛稼
先死畧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
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除也不
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
也故畝欲廣以平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
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
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穰也必
務其培其穰也殖殖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
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畝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
者五分之一以地莖生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

通史下編 卷之三

五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禾心中央率爲
冷風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
扶是故三以爲族禾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
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
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欲族居
肥而扶疏則多糞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
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
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冥
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匪使農事得其審時篇曰凡農
之道厚之爲寶斬本不時必折不穗稼就而不穫必

遇天苗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
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
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其粟圓而
薄穰其米麥多沃而食之強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
帶芒而末衡穗闕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
莖而微下穗芒以長秔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
噉而香如此者不螟先時者大本而莖莖殺而不遂
葉葉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
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穰穗如馬尾
大粒無芒秔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
潦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
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米不得時定
熟叩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
而莖堅臬厚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後生如此者不
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旄多枝數
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
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
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
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薄糠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蚘先時者暑雨未至附動蚰蚘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莖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芒相若而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重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疆烈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函史下編卷之七終

函史下編卷之八

盱郡鄧元錫纂

賦役書

明倫彙編家範典

古哲后之理天下也用天時設地財導利布於邦國亦曷嘗不賦諸民爲國用哉而好生厚下節舒優養之德常行乎其中故取民之制不過什一以萬邦惟正之供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生民之道而百王所慎守也神農之前靡詳矣禹平水土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詳具禹貢中貢言田先土田物土之宜而布之利也非土曷田言賦先田賦視田所產而等賦之也非田曷賦賦實皆什一分上中下而三之又三之而九而田之等則粢如故敷土治土也蓋土藝而賦平矣諸九州各以其土之所產爲貢爲包爲匭惟服食器用不干於邦之正賦而充之賦作之至十有三載乃同其重賦如此其五百里甸服之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去總而納銍三百里簡銍而納秸四百里去秸而納漶五百里脫粟而納米各以地遠近爲賦入精麤之差近麤易至遠惟其精麤其萃秣精則祿食唯所當則盡制之盡也其侯綏要荒咸建五長各食其土之賦而各以其職貢焉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

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悅而共官爲御
畢賦諸公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而
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餘一年之
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
以爲出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此古之人量
民之力而受之田量田所產而制之賦量賦所入而
制其用三者常相須以推移而節適之失其一固不
能守其二也至周官而法益大備大宰以九職任民
而九賦以歛之以九賦歛財賄而九式以用之畢起
賦於田功一曰邦中之賦載師所謂園廩二十而一

國史下編 國卷之八

國中場圃之所任也二曰四郊之賦王畿百里之內
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宅田士田賈田
官田牛賞牧田之所任也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
公邑之田所任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
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五曰邦都之賦畿四百里
小都之田任焉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
任焉大夫卿公之采地也皆所謂無過十一者也皆
田賦皆三農之所生園圃之所毓者也邦中之賦國
中自賦之賦郊而下則九一而助之賦也七曰關市
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教牧之

所出也惟幣餘之賦不隸於九職爲百官府經用所
出之餘幣斂之而本厥初固出於九功故九職使民
因地而任力九賦使民則壤而制賦載師任土衡挈
之言所賦之地問師任民縱紀之言所賦之民其實
一也國有經費於是乎取而又有九式之法以均節
之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
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言法也裁
多寡豐殺之宜適使王無濫費民無濫供所以養王
心成恭儉之德而戒奢侈於未萌也故宰之制國川

國史下編 國卷之八

也非能節之難能均而節之之難也太府之職曰邦
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
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荒喪其關市末甸
幣餘幣餘則王之羞服賜予於是乎取之此先王先
人後已約已裕人財盡之於禮而不極之於欲至公
之極也以其所歛者待其所用者使之失足他無所
復之賦均之其始用節之其終至平之極也乃邦國
之九貢亦畢用之於經式一曰祀貢二曰賓貢三曰
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

存貢九曰物貢無非事者而大行人所掌九畿之貢
胥有以侯之待服祀物甸服賓物男服器物采服服
物衛服材物要服貨物至蠻服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而幣帛旂旌則各自其土之所產貢之此先王不愛
異物不寶遠物貢之所致唯式之所用而王無賴焉
至康節之極也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而受之
頒其貨於受藏之府府王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府王凡
邦之賦用取具焉皆以其式法授之故天官九賦之
先賦也明賦之所入即職之所自出民職之外無賦
也九式之先貢也明貢之所入即式之所出九式之

外無用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侈用無
靡費而貢賦盡之於式也司會又掌建邦六典八濫
八則之貳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而會計之司書掌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入出百物敘其財受
其幣而攷于司會邦財之振也不洩矣而職內職幣
職歲廩人倉人之屬各辨其職類其總而聽實焉蓋
操式法者與司出入者不相緝而專交相考而覈也
此成周貢賦之制所以取有恒法供有恒止用有恒
經不傷財不害民而國用自爲裕之道也乃若大司
徒主民徒起教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少

司徒貳焉均土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均役之本也上
地上農夫家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
食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
也者家二人夫家七人而用其可用者三人若五得
其二人也用者約矣至其起徒役也又毋過家一人
以其餘爲羨則約之盡也惟爲社單出里爲出與追
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家致一人也大
故致餘子致羨也然皆用其可用者卒也力田者終
物之用也故王教之用民愛其勤不竭其力體順之
至也乃其用之也閭掌其征令凡其數師旌主其聯

鄉師前期出法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撰其車徒
比其卒伍而合之黨正治灋州長帥而至司徒以其
旗致之而聽於司馬國大故致之王門大器率而屬
其引乃其正之有政焉教之有教焉齊之有戒焉禁
焉卒伍之辭訟聽之誅賞行焉而用民之道盡此也
其國中之征百役追呼之事繁自七尺以及六十晚
賦而早免以優之野起役不及其羨野受役不及其
細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而早賦晚免以爲斷則
因地遠近而用役也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豐年公旬用三月中年二日下年一日用民之力

歲無過三日則視歲上下而命役也其族師掌校登其族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使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疾八族爲聯以受邦職役國事而國中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卿大夫以時入其書故司徒協孤於媒氏協男女司徒協徒旅司寇獻民數牧協職場協入廩協出而民之少長死生出入往來畢可知也於是乎用之帥田追胥工築而民忘其勞此成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用此道也周衰諸侯恣侈日增重於賦歛春秋宣十五年稅畝書譏去公田屨而十一稅也成元年作丘甲書譏甸出長轂有甲士義卒用而役彌重也哀十二年用田賦書譏復以田爲率歛民而賦之也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而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難以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蓋是時孔孟惇惇出出爾反爾之戒世溷濁莫能用而管子書所稱天生財有時民用力有俸君有欲無窮度量不立將無以給

其欲而上下相疾者亦棄而莫之省也悲夫至秦舉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悉心志之欲窮耳目之玩內興功作外壞夷狄頭會箕歛收大半之稅窮刑峻謫括閭左之戍而虐使之蓋舉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共其求也亡已後矣漢興接秦之弊約澹省費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與天下休息於無爲大司農卿掌郡國經賦錢穀金帛諸貨幣之藏其山川園池市肆末作之征少府卿領之諸國家武備繕治造作諸經鉅費皆度司農錢取相給足令毋過其直而天子之私奉養勞賜不及焉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王路也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錢百二十五六十而除二十而給繇役五十六而免當是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蕭何治未央宮頗壯麗上輒以單曰天下洵勞苦方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不過數十千石文帝即位益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繇傳出死囿以業農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歲除田租稅關無用

傳弛山澤之禁景帝遵業課農桑定田租三十而稅一蓋國用富饒施于武帝之世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也豈非盛武哉啓雄心因用繁費於走臚頗出少府之藏以佐用不足募民得入粟補官更造錢幣以贍用又不足而鹽鐵均輸算商車船告緡錢榨酒酤之法畢起矣諸登耗之變具武紀若貨賄志中孝昭承武皇海內虛耗之後霍光秉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遣使者行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與之更始天而下復康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即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今兒七歲毀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古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今人惑於錢宜罷採珠王金銀鑄錢之官勿以爲幣除其租銖使百姓壹歸於農諸離宮及長樂官衛可減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之今代關東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天子感其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多所施行故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於民心莽爲苛虐黎庶思德並起而磔之蓋其感也光武明章之

世遵前度不改至靈帝好蓄私藏歛天下田畝十錢以脩宮名脩官錢每郡國貢獻尤輸錢內府名導行殘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殘剝人受其害漢遂以亡晉既平吳制戶調戶丁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算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僞人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蓋藏獨諸蠻販服屬者令

出史下編

卷之八

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後軍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饑而軍興已來饟餉轉漕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役於賦法益遠宋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武急徵歛患郡縣遲緩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逋徵倍徙不啻民不堪命蓋殫瘁耗矣

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蓋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帛爲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今司賦掌賦均之政今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於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力征蓋是時蘇綽爲法依於古然猶以用不足而心稅重恨之居常歎曰今所爲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其子威傷父志心感之開皇中事隋高祖爲納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於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混一益寬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上大驚曰朕薄賦於人又經大賞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上大悅下詔言旣富而後廉耻可興寧藏於民無藏府庫焉煬帝承之窮極奢欲比事

遼碣西征吐谷渾三伐高麗又巡幸功作無休息而天下怨叛以亡唐宗著令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里立手實法歲終具民生死與地澗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子午卯酉造籍以季年辰戌丑未籍成上計部而留其貳於州縣其賦役之法有三曰租曰調曰庸以爲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而事難坊檢制丁男一人授口分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古任土宜以作貢制限其土之產歲輸絹若絕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地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言據丁戶所樹藝調而取之也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世什伯制酌其丁中歲定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謂之庸言人出絹而當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歛獲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同輸者收先遠民皆令民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上供以九月州府歲市

土所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於上減乘輿服御放宮女加意於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其效至中國又安而四夷咸賓也開元初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至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免一十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蠲其徭諸任官應免課役者

通鑑卷之八

卷之八

十二

給錫符蠲之錫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米粒狼戾道路列肆皆酒食行千里人不齎寸兵於是天子心驕於逸樂而用臚於奢侈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腹削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遭大盜積而肅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訾以給費吳璣蜀麻銅冶皆有稅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猶不給也大曆中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

倍實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實乃籍八年租調之違負者畢徵而擇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逋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法嚴刑峻民蓄穀十斛而上輒重足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爲私寬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酬繒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浮屠言焚幣玉度支票賜僧巫歲鉅以萬計其蕃夷貢賦未報若失職未報者食度支歲數千百人蓋財廩

通鑑卷之八

卷之八

十三

廩竭矣光祿第五琦爲度支厭豪將請假白以左藏公賦錢歸內府大盈庫而宦官恣蠶食其中二十年德宗即位相楊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生民之命前世多宰相掌其柄猶或力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於爲蠹何量請出歸有司上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爲官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其一制先度國家百役萬用

上供留州之數而賦於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
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
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
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惻
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版籍
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徭名目畢省而皆總於兩
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
兩河叛而用益不給於是借富商錢增兩稅錢道
關津各置吏閱商錢緡稅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遺
費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陌而民益愁怨於以澤原
通史下編 卷之八 十四

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庫貨賄盡出賜有功毋獲珍
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復旋
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
小寶而固大寶也時上方倚信贊亟去其榜其後天
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
緡今歲僅三十萬緡用不足奈何泌欲廣帝意閑其
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
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須獨降勅折
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上從之然數有宣索勅勿
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
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諸備急軍折
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爲賦已重尋以軍興
貫加征二百勅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定稅時計緡
錢爲算而納稅配緡計錢爲估緡一疋直錢三千
二百後物價益下緡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
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
見勅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定
稅時勅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
州上供畢賦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庸其課而狹償
其庸命曰召額科配則精其入而蠲計其直名曰和

市比大曆之數復倍上畝於新店入百姓趙光奇家問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而不樂何也對曰詔今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始云和糴今強取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致京西行營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太息久之復其家當是時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而州縣各招浮蕩析實戶張虛數以徵緊諸死徙闕稅者配抑於土著而土著益困上以問宰相陸贄贄疏諸弊事以告且言凡欲拯其積弊須先窮其弊原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

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可行利害非相懸寧當苟變故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兩稅之法但務取財豈云恤隱立意既爽彌綸又疎亟縶絲重傷宿痛又言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生物有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寡由人是以聖人立程間量入以爲出矣未聞量出以爲入也用不節則雖盈必竭用能節則雖虛必盈又言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以定其居而固其志凡俾重遷以爲理也頃者軍

興典制廢弛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誘致姦詐舍彼適此者謂新收而獲宥條往忽來者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則厚歛虐使是驅之轉徙教以澆訛故當今之要惟在厚人而薄財損上而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小損者所以成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輕薄者所以承未厚也疏既上而裴延齡言利事得幸爲姦欺罔上上嬖之欲倚以爲相廢贄不用諸所言無施行者是時分天下兩稅爲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而方鎮藉上供

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節度觀察所在留州送使錢一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規以自潤者禁使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取於所屬州而送使之費頓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天下方鎮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中稅戶咸四之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寶增三之一大率二戶而供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與蓋國計廉廩不給而猶以爲未足也其後皇甫鏘王遂李翀之徒以刻剝

能聚歛得寵用而諸道貢獻度支鹽鐵若助軍平賊之賞益不勝繁弊焉大都唐自天寶來大盜屢起方鎮數級兵革不息者數世而用難爲節加以驕君庸臣便一時之利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已聚歛之臣用逢君欲橫歛蓋愈煩愈弊而至於亡宋興歲賦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營田賦民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爲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當，令轉折以代，匿曰折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歛畢革。尺縑斗粟無所增於舊，遇水旱徭役即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閣不征，需後復遇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稅不適而民困。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爲額，懲五

代重歛之弊而選官涖京畿倉及諸道受租調有培克爲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取於民無限，度至是特選闕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已詔受租籍除分毫合倫銖釐絲忽之算，錢成文票成升絲成兩，金銀成錢，絀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計丈尺輸直，得無三五戶聚合成匹爲碎煩縣歲各造稅籍具所莊戶口夏稅秋苗分桑功及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一給付縣令佐行收受。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錄事參軍按視形勢戶別立籍畢限前輸通判專督掌之。其起納視諸道收穫爲早晚方是時吳蜀江南荆湖兩粵諸僭國旣平，守諸方儲積充仍於內庫而天子恭儉簡易約已以裕人，歲府州縣上供不時入守藏吏以爲言上弘寬多弛以予民不察察也。景德中廣西西路轉運使言廣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困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史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析主戶爲客戶登籍冒賞者詔禁切之。雍熙初詔諸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者平老

廢疾者皆免時累朝相承以恤民厚下為先務又禁網疏闊天下生齒尚寡養兵未甚繁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縢之遺內無得已不已之役民安閭里不為巧偽故上下給足宇內懽洽其後承平久而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夷狄益耗靈為中國害縣官之費數倍於異時百姓以久平縱於侈而上下困於財矣天聖初命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於是祥符齋醮宴賜諸宮觀之奉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以幸天下而元昊竊發邊久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調繁三司

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度僅克今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耗然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盜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給以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近臣亦各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也及西事解三司使王堯臣言臣謹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乘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蓋增以再倍而元昊稱臣西事幸解宜亟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屈於是下

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條議蠲除及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蕃衍克仍官邸官吏冗積溢於位而財賦益不贍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因緣為姦請除其名直括為一下之使民聽不惑三司使程琳曰合而沒其名自一時便耳後有與利之臣必且出其目復下之民神自知哉是重困之也惟明所科率者以示民不欺之大神宗即位垂意於養民厚下節愛之政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閣檻種上不許曰諸殿閣檻故弊用覆之何為儀鸞司缺種請命河東料毛造之上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遽取動民為乎每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

為病民也會王安石指於上合上倚信為相於是別建制置三司條例司奪三司使權獨異時賦稅常貢之入歸三司而銳意於農田水利市易均輸青苗免役之法張官遣使經度之利孔百出不專於租賦以急富強可立效然所創法主富國而無統天下騷然當是時吏員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官觀差遣以處異議有官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駢起費又以鉅億計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而國以遂憊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

皆新法爭役法議然即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
適於本於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付愈諄拂不聽
於理也規役法可樂矣宅具肅紀若貨賄志中宋後
法因前代以衙前五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
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
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克後隨時
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
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為九等著籍上四等
輪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為衙前
主典庫藏輦官物有所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
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役衙前五
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於縣乃偽為券售田勢家
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
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足帛輒見指目為殷實推當
衙前蓋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輸內
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日還神宗廉得大
傷之議變法於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致民賦
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為用漢世宰相
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役之
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為

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
總州若縣應用額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資產高下以
差次出錢願免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
未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
助役錢取足用額直而願寬其數增一二分為水旱
缺乏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
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於為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
舞之奸一無所得施便方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十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占
廣敷民錢為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料率為寬剩
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戶類
獨得市姦即帑藏網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
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畢賦民民艱得錢則最病此
兼比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元祐初司馬
溫國公光既柄國條免役五害曰舊上戶更互克役
備賠償而得蕃休今歲使出錢是休息永無期也害
一下戶及單丁女戶舊無役今例使出錢役及孤貧
害二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無顧憚自
恣為姦欺害三力者民主所有錢者縣官所鑄民不
得而為之者也故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今責出錢歲

豐則賤糶其穀歲凶則賣莊田牛具以償官害四又
提舉司惟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民不安其生害
五也今莫若敕守令按戶籍定差其不願役願擇可
任以代者聽惟衙前之役重難任誠嚴有司毋科率
而於雜色錢中少損以助之役可使平也乞下監司
守令議可否縣五日具措畫上州州一月上轉運使
轉運使以聞而隨州路熟之制畫一下於是畢復差
民知不復責輸錢又感自驪幸而差去久廢版籍漫
滅重輕無準異時役鉅大難任者雖稍弛亦不免科
繇民又各籍籍歎不輸錢之爲害也此其利害固亦

畧相當矣成周有政役鄉遂有司各帥其民徒車輦以時至聽徵於司徒事遼濶未論朝廷誠靜重慎事獨精擇牧令如古漢循吏之倫爲牧守而久任之其顧民而予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民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適不可而何必創法更令紛紛爾爲也且夫上之於下也分無可逃勢莫得解如元首之與四肢一體而成者也得其人而司牧之如六馬之在御非其人而督騷之如置禽於閑圉而獵之也愚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青苗保馬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惠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爲便也保甲保馬

諸法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
熙寧於青苗保甲保馬以賦於民爲是而差役則非
之元浴於差役以賦民爲得而保甲馬則罷之亦偏
指不參矣先是韓忠公琦知并州言曰縣上之役皆
惟正衙前之役其庸嫗母爲之改索親族爲之分
左甚乃有共命求死以就卑丁乘甲與人以免上
等此其弊生於不均如縣有甲乙二鄉甲有第一
等十萬戶計費爲銀三百萬乙鄉第一等僅五
戶計費爲銀五十萬兩番休遞役則甲鄉十五年而
一州狹鄉五年而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
此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請命尊理使以均其役
入於爲額而今令左視五等通其條計之其差役
以差大應役更知制詰其茶葉亦以爲言差役
法議始此熙寧矣以法取役致其力爲高下其錢
下戶等者著其多以避失實今鄆縣郭三戶有
年農隙集衆稽貧富爲升降其故爲高下者以違制
論追經制即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其誅求巧器之
吏之治人
外請先自一州爲治行之行既便安即令諸州軍
政視施行詔曰可於是乃下令罷封罷鄉而役者入
百二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加其法於天下之而東
明縣民數百計開封府訴超升等事不受散夫安石
私弟訴之安石不受訴之御史臺堂不受散夫安石
聞其事而御史楊紘亦言畿縣縣升戶率失實乃兩
手校問之安石言小官扇篋徒去其謂輸錢多錢必
竊羣訴官可免苟受其計則聚眾僥倖者肆矣上乃
盡而其實言而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上戶常
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散則中下
之役率常簡而輕今聚視物力以差出錢於上戶誠
幸而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役人有無竭損也
役人必用則其賦稅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徠怨
正得浮言姦誑之人則督反納運及諸場務不惟不
能典幹恐不勝其去貽而冒法者必衆矣至下戶者
爲驛糧其坊郭十等戶而縣科率緩急賴之推使之
更助役錢乞詳究條目除害而行之楊紘亦言
其五害上以詔安石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寧

我天下龍
我龍之六

卷之八

夷狄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其次則一歲之入
僅足支一歲之出天下之產裁足供天下之用平居
雖不至於虐取橫斂而有急無以應故其國可靜而
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其下則量出
以爲入用不給而取之益奢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
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待之於風切
至矣初神宗留意於節儉深味乎漢文帝爲天下守
財語而慕誦之也相安石爭以爲人主能以堯舜之
政運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奉乘輿不爲過守財
之言非是然節儉自美德此其意固襲孟子治於人

治天下緒 兩卷之八

二九

者食人食人者治於人之義而以其意氣發之而不
知堯舜者雖澤被天下乃其心兢兢於施未博濟未
衆以爲病而無敢於康樂自從爲也亦爲過其適矣
自是邪臣祖述以周禮惟王不食之說逢上於侈靡
又倡豐亨豫大之言以膏之諸凡土木營造必欲度
前聞而侈後觀於是置應奉司置御前生活所置營
繕所置蘇杭造作局若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蕩上
意而歲運花石綱至一石費三十萬緡於是熙寧諸
所行法畢用而浚削益深青苗未散而已欽方田山
稅等具號名田賦支移之實令民以所占地里而輸

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於初而費猶不給也於是內
侍楊戩主後苑爲上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置務掌
之租其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行於府畿
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潞池北踰大河方諸
民田步畝稍溢於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公田錢而
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皆內侍
主之名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御前租課
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矣已又勅
增鎮柵以半稅利天下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
餘場諸貿易物名目瑣碎至不可盡記也尚書左丞

兩史下編 兩卷之八

二九

宇文粹中爲上言近歲南代蠻獠北賧幽燕關陝綿
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之歲
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於民故陝右上戶棄產而
居京師河東富人棄產而入川蜀河北冠帶衣被天
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穀麥未登
已聞俵糴歲賦已納後理欠逋罷應奉而求珍奇民
積欠一路至數十萬祖宗時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
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百萬三司
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局務應奉
等司截撥上供辦科額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已

倍於上額耗妄百出而不給於用也臣伏慮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是時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若朝廷戶部爲三其措置裒歛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詔下諸應奉非泛科額並罷而二帝竟北矣宋南高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繕陋久慮民隱稍深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曰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緣軍須培歛無藝極朕甚悼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省朕將何賴焉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劄聞統制張俊乞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租上許

國史三編 卷之八

三十

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敷稅與編戶等蓋欲寬民力以厚下也今俊得免卽當均其稅於齊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上以示俊曰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檜用而貪猾密諭諸路暗增民稅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於是命其黨漕泳責荆南已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漕計合收窠名目有丁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

國史三編 卷之八

三十一

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糴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非泛督索無虛日是使爲令者惴惴惟征歛是急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迫被罪而避之耳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中孝宗受禪歲餉積欠以蘇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民輸粟於官謂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帛於官謂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輸免役一錢今額歲增無紀極矣旣一倍其粟又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況月椿版帳又幾倍於祖宗之舊幾倍於漢唐之制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歛始欲薄賦歛當自節用始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裕國裕而後賦可減富減而後民可使富民富而後邦可使寧也又臣僚言陛下登大寶而來蠲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

所倚閣者攬戶之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豈慮是乎今宜倣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之實惠監察御史陳永曾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歲三歲甚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棄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橫歛而民瘼有瘳也時不能用由

通史下編 卷之八

三二

此觀之賦出於田賦重而田荒役出於力役繁而力竭國依於民民敝而國危民殘而國亡自生民以來莫之能易也建炎初天子知民苦役法諸講究其利病特詳法纖悉畢具然行非久輒弊後役錢并寬剩錢畢白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於是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挈永醴酒舊里

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希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葉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覈天下之丁中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覈焉歲

通史下編 卷之八

三三

郊祀中書省覈戶籍陳壇下薦之

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或四五或六七人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總圖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入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比查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

州倉 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 京或

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

十一內帑十九司使即舊與日舒京百兩耗銀五兩

耗銀全作正支內庫收受則諸親王府有祿米各將

耗銀不入公文不可得稽矣軍府俸有將米各省三司俸府州縣官吏俸及學官

弟子負膳畢具賦其中諸所為糧則既甚多不等戶

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為

奸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實戶為糧長者未免無

易勢能為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歛之於是有徵收糧

既訖不起運輒轉為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

國稅為淫浪事覺至買田宅管妻子累親戚賠償而

隕身滅世也於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

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為差次粉從公僉克諸

糧目視部所下京厥派單若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

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

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半圖半之亦

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於賦役派

算之目即宿姦巨猾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

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寧謐

誦言之至今也後參政宋訥門有更易創一切煩瑣

密嚴之法隨造隨改適獨為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

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為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

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

又居浙東西十九實都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

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

上憤其久不下民困於苛暴而更為守死無為也籍諸

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租入簿為定稅額徵意獨

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連稅至二十餘萬計部亦上

上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舊一畝科七十五升

之二四十三升至三十六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

十者定三年五升除如舊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

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上定歲額二斗

十以上至二斗定歲額一斗而蘇州府賦僅至八十

萬石當是時蘇州通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

然忱以大臣交薦起擢至閩籍大賦召父老問故與

知府况鍾曲算疏減者八十餘萬乃貽書戶部言治

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救其業蓋情

游禁則壯著困而遊勢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

桑墾而棄本逃末者不得縱剔蘇松弊孔凡七端以

告一大戶勸墾言豪有力者役屬小民而庇之不更

其權蓋一豪族聚兩京者冒令隱民隱蔽之為戶至

船居浮蕩四軍因牽引五屯管隱占六隣境敵匪七
僧道招誘請立法檢制而大患在勢豪於是創為平
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為式
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舍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
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
七斗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兌遠近為支撥京通倉遠
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為舟檣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
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
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為
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為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

明史下編

國卷之八

四十一

羨餘米曰濟農而三府歲運米石萬百貯南京倉會
廷議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
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脩
圩岸開濬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
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
及種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再賑不償
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為親畫其當於是歲
連旱而民不知饑蓋通江以南轉漕粟為一條而轉
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又忱以長史擢任考
九年績遷左侍再考准尚書亦久任之效云諸所建

白後皆為善例云凡役法視冊籍中月為之等
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縣也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
稻樹前兩名又五歲而克里長甲首倣古里魁坊正
而名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為經催已因用為糧長
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里長甲首本令以督辦貢
賦追攝公務而止而均徭至重者若庫子若倉戶亦
獨以看守庫藏倉廩非使有與也其後乃頗約省部
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
賦錢以供曰里甲銀其均徭約十歲中各色雜目宜
均之民者編第之或力或銀各從所便為共曰均徭

明史下編

國卷之八

四十一

意主於便民以為里申錢入官則單細戶可弛然卧
無承直之擾均徭顧役行而民亦泰然衣食租稅無
苦也而洪武中 今下言凡祗應禁子弓兵等毋得
差點糧多人戶俱於市民僉克豈非以富有糧者祗
應官即易為侵漁故重為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
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而上罪配流後法稍圯
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而里輪收祗應
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禁必里甲中吏往往擾形勢
戶而攤之里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
法按冊籍不輕稽貧富者以實產為宗而審里老亦

實歛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戚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與里老慮之人各有心為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

國史下編

國史下編

四二

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饒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廛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徭役一以丁產為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地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也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官為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為管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

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重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其丁糧若干分為十二月各以其月為祇應曰值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直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官為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即訟言諸官為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布政司聽差解

國史下編

國史下編

四三

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縣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即宋府州縣官若吏胥諸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銀庫為獨急又次者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罪折咽當主守時業以工徒為必得之罪矣又倉所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為編二役銀僅七兩貳錢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徭稍輕咸而浮於編額者亦幸各加倍徭

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各名水夫馬疋以支應皆係編印簡僻地亦輸銀爲協濟其在所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係於民而均從益又病又其後允淮南糧長本色米有斛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值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既部運有馬疋舖陳諸皆稱常例而吏胥百留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

詔撫按二司官痛革而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而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國初府州縣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本

明倫彙編

卷之八

四

示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銅線黃白蠟方箭弦條之屬皆古祀貢賓貢服貢物貢之遺意諸珍奇玩好不與郎有需用亦抵租以市爲著今而府州縣業編之里甲銀中而目碎繁民不能辨知奸民緣爲利孔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嘉靖末而叢弊極矣是時上深居西內大工營繕之務歲有而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經鉅費不啻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以者居間而民益腫於淫侈季年作難而蘇松兩浙騷然煩費盜起潮廣江閩毒馬虜入崧山西畿甸而邊費

日轉而滋甚矣山東漕運之弊最爲劇而沃土爲國用益耗竭是時工部不特有所需東南里甲助輸上下之費日繁於糧額下糧石至用銀十款得兩不啻中人家無慮盡產而徵一法一條數銀諸法極在府名異咸稱便利矣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糧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常天下半卽不給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獨佃季耳季祇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既而曰版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通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通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坵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母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都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重儆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

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頌拯之大學士顧鼎臣
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為百貧家減千石
矣固當為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以無梗得行綱銀
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
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
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
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
收不輪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戰十
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
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輪甲則逾年十甲克
一之歲條役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克一年之役也輪
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
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
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
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卧可無復追呼之
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
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
徭之濫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
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
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

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
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實不均
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
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
苦難固便如金銀庫庫庫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
銀為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收支收其收支委之
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
又以時待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
而逃倉中斗給於有募克親克親所耗固當
而募人為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
教之使盜也今募吏克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
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汜爛之憂又其便諸通
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諸
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
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
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克廉所首倡而諸上
議具載王參政宋沐所為江西省大志均書中事累
歲未決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
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
望會卒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

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歲六年為率計
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為差次里申并
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
民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為差依
國初而來隆慶萬曆間天下初更寇盜如新田湯火而
國家嚴綜核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
勢一舉而輕省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蒸民洗然一
新也議者以為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
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以幾倖則濫冒消覈實數以
編銀則賠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

富人不近官役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

四八

而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貼戶之派
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為詭寄
則冊籍清蓋驗快至於此然唐楊炎以大曆中科率
為夏秋二稅宋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助役錢業前
行之矣方兩稅法行及國初賦里甲錢具嚴法外
科率之禁乃事久而弊今天下理大物博四差編派
諸目視國初里甲業且增十倍矣夫極盛熾豐之
候輕重正及詎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
於官猶臂指然誼何可得離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

獨其名嚴而里甲之直年經僅之部運誰實
夫執簡者易操綜繁者難羅綱銀四差銀盡州縣
里而追徵之者也盡追徵則勢難畢完難畢完則
必督併急督併則敲朴捶楚之威必且用而民殘不
直難督也亦難稽查難稽查將不無折閱自非廉明
武健之吏不能不假手於吏而乾沒其中今其端業
已頗影見矣方法嚴令具時雖四差經費上必以節
約為程督下必以省之為功能內有不得已之公費
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
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

已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

四九

而易費費盡已即有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於何
取之久且益重獨里甲銀通十歲派編丁糧適均無
多寡法最善最富民差用得自寬然細民歲納毫末
吏恣留難令初下業籍籍稱病矣蘊隆之蟲譬則鼠
穴潰決之端慎諸蟻孔後此且十百年於却慮豈有
極哉識時者曰吏各追時為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
激所極而不亟疏爬之也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
世而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武
刑文王之德以日靖四方固長人者所以及子孫

善乎均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失其人則皆弊語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今欲聚斂而謀一定百利之法生民而來無是也方弘治時天下民富物豐而蠹萌形影業盡見於賦稅尤甚戶部尚書韓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入往往不及額國家宮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止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虞虞也

通史下編 國朝之八

五十一

天下民物之凋弊日甚而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實司計莫知所圖伏乞勅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溢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克內庫告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今上用之不乏廚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隨缺何自減省而今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舍料若何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

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靡濫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如章至嘉靖中耗弊滋甚會

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脩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脩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

通史下編 國朝之八

五十一

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壹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其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虔於寇賊則欺隱於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厯厯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

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 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持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庶鮮少田野多蕪田額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主聚土地盡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賊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盍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矣 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 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通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多加矣倍八十臣等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

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增而千七百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而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 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

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負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負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負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洽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有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矣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大也

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幸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冗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已復禮之目由此而堅祈天求命之道由此而致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記載家言

高皇帝方定金陵時諭太史今基起居注禱言今軍興

四方民與苦甚吾欲紓其力且奈何基等對曰師行必齎資

上幸存此心可矣紓民力未易及也

上曰不然紓民力在均節財用節財用在制常賦

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培克以賂之雖慈父不能得之其子君安能得之民乎今當定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可不困基二人對曰臣等愚所不及上下兼足仁政之本也永樂初湖廣夏稅至期後戶尚書郁新請案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里有遠近何可槩必也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思有以利之苟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土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賣價騰躍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也自今於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毒吾民嗚呼聖神之計慮深矣

通史下編卷之八終

通史下編卷之九

叶郡鄧元錫纂

漕河志

南豐後學曾懋校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載舟泥行蹈橈昌黎曰山行即橋一作廣曰近道反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設九澤度九
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為務故道河自
積石歷龍門南底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
下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
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漢書斷作灋音比載
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勃
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灋諸夏安功施于三代當是
時天子都冀方冀東西南三面皆距河轉漕利故禹
貢兗青皆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荆逾洛
豫浮洛以達河雍梁成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
禹貢百里賦納絛二百里納絛三百里納絛服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賦取足于帝畿蓋其時風俗淳朴用
度省卿大夫食采而兵寓於封井無爲事漕此治古
自然之符也殷周封井分畫之制詳田間有遂遂通
于溝十夫有溝溝通于洫百夫有洫洫通于澮千夫
有澮澮通于川萬夫有川川通于濟于洛于汝于泗

淮河江以達於海故畛廣四尺涂廣八尺道廣二仞
路廣四仞而封樹之皆水坊也無所事隄以蓄畜水
以坊止水以溝蕩水以逐均水以列舍水皆水治也
無所事渠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川深四仞
淺容舫航深受舟楫以濟不通無所事漕畿疆封築
取諸農隙早蓄潦洩任諸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
以救其時事取諸力征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灋
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此順治
之極也嗣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
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
雲臺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
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晉灼
守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灌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往引其水益用
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戰國時魏襄王
與群臣飲酒歡鄴令西門豹之賢也史起進曰魏之
賦田也以百畝而鄴以二百畝則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用是不仁也
烏得賢於是王知起以爲鄴令起遂引漳水溉鄴以
富魏之河內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號史公決

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
好興事欲罷之令毋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
鑿涇水自中山西底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
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得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
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使卒就渠渠就
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
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
鄭國渠漢興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而東
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師即有變可灌輸順流
而下然其時漕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孝

四史文編

卷之九

三

文帝時賈誼言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天下而爲都
輸將徭役遠者不出五百里輸者不苦其勤徭者不
傷其費故使人今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
地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
或乃越諸侯而調均發徵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
苦甚多蓋其言如此已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命東郡
大興卒塞之而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
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而
丞相蚡邑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
多乃言於上曰河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

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助爲言於是天子久
不復事塞也後二十餘年河移徙歲數以不登而燕
楚之地被菑甚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
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
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
以爲捷於是上悼民之久勞哀傷太息而作歌歌曰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
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
鬱兮柏冬日師古曰柏與迫同弗音佛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
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

四史文編

卷之九

四

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名深兮淮
泗漚久不反兮水維緩又歌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
渡回兮迅流難募長焚兮湛美玉河公許兮新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
兮捷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
上石曰宣防宮而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
復寧無水災而從臣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瓠子之
詩而作河渠書當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異時關東
運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
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得溉此
捐漕省卒而益肥關東地得穀也天子以爲然命穿
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
田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河東守番係言穿汾
陰渠可後無復漕渠不利而廢人有上書言通褒斜
道令褒水通沔斜水通渭以爲漕下御史問狀良信
乃作褒斜道五十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已
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溉重泉以東故鹵地萬餘頃
作十餘歲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
井於井下行水井深者至四十餘丈得龍骨名龍首

通史下編 兩卷之九

五

渠然土噴水絕無足爲田饒自鄭國起至元鼎中而
見寬爲左內史奏請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
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
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
溝漕畜波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
它郡同其議減今史勉民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
失時後大始中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車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桑柘食京師億萬
之口蓋是時都關中而兩渠爲關中饒如此譬樹之
木而蠶其本也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
谷以溉田而靈軼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
定泰山下引汶皆穿渠以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不
可勝紀甚哉水之爲利害也自武帝築宣房河北決
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入渤海廣
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至東光中復決清
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復絕清河都尉馮遂言東郡
承河上流土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

通史下編 兩卷之九

六

分兩川灑其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
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有如
霖雨旬日不霽必溢九河故道今既滅難明屯氏河
新絕未久宜可浚以泄暴水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
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
用度不足而罷後三歲河渠大決決館陶及東郡金
堤泛濫兗豫九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頃
深者三丈敗官亭室廬且萬所詔大司農調均錢穀
給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艘徙民避水居丘
陵九萬七十餘口哀帝即位騎都尉平當領河堤奏

言按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九河今皆淤滅難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於是待詔賈讓上議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上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遊。邊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此前世所必排也。今行上

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有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墜斷天地之性。此適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漠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徙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水門治渠。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滸曰股。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能於救水。罷讀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濶上。故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穰。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利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與卒郡數千人役新甌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當是時徵能治河者以百
數言人人殊而議郎李尋言議者恒欲索九河故迹
而穿之宜有益今因自決可勿塞以觀其水勢何居
埃稍定自成川然後因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王橫
言往者海溢而四出竄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
漸矣禹之行水河從西山下東北去今所行周定王

漢書下編

卷之九

九

時決道非禹所導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不
可相宜更開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
災而齊人廷年欲出之胡中諸所言乘異王莽時長
水丞關並言河決率於平原今德東郡今東左右地
形下而土疏惡秦漢來河決曹衛其南北率不過百
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總之為隄防壅
塞居水者最闇於用而言河宜疏分復禹迹者近之
唐都關中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
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後功役繁而
歲增玄宗時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上訪以漕

事耀卿言江南漕以歲二月至楊州斗門四月始渡
淮入汴苦水淺六七月達河乃苦河瀕洞瀕八九月
乃入洛則役苦久矣又江南人不習河必募河舟師
水工行苦勞費今漢隋漕各瀕河置倉有遺迹可覆
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
入河黃河之舟不入洛而河陽栢崖大原永豐渭閘
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行淺則貯倉以待運即行舟
不滯而耗費省視長運便甚玄宗初不省二十年耀
卿尹京兆京師饑上憂漕復問對如前乃置河陰栢
崖集津等倉如耀卿言三歲漕七百萬石其後以大

國史下編

卷之九

十

倉積粟多歲獨漕十萬石而克已大盜起而國匱於
是盛轉輸以給用而轉運使劉晏主漕事以為江淮
河渭水力所任載不同各隨所能任造船而緣水置
倉轉相給受此為因其勢而利之也由潤州陸運至
揚子米斗費十九錢命費米而舟載省十之五由揚
州距河渭米斗費錢百二十造歇鰲支江船二千艘
艘受千斛十船為綱綱三百人軍將領之部運至河
陰上三門而止約省錢九十調巴蜀襄陽麻桑竹篠
為綯以挽舟朽以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
險不憚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

南運積揚州汴河運積河陰河船運積渭口而渭輸太倉轉粟百十萬石斗升無湛溺者而歲運省錢十餘萬緡又分官主丹陽湖禁引溉漕以無涸至大曆中關中大熟減歲漕十萬石而度支用和糴以優農初晏於楊子置場造船艘給錢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當爲永久慮今始造船當使其私用饒給而後官物可堅完若遽與較計於屑屑彼苟務完事而足豈顧後哉異時有減之者半以下可也過此則舟不能復任運矣後果如其言船脆薄而漕廢河自漢末入千乘而德

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管間溢爲敗然不大決如異時宋都汴分運河爲四路江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之粟自淮入陝西粟自三門白波遶黃河入陳賴許蔡光壽六州粟自石塘惠民治沿蔡河入京東粟歷曹濟及鄆遵五丈渠而入皆發運官各領之而仰江淮粟爲最重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若它百貨不可計又下西山薪炭給京師而轉京師五穀百貨振河北之急皆仰漕歲於汴河口均調水勢以深六尺通重載爲準不即與人徒疏濬之以爲常蓋

宋都汴漕主達汴故重汴如此當是時刺史齊澣以自淮至徐水悍急爲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便漕而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徙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楊子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流人五百戶置明州輯安之漕以通其後黃河歲漕益減耗歲纔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市材木造船勞費甚罷之獨歲漕三河三置轉運倉於真今儀楚泗州三州江南輸米至三倉許得載官鹽以歸而汴船詣三倉轉輸于京師公私兩利自蔡京變回船載鹽之法爲直運舟人失利而

漕法壞民病國戚矣河自開寶中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時上藝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準舊制藝桑果外別課民樹榆柳爲河防澶州脩河卒歲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府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遣賴州團練使曹翰蒞其事上臨遣語惻怛具帝紀中下詔言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不止洪河爲患黎元重困朕甚悼焉每閱前典詳究經滂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者也自戰

國專利起隄防自壅以小妨大私害公俾九河故道湮而不治為歷代患凡薦紳多士及草澤有素習河渠知疏導經久之策者許詣闕及附驛條奏時東魯逸人田詢者纂禹元經十二篇上之上善其言召授官辭勞賜有加太平興國中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畧彭城界入淮上憂之遣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川大牢加壁祠發卒治已乃塞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使時行河堤經度勿墮壞違者寘于理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浮野人淮泗命使者率諸州丁壯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徙鄆州治

國史下編 卷之九

十三

城東南五里陽鄉之高原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湏水落乃聽代而決塞時有仁宗時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參政蔡齊曰水性下而北河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澶滑潰壅之患而具博諸州得在河之南於計便但當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已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弼主其策下廷議學士歐陽脩上議曰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

已棄之道後之實難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臺尋塞之復故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歸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橫隴大決是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乃又於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況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言六塔既開河勢自減而恩冀之患正苦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

國史下編 卷之九

十四

知又言六塔既成可以全回大河今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河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常如何況開六塔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太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為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為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竟無功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

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自瀘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東疆矣願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通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深愈濶於赴海疾力殆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而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

通鑑卷之九

十五

魏州北至恩冀入于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東至德滄入于海者也時議者多異上意主昌言會故相韓魏公琦留守大名其疏言今歲兵革數少而金堤兩埽脩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及嫩灘舊濶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感遏湍怒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儻令河門束狹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而西山諸水腹背受注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

與外官詳度上復命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塞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埽裹護之其滄德界有古堤當葺治即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疏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上終以琦說爲疑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河通行而北流塞上降詔獎昉等而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已又溢曹村衛州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上憂之數遣使

通鑑卷之九

十六

經度而主者護短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埽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上語執政言京東河北民調發良苦今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其利害何較且聽其所趨則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之瀉鹵立成膏沃可耕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往誠甚理則河北歲夫愈減矣於是聽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效鐵龍爪法用鐵爪如龍爪形而末繫舟尾而沉之水高工急攪乘流躍輪其泥而才深生石主之官官黃惟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

川耗以巨木長八尺為之齒長二尺石壓其上而于
之旁翼以巨木距八十步大繩繫把可船端各用
水車絞之揚泥沙令湧去已又移船而濟之議者言
水深則把不能及底淺則齒泥沙泥平曳之不動急
則齒向上勢不行又黃河水多泥沙當壅處即流之
於塞無益也而石獨善其說以爲置數千把則諸
河淺流非所患也且歲可省上謂安石曰歐陽脩
言開河如放火河決如失火爲害等而勞民盡已諸
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何
傷於是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治
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屬而是秋河溢壞民田
特命詔都水監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程昉以憂死
又明年河大決澶州河益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滌分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灌郡

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其遣使者捍築而塞詔開
曹村口曰靈平已小吳埽復決曰澶淵入御河恩州
危而用李立之言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以捍之堤
高下著三級使火翼完安其西河正著堤身爲一級
河勢漸流堤下爲二級離河一里許爲第三級堤以
視河向背乃立堤母虛設巡河官毋使費工料而是
歲河溢內黃埽決鄭州原武埽又溢滄州南皮清池
決永靜軍阜城埽靈平下危甚乃決大吳埽堤以紓
難於是提舉治河司言洛口廣武埽河塌岸敗侵斗
門萬有一入汴且爲都城憂詔速護而臘日原武乃

塞七年河決元城埽決橫隄破大名北京帥臣王拱
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生靈皆號呼求救而錢穀無
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
遠屬都水監即食率何施詔聽越常制牒所屬不及
者移用違者聽効治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使東流
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
北去上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官范子
淵故爲安石使卒以不治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
而回河東流之議倏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
之知樞密院安燾主東流兩派云朝廷久議四河獨
之難勞費而不顧大患河自小與未決之難難入塞

之地屢遷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將以比限狹廣德瀋

則河南地盡屬契丹彼必爲橋梁守以刑郡而自河
以南地皆半宿衛可長驅抵都下可爲寒心朝廷歲捐
以淮之粟半宿衛河比重兵備豫之意深矣使敵能至
河南則進不相及今欲治河而無兵於河之東使敵能
相與亦言朝廷知河流爲北道之患故遣使命水官
惠也然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罷議事使反命又不
知何信而議復興與既救都水護役事工有日矣已復
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且陳河決不
有七害北塞所恃爲險者塘泺也河既決必注河決
可復廢失必塞險固之利一橫過西山諸水不得順
流而下縣終必爲患二乾寧三倉州之役以比嚴拒道河
不東滄乃在河之南直抵都下無限隔四并吞御河
邊城失轉輸之便五河北轉運歲耗巨款以百萬計
六七月間河決交滌占沒西路阻絕進退不能
兩國皆憂七也願詔大臣早決河議而責之成蓋是
時以十六州屬契丹故不敢放河從其性使之此今

燕雲復而京師乃在燕郊東南漕亦不敢使北則天也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勞力過先帝也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今聖意有所向為天下先矣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非一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為契丹利純仁王存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即勞費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以冀功又豫求免責將何以責成今公私財力俱困奈何起數千萬繁

費圖不可必成之功乎且契丹御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險曷故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未見其能有阻也况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乎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命需後而尚書省守前議下使者條對於是相視使者范百祿等具對言臣等按行黃河欄流口至界河又東至于海口熟觀形勢而緣河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間濶自五十步至五六寸步深又有五尺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濶至五百四十步次者亦三四白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乃二丈

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即入地自深自元豐元年河出大吳入界河行勢如傾建今八年衝刷兩岸日漸深廣趨海之勢其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元年之水泛溢非常而大吳上數百生終無決溢則界河乃河流歸納之處必然之勢也塘泺雖有有限遼之名而無其實淺可塞裳以涉深可維舟而濟冬寒水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所胡之決久已填淤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大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即聽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當何所慮乎藉令有此則中國密據上流契

丹豈容無慮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太原石比平之間皆南北往來之途豈當以塘界河為之限也臣等竊伏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禹迹如此之利者且河遇難慢流行遲戾則有淤塞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獨有剗除無由淤積便之大者也乃罷回流及脩減水泺誠其後水官吳安持王宗望復持東流之說築金堤七十里障北流而東論功行賞而河決以黃口東流遂絕勢全北流而安持等獲罪水吳安持李緯等說之說問上宗頗與論議危則於是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而河決而官議者屢中先帝數息曰即神禹生不能回此決矣自今後不得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侯其意蓋自定也

海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飄忽若風與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椎切無慮十五六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會議餉運乃從其徒張瑄詣中書省言海道徑宜可運省漕伯顏大善之引入見授金符千戶行海運如清言初船小人懼不任清別爲運舟以行自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興島轉成西山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抵直沽爲萬三千三百里而一月或半月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算初年僅運四萬餘石

通史下編 卷之九

三三

後累增至三百萬石而風濤飄溺無歲無之蓋漕萬里以食朔陲輕民命以航不測而直計費於斗升之間而以爲良法也後責償於運官惟人船皆溺者乃免虐亦甚矣

明與

高皇帝定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所都引江帶湖軸輻尾銜並進故其時帑藏克益錫租之詔歲下而軍國之用日克然猶下詔言民間租稅陸水漕輸京師大艱難其設法轉運務利便無重困吾民

成祖擇天下形勝都京師背幽用明莫萬世之業而

去江南已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於東南承樂初運道一由海達直沽險一由淮入河踰陽武入于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爲耗費永樂五年戶部會官言北京合用餽餉盡河北稅糧于粒併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督理事權不一請於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中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以克銜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出海官軍時檢理如法

文皇帝重其事下部詳覆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

通史下編 卷之九

三三

自東平州安民開河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衛即今御河也建開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初開岸隘水淺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倚海運爲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宜可濬以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

天子以爲然命工部尚書宋禮刑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壹十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

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濬于汶上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宜廣可漕於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十分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分之六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閘以啓閉蓄洩自水分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于河淮

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淺船五百艘已增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倉潤受載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掣而足六掣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是時河歲爲變部侍郎張信言祥符縣中有黃河故道岸與今河平宜可濬大卒發濬之仍命尚書禮總其役而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亦惟河爲急今於濬中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免河南民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絙泥草勢不能完安臣愚以爲編大木成圍如塼圍然置之水以椿

木錠其中實以石脚而橫木貫椿表屬之堤便從之河以分而安初平江伯陳瑄督海運會通河既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怒行沛縣昭陽濟寧南旺高郵甯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潴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待賜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州通州以便

轉輸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稅糧送濟寧倉河南山東糧送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太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河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漕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多阻失陷往復動經歲勞費於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用侍郎忱平江伯瑄議令民運淮安瓜洲

補給腳價給搬淺費給耗給蘆蓆費兌與軍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爲兌運成化七年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八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耗視遠近爲差而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皆各就水次兌之軍爲改兌初歲運二百萬石嘉靖初僭運至四百萬石運兌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六十二萬石支運倉糧七萬石 國儲以饒 國家自遷 都北平而來倚漕運爲命而漕河跨江絕河經河越濟兼四清之水爲漕用其在 京師者盧溝河出山北代州沱河出真

定西山白河出胡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河諸河至直沽入海而大通河勝國時導昌平白浮甕山諸泉匯

二七

積水出崇文門至通州入白河長百六十四里十里一置閘以便漕今積水在 禁城北名海子經大內南出啓閉當以時請又諸閘久廢不以漕東南爲御河河出河南衛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入海今運所從也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麓至原武黑洋與河汴合而東又南爲汶泗泗出泗水沂出曲阜洗出寧陽而汶初出萊蕪從濟水西北流入海今與沂泗洗七而入南旺南旺湖周迴可百

五十里所中爲二長堤而設斗門外蓄水曰水櫃而

二八

兗州濟南青七十二泉俱道汶沂入焉又南爲昭陽湖湖在滕沛間納薛河及諸縣水以漕乃至河歷徐呂二洪而東亂淮入邳溝邳溝南臨江北抵淮無泉源獨蓄高郵邵伯寶應諸縣水爲湖湖皆有石堤而本畫漕河謨者獨衛與河爲水道餘皆疏泉引流爲之故常淺遇旱亢泉流細縮行頗艱又抑河使不得比流而河數決溢漕爲漕憂故疏鑿脩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 勅專臨焉蓋其重也宣德初詔黃尚書福與平江伯計漕事福上言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下行在戶兵部議於是尚書資本言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地多腴宜於河旁二百里內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官給牛種農器以耕 從之於是選官經屯田即 命福總其事已尼不行先是浙西頻歲水命夏尚書原吉往按視訪利害經度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居下流爲水鍾常嘉潮土田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而寬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比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農稼甚法

宜疏吾松江表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蓋屢疏之以當潮汐之道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通流然窄多淺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可百三十餘里則潮汐淤沃芟蘆叢生成平陸不復可得流矣且灇沙淤泥浮泛動盪即欲疏無由也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通大海而徑常熟白茆港徑入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尋港浦引太湖諸水灌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廣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塞難濬傍有范家洪至南倉浦達徑海可濬令深濶接大黃達泖湖之水則其勢行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水道既通乃相地勢置石閘以時啓閉歲水涸時脩圩岸以禦暴流水患宜可息報可下而浙西以寧弘治中復一疏之而注江入湖之道愈疏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今開州北流斷而南徙東匯於梁山濼東平濼瀧為二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為濟水故道入于海蓋河與淮合始於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城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淮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于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

壽州正陽鎮而全入於淮永樂中徙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又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毫入于淮景泰中決張秋治久無功遣都御史徐有貞往治之有貞行汶濟隴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死土疏而水益橫流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治乃決決止多方建閘填以時節宜無溢涸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今不為患顧開之今為患耶上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為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貞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而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單至蓮花池大瀦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乃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既成賜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

堰有九長表皆至萬丈架溝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鑄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間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云宋學士廉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以里悉為巨浸民望溺比古尤甚莫若浚入黃河使水復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卒使北流以分其力之百一為分則全望矣治河之要孰此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漫四出不可禁諫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千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脩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

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于張秋當是時議者洵洵謂河不可復治宜復元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賴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瀧為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于淮於是沿長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室之實以土至決口去室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泥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蓋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平安鎮而是時丘學士濬著論言禮曰四瀆視諸侯瀆之言獨也江淮

河濟以濬名謂其力能獨入於海故重之也宋而上河專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患况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而同歸于淮哉獨運河道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比宜擇股肱心膂大臣委以便宜俾於水勢下流迤東之地擇利便汚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其勢又於支河之旁宜植稻之地依江南法創圩田多張水門引水以溉灌即水勢減然後汴下流而上或疏或濬使河身深廣足以容水則中有所受而河之波不溢於平陸上有所納而河之委不病於東隘河南淮右之民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于

通史下編 卷之九

三

鳳陽膏腴之地歲爲河淹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少宜有以權此矣學士張元禎亦言今黃河以北多存舊身若因開爲數支以達平原低直沽即可引以灌漑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勢然雨水未作河流細小卽引溉固無從也正德中胡尚書世寧言沁水故自紅荊口分一道流六十里通于衛近始湮是河因沁可通衛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濬使通而嘉靖初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殺其勢詹事霍韜與少詹事方獻夫私

憂之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爲東捍而東北諸山連亘如列垣卽爲患猶有所底極若引而注宿遷則鳳陽歸德皆平地勢不可復禁禦不若先疏運河沿昭陽湖畔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卽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良材而良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于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因遂遷轉唐

通史下編 卷之九

三四

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亦氣幾使然也我

成祖皇帝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又南自而北張秋之

决殆天意今莫若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爲便者一元漕舟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至淇門入于衛達于京師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汴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便者二又河西沃壤若得人力盡

關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而自臨清北至京師脩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不惟可俾旱潦兼亦可捍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輸瘠瘠爲富強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流行于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或調理乘方注于下爲痔漏焦于上爲髮膚燥稿而身爲之厄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血注於下而痔漏也今疏之達衛循運于肘腋沿河州郡疏爲溝洫旱灌潦泄以興民利猶血澤于體膚又自陝西沿邊脩秦漢故迹築爲邊牆塹爲陂瀦外捍衛

通志下編

卷之九

三十五

而內灌漑殺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全陝猶血運于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爲利者三韜大然其畫具疏上事須後而都御史劉天和議以爲河水來則激射至必衝決退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狼兵以除內寇誠切喻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漕汶不敢引河且於河岸築堤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滙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勞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

之爲萬全也然徐沛二洪而上則固資河水爲深廣豈顧憚哉嘉靖初河決魚臺谷亭決單縣至十三年而廟道口淤役丁夫十四萬三千九百人濬之四閱月始成而河忽由趙皮寨向毫泗奔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秋冬忽復決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寨之決俄塞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爲菑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

皇祖陵地接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爲天下根本

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注

通志下編

卷之九

三十六

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壅溢無極歲漕舟往往更歲而乃卒事率二石而致一石於是議者始紛紛開膠河復海運事矣先是成化中大學士丘濬請元史見海運之利議興復說者沿踵而羅文恭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自閩開洋歷楊子登萊以至天津若風雲雨日之占驗畢具載所爲輿地圖中以爲坦平可見之行也隆慶末開膠萊議下山東右布政使王宗沐以爲必不可復而海運有十一利徑可通巡撫都御史梁夢龍大然之投袂起行海上歷視列疏上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還撫鳳陽經理之於是具

疏三說以上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河也彼又以爲河亦有不加海利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俱壞是不可避也一大夫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勢二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舳舻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

歲決從閭家口出支河近得離盧壁災幾於正南失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勢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防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即以舟與米行於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左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海運行而媚者藉藉毀惡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判貢滌功止達河九畿蕃荒服惟薄海則海固古聖帝明王之所不能用也元史具備海運所失陷之數詳矣風濤不測洋舟漂沒亦云茂有計一舟所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歲以數百十人之生歿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愛人之君相

殆難言難言之矣又廢壅百年事未習而難安顧燕
鳥 皇都獨議漕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焉 京師

命而經絡二千餘里之水以漕則其負官也嘆曰

古之治河者順其性抑使無爲害而止矣今不惟去

其害而且欲資其利不惟不敢導之北傾方北岸築

堤捲埽歲費以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戎然計獨在

保漕焉中丞卿有言 京師脫六月無漕者困矣何

設及遠盍姑爲紓目前計乎蓋其慮也嘉靖末河塞

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漕於

是都御史朱衡以工尚書屬治河衡念以爲 國運

道業與河相直獨宜因河勢而利導之今河直秦溝

宜因秦溝開新河以漕而 廷議以爲河湍悍以秦

溝兼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即溢而東耳抵極而反

於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爲壑也幸故道城未久宜可

濬而從上原開支河以殺水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

下後議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似不直

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即出徐州南而二

洪益壯亟爲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

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此爲

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即夏秋水猥盛極反亦

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

獨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

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即

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城未久稱易濬者人盡於

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

合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合決河深川之

文而增卑培薄事西堤以固魚沛於爲計得也報可

下新河就而西堤亦成蓋自宋司空陳平江開運河

後漕渠遂爲 國家經經度代有皆補苴其罅漏開

闢其隙土疏水固隄使適無蝕漕而止勢固不能度

漕渠發長策爲國家經遠慮者亦其理也萬曆初總

理河道侍郎萬恭與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疏言黃

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僅數尺耳不害運

四月麥黃水亦高數尺耳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秋

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尺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

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目二洪而閘河先肅

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直則河豈能爲之患哉顧河

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

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能使運船之早入

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宜督令江以南各

省糧儲道早運輸巡按御史驗數限四月前盡漕船過徐洪臣等得按程殿最之其三月過洪者以上勞叙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過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奏可於是漕船不與河泛溢直而河盛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抵京京師米直平不翔踴如異時矣夫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泗瀆而河爲宗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蓋歎之也自漢張塞使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云得之

出史二編

卷之九

四一

閼廬黎山世相傳以爲信而元世祖始命其臣都實者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源於吐蕃朵甘思之西鄙四山中有水百泓匯爲澤若天列宿然曰騰兒譯言星宿海也其地在中国西南南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之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時爲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自星宿海而東爲赤濱河合諸水而流漸大曰脫可尼譯言黃河也東行岐爲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度也於時尚清淺可涉又東行約五里許始

渾獨而流益大朵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甘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崑崙東北流四千五百餘里歷西番至蘭州始入中國統朔方上郡又東北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抵蒲州潼關凡千八百里蓋通計詰曲行凡九千餘里矣始出三門析津歷孟津虎牢而東奔放平壤吞納諸小水以百數勢益雄大其本遠而注必怒固其所也夫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潯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於中國導地脈一也獨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潴故江永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潯漢而善容其險而不爲敗者熱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至行數十里不得并故河當水落伏漕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且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盡天下西北大半之

水並入河助爲勢湍悍迅猛旁激直射漫漶于平土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礮爲之防無洞庭彭蠡太湖爲之滙又無古溝洫滄衛封植坊庸爲之奠方二三千里的聲名文物之地數蒙其患而莫之勝救也亦豈足深怪哉顧宋都汴藉河以限虜防其北爲虜用國家都燕籍河以利漕防其北爲漕憂宋人無意於幽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爲虜限末矣今河適北與衛河合於入海徑易達何詎無漕而順水性以從禹迹則固今世之所大諱也念以爲漕渠中斷歲連不繼將害不在民生而在國計必隄使南而後安漕安而

河勢愈激被災者愈益廣於求上策無乃已疎乎勝國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等其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夫百夫耕者亦如之後有積蓄命以官十年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數萬以川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遊食輕剽之民率有所歸議既定而論者謂受田以贖成爲弊事

議遂格而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本集言古濬沱河原自晉州深州武疆等處東流入於海嘉靖七年深州舊城西河身淤衝約二十餘里河東北溢沒獻縣西北民田民奏訴旨下勘數委官往往以巨患難除國賦難議苟避顧不覈而河所淤爲肥壤爲富室所利阻撓之民以墊溺御史王廷相疏請勅工部都察院會撫按官先豁民租以拯流移次計工挑濬復古河以洩泛漲次沿舊堤隨宜築塞以爲固防庶陷溺之地可復垂斃之民更生當是時議者若河爲敗藉藉言固國本墾荒田興農功事矣於是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之後至周定王五年而河乃徙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爲中國害者一千七百餘年宜其功施未易名狀然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亦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巡厥邦以避河圯溝洫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定王時而徙溝洫加壞矣然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

陌而溝洫埽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決不可勝紀治河費歲以若干萬計其治塞之而已溝洫之政無聞焉今自黃河言之每歲冬春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害逮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斯爲甚夫以數千里之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之渦河與直隸徐州州縣百數里之河束而委之淮其不至於橫決者幸而已矣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澠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

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之安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年之間此其由於溝洫之不脩者較然 陛下愛養元元無所不至墾田勸農之疏屬蒙俞允則今日肇脩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平成永賴之功臣實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以行未入海而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脩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也今河南州縣彼衝決者隴畝淤墳耕者不得種種者不

得收而科催額稅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極矣至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或值旱暵則又故無可脩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百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脩之故也使溝洫旣脩胡寧患此今欲脩溝洫之政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海而已遠謀不可以

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今莫若正疆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議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者蓋疆里不先正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而彼此相病合行司府縣州規畫立界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爲三年規大畧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疏中渠達於大渠又

次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寬狹各因水勢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之處則疏爲塘濬於溝洫之間水滂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之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助夫役者大約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爲之緯乞行河南山東直隸間刑官除特旨并情理深害免死克軍外其餘少宋倣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附近衛所而屬之有司責令開渠并墾除糶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願附籍佃前田爲求

業者聽其府州縣徒罪發配人願贖者俱令以官夫開渠徒以里計杖以丈計隨所犯輕重爲放免差次則軍犯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克贖亦不廢法外此更清驛傳應付之濫恤稅糧陪贖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得意一行之則溝洫之政可舉溝洫旣成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耶萬一有戎狄盜賊之警亦將通達相顧而不敢橫又推其法於諸邊脩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維於居民之間不惟可省餉饋之費溝壟相望所在皆險所謂

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今自近黃河一帶州縣積年逋欠查理停免而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流移漸復而荒田自墾往年治河任事之臣劉夏大等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蒙給鈔關抽分以備支費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也今溝洫大務詰當不惜小費乞於蠲糧數內通融扣補畧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脩水利之法使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溝洫脩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而有餘比之俟河決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徵萬一不可必

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夫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言人人殊會通河之外謂引沁河謂通衛河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開鑿建置之役費率不下幾十萬金即今運道旣成其張設官府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一如會通河之故則爲費也已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專意脩復故道竟以底績是也至於海運之議則旣有不必妄議生擾之明旨在南而視遼東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先內而後外誠自內而外自近而遠脩

溝洫之政使國有十年之積民無墊溺之危以保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安天下幸甚事需後鳴呼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渚溝因水漱防因水淫淵因水磬折句於矩爲湖爲渚也渚湖多而方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宣八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淫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祿分畫功臻于永賴平成之術也此爲本務然水之利害難明也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意固難以臆見決策而舉事也宜博求能

通史下編卷之九

四十九

疏川浚河者與之定慮追禹之績而施功以安元元前元時郭守敬嘗自孟河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測量地平或可渠以殺河勢或可引以溉土田具圖誌可尋迹而永樂中潘陽衛卒唐順言衛源出衛輝太行山下其流自縣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南距河陸程僅五十里許誠開衛距河百步置倉廩受東南方運粟便

上大然之已用老人英畫而會通河以成則謀豈可專哉漢谷永有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沒漂陵阜異之大者也脩

德應之災變宜可除今恒陰淫霖不本原其所自始猝有敗輒歸之天數而

國家河漕大故依保漕爲治一違其自然乃其故在於後農日夫禹貢洪範之書豳風之詩罔王事之大也哉誠王事之大也哉

通史下編卷之九 三定本

申史下編卷之十

盱郡鄧元錫纂

封建志

宏商學德崇懋懋爵校

昔軒后物土分疆並建萬國以爲天下治順民素所
比附者爲之君長依古初而來虞夏之隆執玉帛者
萬國天子五載巡狩而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
禮如器之典行焉其巡狩之明歲四方諸侯歲各以
其方來見則敷奏明試車服庸之而協和時雍之化
周蓋其極盛夏殷之世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
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名山大

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閑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
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九
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爲附庸閑田凡
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武王伐商東觀兵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迫
其克商友邦冢君下至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之國咸
在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其武成也因用列爵而分
土焉當是之時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同數百同姓
五十有餘而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數百里親
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其

魯公以田土部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蠡器因
商奄之民而封之少皞之墟命衛侯以封畛土畧自
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
取於相土之東以會王之東蒐畔季授土陶叔授民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其命太公屏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詩載其制曰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
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
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
本爲不可拔也其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啓武庚以

甚間至室周公避居東而謗白王迎公歸於是致辟
管叔于殷囚蔡叔于郭隣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
三年不齒然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乃益封親賢以爲
王衛其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其後蔡叔之子仲克庸祇德公乃命諸王邦之蔡
其命書曰小子胡惟汝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茲予命
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
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其封殷王元子邦之宋
俾脩禮物作賓王家爲書多其烈祖之成德曰乃祖

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其命之曰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此予一人大哉制乎公天下於天下而不與以私誠盡制而已矣厥後宋服王命戴德秉憲以承事天子故其詩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其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侈上公以其服命而至也則又何以曲防爲哉其後周公制禮以爲邦國極諸綱維其體統暢洽其恩意而彌綸其闕者恭備而至詳周官大司徒以七圭土其地所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四

之一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四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半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半而五等之邦域奠焉乃王法天行時巡方國之典依夏殷而來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明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之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之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

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既巡守之歲王使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濬則諸考禮正刑一德之典畢察盡十有二歲而王乃復狩也乃諸侯所以翼戴天子而承事之者則以九服封域爲之差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又其外薄于四海蠻夷鎮藩均曰蕃服世一見各以其所習爲摯又各聽以其時而至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王有邦國之事爲壇於國之外合諸侯而發禁焉曰時會王殷祭之歲六服盡朝亦爲壇於國外而發政焉曰殷同皆謂述職述職者陳所職也乃若邦國有札罣則令購補之有

凶荒則令調委之有師役則令禡禴之國有禍裁則
今哀弔心國有福事則令賀慶之而四方賓客之牢
禮餼獻饗食各以其等禮賓焉堂交又以節與幣巡
邦國而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所好惡而避
行焉其諸侯之友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
小相維遠通相比懽欣交通而統于一尊其有不率
者大司馬又有九伐之灋以威之馮務犯寡則青青
者損其地也賊賢害民則伐伐者討其國也暴內陵
外則壇壇者空其域也野荒民散則削削者裂其土
也負固不服則侵侵者入其阻犯今陵政則杜杜者

卷之十

五

室其萌至賊殺其親放弑其君外內亂鳥獸行則正
之殘之滅之爲天下僂焉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
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於是乎
大邦畏力小國懷德遠至邇洽穆頌聲興與兵刑錯而
草之用也嗚呼盛哉乃其治公族也在王國有諸子
之官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
位國大事則師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而諸侯
始封其嫡長子爲樹子得世國其次嫡爲別子不得
禡先君得世家別子死得自爲其後世太祖其嫡長

爵可世不遷之宗族人宗爲族族絕則屬族人不得
以其戚戚君禮也而事畢聽於宗其庶子之官正於
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
以齒其在外朝以官司士正之在宗廟之中則如外
朝之位宗人授事以官登饌獻受爵以上嗣庶子治
之凡公族雖三命不踰父兄國大器以服之精廩爲
序公族有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公燕與父兄齒以異
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在軍則守于公禡公有出疆
之政庶子以遊倅守公室正室守太廟諸父諸兄守

卷之十

六

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必告敬弔臨
賻贈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公族
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雖纖剝必告于甸人獄
成有司告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對曰在辟公又曰宥
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
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公素服
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而公族無官刑此又
其親親之恩者於尊祖收族之義延于宗支與封建
相提衡以人道爲人治者也懿哉道乎可謂盡制矣

當是時經九州為千八百國而太昊皇帝唐虞之侯伯猶有存者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互相吞滅而列國漸耗其見於春秋經傳者僅百有十國而五百總其盟會時并兼其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并而為七合從連衡者數百年王室阨岨河洛之間分為二周然天下謂之共主蓋歷載八百數極德盡既於王赧而猶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三十餘年固亘古未有也秦并天下刪啖三代遺戚古法尊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譬及刈

股肱獨任胸腹觀者寒心而始皇弗悟以謂晏然于孫萬世之業也身死之日委愛子弱女於凶嗣之手肆其殘毒如醜宿怨陳勝吳涉不假尺土奮其白挺天下遂起響應劉項隨而踣之若斃孤豚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宋五季胡宏曰聖理天至封廷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即諸侯也者霸主暴世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尊太也分天下有德有功以地而不取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有功以地而王巡守侯伯之制焉於是君朝卿大夫聘大聘大夫聘王巡守侯伯之制焉於是君朝卿大夫聘大聘大夫聘之夫教焉於是有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一井邑丘甸縣都之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一卿大夫司馬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行矣即

之制行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狩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信不

通政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暴禦亂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大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隱於農坐食者眾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世儒亦未免以天下自私自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利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為萬國而舉與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地為世長久皆千餘歲論與廢則均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內湯然無有根本之固而後世有天下而繼世無置難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漢興裂土序二等之封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太原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國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國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國波漢之陽巨九嶷為長沙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惟長沙為異姓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故廣疆庶孽以鎮撫海內用承衛

天子也其於矯枉可謂過正矣然而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已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諸呂之難平勃交歡於內齊王列侯按兵於外形張勢格卒用平定故宋昌策漢以謂磐石之宗則所以安劉氏之重而成太宗之業者固亦賴之於諸侯也然是時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於是淮南王長上親弟也而反齊北王興居上親兄子也又反而吳王濞蓄反謀益急賈生大憂之為廂哭上書以為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誠定制令

九

齊楚趙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廣而子孫少者建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如此則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語具誼事中居數年誼惠諸侯太盛而前策竟未有施行而上少子梁王勝又早夭無子乃從疏言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人恣而不制豪擅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

史下編 卷之十

十

黑子之著於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禁禦願舉淮南地以休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之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則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矣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此二世之利也於是從誼計徙子淮陽王武為梁王比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而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方是時吳王濞以嫌卻數稱病不朝天子家令錯數言吳罪可誦削而天子仁不忍賜吳王刀杖以優老聽不朝吳王益自寬及景帝立錯為御史大夫為上言吳為反數十歲矣今滋甚今削之反不削亦反然削之反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幸蚤計於是天子暴矣罪削會稽豫章郡且追論楚王戊過削東海郡發趙王遂罪削河間郡而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六縣且制諸侯王今三十章要求之於是吳王遂發使約楚趙膠西與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連兵反天子至為誅錯以解難兵不罷賴條侯亞夫而定事具景紀中自正月起至于三月乃破滅而是時諸侯惟獨梁於漢最親抗吳楚最功本

誼始謀徙梁之力也。初文帝念憐淮南王長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也。乃封其四子皆列侯，賈生知此必且復王之也。且疏言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其大父與伯父叔父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夫讎仇人足以危濟之資，於策不便。其後上竟以淮南地封長子安，爲淮南王。阜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七國反，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勞苦之，徙王濟北以示褒。而淮南王安欲徇陰德，樹百姓流名，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武安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文辭，尊重之。安有陳諫輒重書褒答。若遣使者諭指，嘗入朝。武安侯用汾迎之，灞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實賂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小人數以厲王，遷死事感激安會。又以過謫削地，乃自傷曰：「吾行仁義乃見謫削地，而衡山王賜亦念父恨，結約反事，覺皆自殺。」國除，梁孝王者，實太后少子也。梁入朝，上未有太子，與孝王燕飲，從容言用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矣。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雖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梁王戰守睢陽，良苦力有功。於是孝王修自縱，築東苑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天子。招四方豪傑，上心弗善也。太后聞乃怒，梁王使者案責王所爲。梁中大夫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一不省也。」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惟梁最親。爲難，難梁王忿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及數行不跪，遂臣等亦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過，梁王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故出入相警蹕，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訖鄆縣驅馳國中，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案責梁使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爲人子孝爲人臣忠，而太后不卹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頗解，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憂。」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二十九年入朝，上疏請留，上以太后故入闕，輦出同車遊獵。上杯中梁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

天子殿門與漢宦者亡異是時上廢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因置酒言之中大失袁盎進曰昔齊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亂五世不絕小不忍當大義故春秋太居正太后議格恭王辭去歸國而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害袁盎陰使人刺殺之於是太子意梁王所爲誅賊果出梁乃遣使者田叔等按梁捕詭勝期必得月餘不能得中大失安國忿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是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於高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尚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而廢用宮垣事卒自殺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廢公諺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邪臣淳說知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遠而大王終不自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當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出詭勝令自殺當是時太后憂梁事日

夜泣不止卻食不御上患之梁事竟使者田叔至霸上昌廐悉燒梁獄辭八見上迎問梁事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然臣願陛下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叔曰今事辭具而梁王不伏誅足漢法不行也如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其憂乃在陛下臣故盡焚之欲令上下全安罪萬死上大喜曰善使叔等謁太后曰梁事獨邪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謹已伏誅梁王不知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後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單從兩騎入匿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則大驚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不知所出於是梁王伏斧質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五年復朝欲留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發病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素太后太后爲壹餐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自七國廢起大臣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恭其過惡於是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

務侵削諸侯王諸侯土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者中山王勝入朝天子爲置酒勝聞樂而泣帝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歎思者不可爲歡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膏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之日久聞窈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也臣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今臣情雍閼而不得上聞讒言緣生道遠路遠曾莫爲臣聞故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侍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段干之親馮毛之重羣聚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之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加親親之恩焉於是主父偃推賢生之意爲上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浮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過嗣代世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

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必削而自銷弱矣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姓名於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及天子支庶子爲侯百有餘焉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峙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蒨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得其統矣元帝時災變數見而帝弟淮陽王欽好經書讀律有俊才王國舅張博貪諂盛稱引譽王徵金錢賜予言爲王求死士于燕趙感其心時博居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上數召見言事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不得用出閑居數數爲博道之博即具記房所說災異及諸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驗會房出守郡離上左右顯等得其事告之房及博皆坐下獄論死上遣諫大夫王駿賜王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幸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淮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喻

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主其勉之駿喻指曰禮爲諸侯制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俾侯於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遭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重書使諫大夫申喻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在大辟天下之所共攻王法所不赦也自今以來毋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改過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已承已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於是欽免冠籍首謝奉藩無狀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喻願悉心自新而罷是時東平王宇數犯法事公孫太后不謹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上於是遣大中大夫張子矯奉璽書諭王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王有自循關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

惜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矯喻王朕意又特賜東平太后璽書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師古曰言不自以是之罔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且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不可棄也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况母乎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賞之後宣不敢王太后疆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又敕東平王傳相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章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傳之教浸加之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以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導王者輒以名聞元帝崩宇以罪削樊亢父二縣後三年成帝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

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啓朕不忍又請
削朕不敢專惟王至親未忘於心今王改行自新尊
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
不云乎朝過夕改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其後王來朝
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曰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東平王卒
得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義也諸
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
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
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不予不許之辭宜
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
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矣夫小辨破義小道
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
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是時梁王立數驕犯
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
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永疏曰臣聞禮天
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故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
中書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
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暴陰私非本章所指王
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汙穢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於

天下非所以爲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年齒不倫梁國之富
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
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
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芽萌之時加
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
考清著其不然之效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
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蓋漢治近古尊經術治諸
侯王有親親恩誼類如此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
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愛未嘗知
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豈不可得已其後哀平之際
諸侯王皆繼體苗裔親屬益疎遠生帷牆之中不爲
生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
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芻亡所忌憚生其姦
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威福廟堂之上不降
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
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崩角稽首上璽
鞍惟恐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豈不哀哉漢興諸
功臣受命封列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始末嘗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乃稍陵夷衰微也方初封境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數裁什二三是以為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郡里戶益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多陷法禁墮命亡國或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孝宣惻焉愍錄乃開廟藏覽舊籍詔有司求列侯子孫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加賜金帛用章中興之德成帝時用杜鄴議復紹蕭何後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勃之屬焉國致時雍之政廣夏以之多羣后餐共已

之治湯法三聖歷世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紀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故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尚其位大其宇愛敬勸盡命賜爵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齒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則歟舜祖之竭力故友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理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葉封者盡或絕夫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面裔流於道生為懸絲死為轉屍以徃况今甚司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析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諸東布章非所以示化勸後也三人光武即位之二年春封功臣為列侯大國食四縣博士丁恭獻議言古帝王封公侯取法於雷不過百里所以強幹弱支為天下治

也今侯四縣過制已上曰古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致滅亡者也遺謁者即授印綬策其策書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又下詔言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詩不云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鳴臚趣上朕將左錄焉是歲封叔父良廣陽王兄子章太原王興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皆列侯封周後姬常為承休公秋下詔言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依朕甚愍之其復國若侯身歿上所屬子孫名尚書行封十二年春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是時上每欲保全功臣不欲令以史事為過諸列侯皆加特進就第奉朝請惟固始膠東高密廣平四侯國大政大議得與焉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以功名終十五年春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大常登等言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並見封爵多受廣地連有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遜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號以尊宗廟重社稷於是封皇子輔為太朔公英為楚公陽東海公康濟南

公倉東平公延淮陽公衡臨淮公為左翊公京琅邪
公後乃進爵為王及顯宗以東海嗣世而東海恭王
以皇太子讓就國上優崇飭敬食二十九縣恭愛隆
至而廣陵王荆方世祖崩時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
王勸令舉事東海王執使者上其書明帝以荆母弟
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中荆復為逆詔長水校尉
樊豐以外戚與羽林監雜治獄具儵以法奏請行誅
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
儵對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春秋之
義君親無將將則必誅臣等以荆託屬毋弟陛下加

漢書下編

卷之十

二二

恩惻隱是以有請如今陛下子臣等奉法行誅以尊
擅待死而已上歎息久之不聽荆自殺國除自是為
太子時楚王英常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英好游使
交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浮屠法為齋戒祭祀已罷
游獵造圖讖為逆有司請行誅上以親親故不忍廢
徙丹陽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諸僕
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持兵弩行道射獵聽極意
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
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
贈賻以諡侯祔葬於涇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

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保
其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
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
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復安故田宅十五年帝
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內殿悲泣咸左右馬是
歲皇子畢就封制食諸王國邑之半明德皇后以為
言上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三十萬足矣
當是時東平憲王蒼最賢輔政者數歲多所隆益聲
望日重恒內懼不安疏請歸職言臣蒼疲驚為陛下
慈恩覆護在家被蒸教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

漢書下編

卷之十

二四

褒美班之海內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誠當暴駭
膏野為百僚先而頑頓之質加以痼病誠羞負乘汗
辱大位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誠遵上德無為之時
昔象封有庠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惡漢興以
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
養母弟遵舊典以終厚恩上優詔不聽蒼陳乞愈懇
乃加賜就國後來朝上臨送還宮悽然懷思手詔言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
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太息日者問王處家何等
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嬰要腹矣今送到

侯印十九枚王諸子年五歲不能起拜者皆令之肅宗踐位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入朝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曰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蕭相國贊拜不名傳忠賢也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朝贊拜皆勿名以東平王親賢待之尤恩在國中大夫常奉使問動靜嘗賜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餐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不言哀而哀至惟王孝友之德豈不其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給帛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尚

由史下編 卷之十一

二五

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以賦諸國故不復送反虜尚中將師在外優念皇皇未有間寧願玉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每王入朝上親循行邸弟豫設帷牀鏡鼎器物飭備及至禮敬隆特著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陛下至德廣施慈愛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降禮下臣事過典故臣誠惶誠怖會見蹶躄身無措處上不為止大鴻臚奏道之國上特留數月後請乃下制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陳念王夙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等不忍下顧授小黃門

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王還國病上馳遣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費哀賜有加禮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集覽馬上東巡幸東平宮追感泣下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為霜襟馬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哭泣盡哀掛劍於於壠樹而後去時阜陵王延以謀逆貶爵侯章初元年上行幸九江賜延書令會駕壽春下詔言昔周封爵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老所以積幹王室也朕南巡望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

由史下編 卷之十一

二六

喜以悲今復侯阜陵王增封四縣已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是時梁王暢以貴驕不法為梁相舉奏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自疏言臣天性狂愚生處深宮長養傳母之手及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榮感臣臣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於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悻悔無所復陛下聖德枉法曲示不聽有司橫貸赦臣臣戰慄連月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繩墨不敢復有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就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

誠無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戚什物
願陛下加恩開臣自悔之門今天下知臣蒙恩去死
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
前晝夜誦讀臣暢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自引決惟
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
生誠臣至心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
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為王至親之屬有淳淑之美
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
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
小有言終吉王強食自愛暢固諫章數上卒不許是
時天子馬親親恩齊武王後鄉侯晃及弟利侯剛與
毋太姬宗更相誣告有司請正法詔曰朕聞人君正
屏有所不聽宗專為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儀
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諸者之言晃剛愎乎至行
濁乎大倫南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干理其賊
晃辭為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
于法理以墮宗緒其遺謁者收晃大姬重綬帝以伯
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及崩遺詔復二國封焉順帝
下詔言東海王璆以近藩少襲王爵肅受多福而能

光武皇帝之教自然事親盡孝愛終始竭忠貞節
寢苦者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仁義兼弘朕其嘉
焉夫勤著勵俗為國所先詩云永克世孝念慈皇祖
今增臻五千戶恭王自光武顯宗尊經學隆師明德
諸子皆手經受學及永平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
以幅利故東平貴富好禮東海清河遜而知廢奢而
不愆均之有風人戀慕之心事具帝紀中而故東京
諸侯鮮至於禍敗亦其理也乃東平憲王以驃騎將
軍輔朝政居巢侯子愷以太尉愷子茂以司空並列
為三公則亦猶古親賢並建之道云西漢同姓王封
元王交代上言
吳王濞燕王澤而元王交最賢高祖同父兄弟也好
書多材義通詩事具儒學傳中孫王茂與吳王陰謀
反元土中子休侯富教誨不聽乃與母夫人先未反
歸京師王茂以坐免侯國屬文武帝時以茂子封
紅侯富子辟雍亦好儒學武帝時以辟雍子封
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帝以書自辟雍
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擇宗室可用者得辟雍以
德拜為光祿大夫德修黃老術多智武帝時以女妻
里駒常持老子知足之語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
之不取取侍御史廷光指詆謗之免居田復召為
宗正與立宣帝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陽城侯德
寬厚好施子行京兆尹事多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
則以振昆弟賓客子向精忠文學自有傳高皇帝
八男三趙王如意齊王肥淮南王長燕王延事見帝
紀朱虛侯章帝長男齊悼惠王肥子也惠帝時以兄
子入宿衛高后時以妻呂祿女封朱虛侯弟與居為
東平侯朱虛侯忠力誅呂氏有功諸呂帝紀中
帝子三王梁懷王揖梁孝王武代孝王參文
揖王濟東皆罪廢定王山陽不識王濟陰皆下

子恭賢為深冀廢死事
河間孝王出平原懷王勝皆傳國至愍廢而存王
孫為桓帝廣宗魏武建國愛少子植才欲立之植
殤王曹芳歲亡後
陽晦於酒以自免而世子丕乃得立然終忌惡之丕
既篡代疎骨肉諸弟五人雖進爵王惟寄托空名勢
儕於匹夫制地縣隔千里不得近王遊獵毋得過三
十里又設防輔監國之官司察之四年召入朝至邸
不得見既見而任城王彰恭慶還國命使者灌均勒
諸王於路不得同止宿傍徨迫別如鼻人明帝時疑
問少息而諸王兄弟妃妾家猶禁不得展慶弔歲時
不得相問遺東阿王植共表訴詔報言諸王國本無

史 28—112

則三代之君處天下共其民故夫平向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之救也天魏之興今二十有四年矣尊尊之義雖明而親親之道未備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寔迹於閭閻均權於匹夫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也皆跨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經制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起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僅致百夫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木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罔以此感悟曹爽令援樹宗親爽不能用而司馬氏竟代魏晉懲魏弊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而宣文之子孫畢王宣帝諸弟女弟王孚高密王泰之子孫亦並時俱封衛將軍楊珧等建議言古封建諸侯以藩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使蕃布相參制便於是詔諸侯出就國以邑戶多少爲三

等大國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千二百人而功臣必以次得封時毋弟齊王攸以親賢位太宰輔政而幸臣荀勗馬統與珧共誹惡之統勗密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宜親從者始而齊王獨留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也日上疾未瘳公卿大臣無慮皆歸心齊王臣竊寒心陛下即不信第試詔王出就國必舉朝爭以爲不可即臣言驗矣於是詔齊王攸以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舉朝果爭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政不宜出之國徒假虛號無典戎幹方之實祭酒曹志歎曰安有才如齊王義如齊王不得樹本助化而還出海隅者乎乃與博士庾敳秀上書言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而後五霸代興以翼王室其效豈當與周召之盛同日語哉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當數延三事與共計太平不當以方任嬰之也又言周漢以親疎並用而長秦魏繼及沒身自義皇以來天下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共其利害於是帝以統勗言殊信惠言者免志官博士付廷尉而賜齊王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載黃鉞乘輿之副以行而齊王以恩悻待疾上

書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皆希旨言王無疾疾
篤猶敦迫上道逼血薨攸孝友多才藝清和明允舉
動以禮帝甚敬憚之每與處擇言而後發爲勅統所
構爲身後慮而朝議已激故諧言遂行及薨帝哀慟
惠帝之世賈后內亂弑楊太后殺太子爲縱淫趙王
倫入廢后殺三公已遂篡大位遷惠帝金墉而嗣齊
王罔及成都王頹河間王顥領舉兵討倫誅之已諸
王自相屠而晉以大亂都督劉弘上書言自頃兵戈
紛紜猜禍叢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
爲忠明旦作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藉而來骨肉
之禍未有如今日者臣切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
中原有杼之困而股肱宗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
自相魚肉萬有一四夷乘虛爲變於外此亦猛虎自
效於十莊者矣且以爲宜速發明詔令釋猜嫌各保
分局以安宗社自今以後有不奉明詔擅興者天下
共伐之時不能用而淵瞿果滅晉蓋晉速統非其道
故天命不祐雖並建侯王適用基亂固難以周漢自
詭也及宋齊梁陳代禪之際逞其枝害窮焉屠戮幾
利其後嗣乃其後子孫復自相屠雖童孺無知皆駢
首橫死至乞爲奴緩須臾母死而不可待也豈不哀

故事具南北志中唐興高祖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
以填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得封郡王者數十人
貞觀初上舉屬籍問侍臣封王宗子於天下便乎封
德彝對曰不便昔兩漢唯封帝子及親兄弟它宗室
疎遠者非大功如周郇滕漢賈澤不得封所以別親
疎慎名器也先朝敦睦九族而宗子畢封爵命既崇
俸給踰侈示天下私竊以爲非使上曰然天之立君
以爲百姓非欲勞百姓養其親也於是率以服屬差
次降郡公縣侯唯有功者數人得王已上以宇內晏
清欲上規虞夏殷周之烈嘗夜讀周禮篇首文慨然
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以法三代之治未
由也已於是詔羣臣議列爵分土之制禮部侍郎李
百藥上議言古昔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帝以
綏厥祉方其締構興王殷憂啓聖雖魏武廝養之資
漢高徒役之賤然且畢膺簡命非直志有覲覲將推
之而不能去也若其訟獄不歸菁華已竭雖效勲之
光被四表重華之上齊七政非直情存推讓亦且神
器難搏蓋有守之而不可固者焉是知宗周卜世已
十卜年七百鼎運龜祚懸之杳冥暴秦連值閭餘數
鍾百六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聞子嬰之

徒俱啓千乘亦豈能逆帝王之勃興而抗其祚命也哉著述之家多守常轍欲以百王之季而行三代之法盡五服以封諸侯開王畿而為采地亦已惑矣夫夷望之豐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浮吳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繁安厄非守宰公侯以成典廢也且數代之後王室浸微始自屏藩化為仇敵故孤貽之役女子盡鬻峭陵之師隻輪不返陸士衡方規規然謂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言之謬也設官分竹何代無人能使之或呈旺天不愛賢人稱父母政此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

與人共樂者人必愛其憂與人同安者人必拯其危言之妄也儻令建侯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必將代增淫虐貽笑駭後故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為已思豈若是乎內外羣臣選自朝廷推士無以任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世及用賢之路無万人無擅封恣睢之難肆貴必改制裁陛下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竊以為魏晉之餘風未殄勲華之手道久湮未見其能濟也請待琢琬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行於封之禮備然後議之未

晚也特進魏徵亦以為聖人舉事實存相時時有未可理資通變今隋氏亂離元元塗炭始蒙至仁沐浴休寧一朝棄之為諸侯隸懼且流散也兼既立訪侯當置社稷宗廟文物儀衛缺之則不安具之則未暇又京畿租稅不給於用多資畿外盡以封建經費頓闕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置諸侯王國勿過制令與州縣雜錯而居官僚皆省司選用使盡皆以其時變所至言之而頗訾六代五等之論為無常矣惟上意終以為可行詔有司科條分封等級以聞於是出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上謂之曰兄弟之情樂欲共

昕夕但天下之重不得不然諸子可復有兄弟不可復也因流涕霑襟明年命吳王恪等出督諸州賜書言汝惟茂親勉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之為君臣內之為父子今當遠去遺汝珍玩恐滋奢逸故遺汝以言必敬念之又明年命太尉無忌等刺諸州子孫世襲御史馬周上書言臣竊為詔書令宗室勲賢鎮諸州未貽子孫誠愛之重之欲亂齊承守與國無極也臣伏以為以堯舜之父猶不能無朱均之子倘令童孩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國家逢其敗正欲絕之則子文之理猶在苟欲留之則樂廣之惡

已辭其害於見存之百姓必且割恩於已亡之
一臣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可備官使然後隨器授任
免於尤累庶幾保其福祿以全大恩昔光武不任功
臣以吏事而終全其世良得其術也無忌等將之國
怏怏不肯行辭不獲乃訟為怨言以激上意曰臣等
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於遷徙
何異乎上嗟嘆曰割地酬功古今通義意欲公等棄
葉輔朕子孫與同休也而公等薄之朕豈強公等以
茅土耶事遂寢不行已定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曰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親王世嗣王府各置官屬皇太子諸子封郡王親王
諸子若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次者國公
次郡公又次縣公縣侯縣伯縣子縣男凡九等無官
上加實封者則食其地以租調給會皇子外任都督
刺史者多不治侍中褚遂良曰昔兩漢以郡國參治
故雜用周制而行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
任刺史刺史民師帥得其人則下安非其八則民病
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之成德
然後遣非晚也漢明章至友愛子弟雖名有國幼者
皆留京訓導之故其時諸王十口人惟二八以惡敗

餘皆餐和染教善為良此前事之效也於是諸王出
督者多召還常居時相王泰頗好學有寵於上或言
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往隋文帝時
大臣皆為諸上所頓辱我稍縱之豈不能折辱公等
耶梁公玄齡等皆謝罪魏徵正色而對曰禮臣子一
也春秋王人雖微序諸侯之上諸侯用乃召入為公
卿不用則守藩若綱紀大壞固無論聖明在上魏王
必無折辱羣臣之理隋文帝諭其諸子卒就夷滅又
足法乎上謝曰微公言朕幾以私愛忘公義尚書珪
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為降乘非禮上頗不謂然魏
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公皆九卿八座為降乘非
宜珪言是也上曰人命難期如萬有一太子脫不幸
必日立諸王公等庸詎知諸王非而主乎對曰自周
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萌塞禍
亂之本此國深戒也上悅從珪奏著今及武后欲篡
唐宗尊武氏唐宗室主多被禍婦太子燕王忠義房
州懼不自聊至衣婦人衣備刺客而竟死蕭淑妃生
許王素節始授雍州牧師事徐齊聃勉自強於學帝
愛之後毋被譖慙死出刺中詔病無入朝素節實不
病乃言忠孝論以自明張柬之持以聞武后滋不悅

已與澤王上金同就逮道中聞遭殺皆哭泣聲澤王
太息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同死子
九人皆死而武后二太子弘賢亦不得其死中宗幽
廢四子亦非命死賢子光順亦誅死蓋武后惡反中
其子孫矣始諸王死皆藁葬神龍中詔諸王公妃主
於垂拱中遇禍者咸訪求復得禮葬陪獻昭二陵
其後玄宗以臨淄王靖大難睿宗即位宋王成器固
讓不為嗣上素反愛及踐阼益親與諸兄弟為長枕
大衾同臥起飲食起居必共之劉廷琦張諤裴虛已
坐和與岐王游徙嶺南上終不疑王左右曰吾兄
弟天親獨趨競者強相附耳上不豫薛王業妃弟章
賓言休咎語悖語聞妃降服待罪王不敢入帝聞遽
召入執手曰吾所有猜于兄弟者天地實咎之為燕
飲盡歡而罷王嘗有疾上憂之一昔容髮為變因假
寐夢神授之方飲而瘳其後羣臣白請諸王循故事
刺外州於是宋王刺岐州申王刺幽州岐王刺濟州
薛王領同州州務獨領大綱事具委州上佐焉自是
皇子幼居禁中既長附苑城作十王宅居之於中禁
置維城庫給月俸雖開府封國置官屬及領藩鎮然
惟獨號名不出閣惟侍讀入授書餘僚佐歲時一通

名而已後又以諸孫寔多於宅外置百孫院處之亦
不聽出閣而宗室子屬疎者頗以選補官及安祿山
反天子幸蜀妃主皇諸孫留京師者數十人皆死焉
當是時相房琯為上言天下分崩非出諸皇子王者
填之不定請令諸王分道為節鎮募士馬自為守得
補署即御史藩垣屏翰磐石之計也於是出賴王瑛
為劔南節度使永王璘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
節度使盛王琦豐王珙各分道即赴鎮安祿山聞之
拊席失聲曰誰為上畫此者吾不得天下矣時天下
承平久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璘創見以謂富
強莫能難遂有擅江表之意而倖佐從吏之以為晉
元以瑯琊王建業承晉統今天下亂惟江淮完富是
天之所以資主也璘子襲成正傷有勇力好兵亦勸
璘取江陵肅宗頗聞之詔璘親上皇于蜀不聽而璘
舟師趨廣陵反江淮震動尋以破滅於是賀蘭進明
祗瑄令諸王分道節制璘為諸王地而置土於沙塞
空虛之地非忠臣瑄以得罪然亦始重固社稷大
慮非果如進明所詆也廣德初吐蕃入京師代宗幸
陝將軍王懷忠劫豐王珙西逃璘遇害令公等機道
拜謁請廢置子儀語未發璘輒曰事在公公以謂何

田中下編 卷之十

四

11.

王忠 原正孝子死追王太子弘 太子賢
 皆禍死○中宗子太子重潤死成禍重祿及死
 聖陵重茂事具上編睿宗子寧王成器申
 王成義岐王範薛王承恩贈皇太子
 唐太宗玄宗子李瑛贈奉天太子廢太子英
 榮王琬脩聲有雅稱贈肅恭太子夏王一天追封
 儀王璣顏王敏讀書好文辭安祿山反領劍南
 濟工八冊以綵席藉步殿之曰此可寢奈何踐之時
 行速不久誚詔司馬請建之以明威嚴笑曰必既為
 真土安用假飾為乎至成都蜀長史崔旰迎拜不
 多禮圓御之鳥所毒罷宮內七覺懷王敏大
 永王璘反誅壽王瑒延王玢豐王珙逆賜死
 環王義王玢信王瑤宋王琯王玢建寧王
 侯於諸越王係為李輔國所殺衛王瑒追
 封彭王倓召王僊興王侑以母良故亂贈
 侯王倓召王僊興王侑以母良故亂贈
 恭懿太子定王侗夭宋王儋○代十了
 王選有儒行贈少靖太子均王遐天睦王述
 册王逾思連韓王迥簡王地益王造
 隋王遜荆王選蜀王遼韶王暹忻王造
 嘉王逸端王遇潘王適恭王通原王造
 雅王逸順二七子憲十子穆敬武各五子史
 子適世亂無慮皆及難自太宗欲倣古封建分功臣
 土而沮唐初英衛子尚襲封至中葉盡廢神龍初制
 功臣段志玄屈突通蕭瑀等二十有五家以先世所
 食實封給之肅宗時天子憂郭李功高兼使相異時
 克兩京平四方念無官以賞也問鄴侯泌對曰古
 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來雖以州郡治民然有
 功則錫茅土傳子孫至周隋唐初未得關東故

唯諾因遺之弓箭獄既具下百官議於宰相滿等前
廷美多遜為詛呪顧望罪大逆當誅詔奪多遜官流
崖州趙白樊德明等斬都市勤廷美歸私第已知開
封府李符言廷美不悔過而望請徙遠郡防他變降
封涪陵縣公徙房州其後諸皇子出閣選僚屬詔百
官舉善良士以克即臺諫慎揀母令巧佞險險者得
侍既銓命之曰諸子生長深宮未嘗學問漸理義資
公等贊輔使日間忠孝之道賜襲衣銀帶馬而遣後
益王元傑累石為假山召僚屬從觀翊善姚坦獨不
觀王問之坦曰見血山故不忍觀耳王驚問故坦曰

方州縣督稅時鞭笞苦民父子兄弟皆血流被體也

四五

假山本民租賦所成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累假山未
成語聞亟毀焉坦輔王嚴左右教王令稱疾以感上
上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姚坦檢束不自
聊故抑鬱疾耳上曰吾遣端士輔王為善乃汝言若
是豈欲使我遂正人耶王年少豈解此此阿輩教之
耳杖乳母召坦慰諭之詔朝會宰相班諸王上相李
昉宋琪謝不暇堂上曰宰相之任總百揆與羣臣體
絕藩邸之設奉朝請而已朕諸子尚幼朕欲其知謙
損之道非專為公等也毋為辭天聖中皇子初封國

公已准許王王止其身不世子孫以次授武階自節
度觀察防禦使至衛有率差仁宗念皇族散處不洽
親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址作睦親宅處之又以諸王
子孫眾聚居無教易縱亂置大宗正司使宗室允讓
領之司訓導糾過失而富鄭公弼為上言祖宗後均
未有爵土之封非所以列枝重幹示天下磐石宗也
願擇宗室中賢者疏國土封之內藩屏王室外咸示
四夷上本內恕已又自念享國久中鮮兄弟下未有
皇子而藝祖太宗子為王者皆物故且盡於是擇宗
室中行尊齒宿者次第王之而秦王廷美燕王德昭
岐王德芳嗣孫畢得封同時封王公者九十人及英
宗嗣統濮安懿王二十有七子得封者七人熙寧初
上顧念國家本創業啓統自藝祖顧報稱闕然乃詔
中書方太祖諸孫名籍以近屬尊尊者一人授王封
奉太祖祀世勿絕同知禮院劉放言禮諸侯不得祖
天子太祖傳天下於太宗列聖體皆統承太祖不
當別為太祖置後奉祠惟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
爵奉二王祠宗廟薦饗世在位侍祠庶一衷於祖上
用其謀於是詔太祖曾孫從式封安定郡王奉二王
祠歲助獻郊廟世勿絕當是時太祖太宗魏王之子

孫日蕃宗正掌譜牒第服屬之遠近辨親疎列男女婚姻及官爵叙遷于玉牒因著其功罪生死歲月焉而宗學有教郊祀明堂國慶有秩祿頒賜月有廩至是宗室官節度使者九人兩使留後者八人觀察使十五人防禦使四十二人矣然踵舊制不出閣即分王獨空御無足屏翰繁而祿賜彌不給於是相安石議立宗子試法令八選序遷凡祖宗祖免親已受命者得推恩附鎖廳試袒免外親得附國子監試十取五年四十累與不第者疏名聞錄用而它恩數以差入畢減矣是時宗子以恩數減伺安石入朝遮道擁馬皆訴言均宗室子願相公觀祖宗固無奪恩安石大盛曰即如祖宗功德至服盡亦須視況賢等乎宗室子語塞而罷元豐中吾王頤端王顥當出閣天子以太后老不忍聽留中元祐初官仁稱制以二王地親近俾出閣於是上親詣閣行視二王邸命王諸子官下制言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聽二叔出於外憲武王睦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從二王請出就邸得札子懷其子之心二聖不同同歸于道皆可為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念潛然出涕昔漢明帝送列侯印十九

枚遣東平王諸子五歲而上悉佩之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皆頤然有成人之風朕其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切其為善之樂哲宗崩無嗣議所立相章惇意屬蔡王似蔡王似者神宗第十三子也及徽宗定立王府中以語言指斥逮于理似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親親之隙不可開開則情歸其迹不可顯顯則事異方章惇持異議時蔡王年幼少無可嫌之心陛下聖德包容而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其盛德也今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詰責至親骨肉之間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願密詔有司諸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幸甚一有浸淫旁及蔡王陛下何以見和考於太廟乎疏入出知淮陽軍然頗思其言事不竟而罷當是時宗室踵唐制不出閣而聚京師景祐中作睦親宅洽燕饗崇寧中從相京言置敦宗院推濮王以下子孫為近屬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除皆降為同姓聽出居自便靖康之難太宗之子昔居院者畢北遷惟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完顏亮南侵宗室在北者畢殲無自脫者而不出閣之禍極是矣初燕懿王不得立而死安定王始封又以秦王德芳子嗣後乃並紹以近屬年高者克

之然多瘝老至不任拜跪紹興初詔有司紹安定王
封上合封者姓名而燕秦二上兢爭襲禮官王居正
言燕王親太祖長子後當世議遂定而孝宗以康惠
後育官中得嗣統傳光寧再世復絕取宗室子詢育
宮中早世又鞠濟王竑不得立而理宗以燕懿王後
亦竟有天位孝宗時詔宗子不論服屬遠近人多寡
但嘗獲文冊兩次者直赴廷試入仕者至踴躍千人
乾道六年臣僚言神宗朝始立教養選舉宗子之法
鎖院則與京秩末科則許升甲所以寵異同姓令不
與寒賤等也此年雋異者多或冠多士或登詞科幾

與寒士埒而入仕寔繁當未知所裁非所以示至公
也於是禮部請鎖院登第者如舊於元官上轉行一
官自餘止依元資改授他皆準舊制大都宋家法過
前代諸王子咸兢兢少過雖其賢科發迹奮自王卿
輔有之而進退輕重於異姓不異即趙忠定汝愚有
社稷大功旋就擯逐亦已削矣蓋是時天子大臣慮
不顧其後宗子無得分封強支幹自輔者迄航海而
文陸二相乃始議分二王於閩廣嶠嶠以圖存下已
晚乎則知庸親分土藩垣屏藩磐石維屬固王者所
為公天下保世之具也

太祖四子滕王德秀燕懿王
德昭王德林秦康王德芳

德秀德林皆早世而燕懿王五十惟吉惟和最賢太
祖前惟吉六歲封善文王又草諫飛白為太宗所愛
始勉進體術稍長善屬文又草諫飛白為太宗所愛
命日侍中食與宗時授使相上草諫飛白為太宗所愛
艾覺上廢朝五日中書令追封南郡侯懿王世
孫世準內知外嚴整無侈今追封南郡侯懿王世
學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有恩御史吳申以學行薦
有缺不即赴神宗褒興之召對為上言宗室以行
不復事幹擇宗室欲以爲宗正固辭進一官以行
列著令紹興後有嗣秀王伯圭賢伯圭孝宗母兄也
知台明州命宗室子入學昭矩伯圭孝宗母兄也
前伯圭主日方海濱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國實其地從之海濱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獲私鑄錢者不忍真諸法勸誘後以無犯孝宗立拜
少傅伯圭性謙居上上不以前不以近為自居行家人
神執臣節愈恭一日上議潛龍時事以爲難伯圭曰
臣先矣不後能記德昭再二終不言上嘗欲置伯圭
並湖為復間命伯圭材竟固辭而止光宗即位伯圭
已遷太師保封嗣秀王寧宗時詔贊拜不名伯圭與主殿
元發輕財好施有故相子持父所服帶求所錢宗悌
惻然曰宰相子至是乎帶而予之段所報許取其
藏鏤事覺隱之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楚王孫宗保
爲後宗保性仁恕於庄嘗書忍字以爲戒初伯圭中
終身不自言子仲鞠亦以孝能詩子允謙謙安懿王
也資渾厚外莊內寬知太宗正寺教宗人有法而王
繼大統爲英宗元徽恭靖王元份 越王元洪 順王
王元僊 荆王元徽 徽恭靖王元份 越王元洪 順王
帝鍾愛不欲令出官期以年二十始出官中稱二十
八太保即上語及行爲呼也少成聖不可犯下崇
禪名聞外夷呼爲八大王遠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
向在王事母王德妃者母不疾躬侍樂勤王至憂念
不食明肅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以太上所深忌沈
吟不決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以佐費嘗問郭善
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爲乎及有
疾上親至卧內視之屏人許所對多忠言父薨

王謚恭肅比葬上三昭其器有河以年歲不利財用
方屈請緩土安期仲淹曰此王太宗愛子先帝喪
第後被議賴仁聖保全皆於送葬顧各惜費乎詔出
內帑金佐王寔馬○真宗六子仁宗三子多子世不
顯英四子皆宣仁皇后出而吳王顯端獻王顯賢
○神宗十四子八王早世餘子少○仁宗三子皆從
北府景王杞侍上青城建步不達左右不不解帶食
不肉及北遷鬚髮盡白而信王榛得亡匿南足境中
語其帝凡中○欽宗皇太子諱與第訓俱此而高宗
兩元勳太子粲○孝宗皇太子諱昀賢後早世從
禮官議服期以日易月百官服衰服壹日而除東官
臣僚服衰三月而除七日而除莊文薨同第第禮次
當立上以恭王淳熙立之封愷號王妻封韓魏而
國夫人示優禮出御寧國縣命其執事王妻封韓魏而
其心王登車即承先志曰望相公保全全郡究心
民事築圩田上手詔嘉勞從判明州縣厚邑田租以
贍學勤課農功得兩岐奏以獻奉麓上法然曰仁而
為越次建儲者知此子福氣薄故耳寧宗之世取宗
室子養中曰景獻太子詢早我
世已鞠濟王城不得立具紀中我

御東下編 卷之十

五一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三年 詔封 皇子十人為王

大約儀衛規制下

天子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金冊金寶 親王之子
封 郡王祿歲二千石塗金冊銀印俱嫡長襲 郡
王諸子為鎮國將軍從一 祿千石孫為輔國將軍從二
祿八百石曾孫為奉國將軍從三祿六百石代而降皆
鎮國中尉從輔國中尉從五奉國中尉從六即屬籍最疎
遠者皆得封奉國中尉祿二百石無無封若祿者然
親王郡王祿給多寡出一時權制無常數封 皇女
公主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各有郡主縣主郡君

六縣君之號 王儀賓中奉大夫從二品郡王諸冊封
及宮室婚姻喪葬諸鉅費咸仰給於 縣官當是

天子都金陵去塞垣遠且萬里近者數千里虜出沒塞
下難制於是酌周漢啓諸王之封亘匝於山陬

文皇帝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壁漁陽盧
龍出喜峰包大寧控懷寒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
東並海被朝鮮開原許通市東北夷為燕王北平西
接古北曰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
為代王汾鴈門而南表裏山河太原其都邑也為晉
王逾河而西歷延慶章靈又逾河保寧夏倚賀蘭為

史記下編 卷之十一

五二

固為慶王兼殺隴之險理周秦都圻牧圻之地直走
金城焉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局嘉
峪護西域焉肅王九王者皆近塞皆備邊皆傳以元
侯擁以宿將皆專制其國中兵車城郭崇重擬
八子而周楚齊譚魯蜀諸王並列內郡各專國擅兵蓋
草昧利於建侯拔蕩維於宗子亦其勢也訓導葉最
升上書言分封太侈他日裁之則變生有七國之憂
任之則不掉有尾大之患引漢晉之事為觀鏡
上怒繫治死獄中先是吳元年

上念七子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履繩膝凡出城馬行

十七步十三洪武二年設王相府已又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六年春賜諸王昭鑑錄又賜祖訓令書宮殿中八年初定諸王而下及宗人祿米他錦綉段給茶鹽布粟歲賜之數有差諸子年十五已上賜田六十頃爲永業除其租是年定王邸殿門名上召中書省臣言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尊而侈必至厲民堯禹茅茨卑宮秦晉阿房西苑其興亡可鑑矣諸子甫冠去朕左右獨奈何以靡麗蕩厥心乎自今諸王官府毋飾彩十年以江浙財賦所從出不以封徙吳王王周國開封秦晉燕王

將之國

上令詣鳳陽謁辭皇陵令行觀

祖宗肇基之地知王業艱難又命皇太子率三

王祭開國功臣然後行十九年冬詔王國慶賀惟

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毋得趨府賀有事遣人啓

母遣將二十六年賜諸王永鑒錄更定宗人封爵

冊寶之制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且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室有犯宗人府即訊

量罪降爵等重者奪爵庶人不即刑改祖訓名

皇明祖訓名諸王至京師賜之王子孫各製二十字

命名詩登玉牒以需三十年勅遼寧諸王拽邊場禁牧毋得侵民田魯王以餌金石藥發疾薨禮官請諡上曰父子天性然諡法公我也朕不得以私廢公王輕餌金石藥自斃可諡曰荒靖江王守謙者上長兄南昌王孫也父文正少孤依上居撫愛之從渡江有功以大都督督軍守南昌陳友諒悉力攻之堅不拔已驕僭有怨言被譴讓而懼謀叛歸張士誠事覺上大驚曰噫此子不才至於此非吾自行不可矣趣駕即日幸南昌文正倉卒失措出走謁

上泣曰汝何遽忍爲此載與歸羣臣劾請伏法

上曰吾兄惟此一兒吾不忍也放桐城而死召其子

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我訓忘艱難貽我憂我

故放之我育汝汝長且封汝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

汝勉之洪武三年賜今名封靖江王國桂林未幾

以淫虐廢爲庶人田鳳陽七年復王國雲南益基

上召捷而錮之卒于贊儀尚幼命爲靖江世子留京

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

上遣省秦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陳諸王先自

楚入蜀歷陝出河南上山西抵宣太北平東至燕禁

大寧遠從山東還擇文武忠厚者以從贊儀年幼欲令知親親之義尚睦恩日今涉山川險易習勞也蓋曲至如此

成祖起北平入靖難 天子孫出周王橐駝王棖于

詔獄復爵土而齊王顧驕 賜諭戒不從來朝又

面諭曰毋忘患難時樽益自疑蓄亡命義刺客僭恣為呪詛後入 朝臺臣露章請劾治樽厲聲曰奸臣喋

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當盡斫此輩

上大怒削護衛及長史官留 京師已廢勿王居廬州

羣臣請罪其教授葉垣等

通史下編 國卷之十

五五

上曰齊王諱戾習與性成朕與王至親出之罔固寵以

祿爵誠心溫辭開譬之然且不悛也教授輩當如王

何况垣等先自歸可勿論谷王棖以金川門迎 駕

功寵養特厚封長沙之國驕恣亡命習兵造船為

不軌長史廬廷綱諫不聽磔之都督張興懼禍及密

上變告 卻不聽與過南京啓 皇太子曰王不軌

有端臣冒死聞

上上顧不信臣必死願 殿下垂聽臣他日臣家族

請無從坐滅獨臣死不恨棖以蜀王賢為衆心所歸

為隱語致王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事桓文時不可

言德蒼事風誘之王責諭不聽會蜀王于悅燁負罪亡之棖棖納之因詭衆曰往我年開金川門嘗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所我舉事為建文君復辟蜀王上變告

上太息曰我待棖厚念不宜有此蜀王忠孝又不宜欺

我昔張興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微棖至即訊

其目伏於是成國公勇都御史觀及諸大臣露章言

周辟管蔡漢戮安長豈其不懷不得已也願

陛下以大義故裁棖勅天憲

上曰棖朕弟朕不忍其今諸王博議上楚王棖等各議

通史下編 國卷之十

六五

言棖違

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逆不道罪無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固當然朕不忍也朕寧生棖廢勿王

為庶人棖闔戶自焚死興得無坐既而代岷王皆罪

廢於是 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者遵 祖訓啓王

餘有司軍馬錢穀刑名諸務不許槩啓王王府事馳

奏不待報輒行者罪之秦王志均請選良家子入宮

許擇護衛女入令酬直毋抑勒周王橐駝請立

太祖廟得祠祀國中

上書諭之言禮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獨當祖始封之

君平陽王者晉世子美主也晉王濟燭以出濟燭
失王濟燭顧得王後事稍白詔封晉世子美主為
陽王奉父居平陽而濟燭乃大慙又侵奪平陽王國
仁宗賜濟燭書言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嘆
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吾同此心田薄物其讓平陽王
又書諭平陽王言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一
氣汝事叔益恭朕又當憐汝而濟燭愈大悖蜀王子
悅燭謀奪嫡數構誣蜀世子

上怒抵其奏于地曰嫡庶大倫干分犯親獨不畏鬼神
乎謂侍臣曰悅燭虧忠孝懷惡逆使歸蜀終亂其國

徙武岡州又徙澧州而蜀寧漢庶人高煦者

成祖皇帝次子也季為趙王高燧永樂初庶人與靖難
功已與趙王並封國雲南怏怏不肯行曰我何罪斥
我萬里外改青州又怏怏曰我何罪置我於上留

京請天策衛符之輒喜曰唐太宗始嘗為天策上將
吾何渠不秦王若乎已日夕與季比而譖 東宮宮
僚多得罪談死者數人矣而庶人所為益暴悍

成祖在北京問隆平侯信頗聞之南還問尚書義義固
謝不知問學士士奇士奇曰固然漢王之心路人皆
知之惟陛下早計善處父子兄弟間全天恩

上為默然居數日復得高煦所為不軌事甚具乃大怒
召詰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巨行誅 皇太子伏地頓
首涕泣請乃削兩護衛徙封樂安州勒即日行

顧 東宮及 太孫曰樂安近即朝變可夕擒也久之
上以疾不視朝 皇太子希得見而宦官黃儼江保附
趙王常陰為王地時時造浮言謂

上意未嘗不時時在趙王也於是常山中誹衛指揮孟
賢等託天象非久當易主遂與羽林衛指揮陳旭鎮
撫陳觀興州衛老軍高正等謀為逆廢 皇太子而
立王事覺

上御右順門召 皇太子及文武大臣 廷鞠之得正

所偽撰遺詔 大震怒召趙王詰責 皇太子力營
救曰大內辨深此獨外諸邪妄人所為高燧在內安
得知乃獨誅賢等大懼自戢

仁宗即位遇二王加恩及 大漸召尚書原吉大學士
士奇等受 顧命而

章皇帝時以 太子監國南京驛召未得至原吉等
以樂安迫 都圻以為憂乃秘不發喪獨遣使迎

皇太子趣駕入 皇太子至良鄉乃發從群臣出郊迎
皇后留原吉佐襄王守 大內既 即位 賜二王視

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輒許顧愈自疑因遂反立五軍都督府擢封拜刻日取濟南犯京師遣校校清潛詣英國公輔結約為內應輔暮夜得書立繫青持以聞時

上倚尚書原吉厚時召密咨於是庶人訟言

仁宗違洪武舊制助文臣誥勅贈而元吉等為佞奸亂政明清君側索誅之

上得輔所上書夜召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敢入上召之入乃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親藩變亂罪

萬死

上曰卿何言彼實覲大位獨借卿為兵端朕休戚當與卿同之於是屏左右分坐密議學士然苦勸

上親征

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漢王勇為諸將所憚服日

上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而泣此何以待敵乎且兵貴神速今卷甲亟趨震發電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禁言是宜聽

上曰善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將自效

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不行不足以震疊萬民決矣又明日乙丑大索樂安奸謀敕指揮謙同平江

淮安令毋南敕指揮熱守居庸毋令北入胡敕

法司盡弛軍旗諸刑徒從征戊辰部分公列侯守

皇城京城已已命襄鄭二王居守少師義少傅士奇

少保原吉學士榮等從辛未五軍發京師發西

過楊村

上馬上顧從臣言公等式度王今為計當安出或曰樂

安城小彼必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中繼南都必行

據南都

上曰不然濟南近然未易攻況聞大軍至何假攻南都

遠護衛家咸在樂安又何得遽南也漢王外誇詐然

中情怯耳往臨事每不能自裁今獨輕朕年少新立

衆心易搖故敢反又冀別將來得誘幸成事聞朕來

瞻落矣殆至即禽哉初庶人聞陽武侯祿將攘臂專

曰易與也聞親征乃大懼急為備

上馳書諭庶人曰張敖失國本之貴高淮南受誅成於

伍故今六師壓境王誠擒倡謀者自歸朕而王除過

恩禮如故不然一戰成擒或同謀者執王為奇貨以

來悔無及矣時

上英神暢武令下壯肅我師氣益振庚辰侯祿言前鋒

至樂安漢王約明日決戰

上令大軍蓐食即刻行文武大臣請慎重懼林莽間有伏兵毋百里趨利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已抵城下而營彼烏合洵洵何暇伏譬阱中虎即爪牙安於脫前軍失事者氣折矣遂行夜分至陽信陽信吏民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昧爽蹕樂安城并壁四門諸將請進攻不許再勅庶人自歸不答是夜盡焚兵器及所與通謀逆者書明日就執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許命庶人爲書召諸子令同歸京師今侯祿尚書本鎮樂安改州名武定州乃班師諸同謀及約爲

內應者皆殛死不喻旬而罪人斷得四海晏然本營原吉贊親征之力也六師至單橋尚書山來迎駕請曰趙王與漢庶人爲逆之日久矣今乘勝宜移師指彰德則朝廷安不然終爲異日憂

上召義及榮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畫榮請先遣勅詰王與高煦連謀狀懾之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命學士士可草勅士可不可榮厲聲曰汝欲沮國大事乎事今沮倘異日有變當誰任其責者士可曰事須有賞天地鬼神寧可欺乎且勅旨何辭榮曰令錦衣衛責狀云與漢連謀立具矣何患無辭士可曰錦

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義及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

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獨嚴爲之防柰何輕用兵獨不念皇祖在天之靈乎時楊溥與士奇意合曰公言是吾二人請賜對質言之榮先入士奇溥繼至不得入惟義以士奇言白

上默然久之士奇不得召然乃遂不復言移兵事矣比至京言臣交章劾趙事不已請削爵土而高煦亦自言與趙通

上反復思士奇言善之召問曰今言者論趙事益多則何如頓首而對曰今宗室惟趙王最親今反形未露當保全

上曰然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吾今惟一叔吾柰何忍之吾欲封羣臣章及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公卿中一人賞示之使自處何如士奇曰其善獨乞於皇親中選一人偕行尤善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人更得重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遣容觀齋書行時趙王聞漢事窘甚日夜候動

息脫事急即自裁及容等至乃大喜曰吾生矣即上書謝罪請還三護衛及儀衛司

上復與儀衛司而定已召士奇勞之曰卿之力也是年漢庶人及諸子皆死逍遙城趙悼王亦非久薨而晉王濟熿與漢通有狀屏鳳陽於是言者稍稍更法制為峻防雖親王儀體崇極不異而權重愈益輕矣方靖難時

成祖挾寧王權至自大寧與俱南及事定徙封雲南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至是奏討南昌附郭灌城鄉田俾子孫得耕種自給

通史下編 國卷之十

七二

上與權書曰承諭欲得灌城鄉田朕不惜戶部言灌城鄉田千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此鄉民所仰賴以足衣食者也庶子郡王自有歲祿若從叔祖言百姓失業必怨怨必歸朝廷故不能因從其後以更定宗室將軍祿視其品優上書謂親親不當分品級高皇帝朝賀祭廟將軍與諸王同班又靖江世子兄弟將軍但羣臣相見往輒行君臣禮今不宜變臣不避斧鉞望赦免

上復書曰承諭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忿切之情溢於言表披閱駭愕將軍中尉有品乃

祖訓祿視品乃遵祖訓豈謂過乎將軍與諸王同班

考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

羣臣於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何天下紛紛多君也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於是覽畢以示公侯伯五府六部文武大臣咸謂叔祖意非在此蓋託此為之名不然何宣德元年事而至今乃憤發也予已距羣臣言不聽或復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天下之言皆將不已是時或欲令親親之義不能矣權奉書懼而自戕後終身無絀罔得諡為獻亦有懲也當是時韓王冲煇請徙江府不許請廣裕第請并建襄陵樂平二邸許之慶王梅言寧夏卑濕水泉惡乞假居章州不許請歲一至章州度夏如

文皇帝時許之已有告王閔兵造戎器購天文書者

上書諭王言小人誣叔祖已寘法勿疑肅王請加祿

上曰洪武永樂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者

以地遠念朝廷轉輸難誠體國也

仁考即位業已加五百石矣朕不得違焉正統中遼王

府臣請加祿

上曰遼簡王嘗得罪

太祖 太祖原之削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王嗣封

仁宗命加祿祿倍於先王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 朝廷親親恩厚矣王於庶母

諸弟寡恩府臣不聞有匡正而為王請加祿何從諫

也不許周王仕澤以大同地瘠乞移封不許已 勅

諸王非時令 萬壽節毋輒集有司宴為著令是時

國難初靖

文皇帝上賓

高祖諸子土尚襲 國初時事故翕張予奪煩 廟謨

臣縱類如此

睿皇帝比狩時 建文帝三王皆不終其沒也又無

所加禮非天意召變災數以語指揮袁彬太息之饒

復好意曠然於建庶人之因建庶人者

建文帝少子文圭也幽中都廣安宮

上一日召閣學士賢語之故且曰朕念親親恩不忍也

賢頓首贊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之心也願即裁幸左

右有阻之者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入白

皇太后令建庶人出居鳳陽歲終新米聽婚娶出入自

便與闈者二十八女婢十餘人給使令遣大奄牛五

入諭 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庶人入禁時纔二

歲至是年五十有七矣出不識牛馬無何卒方

上比狩時裏王瞻塔上書慰

皇太后請命 廊王輔 皇太子皆攝發府庫財莫

敢士圖 迎復有 社稷大慮

上後辟石亨等誣尚書謙都御史文通大闢盜金符迎

立王世子而謙等冤死王疑懼不自安已

上得王所上書于宮中大善之 手書召王朝蓋是時

諸侯王禁毋得 朝謁久矣王入見被 親禮隆特

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槩以詆誣下獄王

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言王兼使寬且言

王廉使清勁鋤豪強附柔善恩威兼著幸為百姓奉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 幸裁察

上立命雪槩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何欲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為蒼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 召再朝 御製峴山漢水

賦襄陽四景詩賜馬薨謚曰憲

上性至仁厚而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鎮撫司覆臨川王與尼奸皆非實大感嘆謂輔臣曰宗室中豈願有此穢行初咸謂實然今皆詆誣非所以重朝廷敦親親恩也已曠然沛恩釋建庶人之囚一時宗室多所洪潤而國家祚運元氣畢此賴矣成化中宗室益繁奉旨定賜石者支米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千石者支米五百石石折銀捌錢餘折鈔著令已施減王府營繕喪葬諸國費弘治中

仁壽皇太后春秋高念崇王少憐愛之思一見敕內官取入朝而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千間三王之國郡縣

供億費浩繁軍民皆困而崇王援來滋勞費不任又地方水溢恐舟車有他虞親王來朝洪熙宣德間已鮮舉行宜勿召章再上竟寢於是諸侯王防衛瑣悉亦少追休矣當是時汝王之國以婚故乞預支食鹽十年年三百引

上曰王婚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德王請業南旺湖以漕渠故不許徹王乞附所居鈞州為府治而以旁近州縣聽府轄晉王請為世子別設典膳尚書恕執奏言肅藩荆岷皆封州而鈞獨陞府非便王世子田間安侍膳設典膳非禮也事付殿初制藩王府

內外各設官毗一國之政而遴選才識老成人以充後王自恣不忌顧輔導官不敢有正諫而失德多有於是尚書馬文升言自今各藩諸內官缺以時奏司禮監於內官中擇老成知禮義者素補其處令關司門禁肅清官闈防花生螟蛉之奸而外史紀等官於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令導王以仁孝禮義之事王德有關從容匡諫反覆諫不聽得密切具聞其郡王諸所為不度教授亦以時匡諫反覆諫不聽啓藩王具奏輕則降勅戒切重者遣皇親內臣體勘處置毋宣露於外養親親恩其外事

遣法司官勘實而王有罪罪輔導官其各王府將軍中尉所為不法王郡王自禁治其互相隱蔽聽鎮巡三司糾以聞所選妾媵獨許於府軍校家選用不許抑勒民名數准事例毋濫其樂工縱子女入侍王及將軍若諸人誘王賭博為非者事發謫戍邊逮衛凡為此議者以臣獲備位見宗室所為為朝廷羞切獨憫之欲令自澡拂日著不善也俞旨下著令中丞府丞王欲與通使李陽驥為奸陽驥今欲以王親和參政出之外後以馬例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永樂宣德中楊士奇以富理副選翰林編脩周忱亦自是史累尚書後皆為名臣成化中雷霖以德府長史提山西學布政使兼奏於奉府中

綱亦陞都御史之客王官若王親得與列官一

用俾人知自効無遺才吏部得與列官一

皇祖以賜先臣樸也左右皆受賂助為言

上許之戶尚書梁材執不可曰陝西外控三鎮內給四

王民罷困已極又安所得空地給諸王為乎不聽起

草制大學士廷和覓執不可不得皆引疾

上震怒趣具草益急梁文康儲曰如皆引疾將孰與事

君乃草制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言此土不以畀藩封非各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將饒富而驕奸人因誘

誑為不軌今王祈請懇篤朕念親親故以畀土王得

地務益謹毋收聚外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惑人言

為不軌震我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全親親恩
不可得矣
上覽之大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得朕法入寅鑑
者慶靖王曾孫也襲封安化王奄瑾擅凶毒天下大
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增填畝民苦之寅鑑因憤憤
又以骨相自侈名誅瑾遂賊殺巡撫總兵及東以寧

夏反時游擊將軍仇鉞陷賊中稱病卧不起聞大師

四集而寅鑑以署大將軍錦出抗師副將昂留守來

問疾鉞延入伏蒼頭起格殺之而鑄寅就擒送京

師伏法寅庶人宸濠者獻王權曾孫也國四傳至濠

而好弄喜兵嗜利冒色凌宗室為潰亂正德初請得

瑠瑯在覆宮如制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上疏言事

有可為有不可為亦有可已不可已今江西公私

賸竭人滋山盜賊未息時可已矣而益府宮殿蟻

靈蓋王至移東寢以居此修蓋費夫安可已也淮府

造墳順昌宗仁起第此國例安得已它諸州縣儒

學文廟地不治預備倉穀數少官軍俸糧歲通融節

支亦尚少此又不可已也今寧府完美堅絰金碧燦

煌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尚不用瑠瑯再造之會國

至富也又不用瑠瑯豈其先王亦猶慕采椽茅茨之

風崇質樸以垂憲而然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

姑而遽改之非孝子順孫仁祖考之意也且性習難

靜而易動服用難儉而易奢探之猶懼或放縱之安

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伊始求之身心自有專

務而規規尋常文具求以侈前人之觀殆未之思也

臣數侍王言論多師法古往又誤被禮愛私當願厚

宜莫如王念欲愛王以德完其賢名不欲貢諛順言以虧至孝孟軻氏所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也惟陛下裁幸使王如純璧如完珉毋涉吳王几杖之賜事得緩已濠見諸權幸日肆而

天子方巡遊於邊以爲天下且亂輒懷真非望諸撫按若三司若四方憂傑負時望有氣節者輒禮下之浮相慕爲名高引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名士劉養正與密謀初年賂劉埋得俊故所革三護衛瑾誅復革會天子嬖都督錢寧優人臧賢而陸完故善濠召入爲本兵於是華金寶賢主家分遣諸權要謀復護衛閣學士費宏持不可揚言曰寧主桀獫今獨無護衛誠復之江西無噍類矣完知宏必從中梗不覆奏會廷試進士內閣與部院大臣詣東閣讀卷覆疏上報可下復護衛中田於是濠反謀滋甚養死士效奪江湖間及篡劫郡邑府庫以佐費而浚剝富民財產所株連毒慘當是時江西盜大起而按察副使胡世寧上疏言古治盜惟二策曰勦與撫今恩威倒施事多輟轉賊用無忌行道之人患之而臣竊以爲江西之患不在於此也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涸竭禾粟殫亡民饑莫賑而省城所延燒者萬家基地

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間闕破產莊田所遍村落結寨而三司蒙被鈴束錢穀刑名舉不得自由近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民不安生聚爲大盜官懼隱禍各懷異心臣恐禮樂政令自是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臣豈敢妄有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有識士夫會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撓羣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予以專斷之權諸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與革利弊皆得便宜而妙選循良曲加

休養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仰遵祖訓止治府屬官僚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行法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黎庶如稔惡不悛投獻撥置者法司提問嚴勅鎮撫而下欽奉

文皇帝聖旨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奏准方行庶幾小民有更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矣疏上濠大懼徧賂權倖及大臣必坐世寧毀謗妖言離間罪寘之死時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行抵家矣於是濠遣校挾

上旨掩捕巡按御史潘鵬故附濠盡逮世寧家急索之

而世寧匿所善按察使李承勛所變姓名間道走

京師自歸下詔獄得不死於是從獄中三上書言

江藩橫逆朝野共聞微臣愚天日同監於言官

交赦而諸權奸亦懼後事未可知得減死戍邊自是

濠益放橫無忌顧矣九年清寧宮災群臣請建儲濠

聞多釐金壁主錢寧賂文武大吏欲徵庶人子大哥

者入京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寧得重賂為好

語報濠顧事體重懼未敢廢也會大臣有持不可者

議竟罷而濠日復冀之成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及內

官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滅儀家殺典仗而下數

百人為逆謀益急風諸生頌已昏孝要撫巡保寧

上意時江彬新寵盛濠未知賂也而太監張忠與錢寧

隙欲倚彬以傾寧會

上得撫巡保王奏顧不憚驚曰保官官陞保寧王賢孝

欲何為乎患因激

上曰上不言則奴何敢言奏內稱王孝譏

上位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

上位不朝也因盡發錢寧藏賢與王交通狀時寧府

名奏事往來覘京師如織主寧家

名奏事往來覘京師如織主寧家

上怒命校大索中外於是監察御史蕭淮露章言竊見

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虐

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積有歲年長蓄不已禍

且大宜勅錦衣衛官逮黨與至京根治鎮守太

監畢真首保王賢行及諸阿附者宜罷斥左布政鄭

岳副使胡世寧守正蒙害宜起用已給事中徐之鸞

御史沈納等連章上於是閣學士楊廷和調旨言

朝廷處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何自輒保王賢孝蕭淮

等所言關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治其遺駙馬

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宣諭王革護衛或問廷和遣

駙馬者何廷和曰官德中有疑於趙命駙馬袁宏往

而解今此意也事實中機竅而濠故所遣偵卒驟見

逐捕不敢留采聽風聞莫得其要領獨聞遣宣諭都

御史駙馬實來乃亟走報濠則大驚以為詔使來

必用蔡震擒荆王故事固不謂如趙事已也弘治中

見瀟坐不法命太監敬駙馬都尉震御史珊召之至

廢勿王為庶人且舊制抄官眷例遣國親臣明日

遂賊都御史燧副使達發兵反巡督南諸都御史王

守仁奉旨詣福建處叛軍至豐城聞變乃跳身還

吉安時閩省方面官皆陷賊無一人任難者乃與吉

安府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檄召列郡民兵具疏
告變集吉郡諸養病省親有才望諸臣共計畫收人
望留後命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紀功方閱變守仁念
濠發卒倉恐兩畿無備為濠舉也立遣諜四出投檄
言朝廷調京邊官軍發各省狼達土兵分道會
南昌以襲賊而與浮相唯諾令不疑召其偽軍師劉
養正家以故意厚撫之又宣言兵不足用獨集軍不
出師於是濠聞諸道兵且大至喘不敢動又喜守仁
期望為前卻也不趣師已四探候者月餘知無兵而
莫測其要領乃發兵徇南康下九江遂順流而東攻
安慶而守仁所檄召列郡兵乃大集於是乃傳檄暴
濠罪誓師致討遣偏師襲新舊廠破濠所伏兵撼城
中因遂拔南昌濠宮眷縱火自焚守仁至乃撫居民
釋脇從封府庫收印章而人心大安當是時宸濠方
攻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指揮省文
集誓死守偽太師士實等勸濠去安慶直前趨南京
否則徑出斬黃趨京師毋煩師坐城下自困濠肯
鼠不能決顧督眾運土石填壕責肉薄以攻不能克
以僉事潘鵬者安慶人令持書往城下趣降銳執鵬
父手刃之擲城下曰降者視此鵬慟哭退而賊氣大

沮會聞南昌急遂解安慶圍西還守仁督銳師進
黃石磯三戰大破之遂得湯當是時濠聚兵歛財者
數歲交權倖為中應而天下訾然所將者卒獨譏
藉推劫無賴未嘗經大敵江西雖分封地得自擅又
怨結于百姓莫為使及驟攻安慶莫能下固困而守
仁乘虛搗其巢覆之士內搖無固心而知府伍文定
戰疾力立砲石間火燎鬚不退不旬月而大慙克擒
東南底定固天祚宗社亦由制王郡王獨食租衣
祿不專兵之效也其後內倖張忠許泰等欲奪守仁
乃反討之及公論難掩又曰濠金帛俸王守仁伍
希儒謝源滿載以去功遂不白而伍希儒謝源以考
察落籍嘉靖初兵部職方司主事霍瑄上疏曰濠
初人海內震驚之林再據四方離析內外人心多
觀望故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儒輩必皆前乘九
族然後肯倡此役故論功固宜首守仁文定而謝源
伍希儒亦皆心此義共獎忠勤者也江彬張忠妬
其功於前隨征紀功給事御史董奸劾謝源和其餘
以守仁名望素不能容而謝源伍希儒獨當其
事時有進表參議張忠等二負其意蓋謂事成不過陞
官不成即且滅族故也後見希儒源被黜然告人
曰予當時幸不預事乃有今日若在其不知置我
於何地矣夫禍愛忽生人皆解體使忘家倡義者不
以功反以為罪後有變人皆解體使忘家倡義者不
誰肯越職分以效忠乎天下之事有常變君子應機
有經權變起倉卒鄒夫小人縮手觀望惟奮不顧身
者然後能以智勇而成功愛亂既平腐儒俗吏以
口舌以掩其短此輩所以不得伸氣小人所以多
僥倖也嘗讀歷代國史有書攻某州得某縣幾何月
口幾何者夫曾有書得財寶幾何者乎蓋破城克邑
子女玉帛士卒所趨必爭定兵賊主將乃得中寶金

而封府庫此用兵之常也故凡誓師必曰戮力克敵
勇之効預中取虜貨財之禁乎當時者城初復後敵
在外正稍寬約來鼓譟氣之時也圖大計者不可
小可乎使水潦不流誠賊橫有比天下府庫不知
何如賊人金帛尚得計量其多寡乎就使二臣果有
載金貨之實猶當以大義勿恤小報焉忠勤後
日之功況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所鼓譟祝嘏章綸
之所附和曾足而信之手御史黎龍言江西之
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信之可謂利而盡矣

世宗皇帝起宗藩嗣 大統加意於展親

登極 南郊 國慶諸 詔下慮無不以隆老表賢

篤恩恤隱為大德而諸憂深慮遠之臣語藩封亦莫
不思為 國家盡可繼之制遂

天子親親之恩便不至於窮然是時 明興百六十有

餘歲矣陝西河南湖廣積祿米數十百萬石有司不

能給宗人告饑譁有司有司杜門或乃踰垣走脫去

河南宗人告饑將軍安酒等五百人譁推行臺門凌

撫臣安酒坐革爵韓府告饑宗室旭梔百五十人譁

總制尚書 詔榜諭戢雖 優詔屢下必賦宗人祿

而有司以匱乏故卒莫之能應也於是東陽王祐楹

上書言願准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若力田自活免

飢寒不敢煩歲祿而禮部格不行登極初 詔臣等

照舊制歲一舉行各處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請名
請封選婚者本府即與餘劾 奏請其年七十以上
者有司備米十石絹十匹綿十斤特存問 優先之

意欲得宗室子弟不得者皆不許 皇儲主
詔各王親屬宗室子弟不得者皆不許 皇儲主
處置親視朝廷致辱國姓以致困苦無辜有司
請到即處親視朝廷致辱國姓以致困苦無辜有司
者撫按官即便行該府長史限三月以稟保送部
請風陽高牆廢人或因久祖數十年前有罪送部
孫至今淹禁或夫男已故遺下妻妾人等未放回者
法司備節年遷發情事輕重奏請定奪先走人
罪細中都高牆先令入高牆者比數十人嘉靖四年
釋二百九十八人十二年釋門三人十二年釋二十八
人十八年釋四十九人傳 當是時霍文敏韜因天樂
還原邸給薪米自便焉 極疏廣

上德其畧曰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 親藩祿制有差固欲子孫

世世共太平之樂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廣祿糧不給

史記下編 卷之十

而上猶享受厚祿將軍而下告奏不得祿者屢
屢至矣有晨朝進食僅一麪餅腹不充饑者矣有假

息蓬窩無屋宇以棲者矣有不幸物故無棺斂者矣

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凡人之為父祖者未有

不顧念其子孫者矣况

太祖皇帝開太平基業合宇宙萬物皆得其所獨不顧

念子孫而忍使之失所乎藩邦不安則

太祖之心不安 太祖之心不安

聖神陟降在

帝左右感變召災亦其必然者也藩郡有司有以抗宗

室得剛直之舉者矣未有以宗室失所之狀 上聞者也積弊已甚區處為難自非

聖明獨斷於上則宗室之困日甚生民供億日難事執有愈不可為者臣伏考洪武二十一年四月王就封其時開封一郡惟周王一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山西巡撫都御史王德明奏題積欠王府糧至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石有奇舉一省而陝西河南湖廣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而宗室子孫日益繁衍祿糧何從而可給也嘗考 大明會典一款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轉調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人出仕也宣德初漢庶人反當時大臣倡為疎忌宗室之說廢出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不得隨職受祿而仰食有司是故昔以 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糧何由而給乎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之有嫌也自漢庶人反當時大臣倡為疎忌宗室之說九連姻王府之家昆弟宗族不得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

凡有婚配必求長史代啓 奏聞非有賄幣即從沉壓若自婚配禮官又從而參曰擅自婚配非削職祿則革祿米矣諸有冤抑不能赴訴必求長史代啓 奏聞非納賄幣亦從沉壓若徑赴訴禮官又從而參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矣冊封不時封請資食不時給衆口嗷嗷待食有司困亦甚矣惟

陛下特用 御札令大臣熟議其便繼用 御札行天下宗藩俾具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增幾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糧幾何今增幾何更數十年何圖以善其後一一計議國惟盡善以大厭宗藩之心必宗藩

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惡氣息而災變從弭也會戶部奏代襄陵等府乏祿給上命發太倉及河東運司鹽銀數萬兩補支給事中秦鰲言太倉銀若鹽銀者固 上供及解邊所需用也一旦捐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端之不可啓而終之不可繼耶獨以邇來宗室之困已極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矣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矣而地方之困日甚山西因祿米不足糾索商人引及矣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 仁壽宮木料矣至於陝西以累年之饑饉加三邊之師旅存留既多祿

難供則以太倉運司之積補其不足也亦豈其得已而然哉臣愚以為挹虛注盈一時計而可矣非更化善治可終為萬世法程者也夫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就下不可止也宗室生年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即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孕育甚至下賤娼妓花螟蛉房第微暖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也今何南以早曠請則周崇等府不免匱乏矣山西平

陽又連以被重災請則交城等府不免匱乏矣太倉

九

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則是豈忍不汲汲為之處哉先是制親王王以序請繼太子止封鎮國將軍宗室所生十二日後奏報五歲請名十五歲請封選婚正德中禮部始請嚴化生之禁不許請名選入二府聽生理由便花生者乃樂女并不長之婦所生而生則花生者所生子孫也嘉靖中禮部參准郡王年三十無子者方許具奏娶足四妾將軍中尉年三十無子者方許具奏中尉二妾三十二年嗣慶王肅慎為父台浚乞復爵賜祭葬謚禮尚書歐陽德復奏言竊照台浚先饋與緡銀幣助為逆繼欲謀殺撫鎮成其私已復溺愛少子賤其嫡自非朝廷體念宗室律令昭然妻子且不

免於緣坐矣今已病故自宜循革爵庶人之例撥地安葬豈宜輕率陳奏但念慶王業已蒙恩得襲祖爵而台浚止稱庶人諸銘旌題主入廟俱為不便子為父乞急不擇詞則不得已之情似可矜察如蒙皇上念慶王襲封伊始雅意為善姑用父以子貴恩典追贈台浚以伸其情仍申敕加勉若善名靡終父愆罔蓋則國法可畏天寵無常仍敕翰林院查謚法與台浚素行相應者奏請為謚則法與恩兩不廢奪矣奏可會諸王府中尉女求封德獲奏言臣伏讀祖訓郡王六世以下有授奉國中尉之文孫祖訓於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其獨畧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封給祿非為執有不能及而恩固亦有不能周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米比曾孫孫女祿僅比六世孫則聖祖深遠之慮可推而知矣况女既有歸則夫家生業足以自贍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為恩固不必強其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祿秩此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增封親

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纔百二十有七位爾而當時本色祿米已不能全給藩府纔六千石秦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中分之無滿萬石者當是時祖宗豫計蚤慮已如此况今天派日衍征租有限今各親郡王將軍中尉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矢其多國初百五十倍後尚未艾而親王本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嘗豫計者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不少升斗猶不足供祿米之半况官吏俸給軍士糧餼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奏欲定限郡王將軍中尉子女之數限外所生止給冠帶口糧台瀚亦郡王也豈獨不欲富而言此亦以宗室缺乏勢湏俸給而有司不能全供心懷觖望有司缺乏未

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隔國計無由充足不若使各受官帶月糧許其如民間應科舉商吏各治生為兩利也況中尉女本祖訓不載當國家經費無措之日而欲盡受封給祿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今秦晉等府中尉女於皇家為袒而親不宜復封奏可於是始損中尉女封但稱宗壻不其乖舊制而通計所省天下固數萬不訾也於是經國者寢寢議立宗學得比民業制舉事矣隆慶初副使王世貞上議言國家待宗室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於世世不絕此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屬疎遠而固皆高皇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一城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於用義也伏望下禮部及府部大臣議於奉國將軍諸子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成著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使終身得畢力於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其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十五以上量與本等服色

冠帶周韓二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
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土之民又
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言復互犯創
生適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
何字非唯可免重複創造其自著論言今宗室重
之苦抑亦不寓親疎之列

敝矣仰哺待衣日盼盼焉而卒莫之與又爲厲禁俾
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
薦囿之一城之內至併室而維經者有之矣易名姓
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
際蠻東夷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一
藝者靡不入薦得官職至舉

天子三葉之執無罪而被少以虛名實之以庶入此非
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
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
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疑元魏不得魏周不得憲
唐不得老恭揆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屬以
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墮關

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
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
露脛則其勢不能優念民見氏之廢簪鬪舍捐妻子
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優念宗室二者交戰而

支窮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
者請自將軍以下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
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
長而受任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
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事需後
記載家言宣德初修玉牒成上之

章皇帝太息曰 國家宗族繁盛皆

祖宗積德所致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
忘焉大學士士奇榮頓首曰周自后稷來世積忠厚
以故子孫衆多維持王業多歷年所今

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族將福祚滋永矣昔先
王置官詔爵而分土制祿因焉各視其才德之所任
故成周之盛周公太宰康叔司寇聃季司空而五叔
無官唯尚德也封國八百同姓五十而周公康叔封
各數百里褒有德也則治人者與食人者之交相養
也豈非自然之符萬世不與易耶位稱其德則無浮
食之官祿莫其功則無浮功之奉重盡制而已矣乃
其立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親屬竭而恩降
於同姓所由一天豈智計哉以故能如脂載焉行地

微至而不窮今釋此道順全安之術爵不度德祿不
量功人不食力而顯稟給於無功之奉及不能給則
廩廩無畫匡坐而待困顧日規規籌所為戒損刻削
折支覈抑之法不反之其本也亦過防泰矣且今之
難於更制也將

祖訓閱耶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即訓必閱

聖畫石謨然且當熟覽周慮善繼述必不窮况

皇祖有訓宗室文武才能依常調選用乎且今禁防瑣

峻溢祖訓何限而直為此拘拘也虞制更而慮易于
今宗室困甚矣國計亦已蹙矣計無所復之矣今開

以自效之途食以任官之祿復聽以力生之業將人

自矜奮勸於親上豈顧慮易哉世未有因勢利導而
從或逆之者也將虞其不足用與用之而怙勢恣睢

耶國憲有紀蒞官有則誠令從仕而

上不驕使得恣意糾以任官之法則權之所在雖疎必

重法之所行雖貴必屈唐宋具行之况宗室翰林侯

王孫子亦何宜其皆不適於用也於戲大易之訓建
國親侯九經之道尊賢親親有殺有等固百世不能

易也國初宗室王

高皇帝叔父南王王時昭王臨淮王
上同母兄也餘霍王下安豐王城陽王應六安來安都

高皇帝叔父南王王時昭王臨淮王
上同母兄也餘霍王下安豐王城陽王應六安來安都

太祖高皇帝王統國王安晉王桐國之原周王構國

封楚王樹國武昌王齊王博國青州王梓國長沙王

恒國荆州代王桂國代肅王棧國甘肅王德蘭國遠王

植國遼東王梅封慶陽王移寧夏王權國

大寧使南王王樹國雲南王德國上谷王韓王松

國湖廣王樹國安王德國平涼王德國英

上委以王樹國安王德國平涼王德國英

御軍嚴所過秋毫無犯而未曾妄殺一人征西而

渭南王志均及嗣封王康王公錫好文睦族知禮為

索及嗣封王康王公錫好文睦族知禮為

王惠王子承冰好書崇孝餘有禮焉王無子臨

王秉機和易昭王昭王子惟煒早失父母育於簡王

妃廖氏廖氏執事如禮事母蕭氏孝謹靖中守

臣以王樹國安王德國平涼王德國英

妃子添陽王女也生十一年而封修德王仁好讀書

親儒生能文

上呼為蜀秀才將之國道祭滁陽王於滁州然後行王

至誠聘漢中月教授方孝孺置左右以賓師禮之日

切望於誠意正心反躬實踐之學孝孺與王言如律

呂之語無弗合也王質性溫肅論議淵達諸才六經

之理無不貫綜而色澤氣和檢身循典孜孜如不及

論論極醇精禮賢士與切磋於道不厭宋太史卒茂

川上流其賢為發哀以成禮葬以栗周家念鄭

學官俸月加優給惟恩母族歲時遣問遺不絕時

諸王近邊者歲出師學明義王下西陽務安靜寬

與民休息勞心庶政摩撫疲民崇文教封內孝士

州蒙王潤澤家和人裕能以屢豐建文中

天子垂意稽古禮文之事甚尊重王代王桂會方孝

孺言宜以德化導今諸王中道德可師法者莫如蜀

王今往西川安王教誨用變化其性習從之末樂中

益執親奉法

上往往稱蜀王忠孝不收禮重之不棄孝孺嘗稱王超

焉無人從容禮法事多師古仁不近名王孫王友

育無子母弟友璵及為僖王賢又無子叔保寧王悅

聖訓守法三傳而後王... 子能文為惠王惠子... 子相胡嘉靖中守臣... 讀書常簪燈至夜... 家言自號紫虛子... 素入侍上如飛... 樂上馬奮如飛... 命討開登王先入... 戮一人建文中以... 後復封卒謚曰... 郭登守大同有功... 順中卒謚曰... 亂王東走宣府... 懿子克權嗣而... 王父子再遭禍... 侍膳三居喪過哀... 致齋於外陳... 度貧不聚見事... 夕膳稽席... 上而送迎... 災異或問邊... 指諸士夫東... 十餘年未嘗... 靖難後廢死... 卒建文皇帝... 文皇帝二王... 子顧臣僚無... 延之授世子... 出養其子孫... 仁宗九王... 姻國建... 臣而衛王... 之國平... 英宗七王... 王許王見... 卒葬西山... 德王見... 濟南

秀王見... 國長沙... 懷王賢... 誠以爲... 喜日覽... 先師廟... 日講書... 主孔氏... 先帝簡... 勅色何... 懷王葬... 憲宗有... 王祐... 汝王祐... 中王祐... 汝王厚... 汝水淺... 不在人... 約其... 思... 設... 白... 比... 恩... 後... 貴... 原... 無... 石... 女... 便... 市... 所... 考... 世宗有... 景王之國... 葬西山

洪武三年冬十月 詔大封功臣 命大都督尉兵部官上諸將功第吏部定勲爵戶部度經費禮部定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誥文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 親王及百官班侍如儀

上召諸將諭之曰朕欲倣古先王計功定封之日久矣以征討未暇至于今諸爵賞皆朕親臨定其差次左丞相善長無汗馬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朕起兵時從征摧堅撫順勲烈爛焉宜進封大國公以示褒餘據功行封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所定勲爵即不稱宜廷論毋諱朕自言毋

由史下編 卷十

五十一

後言諸將皆頓首謝於善長封太師韓國公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祿五千石達封太傅魏國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祿四千石常遇春李文忠馮勝鄧愈並封公祿三千石湯和而下並侯祿千五百石至六日石有差汪廣洋劉基並伯祿二百四十石賜鐵券金帛各有差券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威死傳錄之數字文錢金而永城侯薛顯有罪奪鐵券不與 賜文綺遷海南上召諸將 而諭曰卿等明聽朕言自古帝王天下必爵賞酬功刑罰懲惡而後上下相安以底于治昔漢高帝法非軍功不侯重功也乃後諸功臣不免於

夷誅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以執法者不可而止高祖太宗豈顧忘勞臣為已甚哉由恃功驕恣自冒於法欲宥之不得耳右丞綱始自肝貽來歸朕推心委任從征著績而破慶陽破王保保在尤功朕甚嘉之然天性殘忍朕屢戒不悛乃妄殺胥史殺獸醫殺火者又妄殺馬軍今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柰何得殺之朕欲處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即死者何辜今論功當侯侯之而分其祿為三一養其母妻二贍富及馬軍之家而居顯海南庶幾 國不廢法而顯功過不相掩也顯所為卿等宜視為戒諸將咸頓首謝

由史下編 卷之十

五十二

陛下待顯誠仁至義蓋百代所不及已上念功臣嫡長得封而支庶無官祿 命差次授官誥若曰朕法前王之制定功行賞者數年暇中引鑑白鏡已蒼顏皓首追思曩昔髮烏氣壯當羣雄擾攘中與諸功臣併命於白刃之抄艱苦備同之今朕有天下分王諸子而功臣庶子無官朕甚憫之其 敕中書都督府授以流官後有能捍大患立切即功入世襲其不恭若息事自律如憲章二十一年

上念諸將老欲保全之聽公侯各還其鄉 陸辭賜

繒錢造里第 賜金葺先塋置守冢戶有差三十二

年以肅清逆黨 榜勲臣于 朝堂功高望重會連

歲總兵者八人首魏國公達專簿書職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善長以歸義封者三人未總兵而隨征有戰

鬪功者十九八建功者十五人以父功封者五人持

兵兩間可觀望不觀望而歸義者七人共五十七人

已 詔翰林院稽歷代功臣封爵食邑多寡之數及

號名虛實之等曰稽制錄頒功臣防僭奢已又

命修稽古定制禮儀度等加詳頒焉二十七年推 恩

功臣官二品而上得賜第于故里置饗堂樹于碑先

坐官為給費諸功臣物故者

上往往能朝哀慟或親臨奠擇葬地功高者 賜陪葬

鍾陵山配享

太廟肖像功臣廟哀榮始終後里黨罔亦以密焉

以祖時論靖難功追封都督徐增壽定國公封都督僉

事丘福朱能並國公祿二千二百石張武等十二人

侯祿千五百石而下有差六年交陞平

上問戶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

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臣以為多陞不若重賞

之便也於是惟元功進爵者六人餘頒賚有差後正

統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餘功爵代有至正

德中軍職無慮十萬八文臣以討逆亂授伯爵者間

有之然往往革廢已有外戚恩澤侯乃開國翊運諸

勳臣耗畧盡矣惟魏國尤功爛焉獨存比漢鄧侯黔

國為 恩守疆世填滇土弘治中 詔錄祀 太廟

元勳後加 恩而開平王遇春岐陽王文忠寧河王

愈東甌王和後皆得世南京錦衣衛指揮嘉靖中

肅皇帝廣興戚繼紹恩紹誠意伯基後已又念四王功

當封十九卿議吏部等會官言遇春愈文忠和皆各

有開國廓清功剖符傳世而微替彌長迄于斯今

皇上神聖動遵

祖烈撫念四臣俾悉如基議從事至留臣等愚不能及

請世爵如 旨於是常立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

繼坤懷遠侯湯紹宗靈壁侯祿千石世券而停諸外

戚侯世襲者封

穆示踐祚采廷臣言理新建伯守仁討逆功遵

先皇帝旨准世襲嗚呼 恩宏深矣

由史下編卷之十終 三定本

由史下編卷之十一

肝郡鄧元錫纂

任官考

宏 謹 豐 後 豐 曾 懋 爵 校

自堯典欽天釐工始登庸而咨始若采而咨諸若時
順事助大理綸庶務必咨衆度德以用舍爲天下公
乃爭知而罷憑知而終雖亂子難之靜而言庸而連
若方命圯族即日鳩僝功試可如功絲弗任弗使也
而萬世建官位事之統盡此矣至於明而明若體陋
而揚雖有鰥在下而聞雖父頑母嚚弗傲而克諧丞
父如戶至而日見則至明之極也舜以受終明目達
聰詢岳咨牧惟任官之爲務咨岳宅揆重百揆持咨
也禹宅百揆而讓讓德也讓而申命稷契臯陶申之
也者重之也厚生正德明刑以治帝者之上務故重
之咨共工咨虞虞工官缺也工官缺而民用不周矣
虞官缺而物生不茂遂至是王事之失也故咨咨而
讓讓德之感也命秩宗咨岳重秩宗也咨岳而命夷
夷讓而命夔帝克讓群下莫不畢讓故太和風焉乃
其三載考績稽官成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三考而黜陟行焉於是乎天工人代各迪有功而無
曠於庶官則知始咨而舉既舉而讓追績成考焉固
任官之統百世不能違焉者也乃咨繇知人官人之

謨則盡性術之變而至精夫人之生陰陽冥焉剛柔
型焉理性命凝焉而不偏者鮮已寬柔愿機直簡剛
強而亂者性之才也粟之蕭寬也立之植柔也恭之
幹愿毅之果擾也約其柔於德也直文之以溫亂攝
之以敬簡節之以廉剛敦之以塞疆出之以義也約
其剛於德也德者中也理至性命冲陰和陽優中裕
和靡柔靡剛日久性成立不易方不謂之吉祥善士
謂之何哉然何可以樂人九而有三焉日宣之以有
家其必夙夜馬浚明有家矣九而有六焉日嚴祇敬
之以有邦其必夙夜焉亮采厥邦矣三德六德合而
受曰翕受普而施曰敷施譬則天乎河嶽海濤畢載
而畢振之也夫喬洪纖咸鷁而咸殖之也非然者求
備責全於一人天下其孰能備之是任官之大法也
式商受命而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其招俊彥也曰旁
招其求哲人也曰敷求斯於立賢豈有方哉式周武
成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厥義德不敢替厥庸德惟
謀從則剛柔並用之準也至周官而選賢與能任官
稽成之道畢備而公選舉於其鄉司徒之教自州長
黨正各掌其鄉之教治政令以察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失表惡而戒之族師屬民讀法則書其

孝弟睦姻有學者聞師比衆讀法則書其敬敏任恤者蓋彰善於微察惡於隱稽之於素采之於豫而舉之以公故其舉非一人而舉之與衆公之其刺亦非一人而刺之與衆衆之也其舉非一日而舉之其德積之致其刺非一日而刺之亦積漸然也故賢否明信而飭偽者曾莫得而干焉三歲大比則鄉大夫考德行道藝實諸比閭族長就鄉先生而謀賓介帥其吏以禮禮賓焉曰賓與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大府曰選士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而遂

大夫之興畔明功亦如之非是族也不在舉與司徒以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俾成德達材以益就于成大樂正造焉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德成材達者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大司馬辯論之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是銓選之所始也於是乎太宰以八法而治官曰官屬以舉邦治三百六十曰官職以辨官治曰官縣以會邦治通職相曰官常以聽邦治曰官成以經邦治即人曰官灋以正邦治曰官刑以糾邦治曰官計以弊邦治考績而任官有綱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以馭

其貴曰祿以馭其富曰廢以馭其罪曰置以馭其行曰予以馭其幸曰奪以馭其貧曰誅以馭其禍曰生以馭其福斯其所治官者爲已悉矣少宰又以六計弊吏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而一主於廉善敬正非廉不能才廉辨非廉無取也於是乎德詔爵功詔祿能詔事久奠食而任焉月終小宰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而考之歲終考歲成太史典禮執簡記奉王歲事諸可諱惡者不諱以諫王王齊戒受諫王自考之道也司會以宰歲成質於天子宰齊戒受質宰自考之道也

先自考勅正而後以正人也於是令百官各考其屬受其會聽其致事詔於王而廢置之司會逆焉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宰而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爲誅賞八柄行焉夫其綸德行以虔始謹法柄以嚴中精考課以成終此成周之治所以舉無廢官官無廢事而卷阿模範之所以爲盛也乃周公立政訓官之典又拳拳不敢廢於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曰知恤鮮哉訓任官之首也夫王綴衣虎賁末矣而爲王左右裏王於天於三事大臣同故重之知三

有宅心曰克知知而迪也見三有俊心曰灼見見而確也克知灼見者即著知微即顯知隱厥攸宅攸若洞如覲也是知人哲也然微克宅心也不任自一話一言永惟成德之彥又我受民而忱恂焉則灼知之道也曰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立政本用人也乃其董正治官曰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今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欽德之本慎德之用信德之質公德之體也學古德之輔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典常德之師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利口不學蓄疑怠忽諸皆德之反也曰毋以利口亂厥官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曰蓄欬敗謀怠忽荒政蓋統之於崇志勤業兢兢焉夫祿位驕侈之所萌也危亡基之矣守官莫大乎恭儉恭儉德也德則不副而以其聲音笑貌載爾偽而行之人之視之如見肺肝然亦日拙矣此蒞官守官之則萬世不能違焉者也皆訓官也夫治亂在庶官而官和必始於推讓官各推賢不敢自賢官各讓能不敢自功推賢必賢不及匪賢讓能必能不及匪能各推其賢推無遺賢各讓厥能讓無遺能是恭之屬也慎之薦也公明之盡而太和之本也九官讓而虞和二相和而周康故讓官

任官之大法萬世莫能違焉者也故其時貢士於澤官而射而畀之爵祿其詩曰敦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鍬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言得人也既論官而材諸位畢有服在位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戔戔士攸宜能官人也於是乎吉士用而太和應其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四方為則其又盛太和洽而嘉瑞應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離離皆皆嘻嘻虞廷勅天周雅彌性虞歌喜起周來謁謁吉士虞鳳凰來儀周鳳凰離皆謂之曰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問詎不信乎及周之衰用人不令而政亂詩人刺之曰皇甫卿士番為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維趣馬檮維師氏艷婁嬭方處在位非人各援其親黨以相左右而君子遐棄故其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媚媚則無臚仕當是之時小人專優逸以自予而役使不均不耻穢勢開於推讓故其詩曰或不知咍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玉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

不讓至于已斯亡小人競相譖愬以毒其正故其詩曰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君子畏凶矜而叛職離居各顧其後故其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讐御惜惜日瘁蓋任官之道盡而周道蕩然矣當是之時五霸力征繕王者求賢審官之道用富強其國桓公之內政曰正月之朝卿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有司已於事而

幽史下編 卷之十一

七

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故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其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故鄉不越長軌不越鄙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故民皆自勉於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若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若爲善於家則猶舉選之遺也晉文蒐被廬而謀帥

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禮樂德之則也詩書義之府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則猶嚙咨也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舉人之一也孟明之爲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則猶久任也晉悼公蒐綿上以治兵時荀息卒矣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上趙武請用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使

幽史下編 卷之十一

八

其什吏察其卒乘以從於下軍而晉國大和諸侯遂睦則猶讓官也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焉汰弗能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世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與能以讓其下小人厚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敗恒必由之比于戰國得士國重失士國輕惟審官之爲急或取於仇讎或登諸徒隸或舉之牧豎大者爲師傅卿

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抑猶立賢無方之遺焉至秦而
艾用其民虜用其士坑焚之禍慘督責之法用自丞
相功臣未有功名始終者也卒皆以誅亡博士備員
弗用群臣畏罪持祿懾懼謾欺以取容其身故壅蔽
自傷而秦亡當是時天下賢士藏伏逃匿憚於自見
漢興高祖乃下詔言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盛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
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
之靈賢士大夫既與我定天下為一家矣而不與吾
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
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
鄒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
必身勸為之駕遺請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告覺
免年老癯病勿遺蓋上始下交惠二年詔舉孝弟力
田者復其身文二年以日食詔二三執政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匡朕之不逮者十二年詔曰孝弟天
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
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
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十五年詔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蓋
求賢之路始廣當是時天子恭仁禮相郎從官上書
者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未嘗不稱善也太子家令
錯上書言兵事上手書報之不名曰皇帝敬問太子
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
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以不明而擇於不狂
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當是時疎節閭閻視成周舉
察已達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
不得推擇為吏而簡易弘怒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
官特循自晁錯議貴粟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景
帝二年下詔言士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
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
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乃得官廉士算不必眾有市
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其令訾算四得
官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焉百二十七師古曰
貴與武帝即位舉賢良策之廣川董仲舒對策言今
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故師
帥不賢則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今吏既無以教訓
於下而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
絕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

吏又以富嘗未必賢也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混淆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又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於是詔天下舉賢良方正諸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罷勿用郡國縣官吏民有閑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通史下編 國策卷之十一

十一

續食與計偕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宗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率由斯道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今聞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精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屬丞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通史下編 國策卷之十一

十一

者罪有司好諛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不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懲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今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已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八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諸皆自仲舒白發之而仲舒又言古所謂功以任官稱職為差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於是上延文學儒生待詔至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而公孫弘數月以春秋起徒步至宰相封侯當是時州郡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太守得辟除調用課第之而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百舉殿最上丞相御史雜考郡國之計以聞六條一二千石不奉詔違制田宅輪制以強凌弱累暴寡二千石不恤獄獄吏背公鵩私濫百姓斂聚為姦二千石不恤獄獄吏

厲殺人滿喜怒刑賞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偽
兼言此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能頌五
千石子弟姑待榮勢請託所監二千石其郡縣守
遠今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相高第者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擢九卿九卿
稱職者爲御史大夫然上內多欲有侈心絀仲舒不
用而用弘它舉用皆浮華又性嚴峻誅罰深必士罕
能自全汲黯面質上言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
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行且
盡陛下亦誰與共爲治矣上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
無材同不殺何施元封中上以文武名臣欲盡下詔
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士或有冒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聖駕之馬斲地
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如淳曰斲音折地廢也其令州
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而茂
才異等之舉始於此當是時千戈日滋財賂衰耗入
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後府庫益虛置武
功爵諸負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軍功用越等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難而多端已入穀入
牛羊入奴婢若煮鹽冶鐵者皆補吏吏益益難不選而
多賈人其後用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聞鷄走狗馬
犬獵博塞亂齊民令相引數千人隨之曰株送健乃

其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官職耗廢矣孝昭時脩文
景之政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而郡國所舉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願予歸
賜帛人五十匹得罷遣至孝宣即位數詔舉文學孝
弟之士又詔郡國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
聖之術宣究其意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又時遣
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用之黃龍初下詔曰舉廉吏
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
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方是時上勵精於綜核
名實重二千石牧守之選自丞相而下各遵職奏事
考試功能侍中尚書積功勞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
石有理效輒璽書勉勵而久任公卿闕則選諸所表
以次用之又詔郡國歲上繫囚且掠笞若瘦死者所
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已又詔言上計
簿具文務欺諉以避課而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
御史察計簿非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元帝永光
初詔丞相御史舉實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
此科第郎從官又詔列侯舉茂材不稱者坐削戶故
是時吏稱民安天下稱平哀帝時大抵吏數易而治
罷丞相王嘉上疏言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

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立命卿以輔之蓋居是國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說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守匈奴避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非効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効敞賊殺不辜上持不下今以他故免得亡命去數十日復徵拜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

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刻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稍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作亂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莫爲使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二千石不爲縱

爲罪以優之知非其罪也遣使者賜金厚尉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留中會赦一解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治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材任職者人情不能無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而先漢長吏久任之效跡此疏可觀矣世祖中興重吏事官曹之選制三公府大尉掌四方兵事之功課歲終奏殿最而行其賞罰司徒掌四方民事之功課司空掌四方水土事之功課歲終奏殿最賞罰亦如之而三公舉茂材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各一人廷尉大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公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所進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廉以未久不辨知也又詔三公用故事以四科取士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學通行

陳謨實在知人大漢受命雖未復古建侯親民之舊然克慎庶官蠲苛赦赦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苦刺史守相輒親引見喟然嘆曰民所以安田里而無愁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成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寢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惟一切莫應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謂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勞勩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頂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引高苟以求名而州宰不覆競共引召其捕按亡命者曾赦行賂亦復洗滌故使姦猾枉濫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在於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辭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堅叛命避負非所以崇德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冒法干禁不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不齒列若被劾亡不就法者家徙邊以懲其後卿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增其秩祿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原息循吏得成其化率土各寧其所近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永世帝感其言下有司施行自先漢興賢良方正孝廉茂材諸科中興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明經質直清白淳厚能直言之屬士爭進趨浸以流競而郡國舉者率取少年者以克飢後恩者老宿儒多所遺棄陽嘉中詔補子弟增甲乙科雄又言禮年四十乃稱強仕謂立學至此強立而不反也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又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可先詰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其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它不准科今者罪之奏可尚書胡廣郭虔史敞駁之曰凡選舉因材非定制可拘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願用終賈揚聲咸在弱冠豈限年哉今以一人之言卑刻舊章而從之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

之後議者駁異回之則王言已行不回則行失其便
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詳定厥衷上竟施
雄議郡守坐謬舉免黜者十餘人廣陸所舉孝廉徐
淑年未四十得選臺郎詔之淑對曰詔書有如顏淵
子奇可不拘年之條故本郡以臣克雄詰之曰昔顏
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語塞竟譴卻而張衡
尋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餘載皆先孝行行有餘
力始以學文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
行猶不應科是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賢魯
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一

廿一

外有可觀內必有闕而尚書令黃瓊亦言雄前議專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道頗遺本實乃奏增孝弟及
能從政者爲四科而職吏子孫不得察舉能雄本勁
正有風裁政事貞固在尚書十餘年選察清平舉多
得人而持論頗果辟不參己爲司隸校尉舉故冀州
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坐贓敗而所舉尚書周舉以爲
雄有劾之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駁
之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選貪汚雄頗快快曰進
君適以自罰也舉曰昔趙宣子用韓厥爲司馬而厥
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

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比以爲君羞不悟君之意惠
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大都漢時士以經學
行誼自守高而三公辟士以能致賢才自詡諸博學
洽聞脩潔之儒致有五府俱辟四司並命者州牧於
士望先以禮托爲布衣交已乃辟用其辟除不赴者
爲題輿虛坐不更署其重如此而南陽樊英之倫至
厘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之其廬旣至天子降輿設
壇場几杖尚書奉引延問失得如待神明而宏儒遠
智貞人素士激揚風流者猶矜然隱避不污也豈非
盛哉故黨錮之禍前始後振政濁於上議清於下大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一

廿二

權盡去天命且改而姦雄盜篡之夫猶逡巡卻立而
不敢動有以也魏初以毛玠崔琰爲曹掾選用先儉
勤而士礪名檢務尅約已甚和洽言於魏公操曰天
下大器非可以一節治也儉素過中以處身可矣以
之格物所失實多今朝更有服新衣乘好車者輒謂
之不廉至今士大夫汚其衣冠藏其輿服有親挈壺
飧以入官寺者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務通人情爲
可繼也今崇一禁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
且疲瘁甚乃詭譎或且容僞非長世之道禁乃稍衰
黃初中令郡國察孝廉以德行克不限試經司徒歆

以爲喪亂以來六精隳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試經恐學業從此而廢其有秀異可特徵用帝從其言青龍中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黨友相務於名高有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大疾之謂帝言古之有天下者莫不貴撲忠之士疾虛僞之人謂浮言華貌敗俗而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交游爲業國事不以孝悌清節爲首而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榮之登口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探問此

國史下編

漢書卷之十一

二二

法之所不取而刑之所不赦也帝曰善詔郎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亟登用其浮華不務本實者罷之而誕颺等皆免官會詔以侍中盧毓尚書吏部使自選代者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所自知無爲舉更舉所未聞舉阮武孫邕詔邕侍中尋詔毓舉中書郎謂之曰得人與否在盧生必毋取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方乃有時名名非所當疾也臣恐古不足以得異人但當循名案實徐有以驗其後耳既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法廢而以毀譽爲進

退故真僞混雜虛實相蒙帝曰善乃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行之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爲善是才不中器於不才同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問其次舉韓暨崔林後以疾遜位推王昶王觀王祥皆時名德焉其後士習放誕務進趨而廉耻道缺晉御史傅玄上書言昔先王之御天下教化行於上清議明於下所以隆也近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貴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遂令綱維不攝放誕盈朝而天下之清議泯然矣陛下龍

國史下編

漢書卷之十一

二二

興宜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之士以微不恪而劉寔子真著論言古聖王之化天下所爲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在朝之士讓於上草野之人皆化之而推賢讓能之風行矣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賢不肖既辨然後從而用之已仰其成化何加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言不難也自魏代而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辭不能終莫肯讓於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

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誹一人有先衆之毀譽必隨之而名不得成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官職有缺主選之吏貽愕而不知所用但案官資而舉之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如此而望所用之待人不亦遠乎且謗誹之生非徒空設也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得不因所聞而察之察之而得其似安得不理其罪知而理之主威令之不行必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罪退者稍多大臣必且有不自固之心賢才不進貴臣日

尚史下編 卷之十一

二五

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諫至於已斯亡不諫之人憂亡之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益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禮夷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而尚書載之考欲以爲永世作則也今今敘用之官必有讓能之章乃通其不能推讓徒謝恩私者皆絕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恩推賢能而讓之矣於是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夫主選之吏不必任公今一人任公而選三公不

如今三公自共選一公之爲公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賢於臨缺而令一主者獨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尚書缺八尚書已共選之矣必賢於臨缺而令一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亦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必賢於任一主者今選百郡守也夫人情爭則思毀乎勝已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質也世讓則賢智表著能否立判就班歸類不可得而亂也如此則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此任衆人之議而

尚史下編 卷之十一

二六

天下自化之道也時不能用初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播遷無從覈其行能尚書陳羣奏立九品官人之法擇州郡中嘗爲省臺郎吏賢有識鑒者爲中正俾各察其州之士行能望實以差次其選而清議頗行然其時中護軍夏侯玄則以爲中正但當考素行而官長各舉其屬之能否參之兩用相覈而後官才可審也晉沿其制州置大中正郡國設小中正掌選舉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行實乃行當是時公府辟召郡國薦舉諸入仕之途不異先代而中正軒輊莫之得違也陳壽居喪使侍婢丸藥坐以沈廢郝詵篤孝

以假楚運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如是後法寢敝尚書僕射劉毅以為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愛憎難防情偽難明此三難也今中正定九品之次高下任意取舍由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又以一人之耳目定州郡之賢才多者千人詎能詳識必將采納浮言毀譽交亂一有不審遂令坐廢又中正失舉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憚顧又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別其善當官任職選附卑品績用無列反獲高敘是為棄功實而崇虛名也時司徒衛瓘亦表請復古鄉里舉貢之法俾以土斷則人

國史下編

卷之二

廿七

思反本不濫於華競時不能用而中正之法迄梁陳周隋循沿之不廢而益以門望相高初魏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司徒王祖黃門侍郎杜恕議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濫不垂周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校比之例不列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於立法蓋世有治人而無治法也今奏考功者陳漢周之云焉擬京房之遺旨以為盡考課之要則唐虞可無須稷禹之佐殷周可無貴伊呂之輔而能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盛也謂宜粗舉黜陟之體而委達官之長總其紀綱後河南

尹杜預奏書言臣聞古者設官分職弘六典以詳考課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敷奏以言疇咨而訪以公廢置惟重人也及至末代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衆今莫若委任達官令各考所屬歲舉優者一人為上劣者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終地其六歲處優考者超用處劣考者素免其優多劣少者敘用劣多優少者左還不足拘以法書元魏之世州郡中正初精選德高鄉國者以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附他州併察頗得古舉察之意後州皆置

國史下編

卷之二

二十八

中正人多庸鄙而選敘大淆乃罷郡中正獨令在位者五人相保任無保任者奪官而銓選舉歸之尚書吏尚書獨與兩郎中操其柄欲究鑑實難又羽林入選皆武人恣睢為不法言者欲銓別選格稍排抑之羣起譟詬幾成大變又官應調者益衆而員少不足給吏部尚書崔亮大患之乃奏為格制專以停解日月為之斷雖能高終不得越次而擢庸才下品年月稍久者擢之人莫得施其怨謗而沈滯久次者頗共稱之以得安其位繼者利其便已踵行之部郎中薛淑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今惟取年勞不簡賢否

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而年資之限始於此降迫隋世命吏部尚書舉大僚侍郎銓小官海內自一命以上曹掾尉史津官戍吏咸銓於吏部而州郡辟舉之路絕矣鴻臚卿裴子野言官人之難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于一司一人之鑒有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有限之鑒辨難源之才而欲使國無遺授野無滯才何可得也蓋銓選之弊極此而後世循用本此矣是時吏部尚書牛弘職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最號稱職攝尚書盧愷與侍郎薛道衡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諧愷紛紜愷道衡坐廢弘問於劉炫曰周禮官多而府史少今百倍於往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府史所職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案鍛鍊辛苦至有萬里追證百年舊案者此繁弊之由也弘曰善又問方魏齊時今史從容於職今不遑寧處何也炫對曰往者州惟紀綱郡置守丞縣注令而已諸僚佐皆官長自辟今吏無大小畢由吏部纖介功課皆屬考功此繁嘖之由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間何可得乎弘喟然曰善而時不能行先是魏晉而

降士宦達以詩賦梁尚書僕射沈約著論言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基焉故足貴也後作者隨聲逐響競用華葉棄其指歸今自閭里童昏貴游總角以博依為急務鄙章句為專魯罔不擯落六藝波流同尚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盡於卉木遠致極於風雲隱而不深巧而非要使李子聆音必且悼其疵闕鯉也趙室必不敦其末學而欲依以選士不亦難乎治書侍御史李錡言之尤若以為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雖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誤交不苟合猶且擯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稔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以傲誕則選舉由之此由縣令刺史不聞風教挾私踴弊而然也請下諸司禁初而隋煬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專詩賦取士不復關行能而貢舉之弊又極此矣唐沿隋制上郡二人下郡一人其尤才能者無常數其由學館貢者曰生徒由州縣舉者曰鄉貢皆升於考功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算各依所習業歲舉選以為常禮有明一史至三史有開元其天子自策舉之曰制舉以律非常之士諸鄉貢懷牒自列於州縣試

曷市廛不侵姦盜不行爲市官之最牧養肥碩蓄息
滋多爲牧官之最邊境肅清城隍脩理爲帥防之最

一最四善爲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

下無最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
憎任情處當乖理爲下上皆公向私職務寥闕爲下
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九九等以最絀善而
士本於曷其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以差次
進考尤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準差次降罰課農田
豐殖者不勸課者亦如之諸定考畢尚書省唱第
然後奏貞觀中上頗念取人獨言辭刀筆而不詳才
行無爲也比授職而澄汰則已後矣欲更法吏尚
書如晦曰昔兩漢取人本鄉行以故能得士今選集

動踰數千人選曹校階品之不給何論才行上慨然
欲倣漢法令本州辟召會議行封建不果而寢已上
欲令人得自舉魏徵曰知人則哲自知者明知人信
難矣自知亦豈易乎且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不可
當是時天子知人善任官材惟才冀州所舉士張易
齡王公瑾少俊有才耳考公郎王師且罷黜之舉朝
爲譁駭上召問師旦對曰一生才誠華然文體浮艷
終不成令器擢之後進生倣效傷陛下雅道矣上曰
善盧承慶以考功典選校百官考有漕舟溺者承慶

坐失所載考中下其人無愠色承慶異之更署曰非
力所及考中中亦不色喜承慶大嘉之署曰寵辱不
驚考中上蓋銓司效職類如此先是隋世選人皆以
十一月集至春罷惠期促不盡研諦尚書劉林甫奏
請四時聽選隨闕注擬而官無滯人顯慶中選集人
益衆而彌濫歲入流多至千四百人而胥徒伎術諸
雜色人畢注官明經學通時務入選者獨三之一黃
門侍郎劉祥道上疏言官人非材由用人之源濫濫
源所起則入流失簡而然也今雜色署年勞滿曹司
試判訖不復簡善惡而注官其服膺先王之道者泰

第乃始選稽古之業雖信難成斗筭之材誠易爲力
而進反則慎質矣今莫若令雜色應入流者試判訖
分其行署等而私犯著者居下第公犯下下雖經赦
降亦行量配未赦降者放還庶入流不濫且令胥徒
知有銓擇漸自防勵而明經進士注選當今居雜色
人三之二以示優又言儒者教化之本道藝之宗今
庠序偏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而風俗日替則獎進
之道未弘也宜搜訪獎延爰及山谷之士以弘儒風
下百官集議事竟不行後武后稱制廣爵祿以悅
人心選集者畢注官官不足置試官處之故其時有

載車斗量之謠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除
官不由宰司但中官特勅斜封下輒拜而綱紀大紊
矣吏侍郎魏玄同疏以為昔周之選舉分任羣司太
宰內史掌爵祿廢置而司馬亦興賢詔事穆王命伯
冏慎簡乃僚則又官正自擇下吏之明驗也漢制諸
侯得自置吏四百石而下掾吏督郵從事悉任太守
魏晉而降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以簿書察行而法
與世弊矣夫尺丈之量不能度非所及鍾庹之器無
以容非所受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而委之數人使
百竹折於一面九能斷以數言不已難乎又司斯柄
者間非其人為人擇官為官擇利考選繁乎調疎措
注觀之勢要於為弊豈有量哉今貴游子弟少不務
學技能本疎徒以門資恒處優望宜以簡練為急時
不能用開元初上患吏部多私分吏選為十銓以它
部尚書若它官十人主之試判畢召稱制臨決左庶
子吳兢曰易稱君子思不出位言上下各止其所不
侵官也今尚書分掌銓選吏部尚書侍郎壹不得參
其事而陛下又自臨決之是以大唐萬乘之主而下
行吏事非居上臨人推誠率物之道也上悟以三銓
歸有司拾遺張九齡為上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速乘

政之氣溢為水旱今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於
刺史則刺史縣令陛下所與共天治親民者也苟非
其人水旱繇之今京輔雄望之郡刺史猶曰少擇若
江淮隴蜀三四大府之外類多非人其繇京官出者
皆身坐疣負政無善狀或附會以忝高位而勢衰形
露以不稱遷刺史已然況縣令乎夫昨庶國家之本
務務本之職而輕之承弊之民而擾之而聖化此銷
鬱天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內外均
勞謂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
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聲不得任臺郎給舍
都督守令雖遠者不使十年在外則天下從可治也
且今天下不治于上古而事倍於往初吏部條章舉
羸千百巧猾胥徒因緣為姦夫始造簿書備遺忘耳
人反求精于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而刻
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謂其能為官擇人因賢授任
者也今膠以格條據資注職士人有平配之謂官曹
無得賢之實誠今刺史縣令精覈其人管內當舉選
者精考才行然後送臺吏部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
縣殿最則州縣慎舉多可言之才吏部因成無庸人
之擾矣今歲入選者萬計京師米物為耗冒濫抵焚

此而方以一詩一判定其去留豈不遠哉且用人其
第其高下賢否不清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安下而衣
下之士必爭務刻意脩職飾事而刑政自清此興衰
之大端也丞相懷慎亦言孔稱爲邦百年勝殘去殺
又稱苟有用我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言治積久而後功效始可課也今州縣官佐下車布
政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已遷轉人知吏之不
久則不憚其吏吏知遷代不遠則不盡其能苟且脂
韋傾耳企踵以冀速化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八
哉上從之詔採訪使觀察風俗課在位善績三年一

奏以爲常新除縣令親臨問試理人策以不次擢
高第者季年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倣崔亮限年之制
爲考格以罷官若干爲選官準資品者選多無問能
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給無得踰越非奉詔謫皆有升
無降諸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咸
用怨歎丞相環爭之不能得光庭死中書令蕭嵩以
爲言詔申敕而有司奉式循資苟幸寡怨無奉制書
者時洋州刺史趙匡漢代用人府寺郡國得自辟
脩今舉進士於家而辟直隨之故人事務名檢風俗
麗滿於所習迷參厚本欲以俗性靈獎成風俗用
不難哉又人之心智有涯九流七畧書籍無算主司
微問不立程限故士務鈔畧以祈偶中策之細成固

在於此夫疏以釋經之全歸今明經問義復誦註
疏略精華於不急之業以當今典法無不面牆誦人
決事取辦胥吏是所習非所用非所用非所習也又舉
人拔用者少而諸色出身入仕者方於明經進士多
十餘倍使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故效多劣下
之流備業後時之嘆崇本抑末啓昏室明爭第既
難因用奔競交馳公以以求汲引或營明經以日
先業不備雅行實險薄非受性固然流激使之然也
復至舉不得第而資糧薪芻舟車之費勞頓無
已至有終死不得會考功貢外郎不願爲士所詆訶
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禮部選士自此始天
寶中上欲盡官材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成詣京
師策之相李林甫專恣患草野士仍侮得斥言其
請令尚書省先試無一人及第者而林甫以野無遺
賢表賀時中丞倚得幸上吏侍郎宋逢吉晉卿欲附
之圭選事以倚于輿爲舉首羣議沸騰上開召面試
爽手試卷終日不成一字逢晉卿坐貶官其後有司
鈎校爭苛切爲公水炭脂炬饗殮皆士人自將羅棘
遮截始唱名入列坐廡下士益浮賤禮部侍郎楊綰
患之上貢舉議曰國家選士必藉俊良取其孝友純
備言行敦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恭
慎之操藏器待用虛心下人以能率已從政化民鎮
俗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詞互相矜衒馬
卿不偶於任用趙壹取墳於鄉閭古人比文章於鄭

衛蓋有由也近隋煬始制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高祖時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浸以成俗初而就學止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過諸家之集遽相黨與用弘虛聲六經二史皆同掛壁况徵以孔門之道責之君子之儒豈有當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於投刺干謁馳騫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謗讟古之賢良方正胡寧有此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朴淳懷禮讓守忠信謹廉隅胡可得也愚以爲古先哲王皆側席求賢今之取人今將牒自舉非經國理

劉史下編 卷之二

三九

俗之道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舉其有孝弟忠信禮義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州州刺史禮待之試其所通之經學通者上第上之省皆毋得輒自陳牒其所習經周易毛詩儀禮周禮禮記左氏公穀任科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學者至京請諸司官有儒學者主試每經問義十條已對策策三問問古今治體及時務所施行者全通爲上第付吏部授官經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諸明經帖括非古請與進士科並停其國子舉人準此乃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

黜貶所冀入歸實學士識大猷浮競自消淳龐自勸下有司議而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晉而後衣冠遷徙人多僞寓於所在占籍必鄉舉未盡請增國子博士貢十道及諸大州各設學校致生徒其保桑梓者鄉里舉之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終已不行肅代兵興天下多故舉選濫而銓弊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書言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者三科曰德曰才曰勞而已今選曹之法乃在書判言辭之間夫安行徐富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就令執此無失猶乖得人况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乎此其弊在法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由請託其時議者以爲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以矯時懲弊而可矣今吏部之弊極矣不可坐守而利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以清其源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小加黜譴大真刑辟委任責成孰敢不勉而替名僞命非才薄行之弊可從汰矣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之濫其門滋多均之爲濫曷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

函 下 編
卷 之 十 一

— 24 —

四

卷之十一

途有可停停之則祿寡易共官寡易治於是省冗官
八百吏十有四百負陸宣公贊秉政始白令臺省長
官得自舉所屬署名奏後考不稱坐舉者而說者以
諸司所舉多親故招賄賂尼之上以語贊贊對曰臣
聞尊者統要卑者舉詳故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
庶長擇僚佐此治人之大理綜擇之要也臣前白奏
宣行亦近邇諸司所舉纔數十人資望實優行能未
忝而議者騰口道之難行已可知矣請令言者得指
陳其狀而覈之今實舉固行其罰倘其誣善亦反
其事且臣待罪宰相政柄攸歸銓擇自予豈不誠願

然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諸多士展轉諮訪然後得
知則是變公舉為私薦其於情故必復滋多且今日
之宰相即前日之臺省長官今臺省長官即異時之
宰相也豈有為臺省之時不能舉一二之屬更居宰
相之位則能擇千百之具僚物議悠悠其感甚矣上
竟追前詔不行時德宗意疑多忌不委任臣下官小
大多自選一經譴責輒終身不收又好以辨給取人
於是贊具論官人之道廣上意其畧曰昔詩序太平
之君子能長育人才為賦魚藻書比梓人之理材既
勤樸斷惟塗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舍

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
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書籍所載歷
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偶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
髦方夫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雄才御寓淑聽
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故知興王之良佐皆季代
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
朝廷乏人其患有七夫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用財
主吏在序進賢能用財在平頒秩俸用財失節則司
之者可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
可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故與

奪人主之利權名位天下之公器不可以公器徇喜
意不可以利權徇忿心不以寡妨眾不以人廢官項
者任官頗異於是宰相承恩則援引盛而必進宰相
見卻則擬議當而罕俞是羣才仕進之窮通繫輔臣
恩遇之厚薄此謂不澄源而防流其患一也經曰無
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徇大者不拘於
小黑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必行異於莊莊者必
性殊於嬖莊士以愛才為心嬖人以傷善為利愛而
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
以公則不覆而縣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

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其患二也頃者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擇才宰司慎揀上聞必極當時之選而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再至三所得益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謀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所謂求精太過其患三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免微瑕仲尼至聖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尚稱不逮復無抵悔爲美自賢人而降

四史下編 卷之十一

四十五

孰能自免於過咎也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三敗之咎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已陛下英聖純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記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天下人士復登朝班脩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世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衰所謂嫉惡太甚其患四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故內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

未必鄙智樸忤旨者未必忤承順愜意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蓋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僞妄不行貞實在位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無謬誤所謂程式乖方其患五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必有所睽是以巧梓順輪栴之用而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而駕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苟區

四史下編 卷之十一

四十六

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夫合以成功亦與全材無異故尚書序堯舜之美自禹稷益而下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以能平土播穀敷教明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任得人鑒擇惟審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而仰成臣協恭而濟美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力之不及其違忤

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才之不能是以職無成功人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其患六也夫嚴才取吏約之三術拔擢以旌異能黜罷以糾失職序進以謹官常而已故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之定限以能殊才不滯庶品有倫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湏且暫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以循默者既無聞而不進著効者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別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勵之方夫吏之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

函史下編 卷之十一

四七

樂新厭舊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始也砥礪之心必切久也因循之意漸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故聖人愛才慮事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也諸經慮深悉矣唐末進士科益浮薄文宗患之而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抑惡進士屢請罷其科上曰敦薄淳澆諸科中類有之何必進士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念何可遽廢詔禮部歲登第名額無其人不必克

函史下編 卷之十一

四八

武宗時立舉格定國監及諸道所送士名額各有差而相德裕於進士科稍拔其恩禮上以為言德裕對曰臣未嘗登第不當以進士為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龜勉隨計登第自是家不蓄文選益薄其不根進士舒元與奏書言聖朝脩三代之教而貢子時諱禮經舉生選然後以有司過矣至多貢信之謂禮經舉生選然後以有司過矣至多貢貢院懸板榜立束縛檢約之曰勸磨狀與吏胥等論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哺餐器局荷手提燈更番雪飛單席在地鳴呼唐虞開門三代貢士未有如此其擾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可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之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乃知非聖人之徒也夫國朝所進士科宰相公卿大夫皆由此出則此科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也而有司坐舉子於寒廬冷地比僕隸已下非所以尊賢之意也施棘園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符之以離姦微莠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為陛下用矣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以能能皮弊水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卑卑之臣亦求之見陛下賢才而重珠玉也賢才取之臣亦求之格為格下天子言察士當勸行言無顧邪然後貢不如格罪舉主臣初見心當勸行言無顧邪然後貢今日父格下而法設無藝朋黨然則又惡格為哉又於合格中程人數歲多者不出三十少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今日月引波皆下內也自新海流沙朔南周環總億萬千里其間氣所鍾生英豪俊彥為不少矣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而求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有司以僕隸視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而求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

華則有司必曰台按二十舉收其半用充人改是
取才耶必合格耶向之較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
供職使聖朝收士首科委於地也陛下詔有司按三
代故事明簡格文使人貢者皆茂行實不於人數其
不茂行實者罪之此謂在源源既清則來者皆向方
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藝試之試之時免自擇
荷無天下特許賢士之道勝於脂粉設朝哺飯保則
人人知天子重賢與士之道勝於脂粉設朝哺飯保則
身無不由正以成者為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而天
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苟不如則公卿之求名無不由
邪以成者為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而天下
可治亦未之有也豈下無以臣職在貢士中疑臣自
為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今日貢士之體事便辟
巧佞馳騁開鍵不為難不得則網羅而去蹤跡樂
由以樂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有焉而是
時杜岐公佑原本弊始著論言昔之論選舉者或云
官繁人困要在省吏或云等級猥多患於速進或云
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
能知其失而莫能究其所以失也蓋昔秦法唯耕與
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之科而常歲
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
僅以百數則考精擇審固其勢也我唐開元天寶歲
貢舉輒數千人而門資武功伎藝胥吏雜流入仕者
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等
級猥立選限以抑之乎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國百
餘太守入為公卿郎官出宰縣邑皆待便宜從事濶
畧苛文惟責成效寄委既重酬獎亦崇今之郡符三

百五十州縣通陪倍後八九而職司利病不得自專
八使十邀動相稟覆此卑體薄勢下任輕誠徒勞無
難功莫超擢以速化常情焦趣共慕榮達又何暇淹
留著績為乎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人無賢愚以解
解日月為斷魏之失才實從亮始隋文盜有天下不
欲權分州郡內外一命畢歸吏部使執政參吏部之
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夫以萬里封域九流叢奏而檢
才授職一仰吏曹以成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故
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止於書判靡然猥雜
銓綜無紀故魏經號為倒援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
之格立數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
澄其源苟濟其末求其無失不亦難乎夫為國之本
資乎人昨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治理在久其任
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
在人重土著而各反於本土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
省吏員安黎庶矣宋初太祖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若經學優深有師法詳閑吏理達教化凡三科不限
資見任官及草澤並得克而郡縣無應令者已又舊
士得諸闕自薦而應舉者三科歲惟止二人對制第
又不稱闕疏賜酒饌勞遣之蓋天下亂人不習於文

事而然於是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才異行若文武材幹可任使者具送闕凡七百四人召試無可采自陳習武韜上怒曰是宜隸兵乃皆號呼求免得罷去詔劾所部官濫舉州郡權輕察舉不審覈之效也於是始復重科舉制大郡得四進士科亦特重於進士九經五經開元三載三傳三經皆經明法諸科皆取解額若禮部考第者榜名兩書省已三載始其今任位相保母身自大進人總席而上親及諸方不憚若工商耕種道俗之倫悉以必始進凡就試者立監知貢舉官暫赴院堂閣近臣毋得引薦引既衛尉及第人毋得請知舉官稱已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最之式而川蜀道所貢士縣次往還續食以示優閑實初擢進士及第者十人而學士穀子邴在選中上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命中書覆試目下詔言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繼自今關食祿之家得舉者悉以聞中書覆試其後翰林學士昉知貢舉而入第武濟川者入對陋召問語失次上怪問已知為昉鄉人也黜之而親覆試諸進士終場下第者數十人賜及第昉坐絀蓋進士廷試始於此其入選法有貢舉有奏蔭有攝署有流外有從九五等而吏部銓惟注擬州郡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中書特授內外官不署本職以差遣為資歷其京朝

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而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為四曹文選為審官東院為流內銓武選為密官西院為三班院而中書有堂選郡縣有奏舉不皆隸於有司而頗重舉官是時天子懲方鎮擅官之弊藩郡闕輒遣京朝官權知置通判諸州各一人詔於幕職及州縣官任職者舉克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等四十二人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已又詔諸州官負闕毋得以攝官蒞事以闕上有司選注是時令選人到京者即赴集不必曹八日銓司旬有五日門下省七日自磨勘注擬及點校訓辭毋得逾一月其別論課績或負過名須考

諸詔吏曹署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引驗拔擢之已上念頌表民久困於苛政思惠養令吏部銓自荆襄以南州縣選見任年力壯有幹理者判嶺南諸州得携家之官其後命參政盧多遜正選法違後補關漏定經式而銓綜亦有叙矣先是常參官沿五代舊制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歲滿叙遷無以綜名實乃詔審官院課中外職事官通磨勘非勞績不遷秩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乃得遷其七階選人第資歷無過犯有年勞為循資遷又詔言吏員

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令諸州縣以戶口為率減其負俸月增給五千已詔縣令佐有能招携勸課致著庶增租課者咸一選進階後又立考課院內外官奏舉及歷任績殿最皆主之時教坊使衛德仁援同光故事求領郡上曰伶人為刺史自莊宗失政奈何效之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不可州上佐資望甚優乃士人所處奈何乎授之彼伶人第當於樂部中遷轉耳蓋慎重名器如此方五代文物蕩盡士不願仕官為吏而太宗好文學欲大興文治振滯淹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制科非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一二焉可矣又謂侍臣曰朕親試多士殆忘飢渴每召見臨問觀其才拔用庶野無遺賢乎先是太祖幸洛陽洛人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十事中四說稱旨見召問而齊賢執所陳皆善中陳取太原復幽薊上諱言之齊賢不解也因忤意罷去及還都謂上曰我幸西都得一士曰張齊賢宰相才也我不欲官之以遺汝為異日輔矣及上即位首設科齊賢在試中顧不得第命覆試於是并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賜宴袍笏賜詩賜禮記儒行篇命各以優等授官而進士恩禮之重始於此其後每舉多覆試而

貢籍丁舉以上百十人並賜出身曰特奏名考校詳而推恩廣於是文學士畢承丞嚮於用制亦少濫焉太平興國初試士首以訓導將命或主聖臣賢命九人試諸科得二百人皆賜第又按貢籍得十人以上至十五舉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者亦老亦同賜三傳出身五百人皆賜袍笏錫宴上自為詩一章賜之甲乙第進士及九經皆授特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亦授等役官人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經明年進士諸科試初取禮部試不中者再試之得數百人此始諸科試親閱者累日宰相屢請歸有司乃命官等化行篇賜進士咸平三年親試陳亮客等百四十人特諸科三百五十人其下第願試者又與進士同

者又五百餘人賜金錢慰遣京德中定廷試考第為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二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進士出身餘如舊八年他諸庶僚選注官者往往得引對親擢又時時臨軒注選而遣官行郡縣廉官吏不勝任者覺免詔轉運使統領郡國考第所部官為三等察舉之以政績尤異為上職務粗理為上謂宰相曰日朕欲擇河北一轉運使閱班簿多不詳操履朕何自悉知今後臣僚授任並具履歷狀乃引對庶幾朕漸諳得識考觀其行能諸舉官不稱者連坐自首者免蓋勵精如此真宗承先制不改而申舉官自代之法制京朝官磨勘必引對乃進秩仁宗初政即詔復

賢良方正等科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待選人之應書者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待布衣舉者又置武舉以待勇智武幹之士而上至恕仁尤矜惻下吏命銓法選人有私罪放磨勘近臣門謝後至者與引對放班侍從失儀者毋遽以爲負每銓注引見率常至肝食中書請如故事引見毋過數人不許嘗謂侍臣言州縣秩卑長吏多摭撫細故文致之於法朕甚閔之東鹿尉王得說歷官考多最而無保任者特擢爲大理丞嘉祐中下詔言古之治世牧民者多稱職而百姓安今求材

之路廣責課之法詳而吏多失則職任官非其道故也今智能材力任官之吏雖欲興利除害禁奸勸善非假以歲月亦無以終厥功其今本路若州縣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者保任其實聞中書門下訪實許再任慶曆中宋興六十有餘年矣天下承平久進士額已廣士日驚於浮文磨勘法用而銓壅大臣任子恩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國費日不給召范文正公仲淹參大政條上言堯舜之明建官惟百然且九載一考稽幽明爲黜陟誠慎之也祖宗朝百官無磨勘之例惟政罷可旌者以不次擢其居職無

卓然理効者即老其職不遷故人自勵以赴功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勘序遷雖其猥鄙而卿監丞郎固可坐而至也此豈黜幽陟明之意哉在京百司典金穀浩穰者類爲權勢子弟所據每一負闕爭覲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比初到職則已當復磨勘矣縱無勤效例蒙序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自餘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而下有高才異能奇畧嘉謨爲上著信及外任以善政聞者自以特恩改擢自餘

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內有公私罪磨勘日具請上裁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上條明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不世官春秋譏世卿重官材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滿乃聽則猶有限度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蓋濫極此矣今百姓食困給祿俸難實審官院至無闕可補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其非時賜爲特恩不

為北諸轉運使邊任文臣並候任三年無闕方聽庶
幾古為官擇人之意上條抑古鄉大夫州長閭師之
職各教其所治民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獻
其賢者能者今國家以辭賦取士以墨義取諸科士
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而才識學行之士
十無一二則取之非術而教之非其路也今請立州
郡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教授俾務於興行明理義
使人不溺於辭藻華澤之文又外郡解發進士不求
履行惟采詞藻加用彌封不見姓字於鄉里舉選之
意蕩然夫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有之未有

御史下編

卷之十一

三

不脩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者也今請外郡科解
必履行無玷藝業及等者方許解薦更不封彌試卷
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方用彌封貢舉精
今刺史縣今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
代盛時靡不重之今獨累資考以授儒弱者多縱更
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國本殘矣今請先選
轉運使提點刑獄若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
臺若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各舉堪縣令
者以聞舉主多者從中選授庶刺史縣令不至罔濫
右擇古養賢以及勸民國初承五代之亂制祿未有

定真宗皇帝曠然德念復前代職田之制而增復未
均夫百官重內而輕外古患之矣臣請兩府同計畫
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不給者給之使有退食之
休無交謫之患然後可責其廉隅今安於職業政善
民安而英俊樂用將來遷擢得多經郡縣之人深悉
民隱明於治要右均下近臣議於是學士宋祁等上
議言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以數名
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驚於記誦則不足以盡人才
誠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州縣得察其履行黜其
浮薄者不得進則士習端而好脩致治之本也於是

御史下編

卷之十一

五八

詔州縣立學須仕學三百日乃聽預鄉試三場先詩
賦通學為去取而罷墨義士而仲淹所白請皆著今
已寢不行學士張方平知貢舉為上言文章之變與
政通本設科選士以文辭者誠以謂其懷道義於中
而英華發外叩諸外而其中之蘊可質也言而不度
將何觀焉邇來又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以相勝朝
廷屢下書戒敕而學者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
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驅扇浮薄用虧
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諸習新體澶漫不式
者請申前詔從事而士益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浸

失渾淪學士歐陽脩知貢舉大患之痛裁抑重渾厚
之文請寬期日試士試先策擇其蕪鄙不通者罷去
留者就試已乃定其去留庶鈔畧剽襲之弊可盡汰
而司考校者役力少而易精然議亦浸淫其末不復
反於本至以爲科場之制未盡復古而無情如造化
至公如權衡爲祖宗不可易之制何言之調也其後
上御邇英講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贊鄉大夫廢興上
曰古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
得進者令裁其數而屢舉之則何如下有司議有司
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檢察而鮮偽濫又今寒

宋史下編 卷之十一

五九

苦藝學者得自進臣等愚所不及請間歲一貢舉如
詔書於是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寢寢
重經術矣已下詔言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
制科獨罷不設謂俊異何其復制科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時蘇軾轍兄弟應制對策攻上身及後
宮語悖直考官胡宿欲黜之上曰以直言策人而以
直棄之人將謂何命優與轉官退入宮喜太息曰朕
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蓋卜度如此先是用人主資
格而望實高懸者曾不得自振拔也寇萊公準主吏
銓進擢惟其人吏持例簿進準曰誠用例一胥吏足

矣烏用我爲蓋主用望實其後呂公著夷簡既柄國
進用多所私范司諫仲淹進百官圖指其次第言於
上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
凡進退近臣超格者不當全委之宰相則知不悞內
心而苟以濫議政是非者皆偏指不參平者也吏部
銓格故苦繁典銓者患莫能辨知而吏得因緣爲奸
利杜祁公衍判流內銓既視事命諸曹悉各具銓格
以白毋有隱明日具得其本末躬平注吏一不得預
而稱平銓格視事選者三人爭一闕以問吏吏受而
丙訟甲有他負不當得因奪之衍爲平注他闕數日吏敢
乙謂得他闕不取也衍不得已與丙既而笑曰此非
吏罪乃吾未諸銓法故耳故有是命既具問諸此乎
日盡矣因格問具其本末明日禁諸吏各曹治
文書禁毋是時諫官孫洙上書言今賢才之佚於下
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
鮮恥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循資格之人
衆也萬事所以利弊百吏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頽爛
潰決而莫救皆資格之病也今小人累日以取貴仕
君子側身而困卑位才足以堪其任以拘於歲月限
之矣德不足以稱其位以累資考得之矣故爵不考
德職不度能祿不責實宜大蠲弊法簡累能以才功
爲先後毋專於深資久考爲斷言資格之弊甚痛而

宋史下編 卷之十一

六

知資與望當因其時其人而推移之於職。國不可專也。治平中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使士奔走道路無休息而不得游意於學。詔三歲一貢。舉定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法前四之三。爲率明經諸科。毋過貢士之數。時舉官限貢歲終監司守得舉官者務苛克其數以樹恩。即不克人人以爲遺已而怨集。故待次者益冗。於是始限監司守奏舉之數。熙寧中王荆公安石旣柄國。厭唐詩賦取士之陋。欲一之於經術。爲上言。今人材鮮少。以天下之言學術者不一。異端紛然。莫有承聽。此病在朝廷不能一道德以同俗。

也。欲一道德在脩學校。欲脩學校在審貢舉而貢舉之法不可以不變。今議者言進士科多得士。非其科法善也。世以科目進士。士外此無繇進。故其中豈容無賢。苟即此而謂科法之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之義理。以經世。乃閉門學作詩賦。廢日月於空言。及其入官於世。務了無諳解。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也。於是罷明經諸科。而進士科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增二道。中書撰義式。頒行爲經義取士之

始視詩賦稍近實主理義而士終祿利爲心。莫能反於本也。初兩府始入得舉官。上曰。薦士不考才而以輔臣故得進。無謂也。命罷之。已又罷內外舉官歸吏部。審官院選調已。又詔川陝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迭居而四路人許連任本路。令自便傷偏濫。相安石曰。選人之分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適。四路人樂就家用之。即兩得所欲。庸何傷。況省吏卒將故迎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仕籍者特衆。今自郾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

大半僚采。吏民皆其鄉里。難於徇公。易爲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經久。秦上法不爲改。但嚴提刑司互察之科。然安石本下急好人。佞已而諸新進生喜事者。驟登顯要。置官觀處。老成耆舊用捨倒置。法雖詳善。亦終不能以自行也。元祐初。司馬文正公光旣柄國。慨然欲盡官天下之材。乃疏言。臣惟爲政之要。莫先得人。百官稱職。則萬事咸理。臣蒙甄擢。備位謹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術短淺。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哲所病。寰宇懷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至

豈能周知苟專引知識則嫌於私比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理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而野無遺賢請自今設十科以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八曰喜聽獄訟盡得情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有官無官皆可舉許廷臣歲於十科

史下編 卷之十一

六

中舉三人以克後不如所舉結與同罪其舉章中書省存錄遇本科職任有關則執政驗實補克而嚴舉主徇私保舉之罰已又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疏文學言經術又當先於辭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復先王令典此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其一家私學盡廢前聞而錮之至於律令乃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術明理義自於法意冥合制刑于衷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乃立經義詩賦兩科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內聽習一經初試經次試賦

試詩次論策末試子史時務凡專經進士須兼習兩經以四場通科其高下又請升朝官歲各薦州郡經明行脩士一人以聞其預薦者不試州郡禮部試不第准特奏名得廷試出身其登第者得升甲風天下不敢妄舉而士居鄉居家立身行已懼玷缺不敢不謹所謂不言之教不肅之嚴者也而右正言劉安世以館職失擇乃建言祖宗之待館職儲之於禁密右地飭勵其名節博之以古今典籍開益其聰明優其廩餼而不責之吏事所以滋長德器有成其輔弼之具也近歲資途龐雜未較試而遽授之徒開侍門非祖宗之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可長育者召試以克毋濫及非人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臣竊見前後特奏名命官者幾千人矣皆垂老無他望布列州縣惟務贖貨未嘗有一人焉思自奮勵有聞於時者也而殘民敗官至不可勝數議者徒欲以廣恩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一人蒙其利而百姓被其害非臣之所知也願更加考選取其中有問學者出官餘補文學長史之類毋使積弊增重皆公之當是時法紀蘧秩

稱一治而紹聖崇寧盡焚燬以快忿乃猶以科法通經學古抑史學廢詩賦爲造士大方也豈不謬哉建炎兵興天子務舉異材已大難詔中外有文武材畧或淹布衣沉下僚者命侍從監司郡守博舉聞州縣敦遣赴行在又詔有忠信寬博可使絕域勇智能將萬衆者聽詣登聞檢院自陳又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遺逸才堪輔佐立駿功若可任臺諫州郡者實留意於舉官而高宗爲康王時帥河北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爲去計而久任之議興焉已薦舉法久益弊孝宗喟嘆言薦舉欲得人而干請長奔競滋弊也用茂良曰三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無自知上曰今雜舉則衆論久而定經中書考察則除授精亦遴選之道也時天子留意課黜陟之法乃非久而弊上諭輔臣曰考課欲明臧否而司考者以喜怒行之是滋弊也自今當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舉察如故善故夫法聖王之所不能詳也始汴宋重舉官連坐之令而蘇學士軾著論言知人之難自堯舜病之矣天下之人仕方未達莫不勉強於善以求舉惟官成而無憂乃始蕩然方其在州縣時長吏親

見其廉勤敏幹之節勢不能以不舉迫乎十年之後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一時之舉使同其罰是責人以其所必不能也不已過乎且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之長各察其所官之屬此其人無幾其貪廉寬猛能不能不可謂不知也譬之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亦無爲牧人矣今官屬有罪其長不即以聞事發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復不坐夫失察微罪也職司各察其屬非人所不能而罰之甚輕此何說也夫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而長其同道賊吏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下者乃卿大夫故樹根固而不可動動之則當坐者常七八人多者十餘人此如盜賊多質良民以求免也爲法之弊至於此亦可變矣臣愚以爲請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而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矣又言今之議者曰多資考而責以舉官之及格實將強勉於自力臣以爲資考足而舉官之數及格彼又將執文法而取必於我則病也計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而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差次之天子使一二大臣品其才之優器劣而爲之等歲終奏之以

詔解署使其子奔常出於賢不肖之間而不拘於法然後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爭奮屬自淬以求聞於上如必曰人不可必信也吾任法而不任人則夫一定之法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又近歲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八官而二八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守者又一人是一官常二人為無事而食也且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蒞官之所得閒居俯仰之資故貪吏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患也司馬公言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澤垂鳥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占一官終其身而不易今群臣之才非必諸人之選而使之徧居諸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復遷代如此而望職業之脩功實之成何可得也天下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朝廷以衆言而罰之則恪勤者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奇以譁衆養交以贊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而人悅安之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靡然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於國家采名而不采實誅文而不誅意夫以

名行賞天下將驚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將巧文以逃罪此用人之患也終宋代每鄉舉縣令佐察人士有行義者保任之上州州覆實上本道使已保任而有缺行罪保舉者其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判州郡甲乙科而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事無驟登華近者則百代不可易也番陽馬端臨之言曰虞廷九載采德成周賓興賢能惟尚德也兩漢刺史得專辟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抑猶得行能之士焉自世之衰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於是廢勸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瓢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瓢末技而專尚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磨勘小吏而專拔其資格二者又各為防閑檢扼之法以相侖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善乎胡寅之言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任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其任莫不善於轉易無常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今皆蹈之悲夫

明興
尚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為急下金陵即令有司

舉賢才武畧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已

今有司曰上世帝王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哉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以觀德考經術以觀業試書算以觀能策經史時務以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畧次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豫及時勉學以俟舉焉洪武元年 下求賢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一

六

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人懷其苦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 下開科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懷德之士份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焉超畧者顯擢使中外文臣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 詔科舉取士終浮文罷不設今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又 諭吏

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文王皆皇皇於版築

鼓刀之賢豈其智不足哉以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翮蛟龍之騰躍以鱗鬣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爲之輔今山林之士念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有司舉禮採遺赴京師朕將任月爲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一

七

有司驗實蓋科薦並行十九年詔郡國舉經明行脩之士 諭禮部曰比有司舉士置者年宿德不閑而拔少俊覲後恩大詩也昔周文用呂尚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生既老白首傳經豈可榮以耄老而棄哉今郡國所舉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政按察司官使之 諭尚書同曰吏部名鑒衡之司言鑒明衡平即物之奸姦輕重無遁也政事失得在庶官庶官賢否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瘕官曠職爾等居持衡秉鑒之任務平明甄辨毋苟克位當是時

天子寤寐英俊以開治統輪旌東帛交馳于四方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婺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翰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來至入見

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司有創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曰見年皆七十餘

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通鑑下編 卷之十一

七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

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入後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夙昔足爲鄉里光而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乃賜敕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

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即擢用

爲行有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權僉都御史者

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子喟然歎曰誰無母子羣臣親老者聽予告歸養當是時優百官俸賜百官公田租復京官家賜百官朝服公服冬衣帶馬給丁

憂官俸給尤重慎省府州縣親民官之選每之任召見賜綺帛路費而遣已患雜流用爲民害也命國子監擇監生通經術者千人送銓部選州縣官賜遺有加已作到任須知俾除授者就銓部領憑訖關須知讀既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

上若曰咨爾志人未官旣入官厥有受任應副之事厥知者鮮哉誠治是綱領孰復以思卽諸事立辦脫厭怠弗觀省即聰敏過人於績用罔成夫五經四書脩身爲治之道爾志士業且講習之矣况此書近易易知而爲官要幾具在尚切磋究之無怠首祀神曰祭

通鑑下編 卷之十一

七

祀國之大事以爲民福也府州縣歲春秋報有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諸壇壝祠及境內有功德於民在祀典者若郡邑屬無主後者至任日必先索知諸祀神期日壇場祠廟各幾所諸門垣祭器什物有無完缺務以時脩飭副國家事神誠慎之意次恤孤曰王政先婢獨矜寡今郡國設有養濟院重民隱恤孤獨也而有司爲空文豈稱朝廷存恤之意須索知院內孤貧若干人歲支米若干匹點視給散必親無令失所焉次獄囚曰刑獄民命所繫本衙門見禁罪囚須究知招擬完者若干見問若干其招擬

完者宜詳審決放見問者悉心讞之諸入禁淹速事
體輕重事證明白若否咸悉聰明誠慎期平允折于
衷毋致冤抑次田土曰 國家以戶口版籍爲至重
須究知所屬軍民匠竈僧道醫儒等籍戶若干官民
田地各若干官民田夏秋租稅各若干款分開揭上
度支備國用次 制書曰 國家有 詔旨榜敕諭
下者定畫一之令示官民有守也諸隱恤經制咸具
析其中州郡官職在究宜以明布諭下須索知有無
存否務講讀通曉其意一一施行之次吏典曰椽吏
分科按事視國六曹能否異而政事之善敗因之須

國史下編 國史之十一

七三

索知吏典總若干分曹司吏典吏各若干所該司典
令常居曹理法而時驗能否勤怠爲勸懲夫分曹承
管則事體練省知自尾易辦選調數則情弊萌生有
那移其以事故接管者不限諸監司公文下若照行
事件須究知各曹已未結者若干未結者分事體急
緩輕重先後未施行者施行毋稽遲沉匿馬次印信
衙門除本衙門外須索知所屬有印章衙門凡幾庶
知所分守及所理庶務次倉庫曰本衙門所有倉庫
儲積須索知見收官民糧若干支起運若干存留若
于其庫收具分豁如目以稽察支用致毋乾沒境內

國史下編 國史之十一

七四

倉儲場所稅課亦如之次會計曰國家經費重事必
量入爲出歲徵收漕運若折收各該若干及每歲官
史師生俸給軍月糧具索知如目而境內出產各色
課程歲收亦如之其有魚湖若金銀場及窯冶須索
知所屬幾所坐落何地歲額辦若干所執工造器者
等又山海國家之藏資 國用而省民租爲繫尤
重諸邊海郡邑須索知煮海場分及竈戶若干工若
千歲辦課若干毋使折閱焉次公廨曰 國家設官
司以聽治諸解字用器皆民力從出須索知堂房廂
宇幾所公用什物幾件有缺壞輒補治愛護使用毋
重勞吾民而境內諸鄉有官房舍仍時理葺焉一學
校曰 國家建學立師羣民俊秀子弟培養其中所
以就成其才德而資任用也府州縣須各究知所屬
儒學肄業生幾員以時考試勸率懲警其不率者黜
若建言實封告訐把持者照榜文事治之務作養之
成稱國家善俗育才之意一 國家重耆宿之設以
高年有行諳土俗習典聞訓而民所疾苦事難易得
失得咨諏也乃交結官府蔽隱差徭操短長爲深害
者蠹已須審覈灼知其人乃舉以克一府州縣官
朝廷所設以宣導風俗者也而移風易俗則在於激

勸善良屬境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以旌揚者時存問如今未旌者務體訪的實 奏聞旌之及境內有精通經典文學優長之儒及能收民馭眾有幹濟才用者博訪覈實時遊問以自輔而貢於朝資任用焉諸境內士君子任官在職年老致仕者一體具知一為政之道奸愚去則善良安而四民有專案則有常心即為非者鮮已境內有把持公私事務說事過錢教唆起滅詞訟騙詐良善者務細審訪籍姓名以埃犯其遊手遊食小務生業者行邪術左道燒香結會惑人視聽者不孝不弟好酒賭博不顧父母之養不遵先賢之教者咸採訪籍之懼自改即止犯則寘之法謹毋令司典吏徧取勘以擾平民一本衙門及所屬該設祇從禁子弓兵人數照額設已須索知到役日月毋容留濫設作弊而境內士人為官作非罷黜閑住者幾人至死罪者幾家境內以法誅者幾戶警迹人若干咸索知之又各目具列為三十一條至官日限各曹司典吏十日中報須知如式其不依式為繁文并遷延不報者以違 制論已下恤民勅須諸司職掌于有司三歲入 覲諸司府州縣官照須知款式造文冊并所守地圖若原領 敕諭職掌

上之部聽廢置部奏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為三等其廉能愷悌治行卓異者為上考 召見獎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為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為下考不與宴屏立已於事而退蓋甄別如此洪武中制敕布政司理所屬府州縣官察勤惰辨廉污綱舉須知內事目申勅施行其頑慢不法貪污怙忍者述實奏上按察司理布政司府州縣屬務振風紀汰宿弊綱舉須知內事目條察督之以肅清一方儻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貪官污吏暴民仍縱者巡按御史糾治而府臨州州臨縣縣臨里甲務綱舉如章已 諭廷言古惟四民四民中惟士為最貴而農為最勞士讀書明理道出為君用享天祿故貴農鷄鳴而起春耒耨而耕耕而種種已而耘夏冒赤日悴形神于芟耨比秋成輸官於所餘無幾矣遇水旱荒札即舉家受其饑士入官享祿委民艱於莫聞又重侵漁之亦獨何心於是命戶部以米計文職官品歲俸給之數又計田畝歲出穀之數與農用力多寡之數為之書命之曰醒貪簡要錄頒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已 上謂吏部言 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

可以資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以用於是召萊州知府修尚書兵部明州知府文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王復春守公不奉上

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齋手敕往勞慰即擢爲同知新化丞周丹以進士蒞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詣闕願得留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賊罪懷印綬未煖輒被逮去非謫戍卽門誅羅天下士之制甚設而不爲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弛張闔閭以鼓鑄天下材不循法故居職惴惴恒恐不

能奉法恤民以稱塞

七

上意百職釐舉亦頗工文移苟幸塞責其不願爲材者至陽瘖爲癩借名他屍以違難而猶不免也蓋一主於用人諸所定貢舉銓選考課之法頗參前代之制而詳擇其中然不專倚也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子午卯酉歲秋舉鄉試辰戌丑未歲春舉會試士各舉一經皆兼大學中書論語孟子四書以爲策四書義主朱氏章句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古注疏詩主朱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皆兼古注疏禮主古註疏未舉中脩五經四書大全書專祭傳春秋主胡禮記宗陳滌餘如制義表章濂洛關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四道令

深於義理之文次場試論一道觀博約之致詔諸表內科一遺判並條觀王體國法末場策時務五道觀經世之畧蓋欲酌文質之中而用焉而具錄三場程式文上之宣德元年定兩部十二省貴州附雲南隨之數正統額量增而禮部試臨時請如國初所舉士爲定制嘉靖中許雲貴各開科增湖廣額名其會試中式士

天子御正朝制策策馬又明日

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群臣具朝服班侍臚傳

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即六卿宣制無

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

七八

以俟又舉屢舉不第以監生資入官歲貢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赴禮部試試中補國子生府學歲三歲各貢其廩生赴禮部試試中補國子生以食廩先後爲之次一人既入官銓選考課歸之吏曹銓選屬文選考課屬考功諸選進士舉人歲貢流資外有吏部承差知印書筆累書譯字諸樵流各差其品而餘凡選歲引選六類還亦六達方選二朝觀之歲揀選一選之日試策論判若文移引見日考觀其身言其歲貢選教職者無常期一命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選御史會都察院而內外官任職三年給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

通考部奏請綜其稱職平常不職若而黜陟之陟無過二等諸京官五歲五品而下考察其不職者爲民閒住致仕有差四品上自陳聽去留外官以入觀之歲吏尚書會都察院考察其不職者亦如之内外官有劾章考功品其良不肖贊尚書定去留覆上大臣自陳下亦如之京官已亥年考外官辰戌丑未年監司具歲中賢否考諸司府州縣官入觀撫巡二院若上言下貪酷官罷爲民不謹若罷軟不勝任勒冠帶閒住老疾致仕其才力不欠者除調有差而留用者部尚書引詣閣部及科道官各露章劾諸官職不稱之罪謹省惟而六科都察院糾官邪吏弊無時命已中勅而遣成祖即位申勅百官於吏部尤諄重畧言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今内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媚嫉毋蔽賢毋徇私濫舉又諭吏尚書言銓選當各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吏自蒞官半歲以上各倉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召郡

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即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爲小人所忌惡者矣亦有貪贓賄賂低首下氣依阿泐忍爲小人所安利者矣如其詆誣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用之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蓋公毋枉毋縱已用尚書義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而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以舉者多少爲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授職後關茸貪婪者舉主連坐

昭皇帝即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八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又敕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若淹下僚者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文學出眾者數實薦舉聽擢用若濫舉及蔽賢者罰朝朝廷比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若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觀故得實材無幾政何由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

連坐之法 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繫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甚盛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其具各都司各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騰焉又 諭尚書言御史 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

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省識亦烏在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其慎選擢以清風紀已上以武臣疏於事理命選任方面參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已 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治

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牧守多尅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

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以聞無惑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賜鈔而遣已 命擇國子生有學者十人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尋擢爲給事中救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還鄉毋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它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膂力愆不勝任者聽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終

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 詔朝臣歸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祠祭賓客費蓋 恩厚如此鄭府審理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彌賔與率馳驚於空又真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已登第入官雖甚才敏然於脩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辨知也遽使之從政必有幸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令有司先審訪博通古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加重慎庶士務實學而 國家得仁賢之用

上曰善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也大學士士奇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材而浮

上曰然爲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

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令

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閱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既踐祚下求賢詔出御製漪蘭操招隱詩賜大臣以

函史下編

卷之十

風而文武重臣咸躍然於君臣同遊之盛敕吏

部言朕負荷洪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聞者敕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漪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將盡無遺賢之可舉歟何息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民生之衆乎吏部申論三品以上衆推有才行文學者畢以聞又詔曰君國之道保民爲先當春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曾未盡得所念何以答

天與

祖宗基祚之意乎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

政理民安非人則害而循資陞授將賢不肖混淆吏部移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克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二司及有司具以聞後有贓私罪坐舉者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難治擢郎中况鍾莫愚御史何文淵負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府

上召見宴勞賜璽書曰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闕冗懦懦坐視民患爲豪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由

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

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母惕毋事苟簡毋爲權勢所脇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負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衆傳行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阜異者具奏其俞酷壞法爲民所怨苦者逮赴京罪之已

上念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放濁當飭治也閣

學士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於今爲甚
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

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忌顧
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

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
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
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濁
所始也

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
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也

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爲京尹能令令
必行

上太息曰顧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
日擢佐堂院事下 敕曰都察院爲朝廷耳目 國
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
小人橫恣近年 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糾
顧與和同即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
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
其各道御史有賢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
體貪淫無耻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

憂者一體行其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以克欽哉於是
考察御史不識者二十餘人削籍貪淫不法者謫遼
左諸衛克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觀子輻以
脇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論死宥戍邊觀罷官隨
住憲臺肅清已

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 國家所寄以安民
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職
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 命推部侍郎由
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周
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時

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

上爲降辭色慰藉廷臣選懷無舉薦降 敕責而司府
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
連坐已合 臨御來三科進士 親試文華殿拔其
尤授脩撰編脩評事等官進學 文淵閣優待之
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
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負年四十五以上者考
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嘗所
得 誥敕畢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
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之盛也輔臣以時世不同對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爲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清心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

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閣學士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

宣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一

八七

舉主審覈不精亦容徇私而所司不行糾察故也况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俞旨乃授非上允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昇平此其明效宣宗皇帝體

祖宗之心行仁政此其首務邇有京朝官闕冗無籍人

無爲保舉者遂營爲飛言欲隳良法惟

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下敕言布政司按察司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二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監察御史有

賊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賊濫令

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體訪奏授蓋特重風憲已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索已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監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

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已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一

八八

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又敕文武官非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止不端者畢汰省毋靡費廩祿已復申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以九年爲滿中善政著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用給事中鮑輝言諸來朝官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異者禮部引奏賜勅獎勵賜衣鉢賜宴于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顯陟高者至九卿當是時薦敷公諸諸司選任事之天曹故撫巡憲臬牧守縣令無慮清慎惠和號稱得人而宇內晏清及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名保舉而進退人材之權

執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即令吏部銓能自振乎議者不察翕翕訛說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歎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已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鍊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綱復言吏部選授私弊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

御史下編

卷之十一

八

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

英廟復辟益明習於政治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詣文華殿親諭訓勞給鈔爲道里費而遣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於是遣行人奉書幣聘臨川處士吳與弼至京廷見問勞有加禮授春坊左諭德辭不拜賜璽書遣行人禮送歸里近臣未有也而是時

上留意於三事大臣六部尚書若都御史缺召制臣密勿簡任先是正統初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折爲著令祿以浸薄邇小官不自給前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俸月支僅米石五斗不能養母妻女貸同官俸至三十餘石終死不能償乞下廷議增京官俸而國初皂隸供役後以俸薄放寧家月徵銀一兩名柴薪錢宣德中都御史顧佐持憲嚴以柴薪事被訐

上持章密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今其事有無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月給俸實支一

御史下編

卷之十一

九

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勢不得不遺半以歸皂亦樂輸銀歸耕於官皂均便京師大小臣工皆然即臣亦然又自永樂來而然此

仁宗皇帝所爲增朝臣俸也

上太息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訐者曰朝廷用一好官輒爲小人所排擠如此召佐以吏所誹狀授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聞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誣正付汝自治之已後有重囚敎囚誣告佐枉重辟不聽理者會鞠情得

宸怒命囚西市而柴薪皂隸爲著令

祖宗時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旨行永樂中傳旨方賓兵尚書卽日到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言重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成化中選授私舛頌請復保舉於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朕親簡除而權密下移廷臣大患之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便

通史下編

卷之十二

九

上 命查 祖宗時例得簡除事 大怒曰此

祖宗時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爲常乃知唐疇咨四岳亦重僉謀周宰統百官亦隆推讓保舉公聽並觀而天曹參酌銓注固百世不能易也自永樂來設巡撫官多用侍郎通政卿丞無常自景泰中以風憲官得糾劾庶官於體統便畢改都御史卽尚書侍郎出督軍贊軍務總邊儲必兼都御史銜名乃遣後官以因事添設而益增部至兩尚書而侍郎率往往倍原額在後添設撫民管屯等官而冗官滋多議者請

參酌裁省事需後而成化中太監張敏敏兄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敏貲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南通政而是時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若豪宦子弟率資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官弘治初以災異汰革而吏部尚書王恕言考課之法所以覈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今被災所在考滿官令納米俾賑免赴京復仕造須知功績類繳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貪情之風日滋也請目今考滿者俱給由赴部聽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一

九

質已又言永樂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戎馬時未聞納糧草納銀納粟爲監生吏貢而用足也乃邇年來奏開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早輒效充爲長策故例進日廣而正途因壅不行多者至十五六年不得選年邁力衰誰復爲盡心職業不帶歸計終爲國牧民任事者又此等今旣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可得也臣於元年其奏題止而部院又題覆請行是使後雜進人益多而選法益壅弊將安極也旨曰可其後天子益明聖坐煖閣召宰文升入面諭以明春當三歲

觀察百官卿用心體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文升老
上慮其贖也復諭曰卿聞未頓首曰聞之

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生此宗社之福敢不盡心
上喜命中官掖下階又召尚書大夏都御史珊至
幄中言爾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使
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即政何自行民何由被
澤是文具無益也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
慎揀得人爾珊更慎擇巡按御史巡方岳黜陟庶有
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命明年考
察竣加文升少師召大夏珊入賜元寶各一錠謂

御史下編

卷之十

九

之曰日朝觀諸司文官皆閉門令如卿二人即門洞
開孰從以賂通者又曰勿朝謝令公卿知內愧也
六年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被黜者聽復任先是吏
部考覈具多黜爲公方面而下有微瑕輒斥大學士
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居官未半歲而黜
又所黜徒風聞不皆實非

祖宗法不便故有是命一時見枉者皆喜得直乃後
選者愈壅而貪殘吏亦益以滋嘉靖中

上中興明聖南郊詔下言

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於三

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之法輕乃薦舉廢
遂盡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於世不
專於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
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脩實行宜真才之
不可見也吏禮二部按舊典開奏務後科舉歲貢辟
薦之舊有真才實德不次擢庶幾吏士向風改行內
外得人爲惠民致治之本又詔撫按官行巡州縣
考守令政務有無脩舉其有循良清白著迹者不拘
進士舉人歲貢吏員量年資會舉降敕獎勵或增
秩賜金後不次擢其貪酷能軟依律例問擬其相見

御史下編

卷之十一

九

須體貌毋得非禮凌虐當是時

上明威自柄內閣元輔部院大臣擢用不以次有不
亦往往被重譴嘗謂輔臣言六部官要重天下事皆
所經綜宜精擇擇人授職古制也

祖宗朝亦有改任者其議上時議改兵尚書時中于都
察院南兵尚書世寧于刑部大學士一清鑒同對言
世寧有風采令長院固當時中仍舊刑部宜別舉堪
任者從之已兵部以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畧

上曰天下官有定負責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
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撫躬餉胥所司令盡心經理

而可矣遣經畧肅滋擾何爲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遣嘗手敕吏尚書鉉言吏部謂之大官以百凡奉天銓量品騰賢不肖進退廢置必常外不避怨內不避親而云也誠如是君有得人之喜民受福而庶績凝矣豈但國益民安居是位者亦永有不朽之譽卿寧不思朕以此地特重不授他人而簡任卿卿宜有以報朕昨疏云大禮之人非大過不敢言此何以稱焉來歲當考察之期當勉立名彩務使功不掩罪私不害公官知警而民有賴夾持朕於不逮卿其自勵毋以私勝公蓋重慎如此而是時用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一

九五

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間入院爲侍從官正德中附權倖傳陞得文階者盡革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八進士科文體 敕毋浮冗必古雅精確臨軒制策往往出

上所親製魏煥其文鄭端簡曉言

皇帝應期紹統光蒞寶極知人哲於放勛額俊勤於神禹管蒯不違瑕瑜並蓄慎重名器未嘗一歲九遷收攬人才奚啻拔十得五信矣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而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鬻官買爵幾同

賈術大臣婪恣美遷除往往以私賄得通營官殿將作供焚脩方士至禮書工書諸富人貴游子姦胥大猾往往竄名營繕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隆慶初並革而原本

遺詔嘉靖中以忠諫屏廢死者錄陰存者召用若干人崔文敏銳曰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皆由士棄草畧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亟不予專斷之權弛而無支莫甚於兵其覈舉議曰昔者成周受田百畝死徙不出鄉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一

九六

司寇六德爲本六行爲輔六藝爲翼無奇袤岐其心無饑寒空其身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其世降德衰萬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引典法稱先王則教之効也國家造士專用經術豈不勝古之工詩賦習法令乎哉然業之易能不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考學記之故守曲禮之序人生十年學始業由行成事以年易者未有也故士業經求仕鮮以祗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是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即令舉行民遷徙靡常未易覈實閭巷細民惟視財勢長吏任四五年

不以微勞遷即以小瑕黜里選何自而行乎是以上
憑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若博之中呼其取之
夫人若夾之遭負何則非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可
賴也目督學之官設而郡縣守令以事月導職委之
於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
教故士以益荒宜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
通四書及占一經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
輕授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校黜升之法必本之性
行責之太守審驗當否正懲獎施焉間有幸舉者不
延矣其省官議曰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一

九七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六
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階
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鮮已自宣
德迄今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為之分
責不已謬乎況入仕之途不清而多彙進之人經久
之計恬不動於慮而懷速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添
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倖門一啓居亡固志事至借限
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要不
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蜚翽夫一
人而牧十羊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焉孔子譏官事

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論
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克伍百工之技郡縣
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臬
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予能而翼純者也
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搏則省臬當
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彼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
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濶乎且邇年小
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覲而
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
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苦代亟文中子曰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一

九八

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
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
以教雖曰善治末由也矣古治朝遠濶未論論近事
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久則入
中臺為左右都知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又久則為
部侍故繩糾者諳法令而牧循者練治體今臺省大
通矣又為小轉法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迨秋則副
使矣又參議於北矣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騁於東西
矣其進士科知縣事者率三歲而擢惟下僚以資格
限者乃積歲不遷即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是其亟

也彼其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頌圯之更於前視生
民之困苦若駟馬肥瘠之經於目也即善政美意未
效而去誰適為治誠令脩古三考黜陟之法諸美政
表聞者就增秩加官勿使移徙誠知其人或先超遷
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如周忱由長史于謙由御史
都善誠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心
政從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陞侍郎陳璘由
知州陞陞知府陞陞陞按察使又通政使由郎仕
者一人之身計之淹序乘除與驟遷適等又何必轉
輾繁促今僕僕道路費供億不訾乎胡端敏之言曰
祖宗時立賢與方故士得真才而用今清要之官專取
張史下終 兩卷之一 九九
一途百官叙轉特憑初選進士初選授吉士吏部則
殿閣堂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之是教競而
尊驕也故士初入仕即有貪緣美官之心既得美除
即為待祿養交之計乃邇年來進士當次者聞南京
之缺即避近侍富擢者遇京堂之缺即爭士習若然
政理何望古刺史人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
取狀元皆先試食判而後召補館職臺諫蓋以翰
林臺諫上寄朝廷耳目心膂之司下儲公卿宰輔
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
聖祖論人之衰良亦言試之事而後見豈可以新進未

嘗試之人而樂居耳目心膂之任也哉請自今百官
陞授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
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
得徑選科道部屬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
政副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
異者常之則守令知重而善政可行生民蒙福矣邇
東粵陳建作治安議條當世利弊於任官為十議特
詳始選舉毋輕取浮文一選小官歸本省二入仕之
途戒濫三省冗官四初選戒驟貴五遷轉戒太速六
資給毋太限七崇推讓八慎考察九小吏祿不宜折
張史下終 兩卷之一 一百
減十也一覈舉言項安世有言舉天下之才而一之
於科目入是科者雖餐餐構枕必用出是科者雖周
公孔子必棄宜朱子以為教愈詳取淵精登汰再三
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愈弊無益也夫致治以
賢才為本求才以興廉察孝為先經曰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務本論也李
克曰窮視其所不為貪視其所不取此察廉方也蘇
軾顧諟之曰上取孝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察廉
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苟可以中上者無不用夫上
賢好德人之秉彝上好下甚王治之大幾也上誠敦

德尚行爲天下先而執此之政如金石四時堅久不易則天下之士爭自刮磨舉人者求無負於知人舉於人者求無負於所舉縱其有好名徇私之流殆其鮮矣况好名而矯於善不猶愈於不好名而肆於惡耶三代兩漢風俗人才之盛效可觀矣且夫天下固未有無弊之法也然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謂宜特設孝廉一科郡守縣令正官取諸生秀民中行著鄉閭學通經史年三十而有成立者薦之省率三年而舉大縣三人中縣二人小縣一人府倍之州縣

同舉者聽而守令察舉必詢之耆宿公之賢士大夫驗之細民保無謬舉以克巡按御史會藩臬官共試其經義主典實無華言而待遇恩數並居詞科之上庶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薦於自脩如此而風俗不淳人才不美未之有也其辟舉言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得自辟曹僚其所辟率所部賢士之有能實操守者以知閭里之奸邪以廉黔庶之疾苦而治效表著恒必由之今一歸之吏曹限之銓序始舉之以浮采終選之以排連豈不過甚矣乎兩漢未論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士人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

因水旱選補使郎選宋神宗詔川陝福建湖南廣南等八路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爲著令是皆便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吏曹總天下之選也今外官八品以下謂宜稍準古辟舉之令委各省巡撫都御史即舉薦及詮注聽選生冊報于朝下吏部掌之而主其選轉黜陟之斷是於事五利遠方士人去京師動數千里候選經年又挈挈而之數千里之任揭債以往携挈而行以欲責廉也固難選歸本省省費七八利一京師之地天下輻輳新米踴貴恒倍於四方唐太宗所以分選人令集于洛也今

選歸本省米價無踴利二四方官缺類季報候銓比其到任動踰年歲曠官廢事之日久選歸本省隨缺隨補利三曾子固言均之爲吏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郡相易而往莫不贏糧舉藥易舟選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暮變更寒暑而後至則室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之尚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鮮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精一之思脩

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今選歸本省不其東封
即其西境水土便安而諳解其情偽習俗得展布其
四體利四人之情莫大於祿養其親故毛義賢士也
奉檄而起喜動顏色以爲親也然途遠迎養則自致
爲難恩衰其養又義所不可今選歸本省則奉親之
念易遂而報國之志自堅利五夫取士用人察舉於
守今考試於巡按銓補於巡撫而黜陟出於吏曹自
下而上於理天下固自然之符也或曰人情於鄉土
也易私然侯文署督郵杜樺季欽迹漢人前行之矣
諸皆經世大猷其本丘文莊言疏貢舉考察之弊雖

時弊固然然而法又不可廢也其言曰舊制官負給
由考滿得平常不稱之名猶皆復任九年而廢置而
緣事降職除名者類許伸理蓋愛惜人才之至誠不
忍輕棄絕之也近始立諸名色以黜之而所謂素行
不謹者尤爲無謂夫人所行豈能事事皆善無不謹
哉一履外任人所摘目即會閔可以此名被之矣是
以曖昧不明之惡聲而錮人於聖世何痛而不德也
且此法之行獨便於疏通選調爲利者小也乃其弊
多端而害大夫同是異毀好諛惡逆即賢者患之矣
正官偏私勢或不免而僚屬一事違拂一言忤意則

喜怒愛憎從之考語賢不肖因焉而司府州之考語
畢因之矣司考察者獨見夫府按藩臬守巡府州縣
正官之同然一辭以爲謫罷固當而豈知其初獨出
於人一之私愛惡也哉此朝觀考察多將剛正不肯
逢迎交結之人黜退之以快忿胡端敏之所爲深歎
也夫上官旣以從違爲喜怒以喜怒爲賢否於是爲
僚屬者不論事之是否理之曲直符牒下即伺其
意之所嚮而爲之虛實輕重以逢迎之惟其意之所
欲即不便於民心知其枉亦惟獨仰屋竊歎而已故
其弊以奔走應對爲職司以臨政蒞民爲餘力以干

謁勤渠爲恭謹以直躬守道爲戾謬多賢能之旌者
其奔走之捷者也多不職之劾者其朴直之拙者也
問刑以深刻爲能催科以峻切爲庸案牘以彌縫爲
巧御下以徂詐爲工多能卑著者虐焰張者也祿位
固者智囊密者也此阿順逢迎之弊也夫入仕數年
司轄至衆即善爲容者寧能盡人人而順承其意盡
事事而無忤於其上哉一有所忤轉瞬居諸而考
察之期適至矣自非天性不移直已守道亦胡能無
囊橐身家之計是鼓之貪也故察黜煩煩實無益於
懲創卽三年之後較三年之前其賢否能實之判固

無以大相遠也况巨奸老黠倚仗深嚴又考察者之所不及乎謂宜令撫按歲會藩臬官考櫟職而上咸面覆其人令得自辨實而公聽並覲諸老疾者會者酷者素不謹者必明署其何年何疾為貪為酷何狀不謹何事冊報而罷黜之庶被黜者服而不坐被空文之錮矣其言小官折俸之弊以為漢宣帝詔言史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令制中外官皆折鈔鈔之不行為日久矣姑言縣令兩漢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歲俸八十石視漢祿已薄况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不及漢半月之數乎夫士受職於官有仰事俯育之資有道途往返之費而又有推其餘以及三族朋友故舊之心雖其私何可無恤也衣食時缺雖嚴父不能制其子君安能檢其臣乎饑寒並至雖廉士不能固其節况中庸之人乎謂宜以今制從凡品月支五石為準等而上之品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為俸月十石而革折減之例庶乎其可也

史下編卷之十一終

函史下編卷之十二

學校志

叶郎鄧元錫纂

南豐後學曾懋校

吳天生民范冥顯蒙爰作之師用樂厥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則知師也者助天明民覺之以降衷恒性而漸之善也其用於大君等故君子欲化民成俗必於學上不興禮下不說學以欲致治者末也自虞帝平水土之治慮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乃比於禽獸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申命之辭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敷曰敬敷敬教之本也教曰在寬寬教之則善教者之所以得人心也其在周官大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報本反始而不苟二曰以飲射教讓則民敬老尊長而不爭三曰以冠昏教親則民男女親成而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親睦睦而不乖五曰以儀節等則民貴貴尊尊而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務本敦俗而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畏義憚法而不醜八曰以善教恤則民勤相保助而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寡欲知足而不侈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

力業劬生而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興賢舉能而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合鋤勸穡而興功是知虞五物者教之經而周十有二教其緯也正月始和懸教法之象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五家爲比比使相保保之也者親之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救而和親保之也五比爲閭閭使相受善爲受其慶惡爲受其患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也夫亦居忍而并包之矣四閭爲族族使相葬器同其戚五族

通史下編 禮卷之十二

爲黨黨使相救凶同其災也五黨爲州州之言賙也謂不足相爲周也五州爲鄉鄉之言鄉也鄉之斯飲射而賓之教合敬也故王教莫大於能羣莫先於敬讓莫厚於敦睦莫美於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時雍則不爭之極也故保受葬救周賓者漸之仁厚之義導之於德讓而要之化斯其路也於焉頒職事十有二登萬民使毋失職而幸之於禮防其僞而教之中安之以樂防其淫而教之和於是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

師序以明教庠以視化春令民畢出在野冬令民畢入在里以順陰陽備寇賊而習之於禮春將出民旦上老坐右塾里胥從焉庶老坐左塾隣長從焉以時民之出入夕亦如之出入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恒出入畢如之而閭巷庠序之間絃歌之聲瀲灩乎其相聞也蓋自田野出入造次而教固已行矣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灑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冠而入大學大學鄉學也大學學先

通史下編 禮卷之十二

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六德者智仁聖義中和以達德所得爲德教之本也六行者孝友睦婣任恤以達道所行爲行教之務也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因性習所近而達之使各成其德而達其能是教之全也其教之不率者則有鄉八刑以糾之而悖行亂俗者不得奸焉於是比長掌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教於眇微月吉族師屬民讀法四時孟月之吉若春秋祭祭黨正屬之正月之吉若歲時祭祀于州社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漸

之子德於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秋
賓于序而飲射焉三年大比鄉大夫乃禮賓其賢者
能者而飲成當是之時教始於比間設於州鄉本於
家塾黨庠州序以達於王國天下蓋無人而不學無
地而不建之學以教也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徇於
路采民風而獻之太師比於音律以聞于天子在侯
國天子巡狩陳詩觀風而教因以設焉此王者不出
戶而窺天下地官卿以敷典擾民既富而教和民則
之大畧也乃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生而有教教始於小學小學在王宮之西既
冠則羣而教之辟雍而大司徒所簡州鄉邦國之後
之與焉其入學以齒虞后夔之命曰命汝典樂教胄
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變調其情
性于中和之極焉倫物之本而和聲諧音播樂以蕩
滌其邪穢斟酌飽滿而消融其查滓焉蓋其精也周
禮大司樂遵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以樂德教國
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語以
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
原本於虞書樂者樂也樂得其道也中和履情之大
德祇威無怠庸常不易而後中和之德全故祇中和

之守而庸其保也於是乎孝友順德無終始而安且
成焉乃語主興導誦誦言語詩見情於賦比類於比
而起志於興故興者風之遠而興導之大機也樂語
學焉依物以爲興托辭而導之誦誦以昌之咏歎之
淫液之於以爲言則和平之致辭輯而擇也夫雲門
大卷大韶大濩古帝之樂也大夏大濩盛王之音也
大武武也是帝王天地統禮之全是大學之所以教
也學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其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
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夫三歲大比興賢能而教之與固矣其國子則各以
其始觀之年而登之故比年入學也不考不視將怠
而玩能有成乎故中一而視之各依其始入學之年
而考之各視其所造焉之等則進之以序而求之以
其安也曲成之道也視離經離經者麗經也視性行
之所近而易入者循之以爲業其爲人也敏而達則
麗之書矣其爲人也柔克而溫則麗之詩矣其爲人
也恭而愿則麗之禮矣其爲人也和靜而弘深則麗
之樂矣離之者使身比於是以致其德而達材也故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長於風詩教然也疏通知遠長於政書教然也恭儉莊敬長於立禮教然也廣博易良長於化樂教然也故時教正業未有能釋乎四教四術者視之視其能身履於此乎否也故啓知之始一誠也而學求端於辨志志何辨莫辨於誠僞之辨矣是君子小人之所分也故始教發其志中年視其辨其於志也介然明乎毅然確乎惛惛赫赫乎而進退之辨志之端一明也離經爲業矣或息而弛之於業也何有朝焉夕焉益焉習焉日就焉月將焉不敢惰庶其益乎故視嚴業也夫道無方經著其方不情

習或局方而不通又三年經通而諸經可循而窮也故視博習也敬業博習然後知學之大方要學之詣極合詔而論不離迷於本故視論學也前此乎蓋存而不論存其心之至矣志辨矣學樂羣而後能安人道莫大於能羣其不樂羣也必有辟也不然必有晚也故汎愛衆而後能群能群而後和德性涵焉志趣漸焉此視之也夫師也者所嚴也嚴之過則尊而不親益達實而蒙敬無辟故愛畏能愛故親於師親而知其學之益也故視親師也夫朋友之於人也大矣蓋取之以輔仁孔子曰朋友以極之欲人之有當也

必學明而後能知言知言而後能知人知人而後能取友學至於能取友則幾矣故視取友也前此乎群而不黨汎愛衆而無爭奪不敢自有其斷焉平其心之至也比九年而視成九年者天道九而究王治三考而黜陟也淵源之所漸師友之所涵其必且知類通達見天地之純全知古人之大體而知乎其必且依仁秉德強立不反而仁且勇乎之謂大成大成者措之用而時施之政而達臨之大節而介乎其不與易也則司馬之所材也以克庶位此造士之大方也其功始於格物致知其本約於誠意正心脩身其用達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歸止至善而已矣故成均之法使有道有德者教之學沒祀於瞽宗以爲先師瞽宗西學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于瞽宗示敬道也雅肄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官其始也學以求志教以官材肄之使之端其始也入學鼓如鼗籥趣之於離經曰邇志於此乎是邇業也不威不重以學則不固故夏楚二物收其威而教先於六儀詩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故大學之教弦也誦也春夏禮樂秋冬詩書時教之正業也久則勞而厭數生焉灋縵之安弦也博依之安詩也雜服之安禮也退息之

居學也使玩焉游焉而後安人之性也有能而不能其能者得之性而成之習也稷之播種也夔之擊壤也童而能之長而好焉不性生乎是藝也故與其藝則樂學不興不樂也是達材之教也故君子之學藏焉靜一脩焉操業息焉恬志游焉適情不專一方皆所爲鼓舞弛張今之不倦而日漸于中和之道也夫然故安學而親師樂友而信道離師輔而不反是謂獨立而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夫學所以理性情游身心而歸諸道也性其未發也是於物無涉矣時而調之時而攝之使無櫻於物而自達於本禁木發之

史記下編 卷之十一

八

豫也欲動情動如水如火即發者欲自禁而無絲如是而禁之必扞格矣是不豫之過也夫時過後學如夏而播種秋而耘耔將能穫乎故學教國子及學士必時中一而校必時時過而後學猶無學也積分而授之業積分而視之成譬四時之八節然一不可得爽所謂節也不陵節而施使警雋者俯就之而熟魯愿者誘掖之而至也何業之不洽雜焉而施之一不倫於理則施者悖也壞亂之道也夫獨學僻也燕朋逆也燕僻逸也與端良相觀乎其長善也微其救過也於未形漸焉油焉淬焉入焉之謂摩故觀摩之益

微也夫目心神之宅也故教者時觀外觀其形目攝其儀也內觀其心目攝其心也觀弗語而目攝之使自存存其心之至也不時觀而訊使心馳於訊多其訊言而數使心馳於數訊此求者拂也夫君子之教牽之以爲道也然或以牽率而退馳驟之束縛之而敗故也故弗牽而和抑之以爲強也然或以抑壹而沮頓感之故也故弗抑而易達之以爲開也然或以開達而散末之思又使之無復措思故散也弗達而思矣故辭達善也費而達其達者見也約而達達以心善之善者也語臧善也顯而臧其臧者事也微而臧臧以心善之善者也譬而喻善也其喻者識也罕譬而喻喻以心善之善者也曰可謂繼志語心也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灼知之而後能救其失也或失則多寡之見苦矣或失則寡多之見病矣或失則止進之畏之或失則易難之拂之矣學者有六失教者必知之溫柔敦厚通乎詩矣以過厚也而愚詩之失也疏通知遠通乎書矣以奇變也而誣書之失也恭儉莊敬通乎禮矣以名數也而煩禮之失也廣博易良進於樂矣以志廣也而奢樂之失也屬辭比事進於春秋矣以輕斷也而亂春秋之失也夫易廣矣

史記下編 卷之十二

九

大矣幾矣微矣然學亦有失焉潔淨精微之致而棄物則爲虛蔑倫教爲大也不毀則乎是賊也此六者亦心之莫同也灼知其心而後能救其失也灼知者知至學之有難易而又知其人之美惡然後能博喻博喻者精而精之精而麤之麤而精之麤而麤之多而寡之寡而多之或因其多而多之或因其寡而寡之強者退之強而不抑也進者止之止而不拂也昏者昭之或昏以爲昭明者融之或虛以爲明小者廓焉大矣或因其小而小之則得其爲小大者挹焉小矣或因其大而大之則成其爲大夫喻非一端而已

也夫各有當也故知微者知心入微者格心此造士之微機也教者守造士之大法而默操其微機可以作人矣且良治非衷也子學而爲衷學其似也良寺非箕也子學而爲箕學其似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臝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謹其似也不觀之效駕乎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先之也帥先之而從不先何從是故君子慎所以先人者慎師之謂也夫王世子貳若矣而學於學與士齒王尊無上而師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也故曰師無當於六官而重於六官非苟爲尊已也德不官而德尊道不器而道尊信不

約而信至時不齊而亨行時中也如此而後能博喻能博喻而後能無陂教無陂教而後可以爲人師也制於虞曰上庠於夏曰東序於殷曰右學養國老在焉於虞曰下庠於夏曰西序於殷曰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也周人脩而兼用之虞學曰米廩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記曰書在上庠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在焉殷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學禮在焉皆太學而統之曰辟雍辟明雍和言學也者所以明和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丘如壁然曰壁雍亦曰成均以成其德性均調其過不

而名也膠雍在郊必於郊於澤中之丘欲耳目不雜安其處而無異慮也故亦曰澤宮王擇侯國所貢士與大射其中簡焉國大事出征執訊受服獻馘在焉其侯國命立學亦於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壁曰泮宮故瞽宗東膠辟雍成均其實一也皆天子設太學以教於國者也古聖王之所甚重也故人生十年曰幼學于家學書記學幼儀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蓋就外傳而學於塾也二十曰弱冠簡其秀而學于鄉始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學於庠序校也三十壯有室大司徒簡其秀

而學于國大樂正造焉小樂正大胥小胥贊焉朋友
移焉蓋九年而博學無方知明強立而後可材諸位
也於是乎大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故四子曰
強而仕而論官辨材始此也其不率教者在鄉學則
大司徒簡之而習射上功習鄉尚齒左移之右右移
之左以觀其變不變如初禮而移之郊移之遂焉其
移也蓋埃也異師友新視聽易耳目而更其所習埃
之道也又不廢而屏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小樂正
簡不率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
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以興之不變王親視學其
興也蓋埃也重絕人之道也又不變王三日不舉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焉故司徒之教主於使民由道而
成俗而胥子之教主於使人知道而成德也然由之
者雖其不通於道而踐習服行可寡過而刑俗得安
處於田畝令詩書則誦習其文禮樂則通習其數以
億事則慧以博物則藝以濟惡有能也如是而不屏
必且偏蔽反側拂經賊德過焉不止而繆驚乎由之
者之民故侯明捷記書識而不威不變必從之以屏
屏之遠方屏之棘寄退不得伍於民而後已此王者
一道德以同俗使小子有造成人有德有焉有翼有

教無數而譽髦斯士之道也其詩曰鑄京辟離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美哉周之盛德
乎至哉教乎其國子之倅居虎門之左為王官衛者
諸子辨等正位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使脩德而學道
以三德教焉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
以知逆惡師氏以三行教焉曰孝行以親父母友行
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於德行益深夫天命之中
人得之為中大本出焉達道行焉履幃持載含容之
至德歸焉故以為道本天乾行不息人法之為行晝
乾夕惕無不敏而百行萬善從載焉故敏德行本也
人心危即逆惡時有之和順積于心不可解以事其
親而逆惡必知之知逆惡而未嘗見諸行則順積之
致也教之至也鄉六行行於家必友睦婣任恤而後
具此學成而官官而學惟尊賢事師止於孝德為其
行也親親尊賢九經之大端能事人而後能處人於
使人裕如也唯然而國子漸於道順具天元德而詔
王燬匡王失者繩繩於無窮此天下之大教也乃保
氏養之以道而教之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俾周於應務又教之六儀於容德益博習焉其在官
衡次舍官正又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去其淫息與其

奇衷會什伍而教之道藝故君子之於學也沒身而已矣先王之敬教學也沒其身而已矣唯然知三代君臣相爲師友明穆交贊爲天下帥先譬天與樞居其所而列曜官乃其敷教則固如產氣下復庶物萌生咸自夫閭巷黨序州庠鄉學間始也豈非盛哉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馴及其大人青衿城闕詩用爲刺齊魯之國易象春秋十三國之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民故上述唐虞下憲殷周闕王路廢而邪術興也轍環於列國蕪一遇而世以混濁莫能用於是退而論次詩書脩正禮樂舉古樂正所爲造士者退脩之洙泗之間其門人弟子漸於六經四教絃誦詠歌考道勸德訢訢侃侃者數千人高可佐王下亦德成材達以咸適於教而素王之業終古一見然其贊易以明天道脩春秋以當王法獨於問仁爲邦之賢稍見其端倪而餘子莫之能與也蓋道之難全如此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散而大義乖當是時有若居魯子夏居西河子張居陳澹臺滅明居楚子貢終於齊太者焉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而子夏之傳特盛由乎方駿于水之屬皆從受業而曾子之傳獨得其

宗思孟繼業焉後乃有荀卿時天下並爭於戰國術既絀至秦坑焚之禍至烈而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漢兵圍魯中不下而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相聞高帝喟然嘆以爲守禮義之國爲之罷兵後過魯謁孔子廟以大牢祀焉蓋其感也時秦儒生叔孫通稍通顯欲阿上意就漢儀因爲太常諸生共定儀者咸爲選首而魯兩生竟斷不肯行及太史遷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蓋是時孔子之迹熄已久傳十餘世五百有餘歲而魯諸生尚以時習禮其家今低回久不能去也聖人在下而道傳其盛至此豈必位裁方高帝時上方以干戈定海內未遑庠序之事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人不說儒孝文初使掌故龜錯從伏生受尚書已又令儒生集撰王制而上終讓讓寶清淨慈儉爲道本未遑禮教也武帝即位頗垂意於儒者之文董仲舒爲上言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磨民以義節民以禮今陛下幸詔舉賢良而一郡一國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自發其端於是天子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

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書缺簡落朕其
閑然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
勸學講義洽聞興禮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
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當是時公孫弘以春秋起
白衣爲漢相封侯矣悼道之湮鬱乃與太常臧博士
平等上議言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而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躬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
舊官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

民年十八而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
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
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
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
以次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
有茂材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
一藝罷歸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
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於下治禮掌故以文
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

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北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
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用
廣厲學官之路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是世
有增加而公卿大夫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當是時言
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韓太傅言尚
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而大師爲學
士所師尊者弟子以久次轉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其
後經師著傳者得列於學官而濟南關西瑯琊千乘

陶隱居教授生徒者復往往數千人或至餘萬人猶
不屬於庠序專門守業論篤固而風最謹淳方宣帝
少時受詩於東海濮仲翁於是詔諸儒論五經異同
於石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
決而經高等者立博士傳習之當是時儒者王吉貢
禹留意於風俗教化之務吉爲上言春秋所以大一
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獨設刑法以守
之各取一切故變而不可復是以戶異政人殊服詐
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撲日銷恩愛浸溥願陛下承天
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儒生述舊禮鼓一世之民

贈之仁壽之域而條當世越務不合道者數事以上
給事中匡衡言臣聞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
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
俗貪聲色尚侈靡好財賤義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
縱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倖以身殉利雖
歲赦之刑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
變其俗詩曰京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外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效之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
宜先正者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放鄭衛
進雅頌任溫良之人退刻鵠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
欲之路覽六藝之意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聽令
海內昭然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
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美哉言乎有意乎司
徒八統保息本俗之教矣其後梅福上書言昔成王
以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後
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
祀非皇天之意也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
子孫後世以爲則國家必獲其福而陛下之名與天
無極事需後而平帝初詔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封其後均爲褒成侯自元成間儒者匡衡孔光張禹
之倫以經學位三公爲天子師恩叙隆重近古未有
而諸經生各尊尚其師說嚴承傳疆學以待問力行
以待取終無外慕臨位而不敢受必以讓其師比從
政守師說不敢廢國有大政大議不敢臆說懸斷舉
師說爲對而篤誼服動至身爲之死中更王莽更始
之亂禮樂崩壞典文殘落而志誼嶢然不替也豈非
盛哉光武中興首加隆重脩太學式古典訪求儒雅
而遵豆千戚之容蔚興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
五經博士十有四家俾各以其家法教授置弟子員
受學太常以差次總領焉博士舉狀式曰生事受學
論語兼綜載章微隱與惡居無道不求聞達身無
金施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奸惡交通不干王官貴
士署其官某保中元元年始建三雍明帝即位親
行其禮天子冠通天冠而依日月備法駕清道詣馬
至辟離御東廂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特五更禁於
講堂入子親迎於門屏外交禮道中升自阼老更自
賓階升天子揖讓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嘏在前
祝噫在後五更南面三公供具亦如之五更榮上故
所從受經桓先生也禮畢引桓先生及弟子升堂上

自下爲說經當是時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詔賜榮爵闕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其後上親詣太常爲桓先生設東面坐置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千人上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謙不敢對曰太師在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薦其家榮每疾上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路後疾篤上親詣問起居至榮所居第街上下車擁經而前撫視流涕賜牀茵帷帳刀劔克其家多儀及物千百年鮮儷也榮卒上變服臨哭甚哀賜冢塋首山之陽當是時自皇太子諸王

侯功臣列侯大臣子孫莫不學又爲外戚郭舉陰馬建四姓小侯學搜選高能受博士業自期門羽林之士畢今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乎斯爲盛矣肅宗特向書楊終言章句之徒師異道人異說用破壞大體願陛下準石渠故事銓平之一道德爲後世則於是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稱制決如石渠故事命史臣著通義記焉迨連月乃罷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皆擢高第爲諱郎給事近署以網羅遺軼博存諸家也方上爲太子時受書於汝南張輔元和二年春二月陳

巡狩至于東郡詣馬命太守酺諸門徒掾吏會庭中天子傳弟子之禮受尚書一篇乃行幸儒者鄭均定問道賜尚書祿終其身望岱宗至魯作六代樂祀孔子於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命諸儒講經上謂博士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對曰古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私家獨蒙其榮上太息曰非聖者後能爲是言乎拜僖郎中和帝亦數幸東觀閱書府召博士諸儒問大義而司徒防爲上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

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伏見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寤以成俗臣聞之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之所貴也臣以爲博士策試宜從其家法開五十難以試之釋義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其不依先師以新奇相代者皆正以爲非上從之永初初鄧太后稱制安帝方幼中尚書準上疏曰臣伏觀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東西誅討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

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然經義繁夥，難於遍覽。坐自講闕里之化，聖相之事不足方之朝多。膳廡之良布在廟廊，每於燕會則論議衍衍，共求政化。群覽羣言，金聲玉振，小大隨流，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論語，化自聖躬，流入蠻方。八方肅清，上下無事，足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不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賸之忠習，談議之辭。文史則去，禮律而學，詆欺德陋，俗薄滋以苛刻。昔孝文實太后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廢揚廢穴，龍進儒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郡國書佐使讀律令，通知弼教期治之意。漢律南陽湖陽人宏族孫少卿志行脩儒術以父產封百萬戶侯於是太后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妙簡博士，必得其人以勸後進。而安帝薄文藝，不好也。當是時，太學頽敝，博士棄不講習，朋友怠散，未建中將作大匠翟酺為上言：孝文皇帝經置一博士，武帝興學，宣帝論六經於石渠學，學者滋盛，光武初興，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若內外講堂，諸生鬻巷海內，宗嚮明帝重辟，雖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宜兼存之。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鞠為蔬圃，宜更脩繕，誘進

來學。順帝從之，而太學堂房門館復備。諸郡國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成帝課甲科二十人，至是甲科五十人，乙科十人，用左雄言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受業焉。有志操者，增養給而童子年十二能通經者，拜童子郎。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其後桓帝時，諸儒郭泰、賈彪等遊太學，學士宗之。與司隸膺太尉、蕃尚書，暢更相褒重。而太學生競為危言，深論以激世為宦者所忿嫉。於是鈞黨之禍作，而學士無慮多誅，儻烈矣。始延熹初，太學西門自壞，平原襄楷歎之曰：『大學天子教化之官，門無故自壞，文教其將衰乎？』已而果然。靈帝溺辭，自造皇義篇五十章，開鴻都門學，引諸生能文賦者數十人，以不次擢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人，以克賢士。耻與其列議郎，豈上書言古者取士使諸侯歲貢其德行道藝，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文武並用，漢之得人數倍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人未有其能，陛下即位，首先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人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害，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

亦後隨輩擢拜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不可復使之從
政理民及仕州郡皆孝宜會諸儒於石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率從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
當志其大者遠者然終漢世自天子王侯中國咸尊
六籍爲素王大業潤色遵明其賢者脩諸身而見於
世謀王謨國撰著講授咸不詭於宗經故而京醇厚
東漢風節三代而降斯爲美而先漢循吏蜀守文翁
賴川守韓延壽之倫猶能以興學明教爲大務舉察
辟薦庶幾古州里庠序之化俗漸漬於學而成風始

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誘進之以教化乃選郡縣

一四

小吏開敏有才智者親飭厲遣詣京師授博士業學
成歸以爲右職又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受學更其繇高者補郡縣吏次舉孝弟力田吏民榮
之爭願爲學官弟子由是學者比齊魯焉賴川多豪
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乃首召郡中長老爲鄉里
信問者數十人具酒食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
謹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
各自歎幸願受令因與定嫁娶喪祭儀品令畧倣古
禮而毋過於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

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誘進之以教化乃選郡縣

一五

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風化勃然後入爲左
馮翊黃霸因其迹而條教益設而大治天子下詔稱
揚之曰賴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孝子弟弟貞婦
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課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
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興於竹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秩中二千石而賴川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賜爵
及帛有差施于東漢漢流風未泯蒲亭長仇覽制科令
勸人生業至果菜鷄豚畢有數農事訖則令子弟就
蜀舍羣於學其剽輕遊恣者督課之田桑振喪卹窮
民大嚮服化悉罷停卒成孝子蓋其風如此漢末
遯三國兵爭始猶沿先代之故崇學業正始而後王
衍何晏嵇阮之倫扇以玄言士溺恬虛放而成俗讎
視禮法繆視名教流溢無檢食實溺女視爲性然氏
羌戎羯交亂于土中波及六季莫之能反彼其初徒
以萬物生於虛無成其簡曠詆名教無所用快其宏
論而流乃漫憑底是也晉宋梁隋之間益之以佛說
益宏闊勝大王公崇奉學校淪沒曾莫省顧質循戴
邈王儉之流稍請遵明而習俗益敝終莫能振當晉
時鄱陽內史虞溥獨留意庠序之事移告縣廣招學

徒至七百餘人博作誥諭之畧曰爾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感志美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也比至暮月博習滋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不覺大化之陶而入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學久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脩其色脩色積久而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已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不患才之不及而患志之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馬之衆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刻

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學舍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孔子射雙相之圃而行禮大樹之下無爲民費諸皆淳質有漢儒風元魏孝文篤意斯道建辟離尊事老更及遷洛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斯又鬱然復興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大者千餘人小者數百人周文開府設崇文之觀重成均之職徵沈重於南荆禮熊安生於東魯是以天下慕向服儒服挾先王之道者比肩歸之雖通儒盛業有遜前代而流風爲競矣道喪千載而主文中子皇然遠覽於周公孔子之道

遵脩鴻業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道脩於近治反乎本好而能樂勤而不厭困而不憚窮而能通而三才九疇屬布衣也當是時河汾之間講義勸道絃誦詠歌不列於庠序而所訪休休微言眇論庶幾哉洙泗之風徒遵其道而受業者數千人六造有立蓋天之厭亂極矣會且開唐宗昌明之治豫爲之設科儲才而房王杜魏之倫因成佐命也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品以上曾孫及勳有作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孫爲之太學學生五百人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

有之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引百人又勳品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其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八品以下子事者其京都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凡三等上州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上爲差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馬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禮焉中書省尚書春秋公羊教梁爲小經通一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

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皇德廟以后皇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職事官從三品中書黃門郎即之子為之亦甚設矣太宗櫛風沐露銳情經術即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既即位於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宿更休每間輒召對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晷夜艾不怠也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為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文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四方秀又挾策負素金集京師而文治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修袂方履肩摩武按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鑿正五經說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草章句為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於孔子廟庭方上即位初訪羣臣喟然歎承大亂後恐教化未易達也魏文貞對曰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之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魏

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苟謂俗漸澆訛則至于今日當盡化為鬼魅矣陛下安得而治之上曰善由是垂意教化而文治大行玄宗即位里儒學詔羣臣及府州縣舉通經士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以侍讀入勸講禁中上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無量羸老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堅頗以為多贊普之相張說曰古帝王於無事時往往肆意於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垂意典籍甚盛為益者大為費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時詔天下州縣里皆置學而先聖褒封未崇極不副於上心乃尊謚為文宣王正南面位諸十哲七十二賢皆加秩而顏子特進哀國公是時祭酒楊瑒為上言古者公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所貢俊秀畢入太學漸漬於禮樂三德四教此學成而後官唐興二監舉者以千百數當選考功覆校以第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得與本者無幾是學徒空費官廩而博士濫祿也且流外出身及諸色仕者歲至二千餘人而明經

進士不能居其十一胥史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
得與服勸道業者挈長短度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
化導將有以用之而有司以限約爲之格退欲望俊
又在朝難矣又奏言春秋儀禮書傳浩繁今習者纔
十一二而有司帖試明經不啻大義獨取年頭月尾
孤經絕句以困之將廢無日請帖平文以質大義能
通者稍加優任以獎孤學上從之代宗時詔皇太子
詣國學行齒胄禮國子司業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
不正而講試無法欲因以更法復古乃建言天子學
曰辟離水環繞如璧然其誼言以禮樂明和天下也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云爾漢光武立明堂辟離靈臺號三雍宮至晉別立
國子學以造士今辟離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離省
祭酒司業非學官宜稱請以祭酒爲太師氏司業爲
左師右師近世明經不課義先帖經顯門廢業傳授
義絕請尚書周易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經各置博
士一員分掌穀梁春秋通置博士一員皆兼通孝經
論語四品以上各舉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矩莊重
可爲師表者以聞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
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
且條教授法學生調師贊用致脩一束酒一更布
一熟色如師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餽餽酒三爵

止乃發館出師振衣前請師爲說大易然後就室
朝聘請益二時堂上訓授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
之道司首月試時考而歲貢之天曹視生徒及第多
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夏楚之移禮部爲
太學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夏楚之移禮部爲
不發科役如切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
歸之小州禮部考課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人論語
孝經三問大義二問而得十八通者爲第以本經
及舉館具以聞試闕一二言免收馬有詔尚書省集
下官議皆以土古久遠制於難分明省禁非外司宜
稱周世官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稱氏崇敬議非是
本所議有意乎興學大都文且無本實故終罔施行
其後卿貢進士李行脩上書言臣伏觀漢初經籍所
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脩廢官立太學朝
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淑師道使之然也迨
乎桓靈之世遂能使諸儒扶持不極匡飭頹俗傳委
衷以終大運非儒術已試之明效與近學無專門經
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科
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
詩學上聞趨所急也夫詩者發人情性之蘊故謂之
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
之音作用之察治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
廣猶生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顯而流乎手足猶草
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而披乎枝葉氣無運滯情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無闕鬱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謬於禮素文主譎諫而不訐其敷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穢穢乃採詩合三百五篇書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感於物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聖人以全動物物從自化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釋道源既失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

史記下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願詔公卿諸儒講其同異約其指要其有能列四始之原本窮六藝之粹精講之以多物而無譁蔽之以一言而得旨者使爲經師俾傳而行之其毛鄭不安者隨宜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庶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甘董茶米異俗懷鬼方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

史記下編

卷之十二

三十二

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屢踰復振元和中爲國子博士上書言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不復原本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學而工商凡冗或占上庠宜革正以贊鴻猷請國子館生負依六典陰補其太學館願計無資蔭有才業人以克如有蔭資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錄又言近年吏部所注學官多循資叙不考行能令生徒靡觀不自勸勵請自今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登科人不擬其新授宜上日必研試乃授用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後愈爲潮州刺史而潮人未知學乃興士於學牒諸縣置

梯之風刺史已出俸百千爲舉本收其贏給學生廚饌而潮文學始於此時閩越地亦未有學貞元初常袞以故相出爲福建觀察使乃設鄉校興學者召學士與爲客主之禮諸觀游宴饗必召與未幾皆化翕然故潮海閩越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常興學始而後乃駸駸乎中州埒也至于今頌韓常之功不衰自唐世興學而設科專詩賦不要於本實中更兵革已復廢墜天下競於聲偶爲祿利資覲梁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後辭賦然終已莫行五代學廢後周太祖詣孔子祠致奠左右曰孔子人臣也請無拜周祖曰孔子百代帝王師也其敢不拜乃再拜世宗營國子監置學舍至宋祖尤重學尊先師嘗歲三詣學詔有司增脩國子監學舍繪先聖先賢先儒像上自爲孔顏贊命宰臣兩制分撰餘賢儒贊而國子監言監生徒額七十人詔分習五經中繫籍不至者多請令赴進士諸科者補生徒之闕詔從之然世更大亂學者衰少後稍定儒學往往依山谷講授徒多者至數十百人而嵩陽嶽麓睢陽白鹿四書院爲最著太平興國中詔紹孔子後宜爲文

宣公薨其家租繇幸國子監謁先聖禮畢張寶霖召博士覺講經賜金帛真宗東封詣曲阜謁先師廟服韓袍酌獻行再拜禮仍詣墓奠追謚玄聖文宣王從祀諸賢儒畢差次增封詔州縣有聚生徒講讀之所並頒賜九經仁宗即位首命龍圖閣學士馮元領國子監事且命薦博明經術者以聞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重本實於是下詔言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此其道博深而有司操聲病章句拘攣之吾豪雋可偉之士其何以奮焉夫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者並進朕甚痛之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更制以尊子大夫之行盡學者之材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益進脩無失時部使者選所屬充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於是府州縣以次立學校造士而宋興亦既八十有四年矣當是時天下又安取材惟進士諸科爲最廣而貢禮部數絀者亦具得特奏名於是士玩愒不學上下詔揚厲之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朕慮天下士有遺也念屢舉不中科退者不能反其閭里故特奏名而徂于寬恩遂願素業朕甚

耻之自今以往其篤學愛時無習僥倖焉先是侍講胡瑗教授湖州二十年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於是推本古聖賢所以治已治人者爲教本嚴條約以身先雖大暑必公服端坐終日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解經中至有要義懇懇諸生言所爲治身初心者置經義治事齋其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務之於道藝學徒皆不遠千里而來以千數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本師說以理勝尤敦尚竹實至是有司言瑗湖州學諸所爲條科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爲太學程而召瑗爲國子師瑗既至請擇其徒之已仕者咸倚顧臨革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衆始疑駭謗遽起而瑗誨誘精力不怠倦卒以有力而衆大嚮服也四方士雲集黌舍不能容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夜乃散諸齋以其間歌詩奏琴瑟而絃誦之聲徹於中外其弟子雖散居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方洛學未興而正

請太學就瑗學瑗得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興之
分主教事蓋卓然有得於古守約達材之教者如此
神宗垂意儒學廣太學講堂燕舍勸學官增置直講
為十員率
外舍講一經令中外舍升內舍生徒初八學者為
自百人各執一體從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
中書其正錄學論官以上舍為之經各一員學行卓
異者直講復薦之中書奏除官始命諸州而程純
公顯為監察御史裏行為上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
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未大醇風俗未盡美士
鮮謙遜之節鄉之廉耻之行刑繁而奸不為止官儻
而材不足用則學校不脩師儒不立無以風初表厲
之而然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今去聖久遠儒學廢
熄人執私見家為私學經訓支離無復統一道之不
明不行固在於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州縣
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為師表
者其次馬志好學材良行脩者以名聞上者朝廷厚
禮延聘次者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宴閑豐其廩
餼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
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皆有節度其要
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

聖人之道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師次以分教天
下之學始自諸省至於學郡擇民之俊秀士之願學
者優其廩而蠲其徭自太學及州郡學擇其道成可
為人師者使教於縣學而十室之邑達於黨遠咸以
次脩其庠序之制焉每歲縣令與學之師以鄉飲酒
之禮會鄉老推經明行脩而材者升之州學郡守又
與其師行鄉飲之禮會郡士推經義性行材能三物
而賓興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詩論其賢者能者於
朝凡選士之法行必性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
通明學業時達治道者以克薦舉私非其人者覺免
失舉者奪官二等如此則教養之法一出於仁義道
德而升進者又專於行實材能諸聲律小碎糊名謄
錄一切無義禮之弊盡屏不用小教年間學習丕變
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漸於謹淳王化之本
也當是時顯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按道學之要
而發明光大之會歸于六經顯中和具體頤敬義成
德天下師仰為洛學古學蔚然勃興道業傳數世而
關中張載銳然於古知禮並務之追關中人士師尊
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盡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
而上於純公甚信用會相安石柄國欲以其說易天

下尼不行已純公出爲晉城令民以事至已者必詰以孝弟忠信之行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置校暇時親詣校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爲易置之俗始甚野不知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教之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又隱然古鄉大夫州黨之教也而陳襄爲仙居令正歲耆老大集告之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非爲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義無以富吞貧行者讓於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載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是時藍田呂大防太臨兄弟受學於程張爲鄉約以導俗爲約四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各有條月朔會鄉民相勸勉意主於化民成俗時以丕變而用不大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齋五楹三舍主各以差次增廣又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司教者往往峻要束爲煩苛元祐初御史劉摯疏言

學校以養育人材爲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重以法也雖羣居萃聚訓齊之不可以無法而實禮義存焉今法禁比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相疑以求苟免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往來教導無施質問無所但月一巡所隸之齋而止豈稱先帝所爲造士之意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應之若遇以小人犬彘之道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已矣於是詔崇政說書頤看詳學制而願議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學官召而教之不復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立觀光法鐫解額以去利誘置待賓吏師齋省繁文以專委任他諸勵行檢以厚風教者數十條黨議起而議者競訾其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竟尼不行始宋興未遑庠序之事諸名碩條天下事莫不以建學明教爲先務其大患獨以爲在不立不行紹聖崇寧間學校之制大設管辟雖增學正學錄官養士以數千人詔取士一於學校廢科舉法不用又立八行取士法以三舍遞登時稱爲太學極盛而群姦擅國嚴元祐學術之禁尊王荆國安石爲舒王配饗孔子位次孟軻學官講

業非新經義若字說禁不得用崇尚之莊絕成史學
博士弟子語稍稍及休兵節制崇惟禁固雖引用尚
書制治未亂語亦以爲訕謗損科之用與大獄以爲
一道德同俗也法莫良於學校非其人亦不能以
自行況其他乎建炎初詔即駐所置國子監御史
葉林言光武起河朔晉元興江左天下僅十分之
二三而急於建學未嘗以恢復軍爲解皇宋以儒
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漢晉比今駐蹕東南百
司庶府畧備而太學未建非所以興文野也計太學
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足俸願謀之大臣

宋史下編 卷之十二

咨之宿儒復盛典以光文治時廷議以爲學制倣元
豐則國力未贍苟加削弱即自損細請需後迨和議
定而太學始建置官師養士而奸檣用以文太平光
宗時吏部尚書趙汝愚請倣合法補學徒及諸州學
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而朱侍講熹著議
言古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故之以
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
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養
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脩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
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豈

今學校所教既不本於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
之空言其又弊則所爲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
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
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經
中可爲試目之句以其意紐合妄作主張有司不知
其謬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第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
學之賊以作文爲文字之妖是人以才日衰風俗日
下朝廷郡國有一疑事嘗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
相顧貽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教之得實失
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式文字之不工爲大
患豈不謬哉竊以爲古大學之教先於致知格物而
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
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於經者固各有
官而不苟相混也況今樂亡禮缺二載所記已非正
經而治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
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
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
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
爲趨舍哉至於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
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當世所

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
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
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
書詩爲一科而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爲
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兼大學
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主
諸史時務傳焉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
材達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若近時科舉主意之習
諸經皆然春秋爲甚今欲正之莫若諸經各立家法
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又按前世制策問

藝文十二

四三

者指事說疑對者據實敷義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
平以前同存舊體後乃支蔓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
問之疑畧如韓歐諸家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其博綜
子史之實學而息其詆誣之心若學校之師則必遵
仁宗之制選士之實有道德可爲師表者爲學官而
久其任使講明道術而裁減解額令選繆濫之恩獨
使其爲之師者考察其德行之實以聞而命之官則
太學之教不虛而懷利干祿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
諸州縣教官亦皆舉德行人以克使州縣之學稍知
義理不但爲科舉之文然獨其私議云爾而文公

知南康時數詣學與諸生講繹訪白鹿書院遺址奏
復之休暇造馬揭虞書五教中庸明誠五目易損益
二大象若言忠信行篤敬等語置榻間使學者有所
持循諸規矩禁防盡脫畧不急而人士風氣於學多
所興起其知漳州采古器祭嫁娶之儀揭示之命父
老解說以風民於禮讓又增損藍田呂氏鄉約以行
俗故以浮屠聚會云爲傳經亂化者畢禁之風施於
斯今則小試之效行之者遠矣自崇紹主熙豐設黨
禁以禍宋而天下賢士大夫尊用程氏之學潛居教
授循習承傳不爲悔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中立時

藝文十二

八四三

尹彥明傳道成德尊爲當世表儀人士頌師尊之爲
左司諫陳公輔所忌惡上書言大學宜以孔孟爲師
中庸爲至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今世取程頤之
說謂之伊川之學倡爲大言曰堯舜文武之道傳之
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不傳而傳之頤狂言怪語
淫說詖辭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
此伊川之行也聚游談而長浮僞乞禁止而端士習
天子爲下詔申禁時尹焞方以處士薦召爲崇政殿
說書辭不至勅敢遣既就道聞之留

學程氏者，博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濫經筵，所敷釋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則欺君父也。遂留不進。於是侍讀胡安國方被召，即疏言：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深高難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知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庸孟之言資口耳，取世資微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師孔孟，踐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頤學，是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公易

師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及柄國姦露，為士論所不與。慚之，欲反噬以自快。石正言何若阿檜，意旨程頤張載遺書，乃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官加禁絕。檜從申禁，為孝宗銳志事功，以士大夫倡清議，矯激為民高害治也。內忌之，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得以頤安石之說。又士而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士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辭相高，而別為洛學，飭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以詭已所獨能，是獨假其名以濟其偽耳。願詔中外痛革於聽納，除授間擯其人，勿用庶多士靡然嚮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寶宗社無疆之福，此其說未姑不以六經聖賢為主意。若以抑浮偽而不知謹獨踐履正心誠意之說，彼習聞其號，曾未嘗一真諸心而素然以為世所共學也。用行其媚妒，豈不謬哉。命侍郎林栗與真論易西銘不合大惡之，遂論真本無術學。

徒竊程願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王謂之道學妄自
推尊所至輒携門生百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
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
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坐索高價門徒
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郎而傲睨不滿是
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耶熹旣除郎官於臣合
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停罷以爲事君
無禮之戒上謂栗言過當相必失曰熹上殿日足疾
猶未瘳牽勉登對非有傲睨上亦以爲然而太常博士
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

西史下編

卷之十二

四七

特發以私意遂忘其欺至中所謂道學一語尤利害
所繫不可無辨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或以
爲好名或目爲立異或斥爲朋黨近又擬爲道學之
目以錮之始於鄭丙繼以陳賈居要津者密相指授
見士大夫有稍慕脩潔者輒以是名加之以爲善爲
玷缺以好學爲愆尤於是賢士惴栗巾才解體銷形
戒影以避此名衆官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襲
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一熹未
甚害第恐游辭一倡讒言橫生良非受禍何所不有
願陛下省察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

祠去追韓侂冑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扼已也欲甘心
而未有名奸人逢之言此其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
名之僞學可立盡矣於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乞
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將近世語錄之類掃毀而
濬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有胡紘者故嘗謁熹武
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有加大不悅
曰是不近人情有沈繼祖者少嘗掠熹語孟說以自
售至是共詆訾熹以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妖
言鼓後進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詭落職
元定道州後某稍弛紘復言自御札存敕偏建中

西史下編

卷之十二

四八

之說急於承奉者取僞黨次第擢用建中靖國之事
可爲永鑒茶馬使丁逢極論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
伯雨之言以爲證務扼之俾不通於是顧以元祐黨
人爲賢而籍其言斥道學以爲快也嗟夫士論每公
於身後而媚嫉取快於目前雖其言行能屏斥彥聖
排抑賢哲然直一時之快耳比於論定而辨茶素又
不懲悟踵相倚齟適自起臭亦何益之有哉善乎唐
應德有言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
師道爲天下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
澤而師道爲天下私雖所寄無以異而世之升降繫

之洛闕未論即漢經師濟南關西琅琊千乘講習誦傳不屬於庠序而固世道之所寄也奈何乎已則不脩而忌人脩如蛇虺然見人輒怒而必甘心之為快乎時選人余嘉至上書請斬熹以絕偽學宋政謝深甫抵其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何罪猶為有人心焉爾蓋侂冑偽學之禁大設宋亡而宋學大昌故險詖傾仄之言初直以快忿而禍乃至烈也亦職自禍而已矣自漢李膺朱穆蒙宦官之禍太學諸生劉陶等三千人集闕下頌言其冤唐國子司業城以忠信禮教得士心左遷道州太學生何

國史下編

卷之十二

四九

著等數千人伏闕下上書請留之汴宋之季國社傾側太學生陳東率諸生請斬蔡京等六賊謝天下明年春上皇東幸又請追童貫正典刑丞相綱罷揭登聞鼓乞復起綱安巾外後竟以留綱故死而士氣愈益振諸舉措關國家大體者大學生輒往往上意無忌諱即大奸巨慝獨以計柔其心而卒莫敢動也故其時有無官御史臺之稱嗚呼國重於士論而為極流反鈞黨捲堂之禍亦濫烈汰矣我聖祖慨然古庠序學校之制方未正位時即建國子蓋興學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

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至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義之教腥羶於夷狄人紀蕩然立變而來人習戰鬪惟事干戈莫講組豆欲興化何繇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國帝王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俸講聖道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焉八年春詔諭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材不免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材於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續食遣兩時輟翰林院脩撰檢討為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蓋重郡縣學如此已詔郡縣問里比啓塾立師守令程課於是天下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嚮方矣方

國史下編

卷之十二

五十

上創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詣學謁先師已乃視事已念國學地隘陋不稱登鷄鳴山見其下地平敞去市朝益遠可營學苑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與一代學也命工部集百工構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上數臨視為位置規畫年成

上親詣學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

御纂倫彙論祭酒願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
往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孔氏生周末身儒道
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於中正故為萬世師卿等位
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為教而天下於道復取尚者大
禹謨洪範親反覆開諭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已
命國子生月賜糧給其家先是

上諭博士傲言爾等宜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
以儀秦縱橫已命參讀津劉向說苑及律令尋

勅禮部頒定國子監規條後手勅諸生言爾太學

由史下編一覽卷之十一

五十一

主務謙恭謹母縱血氣人我之驟固守仲尼所謂
四非之目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賢人矣朕已勅
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循毋忽其欽定學規嚴師弟
子臨屬之禮務於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理性
明倫期於適用諸所為防非訖欲之道甚備而天下
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卧碑其中今遵守焉
奉欽依出榜曉示郡邑學校生員為進言事則本
部照學校之設本欲教民為善其良家子弟學必
志在聖賢德以成賢人近年以來諸府州縣生員
多有失家教之方不以尊師學堂為重除身行
為先方知行文之意耶親師長把持有司恣行
少有不從即以虛詞從赴京師以惑聖聰及
暗地放唆他人為詞者自之似此之徒縱使
章後將何用况為人必不久同人也世何蓋先根段

身之禍於身者有長生善終之道所以不得其善終

者事不為已而計人過失代人之過排陷有司此志

父兄不訓出於親身未止也出榜之榜良家子弟受

成賢外事雖有干於已不為大害亦習之不忿因性

合情以拘其心待道成而行豈不賢人者而一今

後將州縣學生員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姪具狀入官幸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智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矣何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焉得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子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懇告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父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生員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野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人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深明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許教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其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賁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久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不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蒙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許一各處司馬克軍及安開人後不許建言其所
管新所官員母得容許一若十惡之事有干朝政
實跡可驗者計諸人密切赴京面奏一前件事理
仰一一講解遵守如有不遵並以違制論一欽奉
勅旨按文到日所在有司即便命匠置初禮部奉增國
立卧碑依式修勒於石永為遵守

子生

上曰揚雄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得
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克選者甚眾而祭
酒之人卿等其為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
足為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
官驛召至皆手勅署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
淵閣學士宋訥為祭酒勅諭之曰大學天下賢士

非前代舊制也

五三

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而來歷選師儒以居
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
為父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者德茲持命
為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不憂庶國家
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眾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令曹國公李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事助繩糾訥性
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義並至恒寢食
堂廂不休沐私第諄切訓告不遺餘力而

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大學臨觀一日

上召問卿昨午默坐廂房已頗廣何也訥頓首言臣荷

皇上厚恩念欲為國家效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逆
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所致故靜自刻責
上嘉歎訥頓首問

上何從知

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為數故遣畫工圖
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居久之學錄
金文徵忠訥嚴謀於吏部尚書余懷以訥且老移
文令致仕訥堅辭

上問故召二人面質時

上方嚴賊吏之罰文徵忠訥受公侯僉為職

西史下編 卷之十二

五四

上怒曰禮師父兄盛節者之榮也何謂賜文徵忠訥
餽饑死有病生

上曰祭酒本提大綱此自親教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
并懷誅之而勅祭酒言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
道猶稂莠二者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扶植
嘉穀故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為自斲滅盡矣卿
勿以是而替威儀竭心力如故訥再稽首謝訥病
上遣中使臨諭言卿稟天地之性發仲尼之誠幽德
以脩道教人將病不病而速瘳也召其子望江簿
令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

上為文遣奠給喪葬費 初所過有司致奠後三十年
上御門召國子生臨諭猶追思訥作人之效為詩復本
置云當是時

上時時召儒臣 便殿坐廣咨詢國學官率思迪馬懿
緘不言

上斥去因 勅國學師生言賢者所為務學者欲推行
之有裨於國家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補於世
學曷故焉如思迪懿朕以其學官召同游期在嘉言
善行啓輔朕不逮乃終日緘默朕有問即他人辭說
遷就之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與言耶

何訪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 東宮亦緘默如故
斯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也極生
民故歷聘不休今思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
游朕廷之上君就問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顧若是
乎事朕且然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自奉師弟子一
以孔孟為法副朕貢望之意諸御大學思意隆洽嘗
詔大臣曰朕嘗欲尋諸生慮者悉吾意諸生入學之
日久其不歸省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學者携以來
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保息有堂
調視有醫賜予有 特恩而師喪有著 令諸愛養

至矣留修日曆時遵弟子負俊秀有文者二人攷義
例繕書得義烏黃昶引 見西苑 賜慰問良久因
爾何人之裔昶對曰文獻公潛臣之曾祖也

上悅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會

上召誠意伯基學士濂承旨同燕 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還愛昶才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

上復召赴石順門目同曰卿醉未醒耶同醒未解前對
臣雖醉猶能賦詩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喜問詩安在同對曰在史館 命濂亟取以來

之讀讀已矣謂濂曰朕即和同章賜昶卿當為朕書

蓋善我樂育之心至於是往往 命祭酒司業言大
學 國家育材之地不專務記誦博洽在檢身飭行
恪遵古聖賢之道也思 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命
擇弟子員質美能文者得三十五人 命學士濂教
之日程業課功賞 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
暇壹嘗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
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
相而社稷尊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
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古文武並用之道也
吏部嘗奏下第舉人授官

上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化譬爲層臺必基於畚土
行千里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急遽苟且未
得此而志彼非徒學者無益爾亦爲徒勞矣爾等咸
年職教常脩勉毋自滿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
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業漸於下即百工盡然况於學
乎當是時

上方創制天下而育才造士顧勤儉如此初制郡州縣
里推高年行誼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諸爭
惠事付平決又命戶部天下郡縣里各製木鐸一甲
選其耆老行振之狗道路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

通天下設之在畿縣月朔則京尹引老人坊廂長至
御前宣諭稍久乃傳旨視古益重慎親比而

睦族勸生業厚閭里善善惡惡之事言之不一而足
於是令諸邑人盡讀大誥爲觀戒其麗於罪有誥能
復習者聽減等無治加一等蓋誨誘至詳已詔中
書定卿飲酒禮儀使民歲時燕會儆行之習禮誼
數叙長幼之節歲時燕會儆行之習禮誼數叙長
幼之節歲時燕會儆行之習禮誼數叙長幼之節
以齒敘長幼之節歲時燕會儆行之習禮誼數叙長
幼之節歲時燕會儆行之習禮誼數叙長幼之節

馬品式各以資賤爲等差諸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志行卓異者里老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
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已詔定民間
冠婚喪祭儀民百戶爲里里馬之長歲時飲社如

制人戶見丁着業里老督併趨作業令勿惰里中諸
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耨力不給百
家頌助之其子弟不幸五常作非者里老人若年壯
豪傑會集訓戒之則禮所稱屬民讀法如族師索鬼
神祭祀如當正辨施舍行秩叙如閭胥里宰勸農圖
任耕耨樹藝而稽其女功如閭師鄰長使民相受相

糾如隣長畢傲其意行爲者令則固天下之大教也
當是時國子司業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
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襲祀也襲祀不
敬不敬則無福古主人西面几筵在西漢章帝幸魯
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關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獻官西向猶古意也後制遷神西面非神道尚右
之義古木王禘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
結茅爲殿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師神座於堂上
西極間先聖東北皆席莞尚掃地而祭今因後制博
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灌求神於陰

炳蕭水之陽也今用重鄉代古朝觀會同郊廟祭饗
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
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
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帥孔子集群聖之
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
祀於天下固當其七十子宜止於國學設之餘各
祀於其鄉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
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以顏子關重慎也

卷之十一 五九

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
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
則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
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假半
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曩倫莫此爲甚古
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
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舞
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爲分也今
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

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褻乎雅俗升降
昧乎左右比類甚多難可更僕若乃建安熊氏欲以
伏羲爲統道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
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
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
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
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弁矣昔周立
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
東膠以文王後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
之先師以配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忤

卷之十二 六十

上意謫官五年賜孟子配享廟年而復當是時
上志正嶽鎮海濱城隍及古忠臣烈士封號名爲大成
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封爵如故已從行
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

上諭禮部言我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師儒教育
俊秀聖鑒錫錄所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飭如舊
酒祭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
上諭儼曰此學士科條抑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
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心淑身又思天下士所爲學言

人人殊殊俗異政無統也、諭學士廣侍講榮幼孜
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
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
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併精於是
遊朝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脩光
祿給饌廣等總其事書成 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
理大全 親製序申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
部國子監又天下府州縣學 勅盡心講究毋虛文
於是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祭祀孔子於
釋老官會陽郡儒士朱季友詣 闕獻所著書毀宋

儒以自是

上覽之怒批曰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
縣官奪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釋
如此

仁宗即位謂東都言氏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趨
卑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
險殺不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誰大學何自今其慎
選以克時

上諸書官請學 咸剗翰林備密勿 顧問於是進祭
酒徹膳然

上親製誥詞命之畧言儼發身經兩府歷外職
先皇帝推之誦思密勿之地人簡諭朕德分奉宮既掌
成均仍參經席其議論有本末治官有勞績光昭
先皇帝之德于無數爾實有之今特進階勳鳴呼朕方
勵志興學以成俊造庶幾教化復先王之舊爾其欽
哉予惟圖任舊人汝其益殫厥心用光予命而

章皇帝御製儒學箴言居國子以教之育之有育無教
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
清脩實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
體仁由義誦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

成德達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
毋忝學效其興學篇一原本於 君上之躬行於

德意益深篤矣先是定 都北京國子監仍順天府學
之舊正統中大學士李賢請脩建而廟學亦嚴時兩
祭神酒皆得人北為李忠文時勉南為陳祭酒敬宗
於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介競別賢否
為勸心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語經義必
窮旨趣俾渙有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
不能喪者節縮餐錢為賑給仁義之風行焉督諸生
學甚劬旦五鼓令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

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頌其之稱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乞假詣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置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侍講畢宴飲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是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諸生於進學成德替宗之政肅於朝廷除屬挾忿私有詆誣周文襄為草疏申理辭少訕敬宗曰不可假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曰時大閣振權重震天下時勉持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

又獨否振志乃日廉迹其過莫得也曩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向陰翳頗妨諸生班稍伐其旁枝振以為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旨與司案趙琬掌饌金鑑俱逮方逮時時勉方坐東廂考案錦衣官校猝至掩鼻起免冠受桎梏諸監生皆貽愕次失時勉神色目若呼諸生前語曰某人某處講是其處講非是其勝某縷縷如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校國學前校重百斤時勉廷老不任校懲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寬宥有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會事聞

皇太后乃得解籍致仕去而敬宗考績至都下不諧振振以理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宮大學者二十餘年竟不調敬宗意如也蓋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漫患有司提調不能制用禮部建請兩直隸遣御史二員十三省按察司各添設副使或僉事一員提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畫所為申督者而遣始文皇帝時天下新脫於鋒鏑湯火之苦俗尚質天子又表章濂洛關閩諸儒先風勸之於學言學者有所統進士陳紀等予言歸陛辭

上學養以古人務學不厭常終勉進修為訓已後申論曰鄉里父兄所在爾輩不可以一第故輒生驕慢驕慢凶德不可長也孔子人鄉黨恂恂似不能言當是時官峻法守謹繩墨人尚禮教施于洪熙宣德天順之間家喻戶曉博士弟子語稍戾經義傳旨即藻華必汰其時之賢者各往往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二者並脩務悖於本實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蓋士有三年不課舉子文而日專經字研義理不廢也即閭巷父兄長老亦各往往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故風習敦厚異時入學士薛瑄處士吳

粥胡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爲明儒元鳴呼盛哉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務化導仍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於本實而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憚惜不務子弟於學提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而太學時弊益煩滋弘治初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皆俗儒懋以父喪力辭持旨爲增道司業一人署監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爲之聽懋終制日赴官時監視積弛士多放逸有差撥爭先欽順念以爲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精稽考公予奪填之不能持甚力而諉作已乃肅然及懋至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耻明道術者功令所寒暑雨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問業人人得自以爲師也時鐸先後在兩雅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地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廣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祔皆羨

金不自私本錢請進朱儒楊時從祀斥元吳澄具其條款入欽之之法以上而欽順亦疏言下第舉人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往往徑自回籍虛糜歲月可惜請立法以拘繫之疏懋言臣竊聞官不必備惟其人今有監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官乃至三十餘人皆廩餼廩爲國費况各官爲諸生表率模風憲有缺例於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儲也宜慎選其人非苟以備員而可乞勅該部參酌裁減遇員缺行令撫按提學等官推選學官中學行超卓訓誨有方者奏補又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賴多獲而歲養之法極爲周詳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布列庶位無慮多得人今歲貢非無可學之資而歲遲不振十常八九舉人又顧望不即詣學故差撥不敷教養難效本末胥病臣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附生員令提學憲臣精加考選務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以克通計天下約取五七百八分送兩監下第舉人寬其連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准會試庶生徒克備臣雖爲下敢不竭心力勉課勸以少追尸素之各而祭酒鐸宣國蒙廉英才教育之儔任使即選諸科貢尤恐未精

况邇年來開納粟納馬之令利未付一字已千百
倫之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俱頗施行先晨陳
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頒冠昏
祭若射儀於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於躬
行以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於學宮端默
危坐以率之已徐行締視周旋落折絃管豆登洋洋
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吾伊之聲錫然選
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羣士競奮前後三年章縫士
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箠之威即輿皂不施也其教
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於五經四書又通書西

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乎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之

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用歲時爲國

朝督學使者之冠蓋先之也然是時科舉所取事畢

一經輒白首餘經史付度外故學專而識益漏而郡
縣學列官闕冗未論即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謀
試無爛不經之文王學士鑒惠之至以爲宜別立科
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者倣古制科之選其以
收非常之士然令其說行將支驚於詞愈濫無益也
蓋程朱沒至是且數百年矣諸瀟洛之微言大義既
絕佔俾循誦者非心到自得徒空言乃言理闕然即

童子諧之又俗日漸於文而異時所崇尚性理或闕
諸書習久而厭頗以爲樸字弗好也於是諸高明爲
異之士顧往往誦習先秦兩漢之書爲文而嫺美士
爭歸往其反本近實者爲窮究物理之學傾囊絲牛
毛玆詰汎遠而卒無從入也於是新會陳獻章公甫
於靜坐中見端倪始復追泝程門主靜無欲之緒而
恍有得焉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以
勿忘勿助之間爲訣要一時人士醒然心目以爲活
孟子復出也其徒湛尚書若水試禮部爲舉首入翰
林爲編脩官成均爲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庚釋之受

學者至數百千人而論者頗訾其質行王文成公守

仁謫龍場實始悟知識非知即本心之知爲知踐述

非行即本心之真知爲行而知行固合一也於是專

揭程門鞭辟近裏著已爲名爲利清濁不同而利心
則一謙受益靜坐善學諸語爲學的已深有省於孟
子良知之說大學古本誠意特傳之旨日弘廓簡易
真切高明拳拳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嚮往至數千
百人於是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而風習一變
文成官廬陵時獄牒紛沓毛不即斷射而慎選里正
三老坐申明亭委曲勸諭以勝氣駁訟之非召父老

俾教其子弟無蕩僻而囹圄日清以都御史督撫贛軍務填委而皇皇聚人士與論學日勤倣古比閭族黨之教立社學舉鄉約立十家牌以善俗其諭父老言以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憂苦甚豈獨冥頑者之罪吾有司撫養訓迪之有缺實有責焉乃父老所為倡率飭勵之平日者無亦有未至與今倡亂者已滅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不可以不豫今特為保甲之法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順和睦鄉里輯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六九

本院奉命撫巡屬有哀收未遑匍匐問父老所疾苦故先遣諭方春父老善保愛督弟子及時晨作母情以新建伯起平思田又大興南寧學校蓋寤寐於敦學矣其論國家立學校之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雜於人無聲無臭微而顯者也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休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納交於孺子之

父母焉要譽於鄉黨朋友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養焉則人心矣率是道而發於用也為喜怒哀樂法皆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八下之達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教以此也孔子之聖所求乎子臣弟友均曰未能未能乎此也是明倫之學始於孩提之知愛少長之知敬則孩提少長無不能而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

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七十

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壅灌溉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校必由此而教之而後無忝於建學立師今之舉業必由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負於行義達道諸語立教之本甚詳其示教讀訓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

記誦詞章之類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
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
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
之讀書以開其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遊而罔拘檢
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固
其理也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
洩其跳號吁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
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
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同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
非且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
諷誦以宣其志也夫然故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性情
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
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
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
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
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敢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
見窺避掩覆遂其嬉遊以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倫
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以惡而求其爲善也何
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
迂爾其務體吾意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焉

則其於蒙養者爲已悉矣當是時士習蔑裂於辭章
訓詁安以爲學不復知聖功爲何事日文成倡而天
下始知立本於求心一時俊國響臻駢聚久益有造
其高第弟子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程禮書文德
先後爲辟離師賢關語訖斯爲盛於是名區勝地各
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舉人士論心質學考業
講德于其中游談間作而師友之道切劘之益亦因
以不墜蓋庠序爲虛器師弟子爲虛名嚮往者固不
得不出於此也自王文成之說行於時焉守程朱以
反身實踐不變者獨羅文莊欽順呂侍郎紳爲最醇
呂爲祭酒時條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
六德六行六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
近年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
未閑遇事興爭不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
質樸淪墜乞 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
康年深二三名內遵照
祖宗卧碑參取德行必法平其日其德某行縱無完人
庶幾近實所校文唯取六不諄經傳理明詞達而止
不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刪
落而返荒鄙邑亦取士以克用昭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舉人在監本以觀光

皇極薰陶德性今查在監實數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駿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撥歷未仕若此居官可知乞勅該部將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行取嚴違限作曠計月加曠若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衆向於學矣納銀例貢近奉 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兼服閭閻肆行鄉問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 勅該

御史下筆

七三

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患病給假三月之外請臣查治重則 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揚後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且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設儀使士子閑于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 勅該部重刊儀禮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雍周禮樂語之義 注宋世宗初載垂意於興學明禮之務 製敬一箴

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頌天下府州縣學風士於

學其敬一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荅桴朕荷 天眷爲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 郊則恭誠 廟嚴孝趨肅于明庭慎於閑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

御史下筆

七四

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既脩萬邦 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奉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盖先天下以聖學如此於是閣臣聰疏科目之弊三事一正文體復平實爾雅申國初經義五百字四書義禮樂論三百字以上時務策千上以二明實錄錄必生儒試文母有司潤色三慎考官各省鄉試 命翰林部屬有學行官主考京官分

考母苟用教職斗關什權歸外簾而大學士導疏脩明學政尤得古意而近本疏畧曰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士不出於畎畝而行不外於藝倫管敬仲曰晨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曰餘子遁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除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所以教之石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

國史下編

卷之十二

七五

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冬官故一登講堂永耻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黼裘見達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親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勅諭提督學校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里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於考較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給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實舉不

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爲會五日一會將所欲講求經傳手錄之錄畢即將本文諧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端商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遭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之內而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爲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失久不得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存曰敬敬何以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曾子曰

國史下編

卷之十二

七六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交朋友切嚴諸此至業舉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構文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壘斷之徒何異志苟進而已矣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申令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熟復而沂師之體認深主程子曰如讀語孟將門人問處便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又

云未讀時已晚文義大畧既讀後自家見得又別但覺意味深長今生徒知此味者或鮮矣近議者又以爲讀書無益傳註爲贅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以讀之之味後有所得懲之太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聲譽一世使天下賢賢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聞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於邑餘子畢後入室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不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

卷之十二

七十七

七七

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康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舊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幸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壁畫

令其延曉開今展習以辯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皆帝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納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友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數名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鼙笙磬投壺詩章子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

卷之十二

七十八

七八

侍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於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興禮幸甚於時上用輔臣璉議詔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不勝任者改訓罷斥蓋勵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援精極意研索探討操舉文於古格爲明來亟感已詔正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殿東四十哲兩廡從祀諸弟子曰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曰先儒某子以顏無繇曾點和鯉配食啓聖公祠啓

聖公者先聖父魯大夫叔梁紇也黜申嘗公伯寮
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遠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
澄十四人增祀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陸九淵五人
而林放遂瑗魯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
其卿歷代所追崇先聖王先賢儒公侯伯之封爵並
革國切祭酒矣況者孔子封王辨言褒之以王之貴
況言性惡大尊洪武中從祀中少庸事程敏政言荀
者併欲黜况宜也申侯申黨本一人祀止宜存樞密
瑗於前祀放於魯察及再何宜罷祀禮記早於后蒼
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顏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
庭庶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者聖王以祀國公無絲
毫燕侯點泗水侯鯉和國公孟孫氏配享承年伯程
瑗蔡精公朱熹配下禮官議不可而祭酒謝鐸言宋
儒場時思和放潘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學雖晚年
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
生於淳祐貢舉於咸亨受宋之恩已如此其久焉
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况二
人皆大學之師乞升時附宋諸賢斥濬下從矣大夫
之列乃追封將樂伯從祀而濬祀未顯不盡盡如
其言撤諸聖象易木主改大成殿曰先師廟大成門
仲由言嘸子商賈孫卿東廡七十四位濬濬明原
憲南宮適商賈孫卿東廡七十四位濬濬明原
鄭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
容成頤祖句井儒秦祖公祖句茲縣成縣後顏之傑
樂欽休黑孔忠公西魯祖之堂秦非中張顏會授
亦高生先生後居於魯子看韓愈非程頤司馬光
胡公治長公哲京高榮頤公西赤梁肅冉儒伯處
冉季漆雖多漆雖徒父商澤任不齊公梁肅冉儒伯處
郭單罕父黑榮族左入郭卿周原元廉黎仲會
吳公西與如陳元吳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

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脩張
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而
上親著論言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其德王者之德
功王者之功事王者之事也乃位則非王者之位焉
孔子沒唐玄宗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增謚
爲大成夫孔子於其時諸侯之僭王者作春秋筆削
而心誅之今不體其心而漫加其號名雖尊崇實目
之爲亂賊之徒也近禮官議增樂舞八佾籩豆十有
二上擬於事天孔子如在具肯享之乎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夫既以
王道之名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
配食於堂顏路曾皙孔鯉以父而從祀於廡綱領紊
而百目因之豈不信哉今不正茲來世之非道苟謂
朕以位而凌先師非知朕心者也於是先師草塑像
以主
上皮弁服謁廟用特異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樂
三奏舞六佾已御史詹得仁疏請以故禮部左侍郎
薛瑄從祀孔子廟下百官議春坊唐順之上議言惟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憚採庶
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臣請折衷之祀
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

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子獨稱回爲庶幾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亦後世論孔門人物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猶在所畧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諸儒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爲性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存謂其爲聖門之羽翼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必有尙衆志鼓舞而成尙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本而反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瑄以前本之前開則瑄實倡之比濂洛之倡道於宋雖所自得或有淺深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燕

眞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后夔伯夷周周公魯孔子也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國先師也明興且二百年弦歌之化暢乎遠近而壁雖之側至今無一人焉得俎豆於其間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棫樸之盛也由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況如瑄之學真可以羽翼聖門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奚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或者謂其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作經求諸其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矣况瑄所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其爲著述也繁已又何疑焉或又以爲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侂黃榦皆不得與祀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孰賢宜不得而獨進臣又以爲自濂洛倡道之後群儒連類而出耳目薰染故興起爲步瑄崛起絕學之後其樹立爲難方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無待而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瑄繁星麗空非五緯

不能以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昂曄然而見敬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盡彼以例此乎臣以爲宜如御史瞻得仁所疏臣愚昧死上議 詔需後宋學自永樂專顯而來天下士守朱微國文公所註經如金科玉條不敢少抵忤而王文成求端於立本揭致良知爲學宗言時與朱異而爭論始興又機神多權變不拘故常往往爲有方士所深疑又自以爲簡易直截之學二十年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即賢儒矻矻之已功高衆忌而謗議大興嘉靖初南宮於策至斥爲僞學欲焚書申禁及起平思田卒於師爲冢

南史下篇

卷之十二

八十二

牢萼所深構奪贈蔭卹典且下

詔禁學於是詹事

綰御史延各疏言其學不詭於聖人皆不報隆慶初

大學士階既當國於是 詔進侍郎瑄新建伯守仁

從祀孔子廟庭先後言官論互異乃獨進瑄而守仁

後需後始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

願望者以克諸體瞻遷陟於他司紀等前代未有也

卽博士學正錄學博行脩者亦往往補官職列坊局

官已乃寘內臺當是時國學惟官民生之目品官目

一品至七品皆蔭叙與外夷子弟入學者曰官生郡

縣中論秀升之若歲貢鄉舉士曰民生軍衛子弟選入受學曰軍生諸官民軍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功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復歷事而任官其後官生惟京室官三品而上乃得蔭已別設武學武舉而進士科日益重得一第輒以資自侈舉人下第者引他故自弛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頓願就教爲祿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監者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起而入國學愈清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道而後聽後彌弊濫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得納銀齒於學

南史下篇

卷之十二

八十四

於是商賈之子總角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咸混迹

其中士耻與爲伍而虎閭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爲

猶有堆擇也于是燕朋僻友恃蓄聚自恣蔑繩法不

守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屑

督迪南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官頗獨類刺負資

叙漸下遷往往寬縱取妄說而國學大壞於是太學

特爲出身之塗而司教者不能遷之歲月冀優游於

學舉人官生入監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上

援例主亦不過一歲卽序撥而雜廩者減倍矣方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

司風憲官類皆海內名流 國盛時未論迨正德末
猶然御史蕭鳴鳳慙惡嚴雖才不負副史魏校敦行
急受欺不悔副使李夢陽仰士節振姜習士誦義不
休已皆遭構去其後督學官稍益輕柄其任者非必
有卓行負學厭士心如異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
祿養交甚且開倖門招請託不忌又憚於巡歷品閱
獨高坐自崇至大比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
習剋而人驚於奔趨嘉靖初 詔吏部將天下提學
官特考察調黜而非久輒廢始

祖宗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後克科目法

通史下編 卷之十二

八五

行取舉人登乙榜者選授 凡國家推選坊局纂脩
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休薦及九載處優考者
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他常調未論也故廷臣薦
士以起家學官為美談後久利弊師儒之職益輕乙
科舉人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其者乃其
心焉因取克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紕繆無能為
諸生先於是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
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貲不復關行能蓋冗靈其矣第
子員各以其意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
一詣學而講課缺然始

祖宗以經術作人今研靡於義理以檢點身心文主典
質諸剽剽毛莊浮華言若獵奇聞異者不錄已文漸開
自弘治迄嘉靖初最盛程式文及名家作者類精義
雅辭有爛其文後學校所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
即戾經畔義者得錄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謹貫粗
通即稚子能之業之者以為取足行文而止於微義
與辭固無俟深解為也於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
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諭即異時所業專經
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為試目者為擬題構
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益靡濫彼其以

通史下編

卷之十二

八六

國家設科取士直為祿利資一旦効高第取石城試官
其時業樂如弁髦即夙昔授學師升沉稍異忽若途
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遊之美而風習大潰當是時天
下學士聚講者亦不復知古六籍四教遜志游心成
德達材之盛獨取近儒一二激世之論如所謂六經
糟粕須焚書一遭之語為毛言倡天下於師心自用
而名世高虛之士至圓靈自詡蔑棄脩學混揚墨老
釋於一途撈波助瀾仕競苟得居營口實幾於晉宋
清談濁亂之俗而未知所止也萬曆初輔臣白昂
申飾國家用經術造士為實學禁私書院標門戶聚

黨為空談重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
勅遣歲貢士若附學生 勅嚴遴選以充先足大理
副李承芳著論言近代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
學宮壞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為惡無
紀極莫甚於學官可一切廢去惟敕天下守令於郡
邑之內求老師宿儒為一鄉之善士者令帥其一鄉
一國之善士者令帥其一國而學焉者必六德六行
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至於農田水利及錢
穀兵甲律令之類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效諸用守令
卑躬盡禮其帥而勸誘成之其道成德尊者則舉而

通史下編 卷之十二

八七

加之高位由邑而達之郡由郡而達之省達之天下
庶其可也雖持議已激而痛時弊至深嘉靖季年王
祭酒材故授學呂宗伯紳官司業時嚴條約居必於
廨舍守必於矩矱程課業敦彝倫又申明崇讓戒速
規儉勗勤之訓導誘諄至諸生始而惕然終而訴然
不惟不敢犯且不忍犯也禮侍郎康於是兩都學門
堂廳廂畢具飾街衢房號為居民侵冒者清復之任
勞怨不避考典稽訓作大學志六編編為之序序各
有志焉其畧曰自昔帝王膺圖命世罔不崇宣教澤
以為化本此三五之代以共由也

皇祖初定天下汲汲焉是圖崇祀先師科列維範登者
授俊廣籍庠饗諸室廬服節之需庖汎之役靡不周
具燕賜之恩洽于縫掖衣廩之給下逮斯八所以勤
教作人燦然備矣

列聖相承敦嚮若一舌稱肅制莫此尚焉紀典制第一

○一典制 建學 祀先師 設官 官民主 生
員巾服 經籍 倉庫 官吏俸給 師生學履
賜予 器用 徒役 內外 自為命 夔契開五倫四
學舍 印信 官吏由給 內外 自為命 夔契開五倫四
德之原周迪賢能示德行道藝之興文勢立命辭出
為經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皇祖建學立師廣延胄俊多方戒誘綱目具昭

通史下編 卷之十二

八十八

列聖嗣休代有明訓若夫心學相傳道源淵詣為策為
歲研極幽眇是皆啓萬世之堂金豈直制一時之津
楫也遵道遵路幸德勵躬教立化行歸其有極雲漢
章天作人斯無已紀謨訓第二○一謨訓 勅諭
策問 敬一 禮樂 太學 所以為教也 三王教也 子必
以禮樂則齒胃之大義春秋教以禮樂則時教之正
業也

皇祖光有天下亟命儒臣考禮定樂辨度審音時輒親
校務求近古

皇上惇崇倫典制益備章雖識在宗伯業在奉常然自

車駕臨幸則朝廷之禮樂行焉春秋釋奠則宗廟之禮

緯行焉合語合射則外鄉之禮樂行焉此其大端而

莊敬恭順聖容則中正無邪之禮事罔弗由暢析

經融推說以解論倫無患之樂時固弗著瞽宗東序

之故雖不盡沿而窮本知變著誠去偽得禮樂之實

矣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紀

禮禁第三
行香 謁廟 開幸 春社 歲暮各祭 朝

習評公侯駙馬伯釋菜
右官必有政太

學之臣貝則其政則教也官師政教義並隆焉所以

爲官教以爲政教固百政之本也義益隆矣

藝之導其全藏脩游息之省其解燕朋燕碎之章其

戒中以享有發蒙包蒙之吉時以時有被遠夏

楚之宜自辭志至于強立自勞至于恨德有辭有

序古帝王命教立法國已然矣戎

皇祖詳定學規至三至四敬礪敦學之夫載內書月入

之學政惟率遵成式若會異責分及犬豕豕惟十

歷數學應文時遷去也蓋已多天義憂之及下并而速

侍乎然崇德望義表義者生

太宗之訓也。爲師範者務正己以正之。

二十、所算元利以六

成祖之訓也學政之本固有出於約法之外者於乎政

者正也書曰爾身克正乃罔不正紀政事第四

歷事明倫分守稽驗官廨始末鑒戒大學文

章之府禮義之宗也盛世仁賢陳建所及未始不度

衷物則研志時裁期以光贊
徽酋始成陶範或貞

一察倫壑前往之闕或變通盡利裨教誘之方列於

帝愈行於今而後守固景嚮之莫由已也詎

巨枝辭務取蒐措豐腴盖惟政術是稽言正事覈斯

事之矣紀論第五增載申惠養詩貞途

明島典立其弊酌差大矣哉國家作人之教也夫崇

禮師筵簡登耆碩龍雲感會固賢業丕益隆也鼓卒

大鈞藹藹多吉殿邦楨國萬序咸熙二百年來不可

勝書矣且今之抗色升壇即昔之執經問席後之幹

調斗部前之表秩均雍文武勲名道德源緒胄林

所流今在王彬彬可睹也惟

皇祖尚教敦儒

列聖

人皇馬勤無毀故譽髦之盛若七詩曰肆成人有德少

子有造紀人材第六以教冬焉名德簡遇職官

其典制篇序建學曰按四代之學虞商賁雍

廣雅

夏周貴在國在國以惇禮樂教化之原在郊以遠朝
集市紛之劇我

高祖卜大學於南都之鷄鳴山去朝市且十里今大學
雖沿元址其去朝市如之不越 都國而復開覽會

列聖所取端有在矣藹藹之士合志營道敬棄樂群自
禮樂詩書之外無所干於視聽可不知其故哉序祀
典曰凡立學必舉先師之祀齊宗石學之典可考也
漢氏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則祀其人豈未有定祀
東京雖以聖師禮周孔而未始有廟也廟祀孔子於
學自唐始夫盡天地之性明帝王之道脩六經扶五
函史下編 卷之十二

教終古宗承未有盛於孔子矣歷代嚴祿縉服無數
我 國家建雍作廟昭揭兩都崇祀儀章光布寰宇
皇上正名秩禮定先師位號益顯以隆秩祀尚本祭川
先河又推所自出而報祀焉子淵諸賢不先父食大
中羣哲均饗崇報殷禮肇稱無文咸秩惟

皇盡制於是為不易之典矣序官師曰教習之司著於
虞典備於周官德行以道之詩書禮樂以造之皆長
善教失以成其學也兩漢時立博士官而元長一人
為祭酒助教防於後魏司業監丞設於隋唐正錄則
置于宋自昔為有道之選匪由自樹焉取立人

皇祖之命師儒曰正心曰實學曰崇德重義正身率下
曰檢身飾行守道尊嚴諄諄焉不欲徒文辭記誦之
為務道不可師而居其名教不務脩而處其職瘵曠
之罪豈直若他司比哉序生徒曰初

太祖設國子博士等官教 皇太子於大本堂時自
親王而下至功臣子弟及生徒之秀者皆得入伴讀
既建國學乃命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克國子學生
於是官民生之目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與蔭叙外
夷入學者皆謂官生民生則郡縣諸生中論其秀而
升之者也洪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年選會試下第
函史下編 卷之十二 九二

年少質美者令入學故貢舉二途皆曰民生當是時
啓教雖弘而任官不易非強學登科則積分將至十
餘載而後得歷事授官撒淬之久如是鮮不達矣後
貢舉諸生既盛貴游子弟乃不得輒錄宣德以來即
有陳乞聽

上裁可仍令勉學從科舉出身成化初始詔大臣三品
以上子孫許一人送監照鹽例出身近歲蔭而得舉
復得以次子補蔭賞延之典於是彌隆而自洪武來
死王事者之胤間有特蔭其 經筵 儲邸講導之
臣有稽勞叙蔭近歲過境大臣以功蔭者尤多皆曰

恩生天啓

聖人復中華於蒙古之世驅氛蕩穢豈惟諸夏嚮風再瞻倫軌於是邊境夷酋以及海外君長梯航相望遣子入學矣其勲戚習讀昉於洪武初令公佐伯及武官子弟承襲者入國學肄業是時蓋二百餘人景泰天順間戚畹國公主子孫得乞恩入監成化十年令公佐伯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規叙之不率者奏聞

今上設禮部主事一員專教駙馬因不復入監諸勲爵幼者不及時題請在監者落落諸習讀之規後有待

國史編 卷之二十二

九三

於申飾矣序歲貢生曰 國初令按察司於府州縣弟子貢年二十以上重厚端秀者拔其尤歲貢入監歲貢之名自此始即漢歲察法也正統八年令生貢年四十五以上考選送監弘治中歲貢中願就教者仍送監肄業按季考試學果通而家貧親老方准起送嘉靖七年選貢法行而老成有沉滯之歎於科舉之法亦稍相妨十五年禮部復題照舊其在學年老無進者給衣巾終身復連年開貢以疎湮滯然自是多衰朽無志之士就教者日積於銓司入監者無幾夫 國初選秀不問其年由科目未盛行也科目

既行又爲世所趨則歲貢之法自當以處淹滯惟年力過衰神忠既耗者雖鄉校之官亦難之而又束之國學以冀其進不已達乎議政當如持衡不可以已意爲輕重苟酌二者之中凡鄉學廩生四十而下者可以待後舉四十以上嚴訪其志行試其才力以充貢養之國學俾及時而用其不稱者仍其衣巾不奪其黜後則國學有進脩之士鄉庠無頹朽之師而不稱者亦無失所之歎矣序舉人與呂祭酒柝條議同序援例主曰嘗筭入官昉於西漢唐宋間行大抵由軍興非其獲已也我朝宣德前貢舉之途猶須精擇景泰後始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暫行輒罷開納時必各提學官試其文理通者而後許又限以名數近時總卹之童得升太學伺頑之子亦齒諸生其間英俊由此擢名表樹夫豈無人然千百而什一耳雖然漢唐官輒以贊授今國家雖入賢猶必教之學而後使之仕視往代之法爲愈矣惟職師儒者體朝廷曲成之意而不以資途棄焉可也序內外學舍曰生徒聚處則志業專而靡切有賴管道宰廩相親而善法之良也邇來教典弗飭諸生從便爲居甚或依父兄鄉戚而居有去太學至十餘里者取道

游恣不憚驅馳居學之益置不復論更踰數載學舍湮且盡矣脩復以存

祖宗之制限居以一生徒之業女官以主代承之藉嚴毀耗之防今日之事也謨訓篇序學規曰太學規皆皇祖所訂定義裁禮導而曲成之仁在焉當是時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以得人爲朝廷用後學者憚其嚴論師者亦不必於嚴或乃以敷教在寬之說文之夫寬也者言遲之歲月俟其成不急迫云耳非廢祖宗之制循時俗之趨爲寬弛也教學日弛抑將如訓典何哉

函史下編

卷之二

九

成祖有言此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正己以先之是所當自省也序御製策問曰我

高祖創天下百廢幾之成密何其劇也而建學成賢德偲焉若家長之於子弟昕夕于衷又時爲策目以誅試之

聖神之周如此叙御製敬一箴曰自堯舜至湯文

孔子孟軻氏所述道統也脩己以敬上泝欽明精一

下傳一貫千聖心法茲可測矣

皇上天縱時敏造極淵微乃作敬一箴反復幾三百言

心學統宗光昭絕緒繼又取宋儒五箴親爲註釋益

明主敬協一之功一以治心而精察於視聽言動爲敬一之實隨用輔臣言親澠宸翰勅於太學豈特來游者當誦繹服行已哉萬世道學之傳胥是焉在矣禮樂編序臨幸及祀典曰

呈祖尊崇教術南雍初建

大駕數臨位置規圖一由淵畫廟學既成復躬釋菜崇祀之禮乃臨太學躬講筵延禮司成坐講堂上親爲論說旣諭戒師生後賜宴竟日乃返儒均光寵未始前聞

列聖遵承踐祚之初必舉斯典至我

函史下編

九

皇上以釐正祀典獨親行者再秩禮興教屢渙天章尤近所未親也其春秋仲月上丁則遣重臣或祭酒行禮彌歲非輔臣及冢宰宗伯不遣而祭酒則主啓聖公之祀諸祭品祭器樂章樂舞皆歷朝所欽定祭服官給致嚴致潔矣序朝賀曰列職太學皆在廷儒臣非大典禮雖朔望亦有迭朝之例以施教授業必專必勤也夫有金閨之籍而無待漏之勞優假之若是而不思夙夜勤其職豈惟有愧于朝典當益重愧於心矣政事編序升監儀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今升監儀

祖所欽建所以嚴師者至矣鵠立鴈行繼趨矩步自
官屬以及諸生肅如秩如情慢邪僻之氣宜不覺其
達於體也雖然豈徒在下者致然於上已哉曾子曰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為師者日嚴其心而後
以立敬學之表體分威容詎足為化導之實耶序廟
儀曰廟儀有司列者有不可列者今列者舉政之節
度教之糟粕已也攻堅叩為非有定時因材當可非
有定術發蒙啓滯批軌導窾游心遜業達機成化其
事固萬變而不可窮也若乃水由孟幻金以範成觀
法所從感通存存則不乎德衍焉

禹史下編卷之十二

三

九七

禹史下編卷之十三

肝郡鄧元錫纂

經籍記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自天地具神明之德運行四時播序五氣宣明二曜
而萬物生焉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
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
而後上下禮義於是乎有錯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經五常和天下澤及百世明於原本
六通四闢於小大精粗之數而運無乎不在宏犧上
聖遂古淳龐河出馬圖聚天地之美極神明之容為
易宗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物

原缺第一葉後半葉

降出入游焉繆蒸翕張蓋至無留行藏無遺迹有萬
有而無有也虛莫虛於此以爲天下之至順故立偶
象焉微哉乎天太虛而象之奇地旁薄而象之偶也
象其精也於是兩相摩而四陽之陽曰太陽陽之陰
曰少陰陰之陽曰少陽陰之陰曰太陰而天人之大
德盡於四也四相摩爲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而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儀象之大象
盡於八也八相攪爲六十四而天地之混闢日月之
代明四時之錯行細縷化醇精構氣凝萌長孕育還
復死生仁昭義立性命貞成具府於其中縱觀之一

西史下編 卷之十三

二

本雙輪自下而上通六虛無外也衡觀之陽先陰後
陽主陰輔盡萬象一體也統觀之天地持衡震巽中
萌澤山形用水火神行析觀之愈大愈少彰造化之
大用愈小愈繁窮萬有之幽蹟而陰陽左右枝比葉
偶盡萬類之情性也八卦小成其參天之所爲乎一
三而三矣六畫大成其兩地之所爲乎三二而六矣
察性知命原始見終類萬化之蹟備神明之容其惟
衡圖乎其圓圖象渾天天之德圖渾渾淪周迴正象
天乾正位上覆坤正位下載而位定矣艮西北山宗
兌西南澤鍾而氣通矣雷出地奮於東北風行天動

於西南而相薄矣大明生東爲暑爲晝小明生西爲
寒爲夜精互藏而不相射矣陽起震而升順而生上
至乾而極是數往也德顯諸仁故易知而順陰自巽
而降拂而遂下至坤而極是知來也業藏諸用故難
知而逆拂遂逆也陽自下升逆乘以行即順生亦逆
故易逆數也故規衡圖爲圓而上下云維往屈來伸
之大用指諸掌可觀也規六十卦爲大圖而坤孕平
復乾驚乎姤冬春夏秋晦朔弦望日長短至晝夜分
可候而測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陰
在陰中陽在陽中畢順行而好醜有類也健順誠明

西史下編 卷之十三

三

造位天德動止入說時行不忒動靜應軌消息準度
好惡有鄉喜怒哀類清寧平康圓神無方其取諸此
乎故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設卦傳天地定
其方圖象地儀地之德方析衡圖而八積而六十四
廣莫祐袒有截其方圖從中起震巽其始恒益綸綸
四卦衡從爲中方兩滋以生日昃而暴既未濟持功
神農盛昌通十有六卦爲次方兌說保合良止勿過
咸損見義通三十有六卦爲不效易於是乾以君主
始坤以藏主成而六十四大方圖成焉從其積而衡
觀之其下卦皆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而貞不易也從其積而縱觀之其上卦亦然而
悔亦不易也上下四維靜正永寧風雨露雷變化充
盈纖芒入蔭廣博無垠東西爲緯南北爲經人敬遷
以直而復見其心方不過物而巽以隱稱器故大悔
心不踰矩其取諸此乎之說卦傳雷以動於是周圍圖
其外納方圖其中而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儀有限
天體無窮眎諸掌矣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
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燥萬物者莫燥
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
則變化萬物而既成之矣然必定位通氣相薄不相

圖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

射而後能職二儀相依附也非是之謂乎說卦傳神
物而爲言者也章是故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
正彈圖外方中圖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天地合
并神靈以謀天其運乎卦氣爲之行地其處乎卦體
爲之止闔天爲宇闢宇爲宙博厚高明無疆以久圖
象爲之紀故國先天而天莫之違圖無文而天下之
至文出焉易其五經之原乎其天地鬼神之興乎而
經籍昉此矣伏羲氏沒神農黃帝氏作實始有書契
代結繩之政而書濶不傳軒轅氏沒放勳重文華命
三聖帝者作實始官三才府萬物欽天授時亮工熙

載九功敘而萬世永賴有書以紀事曰典與言常也
謂天地人之常道極則也二聖五臣格心闡德明道
彰化論思可列之語紀言之史詳焉曰謨謨言謀也
安止幾康審勿精微不專於格事曰謨也禹平水土
封山濬川志九州之土貢其書曰禹貢湯順天應人
放有夏而新命誥德其書曰湯誓曰湯誥其時仲虺
阿衡傳說之倫攝政納誨命官戒德之書曰訓曰誥
曰命代各具有其書詩本性情匹夫匹婦因性術之
變極哀樂憂思之感咸有作以暢志如各言其傷於
是命太師陳之以觀風司徒因之以施教天子躬於

圖史下編

卷之十三

五

明堂臨觀而考政治焉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而
美風俗代各具有其詩自郊廟朝廷吉凶軍賓以達
於閭巷自會朝燕饗以至於冠昏喪祭人道始終之
變緣情制則因性作儀代各具有其禮乃夏易連山
首艮明定乃能應商易歸藏首坤藏示而後發上契
於道符孔子曰我欲觀夏禮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得坤乾焉蓋善之也而於易已褊矣至周文王德純
天載古易大甄而演之於美里法伏羲先天圖圖以
序卦更先天方圖爲圖明天行而設卦觀象著彖繇
以前民用而易道復興序卦首尊乾於天以冠經繇

備四德以統經配以坤致用以坎離泰否尸其交刺復見其心是故天尊地卑乾坤位而易行日東月西長短至而時平於先天圖四正之卦合四正卦者貞觀貞明貞一之象反觀之不變者也下經主四偏卦首咸恒咸恒者山澤風雷男女夫婦鬼神陰陽之道也山澤通氣二少感應以相與而為咸風雷不交二長敬正以相守而為恒夫垢謹其微漸歸妹極其變震艮先巽兌後而別與序章焉於先天圖四隅之卦合四隅卦者乘除踦贏上下降升一不可為經反觀之則變者也上經天道故乾健知始坤順成物坎誠

中實離明中虛性諸天而法天下經人道故咸以中受恒不易方震作艮止巽入兌說脩之人而盡人其圓圖本先天方圖主震巽以出震齊巽相見致役說兌戰乾勞坎成艮為之序上應天之行下法地之經五氣順布萬物殫殫出入生死於其門聖人秉規矩權衡制天下而不劇方國以平說卦傳具言之於易乎設卦觀象於三極晝夜進退得失憂虞之故各繫之吉凶悔吝无咎利不利之辭以明吉凶而易道大興乃其慎明德肅離以刑厥家后妃配之求賢善以輔君子實仁儉美德義以章明內教關雎葛覃卷耳

作焉始被之管絃用之房中而化行召南夫人慎始重正亦崇厥化鵲巢美焉采蘋采芣草蟲作焉俗用滋美而化章及受命為西伯伐崇按密薄伐玁狁而采薇出車枕杜作焉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服事殷也故曰可謂至德也矣武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鑒于二代製禮作樂以風化天下而周禮以經官建憲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成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夫行為之冠以重成人為之昏以合二姓為之

鄉飲射以教德讓而王侯卿大夫畢各為之喪既夕葬以哀死喪為之禫祀實柴禋燎以事天神為之血祭狸沈醵辜以祭地示為之肆獻裸饋食時祀以事先王先公達士庶人而聯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等又有賓禮焉以通之至其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堂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死生之有其介與凡親疎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各品節之以立教焉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有道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人治之大綱也至其作樂念王業始基以二南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爲化本而山川列國山川封域禹迹職方次
抑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檜十三國之風列樂
職以導化而匡俗周太史所爲歌之第次是也其王
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羣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十
遭將命成畢各因其尊親之義上下之等愛敬之殺
具次爲燕饗之樂歌奏之時撫而旁用焉命之曰小
雅其王國會朝若祭訖受釐陳戒則又原天命之明
赫揚祖德之盛隆爲樂歌以格王正事命之曰大雅
其郊祀柴望祀先王先公至于羣祀又各爲登歌之
詩主唱嘆無淫佚以交於神明大司樂掌之以祭以

通鑑下編 卷之十三

享以祀命之曰周頌蓋其禮有五曰吉曰凶曰軍曰
賓曰嘉宗伯掌之其樂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太師掌之其樂舞有七曰雲門大卷大咸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司樂掌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
內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
書則固書之守也蓋詩書禮樂大備而各備其官乃
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兆其經兆之
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曰連
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而
筮人用筮焉又觀天下之動分周易卦之各爻觀會

通以行典禮爲繇辭以盡時物之變而易道大興觀
易升著王享西山明夷著箕子之貞則知爲公繁父
無疑也故三代之隆教自京師首善而下逮於州閭
卿黨官自司徒樂正下達於庠序之師均之立四教
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至三易則天子寶
之爲國大訓三公論焉以變理寅亮國有大故從龜
策受命焉則學校之設於經籍豈非致一之理而道
之符哉先師孔子統一聖真洞明一人之極而下
學於好古其自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又曰我好古以敏求其數人之莫知也曰我下

通鑑下編 卷之十三

學而上達者也於是乎覽觀終始之變觀大道於皇
義觀大順於唐虞觀大備於成周而祖述憲章刪六
經立隆以爲天下極其序書以爲上世荒忽不可放
而原也故斷自唐虞標典謨爲經首以欽明文思安
安於恭讓爲德元以安止幾康爲心要以危微精一
爲學的以欽天若采脩府和事知人安民爲治統以
二帝之德爲不可尚也故贊堯曰大贊舜曰若贊禹
曰無間然用爲世儀矩而極四代之故以著變敬明
若淑者昌從逆逸豫者亡而夏后氏之祗台告功殷
王之丕顯造邦周王之集命武成他諸元聖碩哲之

謨訓範誥咸在而終之以二誓費誓伯之端秦穆霸之脩也錄二誓明欽明未嘗亡而尚可改已焉蓋詩禮春秋之統盡於書也書本古書敘而次之者仲尼故首粵若稽古敘唐虞之道宏以興敘夏商直以簡敘周致嚴又間有微辭所謂芟夷繁亂翦裁浮辭舉宏綱撮要刪明治亂之統者也書百篇皆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詩樂悅周公六詩之義適周訪之於蒺弘聞韶於齊博采考觀追既老而自衛反魯芟夷蕪穢屏斥靡監語太師以樂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者詩也記

詩史下編 卷之十三

十一

也者樂之意也蓋存樂於詩也於國風表二南爲風始諸列國詩有繫於善敗失得之故焉興替存亡之紀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頌更定其第次表其嚮應樹之風植用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於雅表周公所製會朝燕饗樂歌爲正雅明政所自出雅道廢而政爲不舉詩人傷之而有作刺失導微依大小雅以爲文者則以爲變雅分從附焉頌尊周頌昭穆清以交神明爲之本而以魯頌頌君以燕之篇附焉商頌終焉明尊周重魯視所代而儀鑒於殷故風者風也上感下化上莫敏於風而風自

下起故詩莫先於風家人風所自出閨門其隧也故風莫大於閨門風之起也風風乎泱泱乎感人者微而被焉者立解故詩莫切於賦莫美於比莫深於興而莫大於風風始於家而化成於國故端起於夫婦序以爲一國之故繫一人之本是也風之自也政始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序以爲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是也雅同風之道也風始於夫婦故二南風本也和而有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譙享以慈惠盡下情臣會朝以道德襄上志則政善而民安有夫婦然後

詩史下編 卷之十三

十一

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而禮義有所措夫婦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也故風先雅君仁逮下則下忠事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小雅先大雅二雅明一王之道而推其成功於頌披之管絃諧之舞伶而主於升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命極矣故詩以頌終孔子之自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本人道在閨門以二南爲風始其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本王

道在賓臣以鹿鳴爲小雅始本王道在格天以文王爲大雅始喟然歎之曰仁不可爲衆也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之後王道極於神明大於郊廟以清廟爲頌始又歎之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故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乃其觀周道適周於柱下史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曲禮威儀經禮歎道盡於禮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夢寐志周公之事追既老而歎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十三

見周公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諸與君大夫若弟子縱言必及於禮乃其縱觀於尚古大同小康大祥之世而本仁陳義體信達順一之乎禮其相極乎道之眇微三至三無五起極於三無私亦一之乎禮告顏子以爲仁惟克己以復於禮其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饗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禮無不體者仁也又言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

施加之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明禮無不理者理也其告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明禮無不敬而已矣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而敬始於大昏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妻以及妻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其禮有本務也與故禮者事之治也物之則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觀物察則之謂也無節於內者視物弗之察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持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十三

身不以禮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矣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閻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則馬往而宜適哉其以約言志之心曰不過乎物物則之謂也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是故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大哉深乎至哉禮乎故

學始格物也蓋夫子晚而好易又晚而作春秋曰吾志在春秋春秋王統也王道一天天以一元統萬象廣運而不宰並育大生而不私翕闢變化時行而不匱故四時者天之行十二月者天之量日星者天之紀萬物其將殊也莫不正形性而命於天春秋以天道綱紀王事故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繫年而一統之於天王之道其天乎配天地之德備神明之容並日月為明同四時為序並覆兼愛而無頗不怒也中和為極典禮以度好生乃祥大順為富建公侯伯子男以經之列公卿大夫士以緯之設禮樂教化以

道莫美於中講信脩睦人之和也王有朝聘會盟以達喜以瀆於齊盟而亂爭奪相殺人之患也王有征伐曾盟以飾怒以殘於戰攻而極則處其極之過也春秋以天道正人心興人之利辟人所患反忠以致中貴同以處和長善於微救惡於忽愛始公人惡反自復喜怒以類循物不遂而一統之於心故命之以春秋故春秋者中和傳心之要典也蓋昔者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白稽天若而大一統也典謨訓誥紀其政五典六官齊其教國風雅頌播其化於是乎天道洽人道得而王者貞一之統昌周東而王統絕矣呂刑明刑典誥亡矣二誓明兵誓命亡矣况五禮曠行六職失官又將如周公之典何哉故天子幽諸侯僭諸侯陵大夫奪大夫微陪臣畔中國衰矣狄橫而莫甚於定哀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有易象春秋也是周之所以王若周公之德而道之所存也於是乎作春秋以續明王日統尊元后輯諸侯正大夫總夷夏屬辭以著教比事以見義其屬辭也溢意於言慮先於事即會以觀通本經以運權微言而旨逾顯也深言而測深厚彌遠無盡也不言如天然而時行物生示人者獨至也渾

渾乎如天道然雨潤日暄震霜折而彼蒼於穆之體自若也其比事也舉本稽末即始要終本始有起末終有窮舉其故而事權有重者可推也啓其端而事變所極者有至也錯其事而義連類比得失是非燦其可鏡也蓋昭昭乎如天用焉陰陽晝夜分而昏明燠清截如也山川草木形而夭喬高下秩如也類聚羣分異而吉凶善敗燦如也故辭屬而教著事比而義章繹其辭可以深於教觸其事可以怵於義有感有創有動有變而懼心可作非心可格良心從可復也故由其教格其志克其義盡其道則元首股肱指臂各得其官而不相亂也天文地理人事各真其所而不相悖也夷狄禽獸草木各安其常而不相戾也俾六合之內懷生之類老終幼長男分女歸各順性命以正生死而不夭扎疲癯也故詩書禮樂亡而受之以春秋斯義也觀上之歎發其感老安少懷朋友信著其端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大其用而其自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文中子見之以爲王道之權衡也顧不諒哉其渙然於易而贊易贊而不敢論贊庖義氏先天諸圖揭圓神方知易貢之妙歎之曰大哉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贊文王序卦張圖繫辭之旨歎之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昇故其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曲受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其贊贊之德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示人學易也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自名則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比五十而韋編三絕於性命之奧洞然曰吾五十而知天命故易盡性至於命之書也學不可以已也又曰吾於易也沒身而已焉於是即文王周公所繫卦爻辭卦闡其消息變化化裁之以爲斷曰象上下傳象明造化上下交重之象效法之以爲致用曰大象傳又觀其德位比應當否推行之以爲

通曰小象傳以周易乾坤象天地易簡之善運之乎四德而純粹精也是天人之合也而天德聖功盡此矣作乾坤文言傳以二經之弘綱大體未易以究而原也標易知簡能之精通極於天德而成位乎其中推貞觀貞一之神體備於人道而成能於仁義諸凡其立象設卦裁變制占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作說言究宣之曰繫辭上下傳原義文圖象之精闢无方之象盡不言之言作說卦傳以易卦名言之序消息進退往復正反皆時之相生而可與也作序卦傳以易卦卽三十六爲六十四反對之妙更其序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十八

由乾坤而窮之於井困由咸恒而反之於姤夫明易之不可窮也後作者復以次而受於無窮作雜卦傳終焉將雜卦傳布爲三十六是謂十翼其用歸於使人通志成務不達天不過物盡性命之致而已矣故曰大哉易也人更四聖世歷三古故書以表德元之府禮以爲嘉會之府詩樂爲和義之府春秋爲貞幹之府故聖人之有五經也猶天之有五運地之介五方人之品五常也易握輿符其諸元命乎用能以萬世爲土通之於一息而持載履轉於無窮文中子歎之曰大哉乎仲尼之教也與大極合德神道並行矣

謂之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詎不諒哉當是之時三千之徒各從受業而七十子之賢蓋身通焉而魯曾參子輿獨得其宗以爲人道莫先於孝夫子嘗與之語至德要道盡於孝述孝經人盡道莫大乎學記夫子嘗與之語三綱八目統於學術大學夫子之孫子思伋從受學憂道學之失其傳也原天命之性極脩道之教以明天人之統紀舉九經三重而約之一誠作中庸他諸孔子所自言若其與時人弟子言者非一日語非爲一日語非罕言及其所不語者則人各以其所聞記之曰論語而門弟子相與言者承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十九

聞於夫子者間附焉又百餘年而子思之門人孟軻思以道濟生民又不肯枉道求合諸凡與其時王侯大夫語皆述唐虞三代之德述詩書述仲尼之意類次之爲書作孟子七篇當是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時稱而道之已天下大亂聖賢不作陰陽道德名法儒墨九流百家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譬之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判天地之德析萬物之理終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宰者是故內聖王外之道闡而

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而自爲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幸不見
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遂爲天下裂重遭戰
國棄蕝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
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
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于時唯獨卜筮醫藥種樹
之書不禁以爲是民用不可缺於國體王故無嘗也
而易賴以全蓋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歷數百
十年不廢豈天愛道原秘之使繩傳不絕與漢興去
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人無禮無學于時獨

有一叔孫通定漢禮儀列奉常爲九卿而陸賈於上
前時時稱引詩書然上初以干戈平定四海尚未遑
經籍之事也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
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文皇帝實始求能
爲尚書者天下亡有聞濟南有伏生故爲秦博士治
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矣召不能行於是詔掌故臯
錯往從受之伏生老病不能端言言不可曉使其女
傳言教錯而錯齊人語與潁川吳所不知者十二三
畧以其意屬讀之或曰非也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
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獨二十九篇

蓋伏生以尚書始教齊魯之間於是時詩始萌芽天
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漢朝之儒博學多通
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表章六經疇咨俊茂廣厲
文學之路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並起
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
或爲頌或相合而成奏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言易
者或治章句或專卜筮雜占候而不通其本故詔書
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而是時侍御史
倪寬見上語經學上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
好也及聞寬說說可觀乃從問尚書一篇時漢興已

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
欲以爲宮而得孔氏先世所藏經於屋壁之中有逸
禮三十九篇書二十六篇及傳論語孝經春秋左氏
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皆蝌蚪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時蝌蚪書廢已久人無知者諫大夫孔安
國以所聞伏生之書推讀古尚書考論文義定其可
知者爲古隸更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以辭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
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

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因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安國研覃經籍採撫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而尚書滋多於是矣當是時王公大人獨河間獻王德脩古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而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多浮辭而辨獻王所得率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王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嘗入朝獻雅樂及答詔策所問三十餘事皆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而指明漢經學殘缺收輯完補獻王有力焉

臣等下編

卷之十三

廿二

時廣川董仲舒治公年春秋深明於天人之故勸天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爲漢儒宗宣帝故說學少受詩於東海濮仲翁聞武帝尊公羊春秋衛太子好穀梁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樂陵侯史高三人皆魯人乃言穀梁本魯學當立於是召善爲穀梁者郎蔡千秋令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諫大夫上愍其學且絕選郎十八人從受學會千秋病卒徵駿丘江公孫爲博士復病卒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業積十年明習上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咸多穀梁而穀梁大行

已復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諫大夫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博士哀帝時奉車都尉劉歆白左氏春秋宜立帝納之以問諸名儒諸儒皆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爲求助光不應於是歆遂移書太常博士顯讓之畧言漢興離全經已遠先帝憫學殘文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古文尚書逸禮左氏傳凡三事內外相應皆有徵驗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及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學造與此同抑而未施慨然惜憫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臣等下編

卷之十三

廿三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傳則幽明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儼春秋豈不哀哉今上繼統揚業闡文學錯亂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

絕滅微學夫與樂成難與處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夫禮失求之於野士文不備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於是諸儒並疾恨歆出補吏而後之言左氏者皆

史記下編

卷之十三

史記

本歆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自公孫弘起布衣以通經術爲漢相其後章賢匡衡張禹孔平當之倫光各相踵在位爲三公爲帝者師天子尊禮隆特風於海內諱經宗雅具有其質文而經籍大昌施于東漢元帝時安昌侯禹以博士入授太子經成帝即位賜爵拜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大將軍鳳輔政擅朝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鄉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數稱病上書乞骸骨欲以退避鳳上手書報曰朕以幼牛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

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推以尊尊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明帝爲太子時受經於桓先生榮學既通傳榮言師說已盡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道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先師謝弟子者有之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劣不敢有辭願君侯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其重經學尊師至於此章帝時詔諸儒會白虎觀

史記下編

卷之十三

史記

議五經同異曰蓋聞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記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繁多欲減省長水校尉條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其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儒諸生會白

虎觀講議朕親臨決焉已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離難止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氏詩以扶微學廣異議焉先是司空徐防上疏言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非詔書本意夫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試之以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

西史下編

卷之十三

廿六

者皆正以為非建武初茂陵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愛寶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及東歸出示東海衛宏河南鄭興等大息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遂泯絕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古文尚書遂大顯於世成帝時侍中劉歆於秘府得河間獻王所上周禮六篇信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宣明演繹及莽世為魯國博士建武中廢永平時周官博士咸盡惟緄氏杜子春尚仕年九十餘能通其讀識其義而鄭大夫興若子

司農眾及賈逵馬融從受焉其時林存斤以為末世黷亂不經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北海鄭玄從融受學已括囊大典綱羅眾家為之註而周官盛行或頗以二經後顯為疑然周官井井分職共功以六典襄大道禹謨伊訓說命旅獒諸篇微言格論異代儒疇能言之哉抑聖典猶天運然顯晦有時耳自漢興言易者宗田何後別有焦氏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晦明為候各有占驗梁京房用之尤精夫易道廣大悉備盡神理占候者得之以卜筮則神

西史下編

卷之十三

二七

是時東萊費直長翁者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尤得易本而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後言易者稱馬融荀爽鄭玄皆轉相師多溺於象數互體飛伏以求通而滯象失真至魏山陽王弼始一暢以義理為古今論易冠冕然時雜以玄言自是學者無慮稱老易蓋尊老於易推易於老適名理而止云其言春秋者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之倫尚左氏而任城何休守公羊晉杜陵杜元凱預著左氏經傳集解其序言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達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鑒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
經國之制史之舊章而仲尼微顯闡幽裁成義類據
以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用以成一經之通體者也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則起新
舊發大義謂爲變例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蓋
又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語文見於此而
起義在彼如稱
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二曰志而晦晦言言制推以
知例參會不地
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汙有書其事文多見意丹搃亥楠
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

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推此五體以
尋經傳觸類而長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其後
順陽范甯武子始不主一門徵聖經以詰衆傳其序
言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義夫至當無二而三
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
固容俱失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
據理以求通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又安可以得
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則知父子異同之論石渠
紛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寄之辯訥斯蓋非通
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

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若二子者有志乎春秋矣自是南北分裂經籍道散著錄傳承鮮或深洽追隋而王文中子實始講素王之業於河汾以萬古爲兆人以五常爲四國以三才九疇爲朝廷以詩書禮樂爲政化以易爲司命以春秋元經爲賞罰而統一於聖真秦漢而來未或際斯者也語具文中子訓中當是時門人竇威賈瓊姚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玄齡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春秋元經

非專經者不以授也而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唐大
經之義以能翕受旁攝砥德礪材迄貞觀而用著唐
廊廟唐興天子垂意儒學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
儒顏師古孔穎達司馬才章等據章句為義疏使唐
有所統一而穎達所疏易主王輔嗣疏尚書宗孔疏
古文於詩本毛傳鄭箋於載記主鄭康成於春秋左
左傳杜注而覆審諸說為義贊以賜名正義傳其也
傳諸遠也又本經意傳其義訓道也道說文義語也
古今之言也通作故上註也解其意所注也義表也
也謙不敢言注表其不書成詔中書門下丁志寧
明者疏記也餘陳之也

長孫无忌等為考正損益行之而曹公彥儀禮周禮

本鄭注為之疏而六經畧備然自是業經者傳相誦
習獨通解所疏而止無復師承著錄擊因攻堅如異
時任矣又踵隋制舉進士專詩賦小技籍資取職仕
諸舉明經為學究者皆帖括誦記片文隻辭而止去
經學逾遠迄五季極壞歐陽公脩五代史不復列儒
林其儒生効官者甚乃入雜傳中悲夫宋興藝祖實
始重學隆儒臣而經學萌起當是時博士聶崇義表
所著三禮圖上之下詔言古禮器禮儀相沿承用浸
歷年祀寧免違謬崇義服膺儒業討尋故實疑訛刊
正有足嘉者下學士平議太子詹事尹拙多所駁正

崇義復條釋以對上甚嘉說已又召處士王昭素入
便殿講易乾卦經學漸焉太宗留意墳典文學之事
命學士諸儒校定九經注疏頒天下州郡縣若名山
大澤書院廣經學之路仁廟恭仁嚮意特盛士釋褐
入見取戴記中大學中庸儒行篇即賜亦時以賜儒
臣風厲之於是文治洽而濂洛之學大興程純公顥
與弟正公頤始從周元公惇頤所聞大道之要已大
求之六經而合也與關中張明公載西都邵堯夫雍
皆本所躬詣心通者為得上契於昊天以時授人聖
人經法天之統交發互奮而學昌迨紫陽而五經之

論撰大備又秦漢諸儒未有也易自孔疏主王輔嗣

列學官盛行而諸家說盡廢其時傳習者以簡泰輕
省易誦習見目為小經至周元公作易通實探誠神
幾之原舍歸於太極而稱易為五經之源天地鬼神
之與程正公序所著論易傳以為易變易也通時變
易以從道也而聖人開物成務之意晚然其高第弟
子尹和靖焯每以為易傳乃先生成書求先生之學
求諸此又曰先生踐履皆大易傳述而成之而邵所
傳先天諸圖象則造化生成自然之次第爛然實始
傳義畫於是內外相應顯微並昭而人始知為易崇

德廣業窮理盡性至於命之書而又知象固辭之本也於是朱文公熹因邵易作啓蒙因程易作本義而作五贊具述其大都而本義終以爲易爲卜筮而作文周繫辭本卦爻之象而繫之占以爲言自漢經師周易上下經及夫子所傳十翼爲十二篇貫直以象象人言本說上下經分而雜門馬唐九損達又本王輔嗣言傳本釋經宜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便誦習程易因之作傳宋晁以道欲復其舊而未能盡合古文呂祖謙伯恭乃定著爲義其於爲傳十卷盡復孔氏之舊朱子因之作本義云其於爲疑今文多艱澁古文乃平易殆伏生女子口授訛錯時訛之而先秦古書所引經已然或以爲記錄多其時方言世語於古爲易曉於今世覆爲難知誓命則

史下編 四卷之十三

史官所潤色雅詞故易曉然諳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反更專得所易以爲不可知欲讀者姑務沈潛反復其所易而毋穿鑿附會其所難蓋實疑今文至其命蔡仲默沈作傳第篇著古文今文有無同異而並爲訓釋蓋其慎也至 國朝崔文敏饒則以爲今文委情鉅典後人不能摹也古文諄誨複戒後可倣依爲之故孔子刪書百篇今存伏生者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所也則又疑古文豈宋文嗜易嗜平質故申古文近文尚與尚潔右故由今文各即所習而安之與然特其形已也然則本

文與鉅固矣禹謨告果就倣依之乎自齊詩傳曹魏而亡魯詩至西晉又亡惟韓詩頗存然無受傳之者而天下學者並遵誦毛公詩諸儒爲毛詩者至衆亦皆倣惟鄭箋盛行亦以他疏義相沿踵率不能出二氏之區域故也至宋而歐陽公劉侍讀王荊公蘓黃門各以其意說詩而程正公張明公門人亦各記其師說以傳蓋三百五篇之微辭與義始可得尋繹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言詩者業已知不專於毛鄭矣其後臆說者愈衆無復祖本而詩又以病東萊呂伯恭氏著家塾讀詩記總衆說而融貫之渾

史下編 四卷之十三

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一辭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雖其斷以己意超然前人意慮之表者亦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讓前入之心蓋其慎也宋文公深歎以爲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教至其作詩集傳言關雎取匡衡釋相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賈之初筵取韓詩禹敷土下方又證諸楚辭一洗經師專已守殘之舊其閑議眇指多卓然獨得於千載之上者其自序以爲本之二南求其端

爲之說者乃復合詩序自爲篇而條辨其失若以爲可廢者然番陽馬端臨貴與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氏曰詩書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說斥尤多以以憑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書序陳其事而已序後入作作譜令得得經意亦不過然雅頌之已言之事而已不作也詩則異於書矣能明所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則序猶可舉至於風之序凡凡興之詩多於敘述風諭之意存於之者而序者乃反覆詠歎以蔽之曰爲其事也苟非其情以之有源析索之無外孰能應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蓋詩之難讀者多矣夫采芣苢之詩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爲形容采芣苢之狀而己黍離之詩序以爲閔閔室官廟之顛覆也而其詩

史 28—263

禮記集說卷之十三
西銘與小山詞送之使後學其文惟其義則其理之
且差乎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後可以學也
之狀指其行進之地則未有不回以發亦且勉且諄
者則知其行之地則未有不回以發亦且勉且諄
愈此鋪敘之使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不之
惜懲創之至此詩之訓也古禮經存於世者周
禮經五篇儀禮經十七篇士冠士婚士相見
大射聘公食大夫觀士喪士食小戴
虞喪服持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小戴
記四十九篇世所傳三禮是也而周禮亡冬官河圖
獻王以考工記一篇其記也附其後與大戴記八
五篇書具存而孔壁所得逸禮三十七篇終亡
中子亟稱周官以爲先師謂王道極是也蓋
行之而漢劉歆佐王莽頗遵用以更張而敗宋王荆
公安石尤主之奉詔上所撰三經義頒行而自董周
官已造新法欲一二追復而又敗蓋世異久矣於是
人士言周禮者諱其敗咸以爲非經程正公則以爲
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言
也張明公載以爲天官之職必心量弘大方能讀若
不大其心以體之而欲於事上窮究湊合知其難也
朱文公以爲周禮乃周公建太平之書皆從廣大心
中流出又爲孝宗言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
相成王垂後世之大法至深切欲知三代人主正心

誠意之實學驗諸此蓋尊信如此然未有論撰而儀
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
諸侯大夫昏喪既夕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司
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聘有
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禮大司馬曰聘使大
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秋夏宗
冬遇殷見衆頗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廢甚矣蓋孔
子適周學周禮而王朝禮業不展於邦國諸侯悻行
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今觀漢中世
諸生猶以時習禮於孔氏而孔子廟堂車服禮器猶
函史下編卷之十三
存可見已其存者又文辭古奧易行難誦讀其所稱
宮室堂與冕弁裳衣飲食用器非今世嘗及見即進
趨拜跪辟讓揖遊周旋之節又異宜而莫之行自唐
韓愈已苦其難讀而歎以爲文武周公之法制具在
恨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又自鄭注賈疏而外
諸儒先舊說不復得見蓋廢久矣至宋朱文公實始
導儀禮爲禮經經筵時奏劄言臣聞六經之道同歸
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先壞漢晉諸儒悉力
輔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向官一書固爲
禮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

特牲冠昏祭射義等篇及其義疏耳前此猶有禮通禮學究諸科士猶得誦習以知其說自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狗末遺本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虛文以應舉其間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國有大禮大議耳學臆斷而已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本經之下而具列註疏諸儒之說釋之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騰寫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以未就至於樂之為教又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舉莫知其說而士友中間亦有得其遺意欲更加參考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亦復未具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集舊學十餘人授之閒館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量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騰寫人下臨安府撥貼書二十名候結局日量支稿給別無推恩於公家無甚勞費而可以興廢舉廢垂之永久斯文幸甚會去位不果退推前意編續為家禮二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曰儀禮經傳通解凡三十有

二卷未成卒而子塔外府丞黃翰成其志取小戴禮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補其缺而王侯大夫之禮畧具其門人溫陵楊復嘗及事文公受禮學與纂脩具撰儀禮圖式一卷事因圖顯而禮學粗完春秋公羊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漢藝文志猶標古經平陵賈逵有經訓詁李鉉馮沆有古經三傳異同後左氏大興學者專治傳迨唐初經無復專行好古者頗從杜解中錄出經文而二家損不錄惟陸德明音義頗兼存之至啖助陸淳竇始探聖人筆削之志於三傳之上唐初獨從杜解抄出經文無復二家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差紛凡二百四十一條陸淳川謝曉取三家所傳遺經心以爲是者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曰春秋左氏經行馬眉山李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尚爾宋熙寧中王荆公安石悅錯誤況聖人筆削之旨乎宋熙寧中王荆公安石悅詩書為著義頒學官於春秋不解也以爲是斷爛朝報廢不列而程正公頤獨深明其旨作傳以明之其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二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

矣天道周矣孔子當周之末以聖王不復作也順天
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
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
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
道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
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
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
從宜者爲難知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

通史平編

卷之十三

四

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
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觀百物而後識化
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學春秋者必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而造其微則三代可復然是後黨禁
嚴峻經傳蕪滅至不復得知建炎初天子頗好讀左
氏謂給事中胡安國曰聞卿深於春秋欲資勸誨手
左氏傳授之今點句正音安國對曰春秋乃仲尼手
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宜潛心聖經爲出治
大原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已也上曰善今專以
春秋進講且命作傳以進初安國少好春秋究心者

有年已得程子所爲傳讀之精義微辭多所默契乃
渙然信以爲聖心從可質也益潛玩而傳成本左氏
爲案見本末質公穀爲斷探聖意大綱本孟子而微
辭一以程氏之說爲正云 明興

高皇帝神聖逖覽遐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
致齊其中召學士宋濂謂之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
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逸况有事於 天地
廟社其敢弗虔是用致齋日端居斯亭反視却聽體道
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對越在天上契於穆清蓋心學
皇皇乎開源矣當是時承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

通史平編

卷之十三

四

業奔走惟發台二州徽國文公之承傳具在

上克發召耆儒許元章璿王胡翰吳履等日會食省中
輪二人日分講經史陳治道開四方有通經學古之
儒輒以幣敦禮聘致之賜坐咨訪嘗讀書洪範太息
以爲是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
四時成百穀皆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
陳之武王猶自謙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
每爲惕然命儒臣揭 御座之側朝夕時覽觀已
親御翰墨爲訓釋新 殿成命母藻繪命諸古人行事
可鑒戒者書 殿壁書大學衍義于廡間

文皇帝簡儒臣纂脩宋儒五經四書傳註易主程傳朱
本義詩主朱集傳以武夷蔡沈傳尚書番陽陳澹注
小戴記侍講胡安國傳春秋本程朱主焉而學庸語
孟主朱章句集註尤嚴其諸儒先論說於傳註互發
若足其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惟周官儀
禮不課士置科無列焉書成

上親製序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其儒先言理性命之
要足羽翼聖經者彙爲編名性理大全書 賜六部
頒兩都國子監及府州縣學 諭禮尚書曰此書皆
聖賢精義妙道學者之根本朕旦夕披閱不倦所益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一

弘多古之志於學者若得書籍難今學者得此書而
不勉自力是自棄也爾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士令
盡心無視爲虛文當是時天下新脫鋒鏑湯火之苦
民俗惇質而

天子尊顯宋濂洛關閩之書風厲之於學以上達於洙
泗俾學者有所統一故甘時士謹繩墨官肅法守施
于熙宣天順之間循習誦傳諸儒書字守其義句遵
其訓如金科玉條尺寸無敢自踰越雖所守近隘而
士習朴淳言純師行純法之儒往往輩出於世其後
風氣漸開聰明漸擴耳目心知漸廣往往嗜新喜異

厭模學弗好而濂洛之微言又絕學者糾縷於文義
支離於章句窮年訖力以爲是所以窮理而致精於
聖賢大訓稍涉高遠者又以爲此上達未當學姑就
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
茫無所從入成化中新會陳先生獻章始求之靜坐
渙然於真靜無欲之體以爲是聖功之本而無大於
外也著論言六經聖人之書也學者苟誦言而忘味
則六經一糟粕也未免於玩物而喪志苟不但求之
書而求之吾心察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
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圖不測之神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二

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盡以我
觀書則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諸皆妙
詣心得一時人士回視易聽而約之於本至王文成
公守仁標致知爲致良知異知識之知其語益真切
簡易旁皇周洽而教大昌致知本大學而良知之蘊
實自孟子發之自漢戴氏記禮家言大學中庸書二
篇賴以存而知者蓋鮮至程純公顯始尊信表章以
爲是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而帝王授受傳心之統
宗也頗疑其編簡失次非其舊更定之時發其指歸
而所爲說者不傳會稽石塾子重其說雜見於門

人所記錄若門人所自爲說者爲編曰輯畧傳焉朱文公又疑大學書有放失補格致傳更加考定而中庸一依其舊文二篇各有章句又取石氏書刪其淫於老佛而過高者存其可信傳者曰輯畧而記所爲論辨取舍之意爲或問附之然後二書之旨貫注如經脉始終鉅細畢舉如碁布詳畧淺深相因如引繩而諸說之同異得失亦曲暢旁通如導川入河海也然所補者傳終於聖經高簡弘厚之體不類而八目等級亦微若已峻然至是王文成既有悟於致知之旨信大學舊本出載記者爲本無脫誤與中庸各爲

函史下篇

卷之十三

四

完書無所事更定爲也而誠意特傳諸目合傳三綱八目實貫於誠意特傳之中切磬語學則格致也琢磨自脩則誠意也恂慄正心之訣威儀脩身之統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則齊治均平之效也與朱傳格物九條之說一之於慎獨中庸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名中和極位育之用歸之於慎獨獨知者天德良知也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要在於慎獨而經文高簡深渾通造化之體乃復完故君子重變古也文成之論六經曰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

函史下篇

卷之十三

四五

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
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與別若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
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
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
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

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六

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其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饑人所巧夫而猶覺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人之命於稊不已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

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於是豈爲得禮之意哉其原本仲尼刪述六經之意以爲欲天下反朴還淳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悅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七

於世爲也蓋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知凡幾而易道大亂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之屬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於是舉虞夏殷周之舊刪削而是正之然後其說始廢今觀詩書儀禮孔子未嘗措一辭於其間意可識矣至於春秋雖稱所作其實皆魯史舊文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其用歸於刪繁就簡正人心之流濫而已矣當是時

增城湛太宰若水實師事陳先生以所嘗稟質曰隨處體認天理爲學宗衍釋其說曰天理吾心之中正也六經註我奈何註六經爲乎會廷議薛文清公瑄當從祀與否而論者頗以薛無著述尼之於是湛即諸易書春秋禮經傳四子各以其師旨爲測爛然繁富矣夫文沒質博溺心斯其弊已久新會餘姚關之至痛深於是學者實始知實詣深造不求經於經而求經於心主靜研幾謹獨之爲要而以經書爲培養灌漑之資以輔之其說終主於卽心卽性卽心卽經而孔門好古敏求之義微若已濶然於是深者研

明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九

知之爲良研天理於勿忘勿助之間既窮深極微莫知所止而不踐其實淺者信良知爲至足天理卽吾心師心自是專求諸內而莫擇其精又其下者恣心以行猖狂自恣浮淫誇將由惡終然且蔑棄脩學而自謂得不傳之學抽不抽之緒也所至輒以其說敷釋刊布日新而月盛顧獨忽前經爲糟粕情之而不耻謂世教爲格式畧之以爲快於是乎束書不觀獨游談無根而已矣然後知古聖王之世循之於四教六藝俾學者優游漸漬於其中上焉者據德依仁日漸於大成中下者有學有造日躋於有立不超器

而道存由踐迹以入室則固古之教萬世不與易也昔詩書言天人之際恭詳備矣易明天道以前民用禮承天之道以治人情春秋本天道以正王統故六經者天人之大命而神明之符也故經以載道道不得則不章經以著教教不得則不刑經以表心心不得則不盡故記籍非庫藏產業也而庫藏產業之命也人生而蒙長而無怙恃以愚顯侗寡闇否則逸誕且誕今不按視其記籍以考其家之庫藏產業而徒以其意臆之庫藏產藏何知焉而誰與守之亦終爲棄人巧夫而已矣自太史公敘九流知各有弊而知

明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九

其不可廢也班志加詳焉畧言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留意於仁義原本堯舜師尊周孔助人君明道而視化者也於道爲最高故樂和神人仁之表也書以廣德知之術也禮以明體禮之節也春秋以斷事義之用也五者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故日力寡而畜德深後世諸儒章句之學興箋解義疏轉相祖述而爲說已繁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世取寵傳學者不惟懷疑闕殆之義務碎碎以逃難窮其本實後進彌以馳逐故童

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鄒氏之墨
墨離為三其說依經據禮而孟子排之不遺餘力者
以其言近偽行近法家者流本春秋而出於理官信
賞必罰以禁邪暴輔禮制其尊主卑臣明職分令不
相踰越此其所長及刻者為之則薄教化去仁恩不
別親疎不殊貴賤而一專於法欲以致治將蔑親而
廢仁故嚴而寡恩其術出商鞅韓非慎到名家者流蓋出於禮
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治國
者不務數其名實執勢以御其臣下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故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此不可失也警者為之晉灼曰警許也師則苟鉤鉅

通史七編

卷之十三

五二

析亂師古曰孫破也音普使人苛察意專決於名而失於人情孫龍為堅之辨假物耳
尚不同當以九微八觀審察而任使之也縱橫家
者流蓋本詩而由於行人之官權事制宜受命而不
受辭其後世亂尚權詐則操翕開弛張之權用之以
押闔飛緝詭給揣許尚詐讓而棄信鬼谷陰符戰樵
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
貫此所長也蕩者為之則心目昏眩多愛失務漫美
而無所歸心呂氏春秋淮南農家者流蓋出詩豳風書
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民

食是也鄙者為之欲使並耕而食糞殮而治諄上下
之序謂許行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閭里小知之

所及輒綴而不忘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然致遠則

泥庵雜而弗經齊諧博物志之類諸子中佛最晚出而說益

宏勝其書無慮數千萬卷多中國所奇譯乃其微言

老墨不能難也言無生則空有兼遺即營魄抱一猶

末也論法界則妙明融徧即清淨本然無際也論慈

憫則普度弘濟即兼愛尚同有意也而要之平等日

用不即不離於斷滅枯槁者殊科然窮大不經雕龍

蝸角之論視之為隘通人咸焉諸輪迴因報升沉起

通史七編

卷之十三

五三

滅以誑誘愚俗皆聖者所不語妄者假之崇虛尚鬼
為誣惑益滋自世之衰聖學熄而道術無所統時君
世主好惡殊方故百家之流蠶起各安所見崇所善
以馳說取合雖言人人殊而道無不在辟猶水火相
滅亦相生也反者道之動故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
反而相成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之所
向而辟則惑惑所辟而倨自足則爭爭則亂而不相
為謀其說之昌且率獸而食人哀哉學者誠深於六
藝之旨究觀周公孔子之教即百家騰躍終入窠內
可以通萬方之畧矣他諸執技事上以其術自名者

亦復數家時有用也而不可倚也曰天文歷譜家本
易五行家本書而領於天官天文家序二十八宿步
五星日月以探知吉凶之象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五行家本五行之形氣五星之變動推之為吉凶書
洪範貌言視聽思得失而五氣之儲若因之是也然
星紀遷變庶徵雜揉天道幽眇非湛密者弗能由也
觀景以謹形本隱以之顯非明主不能聽也以不能
由之臣諫不服聽之主是以兩恒患焉道之亂也患
在於小智強欲知天而謬於其統故道術破碎而難
知雜占本易洪範著龜神物罔用卜筮以前知吉凶

通志成務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寧為大故禮

有太上筮人占夢之官至衰世併於齊戒舍本憂末
而憂煩卜筮筮瀆不告易以為訓我龜既厭不我告
猶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詩以為刺故其官失而其傳
泯焉其裔餘為六壬遁甲形家星命之流壬遁家求
大撓甲子容成律曆推八門休生傷杜三奇六儀以
知軍國興敗得失趨避非必然也人和上矣地利次
之天時曷故焉智者時用之倡勇敢禁祥而去疑形
家者流本九州山川之勢以立城郭室廬形人及六
畜骨法之度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形

依氣氣附形非有鬼神數使然也蔽者溺焉怙其形
而不輔之以道則敗亡之道也星命家本五行千支
生旺克制休囚之度或乃步日月五星順逆蝕辰首
尾之曜用占人壽夭貴賤死生先處其利不利時是
亦多言豈不倖中而於得喪何加焉惑者聽之浪憂
喜而失正甚且不信道安命馳於苟得而希冀非望
則自贖之道也唐呂才曰宋忠誨司馬季主云夫日
書人更研尋本非實命以悅人心
所南門貴士何必作當六合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
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
天壽更異此何以居焉
上宅家本詩為公劉之陟嶽
降京趙泉瞻溥定方中之升虛望楚景山與京觀山

川形勢以乘其環會或本易河圖八卦依三垣天星
貴艮亥為氣之所生以卜居室以起寃寃安體魄而
寧主人蓋時有中焉惑者溺之謂奪神功而改天命
使人眩瞀失守不安分命不叙昭穆怙勢力以知營
構窮險巖以請墓地則大亂之道也書曰才曰近代
十家各說吉凶競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葬
而葬諸侯五日而葬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庶
人逾月而葬先期謂之不懷後期謂之治禮此葬不
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克葬
此不擇日也禮云凡用昏時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
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
葬簡公司墓大夫室當路毀之平旦而葬不毀日中
而安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在國都之北
地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擇地而希官品

索壽之秋選時以經緯緯云辰日不宜哭泣送葬
爾而封窆客或云同屬忌於臨殯乃吉服不送其親
非書敗俗夫易之道大百物不廢鬼神之德盛體物
而不可遺諸凡巫史百工小數小術豈顧自能解鬼
哉必且依託五行假於鬼神時日卜筮矯虔而稱引
之而此理孔神支離覆逆必且可推之而通諸者因
爲神姦逢人情喜忌以吉凶啗喝之微利誘不驗則
屢變其說外託師傳內稱篤悟展轉增加蠱眩以疑
衆愚俗怵焉助爲譸張民用大惑闇義命之致咸靡
靡於趨利辟難矣故術不可不慎也是教之流失也
明王之所坊禁君子之所不道也一不慎者蹶矣醫
家者流本周禮醫師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
察天五運並時六氣眊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藏之動
以探百病之原决死生之分而度歲石湯火之所施
爲之經方本草石寒溫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
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閉
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反之於平至齊之得
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
寒精氣內傷而見於外以愈爲劇以生爲死故諺曰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共家者流本書春秋而出於司
馬之官自黃帝有涿鹿之戰而風后有握奇之書下

及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
讓而太公兵法作焉世所傳司馬法其遺事也自春
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用而孫武子猶知
本道法天因地任將制法先計後戰因形用勢察彼
已措勝於無形於是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
敵尚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審動
風舉離合背鄉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視王官之武備
益遠而戾者得之以逆天而殃民乃漢志志神僊志
房中頗以爲神仙者祖老氏玄同清虛保性命之真
而游於方之外者也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聖
王制外樂以李內情而爲之節文若猶有羨然然世
主甘心者衆見誕跡恠迂之文彌以益多矣而逸興
輕舉終道無繇至見術淫於樂以生疾而隕性命矣
未見其有和平壽考而節以長生者也是以聖王絕
之自黃帝時倉頡沮誦實以史建官夏殷之世有左
右史以紀言動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
官諸侯之國亦各設官掌記載之事晉乘楚檮杌魯
春秋是也仲尼因虞夏商周之史述尚書因魯史舊
文次春秋皆削其煩重制義法明天人之統其義經
也其事史也故曰聖人述史三焉以憲萬世而爲經

左丘明以春秋微指非以書見獨人以口受也懼
子人安其意而失真於是依魯史以作傳傳所不載
載者各以其國志之作國語曰外傳或曰非也蓋左
氏未成傳時博采草創之書其後楚相鐸椒趙虞卿
秦呂不韋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采取成敗以著書
不可勝記遭秦學絕而始皇惡史記燒燔之尤甚漢
興陸賈迹秦漢間成敗興亡之故作楚漢春秋而世
本戰國策呂氏春秋之屬頗以其間出矣漢武重文
事而河內司馬談爲太史令典其官時天下郡國計
書皆先上太史副乃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於

是欲論纂書春秋左國之文及當世名卿賢大夫之
業成一家言未就卒且死執子遷手而泣屬之成會
遷相繼爲太史令傷父志乃網羅舊文原察終始觀
盛見衰上記軒轅下至天漢作十二本紀明天下治
亂之統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明興廢久亟之
變禮樂律歷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憂當世之務述先令諸侯卿相輔弼股肱之任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若卿大夫賢士以翼戴其世者
作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協異傳齊百家
紹明世原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作史記而

著論壹折衷於仲尼後漢扶風班彪固父子續業以
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以漢氏繼百王之
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迄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
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旁貫五經上下洽遍爲前
漢書典重鉅麗議論頗不詭於儒亦間有微意焉而
由有史籍以來未有如太史公之所記弘深高古通
造化者也蓋自孔子沒至是四百餘年漢興又十
年矣漢太宗溫仁文德之治洽天人合焉自劉向楊
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事序理辨而不華質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宋

呂祖謙稱其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
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非拘儒曲生所能驟而
窺也今觀三代高紀贊明天統祖忠質文之變呂后
立紀而贊稱孝惠皇帝呂后之時正名實之斷武紀
闕矣而八書具著其事各寓其贊救之忠禮述漢儀
本秦故而首末附前記明美德也樂首陳賡歌至於
流涕而裏以汲直之諫戒佚淫也律書紀律同聽軍
聲施及兵禍風佳兵也封禪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則
惑志也河渠嗟勞人也平準傷并兼爭利末也歷尚
夏正天官紀百年中五星無不變色逆行令覽者懼

然懷焉可謂至忠而誹者以爲謗書謂言易知哉獨其陳道與法往往出事辭之表比事連類時推引古哲先憲之文寓已意故覽者忽焉其傳夷齊老子孟荀屈賈皆微眇有深味其文緩則其旨愈達其事繁則其辭特簡至其述天下異時性情慘舒事端出沒之變形神具出俾後世如目見然則夫人慕誦之矣獨採摭經傳多分散其事故頗疎畧又時有抵牾其激而寓言也是非時謬於聖人記繁志寡昔賢病之至班史述其所自傷以爲宵雅巷伯之倫而難其明哲此與眦目睫何異嗚呼事始末未易言太史公歎之矣乃蘇洵之稱二史曰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閔與之失不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廉頗辨如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

人不使獨蒙惡聲論比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比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吾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哀七年公會吳十鄒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庸得不載乎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之會盟而用夷俗名以赴絕之矣後觀之者曰不知中國之禮義雖勾踐之賢不免絕與秦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目名之耶不目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者耶此同姓諸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殺一等矣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則是

以同姓列侯而從異姓之例也察其故蓋元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非天子自封之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莽封之故從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後觀之者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人知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知強臣專制之為患其能為春秋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以是夫東漢史自湖廣蔡邕嘗繙綜業不能成書迨宋范曄約謝承司馬彪華嶠等七家所記為後漢書類

由史下編 卷之十三

六二

次精整剗精創采體晦而文削蜀陳壽父嘗以罪為丞相諸葛亮所法蜀亡壽請張表亮祠墓其體三國志頗有義法而傳亮事特詳以晉承魏因主魏而不詳所自出載夏侯惇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詳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不得其死也猶微眇有指世以其評諸葛將畧非長及他闇昧疵之非其質矣且夫相賢者不必兼將不兼將不害其為賢而將畧兩賢者之所時短也自南北朝分裂各有史以記事南梁沈約撰宋書本何承天撰唐姚思廉撰梁

之某子蕭子顯撰南齊書因江淹沈約所記

野史撰

陳書其書及謝靈運等記成之其在北則魏收撰

魏書其書及謝靈運等記成之其在北則魏收撰

孤德茶探周書其書及謝靈運等記成之其在北則魏收撰

互詆無所統一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

三百四十年為南北二史刪繁補闕敘事簡勁過本

史達甚而晉隋書本文皇所命房文昭玄齡魏文貞

徵等所脩時難以制而人各用其所長故志載差

有倫如晉隋書本文皇所命房文昭玄齡魏文貞其時文衰於靡華作史者狼采諸小說傳以意欲故

毀譽失所記載繁而乖於事情更改破折刻雕藻績

之變日新而其文益下此史邪才專云邪率情而

才管內宿而崔陵傳載陵寵妾馬氏且較朝士邪

子才等多姦之則邪之內行脩謹何在其才當內宿

何為者耶就陵傳論之世家問之陵才爾其才當內宿

裏也以女屬陳元康求教既得宛州復攜馬氏之部

為馮顯盛受納狼藉被劫作付廷尉聚鹿其就竟死

獄中如傳所載勝天下發笑而又稱其一門婚嫁

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此又何諸其立

國皆偷為一切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

之法可章示於後世宜無足采然而兼權尚計明於

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

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至有所因造以為號

令刑威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

時皆不可以不考也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此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後哉美矣乎宋曾子固因陳史而推言之也可謂曰史矣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貞觀中命相玄齡爲國史監脩上謂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斯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以獻也上曰朕爲心異于是欲自觀史知前日之惡爲後戒公等可撰次以聞於是給事中許敬宗等相與撰次以編年體爲實錄上之龍朔中敬宗總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假釋私憾毀譽多非實中宗時時相蕭至忠等領史事秘書少監劉知幾子玄病不得其職爲書上至忠求去累言古之國史皆由一家如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衆功而成述作者也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纂述之故著作無主條章靡立爲後嗤笑今中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開

筆含毫相顧而不敢斷故前自可期汗青無月此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機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脩於是爲傳愛自近古此道不竹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討公革於臺閣視聽巨詳簿籍莫考藉令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此不可二也近代史局通籍禁門者欲杜顏面而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非能齷古儻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朝野具知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主部直書見讎貴族之人情也能無畏乎此不可三也夫尚書之敘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秉賢得失之林良史是非之準也項史官法記取稟監脩法春秋者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者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脩非古也而其義可知也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列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如某表其偏付之此某紀某傳歸之彼明立條科審定

區域則人思自勉此銓配之理也今監之者既不肯授脩之者無所遵奉用使苟且推避坐變炎涼此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猥多願謝簡書以避賢路於是委史事於浚儀吳兢退而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是也問自古史才甚寡何也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是也兼之罕矣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道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楠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賢辟良臣見而知勸驕君賊臣覽而知懼乃為史耳時以爲論開元中張燕公說當國領史事覽天后實錄敘張昌宗誘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聽許賴宋璟激發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知秘書競所筆意謙之謬謂競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借已甚也競

史通下編卷之十三

六

對曰此競實書之今草具在不可使子玄受怨地下說默然已屢造請斬少刊其文競曰僕徇公請亦何名實錄乎卒不改蓋堅正如此唐書本石晉相劉胸等撰世皆其蕪冗至和中命學士歐陽脩爲紀志宋祁爲列傳刊脩范鎮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等脩故事書成進御獨署官高者一人銜名曰臣某脩時宋出守鄭歐陽公位宋上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用力於此書甚深久何可沒也遂本各所撰署銜名上之舊書本五代時作識卑而氣務新書非出一手而宋獨精小學古文以未全善韓魏公琦當國屬歐公更刊脩歐謝曰宋

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何必同寧能盡如已意哉竟不復刊脩退而脩五代史以見志本開寶中盧多遜兼李九齡所修於五代梁不絕其爲君而不沒其惡使人知爲君者終不得掩其惡而原本於女禍明患起於忽微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故從其號與姓而別其家見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作家人傳以別嫌而明微自開平訖乾德終始五十三年天下五易姓士不幸而生其時欲全節而不二亦已難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焉曰死節傳其初非有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事者得

史通下編卷之十三

六七

十有五人焉曰死事傳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曰梁唐漢晉周臣傳其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曰雜傳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立代時可道者何其少也意必有素身自負之士嫉世違去而不可見者又以世亂崩離文字殘缺而不可得知得四五人焉作一行傳論著往往往師春秋之意而不襲其文其傷自古宦官當世朋黨之禍至深痛下及伶人具於諸傳六臣贊著之其著論往往以嗚呼發端致亂世之感焉雖其深渾雄厚通造化有謝左史而守經程義章好示惡庶幾哉成一家之言李夢陽曰

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
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
卓如見之自唐興倣前代以給舍爲起居注紀人主
諒無是也言動武后時宰相撰時政記記訃謨貞元初相執誼
以國史撰於私家非制也令月終錄所撰上館中日
曆昉焉而世各因起居注日曆爲實錄成緘之金匱
石室儒臣纂實錄中者可傳誦者出之曰實訓宋初
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不過朝見謝辭
而止至君上言動人臣善惡之迹莫或細書淳化中
史館脩撰張泌以爲言置起居院復左右史之職而
國史常以宰相一人爲監脩別置國史院於宣徽北

史館

卷之十三

六八

院東置編脩脩撰等官而非諸司供報即所聞見不
敢書有欲書而不得者直史館歐陽脩以爲言請得
據所見聞具書書不敢進呈而詔儒臣即太祖太宗
與宗實錄以史例脩之曰三朝國史呂夷堂等上英
仁曰兩朝國史王珪蒲宗孟等脩既成上以付會輩使損
益爲書輩謝曰五朝史皆先正大臣道德文學士所
勒成臣何人敢當此命不許會輩以憂去而罷元祐
初脩神宗實錄蘇軾溫伯陸佃等脩頗不直熙豐紹聖中
諫官程思阿惇下意言元祐間相大防提舉脩史史
官范祖禹黃庭堅等刊洛事迹變亂美惡爲詆誣先

烈詔曾布等判定於是主安石所爲日錄下所傳益

者凡脩而大防再竄元祐史官皆得罪元符初詔刪

脩爲京下所持而罷紹興中昭慈太后孟以誕辰天

子置酒壽宮前上壽昭慈忽泣下慨然謂上曰吾老

矣國家多難乃幸此聚也有一事當爲官家言吾不

言死不長瞑矣上請問太后曰吾逮事宜仁古今毋

后之賢罕有其比姦臣快其私憤厚加謗誣逮炎初

雖下詔昭雪而國史經未判定謂後世何吾意在天

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上頓首受教明日以語輔臣

命字士范冲等判定焉用墨書新填者用朱書

史下續卷之十三六九

者用黃林每一卷成納禁中蓋將戒其迹而使新

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書其書尚存

諸家子弟爲道之諸家子幸其書尚存

因勸令傳錄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宋亡元命脫

脫等脩宋遼金史時諫以元代金有中原以金滅汴

宋因予金山陰楊廉夫力爲書辨之申宋爲正統終

論無所定於是宋遼金各爲史而燕穢不倫

高皇帝既平燕盡輦勝國典籍歸京師得所爲十三

朝實錄者於是詔脩元史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

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

趙汭陶凱高啓等十六人同纂脩宋濂陳基胡翰

趙汭陶凱高啓等十六人同纂脩張魯文海徐尊生

趙汭陶凱高啓等十六人同纂脩張魯文海徐尊生

上諭之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蓋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不可諱也元主中國垂百年其初君臣扞厚政事簡畧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然閭閻於先王之道溺胡虜之俗禮樂制度無聞矣迨其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興民困而國亡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滅史何可滅也今命爾等纂脩事務直書文毋艱深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道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行采訪明年續脩仍濂禪總裁而以趙塤朱右貝瓊張孟廉等十五人同脩宋世廉王彙高遜志李德裕張宣李汝張簡杜寅俞寅殷鼎前纂脩諸儒不與時

上勵精甚諸儒窮旦夜編摩每成卷輒進御

上見文深古者輒焚去曰惡用是獨即舊志爲書可矣於是諸儒生人茫然目失凜然不敢自見而著作之意荒又以筆削咸取

上裁不以諸儒生所不能爲之病語出趙子常訪送獨據諸所移文槩勝取具而辭義兩蔑矣

高皇帝神聖起在位即以宋濂爲起居注脩古記言動之官七年大明日曆成凡宣諭征伐禮樂刑政

國諸務若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事咸具又取其關政體要機者列七類若干條曰聖政記其後秘書監弘文館等官並革而定翰林院脩撰編脩檢討爲史官代纂實錄以勲臣官高者一人爲監脩閣學士爲總裁翰林學士爲副總裁詹坊經笥官與馬弘治初編脩何塘上疏言臣以菲薄待罪史官月受俸錢日支廩給然乃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既失官守足爲素餐每一念及惶灼無已臣聞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未失也不和因循廢墜始於何時

沿襲至今未克脩舉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望勅令脩撰編脩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弛張令畢記載於紙尾書臣某記藏之以待纂述史職既脩歐典斯例上則

聖旨賢臣嘉謏嘉猷日有記載而不至遺逸下則憐夫小人懼遺世譏亦嚙懲警而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延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幸甚或謂館閣之地以儲異才不責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而後可以備他日之用今於

國家政事初不聞知即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得職庶事咸練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課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疏上報聞萬曆初輔臣言國初設起居注官後定官制設翰林院脩撰編檢等官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有所罷廢也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闕畧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曰古左右史即今編檢等官今居此職者弗盡乃事何也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而臣下曠廢之耳邇者纂脩

世宗皇帝穆宗皇帝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

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集成篇至於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職之廢致然也我皇上聰明天啓淵哲性成踐阼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今日講官密譚天顏見聞真切又每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泄者皆得知聞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錄聖諭詔敕冊文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

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分六曹編纂仍遵照

祖制除御殿外例用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給事中

中之上午朝列御座西稍南專記注言動凡郊

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輒書至不時宣召

及人臣秘殿獨對恐有宣泄則自紀聖諭及奏

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諸司章奏該科奉旨發

部郎全抄送閣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祇備事由

末日月先後符異日之考求所貴核實不尚文詞不

得妄以已意及輕信傳聞為褒貶每月終史官編

稿為七冊一起居六冊六曹于冊面記年月記史官

姓名送閣驗訖即投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

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印封如前求

不開視自司馬遷著史記以本紀世家列傳表志立

科條代宗其體為正史然不能微約其辭寡要實疏

辭贅義至厯雜而不可以觀漢獻帝時荀侍中悅奉

詔準春秋編年記事之例事繫日月繫年為漢紀二

十篇凡君臣事物治亂成敗天人災祥之故雖互見

錯出而一時一人一事本末必備義類爛然微顯闡

幽括倫鑒之要其自序以為五志焉一曰達道義

二曰纂法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
辭約事諱時稱嘉史自是晉袁宏爲後漢紀王隱爲
預爲晉書于寶有晉紀褚良有晉春秋徐爰沈約有
宋書裴子野有宋畧皆編年至文中子閔後史之譏
繁志寡失書春秋之旨也於是取漢詔制志策章帝
範取漢臣命訓對讚議誠諫表臣業曰續書傷帝制
亡起晉惠之世法春秋作元經始帝晉卒授魏明天
命之有在書晉宋齊梁陳亡哀中國之無人卓然於
明道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疑野蓋偽書宋治平中龍圖閣直
學士司馬光患史籍很多人主不能徧覽觀也乃準

編年法約戰國至秦二世爲通志八卷上之英宗愛其書命就崇文館借龍圖天章秘書三館圖籍給御府筆札續次其事許辟官屬與俱神宗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親爲之序自是六轉閑賁皆聽以書局自隨於是光與劉貢父攷劉道原恕范純夫祖禹分綜之託始周威烈王初命韓魏趙爲諸侯明王道自此而盡也而原本智伯之亡實上繫左氏之卒章如相授受下訖五代貫穿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爛然指掌依托古義挾摘幽隱諸凡明良治道之切剴德禮政刑之張弛威福盛衰之本規舉利害之效天人相與

之際休咎庶徵之原與凡吏治兵體忠臣節士皆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論諫深切靡所不備朱文公歎以爲偉哉書乎自漢而來未始有也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參差羣書評其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患其書浩大難於僉畧晚著通鑑舉要八十卷又爲圖每年一行六十名爲一里六重戶一卷凡一十三百六十一行爲通鑑曆年圖又自宋天下安于熙寧萬民官表乃威烈而上書書已來論纂成爲稽古錄云然事以年繫而事首尾散見公數十年之間雖而不屬讀者病之工侍郎袁樞機仲作通鑑紀事本末俾觀人考事者什伍如引繩以錯綜溫公之書而文公綱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義例法書以提要分注

史武名臣以垂景範紀述國臣節以揚忠義述天章
以嚴脩省述地理以辨經畧述三禮述百官以秩祀
典辨職掌考四夷北虜以通聲教嚴邊徼義類森然
爲明史記陳東莞建倭荀氏漢紀撰皇明通紀於
人才風俗政體邊防三致意焉視宋李燾長編有過
無不及矣集本漢劉歆輯畧而名然代未嘗以集
名書已乃有類集別集然總之二端辭令論敘本乎
著作導揚諷詠遠乎比興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謹
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要主於典厚精純深理義
爲之本此與者疏蓋出於虞夏之咏歌而周之風雅

要在溫柔敦厚調性情以爲經周官敘國子以六詩
被以成化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咸以微言相
感稱詩以喻志而識者用以別賢不肖觀國盛衰於
爲繫已重而考其詩則二南十三國風雅頌之辭
也非必其自賦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傳曰不歌
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謂其感物觸事
幾應言適辭非已出音由心生可觀可羣可與圖事
故可以爲大夫也故誦詩三百以達於政而能言其
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而賢人逸士齊寧戚楚接
輿采葛婦矢志自傷之辭作則已漸於楚聲矣及楚

臣屈原既放逐而離騷作焉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
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誠祭紂之猖披傷羿
澆之覆敗正志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而諷人間
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
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若離騷者義兼之矣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
濁穢以游於塵埃之表瞻然泥而不滓者也克斯志
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曰離騷爲辭賦祖傳至
固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
其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出而楚聲大昌漢興高皇
帝尤好之行幸沛召父老故人子弟飲沛宮縱酒上

擊筑自爲歌詩今大風篇是也湯湯乎風萍聲此洪
源哉當是時唐山夫人造房中樂亦楚聲然無二南
風化之本獨主於饗神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
備其蕭管更名安世樂而賈誼枚乘各善爲辭賦猶
之古風迨武帝定郊祀之禮製樂府有練時日帝臨
青陽朱明西顯玄冥惟泰元諸篇皆侍臣司馬相如
等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時假雅頌多爾雅之
文而依違於楚聲其軍樂曰鼓吹鏡歌曰短蕭鏡歌
鳴笳以和之蕭鏡如鈴無舌周禮以金鏡
止鼓以鼓吹作鏡止之而名其上之回
戰城南之篇好公戰激義死皆漢聲雄高氣厲以壯

焉蓋漢都關中本秦敢殺武戰之風而高文景蓄

靖民者三世武帝因用激發為雄武故民忘死也

有四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尊羣臣有殿中御飯食

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本小雅而辭皆不準短

今存焉其相和曲係竹更相和而執節者為之歌其

琴曲九引十二操曰琴操而後當是時上好音樂而

世平調清調瑟調清商曲祖焉

甚嫺於辭既封禪發卒塞決河閔焉有籲神愛民惻

恒之心作瓠子歌幸河東祠后土燕中流歡甚賦秋

風辭皆楚聲善端此其萌哉而時樂府總齊楚趙代

之音命協律都尉李延年以曼聲協焉而崇雅黜浮

視國風已茂矣齊歌曰吳歌曰歛楚歌曰越歌曰

相和曰謠皆總之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

多必當是後詩而後章詩敘事成文故諸曲解有

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辭有聲有亂辭者其歌詩聲

若羊吾章伊那何之類是也聲在曲之先辭在後

後亦猶吾章而是時相如為上林子虛大人等賦修

麗宏衍視楚聲稍劣而自為漢賦之祖雖時有諷諷

而揚子雲晚大悔之曰諷乎諷諷一而勸百也或問

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門用

之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不用何有志乎其言

之也蓋詩忘久矣獨韋孟諷諷義士匡君比其在郛

進退之際確如也可謂曰詩玄成自効又其次也而

是時蘇李枚乘實始倡五言今親十九首至情篤義

源裕冲悠婉轉附物圓渾體性溫柔敦厚有六詩之

遺焉李善謂十九章詞兼采都非盡棄詩其內丹孤

持人之情性而止於理義也銘者名也觀器正名新

也頌者告也美盛德形容也讚者明也明也明也

有以助辭也揚雄有銘武刀劍戶輪藩左石端皆

之變也用以來名也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歲王闕

之變也皆詩之旁執義以立言者也建安黃初

作者衆奮美謝深渾而骨力道上魏武智沈而勇深

用能以樂府之雄高發四言之沉鬱徐禎卿曰美哉

乎壯而猶暖暖也王弼州曰曹公恭莽古直悲涼短

歌苦寒悶勞盡下憂思慕賢以能得天下之材力而

成其功上者錯宵雅之辭於已篇用如已出何識力

之兼詰也子桓小靡聲變而哀其公識諸作留連光

景宋梁風浸浸才開源矣又衰世叔運終鮮粹才應

場巧思逶迤失之靡靡陳琳意氣鏗鏗乏風人之度

仲宣流寓思禮度義慨憤善懷既為丞相掾賦從軍

詩又何靡也陳思處危疑之際沉於酒自晦而讓德

莫白終蒙其難扼腕流涕轉徙悲歌而不能已今觀

瑟調怨歌煮豆曲贈白馬浮萍等篇常凜不自休之

時恭順仁惻終無一毫怨尤之心可謂達理矣甄后

塘上朴茂直至猶之古聲嗣宗身處魏晉之際憂謫

是時蘇李枚乘實始倡五言今親十九首至情篤義

是時蘇李枚乘實始倡五言今親十九首至情篤義

是時蘇李枚乘實始倡五言今親十九首至情篤義

起議故每有憂生之嗟廣以曠達時有風刺而文
隱避百代而下難以情測也鍾參軍曰嗣宗詠
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佞矣
晉混三維天告不審宣淫禍亂生民焦燬哲士幽戮
而風危以哀茂先勵志言良於行矣而華實不副太
冲述史振衣濯足思壯難性而風人之度遂微其時
乎其時乎至劉越石盧德事贈答之作則愴其傷焉
王弼川曰魏廢亡徵見矣乃宋齊梁陳諸國風君
一時涕淚千古亡徵見矣乃宋齊梁陳諸國風君
於彌蕩臣托於放慢俗淫於佚女始也玄言終焉色
澤至新聲代變而五樹後庭花靡靡之樂作焉蓋聞

通史下編 兩卷之十三

八上

源於王何夷曠誕弛至六代而極元經湯之曰晉宋
齊梁陳亡蓋傷之也傷中國之不競也符秦元魏風
氣殷志雄虎視狼息矯不可回復恢乎車鄰鐵駟之
遺焉傳稱首大事者必於東南而收功實者常於西
北將其然耶崔文敏曰陶靖節素身如嵇康而安遜
保如孫登而年放志如阮生而法六朝無良材詞浮
靡而論玄虛出言深覲希志洙泗數百年間斯文而
已唐宗邁述基運昌明混一六季俯視百代其但日
始旦雖其鴈鳴乎薛少保郊賦篇遂綽有古風陳拾
遺首倡高雅研精名理也皆微矣至明皇帝諸詩觀

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勅已良牧撫人九經三重之
道畧具張曲江應制賦函谷關過晉陽宮送饒張燕
公送採訪朝集使諸篇柔澹者思冲雅其音溫文洽
以懌也至在郡諸作憂危慘惻則慨然悲其不終詩
可以觀不其然乎大都貞觀末品格漸高景雲中頗
通達調至開元而風骨大備近代推挹乃於古詩亦
既離而去之然自成唐調高者猶可被管絃入咏歌
而十九章之溫柔建安之典厚詎有及哉明皇晚好
溺音薰被成俗令才人依樂工拍節為辭短長而度
曲焉謂之新聲亦曰詩餘淫艷猥褻而漢樂府之道

通史下編 兩卷之十三

八上

又盡乃其代擅偏長人能獨至則有之七言古詩雖
來自古栢梁燕歌倡之上及牛四愁諷之下然而未
暢也乃至唐而暢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窈窕
怳參差詰曲遠托騷人忽錯鬼語寄興不測使人一
唱三歎旁皇哀慕而有餘思杜甫大篇短章廣賁猛
起意有獨造辭無不可有聲有氣有骨有力有香有
色有味奇正開闔雄飛雌伏倒垂直上各極其態大
者據忠宣憤使人忼懣激烈歔歔欲絕而有餘悲梁
陳來聲病俳麗已漸必律至沈明宋之而流研精練
穩順聲勢而為律詩王弼州曰律猶音律法律天下
莫不順焉不得任情而度明矣

十六字如魏明帝發雲臺材木銖兩悉配可乃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費力雖聲響可而古色漸稀七字為句字皆調美八句為篇句開元天寶皆暢達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間漸格而上神境旁薄興寄綿邈乎翰林之俊逸王右丞之高秀岑嘉州之奇峻高常侍之深厚並稱正宗而杜公絕識宏力意完神全開闔宕蕩足擬史記論贊豈無利鈍而懷古秋興等篇足以命今前人掩抑千古矣至五七言絕雖為近體實本樂府古辭王少伯李太白特稱高妙神境混合瀕洞無迹雖其季晚託意愈深寄情彌遠句妙韻約而抑揚開闔之間有足泣鬼神而感千古者楊用脩謂唐府樂本古題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八

而意或近其絕句體本近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惟此近之非虛語也槩之則初唐如晨光霽色霞采熹明盛唐如芳野春工匪直鮮妍展其勃盃元和如降漸於靡苾施及有宋終莫能振故漢之無騷也唐之無賦也宋之無詩也天也雖欲反之道無繇至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蟲撫節而增悲與運推遷莫之自覺而體格聲音之變盡於此矣唐音既闕宋風不競而有學有師駸駸為盛邵翁開天倪而擊壤有集朱苞絡宇宙而感興成篇夫非詞人之詩也而固儒人之詩也交讓則雙美交形則兩傷其輕之

靡後其軒之非揚古丞民物則之詩不理語乎則既與關雎單葛列之經矣若江門古詩之渾成稽山近體之高秀即令參軌詞人詎瞠乎其後哉尚論者毋亦左右袒于斯焉詩集自虞廷命九官命十二牧肇命官之制後因為冊為誥為勅其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數大命於天下詔制昉焉禹徂征胤征而訓戎有誓禹皋陶益稷矢謨阿衡陳訓太保旅獒而上之諭告璽書批答下之論陳風諭章疏權輿於此矣以至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箴銘祝誄則禮總其端傳記銘檄則春秋表其義他諸雜文各有稟質無非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八

經者自周衰王迹熄而訓誥命誓不及於天下僅見於左國所載諸諭告論諫之辭寥乎耗矣然先王之遺澤未泯士習深厚風諭論議婉而章肆而隱曲而中從容委曲而意獨至其陳至申典明道秉義忠而無諂直而有體庶幾哉閭閻侃侃之風格人碩哲清明開先觀影識形見微知著所謂國有司命匪神惟人也哉雖其億中時獲亦知類通達何其達也乃劉康公之語中語命齊司空之語敬語學北宮文子鄭子太叔之語威儀語禮魯敬姜之論勞逸懿哉粹乎於道也篤深下及戰國樂生之報燕惠仲連之却秦

帝左師之諫趙太后其於忠智可謂兼之矣漢承秦滅學之後復於簡質而風氣以完高皇帝詔令恢恢乎有朴畧弘遠之風文皇帝仁默恭恕祖上天體羣臣子萬姓不異四夷之至意怒然深結乎人心而敬明內恕迄彌留不替也為制詔近經武帝崇儒選言弘奧制策典則爾雅體大而思深即賜侍臣嚴助吾丘等書又何雄厚也王言之體斯為美論者稱其訓辭深厚諒矣其時儒雅踵至鬱有鴻采賈傳之雄高董相之雅馴太史公之雄深渾厚為漢文極盛施及宣元匡雅圭楊子駿劉子雲之倫格王正事罔非經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三

八四

義墓墳宗典溫文各爛如也詎非世近古俗醇實未靡濫士無異學消之而然與當是時人未有別集高文大篇獨斑斑見之漢書中而文苑傳無列焉故漢之無文也非無文也夫人而能為文也後漢書實始傳文苑競新濫而文益下衰至陳隋而極然江統之徒戎裴頠之崇有陸機之序豪于今昇之論晉治軌百代保國長世恒必由之亦可謂得理事之閫範矣唐承六代之弊文麗猥不振貞元和中詩始降而文昌昌黎韓愈梟羣言之統深奮磅礴恢奇與博而深養氣為之本其指事陳理辨異端尊孔孟卒澤於

道德仁義炳如也柳柳州之奇偉李文公之雅興一其次焉至五季隋美歐文忠脩本以德心弘度裏之直節偉如而極意於孟韓其文往復百折而條達無難色急言極論而紆徐容與有不盡之思曾又定宗經正學若有聞於道之樂者其文如三代宿儒復起九原始口所陳皆盛世禮樂人未或前聞也常是之時蘇氏父子起眉山以文章震天下而其學合縱橫虛寂而一之其陳政指事甚辨如危言劇上古爭臣難之王荆公安石矯世厲俗之意蘄然以卒蹶於用蓋道散久矣士人類闇於道之大原各以其識之所及為至輒自持論即聖經天道不信顧牽以從之即高賢患之故議論有餘事實不足視漢文淳質簡達之風亦達矣後漢書曰南宋文氣浮而詞簡其李然○王余州曰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辭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辭也以事大都唐宋來詔制奏疏之文代有而習俳識陋遠遜於古往別集所著獨精於序記論著碑誌之文又其一變也以昌黎之古文直道當史職不任苟而為具文柳州排之順宗實錄見之矣宜文之不振也

按蘇東坡曰制書曰奏漢初定儀王言曰等一日東書策封王侯二曰制書施於敕命三曰詔書詔諸百官四曰勅書勅諸州郡策者簡也勅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而詔諸職在尚書其賜四夷若廷臣

鄭重其事封以王璽曰璽書文帝賜南越王佗璽書
大廷問焉其臣下陳言亦有四等曰章曰奏曰表曰
疏章者明也詩曰為章于天奏者進也曰章曰奏曰
狀皆數下情進于上也表者標也謂標著事緒如表
標景而明也疏者疏也科條事目如疏川理河也議
之言宜也盡諸詢之用審事宜也其陳便宜慎機密
慮有宣泄禁封以進曰封事其應詔陳政獻說曰封
策曰射策而糾罪邪有按劾曰奏曰彈文唐宋及今
名體時異均以宣上言而達下情其書記序論說解
原七發問對之類皆依文立義周民用焉書者舒也
臣僚駁奏知舊往復以舒布其胸臆者也記之言志
也主記事備遺忘也亦本經有記記經之大意若所
或也序者緒也本詩有序以言有倫序而名亦序
說者釋也倫也或曰悅也解釋義理以已意述之理
悅也序者緒也或曰悅也解釋義理以已意述之理
辨以決疑難原以傳解以解糾紛義理以已意述之
其意引題辭以倡其端題辭以標其尾曰七曰對
曰皆極意往復以盡其辭曰難者則隨文以故其

作形容也諡議者議諡也諡者行之述美不可益故
外宜詳誌諡於中本直述其世系歲月名實爵里而
已埋銘墓誌又其畧也諡累也哀死累其行諡之亦
曰哀辭而祭死者有文祭神亦有文 明興
高皇帝神聖天授方微時目不知書下集慶後始厭馬
上留意於文事長歌短篇操筆輒韻鏗鏗有建安風
親撰 制詞簡質高古一洗俳偶之習而楚時佐命
謨弼之臣宋文憲廉以文章名世磅礴深渾已時漸
於先漢浩博之文詩始萌芽而劉文成基取裁漢
高亮峻朗亦已軼宋唐而上他如高季迪啓劉子高
崧黃子邕肅之倫上者格力深重不即風調諧美光
幽史下編 卷之十三 八

仁宣二聖右文崇儒而楊文貞士奇敦厚先賢以文雅
潤色鴻業而是時風氣未開士俯首程式迷文顯則
襲宋理猶工語欲而不能後益熙洽至
孝皇之世而文治大昌李文正東陽為次相最久招徠
徵引既工且富而一時名勝或慕景龍或悅元和猶
未能漸格而上於是李北海獻吉何信揚景明徐吳
郡昌穀邊歷城貢並鶯於先秦兩漢之文游精於秦
漢劉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則北地其
大矣嗣者駕言理學頗排其意卑語塞而淳曜之氣

氣結為英華終莫可解抑家有結撰人競揚奮鉅者
垂天規者曜日文宗經誥下乃秦漢詩尚屈宋下乃
古選蓋擬議以成變化而盛德日新爛然與左馬曹
劉爭烈矣是故上世之文典以厚其義精叔世則麗
猥盛世之文深以渾其氣完衰世則激肆治世之文
簡以朴其旨遠亂世靡盬而已矣惟人也亦然才士
之文與其失也傲碩賢則謹達士之文曠其失也誕
格人則核狷士之文節其失也戾元夫則平悟於見
者其氣爭憑於勢者其辭溢湛於欲者其義鄙殉於
俗者其志矜乃心天而道則文約義博氣冲旨淵窮
高遠而測深厚至矣不可有加矣經是已故考其文
知其世察其言知其德觀於集而道其可知也彼以
辭焉而已者陋已虛車已已而為文者溺淫而已矣
類書本史書志志天官地志禮樂政刑典章經制之
務代有因革而廢興理亂條貫終始未始不相因也
儒者綜絡古今原本終始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
施於文為通儒措之事為達政斯其美矣唐杜佑通
典送鄭樵
通志宋馬端臨即分門類事而采古今文詞博附之俾
用者如取若携也韓子曰記事者撮要纂言者鈎玄
豈謂是乎曲士溺於事而不知其道悅其華而忘其

實學彌廣志彌惑多而愈亂動苦而難成 譜謀家
出春秋而掌於內史與繫世之官自炎帝肇姬姜之
姓而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雖天子之子不皆著姓焉
蓋其重也章俊卿曰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
土而命之氏諸侯命氏以字為氏以諡為
族充賜伯禹姓曰姁氏曰有夏伯益姓曰姜氏曰
呂禮傳曰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
旁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又謂之姓故大傳
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
謂之族故羽父為無駭隱公命為展氏則氏與姓
蓋別姓則為氏氏則有族族無不氏氏則有氏
改入元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謂之十六族是氏
有同族也商氏徐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陽氏施
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載其後或以國
族向氏謂之族族是族無不氏也司馬司馬宗
殷周齊魯或以邑祭尹蘇毛樊或以官符史尹之類
宋所之類或以邑其原召之類或以官符史尹之類
或以諡莊文康武桓或以族楚昭屈或以王父之字
為氏威闕之類或以族景之類或以王父之字
為氏魚展豐而族姓漸廣周衰或以所居東門桐門
山之類或以生次第五之類或以德成之類抑又廣
追戰國兵爭列國滅世其民各以舊國為姓漢而下
則又有賜姓以人皆有姓又後世益崩亂百宗蕩析
華夏夷貊冠冕輿臺之姓混為一區蓋冥莫知其原
故古姓氏必推其本同而後世必原其末異實所世
傳謹所可知以原本追遠類族辨物見親疎之殺固
其重也談者述本始以為博偽者冒所附以自揚甚
者假郡望以自蔽諛矣小學蓋古比閭族黨少儼內

與五射五御五禮五樂九數之文皆小學而教今
不傳世傳爾雅以爲周公之書蓋用釋經而周史教
學童有史籀篇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諺故老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傷其寢不止也秦李
斯作蒼頡六章趙高作奚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七章皆明六書漢興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十
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上尚書御史
其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楊
雄作訓纂班固續之爲百有三篇無複字而六藝厚
書所載畧備東漢許慎作說文十五篇首一經亥各

史 28-291

相配合為大篆亦曰籀篆文定也孔子脩六經皆用
科斗古文戰國殊軌文字乖別有芝英鳥迹款識諸
書而異體文字興矣秦而下苟趨簡易為小篆為隸
李斯取籀篆省改為小篆世謂之王筋篆又下杜人
程邈逮于理從獄中上章言文積繁多難用篆請為
書趨約易取便隸佐曰隸書又曰佐書為八分書曰
始皇大收出以爲御史使定書行之
漢隸次仲王已鍾王變體為今隸復推秦為古隸其
後變益新巧為楷法史游為急就章損隸規矩存字
梗槩本草創而名草取篇名別之謂之章草穎川
德昇以真幾於拘草成於放介兩者之間為書謂之
行書簡易可流行也蔡中郎邕見役夫以墜帚成字
心悅之歸而為飛白書宮殿題署用之勢既尋丈宜
飛而六書之變極是矣大都科蚪籀篆如古治象隸
佐行草每下彌放則古今重慎輕肆之辨也周官六
藝孔門遊之鳥謂非道哉程門以耽書札為器志而
純公作字時甚敬曰即此是學嗚呼深矣晉衛恒李
帝之史祖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體贊曰黃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愛暨暴秦滔天作戾大
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養真
偽靡分大晉開天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
文以權榮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曰隸君而
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
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簡用其心於專勢和體
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放或方圓靡則因
事制權其曲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

若雨陸千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逸趣綽綽或
縱肆阿那若流酥懸初糜糜餘絲足故遠而望之若
翔風厲水清波潏潏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
遺跡焉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有若自然信黃唐之
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先是蔡邕作篆勢曰
鳥迹跡象以神或龜文或龍鱗舒體放尾長短復
妙乃入神或龜文或龍鱗舒體放尾長短復
中若黍稷之垂穎或如雲之舒卷或如鳥之舒翼
時鳥震延頸張翼勢似陵雲或如龍之舒體放尾長
若連似水露凝絲垂下端從者如懸倒者如編杳
抄抄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或如龍之舒體放尾長
鴻鵠羣游絡繹不絕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
般倕揖讓而辭索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得其指
德誠其可觀者之莫與匹也子之體之先喜文
論簡其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
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東燦若雲布其大
徑比細列或容髮隨筆直或蛇蟠屈伸或長邪用趣
抑比細列或容髮隨筆直或蛇蟠屈伸或長邪用趣
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
纖微濃點錯若其間若鍾張設張庭燎飛煙斬嚴差
義高下屬連似宗室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
龍在天近而察之似心亂目眩奇姿竒詭不可勝原
桑所不能計幸賜之難觀抑抑草篆之足貴而不可
之未宣豈惟體大之難觀抑抑草篆之足貴而不可
始自顯皇寫大較而論論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
舊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無勸其墨翰惟作
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
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怒將奔未馳或
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奮怒將奔未馳或
標若橫高臨危旁點仰附似螭蟠揭技絕筆吹
如糾結若杜伯捷毒緣蟻蟻蟻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
機微而望之若臨從宜舉筆大較勢若斯自謙書之
行已久加之行草初然出反以篆為怪難周知措
意維六籍舊文傳寫失與便俗而已晉江瓊唐李陽

水留志焉而妙莫能有振諸善書者並以草隸名家
漢張伯英芝鍾元常薛晉王逸少羲之子子敬獻之
唐初率更令歐陽詢金吾長史張旭顏魯公真卿之
倫往從學京洛有求法者第言倍加功力久當自悟真
拂衣起卿從入東林竹院小堂良久乃左右捫膝
與言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人之乎
真卿思而對曰常聞長史示今每為一平畫皆須令
謂縱子知之乎曰謂問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問曲之
謂乎曰然均謂問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問曲之
今死成不令其疏之謂乎曰鋒為末子知之乎不謂
以末末畫使其鋒建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
曰不謂畫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
乎曰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物筆轉屈折之
乎曰豈不謂轉角為過之謂乎曰豈不謂索筆子知之
乎曰豈不謂轉角為過之謂乎曰豈不謂索筆子知之
而或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補謂之
史下編 卷之十三 四

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
著當用其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真草用筆悉如畫
沙僧懷素至矣真卿再拜遂巡而退遂以名世其後長
沙僧懷素至矣真卿再拜遂巡而退遂以名世其後長
事者咸作歌詩以贊之張禮部謂云奔蛇走虺勢入
又似山開萬仞峰王未州邑云寒猿飲水枯藤掛
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
只畏盤龍走許却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便
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後復書書不得戴
欲問此中事懷素自言都不知魯公嘗問懷素曰草
書堅牽似古銀脚真卿微笑不應經數月辭去真卿
道觀吳雲奇峰悟變化無常勢乃大詫服曰資卿
一自然宋與黃太史庭仁無常勢乃大詫服曰資卿
之變化揮霍莫可控制若非法度所得抑擊者徐而
致大官者未樂中有華亭沈學士度宣德中有南城
程南雲嘉靖中姜待郎必江度書婉麗飄逸雍
史下編 卷之十三 九

競辭流麗爰有韻書實惟四聲平上去入蓋其樞也其後
梵法流入諸夏用譯佛書實始通七音以盡文字之
變羽舌齒唇齒半商半徵於是四聲體縱為經如四
時五聲體橫為緯如五運以三十六字為母六十音
為子如環無端相生於無窮 昭代同文總齊聲韻
復古四始七始之音而韻倫之制復完 三十六母
溪輕牽次清 羣勒乾全濁 透汀天次清 定庭田
皆牙音 端丁顛全清 疑銀研不濁 娘紐聯不濁
全濁 泥年不濁 不濁 皆舌音 娘紐聯不濁
全濁 微辰禪次清 溫陳縑全濁 曉欣軒次清
不濁 皆舌音 喻寅延不濁 皆舌音 曉欣軒次清
匣形賢全濁 喻寅延不濁 皆舌音 曉欣軒次清
津煎全清 親千次清 從秦前全濁 心新先
全清 斜錫延半清半濁 皆齒音 照諄專
全濁 穿幽徹次清 牀榛滿全濁 審聲連全清
禪辰常半清半濁 皆正齒音 幫賓邊全清
滂頻偏次清 並傳便全濁 明民綿不濁 奉墳
皆唇音 重羽 非分番全清 敷芬番次清 來鄰
連 曰人然 微文構不濁 皆唇音 輕羽 來鄰
司馬溫公曰母取其聲音之正立以爲本本立則聲
音由此而公故曰母以三十六母演三百八十四聲
取子母相調之義是故四時故始牙音春象也其音
倫合之以正音運之若四時故始牙音春象也其音
角次舌音夏象也其音徵次唇音冬象也其音羽宋學
士潘洪武正韻序曰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
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字是也習
者察知之外其清濁之倫定焉角徵宮商羽以至於
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是矣然則音者韻之至也
惟與乎夫單出焉聲成文焉音成則音者韻之至也
如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
賦諷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居有南北東西之殊

故所發有別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
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
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亦不過協比
其音而已自魏晉諸葛亮之流約拘於四聲八病始分爲上
去入號曰類諸大抵多具音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
聲律之系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至
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永樂之久不
能盡信唯武夷昇校惠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
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
也嗚呼音韻之傳莫輪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合孔
子弗之從而區區流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與恭惟
音乘詩召詞臣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
當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部
當併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
舉士臣樂韶鳳通音韻者重刊定之禱脩撰臣李濟
史下編 卷之十三 九
綿脩臣朱右臣趙彥肅臣朱廉臣譚臣郭孟幸
典藉臣孫貫臣答祿與權欽遵明 詔研精覃思
以中原音推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
正於左海史大夫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
史中丞臣劉基胡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九六
葉始克成編其音韻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九六
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書奏賜名曰
洪武正韻 勅臣謙爲之序臣謙竊惟音馬光有云
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臣謙竊惟音馬光有云
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興禮樂刑政之原
皆不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
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不知有
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知
用宋之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務成遵往
然人上之唐虞之治至於陋習猶入 宸慮下 詔
臣隨音刊正以沈千古之陋習猶入 宸慮下 詔
以七音爲均言韻也 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
調旋得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 唐寅曰邵子

謂物理無窮音聲亦無窮惟無窮乃可以配窮故
以音聲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於甲止
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甲止
成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甲止
法稍異神異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
音法雖不同其於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
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不少必皆以聲切得之緣
謂之翻其音切者切也其聲無字之音聲而水聲風
聲皆不可翻切○李倉漢三韻類押字曰辟之申韻者
歌詩之韻也○李倉漢三韻類押字曰辟之申韻者
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諸聲無弗雅者書不問文
里始亂雅不知古字既已足用患不博古耳傳則吾
能假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博苟而之便
險可使安而便常然則用之者有善不善也辟之申
單舉者爲險凡以復雅道而除我僻字復古之一事
也○鄭樵論楚書曰楚書流入中國代有譯調之官
不能盡通其音聲一音該一字凡一字數音故從
國字之篇 卷之十二 九人

謂正制展轉凡無非自然之文梵人列音在音不
在字華人列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
屈曲差別不多而有無窮之音焉故梵有無窮之音
而華有無窮之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字有
妙目而音無錙銖故曰此方與教體清淨在音聞又
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又曰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
愚庸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
傳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虞而
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
濁不失其倫天地 嗚呼自上古造書契而來易嘗
不實文籍爲世大訓哉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
墳山墳嶺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
五典言管道也夏后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
義其歸一揆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索者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
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官內史
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蓋
其重也遭秦播絕至漢武之世設太常太史博士之
藏內廣秘室之府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
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
兵校尉任宏校兵法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
國校方技每一書竟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上之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於
是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 畧曰詩賦 畧曰六書畧曰
附數畧曰方技畧曰而孔氏之舊顧多亡者光武篤
書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卷而孔氏之舊顧多亡者光武篤
好文雅天下初定輦遺書入洛陽者二千餘兩校於
東觀及仁壽閣集羣書藏之仗班固傳毅等掌馬明
章及和時臨幸觀閱經董卓之亂而盡魏氏采掇遺
亡藏之秘書而秘書監荀勗分四部總焉 甲部總六
書乙部總諸子兵法術數丙部 總史記家雜家丁部總詩賦圖贊至永嘉又滅遺書稍
流江左宋文梁武敦悅斯術王儉任昉先後部集而
北魏道武隋開皇頗廣購以存 魏道武問博士李先
智先對曰莫如書籍帝曰書籍九幾如之何集之對
曰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今不可計人主所好何愛不
集乃命郡縣收送平城隋開皇初用秘書監宋私言
遺使分行求遺書上書一畧者命劉綽一疋校寫訖

歸之而異書往往間出已平陳惠則殿藏書至貞觀
三十七萬卷武德初有書八萬卷而重復相梓
中博購書命大臣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莫
盛於開元命昭文學士馬懷素崇文館學士褚無量
整比而著錄之凡五萬三千九百餘卷唐學官自爲
尺簡不存文宗時相鄭覃請宋平諸國盡收其圖書
四出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宋平諸國盡收其圖書
貯三館而庠陋不稱太宗改創于昇龍門東北曰崇
文院中建秘書閣徙三館書籍克馬嘗臨幸覽觀賜
從臣及直館宴尋命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閣中所闕
者四出購之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甄錄酬
獎餘第卷帙多寡爲差次優賜之不願送官者錄其

副慶曆中以崇文閣作命儒臣集四庫爲經命曰崇
文總目凡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靖康後起紹興
至嘉定遺書始十出八九而直尚文之會自朝廷歐
至於草野著作紀述之繁顧倍於初非久其外歐
陽脩曰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故愈久
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粹
闕博各有其造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其
能使好奇博愛者所以不能忘也然非久磨滅者亦
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
說猥有存焉亦其有幸不幸與蓋歎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初詔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
一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

定燕 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未樂中購遺書之官四
出所蓄甚富正德間閣學士儲廷和曰請命監生入
秘閣校正得叙勞入官而官書往往散逸於民間
世宗時國子監司業言成均載籍鮮少請遣官博求以
崇學者
上批答言經籍克棟學者誠尊所聞實踐之即六經自
足如不能廣求何益要歸於空言能勿遺大哉
聖謨信萬世學士指南矣

函史下編卷十三 三定本

禮儀志

南豐後學曾憲辭校

記禮者有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美德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太史公曰嗚呼此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以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天地具神明之德陽垂日星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月生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

以羣分而性命各正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物則有定矣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交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故禮殊事而合敬百物皆化故樂異文而合愛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明於天地之性而後能制禮樂也蓋昔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而至禮原此矣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於是乎大人者作閭之世及以爲紀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美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故謀由此寢而兵由此弭禹湯又武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雖其在勢與衆去之以爲是衆之所矜也爾此夏殷周之所以康也而去帝者之世則遠矣故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冕授舜舜授禹而大同湯放桀武伐紂而小康時也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順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懷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咸在左右而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也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
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蓋言順
也謂順其禮也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
之不當猶不備也故朝聘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祭之禮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
姻之禮所以辨男女之別也故禮之已亂也猶坊止
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
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敗故昏姻之
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禮廢

通史下編 禮卷之十四

三

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
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
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患作矣故禮之爲教也微其止
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夫禮者
人之大端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持其心
者也人體便安逸爲之大路越席以養其體目好五
色爲之黼黻文章以養其目耳悅五聲爲之和鸞武
象米齊肆夏以養其耳口甘五味爲之庶羞調劑養
陽養陰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禮義文
理以養其意依以作儀而皆以防其淫泆救其彫敝

故耳目手足百骸五體者形也是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目
以定體足以從之目以處義足以步目皆心以攝其
形而踐性也禮之善物也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禮
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禮義禮之文也其受和白
受采苟無其質禮不虛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
不定宜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

通史下編 禮卷之十四

四

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
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
知有禮以自別於禽獸故郊疇于天子社至于諸侯
甸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
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
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特牲而祭
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
狹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羔豚而祭百官皆是太牢
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
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

同不豈不殺蓋言稱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禮也者物之致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且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

麻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及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故禮之貌誠深矣堅白異同之察入焉而務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

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圓方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由禮者謂之無方之民法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君子上致其

隆下盡其殺而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高者禮之崇也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明者禮之盡也夫禮本於太乙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太上貴德於爲禮尚矣自伏羲立媒妁用儷皮聘以親成男女而嘉禮萌芽炎帝播種教民燔黍捭豚汗尊抔飲簣桴土鼓致其敬於鬼神而祀禮昉有黃帝建六軍與蚩尤戰于涿鹿而軍禮興制袞衣與九牧倡教而賓禮作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畢其復悼喪其親而野委將
且爲蠅蚋狐狸食也反藁埋拊之而喪禮生則知禮
也者情性之自然豈有強哉至於唐虞類帝禋宗望
秩徧羣神而吉禮蒸隆五載一巡狩輯瑞修禮群后
四朝而頒禮昭明徂征誓師贊德班師釐降殛虞遏
紛慕思而嘉寧若凶軍之禮莫不大備孔子贊之曰
煥乎其有文章上嘉之也其命伯夷以秩宗典禮和
神人上下命之寅直以清立三禮之本皐陶陳安民
之謨勅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歸其秩敘章用於天故
承天之道而彌人之性禮之大宗百王之所慎守也
成周典在周官經等在儀禮曲殺在曲禮焉嘉會極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
官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吉禮十
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
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騶騶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
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
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五以喪禮哀
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吊禮哀禍哉以贈禮哀圍敗
以恤禮哀寇亂賓禮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
視軍禮五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
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嘉
禮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
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
賓客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
之國禮之言禮也天統元氣實柴禘燔升臭陽凝精
于帝之饗報陽之義也血陰也地統元形狸沈醢辜
貴血陰順其性之含藏報陰之義也禮重於裸五
年而禘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於報本又
始最隆故裸享言禘其次莫重於饋食黍稷祭之主
也三年而祫於追養繼孝最周故饋食言祫凡祭有
四時虞夏之祭春禘夏祫秋嘗冬烝烝周人
進祫禘爲殷饗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祭各
以其時物祀之裸用氣臭獻用血腥肆用血氣之革
也而黍稷專陰陽之和精凝其陰氣升其陽樂以迎
來哀以送往敬欲其臨愛欲其饗著存存亡欲及交
於惚恍也故祭者先王所以接三才之與也周禮冬
日至祀天於圓丘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
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天子親戒百官及族人

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太宰總百官戒之曰
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不恭服大刑乃習
射於澤宮選與於祭者是日王致齋於路寢之室玉
府共食玉鬯人共秬鬯給淬浴祀之前日大宰及執
事祗滌濯大宗伯蒞玉鬯省牲鑊奉玉齋詔大號治
其大禮小宗伯贊之大司樂既宿縣遂以其聲展之
祀之日鷄人夜啼且以詔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典
路出王路贊駕說王皮弁以聽祭報小宗伯告時于
王告備于王王服大裘而冕戴冕藻十有二旒玉路
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

禮記下編

卷之十四

九

樂奏王夏王馭玉路犯軼遂驅之所過之處人各於
田首設燭不命而聽上掌次先於圓丘東門外道比
張繩案設皇邸王即次立於丘東南西面大司樂乃
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以迎神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禮神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
如其玉之色牲用一犢幣用繒積柴於丘壇之上太
祝逆牲入太宰贊王牲事王親牽牲而殺之實牲體
幣帛于柴而燔之謂之禋祀乃掃於丘壇而祭尸服
裘而升尸說者以爲稷尸也小宗伯逆盥大宗伯奉

禮記下編

卷之十四

十

之小臣沃王親爵用陶匏蒲越桑結以爲席司徒奉
牛牲大祝執明水火而號其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
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
古維予一人其敬拜皇天之祐奏思文祀后稷以配
天故郊禋大祭也正月之郊以祈穀記曰天子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元辰天子親載耒耜以耕其詩曰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始耕是也蓋
周人之正歲建子月也迎長于郊以報饗其正月建
寅月也啓蟄而郊祈穀正月而郊郊而東作焉正
歲而郊郊而受朔焉蓋其重也季秋則大饗帝于明
堂宗祀文王以配之詩昊天有成命序以爲合饗天
地之樂是也合地從天饗分各專饗也不合不專不
分不專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冬
至物之始升中于圓丘大反始而配以祖季秋物之
成合饗于明堂大慶成而配以禰祖人之始禰人之
所自成也若其四立之日則饗五帝于四郊月令先
立春三日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迎春于東郊立夏迎夏氣亦如之立秋立
冬之日迎秋氣冬氣亦如之是天一氣而五運合
之惟一分之則青黃赤白與黃靈而五總之則大神

示也仲夏則大雩帝用盛樂孟冬則祈來年于天宗
 蓋五祀天歲九舉而郊為尊若國有大裁及故旅上
 帝柴旅者賴也倣郊所祀帝之禮而行之其巡狩所
 至則柴燔于上帝告至焉非與祀無常數矣王自立
 社曰王社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社在王宮之右為
 王宮社也王考室於國中於右地道尚右也對左宗
 廟言右陰也大社在郊為大地報與萬姓共之也夏
 日至于澤中之方丘致地示物應四時春祈穀于方
 社田祖夏大禘冬大蜡在焉其詩曰以社以祠以御
 田祖以祈甘雨是也其王社土出必告行反必舍奠
 四時必祭國有大故天災則禱事已則祠人師宜于
 社小宗伯祝奉社主以從軍行必告戰必禱師不用
 命戮于社軍還獻馘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萬國五
 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帝五火
 金木土外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
 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王然治相生亦其
 義也子曰太皞氏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
 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
 於木德王天下其大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問五
 神曰昔少皞氏之子有四人曰重曰該曰脩曰白
 能金木及水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為句龍白為
 項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工氏之子曰句龍為玄冥顯
 五者各以其所能為官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
 五祀不待同帝原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不得
 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謂有虞夏后殷周不得
 治水土及捕魚百穀者矣夫豈有能兼之於社而兼
 為後神易代奉之無故易者明不可與等亦德不可

與多也孫宣公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國丘正月
 祈穀五時迎氣孟夏季秋大饗程子曰古者一年
 之間祭天甚多春因民耕種而祈祭夏恐早暵而大
 雩秋則明堂冬則國丘凡九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
 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陳氏
 曰祀天南郊之園丘也地上之丘也一國而高以象天
 所謂高必因丘也祭地於北郊之方澤也祭澤中
 立也方而下以象地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祭壇
 南郊之壇也以下之為地祭壇折北郊之壇也祭壇
 壇則知泰折之為故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國祭祀必
 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備極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
 盡文揚氏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
 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昊天與
 帝之禮有與天同以稱其隆者有與天同以稱其
 者皆禮祀皆與天同以稱其隆者有與天同以稱其
 郊其所與也周禮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上帝此指
 有言之也司馬氏曰昊天上帝昊天上帝此指昊天
 帝異乎昊天上帝也昊天上帝昊天上帝此指昊天
 大禘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
 由史下篇禮記集說卷之十四
 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
 也典瑞設皇邸祀五帝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
 王氏曰天無心一陽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
 祭天上帝無形五氣之易主宰于是而見故冬至以
 夏祭五帝然因其方氣不同禮物亦異非天有五
 也至其配以人帝繼天受命各得其氣之盛者當之
 而以其時神明之佐世執其功者從焉蓋元后者天
 之元子故事天之禮一視其祖考是故冬至之祭視
 禘五帝之祀視時祭其餘大故大裁大師之類告禘
 祠皆與祖廟並舉一如子孫之事其先王也後人唯
 失其為上天元子之意若孫遠而不屬甚有五年一
 郊者他神示之祀春秋迎氣之日祭日于東郊祀月
 于西郊春分朝日秋夕夕月仲秋祭靈星於國之東
 南靈星者歲星也他若司中司命觀師雨師畢兆之
 于郊而時祀之其記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中春畫
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春天
子鮮燕開冰若嶽瀆若方社若山林川澤之祀他次
祀小祀各倣禋郊血地報陰報陽之禮以行而降殺
其儀其宗廟四時之饗春開冰而祠夏蒐獻禽而輪
秋始殺而嘗冬閉蟄而烝其四時祭祀之序與其禮
宗伯掌之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脩如郊前期
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如郊太史與羣執事讀禮
書協事如郊事親如天也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
使共奉之辨六齋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以待

通史下編卷之十四

十三

果將辨六尊以待酌獻籩人共薦羞之遵實醢人共
薦羞之豆實醢人共五齊七菹凡醢醬之物鹽人共
苦鹽散鹽甸師共齋盛共蕭茅世婦掌女宮之宿戒
帥六宮之人共齋盛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隸
僕掃除糞灑以待事祭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眠滌濯
大宗伯涖鬯小宗伯省牲司烜以火燧取明火於日
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明齋明燭明水大樂正宿縣
遂以其聲展之世婦比其掌次張旅幕張尸次祭之
日維人夜滌旦以詔音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闕人
設門燎蹕宮門廟門酒正共五齊三酒實八尊罍人

通史下編

卷之十四

十四

以畫布巾霰六藝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肆師表齋盛告衆展器陳告備太史執書以次位序
典路出路贊駕說脫王袞冕入立於阼奏王夏后副
禕入立西序奏齊夏大祝逆尸贊尸禮尸服袞冕人
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
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裸圭有瓊鬯人和鬱鬯以
實彝而濯之陳之以贊裸詔裸將之儀與其節沃王
盥王執圭瓊以獻尸尸以裸祭之啐之而奠之王曰
以璋瓊亞裸尸祭之啐之奠之如初是謂果獻濯用
玉鬯是陰遠於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初獻王乃袒而
進牲於門牲入門奏昭夏王親牽牲太宰贊之公卿
大夫執幣從大司徒入告於庭曰博碩肥腍王乃麗
牲於碑執鑾刀啓毛血以授祝祝入告卿令乃殺牲
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太宰乃取牲
脾脊燎之爐炭入詔神于室於是王親洗肝於鬱鬯
而燔之以墮于主謂之制祭言王親制之以祭也貴
肝肝臟之有也乃升牲首於室中比牖下尊首也首
體之元也太宰贊王洗玉爵西酌犧尊醴齊以獻腥
王后薦朝事之遵堂上歌以夾鐘堂下應以無射作
大武之樂王后以玉爵東酌犧尊之醴齊介焉是謂

獻於是葬且定

矣大宗伯省饋諸子正六牲之體熟其殺羹定詔於堂籩人設饋食之籩小宗伯逆盥祝執明水火而號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大席黼純席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遷所設於堂上之饌于前祝以牢酌奠奠饌南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筭將祭祝詔王拜妥尸尸答拜祭酒沸以菁茅曰縮酒尸啐之奠之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罇盞齊以獻后薦饋食之簋以玉爵酌象罇醒齊以獻是謂饋食謂饋而食之追而養之也

五獻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六獻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

獻導之沈齊以醕尸后薦加事之豆籩介焉尸飲七設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王酢席於戶內尸授祭王祭饌祭黍稷嘏假福于王王祭之啐之以出量人與鬱人受卒爵而飲之內宗薦加籩醢人薦加豆酌象罇以獻尸尸酢后如王是謂朝獻

七獻八獻

則孝慈之盡也於是諸侯來助祭者以玉爵酌昔酒備卒食之三獻合九獻而禮成凡王及后獻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五王洗玉爵獻公尸飲七獻卿尸飲九獻大夫士九獻王降冕而摠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九獻之後爲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

史 28—304

西卷之十四

十七

先公尸寢是世百司所世之物皆大矣才豐之

三

以亞獻為六獻也尸乃食食訖王以主爵酌朝饌首
巨簋尸乃食以饋尸謂之朝獻為七獻也后乃酌饌事
酢席於尸內於是后以醴爵酌饌以饋尸以酢王乃謂
之再獻為八獻也太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以西室以
東為之武舞既九獻王乃見而德于廟率羣臣王止
遂行加爵為十獻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
一八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流齊各行一加爵然
後舞雉翟闔等皆有所知下於外來日又祭名為祫亦
謂之祫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以西室而事尸於室
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於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虞也不
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神祭血腥燔熟之先
後告室告室之差次齊制祭室釋室二如祫祭
其神主位鄭玄神祫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
后樓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祫之
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
王於文王之東而面以下穆王正上親盡之祖以
次繼而東皆北而無昭主若昭遷主祭於武王之廟
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
而南面以下昭主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
廟中其尸一後穆廟中后樓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
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巳其記曰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歲徧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
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祀其先燔柴於泰壇祭天
也瘞埋於泰折折旋之義祭地也用騂於犢埋少牢
於泰昭祭時也祖迓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
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產百材者也
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不

祭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
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於郊故謂之
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大禮必簡內心而貴
誠也以天下之物無足以稱其德者故用之也器用
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蓐絺之尚明
之也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牲及幣各如其器之色報
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宮聽誓命受諫戒之義
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
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及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
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
明天道也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掃及道鄉
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萬物本乎天八本乎祖郊之
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祇神氣
庶物露生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
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地塊然太虛神氣克焉為風為霆震動發生故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勝國之社屋之不
受天陽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

敬故封土立社示有尊也五穀衆多不可徧禮故尊
稷稷得陰陽中和之氣五穀之長也惟爲社事單出
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
反始也古天子太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明德盛者流澤遠之義也
故禮有五經莫大於祭莫尊於郊莫大於禘莫隆於
禘而祭莫重於齊致齊三日散齊七日致齊於內散
齊於外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以交於神明也典三
禮之本也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大索
羣物而饗之也傳以爲蜡神八昆蟲與焉諒乎非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司嗇其播
種之官也祭百種以報嗇嗇穀神也饗農先農之力
嗇者也徑畛涂道路以坊水曰坊遂溝洫澮川以道
水曰水庸爲早潦備相穡也於田之暇建郵樹表焉
居田暇息耕曰郵表暇也禽獸謂貓虎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虎爲其食田鼠若豕也皆有功於穡
者也故蜡之八也先嗇一司嗇二農三百種四郵表
暇五坊六水庸七禽獸八也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
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宅則神得職之效也既蜡
而收民息矣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故蜡之祭也合萬

物爲一體聚而索饗之是仁至也饗各當其功能是
義盡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義之盡亦仁也夫聖王
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害能捍大患則祀之而國有
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合樂是禮之
殷節也王朝之禮天子有三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
掌之國大事御焉二曰治朝夏官司士正其位王朝
夕以視政三曰內朝謂路寢之朝王視朝畢適路寢
聽政天子路寢五門其最外曰皐門詩曰乃立皐門
皐門有仇是也次二曰雉門雉門旁有觀春秋書雉
門兩觀災是也次三曰庫門以內有府藏而名次四
曰應門詩傳曰王南門曰應象天文端門次五曰路
門則路寢門也外朝在皐門之內雉門之外王南面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
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與庶
在其後左嘉石達疲民右肺石達窮民焉朝士帥其
屬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而小司寇掌
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一詢國危二詢國遷三詢立
君若有詢則擯以其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蔽謀
治朝在路門之外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

上卿大夫四衛以上王族故士卿士在路門之右南
西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同士大夫卿大夫以其等士旁三揖王還揖
卿大夫卿大夫以特窮者舉建路鼓于大寢之
門外漢政以特窮者舉建路鼓聲則速御僕與
御席子生不舉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朝辨色始入
正月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百官百官
後適小寢釋服月朔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
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敬之至也故夏后殷周之盛
官三才府萬物備六官皆命之曰禮自宗廟社稷百
神之祀宮室車服旗常之制冕服裳衣飲食賓祭之
節下逮於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各掌其州黨族閭之
教治政令而一之於禮鄉師以正歲稽其禮器比共
吉凶之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州共賓器鄉共吉
凶禮樂之器冠昏喪祭家之禮也鄉相見鄉之禮也
無非禮者而莫嚴於朝廷孔子曰郁郁乎文又曰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蓋歎之也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
踰秦起西戎位在藩臣而虜于郊祀君子懼焉曰僭
端見矣其後秦竟以戰攻并天下而禮學燔滅漢興
高祖起耕豐枌榆社興師始徇沛為沛公祀蚩尤於

庭以纛鼓旗以十月入秦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
月為歲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
時上帝祠何帝也主者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
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
高祖曰吾知之乃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比
時與故四帝祠而五皆有司進祠上不規往悉召故
秦祠官復置大祝大宰如故儀令縣為公社下詔曰
吾甚重祠而敬祭上帝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
祠之如故後四時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枌榆社
常以春具羊彘祠之於長安置祀官女巫祠百神其
祠然上不說學所祀祠不質經多襲故濫淫時常并
天下悉去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譴呼
拔劍擊殿柱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起朝儀上
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損益
可之言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
曰可試為令易知度吾所能行於是叔孫通自往使
盡徵魯諸儒生以來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卿事
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
者未起又欲興禮樂夫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

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行矣無污我叔孫通笑
曰若真鄙儒也不達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及上左
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請上試
觀上曰此吾能行乃今羣臣習肄會七年長樂宮成
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
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將軍軍吏以次東西方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於是皇帝輦出房下官執轡傳警引諸侯士以上
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

通鑑卷之十四

二五

敬禮畢置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
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於是上乃歎曰吾
今日方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太常賜金五
百斤通所定漢儀尊若抑臣即廷濟濟依古以來然
大抵皆襲秦故初高祖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示
國都惠帝即位令郡國立高祖後以朝長樂宮及關
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請曰陛下何自
茲複道是為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地也子孫奈何乘
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
游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於是詔有司立原廟而廟
益猥繁文皇帝在位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登年朕之不德
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
報其功其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為被且西時畦時
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被具又詔秘祝官故移過
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
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
歲時致禮如故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

通鑑卷之十四

二六

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
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
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朕甚
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六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嘉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
龍見成紀鄠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于民歲以
有年朕冀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於是
夏四月始幸雍郊見五帝祠衣尚赤又采方士新垣
平之言立瑯琊五帝廟親郊祀平受祿廢親祠命祠

官以時侍祠焉。當是時，費生數萬。上言：「漢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禮樂之事，今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皆害之，雖上亦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事遂寢。帝即位，詔宗祀孝文皇帝，下羣臣議。議者言：「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制曰：「可。」於是詔郡國各立太宗廟。諸侯王列侯侍祠，武帝即位，始招致文學儒術之士，議立明堂，城廂以朝諸侯，草封禪巡狩儀，改歷律服色，而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帝，後常以三歲一郊。郊獲一角獸，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天子言：「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下有司太史談祠官寬舒議，於是立后土祠於汾陰，雖上上親祠。如郊，雍濟北王以天子且東，封上書獻泰山旁食邑。天子以它縣報償，而常山王以罪廢。常山人漢爲郡，然後五嶽畢具。在天子之郡中，當是時，諸方士言神祠，誕不經無數，而古郊社宗廟山川之祀，亦因是稍舉，不盡廢。然內史黯面質，上以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於治無益也。宣帝以武帝正統興在位

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常以行幸郡國，皆立廟告祠。土二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於是始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制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祠江海雒水爲天下祈年。自是五嶽四瀆皆一禱而三祠云。』」戾太子者，武帝皇太子，據也。娶史良娣，產子曰史皇孫。皇孫妃曰王夫人，皆以巫蠱事及於難。而上以皇孫子得立，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丞相義等議以爲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位在湖，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臣愚以爲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國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邑奉二百家。妃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閑鄉邪里，鄴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改奉焉。後公卿大夫相相言：『禮父爲王子，爲天子葬以土，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時薦享益奉國民滿六百家
以爲奉明縣尊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
民各三百家元帝時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而京
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於陵旁
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
殿歲四祠而月又一游衣冠昭靈后武哀王高祖昭
哀后高帝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
各有寢園祠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上議言古者天
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他諸郡國廟不
應古禮宜正於是下詔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遵時
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廣親親
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
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今疏
遠卑賤共承祭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
不云乎治不與祭如不祭將軍例侯中二千石二千
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丞御史大夫弘等七
十八人皆議曰臣聞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
親立廟尊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尊親之大義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夫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
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
在郡國不經宜無脩於是罷郡國祖宗廟因罷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
裁置吏卒守焉已後下詔言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
四而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
也朕承祖宗之重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
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
玄成等七十人奉議言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
君皆爲大祖祖廟不毀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
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蓋禘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
殺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穆後爲昭
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而不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
立廟其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
之敘示有終也故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
祖而下五世則遷上陳太相間歲而祫數不過五其
道應天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
之廟世世不毀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
序宜入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車騎將軍許

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饗四夷宜爲世宗廟諫議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爲依違者一年乃下詔言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並盛焉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不宜毀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帝爲穆主遷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明年玄成復言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宗廟大禮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而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小宮楚孝王亦夢焉詔問

衡欲衛志衡深言其不可已上疾久不平衡皇恐轉拜子高祖孝文孝武廟具陳所爲改作應古典之義且言如今所改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外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險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又告謝毀廟而上疾終不瘳乃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上既崩丞相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請罷勿奉已與御史大夫譚奏議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北郊即陰之象也天於天子因其所都而告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常以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幸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雲陽行谿谷中阨隘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周文武郊於豐鄭成王郊於維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博議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帝王商博士師丹議

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古兆於南郊定天位祭地
以泰折在北郊就陰位各在王都之南北明王聖主
嘗以事天明事地察而神明章矣長安聖主之居皇
天之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
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
是衡譚等復奏甘泉泰畤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
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
觀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饗帝之義埽地而
祭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
祇其牲用犢其席稟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

南史下編

卷之十四

三三

誠上質不敢脩文其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脩精
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有當唯至誠爲可紫壇僞飾
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脩又言王者
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郡
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術也漢
興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今稽古建定天地之
大禮郊見上帝五帝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異時
秦所妄造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脩
天子從焉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候神方士使者所
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十應禮及疑無明文

可奉祠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複重請皆罷勿
脩奏可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祠
祀者而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之日天大風壞行宮
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百數天子心異之問侍中
劉向向對言家人尚不欲絕種祠物久則神況於國
神靈尊時乎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時皆有神
祇感應然後營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禮敬敕備神
光尤著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大漢興世
世常來當來時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下而息音
聲砰隱野雉皆雊此陽氣舊祠及漢宗廟之儀皆祖

南史下編

卷之十四

三四

宗所立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臆說正
也前始納貢禹議後因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
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頗恨之後以無繼嗣
故復甘泉河東雍陳寶祠如初哀帝即位丞相光大
司空何武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
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
之禮不敢有與諸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今所宜擅
議宗廟之意也臣請下羣臣雜議奏可而中壘校尉
欽議以爲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皆言天子七廟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無逸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今言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言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棠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而以親疎相推至于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昔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已建世宗之廟表陳功德宣布天下臣以為武皇帝功烈如彼宣皇帝崇立如此又以七廟言親未盡不宜毀制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祖禘日祭曾高月祀去祫時享壇墠歲禘大禘終王親親之殺彌遠而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於禮意殊失司徒

椽班彪曰漢承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郊兆宗廟之議數紛綽不定何者禮文微缺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可以偏定也考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為矣始成帝末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已即位是為哀帝於是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下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左將軍師丹以帝師傅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統一統而稱引亡秦以註誤聖朝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莽丹言免宏為庶人乃立楚王王子景為定陶王莽共王後傳太后大忌日夜泣要上必稱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宜稱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獨奏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

蒙佑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
共皇太后以定陶共皇為稱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
也定陶共皇號稱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
為天子慈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時父之義等
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
降其父母慕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
深遠故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
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
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之祭
人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

前漢書卷之十四

三七

又教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
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疏上忤旨譴罷歸
於是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如帝者儀徒定
陶王景為信都王示不得為共皇後也而丹以丞相
博勅奏妄稱說抑貶尊號虧孝道免為庶人其後哀
帝天絕平既嗣世新都侯莽白皇太后發傳后丁后
冢奪璽綬以氏禮葬之定陶陳共皇廟諸造諱洽褒
段猶等皆徙合浦免高昌侯宏為庶人而師丹以執
忠節據聖法端誠於國見褒封義陽侯本丹持議獨
以依世則違道寧違俗危殆不謂禍福乃效於其後

也莽憤失權報伎以虐禍施于中山太后衛氏見夷
豈不諄哉平帝時王莽奏請復長安南北郊如丞相
衡言而頗改其祭儀以為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
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禮
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四望謂日
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觀海廣大無垠故其樂
同祀天則大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
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義一也天
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而以地配一體之誼也
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

前漢書卷之十四

三七

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蒲栗玄酒陶匏
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由是言之宜有黍
稷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
悌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集此天地合祀而以
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樂九
變而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樂八變而地
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合舉此各以其時特祀者也
陰陽之別於日冬至至其合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
丁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宜稱天神
曰皇天上帝兆曰泰時稱地祇曰皇地后祇兆曰廣

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漢制三年一禘祫毀廟王合食於高廟存廟主不列而禘於元始五年嘗始一行夫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歲再閏而大備故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以夏四月夏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也三年一祫祫以冬十月冬者終也五穀成熟物備時成斯合聚而饗食之宜以時如典禮舉行後鄭玄又以帝馬園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亦名祭者審諦昭穆百官也園丘祭合不言宗廟亦名祭言祫是又以帝馬園丘之祭祫專特祫也魏王肅以為禘大於祫皆宗廟殷祭尚書難肅以曾子問唯於太祖祖羣王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食肅祭以爲禘祫股余碑主皆在舉合祫則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祫大祭故欲觀其成德也祫大祭獨舉禘則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多於論語則以禘爲盛一延退未知其可也光武時下祭禮以禘爲盛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設之主合鄭玄以爲各於其廟祭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大禘之歌是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但爲殷祭之名袁准曰祫及兩壇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禘祫同貫諸侯亦不得禘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於四時之祭亦大祭也臣語曰禘郊不過禘禘祭者不過把提明禘最大祭也也公羊傳曰大者何太祖何謂也曰禘于太祖則毀廟之主皆合食乎太祖何謂也曰禘于太祖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後晉武帝以肅外律得位來廟禮一本之肅儀以

行自是三年冬祫五年夏禘陳毀主祭之高廟以爲常太祖東面惠文武元馬昭景常宣爲祫非殷祭惠景昭不祭是時上定京師于土中營立明堂辟雖于京師未及行而明帝即位以光武皇帝撥大亂中興更起廟上尊號曰世祖而宗祀於明堂配五帝以元帝於光武爲祫尊以考故錄非其方黃帝在宋皆如南郊之位光武配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祭如南郊詔三公曰朕以闇劣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增幽洗進爵取諸惟慙素惟頑鄙臨事益懼其赦天下殊死以下百僚師尹其勉脩厥職順行時今敬若昊天以綏兆民已又采元始故事祀五帝郊于雒陽終帝之世興學重禮忠養三老五更千辟雍威儀文物於是爲盛而遺詔讓讓遵儉約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於是司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美而深執讓讓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竊以爲室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號曰顯宗四時禘祫於光烈廟如孝文皇帝祫高廟故事餘間祀其於室進武德之舞如別廟制曰可然自是終漢

之世國大器不復起寢廟循故事皆藏主世祖廟中亦已貶絕禮矣建初七年章帝耐高廟祫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禮畢下詔曰書云祖考來假予末小子固質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脩禘祭以盡孝敬得識昭穆之序寄追遠之思今大禮後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雖祭亡如存而空虛未知所裁庶或饗之豈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公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蓋郊禘賜賚始於此始殤帝生二百餘日而崩鄧太后以帝尚嬰孺不列主於廟祭陵園寢後仲質一帝皆以幼冲崩梁太后攝政太常馬防請案殤帝故事諫大夫呂勃以爲應序昭穆于廟先殤後順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僖公薨文公祀太廟躋僖公於閔上經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禮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傳曰順事先公而祈焉此萬世之法也今殤帝雖幼禮爲君爲父順帝嗣之禮爲臣爲子昭穆之序誠不可以意亂諫大夫議是於是下詔曰孝殤皇帝雖弗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之禮既

歲孝順皇帝承統繼業而前中興於康陵之先後相繼非所以表宗廟垂無窮之制也春秋善祀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序親秩禮爲萬世法靈祇時凶時祭高廟五生世祖廟七主少帝二陵追爲三陵安帝追尊祖妣宋貴人曰敬懷皇后皇太后氏西京高廟成哀平三主亦親不祠惟殷祭之歲承初平中董卓在政有司議迭毀諸郎邕上議言漢承秦滅學宗廟制不稽古每帝登假輒立廟廟無數元帝時丞相衡始建迭遷之議孝宣議崇武帝廟稱世宗大臣復保據猶執異議格之至成帝時議猶弗定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以皇帝參迹文宣廟稱顯宗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方之前世得禮之宜孝和而功德無殊而迥差時不義不應宗廟帝殷勤欲褒宗所親而臣下莫敢有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咸宜省改於是詔羣卿主五年殷祭始合食太祖以遵先典然逆卓恣睢和安順桓新未盡而遽毀詩也甚矣自漢興叔孫定漢禮未盡備而卒儒者賈誼董仲舒王吉之倫致建白述舊禮明王制建

萬世之業皆廢不行成帝時建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說上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爲上言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亦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至於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爲俎豆莞絃之間小有不備因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刑法禮樂重而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以助治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史記下編

卷之四

四

也今俗至敝壞自京師有悖逆不順之子孫至陷大辟受刑戮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斯其義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終莫能將明會又向卒而罷元和中章帝有志於禮樂之事下詔續興於是博士曹褒自以世傳慶氏禮承上意欲緒就之疏上言呈天降祉嘉瑞並臻此制作之符宜定者漢禮丕彰祖宗功德之盛下太常太常以爲一代大典至尊至重非褒一人所得定上意終向

史記下編

卷之四

四

之復詔言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鳳鸞仍集龜龍並臻甘露嘉穀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無以彰于先功漢遭秦餘禮壞樂崩固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以襄大典褒省詔數息謂諸生曰昔矣斯頌魯考甫諫殷皆入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上疏具言禮樂之本制作之意下三公未止上召問玄武司馬班固固以爲京師諸儒能言禮意者多宜廣招延共平得失上知世儒者多拘牽難以圖始乃慨然太息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於是擢褒侍中俾專領其事褒乃序次禮制依準舊典撰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爲百五十篇上之頗樸五經讖記之文會帝崩終不見施用而罷三國分裂吳魏始嘗一郊後不復行晉五郊同稱昊天而各爲之座以宣帝配時議者本王肅言五帝即天以五氣時異而殊號非實有五也又丘郊不應異宜合方澤於圓丘從之其後龔虞上議言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墮四墮非地則上帝非天明矣郊之丘祀掃地而祭牲用薦栗

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簋豆成列禮同人道故配以迎考兆位異體質文殊趣天上帝非一神又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皇帝配土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是為五帝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有物者也禮曰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非天抑又明矣前代相因莫之或廢皆初明堂南郊始從異議除五帝之位今宜復祀奏可其後本漢鄭玄周禮疏以比辰耀魄實為天皇大帝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青帝

通史下編 兩卷之十四

四七

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十光紀為五精之帝命曰六天而郊社雜識緯方士家之言又本鄒衍五德相勝之說以為天之五帝迭王而王者之興必咸其一故五精帝祀感生尤嚴代承洽莫廢矣始曹魏廟備同堂四室晉武初既追尊祖考為皇帝有司請備七廟帝難其役命權一廟於是群臣議以為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周制七廟辨叙宗祧陛下深宏遠述上世臣等愚不能及往舜承堯受終文祖後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此虞氏不改唐廟之證宜依虞故即魏廟祀祠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

府君京兆府君與宣景文千魏廟為三昭三穆已乃改營元帝建宗廟于江左舊儀曠闕尚書僕射刁協議兄弟承代得為世登懷帝王而穎川當遷下公卿太常賀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遯光之武不繼孝成別立廟使臣下奉祠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第不後兄則懷帝自當上繼世祖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而惠帝為別廟以遷蓋下世升附上世乃遷升遷相為對代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今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穎川如則此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其比且惠帝當出猶未敢輕况上毀二祖而無義類乎夫七廟倣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六世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至尊繼統豫章六世穎川五世俱不應毀今上毀二世則於王氏三昭三穆已闕其二甚非宗廟本所據承也時循與博士傅純並以為惠懷愍宜別廟而太常恒以為廟室當以容主為限無常數殷世有三祖三宗若以七室為拘則常祭禰而止矣宜復豫章穎川全七廟之數於是元帝手詔言吾雖上繼世祖然懷愍二帝實北面為之臣今祠太廟不親執饋

通史下編 兩卷之十四

四八

莫當如情禮何其議太常恒持不可而驃騎長史溫
嶠議兄弟不相入廟禮無其文光武奮一劍自起不
策名於孝平不得爲比且其時務神其事以應九世
之識非爲義也又古世別爲廟今上執義以策名爲
言於光武殊科宜別廟奉丞嘗則體統正而情安矣
詔從嶠議後元帝崩豫章遷而元帝神位在愍下故
廟有十室後成帝崩康帝繼實始以兄弟爲一世祖
不遷而增室爲十一簡文繼元帝世益進而賴川京
兆二主復還武帝時追尊祖母會稽王太妃爲簡文
宣太后議配食太廟太子前率徐邈祭酒臧壽曰不
可太后生未嘗伉儷先帝而配食是子孫爲祖考立
配也尊號正則罔極之情甲別廟建則尊稱之義得
且繫子爲稱又明貴所由一舉三義不亦善乎乃別
廟宋齊梁陳皆沿晉七廟而後魏起漢北始鑿石爲
祖宗之廟明元立道武廟於白登山時親奉而七廟
故事不親謁至孝文始依古以四五月謁祠蓋南北
分而禮廢極矣自漢文遣詔聽羣臣日易月除喪景
帝誤比率遵用而天子諒闇服喪之禮遂廢晉武始
一行而未盡衷於禮焉太后者元魏文皇帝嫡祖母
也帝孝出天性而卓然垂意於三代禮典之盛焉太

后崩今水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部郎楊椿
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
廟何帝感其言爲進一粥焉於是王公表請罷紀
數宜以時定宅兆帝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
厝所未忍聞其餘之王公固請乃聽營葬事十月葬
永固陵大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及奉列聖國家
事頗諳之矣願抑至情以奉舊典帝曰祖宗精專武
畧未脩文教朕仰承聖訓慕惟古道制卒哭之禮
服衰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月之間而及卽吉得無
傷於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此金冊遺旨也
帝曰朕惟中代三年之器所不終遂者由君上違世
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未正故身襲袞冕行卽位
之禮固其所也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
君矣於此而不循通器之制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
失顧不恨耶閣等請曰昔杜預有年古天子無三年
之器蓋漢文之制闇與古合所以重宗廟也帝曰金
冊之旨群公之請不亦過慮廢政事而然朕今不敢
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
庶幾於古三年之器如預所論豈其然乎秘書丞李
彪曰漢明德太后保奉章帝功德弘深及后崩不淹

旬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且春秋烝嘗事
難廢關願陛下察之帝曰朕所以眷戀不從公議者
實情不能違非欲以苟免咄嫌已也春秋烝嘗先朝
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如親饌奠今昊天降罰人
神喪恃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享恐乖典旨且
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
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晉魏何耶李彪曰今雖治
安然江南不賓漠北未臣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
如有不虞魯世帶經從我晉侯墨衰敗敵亦聖賢所
許豈可於晏晏之辰豫念軍旅之事而廢喪紀哉古

通史下編 卷之十四

五一

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惟
當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朕當不言
之日不應喋喋以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
絕遂慟哭而入羣臣亦哭而出遂罷議故事卒哭後
三日迎神於西廡惡於北行吉禮帝曰若以道事神
不迎自至苟失其道雖迎不來此在平日所不當行
况居喪乎不聽明年三月謁永固陵設薦於太和廟
追感哀慟終日不食自是始進蔬食又明年九月祥
祭于廟有司請卜日詔曰筮曰求吉乖敬事之志違
永慕之心其用晦前一日是日夜宿於廟帥羣臣哭

已易服縞冠革帶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
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
去幘易幘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
十一月禮祭始服袞冕會冬至祀園丘大饗樂縣
不作焉唐武德初詔追尊高王父曰宣簡公曾王父
曰懿王王父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親廟於長
安廟各有祔位而定令歲冬至祀旦上帝於園丘
奉景帝配五方上帝大皆從饗上帝及諸帝用蒼精
積各如其方之色內宮以下加羊豕凡九北於京城
明德門外東二里四成步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
丈大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八丈四成廣五丈日月
內宮十宮外宮六宮星宿祔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
主史下編 卷之十四 五一

座在廟第一等內官五里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二等
二十八座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
座外壇之內祭星二夏至日祭皇地祇於北郊方
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丘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
從饗景帝配如郊地祇及祀帝在壇上神州在壇上
內丘陵等十座於壇外地祇配帝牲用黃正月上帝
饗二神州勳禮二岳鎮下加羊豕各五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享季秋大
享明堂皆祀五天帝奉元皇帝配高祖崩前祔詔議
朝制弘文館學士朱子詹建議言自漢丞相韋玄成
議奏立五廟而劉歆議當七廟其後鄭玄論本玄成
而魏王肅宗歆夫天子七廟諸侯五祔殺以而禮之

通史下編 卷之十四 五十二

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流廣德
薄流狹之義也請依古為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
基為太祖而虛太祖夾室待無疆之迭遷中書侍郎
岑文本等具議言按春秋穀梁及禮王制祭法禮器
咸具天子七廟之文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有
國之茂典不刊之鴻烈也若違經從疏則天子之禮
下比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不
同名數亦異者也於是增脩太廟祀弘農府君奉高
祖祔并舊四室而六四時各以孟月享廟室各一
仲春薦冰而園丘明堂北郊皆以高祖配惟感生帝
亦如之而園丘明堂北郊皆以高祖配惟感生帝
奉元帝配焉是時諸儒議明堂者不一引天地四時
風氣乾坤五行象數為倣擬終莫能遵明禮尚書
疏之言基上以祭天下居以布政太于中允孔穎達
者也又明堂法天聖主示餘於飛棟浮閣不顯且樹
上祭祖祔下視朝闕道登降以祭雖於步階待賓百
司何供奉此理所必無也秘書監顏師古言周書
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別以此知明堂即王者常居
其門有畢庫宜堂太廟左右室皆路寢之名而明堂
之祭特寓於園丘永徽初太宗上祔而弘農府君以
世次當遷時議者主章玄成言主當虛禮尚書許敬
宗以為天子嘗所宗享而廢之非神理所恆雖禮有
去廟即祧去祧即壇墠之文亦議所未安惟宗廟毀

通史下編 卷之十四 五十四

次咸尚右請奉遷主納太祖廟若夾室得所尊為當
詔從之而祀明堂從有司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
配五人帝顯慶二年郊太尉長孫無忌等上議言據
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文祀昊天上帝於園
丘祭太微感帝於南郊祭太微五天帝於明堂按玄
所稱本皆星象非昊天上帝之稱也其註月令周官
皆謂園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曜魄寶說孝經明
堂以為太微五天帝舛謬特深易曰日月麗乎天百設
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故知辰象之
非天猶草木之非地也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
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天以蒼昊為體非辰象其明
且天地各一是一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
肅彙儒咸駁其誤又檢太史故所傳園丘圖昊天上
帝坐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比得太史令李淳
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園丘自在壇上北辰在第二等
與北斗並列為星宮內座之首此乃義和所掌觀象
制圖推步有微相洽不謬者也又案史記天官書太
微宮有五帝本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是俱主人之
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為天王之象非所謂天周禮
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非穹昊之祭也又

孝經郊祀后稷別無園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
園丘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而分爲兩祭此皆違
奉典所宜改革者也又按宗祀明堂本以嚴父而嚴
父莫大於配天故郊以尊祖宗祀以親考其義一也
歷稽往故並無父子連配祫祀之儀而春秋傳以禘
郊祖宗報五者爲國之典祀則知非一祭也伏惟高
祖皇帝躬受天命奄有方夏創制改物爲國始祖園
丘昭配鬱有舊章太宗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黜
率土於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配宗祀爲當
於是詔南郊新穀孟夏雩明堂大饗皆祭昊天上帝
高祖配郊太宗配明堂而感生帝罷勿祠乾封初盡
復舊而高祖太宗高宗並配武氏改物更制郊廟諸
黷亂甚不足數也神龍初議立始祖廟議者欲尊
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博士張齊賢議以爲古有天下
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
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至祫祭則毀廟之生皆
升而合食於太祖但荀自玄王後十四世至湯而有
天下周自后稷後十七世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
代旣遠遷廟祖皆太祖後故合食有序而尊卑明其
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實始以高祖爲太祖而太上

皇不食食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以武帝臨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爲太祖宇文及隋皆本其功業之所自起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而代數近在三昭三穆之列故太廟六室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數太祖而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弘農太守重耳爲弘農府君生宣武帝賜諡神武皇帝景皇帝伏舞禮經太祖昭王爲始祖竊伏以爲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王夫守國祚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義同稷契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殆未可也且武德貞觀之時去武昭之世亦近耳使其時當立胡寧不立今年代寔遠方後立之竊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祈景福之道也請進勅加太廟以七室享宣皇帝以上備七代其始祖不當復有尊崇而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復以爲太祖以功建而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毀古之制也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邇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以故大廟未合有七今以太祖代淺廟數未備乃欲於太祖之上立常遷之主以足七廟之數非古誼也詔如

齊賢議而太室如故已尊故太子弘為孝敬皇帝廟號七室中宗廟當附中書今姚元之白敬帝不當列昭穆而葬在洛州請別廟東都有司侍祠於是中宗入廟而光皇帝不遷及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建議言古兄弟不相為後以兄弟相代昭穆之位同也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至於祖若傍宗兄弟且毀祖考則事變何常天子必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陽甲出為別廟附睿宗以繼高宗朝議多主之伊闕人孫平子爭以為春秋譏魯躋僖公以兄嘗臣於弟不可躋也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乎今先帝親臣孝和以兄弟同昭而出孝和道別廟非禮也下禮官時論是平子而禮官持初議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其後創太廟九室上三祖尊諡而中宗主復還廟室中獻祖太祖高宗世祖高宗開元初左拾遺張九齡疏言天者百神之主王者所由以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莫不以郊祀為上務未聞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若他故而或闕其禮者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時行其禮不躋廢他可知矣漢丞匡衡有言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不郊而祭山川失序逆禮春秋非

之陛下御極光太平之業而闕大報之禮非所以敬天報所受命也猶未及行十一年始親享園丘中書令張說克禮儀使議奉高祖配罷三祖同配從之將還都說復言汾陰后土之祀久缺歷代莫能行陛下紹隆典為三農祈穀萬姓之福也從之以睿宗配後行幸河東輒一行將議者以武后所造明堂為非典常毀而堂麗以固必毀之勞人乃改為乾元殿而迄唐世季秋大饗皆寓於園丘永泰中從禮儀使杜鴻漸言季秋大饗以考配奉肅宗皇帝配而迄唐世大饗以考配起居舍人王仲丘言傳稱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詩序噫嘻以為春夏祈穀上帝之樂月令亦曰上帝祈穀于上帝則祈穀本以祭天也而鄭玄以感生帝當之非是月令大雩大饗帝用盛樂則貞觀禮以祭五帝顯慶禮以祭昊天上帝宜兼用稱大雩大饗之義而迄唐世天子親郊稀闕於禮為已疏矣高宗在位九年親郊太廟在位二十三年親郊四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郊太廟在位四十五年親郊五惟睿宗四手親郊三他先尊睿宗之喪畢而祫明年禘自帝率不過一再行是禘祫各計年不相通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而禘祫合於一歲有司治覺其誤乃主鑑徐邈言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二禘相去為月者六十中分

三十月置拾焉而五年再殷祭之義疎數適均矣是
太常卿奉香案宗廟之典每座豆宜各加十二又
賓客在河漢曰祭禮之興於太古人所共食必
酒樽杯飲則有玄酒之設及後王禮物漸備作
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三玄可存而不
也祭禮致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薦貴於新
尚之舊禮清廟時享禮樂畢陳用周制也而古
馬園宴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
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應順時今也死國之內
盡武備也但當申勅簡意增勗虔誠新潔肥醑
是矣必不求加於豆之數也致於祭器隨物所
故大羹古食也或於登古器也或於祭器隨物
銅網今器也蓋有古食而或於時器者矣故已
於盤豆酒或於饋未有時食而追用古器者古
而美下篇 禮卷之十
本大德於事也雖加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
而指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後矣清廟貴餘
來舊矣大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須大竊據
文有以小為貴者歟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
非禮有司之失其傳也可隨失差正無待議而後
也請兼詳今式據文而行而天子下詔言祭神如
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者在禮經故華等之向質甘
之肅其義一也自今享太廟加常食一牙盤今所
司務盡建中初太常博士陳京建議言今年十月
饗于太廟故事并合饗遷廟獻懿二神主春秋之義
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太祖正位東向子孫序昭穆于南北牖無毀廟遷
不饗之文蓋周以后稷為始祖而毀主皆其子孫
祫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常東向統之而從也國

朝祀典與周異制當據魏晉故事太祖太廟常東向
定其尊獻祖懿祖別立廟祫及馬重其本今德明
興聖二皇帝諱式昭王最既立廟祫時當用饗謂
二祖主就興聖廟祫享因遂藏祔為宜稱下百官太
子少師顏真卿見禮儀使上議曰今議者有三一謂
獻懿親遠而遂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合
食與太祖並列昭穆虛東向之位三謂二祖祫祔即
太祖永不得全其尊宜以二主祔德明廟然於人神
皆未有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
配天尊無與上矣至祫時雙屈昭穆以申孝尊先
實神明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泰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
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令也有如別享德明
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議貞
元七年復下羣臣議工部郎張薦等守貞卿議如故
太子右庶子李嶸等七人主漢肅玄成太仁皇親盡
產園之議本唐興三祖祝下攝臣之制請藏主西室
以饗祭法遠廟為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之文吏部
郎柳冕等十二人言周官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
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周未受命之祧也先王遷

注藏茂武之廟是周已受命之祧也無不祧者其二
祧則二廟之證也今自獻祖而下猶先公自景皇而
下猶先王請別廟以居二祖亦猶行古之道而司勳
負外郎裴樞請建石室於園奉安遷主采芻晉舊章
拾稀率一祭以爲安惟同官縣尉仲子陵議言永明
盛國臣子之心所不忍權居正位太祖之尊無可伸
且與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有時此
爲大順或以別廟非合食爲疑臣以爲德明興聖二
祖祫禘歲亦皆饗薦不以分食爲嫌於二祖何疑焉
而左司郎中陸淳亦主祔興聖以爲得變之正上未
有以決也廿九年穆裕而右補闕京復白發其議左
僕射姚南仲鴻臚卿王權乃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
受命與國之鴻構無嫌於遷祔興聖則順尊太祖則
正於是詔廣興聖廟定遷二祖而諸儒無後言蓋自
京官博士時發議端至是彌二十年官屢遷而議乃
堅定賜緋衣金魚馬憲宗時德宗上祔禮儀使杜黃
裳言國家準周制廟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
比武王皆不毀而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順宗時
德宗祔有司以中宗中興不當遷爲疑史稱又曰凡
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

之因人復之爲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中宗在位春
秋壯爲母后所移奉賴張柬之等復卽祚是名反正
非中興有司疑曰五正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亂
王允食如故議乃定而中宗乃遷厥後憲穆敬四
世祔而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常遷於世
次爲高祖不復遷禮官始覺其誤於是言兄弟不相
爲後諱不得爲昭穆引晉元明之世豫章潁川既遷
復祔爲比謂代宗主當復引晉景文同廟六室七主
謂敬文武當同爲一世於是迄唐世三昭三穆與太
祖高祖太宗常九代十一室焉始隋太業中房杜及
魏文公徵並事王文中子受學稱高第而文中子不
許以禮樂曰賢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之比
後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貞觀初天子志三代禮樂之
盛賡軒引羣臣入宴酒行上慨然曰朕聞設法施化
貴在經久秦漢而下不足襲也卿等其悉三代損益
之當明以告朕無患不行諫大夫徵在下坐房杜目
之越席前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孔子稱之陛下誠擇前代憲章綱紀王道臣請
以周典爲宗上大悅立命取周禮讀之翼日召房杜
及徵等俱入上曰朕夜讀周禮與聖者作也篇首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大哉深乎既而曰朕思之不已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遺不可得矣公等可盡慮以言因詔宿中書省集議數日不能定而退自是上不復言而意常惻惻間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閔之有志不就古人所悼昔漢章春於曹渠今朕汲汲於卿等良有以耳徵自以無素業慙謝頓首曰漢文以清淨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委任責成肅宗重學尊師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之亦千載一時矣惟維休勿休斯爲其美禮樂度數可徐思其宜臣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遲遲也卿等毋退有後言徵慙悵而出玄齡退謂徵曰禮樂非命世大才不能及也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夫使重辟在適不至此盡是時玄齡徵與禮官學士因隋禮增益曰貞觀禮而未盡合於古高宗詔太尉無忌等損益之雜以今式爲顯慶禮而時李義府許敬宗方幸多希旨爲傳會後不盡遵用國有大事輒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訂行之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彛疏請刪定禮記舊文傳以今事爲憲典使世得遵行詔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易而唐貞觀顯慶

禮儀注宜折衷爲唐禮行之亦一代之制也乃詔集賢院學士肅嵩起居舍人王仲丘等撰定凡百五十卷爲開元禮而唐世五禮之文大備後代遵用雖時有損益終莫之能過焉一日吉禮其儀五十有二月大享于明堂五立春祀青帝于東郊六立夏祀赤帝于南郊七季夏祀黃帝于南郊八立秋祀白帝于西郊九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十臘日祀白帝于南郊十一春分祀朝日于東郊十二秋分祀夕日于西郊十三祀風師雨師雲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十四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后土同社太稷十七祭五嶽四鎮十八祭四海四渎十九時享太廟二十祫享太廟二十一禘享太廟二十二冬吉亥享先農耕藉二十五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農親桑二十六有司率先代帝王七薦新于太廟季夏祭中霽于太廟二十八孟冬祭饗納米二十九皇帝太于釋奠于孔宣父三十國學釋奠于孔宣父三十三仲秋釋奠于孔宣父三十六巡狩告宗廟歸格儀附三十七皇帝巡狩祈太廟四十時享太社四十一時享太社四十二諸州社稷四十三諸州社稷四十四諸州社稷四十五諸州社稷四十六諸州社稷四十七諸州社稷四十八諸州社稷四十九諸州社稷五十諸州社稷五十一諸州社稷五十二諸州社稷五十三諸州社稷五十四諸州社稷五十五諸州社稷五十六諸州社稷五十七諸州社稷五十八諸州社稷五十九諸州社稷六十諸州社稷六十一諸州社稷六十二諸州社稷六十三諸州社稷六十四諸州社稷六十五諸州社稷六十六諸州社稷六十七諸州社稷六十八諸州社稷六十九諸州社稷七十諸州社稷七十一諸州社稷七十二諸州社稷七十三諸州社稷七十四諸州社稷七十五諸州社稷七十六諸州社稷七十七諸州社稷七十八諸州社稷七十九諸州社稷八十諸州社稷八十一諸州社稷八十二諸州社稷八十三諸州社稷八十四諸州社稷八十五諸州社稷八十六諸州社稷八十七諸州社稷八十八諸州社稷八十九諸州社稷九十諸州社稷九十一諸州社稷九十二諸州社稷九十三諸州社稷九十四諸州社稷九十五諸州社稷九十六諸州社稷九十七諸州社稷九十八諸州社稷九十九諸州社稷一百諸州社稷

廟沿革之制及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豆籩上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中秘書郎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卷大常博士王彥威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畧祭畧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杜岐公佑作通典纂前代典實沿革舉端振末有說有議有評爲典禮而開元禮畢具備其中方開元撰脩時大臣欲辟國恤章棄去世儒又妄取不豫凶事之說傳會之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大典闕焉國大器皆撫拾缺殘附比倫類以苟幸避事事以輒斥去崇豐二陵不間歲仍構禮儀使杜黃裳起太常爲相於是命太常丞裴琬博士王秘詳考以行內之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斥土復土因山之制上之顧命典策文物以示萬國下之服制節文皆羅絡參午於百代之異同於是瑾取所奏復于上辨列于下判定者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太常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美乎歐陽子志唐史禮樂言之也其言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祀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

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
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疇吉凶哀樂
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
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
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此者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
樂達于天下故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
罪而成俗也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
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用秦故其間雖有欲治之主
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於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
即稍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
簿書期會獄訟兵食之為急曰此政也所以為治至
於三代禮樂則具其名物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
廟朝廷曰此禮也所以立教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
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禮
之末節也而自搢紳大夫皆莫能曉習至天下之人
則終老死而未嘗見也况欲其曉然於禮樂之盛諭
其意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
忘其本而存其末而又不能備具也所謂朝覲聘問
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祭之禮與存者幾何此
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故唐史諸志標禮樂為之首

見志焉斯已遠矣宋初建四親廟尊高祖曰僖祖曾
祖曰順祖祖曰翼祖考曰宣祖祀止四世皆上皇帝
號妣皆上后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
新三年一禘以孟夏五年一祫以孟冬而冬至祀昊
天上帝于圜丘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孟夏雩季秋
大饗明堂并感生帝皇地祇神州之祭而七郊以僖
祖配有司言宣祖皇帝積累勲伐基王業請奉配應
嚴父之文從之已以四祖送配親郊奉宣祖升侑他
社稷嶽瀆朝夕月祀九宮貴神祀高媒先蠶祀大
火壽星靈星祀風伯雨師祀司寒暑及馬祖七祀蜡
諸皆扶祀如前文宣祖在東都南門外四成上
方設皇帝更本太次於東遠東之門道北南向
之於高廣皆用乾九九之數開寶禮云云氣黃大將
吳天人所尊莫尊於帝稱上尊乾德元年冬十有一月甲子郊先期
七日上致齋崇元殿明日詣太廟胡饗皆明乘玉輅
赴南郊齋于帷宮又明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
團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亞獻興元尹光美終獻示
薦之天也禮成大宴廣政殿曰飲福以為常太祖始
配太祖更以宣祖配太祖升侑其後用唐宗言敬父
配太祖以宣祖配太祖明堂以太祖配已詔郊五泰
宣祖太祖同配其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雩
以宣祖太祖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以太祖與宗時
郊郊太祖太宗並配與宗時冬至至圜丘夏至方丘孟
夏雩太祖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太祖配上辛祀感

禮官言按爾雅有考妣有王父母有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母之文由此觀之考妣惟稱父母者得稱也今請順祖而下依爾雅高曾祖為稱而太祖廟稱皇伯為正下尚書省議戶尚書張齊賢等奏議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稱之者唐五代之也請太祖室稱皇祖皇帝稱孝孫諸祖室並稱孝曾孫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下禮官禮官言禮父子昭穆與而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一代也書盤庚稱商

禮史下編

卷之十四

八

及王中記陽甲至于小乙皆兄弟相繼亦稱之明弟不繼兄也祖太祖而考太宗不可請太祖室稱皇伯考后稱皇伯妣而祝稱孝子於太宗廟同文詔復議尚書省主前議言古者祖功宗德皆先有其實而後其名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續承大統皆百世不遷豈有祖宗之廟分二世而昭穆為一位者而翰林學士院終以皇帝為太祖稱孫為疑禮官言七廟之制祖功宗德者百世不遷之祀而父詔子穆者千古不易之典也議者引為人後者為之比失其倫矣審如所言皇上於太祖稱孫則太宗於太祖當稱子太宗享

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祝稱孝弟庸可得追改乎唐玄宗稱中宗為皇伯考德宗稱皇伯祖何得云廟中燕伯氏之稱也臣等參議合祭太祖太宗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稱皇伯考稱孝子為允制恭依馬仁宗即位嚴於天地之祀謂輔臣言郊祀重事朕欲於禁中展習令禮官具儀聞既郊擇日詣景靈宮謝禮官請節廟樂上曰三年一饗朕其敢為勞其如儀皇祐二年郊而日至在月晦禮官請用建隆故事辟不饗以季秋大饗于明堂更之而明堂為古布政之宮今大慶殿是也請於大慶殿成禮奏可

禮史下編

卷之十四

白明堂之門四字

祠祀歲時判太常宋祁等撰典禮條上上不愜下詔曰國朝三歲而郊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日神從之以美報也今祀明堂而禮官所定儀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合祖宗未合於三朝之制且移郊為大饗以為民祈福而園丘之禮不盡列非朕所以昭孝思民也於是起元老舊德陪位于廷蓋大饗已疏比親饗而羣祀不見答非禮意故詔加重慎焉其後言禮官明堂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法又言前一日親饗太廟停孟冬之薦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請薦廟如儀郊尊祖配帝義之至者然不可以漬郊無

二生而居並侑非所以嚴帝廟寧親乃制復舊其理也嘉祐四年歲當禘前三月上下手札言禘著於禮經追孝奉先斯為重親享之廢歷年居多朕深惜之具儀上蓋宋以三歲一郊禮成輒大賚費已浩難繼故天子獨朝夕奉御容禁中以致虔而廟祀廢久矣於是宰臣具儀上而降赦推恩並准郊意示等廟祀於郊然不節之於彼顧汰之於此宜禮之滋不行也禮官言唐廟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以昭成后明皇帝之母也而續曲臺禮因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還禘享而附于祖姑所以順也今國家四聖既有定配而四太后並列禘祫非禮意請依奉慈側於本廟承祀便學士承旨孫抃等八人以為禘之言合也祖宗時祫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他年有司攝事亦合食今甫親祫而四后見黜非所謂承志遵法也傳曰祭從先祖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學士歐陽脩吳奎等九人言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祫之文其不當祫者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又於今有四不可焉淑德太宗之元配也而列元德之下章懷貞宗之元配也而列

章懿之下不可者一也升祫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不可者二也升祫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不可者三也升祫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不可者四也章獻章懿於奉慈廟遇禘祫時以本廟終享最為得禮四后如之則尊自申而禮無所失苟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終無復是正之也脩等主禮官議最合而上春秋尚異議者以爲禮官意上拜起艱造此議逢上上頗聞之待制劉敞露章以爲言且曰羣臣不能明順陛下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損隔四后使永不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廟之位安可使有後悔哉上覽然曰朕初謂禮官當然苟以拜起爲煩朕猶能行之何敢憚焉乃別廟四后祫如舊大禮畢別討論聞英宗即位禮官議奉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三代之法南郊祭天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故郊以后稷明堂祀帝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明堂以文王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以孔子之意褒周公之孝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制成王之體則嚴祖也嚴父嚴祖其義一也方是時政則周公

祭則成王亦烏在其必嚴父哉我將之詩言也漢明
帝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文
而章安二帝因之而弗敢變最爲近古而得禮唐中
宗時以高宗配玄宗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
是乃禮官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而然非可爲訓
也願詔有司博義使配天之祭不繆於嚴父嚴父之
道不專於配天而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言易稱先王
作樂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冬至物生之始故配
以祖季秩物成之始故配以禘易之配考孝經嚴父
歷代之所守不可謂嚴父嚴祖其義一也仁宗繼體

七三一

守成置天下於泰安四十有二年功德極盛今祔廟
之始抑而不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孝諫官司
馬光呂誨等亦主公輔言奉仁宗升侑焉然本周公
制禮以武王受命本始於文王故推武王嚴父之意
以文王新受命而尊用配天匪成王之謂也乃真宗
緣嚴父之文得越太宗升侑得仁宗何間焉於以上
侑固其理也而周禮終遠矣濮安懿王者英宗本生
父也上既即位羣慶於天下大臣百官並進爵秩馳
恩於存亡而宗室諸王亦畢加贈封於是中書言安
懿王禮不可與諸王同請議所謂追崇典禮者上謙

抑未敢遽也既禪除下兩制禮官衆相視未發知諫
院司馬光奮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
宜準贈期親尊屬故事嚆以高官大國爲富衆讓令
起章具草言先王制禮尊無二上恭愛之心分於彼
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而來帝王有日旁支入承
大統者或推尊所生之父母爲帝后見非當時取譏
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又前代入繼者多官
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
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意於宗室衆多之中
簡推聖明授以大業者也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

四卷之十四

七四

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於陛下雖天性之親
有顧復之愛而陛下所以負宸端昂富有四海使子
孫萬世相承不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以爲王
宜準先朝封期尊屬嚆以高官大國而譙國襄國仙
遊並封太夫人攷古今爲宜稱草成學士王珪命吏
以光手所草爲案上之中書言故事贈官及改封大
國制策命有令式制當曰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
冊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冊命爾爲某官
某王而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何構及名與不名願
下兩制禮官詳議而鞫等議王於仁宗屬稱兄皇帝

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時參大政歐陽脩柄議言按禮器服傳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服暮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舄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生所後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未聞有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奉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生也皆稱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在古無稽乃具古今典禮及漢宣光故事并錄皇伯之議下三省與臺官集議而臺官持初議甚力至詆中書連綴疑難忘先帝為負遂罷議初上以太后意

引前議固爭中書以謂前議禮連年不决者甚多有之此事體至大元人主謙抑已罷議令少需當有未傳事勿參政脩首開即議妄引經據胎陛下於過舉請下脩於理且正首相琦傳會之罪時兩制即臺指為姦邪中書患之配具詔草上累云濮安懿王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謂追崇而義無爵父且今中書門下即坐為園即立廟王手孫歲時奉祠上覽之零無難色曰甚善矣白太后行之會南郊臺噴稍息而前所呈詔草後進乞降詔是夕忽內侍降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王稱皇妃稱后與中書前所進詔語絕異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歐陽脩在閣讀之相顧愕然請就齋所召琦同取旨琦至前對曰臣願盡其忠未可知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事可奉行而稱皇妃稱后放然乞辭免別手書詔以臣等前所進呈詔草施行上欣然允行而後論顧愈滋呂誨言長君臨御萬幾出宸斷何必假母后之命趙公議之口映府雖巧飾百端終為召召先

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典禮而夫人之心皆微特非於是誨純仁曰大防范鎮傳堯俞皆謂詔具事本朕廟堂而宗本禮官重大宗之議固正而稱皇伯亦非質經文中書本生親之文固禮經百世不與易也臺官聚訟至詆名德元老以快其直亦為少過適矣熙寧初歲當親郊詔兩制議兩制禮官具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縵而行事以謂當郊而請郊及景靈宮禮神諸所用肉簿鼓吹及鷹駕諸軍樂皆備而不作從之比郊上齋于郊宮罷游觀幸苑囿百官肅穆焉先是仁宗祔禮官盧士宗司馬光等議以為太祖已上之祖雖屬尊於太祖而推漢魏

之制過六世親盡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之尊則上祀三昭三穆備七廟之制太祖正東向之位則并昭穆而七也大行皇帝祔即僖祖祀盡當遷而禮官持不可以為僖祖雖非始封亦廟始祖廟數未過七世而遷之古無其比寢不遷至英宗祔當遷藏而利安石言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非絕響以下而遺之也以自有本統相承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刊而加其祖考此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而上世次不可

得知則僖祖有廟與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於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事亡如存之心也下兩制詳議於是學士元絳直舍人院許將等上議言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先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而祖之謂祖有功非謂必有功而後祖也如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待而郊繇矣太祖初受命立四親廟自僖祖而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償謂僖祖不當此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功加

陽史下編 卷之十四

七七

其祖考也禮無不順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於太祖誠尊祖也今遷僖祖之主下藏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不順莫大焉謂宜存僖廟爲祖廟於禮意合而學士韓維等別議言昔者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自起奉以爲太祖所以重天命之本始也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成湯高宗著商之所以興于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也後世有天下者既特起撫所因故各遂爲其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端大廟垂統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以太祖

爲始祖而仰述功業未爲所由上奉世系又不知所始微末可引契稷爲比也初今廟室於古祿制古也異官今皆同堂而西夾室實祔僖祖之右無嫌下降請遷藏僖主正大祖東向之位天章閣待制孫固等議以爲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由稷契契布五教搜播百穀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蓋言德也後世之興無周之后稷而配南郊不先之創業受命之主此豈先王之禮而近人情也哉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祫時年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次而從之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若以僖祖世遠不可立廟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者非歟時上意頗主維說而相安石持初議甚堅下禮官禮官衆從之惟判太常張師顏張公裕梁燾等復議言國家由太祖首創洪業異乎商周僖祖有廟實由太祖今欲以有廟之始爲始祖竊以爲過矣况國初以議者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廟止四親故僖爲高廟若使廟數備七則應上推再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何在其爲始祖乎唐韓愈有言事異祖周禮從而變建隆親郊崇侑不及歷世大祭東向虛

位則固祖宗已行之意不可易也必以藏主不順爲疑請畧倣周官守祧之典唐興聖德明之制築一廟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郊配仍奉太祖順之大者也不聽奉僖祖爲始祖佑感生帝遷順祖夾室下禮官具儀行是時天子加意神示宗廟之享設所建官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時上言臣謹按周禮祀天神於冬至者以一陽來復爲天氣之始故黃鍾爲宮六變而天神可格園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示於夏日至者以微陰潛萌爲地氣之始故黃鍾爲宮八變而地示可出由取其容以象地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饗燎燔以祀天禮以蒼璧以血祭沈薤醢辜以祭地禮以黃琮皆所以順陰陽辨時位而倣形其色此二禮之所以異也漢元始中姦臣妄援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而禮之失始此矣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隆既罷合饗則商北二郊自當別祀或以古禘居近儀衛省用度約時予寡故雖一歲遍祀國不費而人不勞今齋居遠儀衛繁用度賜予廣多雖三歲而郊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於是欲以三歲而迭祭之臣竊以爲過矣

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三年迭祭是莫尊匪天歷六年而始一親祀也無已急乎記曰凡舉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順之至也捨是而從後王非禮矣惟陛下鑒聖哲而舉曠典約儀衛以幸祠宮均郊資以給衛士錫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等得講求故事參究禮經正儀注謬譌裁鹵簿繁冗以大爲恭對越之意成一代之典下禮官議分南北郊北郊不親祠上公攝事焉時上意以合宮所祀六天爲非禮詳定禮文所上議言周禮有稱昊天上帝者有稱上帝者則天於上帝一也其稱五帝則昊天上帝不與焉由是言之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與周禮所稱上帝同非五帝明矣易詩書稱上帝非一皆不可以五帝言請罷五帝祠稱古尊帝配帝之意制曰可時上意禘爲審諦祖之所自出譜牒學廢祖所自出莫得知宜可廢於是詳定禮文所言舜禹祖高陽系出自黃帝故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系出自帝嚳故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系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亦以文王配虞夏商周所禘皆以帝有天下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建四親廟推禘祖而上所自出者譜

於太慶殿而用其三日三行禮焉則其失猶未矣
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
王於祭祀之肅如此乎其謹也今用一日之齋以脩
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以奉宗廟則齋之日為
不足以事上帝則齋之儀為不虔殆未稱翼翼昭事
之意也論者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展薦不
則愈流失矣臣竊以為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
時講行歲時親饗之禮乃因大享帝而用之非臣之
所聞也謂郊禮宜如故事致齊於太慶殿徑赴祠宮
宮廟朝饗並之殿罷必欲至廟亦止告太祖一室以
侑神作主之意撤樂舞以盡尊天致齊之義而別脩
太廟躬祀之制遇廟饗則罷景靈宮朝謁之禮事尾
不行自元豐分南北郊之祭而北郊之儀壹未嘗親
行學士大夫畢以為非元祐初宰臣呂大防為太后
言古郊祀必親本朝祖宗直以覃恩四海大賚將士
非三歲行國則力且屈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
地而地祇不設非禮也乞下議於是鹵簿使輶軾上
議言昔舜之受禪也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無地
祇之文武王之克商也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

上帝必并地祇言上帝而地祇可該也蓋詩序與
有成命為郊祀天地此合祭之明文議者乃謂始於
王莽而廢之非其實矣後漢建武二年制郊祀於洛
陽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
采用元始故事而行之況於今乎禮當論其是固不
當以人廢也且議者欲天地之分祀以為禮也臣請
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饗帝
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於宗廟皆天子躬
親其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
類又皆親祭是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命肇造建隆初
郊先饗宗廟及祭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
有事景靈饗于太廟是國朝之禮也夫周禮親祭如
彼其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為難今禮親祭如此其少
三歲一行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天子之出入也
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
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廟非止時祭而已蓋其時天子
所治不過王畿唯以賓祭禮樂為政事守此而天下
自服今世所行三年一郊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
而祭太廟郊而肆赦自后妃以下至文武皆有賜齋
軍有優賞皆非周禮皆因之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

周禮不當於園丘祭也此何義哉王者父天母地不可偏異事天則親之事地則簡之是子於父母有隆殺也或謂易以常郊歲之十月此非臣之所知也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郊天廷又先地而後天也且今所以議者為欲行周公之禮也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以為權而可則合祭園丘胡然而不可乎是時軾兄弟主合祭最力從之者五人學士永吉劉安世主分祀從之者四十人詔今歲園丘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禮行夫天地至高厚之位以綱緼判合而易行聖人制禮以崇報因其法象故天地之祀歲九行而分合享具有之精之至也宋三年亦郊於禮也闕矣乃浮濫費不節而區區於分合之爭不已末乎紹聖羣邪詆誣元祐以為踴主莽誦事元后故事阿宣仁而躋地合天向其悖也南渡後祫享于溫州吏部員外郎董荼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功德之盛比周后稷因時特起擬漢高皇晉魏而下未有比倫所宜郊祀配祫饗東向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仁宗皇帝親行祫享詔有司詳議太廟東向之位是時在廷洪儒碩學謂必受命之祖乃

克居之而僖順翼宣四祖親未盡故大祫列昭穆而虛東向之尊意實有待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向蔡京祖之爰立十室循沿至今大祫之歲太祖尚居第四室處昭穆之列上無以當天地神祇顧歆之意下無以答億兆臣庶尊仰之心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下禮官太常寺丞王普言臣謹按宗廟前事禮失之甚大者有二則太祖之名不正而大禘之禮不行也古者廟制異宮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祫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居東而諸室皆列其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為太祖之尊夫若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百世不能易也謹按太祖之稱本以廟之始祖而名是廟號非謚號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之定雖更累朝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為非太祖不可得而居也熙寧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饗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名實素矣苟以熙寧之禮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則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而太祖不得東鄉廟

禮記集說卷之百六十餘年而安之抑何遠哉此太祖之名不止其失一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記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矣大夫學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矣然有祫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行之則禘王者之大祭所以下列於諸侯大夫者也國朝熙寧前宣祖爲太祖之所自出而猶在七廟之數故以其合食當之雖禘未能如古然而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爲始祖而僖祖所出之系序不著僖祖因廢而宗廟之祭遂至三禘一祫而止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也是大禘之禮不行其失一也臣愚乞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于宣祖親盡之廟當還自太宗至于僖宗昭穆之數已備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每歲告廟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真宗英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於禮經庶合議者徒以奉安之所祭饗之期爲疑不知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景靈崇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四祖神主宜放唐禮祈景靈宮天興殿酌大

禘之歲亦即於其宮享之則既足全太祖之尊又足極追遠之孝矣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叔王季武王爲昭并太祖后稷爲七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未毀也今宣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當迭遷詔臺諫禮官集議不果行孝宗升祔吏尚書鄭僑等據以爲請諸儒樓鑰陳傅良皆翕然附議詔從之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創一殿于大殿西曰四祖殿禮官侍祠然宋周大禘實以玄鳥生商帝武降周無主名故以所自出之帝命之其義難知則天人之際微也此後世祀感生帝之所始而祭法謬以嘗當之非其義矣時朱文公熹爲侍講主安石議狀條僖祖不可遷者有四畧言祖宗之主既不可下藏之子孫之夾室喪事即遠有毀無立又不得別立新廟藏之天興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遇祫時別廟而享即懼而享又可以謂之祫乎竊詳議者特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暫東向之故而實無益於太祖之尊徒使僖祖太祖兩廟神靈若相與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追帝之心推之在天

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况僖祖神主遷於治平未及數年而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元祐大儒程頤議論與安石每異而論廟制則深以僖祖爲不當祧議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遂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當取者而廢之惑已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以祖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誦恩以快夫臣子之願孰若誦義伸恩以仰慰太祖皇帝之心乎相汝愚非安石說而太祖受天命有天下隤然列序昭穆之次終無以大慰乎天人之心熹議遂絀景靈宮於大中祥符以聖祖臨降而名庫自濮議作而安石神御殿安先朝御容殿古原廟云懿王追尊之典竟廢熙寧初臺臣復以爲言韓魏公琦向在位言於上曰此臺諫必欲求勝稱皇伯而然願已之先帝既不敢爵父陛下又豈容爵祖事遂廢高宗時遷太祖後宗室子偁子伯琮育禁中更名瑗封魯安郡王已進建王更名瑋已立爲皇太子更名睿音詔廷臣議子偁封爵號名戶部侍郎汪應辰議當定稱皇子本生親上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

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爲秀王夫人而萬世禪繼之典卓然獨當矣明年詔皇太子即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辭讓不敢當趨殿側門逡遁避上面諭數四乃止於是上皇出御紫宸殿輔臣率百官班殿門外拜詔畢上皇先還宮頃之羣臣復入班殿廷內侍擁上至御榻前上却立不敢前當坐輔臣率百僚賀上起謝曰君父命出獨斷予小子不得辭自顧菲然不足當大位羣臣頓首言上以大德嗣大位最宜稱禮成太上皇即駕之德壽宮上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行及宮門弗止由史下編 卷之四上皇麾謝再三令左右扶掖還退太息久之曰付託得人吾無憂矣上日朝太上皇于德壽宮辭自是月四朝以爲常十四年秋九月太上皇帝有疾冬十月上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上號勳擗踊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宋自祖宗來國大喪公除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素服終三年及是上諭宰執欲毋循易月令如晉武魏文實行三年喪相准言晉武帝雖有此意後宮中亦深衣練冠上曰此當時群臣不能將順之過司馬光所以譏也且自我復古庸何傷准曰御殿時人主衰經羣臣從吉非

稱也帝曰自有等殺乃內批朕衰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小祥日淮等復以請上流涕不許衰經御輦設素伏詣殯官士暨其軍民見者咸感泣比禫日百官請聽政不許引康誥褻冕服出應門焉比三表請許之既百日宮中猶屬素御延和服白折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扶比啓攢上服初喪服發引毀甚甲戌虞既廟祔下詔言前羣臣屢請雖有祔廟勉從之旨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終制爲允宜體至意勿復言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鏐禮官尤衷心知其當然而不能自盡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力全聖孝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自三代廟制其詳不可得聞後世爲同堂異室之制禮益紕繆朱文公喜著論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敘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廟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自爲門堂室寢垣宇周焉太祖在都宮中之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蓋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至其遷祔則太祖百世不遷商周之契稷是也其宗無數有功德

則宗之不可預爲數亦百世不遷殷三宗是也餘三昭三穆之主則以次遞遷而各以其班祔父昭子穆而孫復爲昭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蓋自其始祔而已然至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邛晉應韓爲武之穆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凡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及祔于太廟之室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羣昭入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入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嚮者昭明故謂之昭北嚮者穆深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北爲穆而南爲昭此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位亦因之以爲序也漢承秦敝不能深考三代之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其後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後世不敢加焉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魏晉以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又上厭祖考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

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帶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我神宗皇帝始獨慨然詔儒臣討論舊典將以遠迹三代之隆正千古之繆而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也豈不惜哉大都宋去古益遠學士守經義者往往滯偏文隻辭不通於大方而世異變時異適禮當與時而宜之者又膠定制而不知其極其溺俗習苟安者又龐雜卑瑣而不經國大事大議往往執所見自固而互相陵高即聚訟不啻也記稱讓而後對孔誦其言不讓史謂閭閻侃侃得禮

國史下編 禮卷之十四

九

之容斯謂禮意哉宋初沿用唐開元禮而劉溫叟盧多遜扈蒙補輯遺逸通令事曰開寶通禮行之嘉祐初知太常歐陽脩請命姚闡蘓洵續續其事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蘓學士頌復以開寶禮及近所詳定分有司儀註洽革為三門曰元豐新禮而韓杜程張司馬諸大儒始各緣天性人情之不可易者本三代遺意依時世為節文各往往行之家至朱文公熹居母憂自始死以至祥禫祭的盡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冠婚而成編曰家禮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司馬氏程氏喪本司馬氏後又以禮侍郎高闕

抑崇之書為最精書成一侍子竊之亡去而未及有脩改比疾革門人請後事曰用溫公禮乎曰疎書儀乎曰未問儀禮領之蓋禮之難言也久矣而近世頗遵用其書其叙曰三代之禮其宮廟器服出入起居之制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有意乎禮或違其本而務其末緩其實而急於文苦其難而不能舉其要也其困於窶貧者尤患其終不能及於禮焉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禮少加損益為一家之書其大體之不可變者則以謹名分崇愛敬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施行之古脩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庶猶可得復見而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或具有小補云

國史下編 禮卷之十四

九

國史下編卷之十四上終 三定本

田中下編卷之十四下

時郡鄧元錫纂著

禮儀志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明典

太祖高皇帝敬共百神之祀吳元年建國丘于鍾山之

陽以今至祀

吳人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自地祇建 四親廟于 闕左中奉

德祖東 懿祖西 熙祖東下方 仁祖 廟與

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有三門門建二十四戟畧

如古都宮之儀洪武元年正月乙亥祭告

天地于南郊即 皇帝位于 郊壇之南建 國號政

元明受之於 天也追尊 四代考妣為帝后 勅

禮官言自昔聖帝明王內致誠敬外盡儀文嚴於祭

祀朕膺 天命首建 郊社 宗廟顧草創之初典

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其博考古今定儀

聞於是丞相善長學士安太常卿惟庸等奏國有大

祀曰國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若他諸中祀小祀

各具沿革以述於是祀 天國丘以大明夜明星辰

太歲諸神從饗祭地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饗而

前代太一感生五帝諸不經之祀俱罷撰二丘樂章

定 宗廟儀以四孟月歲除凡五享而清明端午中

元冬至祀如儀祝稱孝子皇帝不俾臣遣皇太子祝

稱遣長子其不稱皇太子撰 宗廟樂章三年奉

仁祖配 天地位西向而 四親廟孟春植享三時奉

三祖合享于

德祖之廟 德祖南向 三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

廟樂餘奏 德廟樂

上親郊 皇太子居守親王戎服從七年以大祀獻終

乃分獻未安學士同濂言請初獻奠玉帛已分獻官

即初獻亞獻終獻亦如之

上曰善八年定大祀登壇脫烏禮學士樂歸鳳奏曰禮

於空解履不敢當階前而舉之屏於側下在室

則不敢不於尊者之側長者之側脫於階下在室

何處上殿宋開寶通禮太廟饋食并脫烏禮至東

于解劍脫烏今議於郊祀廟享此期一日有司以蕭

西地設御幕於壇東門外及設執事官之大門外

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烏外次并供事

協律郎樂舞生跪就位畢降 納烏從之九年改

建 大廟前正殿後殿殿翼兩廡寢殿力間間一

室中室奉 德祖帝后神主 懿祖東一室 熙祖

西一室 仁祖東二室 主皆南向几席諸器備具

如生儀而建 泰先殿於 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展敬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用常饌行家人
禮祭焉十年素且郊

上感廢居陰雨覽京房災異對喟然嘆採古明堂遺制
卽園丘舊壇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而是歲卽
奉天殿行焉十二年殿成祀

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南嚮 仁祖配而嚮六宗五嶽
四清之神各壇以從禮成

上作大祀文并歌文畧言朕聞太極之化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位極既定虛其中而寰中而人生於寅人生
滋多非重真駁天生君主爲民立命洪荒之時莫知

辨始合載登壽闕天壽極百壽倫者伏義神農黃
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損
益禮樂太備其文者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於唐
宋元鳴呼者惟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聖人度人
情而損益倫不逆其性務從于善每聞昔君欽若景
天冀敷南極朕卽位以來於是命三公度土工部役
辨人於南郊創大祀殿今享祀 天饗 地奉 宗
廟祿稷卨禘廟期必有風雨臨祭乃飲每以爲憂京房
有言郊祀畢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若有飄風驟雨
是爲未善朕度古人南郊祭天以陽生之月北郊祭

地以陰生之月獨以義起不知至陽祭之至陰之月
至陰祭之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
遠尚質不華命天地之享與人大異將人之饗亦執
古不變乎古則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
行乎殆必不然因定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
時合祀 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
海不波太陰中天神悅臨降故合祀宜也朕雖失學
無文特述其事而咏歌文多不能載已能朝日夕月
焚畢之祭并諸從饗者歲八月各祭于其壇廟而制

郊社大事國有三年舉不廢 廟祫值國喪樂備而不
作云當是時

上於 郊丘 宗廟之禮祀執燭秉圭夔夔兢兢畏儆神
以降臨將告祀南郊 勅百官天高聽卑鬼神幽顯
通一無二之道甚具令竭誠肅慎已 詔中書言祀
禮肇於聖王諸廟旋上下進趨獻酬之節慙慙至矣
朕親徧行其無乃失之濫而過飾乎過飾是不誠也
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且人不
誠者衆暫誠者有之求誠者鮮已今措禮設儀而過
飾能有終乎朕因旋神所十有一年未見其富於是

更儀殊式合祀 天地神乃懌申書下翰林院令儒臣紀焉

上嘗以

仁祖忌辰詣 廟祭訖 御便殿泣數行下不自休謂

起居注詹同言往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二十二日亡一月間三喪相繼人生何堪終天之

痛念之罔極因悲咽不自勝左右皆感泣不能仰視已定 仁祖陵號禮尚書亮請下大常行祭告禮博

士孫吾與持不可以為陵有號所以識別先陵而已不以告亮曰仰上陵號歸尊先世考之如漢光武上

先陵號曰昌宋太宗上號祖陵號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亦尊崇

其陵既尊其陵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不以告非人情也臣以為宜告 命侯 碑成遣太常祭

告 國初太社太稷異壇向壇皆北向勾龍后稷配東向已

上乃言社祀五土稷祀五穀土主發生五穀用以生乃

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同以生也義何當焉又祭先

社固當乃先稷社配已稷稷何居其一壇合祀二神

神乃我答而罷勾龍后稷氏配以 仁祖壇成禮

尚書張壽言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則社稷神祇宗廟崇禮一也後世列為中祀失之矣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制未有定今

降

下稽古左祖右社之制奉 仁祖配至尊至重宜升

為上祀冕服以祭從之

指上層方五丈二層方五丈三層方五丈四層方五丈五層方五丈六層方五丈七層方五丈八層方五丈九層方五丈十層方五丈十一層方五丈十二層方五丈十三層方五丈十四層方五丈十五層方五丈十六層方五丈十七層方五丈十八層方五丈十九層方五丈二十層方五丈二十一層方五丈二十二層方五丈二十三層方五丈二十四層方五丈二十五層方五丈二十六層方五丈二十七層方五丈二十八層方五丈二十九層方五丈三十層方五丈三十一層方五丈三十二層方五丈三十三層方五丈三十四層方五丈三十五層方五丈三十六層方五丈三十七層方五丈三十八層方五丈三十九層方五丈四十層方五丈四十一層方五丈四十二層方五丈四十三層方五丈四十四層方五丈四十五層方五丈四十六層方五丈四十七層方五丈四十八層方五丈四十九層方五丈五十層方五丈五十一層方五丈五十二層方五丈五十三層方五丈五十四層方五丈五十五層方五丈五十六層方五丈五十七層方五丈五十八層方五丈五十九層方五丈六十層方五丈六十一層方五丈六十二層方五丈六十三層方五丈六十四層方五丈六十五層方五丈六十六層方五丈六十七層方五丈六十八層方五丈六十九層方五丈七十層方五丈七十一層方五丈七十二層方五丈七十三層方五丈七十四層方五丈七十五層方五丈七十六層方五丈七十七層方五丈七十八層方五丈七十九層方五丈八十層方五丈八十一層方五丈八十二層方五丈八十三層方五丈八十四層方五丈八十五層方五丈八十六層方五丈八十七層方五丈八十八層方五丈八十九層方五丈九十層方五丈九十一層方五丈九十二層方五丈九十三層方五丈九十四層方五丈九十五層方五丈九十六層方五丈九十七層方五丈九十八層方五丈九十九層方五丈一百層

土隨方築之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尖半埋土中其門垣亦以其方色飾之 國初建

山川於天地壇西為正壇者七曰太歲曰風雲雷雨

曰五嶽曰五鎮曰四海四瀆曰鐘山兩旁從事六壇

左京畿山川若夏冬季月將右春秋季月將若都城

障神而壇西有先農壇東有旗纛廟壇皆藉田在焉

已大正天下祀典神祇之號名 下詔言朕惟五儲

四海四瀆之封起自有唐歷代崇加夫嶽鎮海瀆皆

高山廣水自開闢至於斯今皆受職上帝玄眇莫測

豈國家封號之所得加瀆莫其焉雖忠臣烈士惟常

代褒勵封號為宜今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

代所封號石止以山水本名稱神與郡縣城隍神號

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從當代木封無從其溢名

庶幾神人名正言順焉已禮官言太歲風雲雷雨嶽

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

塵而不墮非禮也唐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變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本一氣使然至於海嶽之氣流通暢達何限隔之有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及山川諸地祇合為一壇春秋專祀制曰可壇成 親祀後道官祭之日

上服皮弁服

御奉天殿降香中殿以待祭畢獻官復

命始解嚴還宮後於西比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

五間稱風雨焉

國初禮官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自戊戌至壬子至亥為陰所謂太歲也陳陽家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所直

由史下編

卷之十四

禮

禮

之禮名不絕唐宋不載祀典元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有今祭太歲山川壇之正而四月將分祀兩無何春曰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是其神也○未樂初建今京師山川壇左祀鍾山右子壽山之神以兩都王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

祀三皇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已命官考古帝

王臨中國安養民有功德者祠祀之擇名臣從祀已

體官言古帝王祠父子祖孫合一廟而食非禮也請

為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禮三皇五帝夏禹殷湯周文

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

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祭於陵 制曰可已定

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熟宋

趙晉進漢陳平馮異宋潘美已以文王雖基命而守

終臣節唐高祖有天下皆太宗力可勿祀祀於陵曾

隋文是歲以廟災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已著

今于午卯酉年傳制祭于陵廟祭停焉詔司府州縣

衛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已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

已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已著令祀 太廟諸功臣與

饗而 郊 廟社稷山川國大事遣官祭告當是時

國學釋奠若古先賢祠若古功臣忠臣祠若先農城

隍旗纛馬祖五祀大厲京倉諸祀祠皆遣官祭而百

神秩秩鄭向善曉言

由史下編

卷之十四

禮

禮

太祖勅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義釐正祀典二丘始

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郊

焉而侑 仁祠太公遺於漢祀我則廟焉而祔宗人

有其與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

蓋酌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殷殷乎秩秩乎不

可以有加矣當其時季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

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鑒則夷彤取衷萃

渙條之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盡復古聖王

之舊而矯誣妖誕奇袤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

制而曲防之亦可謂仰贊聖猷一洗汙俗矣豈非禮

夏之禍烈於九黎，乘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實，幾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亦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矣。建文元年奉。

太祖神主 祔寢殿西二室，南向 正殿神座位次
熙祖東向，祀園丘，撤 仁祖奉

太祖配永樂初循行

上巡北京 皇太子攝郊禮成，部尚書驛赴 行在復命已定 都北京建 郊 廟如留都歲 親祀而留都壇廟 國有事乃遣官祭告焉。洪熙元年奉。

文皇帝 郊祀配 天位

通史下編

九

太祖皇帝下西向而 太廟祔東三室 殿座次

仁祖祭社稷，定用仲春秋月上戊日。本周公卜奉洛戊申社奉

太祖 太宗同配自是百年間 郊 廟百神之祀大

定歲 勅舉如儀而成，化弘治中有 慈懿葬祔

孝穆登饗之儀 慈懿皇太后者

睿皇帝后也。錢氏而 貴妃周太后實生

憲宗。憲宗既即位，閣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不當上

尊號獨尊

上生母為皇太后，輔臣賢爭曰不可

上新即位四海之望曰遵 遺詔從事，庶順天理服人

心閣學士時曰：公言是 朝廷所以服天下心者，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 聖德不細請入對，少選閣傳仁壽宮旨曰：子為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太后者？且宣德中自有例，閣學士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 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而加焉。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為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且

宣皇晚年每以胡后事為憾，居恒歎此。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止同，不可諱可鑒也。且所為不敢不極言者，非他為欲全

通史下編

十

皇上聖德故耳。即欲全聖孝獨 兩宮同尊為宜，於是

議始定而 皇太后加慈懿以別嫌，是時會議者慮

忤 內旨頗觀望，引默賴輔臣而定抑本

上仁孝事 兩宮如一得曲成于周焉。四年夏

慈懿太后崩下大臣議 葬祔大學士時曰：此定禮無

可議者，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廟部尚書姚夔

贊之曰：禮也。閣時復有嘖言大學士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三十年，即臣子何忍異議事關繫非小

一異議謂天下後世何？內臣洵洵為危言聳之已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入問所當時對如前

上曰朕無違此禮行國當獨感傷太后心學士定之
進曰學士從衆不從令

上默然良久以令葬孝也若因是失聖母心亦豈得
為孝真安之時白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朕
梓宮於左虛右以待後來即兩全庸何傷時
上雖未允而容色甚和時請退具本上

皇上得以臣下公議委曲申勸終大孝即日閣學士輅
禮部書院等官跪奏中陳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

由史下編 卷之十四

君臣夫婦之義不可不備也 大行慈懿太后正

位中宮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違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慈懿太后嘗有纖介之過闕於中外則
母道全矣今其崩逝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為

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子

道全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喪今一旦梓宮不

合葬於裕陵神主不附享於太廟人心疑駭

臣等所為憐懼也

皇上天德高明孝心純誠諸名臣對固已洞燭禮義之

經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欲順承則義有未安欲從
衆則恩有未忍展轉宵旰未賜允斷萬一義不勝恩
或違典禮臣恐在廷百辟將有言天下後世將有言
即遂行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正之者乎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致誠盡孝開諭太后俯從衆議以

光宗社天下幸甚下百官更議百官言時等言是
內批猶未允於是輅時等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
不起聲聞大內母后為感動於是傳溫旨諭
如議乃退而孝莊皇后附裕陵弘治十七年

周太后崩上尊諡如皇后議而大學士健等疏請下禮

由史下編 卷之十四

官儀

上御西角門召健等出裕陵圖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連數丈而中隔不連曰非禮也當釐正健等

對曰臣等初不預知今

皇上欲釐正仰見聖孝威德出前古遠甚

上曰是皆內臣所為先生輩豈得知內臣中識達理道

者幾人昨聞成化間彭時姚璘等奏章先朝大臣

大都忠厚為國如此因論附廟禮健等具言先年

奉議定孝莊太后居奉先大行太皇太后居右

俱附陵俱配太廟臣不敢輕議然漢以前惟一

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廢之事也不足法

太皇太后鞠育恩厚深朕豈敢忘獨宗廟事關綱常至隆至重豈容有毫髮僭差我

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並祔從朕如後恐雜亂無極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也止別祀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寬欲奉太皇太后於此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脩祀如何東陽稽顙曰

皇上言及孝穆尤至公至正之心

上曰此事須先生輩慎慮以行並祔則違禮不則違

先帝旨朕愚之夜不眠竊但

先帝旨固重

祖宗典制尤重耳健等請熟議聞叩首退於是禮尚

書吳寬本前禮官周洪謨議上議言周之姜嫄為徽

譽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事先妣樂章魯頌閟宮

之篇特見其名蓋著之也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

為別廟之證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右其禮已

謬然皆諸帝生而繼配非子孫追尊之比惟宋孝憲

妃歿仁宗傷悼用追尊而祔難別為比請別殿崇祀

為當疏上

上復召輔臣問議何若當否健等對曰禮也

上曰仍太皇太后稱得否對曰既別廟即尊稱不嫌上出殿圖裏中指殿東一區曰欲於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併祭則如何健等言甚當問位序對曰太

皇太后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左虛右以疾後來於是別建廟奉

孝肅中室奉孝穆左室嘉靖中奉獻皇帝母

邵太后右室具稱得禮云先是

憲宗崩九廟之制已滿議所祔禮官倪岳等言昔周

以穆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祧餘以次序祧

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

周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宋雖

時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為得禮

國家自德祖而上世次莫推則德祖視周后稷

不可光明甚

太祖太祖視周文武又萬世不遷

純皇帝升祔則懿祖皇帝神王義當奉祧宜於太

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奉祧

主合饗為當而吏部侍郎楊守陳議以為禮天子太

廟祖功宗德國初上祀德懿祖仁四祖

爲四親廟非祖功之意郊祀配天以仁祖配廟父之義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配天也

太宗嗣位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配天其意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則如禹之於夏高祖之於漢固百世不遷也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而全其尊時享盡然惟祫祭則太祖東向而尊餘左右分向而卑耳今國家時享之禮皆

德祖南向而東西分列已儼然古祫禘之儀矣今以德祖爲始祖永居南向之尊則

由史下編 卷之十四

太祖愛親永居東面向之使臣子仰瞻寧無怵懼必且

有博聞洽禮之儒昌言以排其失尊

太祖而後已唐宋之事是已况今別廟於太廟伊邇

祫祭則德祖猶居南向之位不失其尊非如唐遷

興聖宋遷四祖殿遠隔而別饗也亦何嫌於仲孫屈

祖之云也哉臣愚請祧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而下爲七廟以應古制異時親盡則

太祖以功德而時祭有常尊而大祫以尊德祖庶功

德崇而思義備亦無悖於禮者也議上

上從禮官議建別廟於寢殿後藏懿祖神主神座而

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西向一位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坐次

宣宗而仁祖以下遞遷

孝宗升祔祧熙祖

武宗升祔祧仁祖已奉

獻皇帝祔而德祖不容無祧於是

太祖高皇帝實始正九廟南向之尊歲大祫

太祖與四祖並南向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如初

世宗皇帝以神聖繼大統初元勅禮部下百官議

興獻王崇祀號各固將闢秦漢以來諸儒之議而祖其

由史下編 卷之十四

意於唐虞繼統三代世及之上閣學士廷和欲重太

宗尊尊爲正紀援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禮官曰是

正典當據有異論爲榮惑者斬矣禮部尚書毛澄會

公鵬舉係孫臬駙馬蔡震附部翰林科道官六十八

人上議言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

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太

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至今

皇上奉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主祀事宋英宗議

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知諫院司馬光白請尊以高官

大爵稱皇伯而不名太儒程頤是之今興獻王於

孝宗皇帝第也

皇上考

孝宗於王當稱叙堂別為殊稱曰皇叔父與國大王
興王妃稱皇叔母與獻大王妃凡祭告若上箋具稱姪
皇帝名而以倫序 命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
封贈為 獻王後稱考妣禮宜稱

上意內卻之下再議大學士廷和尚書澄各守前議錄
宋儒程頤說以上且言 上篤念 興獻王王曾非
血屬請於崇仁王暫主 興王祀需異時 皇嗣繁
衍仍以皇第二子為 獻王後則情理得矣

通史下編 卷之十四

上優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建和議錄明帝重大宗詔

以上 詔曰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當明為人
為皇稱如 正統 持不下廷和因入見力言之
者詠無私書金策著今

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為至際
今若此徐之需朕意少釋乃下時進士璉知

上意隆本生欲將順首疏言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
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皇上嗣極勅議追崇 興獻王以致其尊奉迎 聖母
以致其養此孝子尊親養親之心不能自己者也茲
朝議考

孝宗而叔

興獻王不過執漢定陶宋漢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得顧私親耳夫漢哀帝宋英宗留成帝仁宗時
皆豫立為皇嗣養之宮中故師母司馬光之論施之
其時猶曰是為人後者也今 武宗嗣
孝廟已十有六年矣比 崩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
之義迎

皇上入繼 大統比之預立為嗣者較然且
皇上 興獻王之父也又 獻王所生惟

皇上一人則 興獻王為父後嗣繼統之義神固不
能無疑 興獻王如 聖母也今止稱皇叔母以

君臣禮見乎抑似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臣懼于
無臣母之理也夫繼統之與繼嗣似也而實不同統
者帝王相傳之次第而嗣則父母一體之至親漢哀

帝宋英宗彼繼嗣者可矣其在繼統者漢文帝承
帝之後是以弟繼也宣帝承昭帝之後是以兄孫繼
也必奪彼父子之親建此父子之號以為繼則漢

漢宣皆不得謂之統耶故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
順非本嫡也何禮之與有攝伏謂宜別為
興獻王 廟 京師隆尊親之孝而母以子貴迎

聖母致養焉則 興獻王不失其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所謂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者也

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議閣學士禮部書守前議逾深堅於是主事霍韜是瑯議作太

禮議與澄私辨之不能乃具疏上畧以為

皇上繼統於濮王不類今近舍無嗣之

武宗不嗣顧遠紹有嗣之

孝宗而嗣之是 孝宗乃有兩嗣子而 武宗 興獻王顧終無嗣也且

與下外物也舜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叟而父堯

禹受舜之天下未聞不父鯀而父舜舜不父堯未聞

廢堯之祀禹不父舜未聞廢舜之祀此堯舜禹處人

倫之變而不廢人紀之常者也若曰舜紹堯宜為堯

之子禹紹舜宜為舜之子是利天下而家之非所謂

有天下而不與也若必以追尊為非禮雖勿追崇焉

可也乃名則何可奪也於是

上召輔臣入賜坐勞慰之曰卿等議是第至親莫如父

母今尊 父為獻皇帝 母興獻皇后 祖母康寧

皇太后其允行廷和等持不可已後 手詔諭之曰

朕受 祖宗鴻業 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

承祀又不得微稱謂罔極恩何賴卿等委曲折衷下禮部部尚書澄持不可璵復著大禮或問申前議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 興獻是強之為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奪人之父子也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

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也且士階一命

無不欲尊榮其親何獨至於

皇上而疑之是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也無亦愛君之心

不如愛已矣乎至力闢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為漢

儒之說而廷臣各闕然以瑯貢諛惑

上聽頌共擠排之會 聖母至通州聞 朝議不肯入

上聞之憂泣啓

皇太后請避位於是 太后詔皇帝本生父興獻王宜

稱帝 母興獻王妃稱后

憲廟貴妃邵稱太后矣

上諭 邵太后 興獻帝后亦擬上閣學士廷和等言

累朝加贈官尊號俱有次第 邵太后 興獻帝后

由舊國進稱已極尊崇願需後是時間者為

上言舊即從龍臣有以長史審理今學士少卿者而

聖父聖母稱不得何理也於是 新世 父興獻王

正統大義類 皇宇而明加若於木生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 宗廟也 上上御等言皆大義朕奉 天主情不忍奪故文於 是禮尚書手澄率禮官 爭執事 中御史翰林院各 事得寢 又明年

上欲申 興獻帝后稱皇之命 召閣學士曰平臺語

溫溫懇閣議堅不可 命司禮監詣禮尚書第即

賜金公勉為 上屈尚書澄堅不可謝事去先是璵

發大議固辨而於古今所共是頗扞忤疏具未上時

旁皇四顧邀與同功者莫或應疏上巡撫都御史席

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獨是之各具議憚衆詬未上

也於是主事葛其疏并繳書獻大議以上時

南史下編

十一

上意殊鬱念群議堅難奪而廷臣中無後主璵輟議者

得疏乃大喜下百官集前後章奏平議聞於是閣

士廷和乞罷許之禮尚書俊會百官至前議

上下覆議給事中御史力持之

上怒罵曰此朋奸脩撰唐皋進曰願

陛下考所後以別正統所生以儆尊稱

上曰何首鼠也於是乃都御史書主事璵輟事詣

闕會議於是尋復疏言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

師之道以開萬世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為

重嗣為輕竟不以得舜為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

子之祀享為憂也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不聞以

有虞氏失天下之祀享為憂也夏后商周以世及康

天下舊矣太康之世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局局

之子後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立弟至太戊而

殷道中興太戊已下傳弟河亶甲而又興祖辛數世

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

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六傳乃無嗣立王叔

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

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必

皆無子行為可繼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已之得

南史下編

十一

嗣為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謀也後世為人君者

不計天下之安危為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

奸臣利於立昏豈無賢長而以其繼嗣之私情干之

而國統替矣我

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

及之文定為 祖訓故

皇上以 興獻帝長子上續

祖宗之統事法三代宜合唐虞豈當特後世繼嗣為人

後之文以亂斯義哉故夫考 興獻帝繼統

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為堯舜人倫之至者也璵亦復

疏上於是禮官擬本生父母加尊號隆極務稱塞而
上意終未憚七年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郊 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明尊親大誼而議大禮諸

臣各以次畢至 殿 閣孤卿官 是是言下召璵

官相與言 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上意不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孝宗考 孝宗是故必降心所生此為人後之遺也若

隆所生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主與乙重則所

生差輕此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輕正

統無拂群情無謂威可作無謂已可縱編脩守益疏

言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推

大宗小宗之議辨正統私親之等孰非忠愛而一二

姦人以譏說欺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

之至勞 聖諭詰責謂欺且慢臣竊以爲 陛下睿

智清明之心有所搖奪而喜怒妍惡亦爲少失其平

矣遂使入小群臣莫敢匡救長此不已則 陛下獨

函史下編 禮考之十四下

二五

斷於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議群臣依阿于下苟

一時之富貴而棄禮義非 國家之福也疏入各

罷謫諸守濮議 廟哭者 廷杖編伍奪官法俸各

有差而禮成乃知

上初年手詔溫文冲抑居體孫尊固禮之大本也

先讀宋漢王典禮論言小記大傳曰君有合族之

道族人不得以世戚戚君位也言諸侯宗不可也

族人爲也則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也又下別子爲

宗法爲公族卿大夫之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遠者也

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絕宗大

夫不可得而治也故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

之諸子之嫡次子孫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

子則廢別子之世嫡也世嫡者大

大宗也繼統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

生則從其父之宗也若父之宗絕

則從其母之宗也若母之宗絕則

從其父之宗也若父之宗絕則從

其母之宗也若母之宗絕則從其

父之宗也若父之宗絕則從其母

之宗也若母之宗絕則從其父之

宗也若父之宗絕則從其母之宗

也若母之宗絕則從其父之宗也

若父之宗絕則從其母之宗也若

母之宗絕則從其父之宗也若父

之宗絕則從其母之宗也若母之

宗絕則從其父之宗也若父之宗

絕則從其母之宗也若母之宗絕

則從其父之宗也若父之宗絕則

從其母之宗也若母之宗絕則從

其父之宗也若父之宗絕則從其

母之宗也若母之宗絕則從其父

之宗也若父之宗絕則從其母之

宗也若母之宗絕則從其父之宗

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宗之主不知其凡幾也必太
宗而始成承重之服降其父母服則知非為後者其
服不皆斬不必皆降其杖而期也必為後者降則
知天。諸侯之與庶人不可類推也明矣何也天子
諸侯之禮有子而繼無子則父不替其服皆臣於
服必斬不向其序而皆以先居之直終其母也
也問者以第傳兄諸侯也而其禮已若父子况
如姪者哉又况天子者哉其統不止於此也故
甲者之辭名之所謂尊尊者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
後則其微也先王之政雖寡孤獨有養而死者無
出卿禮不下庶人其器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
服之內擇之而後家東家西或其中尹主之也故
曰器有無後無主不主則不必後也故天子諸侯
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強以大宗推之特重而遠
改入母之名其義也何居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
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此不詳考之過也何也
天子國若統世人世入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也
統其尊與上前謂尊者尊統上上統宗子也宗
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上
也

是
上既定本生帝號名 詔於 奉先殿側創西室曰
觀德殿奉 獻皇帝神主

上手勅建室於 奉先殿側奉 獻皇帝神主
禮部集百 議言 皇上入殿大觀不得祭小宗
本生父北廟 大內此從古所無昔漢家帝嘗西
皇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竊伏寢

皇上聖明於此禮同然曰建室避立廟之名也於奉
先殿側建 大內之名也推此則重大宗者必於
小宗於安室廟增飾為百世不遷之廟使也日
封王世世奉享 陛下時遣官奉祀亦足伸至情
上曰朕奉 太廟向敢遲問由漢
京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及是定
皇考聖母尊號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嫌之而光祿寺署
丞何淵請於 太廟內立世室為禰廟崇祀

獻皇帝與 祖宗同饗下禮官禮尚書學士璵等亦
不敢任其議各上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作
姦以誣君祖伊於殷高宗以典祀豐祀告願
陛下及聖子神孫於 太廟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廟
奉以私親之儀所謂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者也

上覽私親語而悲手札言朕恭膺 天命繼 大統於
太廟豈敢干惟 皇考恩罔極 觀德殿在內太常
不禮焉誠心所未安今議反復云為私親何違理背
經甚也宜將夏殷周典禮博考上於是會議言

獻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大號宜於 皇城內擇地建
別廟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位處不與 太廟並別
祭用祭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與廟相遠使樂
聲不徹於列祖禮也

上終不愜乃建 廟於 太廟右曰 世廟云先是議
遷顯陵錢子勳錄事監生詹盛為民兵馬周密致

仕金事和十五年光祿寺卿後正卿錦衣禮尚書
千戶陳昇皆達聖母意先後以成聖考禮尚書
席書大學士李時先後持不可工尚書趙鑑禮尚書
言先後獲議言聞商周遷都矣未聞遷陵也我

太祖不遷 皇陵

太宗不遷 孝陵關重慎之至也况

皇考體魄所安不容輕犯又山川靈秀鍾美不可輕洩
况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祔梓
宮里易衾服禮必虧親有非臣下所能代攝者其何
以處之近世精通堪輿家者實鮮其人夫姓將先世
丘壟無改遷改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宋儒朱熹

論壽皇葬地非吉然且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

求吉地以爲至論况 先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

陛下九廟大寶百祿駢臻封其山爲純德名其府爲承
天亦何取而議遷陵爲也征罷議不遷當是時

上既定明倫大典益覃精於禮樂制作之事諸 郊

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

九年以合祭 天地于 太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

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爲非禮下廷議給事中言

夏議曰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八宗伯掌禮者也而
首及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廢三

禮之意也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槁燎之禮
以祀地祇則有血祭狸沉醢辜之禮以享八鬼則有
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
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
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所從來久矣掌
次王大旅上帝則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
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
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
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
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祭地於
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
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曰圜鍾象其形用由鍾於
未之宮取坤居於未之義曰由鍾象其容是樂不同
也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爲定
以其明於天地之性而盡事天地之道也請分祀天
地於圜丘方丘如周官是時主分祭者右都御史汪
鉉中允廖道南編脩程文德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
以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學士璉等八十四人主
合祭而以山川壇即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
主合祭而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

霍韜魏校編修徐階等二百六人它無所可否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以歲首祀天序爲順國朝用夏正則地先天食祀地先於祀天逆也聖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永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

祖宗竭心思而就之分祀之說行則

太祖所定之禮盡變史大祀殿宇必且撤毀

昊天上帝 皇地祇正位

太祖太宗配位必且撤藏則是不惟不當改亦且不忍改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上主給事中議而詹事韜主大學士濬議關分祀甚力

且詆周官爲劉歆王莽瀆亂不經之書諫官創議紊亂朝政變成法必有任其責者給事中言後疏申

議曰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大報天也遵

祖初制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正千古之謬建一

代中興之業也議者往往以更

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

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善典爲可遵也皆太祖之制從其是者而已

矣矧敬天法祖初無二道一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

矣周禮一書朱子曰乃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

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天

官冢宰一篇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

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近年禮部奉

明旨行移今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

士不聞韜有奏止韜修大明會典具奏欲將內府各

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

韜平日固未嘗謂其非經也獨臣執以議郊卽顧爲

非經故蓋韜欲中人以禍而不知往往自蹈之也律

有紊亂朝政之條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千條紀

綱石分而奸臣交結紛更壞亂欺君罔上虛民害政

者言也有變亂成法之文指國家律令酌事情輕

重定立罪名頒天下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官吏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更改成法者言也

今所議者郊祀之禮古先哲王之典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本非變法而以爲紊亂變亂非

律意矣輔臣璵度不能難以災旱爲變國力方詘更

議郊禮則闕除丘澤兆域脩治儀物壇壝紛然日出

不知費財若干萬勞民若干年而後成請需後言即

營度建壇丘造陶匏之費計不過萬金請以身行營其事不以爲國費

上大善於是作園丘於郊南稍北爲皇宇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正於郊北稍南爲皇祗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

上用言議以

二祖父子同列建袂並配爲非禮請南北二郊露祭于壇奉

太祖高皇帝配仍於歲首祀上帝太祀殿奉

文皇帝配用前殺下廷議群臣咸疏爭不省輔臣總三疏爭留中言理前議甚力

上怒群臣違君叛禮一如言議行自是璵珞稍絀而言以郊議稱旨擢翰學尋以禮尚書入閣爲孤卿十年

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輔臣鑒禮尚書言議復古七廟之制太廟寢殿桃廟存勿撤惟量地建

群廟如議當是時獻皇帝遜不附太廟爲世廟以故議而諸大臣無任

上旨者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章言請建九廟

上得疏喜下廷議而禮官言以爲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達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與兆之所各有定而不可以意爲之者今

太廟南近宮牆東通世廟西阻前朝奉

聖諭太廟三殿勿撤則廟外垣隙地不盈數十丈依

古制昭穆六廟以次而南則太廟都宮之南直承

天門外垣即盡闢其地恐猶未得容也若稍減規摹

則太廟巍然弘壯而群廟隤然湫隘亦於義未

協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群廟不惟去尊就

卑不足稱

聖孝尊隆之意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非細故也且

臣等聞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曰寢者寢

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安之幽也有廟無寢神將安棲

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夾室者側室也藏祧主以即

可也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或謂周人廟制儉

約宜倣之夫周廟門容大扁七個闔門客小扁三

個則大門寬容二丈一尺小門寬容六尺制過於今

烏在其儉約也且

太宗功業比隆

太祖 憲宗 獻皇帝父也今可損於 太廟可損於

世廟乎即使廟宇既成

皇上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徧
歷群廟而行與俯拜起升降奠獻之禮非獨筋力
不逮而日力亦已不給矣議者乃曰周宣宗伯代獻
辟廟攝可也夫古者廟祭王后親獻后有故不與宗
伯代獻謂一廟中代亞獻之禮而可矣未聞人臣
而可主廟祭者也且古之諸侯罔非天胤今陪禮者
可得擬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不一至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
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是也今
廟分勢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欲親之
而反疎見其貶損未見其隆重也宋儒馬端臨有言
漢儒講求廟制非不詳也而卒不能復古者則昭穆
難定故也以古三昭三穆之說推之獨父子相繼而
可矣兄弟相及殷武丁時一昭五穆上祀不及會祖
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唐懿宗時四昭二穆上祀不
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夫繼世者既不能必
其為弟為子則建廟者亦豈能預定其為昭為穆也

哉必若建廟之時昭居太廟之左穆居太廟之右則
豫立六廟三昭三穆以其次為之序者又得行乎此
東都以來同堂異室之制亦何可盡非也如

皇上之心以

聖考專享世廟而

太祖 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則 列聖同嚮

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獨居 世廟終為遜遜若

以 太廟 世廟大小不倫行禮親攝各異不稱

皇上尊親之意則

上制諭輔臣言祀典宜正 廟制難更大哉

皇言固萬世之寶訓也疏上不允乃盡撤故廟改建之

祖宗 為專廟諸廟合為都宮中

太祖廟昭穆六廟左右列而

太宗廟在六廟上示百世不遷 廟各有殿有寢 太

廟寢後有祧寢奉 祧主藏焉 太廟門殿皆南向

群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畫既定會南太廟災

上欲罷建而禮官言京師 宗廟行復古而南太廟災

殆 皇天眷德祖宗答饗之意請改建毋輟

上喜今亟就工十五年 廟成 上告事九廟是日雨

甚至廟門不舉輦步入又自 太祖廟步至睿宗廟

聖容恭肅而安 詔下言朕創昭穆群廟祀

祖宗彰 太廟為專尊之主復得

太宗廟於 群廟之外表 功德不遠享百世祀更創

皇考廟曰 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脩時祭

避豐禰之嫌而 太廟 群廟與 世廟各別廟有

嚴矣 九廟成

上以國家大禘未其舉議創大禘禮群臣請禘 德祖

為帝所自出

上不可或請禘額頌亦不可親署曰可稱 皇初祖帝

神主無主名夫歲一符已

上以季秋明堂大饗禮未其舉欲舉明堂儀殿父於配

天因得薦徽號于 天子 祖宗于 聖考也

命即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殿未成即大內

之玄極殿行禮焉十七年殿成薦大號於天稱

皇天上帝奉 獻皇帝侑如嚴父配帝之文尊

太宗文皇帝為 成祖尊 獻皇帝為 睿宗加尊號

與於 廟饗制廟立春植享各出主於殿立夏立秋

立冬出

太祖 成祖 七宗奉饗 太殿為時拾季冬中旬上

日出

四祖

太祖 成祖 七宗主饗 太殿為大拾祭畢各歸

主於其寢於是 獻皇帝享祫如

列聖而神座次

孝宗下於 毅皇帝叔也以故躋而撤 世廟專祀之

儀一十年夏四月 九廟災初震火起

仁廟風大作主燬俄而焚

成祖廟主又燬已焚 太廟群廟俱盡惟 睿廟獨存

上奉安

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上 長陵 獻陵告題

成祖 仁宗帝后主亦奉詣 景神殿安焉

上欲復建明如初禮而中允郭希顏上書言

孝宗功德當百世祀請上祀西世室祀 武宗別廟而

獻皇帝祔廟於名實為宜稱下廷議交不可

上曰希顏所言亦臣子之心意繼用以禮官持不可而

罷乃建新廟後同堂異室之制而合祀 二祖 七

宗如初儀當是時郊禘廟桃禮大更定而社稷先蠶

高禘古帝王聖師下至山公水伯大內海子舟司宗

匠靡神不舉諸更禮制甚夥於 文華殿祀皇師伏

義神農軒轅帝師唐堯虞舜王師夏禹商湯周文王

武王皆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侍歲春秋
講讀先期

上皮弁服用酒果脯帛釋尊焉在國學定至聖先師孔
子號名能先儒諸公侯伯封在歷代帝王廟罷元世
祖君臣祠在太廟與饗諸功臣姚廣孝進郭英
劉基在太社太稷復句龍后稷配即山川壇為天神
地祇壇改叙雲雨風雷別建太歲祀壇歲四季十二
月將分四壇從饗而百神休洽無文咸秩矣始

太祖既克元都即 詔禁胡服胡語令悉服中國衣冠
禮樂之舊已念創業禮制初未備 詔中書開禮樂

二局令天下舉耆儒宿學高第博聞練達古今之士
禮送京師與纂脩於是諸儒曾魯何克寬胡翰陶節
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咸集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
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為綱凡儀度名數沿革咸
具為目書成命之曰 大明集禮然經喪亂後稽古
禮文之事廢闕有間未其有卓然當

上意者五年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
穡衣服始制民居與焉五帝教以仁義益未備之時
宜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損益隨
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用永康朕蒙

至天后上卷命

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不草芥失習聖經
摧抑拊順二十餘年居無寧日故埋道未臻民不見
化鄉閭市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
與茲條畫事宜再整彝倫恤念孤寡務遵先王之法
顧以德薄恩澤未孚下民未悅恐貽

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冰咨爾臣庶體予至懷
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已又詔翰林院作舊古
定制書條官民房舍墳塋寺第及食祿之家坊禁須
馬崔之敏有言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即

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
母之喪無功總之假冠昏任俗飲射具文氏無定志
而濫士異學而莫止伶人道流秉禮司頌齊民下賤
踰限也分雖有洪武禮制而廢莫或行夫固無禮猶
水無坊人無基猶室無禮衝衝地毀夫焉有極哉禮
樂積百年而後興宜 詔徵四方明道興學之儒萃
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諫歌孔氏遺
言皆比以 今法寧要無繁寧徑毋異裁成明典行
之天下垂後世範俗同德一邦其永孚于休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先蠶大祀已而改先農以山川
帝王先師旗幟為中祀諸皆小祀嘉靖中以朝日祭

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昨歲年遺之犬臣請祭
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日祭夜明神東向樂六
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上金水五
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升及未戌年皇帝皮弁
皇帝以尊號行祈穀禮於南郊大饗殿祭○祈穀
皇天上帝用駢棺蒼壁禮二劇樂凡奏舞八佾禱雨祭
皇天上帝如所取禮去王○大禮
皇帝季秋行於南郊饗殿皇天上帝南向駢牛
一蒼璧春宗廟皇帝西向駢牛一禮女南向
宗廟前殿後殿殿後有祫殿皆九楹
以前無寢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
於前殿婦畢主於寢殿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
太祖高皇帝
考燕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祖格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仁孝慈誠明莊獻配天育聖文皇后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諡孝恭肅明德弘仁助天啓聖昭皇帝后
宣宗憲穆聖明神武聖烈愷歌文顯武聖仁純孝章皇帝
考恭懿憲慈仁莊烈膺天啓聖章皇后
英宗法丁立仁明誠欽徵天恩武至德簡孝睿皇帝
考莊獻稱私惠顯仁恭天欽聖懷皇后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王仁大德敬皇帝
孝康靖肅莊慈哲毅明天贊聖皇后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機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祐聖皇后
式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教皇后

敦列左右室皆南向祫殿藏
德祖玄皇帝后 釐祖元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淳皇帝后 祧主 廟殿兩海侑享親王十五人登
追生 濟泰王劉妃 霍介王翟妃 下祭王

事殿在乾清宮垣後嘉靖中建○等件
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以太牢祭先師孔子於太學南京太學遣祭酒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皇帝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商周文武帝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帝皇帝唐高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分五室室六牢一體三獻樂十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呂穉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留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滿漢韓世岳飛張浚范仲淹二十八人列兩廡廡室各少牢一嘉靖十一年建皇帝仲春擇日祭先農悉行耕藉禮用太牢禮三獻樂八奏舞八佾皮弁服乘耒耜三推三反京尹捧香箱播耒而覆之三公五推九卿九推還宴從耕官○歲仲春冬上甲日遣太醫院官令先醫用少牢嘉靖中又建三皇廟於太醫院春秋祀焉○歲春擇日

蘇廟在山川壇旗幟廟內有歲仲秋祭山川之日遣
祭於承天門外霜降日祭於後廟歲暮享太廟日
專祭火雷之神神機營提督官詣祭於後廟日旗
大鼓用砲之神曰弓弩飛鏑是日之神曰陳前陳
後神祇五岳等神皆南向皆一牛而有神討
皇帝武弁服祔祭祭畢牙之神六廟之神皆南向建牙
旗六廟於神位後祭之日皇帝親詣視祭州大宇
禮三獻樂六奏皇帝飲福肅聖殿肅聖殿肅聖殿
於五酒疏酌神馬○功巨廟殿中元勳六王少宇
二配享十五人南享太廟諸功臣元勳六王少宇
成用靖海侯吳順新國武義公康侯才海部公
臣暨各設册一書故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廣濟鎮
撫少半十四孟武恭遺勳戚大臣祭大功坊又有
山王家廟歲遣太常五祭用少半○上廟在京城
皇帝遣官各以時祭孝春秋真武孝夏東岳仲夏
降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仲春秋祭國祀恭路公廣孝
正旦長至聖旦靈濟宮皆太常仲春秋祭京師太
部司馬馬且先教人僕宋文丞相元世祖陵皆順
南京十四廟季春秋仲春祠山王惠王王夏春秋
禪師仲秋都城仲春仲春祠山王惠王王夏春秋
顯靈皆太常春秋仲春祠山王惠王王夏春秋
牧太僕匹孟歲除漢陵系諸忠烈王子文漢
軍漢壽亭侯關羽等忠貞公臺宋忠烈王王相
唐劉忠肅公仁贈元衛國忠肅公福壽皆天府皆
小字與武官誌素差視前皇帝遣官云
上詣學釋菜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帳于大成門外
至日旦上至御帳服弁服導引官導上出
詣酒進爵所酌酒詣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揖主執事
官跪進爵上詣爵授執事官執事官于神位前出主
再拜百官皆再拜四跪哲兩兩分如常儀○殿
門內曰午門門以樓觀中二門東西為左右文門
門內曰奉天門門左右為東西閣門內正殿曰奉天
上廟之受朝賀殿左不門左曰武機奉大後殿曰華蓋殿華
座之側左曰文機右曰武機奉大後殿曰華蓋殿華

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門也奉天門外西無閣
有門左曰左順門其東為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
東宮視事之所也右曰右順門其西為西華門內
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嘉靖中二殿災改
奉天曰建極殿門之東皆內衙門曰皇極殿南衙建
六部於廣教門之東皆內衙門曰皇極殿南衙建
外南衙惟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置於西北東平門之
后妃類上慈宮徽號皆禮官擬上其儀而下於諸
司元旦旦口居至萬壽聖節百官各率其屬大
朝賀上壽月朔望御殿早午晚御門朝羣臣
皇帝初即位必耕籍視大學釋奠于先師
皇帝諭百官曰詔曰制曰詔曰書曰書曰
后命曰詔曰詔曰詔曰詔曰詔曰詔曰詔曰
上批答曰聖旨大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
天子曰今日東宮出監國若今節百官朝賀禮
天子一等諸王讀書禮下于東宮皇太后亦如之
外命婦朝賀大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亦如之
宗室即王將軍中尉妃主郭孫后各以其親疎為
百官於宗王稱官而名不稱臣王冬稱臣於其王
九印文四等文謂親王若第將軍掛印柳葉篆一
品至九品九疊篆賜關防若未入滿條記亦如之監
察御史八疊篆央王印三等曰今日錄金銀以
宴三曰大宴曰中宴曰小宴如宴殿大九冠婚大
射宴射參酌三禮而登殿其儀凡公民私服舍皆
有式無踰僭月寶十四日奉天之寶以鎮國
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
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
行寶以封四夷曰天子信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
運之寶以識黃蓋勅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
從幸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勞人曰敬天
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警夜巡衛以金
牌為號半字符契而從中馬以牙牌五察朝參以紫
牌三謹孔事以雙魚銅牌二肅直肅以符驗五曰才
馬通達信以給郵傳國有器若品官庶人之器皆古
寒禮損益行之凡諸
皇帝十七字 皇后十三字 皇妃東宮東宮妃二字

司觀一字即王二字無賦文武大臣彝器贈諡移諸

由史下編卷之十五

函史下編卷之十五

時郡鄧元錫纂

樂律考

南豐後學曾慈爵校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昇幾康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咏歌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而德益至明樂者益興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夫音樂之

由史下編卷之十五

所由來遠矣本於太乙行於陰陽陰陽變化一下一上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旋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四時迭興或暑或寒錯代不同以盡其行而萬物生焉萬物備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克其聲蟄蟲始作震之以雷霆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也是故萌芽始震凝互以形有形則有聲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生音此樂之原也古昔聖人合

德天地並明日月坤陰和陽遂性而反之命三綱正
九數敘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于上乃調之以自
然之命合之以蕩平之心根之以優柔平中之德比
音而樂之以宣八風論五常正五情奏之以人徵之
以天一之於禮義統之以太和而樂其可興也興樂
有具必節嗜慾不溺樂乃可務故樂有其適非
適人之情也使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夫人有
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
心術形焉是以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嗶諧慢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
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以爲州異國殊
情習不同博采風俗協比聲律稽之度數制之禮義
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
子躬於明堂臨觀焉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
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
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使萬民咸蕩
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使之剛氣不怒柔氣不
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焉

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樓五常含好惡自
之理也昔庖犧氏之至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
本炎帝之時多風雨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土達
作五絃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
謀黃帝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
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取竹之谷定
黃鍾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
施英韶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帝顓頊
生自若水處于空桑乃登爲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
其音熙熙皞皞鍾鐃帝命飛龍效之作八風之音命
之曰承雲亦曰六莖言其德如雲帝嚳樂
曰六英言其德如雲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
行民氣鬱閉節骨瑟縮而不達作爲大咸以宣導之
命之曰大章大章章之也舜紹堯治命夔典樂于時
六府修三事和因九功之敘而作歌播之爲九成以
明德象功其命典樂之官曰命汝敎冑子直而溫寬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既在位諧於
其職其述職之詞曰曷擊鳴球登柝琴瑟以詠祖考
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敎聞之

笙鏞而鳥獸踴舞蓋簫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自生民以來韶為盛於世焉上古於德為廣淵於時為紹堯致治在位以揖遜時乎人乎固韶其獨兼矣季子觀之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此矣禹勤勞天下作夏篇以象功臭者大也禹敷上治水而大中國也湯率諸侯伐桀若時雨降適時大旱度精致禱黔首彼澤樂曰天漢漢者澤也言湯克寬仁救其邪暴護之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大武其

金奏外傳以為肆夏樊遏渠呂叔子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為始而七出也再成而減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夾振而四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總于山立久次於綴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盡善傷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讓之為懿也樂以象成而生於崇德夫德則何可為偽也其後周公制成王四征弗叛宗周也於是播樂以安福

本禮以節樂而睦頌聲興於是以六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為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詩曰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而樂成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限道常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之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會而天地自然之合也六律應陽六呂應陰以陰之同手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十二律也十一律各具五聲數多而獨者大呂而清者細大不

稱宮絃不輪羽絃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聲然五聲寓於八音金石土為陰食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而後石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竹周官大司樂本虞胃子之教燮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大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祗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樂尊者享

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聲樂和於此神物應於彼誠感而神應也故樂圖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鼔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圖丘奏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由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故樂幽可以格鬼神明可以和邦國近可以合饗食遠可以諧萬民敦美教化極之可鼓舞靈動俾畢作咸奮也而大師旅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軍聲而占其吉凶故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輒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

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書曰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主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壝也言陽氣之危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陰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於十母爲壬癸壬之言壬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胃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

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生復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夫地識之別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於聲微於氣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之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言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前漢志曰夫作樂者所以和五聲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而移風易俗也商之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通典曰商金也以物堅強成純而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官中也居中央暢四維倡和發生爲四聲綱也通典曰土無不容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五聲協五

竹五事並常則角爲木爲仁爲視商爲金爲義爲聽徵爲火爲禮爲言羽爲水爲智爲貌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而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宮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昔者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生而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北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臣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萌產萬物爲六氣元以黃色名元氣謂之黃鍾律者者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間以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以生太簇簇者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間以夾鍾言陰盛

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以生
姑洗洗濯濯也言陽氣洗物而姑潔之也位於辰在
三月間以中呂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
助姑洗而宣氣暢物也位於巳在四月以生蕤賓
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
五月間以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
物使長茂也位於未在六月以生夷則則法也言陽
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在於申為七月
間以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在
於酉為八月終以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
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在於戌為九月間
以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閏種也位
於亥為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
乾之初九陽氣伏於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
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萬
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
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長茂之於未令種
剛強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
施茂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
與剛正月乾之九三萬物畢遠養出於寅入羣而

之仁以養之義以成之冷事物各得其理焉寅不也
焉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
卦伏羲氏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者也立
於道曰仁聲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數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
為三統其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地之衡為地正太
簇寅為人正三正正始之道也地正適始紐於陽東
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
鍾為官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其正聲應之無
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
鍾而他律惟當其月自官者則其和應之而律有空
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易曰參天
兩地而倚數天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
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
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
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
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
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
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
分當期之日為林鍾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

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和會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周禮大司馬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字其和言合也本氣於朔辰於建合而生也黃鍾子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星紀丑也大呂丑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玄枵子也故黃鍾於大呂合也太簇寅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娵訾亥也應鍾亥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析木寅也故太簇於應鍾合也姑洗辰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大梁酉也南呂酉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壽星辰也故姑洗於南呂合也蕤賓午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鶉首未也林鍾未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鶉火午也故蕤賓於林鍾合也夷則申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鶉尾巳也仲呂巳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實沈申也故夷則於仲呂合也無射戌氣九月建焉而辰在降婁降婁戌也故無射於夾鍾合也天行見於建而日月所會輯於辰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為天地之至和物從生成焉律同之配合象之倡合以為均而八音克諧故音

聲之道與天地通也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
 條鬯而該成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
 鍾之長也九寸參分損一隔八而下生林鍾之初六
 地統六寸參分林鍾益一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八寸
 參分太簇損一隔八而下生南呂之六二五寸參分
 南呂益一隔八而上生姑洗之九三一分參分姑洗
 損一隔八而下生應鍾之六二四分參分應鍾益
 一隔八而上生蕤賓之九四八分參分蕤賓益一
 隔八而上生大呂之六四八分參分大呂益一
 隔八而下生夷則之九五五分參分夷則損一
 隔八而上生夾鍾之六五七分參分夾鍾益
 一隔八而下生無射之上九四八分參分無射
 損一隔八而上生仲呂之上六而一終矣八寸五分
 四絲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
 呂生子也黃鐘左旋八八爲位以調五聲九九八十
 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
 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
 四以爲角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五聲調焉
 而黃鐘以爲均凡聽官如牛鳴茹中凡聽徵如負猪
 豕覺而駭凡聽商如雜羣羊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

聽用如雉登木以鳴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
 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
 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
 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
 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
 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
 也寸者付也尺者獲也復音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
 度別於分付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張信
 天下者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合升斗斛
 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
 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
 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廐焉其上爲斛其
 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侖其狀似爵以廐爵祿
 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由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
 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侖萬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
 百十二釐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復焉君制器之象
 也侖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
 侖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

角斗平多少之數也夫量躍於倫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衡平權重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二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其小大與輕重爲宜圓而環之今肉倍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成兩二十四氣成歲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交數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陰化皆得其成就均平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萬物之數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曰尹氏太師爲周

之氏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咸有五象其道一也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擎也物擎歛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中於時爲春春者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主者圖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六合之間經緯通達乃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五則揆物厥學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而均之起於數數者一十百千萬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規矩準繩權衡嘉量探賾索隱鈞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稷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凡律度量用銅銅者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竹故用焉候氣之法實律之大驗法爲室三重戶閉蠶塗必密周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管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厝管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端按厝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其灰散爲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候律者謹諸此故聲生於

史記下編 卷之十五

十九

日者也律生於辰者也律以和聲是故天子嘗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通人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其候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治道虧缺淫過凶慢之音作而上未之禁日艷彌濫然而雅頌所承淡肌膚而藏骨髓者經千載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子孔適齊而聞韶也其時先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通知其

意景王時將鑄無射王爲之大林州伶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利制韋昭曰以調利大不踰官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酥樂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

史記下編 卷之十五

二十

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構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置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置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鍾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

樂之興也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興之
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
成今鐘槩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王崩而鐘不和
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
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
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
也故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
簇所以金素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
考神和賔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
伏而黜散越示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四四隙
之細也常昭曰四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
展百事俾草不任勝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前
實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後也應律呂不易
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鍾
甚大無鐃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
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
貴之伶州鳩又言昔武王伐殷成王湯火月在天
之位在比維顯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
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則我皇此入美

之姓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馬神也康之所在則我
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
列也南土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言之以聲昭七
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樂而雨以
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
名之曰羽所以蕃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
牧之野故謂之武所以屬之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
令于商昭顯文德所以糾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
王之德也及及廟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單穆公
合於百姓故謂之廣所以優柔容民也
之言樂曰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
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聰和而視正聰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
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爲憲令而仰諸民正
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
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不
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
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慮之度其何能樂其後
王澤竭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
吾目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時桑間
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致疾損壽外亂政傷民
巧僞從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罔利列國
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公齊人餽魯而孔子行
當是時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

則惟恐聞鄭衛之聲則忘倦蓋樂淫久矣子夏辨之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簧笙合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擾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語以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焉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子孫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促數煩志齊音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曰詩

牖民孔易此之謂也然終已莫反秦并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以爲娛丞相李斯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慙慙非此則和說不通鮮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爲樂耳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耽縱而國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既饗也皇帝就廟東廂座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文始舞文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已治定也又作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舞無樂近至尊不敢以樂也出用樂明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

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
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
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
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
兒得百十二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今兒皆和習之上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
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以沛爲朕湯沐邑後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
母故人月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
父兄願留已復留止張飲三日乃後去蓋其樂也孝
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曹習吹以相和常以
百二十人爲員而使樂俯令夏侯寬備蕭管更名房
中樂曰安世於是高帝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
舞五竹舞本周舞其四時舞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
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德舞爲昭德尊爲太宗廟
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樂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
秦楚之謳以待中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
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

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常以昏時
夜祠至矣乃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
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
其辭集會五經家論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
文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
清高張四縣懸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
言其聲之盛一金支秀華鱗庶旄翠旌七始華始
言其聲之盛聲神來宴娛許其反庶幾是聽其聲音送細絲
人情忽舉青玄熙事備成清思聊聊經緯冥冥其我
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
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愛輔其王侯秉德其鄰翼
翼顯明昭式清明暢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按
四極其海內有姦紛亂東比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
樂交逆劉敞曰逆迎也言師蕭勺言其聲羣愚肅爲
濟哉蓋定燕國其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
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所其安其所樂終產
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秋飛游上天高賢愉愉民人
八豐草蔓女羅施壽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
莫長彼無極其九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要治
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其都荔

遂芳宵窳桂華

師古曰都良詩芳俱有芬芳桂華之反

孝奏天儀若日月光象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

殷盛芬哉芒芒廣孝道隨世我署文章署外郎也馮

馬翼翼承天之則吾易場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

美若休德查杳冥冥克綽永福其延長也磴磴崇郎

即兄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變夷竭歡象來

致福象詳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其十嘉薦芳矣告靈

饗矣靈告既饗德音孔藏惟德之藏建侯之常承保

天休今問不忘其十皇皇馮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

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其十浚則師德下民咸

頌今問在舊孔容翼翼其十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

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

不忘其十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其十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其十其郊祀

歌十九章詩曰練時日侯有望其十燐反管蕭延四方

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

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

哉沛先以雨般喬喬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惠其十震澹

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靈億牲繭栗采盛香尊

桂酒賓八鄉以水漬桂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遙

堂眾婢音好也並緯奇麗顏如茶兆逐靡師古曰民

被華文則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縠也

若霧俠嘉夜蒨蘭芳澹安容與舒也嘉觴此天神帝

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

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武后土富媼昭明三

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此後上青陽開動根荄以遂

膏潤并愛岐行畢逮霆聲發榮燬處頃聽枯槁

復產迺成厥命眾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嘒嘒惟

春之祺祀青朱明盛長專敷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

所訕劉放曰桐切雅也數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

田百鬼迪進當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

無疆祀赤西顙湖浪碭秋氣殺肅含秀垂穎續

舊不發姦偽不萌祇孽伏息隅辟越遠四絡咸服既

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祀白玄冥陵

陰蟄蟲蓋藏中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

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

之時掩收嘉穀祀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

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

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

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許乙飾嘉籙列陳

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勝八荒鍾鼓笙竽雲舞翔翔
招搖靈旗九夷賓將其後上得神馬渥洼水中
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太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
白麟幸東海獲白鴈次赤蛟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
鼎壇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
星華燁燁諸歌類次成什而上勒兵朔方邊待單于
塞下作鼓吹鏡歌爲軍樂諸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
廟亦多所譌闕故弗著方歌天馬時侍中黯進曰王
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
爲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

不樂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古學以爲治道非禮樂
不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存肄之歲時以備數
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雅聲雅聲以存肄故施
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
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
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
詔於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
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調簫自度曲分判節度窮極
要眇嘗置擊鼓殿下天子自臨軒墮擣九以銅鼓聲
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然所好

獨溺音是時郎頓丘京房好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
相生之法以爲上生下皆三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
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鍾終於仲呂而十二律
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
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
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
法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
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餘以次運行當日者
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而六律十二管迭相爲

宮之法大具以六十律分養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
冬至而復而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
音考其高下無不昭合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以
爲竹聲不可以刊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
而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
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
官候部用之截管爲律用臨以考聲列以驗氣會房
刺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禹弟子
宋暉千載反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
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賧

脩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未成今曩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脩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脩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

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哀帝爲定陶王時疾惡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倍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大司空武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

罷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爲鄭衛之聲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不爲制雅樂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也光武既平隴蜀得公孫述瞽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陽朱明西顓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克言興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所以象功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脩建三雍蕭穆典祀功德至盛宜饗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爲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樂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昔太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拾食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德不廟即世祖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

之舞如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
皆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防言聖
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因
歲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
十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氣與聲猶存
故史記律書獨詳其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其外四角規而圓之
鹿旁不滿九釐五毫尺四寸有奇其徑當四寸有奇
容十斗寸容一百六十寸容一十積一十豈銅斛銘
容十斗寸容一百六十寸容一十積一十豈銅斛銘

曰倫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
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
而後世言黃鐘圍徑之數多祖焉蔡元定丁嘉量方
斛容十斗實二千倫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為一十升
百二十寸又白嘉量之法合倫為合十合為升十升
為斗十斗為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分者一
百六十二萬一分積一十六分二厘六毫六絲六忽
二微一纖一沙一渺一渺一渺一渺一渺一渺一渺一渺
合積一十六分二厘六毫六絲六忽二微一纖一沙一渺
之倫為八百二分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也
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長十
一其長之分以廣自東京更董卓之亂諸樂器燬
播蕩無復存者杜襲以精識為魏雅樂郎工鑄銅鐘
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任意武帝命

將所鑄鐘錯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謬爽乃知變為
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古器合惟散
騎侍郎阮咸心譏其聲已高高比哀思不合於中和
非與國之音殆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後勗樂施用
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勗以校已
所治果長四分有奇始服咸之精而莫能居意焉時
校大樂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
作劉劭依周禮文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
銅律呂以調聲韻以量古器尺寸無爽又汲冢盜發
六國魏表王冢得古周時王律三條聲校之法同最
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校今尺長四
分乃校古法七品一曰洗王律二曰小呂王律三
曰西京銅望果四曰金錯望果五曰銅望果六曰古
七曰建武尺姑洗微強西京望果微弱其餘與此
尺同時人以為切俗信自是樂益殘亡梁武思弘古
而有徵惟阮咸識焉

道詔博求學術通明者陳所見究於樂而莫知其解
帝素善鐘律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
以武舞為大壯舞文舞為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燔
瘞奏雅雅取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
胤雅取未錫取諸詩王公出入奏雅取諸書上春
泰介雅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雅雅大
祭祀降神及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
五經家言以命之而樂章有繁其文約撰其後帝
既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功等樂十篇用讚佛道

又有法樂苑囿皆童子倚歌而和散無違大會則
之用荒於理梁處以亡陳敗元嘉中所用齊樂盡
韶爲名而後主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耽習之遣宮
習北方簫鼓自爲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爲歡於清樂
中造黃鸝留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窈窕
極於哀思歌詞綺艷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
隕涕出行遊於馬上奏之樂往哀來陳竟以亡元魏
孝文垂心古雅正音聲自爲歌詩和上下被管絃宣
之太常辭高允又奏樂府歌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
風化樂始近於理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
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時定帝
恚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
爲命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獄罪之諤曰斯事體大
不可速成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
難也乃得解於是沛公鄭譯得龜茲人白蘇祇婆法
老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
七聲以爲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
十四調旋轉相交合而樂和邛公蘇威子夔議欲累
黍立分以定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卿弘領其事又於
音律不解而何妥舊學爲儒者所衆推耻不逮譯等

欲沮壞其事於是說者各異朋立黨以相非而是非
混淆或請令候樂擇成善者而後從妥恐樂成即善
惡易見請大合樂廷試之且逢上意言黃鐘八君之
象法當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如假餘律旋生是君
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黃鐘之調帝大悅曰洋洋和雅
甚與我會班賜妥等及諸脩樂官有差而譯等議細
不用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議者以爲乃中
原承傳雅樂之舊雖舊俗治化而大體猶古詔太常
置清商署領之於是奇章公牛弘又請依古正五聲
六律旋宮之法每宮一調迎氣奏五調纓樂用七調
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帝猶先入妥言絃旋
宮之議而終隋之世樂惟素黃鐘一宮餘聲律不復
通已舊工老死或有能爲蕤賓一宮者於饗祀展之
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或初入月氣即應或
至中下旬始應灰飛或三五日輒盡或終月不盡帝
以問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吹不
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
氣應者其君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
而歲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
應何當哉弘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鐘律

嘗方食與人論聲樂因前取食器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鄭譯方定樂上問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聲時周禮旋宮之義久亡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常創其事初皆怪哂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而皆依於雅正莫不嗟異於是頃益樂器甚眾然其聲雅淡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眾共排

史下編 卷之十五

擠之樂竟不行而退省其私未嘗不歎息以為有神解也其後新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泣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人皆不謂然已乃卒驗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於戶外彈胡琵琶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曲何自興對曰頃有之令言歔歔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往而不反者君也竟煬帝弒而隋亡寶常後貧困餓且死取所著書焚之曰初樂成既施用弘等恐眾論疵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清請盡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復湮

豈不痛哉煬帝矜奢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宋陳樂工子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絃管哀淫巧奏彌濫蓋樂壞極矣唐初沿隋舊太宗即位始詔太常少卿祖孝 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一律而生五音協律即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為十二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鐘一宮擊止七鐘五鐘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鐘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布管飛灰順月皆驗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詵車依淮南本數因京房

史下編 卷之十五

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復著具法音生二變因變數為正徵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鐘終南呂迭為綱紀黃鐘六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宮七變宮其聲餘濁至清為一均九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宮調有下聲一聲一調宮也十二角一調商也十二徵一調角也十二羽一調徵也十二宮商角徵羽五音之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謂無聲木官通相用惟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瑟以銅鼓已文收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斛二銅斛十四銅斛一斛左右耳與齒肉皆於大樂署中於是合考以至於斛與古王尺斗皆藏於大樂署中於是合考

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音多異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曰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園丘以黃鐘爲宮祀方澤以林鐘爲宮祭宗廟以太簇爲宮郊迎五氣及朝饗則名以其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求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

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嘏奏壽和而郊朝祭享
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義久亡傳世莫能知而
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
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
所制之音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昆人
洗爲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皇地祇方
立以兩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商南呂爲羽奏嘏
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神祇宗廟以黃鍾爲宮太
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
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爲宮奏元和之舞大所大報以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永
和之舞明堂軍以黃鍾爲宮奏元和之曲神州以應
籍田以太簇爲宮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賓爲
宮並奏順和之曲輿輶出入去衛和之樂並以姑洗
爲宮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曲大饗讌會奏

好沈雅。竊二調。皇帝食畢。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因送曲。皇帝如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曲。皇帝大射。奏騁虞之曲。並以姑洗爲宮。皇太子奏舞。一首。皇太子軒懸。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九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應鍾爲宮。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三終。上公九終。侯伯七終。十男五終。大夫四終。士三終。後樂歌大備。當樂成時。天子躬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曲。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樂乎。上曰。樂聲所感。因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存。試爲公奏之。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時文收請得以次重正餘樂。上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先是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七德。舞始上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宛上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後沿用爲文舞。名九功舞。上追念七德舞爲功烈。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

臣曰斯舞雖發揚蹈厲與文德殊科然功業由之不可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上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在位然嘗以文德綏之謂之不如武過矣時魏鄭公徵念欲上偃武脩文見舞七德輒頻不視舞九功輒審諦觀之中宗昏德湛胡樂為淫酣弘文學士武平一為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樂有胡部被之聲律抑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美之也此日益以冰宥異曲

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豔劇歌舞號曰合生趣數驚僻殆亡國音之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以崇肅雍其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比大饗而以倡優媒狎虧汙其間墮邦國之典臣竊惑之不納玄宗為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池忽水流溢變為池及即位以為祥祥龍池樂已又作壽聖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於是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為立部伎堂上坐奏為坐部伎太常閑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

又不可教者隸雅樂雅樂至於此其後上寔有感志於仙河西節度使楊敬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士司馬承禎承詔製玄真大羅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初隋有法曲蓋絃索遺製出胡中傳以為自秦漢而來曰秦漢子上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律曲誤上親覽而正之又命宮女數百人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其音惟太簇一均聲惟殺特異又上好之以為是八音之領袖諸樂不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甘等州為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竟反涼甘伊州皆陷於吐蕃故夫奇濫之樂不可通而帝者必審慎所好也自是代有作而無慮皆新聲唐世天子廟各有樂舞各有名獻祖廟曰光人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收世祖曰大成高祖曰大明太宗曰崇德高宗曰惟新代宗曰保大德宗曰文明順宗曰大順憲宗曰象德穆宗曰和寧敬宗曰太鈞文宗曰大樂官祖曰文成武宗曰大定宣宗曰咸寧之舞云

紹興之倫其一中謂州得王晉十二以獻張文收扣三今猶其一於黃東尺必得馬下并求之如言而得長和古武太后朝以知音大常路達乘馬者聞其聲竊云此人當馬好者皆觀之作未半里馬驚墮殆死常觀人迎候問焉王聲曰此婦人

不利姑是日姑疾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世言樂者
道衡為最曹紹爽次之樂皆為太樂令享北郊蓋
紹爽史有怨於樂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鍾和聲使
自鳴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方禁之不已紹爽
來問疾僧以告俄擊鐘磬復鳴紹爽笑曰明日設
此樂食訖出懷中錯鈺磨磬數聲遂絕問其所以
曰此磬與鍾合律故擊彼周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
宿懸于殿廷上臨觀有懸而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
歎以為樂陵遲至於此也以問樞密使王朴朴乃為
上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
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
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以為樂端
半之為清聲倍之為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為相生
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後於黃鐘之宮黃鐘者聲之總
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為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
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
宮法廢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
七聲餘五調曰啞鐘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人志
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之八十
四調復完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於三五同功安史之
亂樂器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集官酌詳
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之文鑄

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肅承訓校石磬定之今
在懸者是已狀雖鐘磬實無相配之和梁唐晉漢享
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鍾鐘不考聲律循環擊之而
已黃鍾一宮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泯滅盡矣
於是上命中書舍人竇儼與朴詳定乃依周法以柷
泰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
鐘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為十二管吹用
不便倣古法作律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其法宮聲
八尺設柱為大簇第十絃五尺八寸四分設柱為
呂第七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八絃六
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
設柱為蕤賓第六絃五尺八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
五絃五尺六寸二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
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二絃五尺八寸一分設柱為
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
寸變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發
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
調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為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
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由馬具奏言旋宮之聲
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違今不敢遵用
具詮定如上而臣淺學獨力未能宣究望集多聞知
樂律者上本古典下順法故較次其得失詔尚書
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諧不相凌
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為朴所定雅樂

聲已高比哀思於中和不合詔判太常和覲詳定覲
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為律呂而三分損益上下
之以相生取合真音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
秬黍為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合惟西京銅望臬古
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今朴所
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中於此況影
表上測天行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上乃令依古法
造尺及黃鐘之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
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相符下尚書
省無議衆莫能難由是更造十二律管而雅音以和

通鑑下編 卷之十五

四十五

蓋又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覲請改文德
舞為玄德升聞之舞武功舞為天下大定之舞而命
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大饗天曰
高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登歌曰嘉
安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入曰正安皇帝食舉曰
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
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俎豆入曰豐安
祭享酌獻祝嘏曰禱安祭文宣王武成王用永安耕
籍先農用靜安宗廟俎官奏大善之舞順廟官奏
大寧之舞順祖官奏大順之舞宣祖
宣宗大寧之舞威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闕於審音即祭饗

通鑑下編 卷之十五

四十六

止奏黃鐘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幹林學士李
宗謬等科條律呂樂器諸名數為編曰樂纂且更樂
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樂明年天
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按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謬執
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鐘磬塤箎
琴瑟笙簫各為偶合奏吹箏琴筑參合奏乃後以擊
鐃鐘倡六變九變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之舞畢
精習上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大中祥符中
改酌獻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禪安飲福
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階安靈文諸曲景祐初天
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燕肅言樂
金石不調願考脩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校理李照
及肅等典其事校理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
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五
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脩不合古法而然也用之
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鐘鐃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
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器也臣請
依神謬律法鑄編鐘一虞樂當可和詔於錫慶院鑄
之照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定廣客下
懷州取河內葭莩灰以候氣從之鐘成聲猶高更用

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是以十二
管之法鑄銅為合升斗以為量率六百三十黍為
一龠為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
於升已又以鑄鍾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
升十升為斗命曰樂斗已又言太常鐘磬十六枚為
虞而四清聲承治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
則鄭衛之樂也請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
哀思邪僻之聲無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不用而自
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元祐翰林侍讀學士湯
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樂
三十六黃之等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琴九弦之瑟
之琴十六枚之鐘聲各有一之於十二
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春秋流樂總言金奏詩頌稱
美實係聲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未易易且古者
既以十二律此一或誤又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附正
之太原聲本其意始者至應鍾四宮而設也五
音官為君商為臣用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
之王生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卑
清者為卑卑不可加尊古今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
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
君也惟君臣民三者上下有分不得相踰越故四
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明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
旋相考擊至夷則而四官為官之時臣民相越上
下交矣則凌犯之音必作矣其鐘磬十六本周禮諸
儒之說及唐典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見諸如舊
制便上以樂難備詳奪權用一二枚為一格且天
詔有知樂者能考四達協調清濁今有司以聞
子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
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隨新經凡六

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諸於中和使經久可
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中書門
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直講胡
瑗穎東推官阮逸進士房庶皆驛召預議議者安所
習為至當而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
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
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所起也重十有
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
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交相譬而實可
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
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
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
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
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
十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
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為九方
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
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鐘以
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
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為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

新樂所造鐘磬本鴻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璣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說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編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其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侖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逸等以上黨拒黍大者累尺小者實侖已自戾於

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初所製尺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區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爲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校宜斛尺可定漢志音典大泉五十二分錯刀環如大錢形如刀身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末校長

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寸有詔命諸家各作鐘律以分半貨泉重王銖徑一寸獻而時論互異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於是知諫院李允言樂之爲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未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樂亦已直紀其鏗鏘而莫詳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遠求三代之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樂數年繁費甚廣務爲異說欲以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但取其諧和近雅者用之庶其可乎於是上御紫宸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

閣臨觀而瑗逸等皆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乃可協照按試曾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瑗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鈇鐘粵萬斯年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形則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瑗等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聲弁鬱而不揚其鏘鐘又長甬而震掉著作即劉義叟謂人曰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其有愛乎嘉祐元年元日

上御大慶殿受朝前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上大驚於禁中徒跣露禱因遂感暴疾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失言臣聞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臣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故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人言志詠以為歌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協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器以寫之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以詠依聲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不和聲非古也昔虞樂成九以簫為主商樂和平惟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音則知鍾簫磬者衆樂之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鐘磬簫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集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

之久而聲宜可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樂奏一聲而諸器各以其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埙篪笛簫箏筑奏一聲而鍾鐘特鐘編鐘連三聲並應聲煩而衆音為之掩抑是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鎮與傑等詳定傑於樂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爲大樂所典乃法度舊器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校失得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一夕傑上言朴鐘已弊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士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知前世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非一黍爲一分當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黍中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可定也衆莫之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之以爲衆論所不及欲求一稊二米和氣所生黍以定律而几議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

亦隨變必以古器調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聲與器必不合矣諸皆主聲然所定樂大都即李照之舊加四清聲而秦之猶之舊樂云詔罷局加賜鎮等有差鎮辭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嫌於干進先請老既得謝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始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上之於是天子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鎮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爲鍾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

卷之十五

五四

騁於論議故莫能有定云始鎮於司馬溫國公光太節如一人至論樂各往復諍不相協及鎮鑄周鼎漢斛成欲招光至穎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曾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非石夔復生莫之能決彼周鼎出於考古既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辨知如漢斛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爲就今尚存非必可法者哉蓋嘗之也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張樂以爲名而天子有感意於仙蜀剝負卒魏漢津嘗及

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班因託言遊蜀得師事唐僊人李良授鼎樂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謬太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爲寸以度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上古樂鐘驗竅制乃宋成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御大慶殿受朝賀下詔言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賤復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未幾金入汴凡大樂軒架并景鐘九鼎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頤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

卷之十五

五四

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淫淡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刻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慾導欲增悲而不能止蓋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寡慾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程正公頤以爲律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管以候氣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拒泰之比張明公載以爲聲音之道通於物感靈

吐絲而商絃絕金氣盛而木氣衰此自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爲不可知不知有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皆窮本達變而深得其要機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樂律有冥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鐘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鐘之律以三歷十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第二以黃鐘三分爲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實四次變律五次生律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衡次焉爲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侖尺欸識用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爲律呂證辯者甚具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一律由是生焉

其實由爲黃鐘九寸以三歷十二辰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寸分釐毫絲之法法皆用九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鐘積其實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〇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釐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毫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鐘南呂應鐘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倍其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陰不當陽自然之理也而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用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全一算而數不可行故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

而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自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古謂之和繆敬變聲非正不為調然如是而後和夫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者也故黃鐘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一則有變律皆不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故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其十二律則旋相為宮各具有七聲合之為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為正調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為調故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鐘也黃鐘生

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去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故日辰之數由入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日有六甲辰有五十子為六十日樂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令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自然豈顧強哉夫陽主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

雷建細至蟻蟻無非聲也易備之矣樂雖有十二律六十調惟黃鐘之一聲其聲中聲其氣中氣其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已發而中節者也故樂者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其大都本大史公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之言以黃鐘為聲氣之元班固所謂吹以效聲列以候氣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時至今欲求聲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

每差一分為一管皆即其長短為九寸度而具圍徑如黃鐘之法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其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可從而定也朱文公熹讀其書以為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鑒其見之行也其後文公攷訂禮書定鐘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而鐘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梅明遠吳二日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去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故日辰之數由入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日有六甲辰有五十子為六十日樂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令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自然豈顧強哉夫陽主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

明興

高皇帝寅恭郊社宗廟之祀 御製圜丘方澤分祀樂

章後定合祀更撰合祀樂章禮成歌九章之病音樂之未復古也 詔尚書同尚書凱與協律郎謙定雅

樂而學士為濂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

圜丘方澤曰八奏神祇會太歲曰七奏朝日夕月太廟曰六奏宗廟時祭給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

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

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講八音五聲十

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白戲隊舞謳歌之承應

通史下編 卷之十五

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凡樂淫

聲過聲凶聲慢聲若舞失節者皆有糾禁而 朝會

燕享兼用俗樂奉鸞司掌之 郊廟皆奏中和韶樂

肅和進祖奏徵和切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

寧和撤饌奏雍和送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宗廟迎

饌奏雍和還宮奏安和皆初獻無武功亞獻終獻舞文

德大宴享奏堂下之樂一奏炎精開運之仲二奏皇

風之曲三奏天下之舞樂章曰清海宇二奏蒼生明

之曲德安四奏之舞樂章曰清海宇二奏蒼生明

之曲德安四奏之舞樂章曰清海宇二奏蒼生明

萬邦之舞武王五曰武王恩奏天命有德之六奏

慶豐年七奏集禱應八奏永皇幽九奏樂人平小宴

樂一曰本太初二曰神太清三曰民太清四曰聖太清

行九奏樂章而天子生座還宮百官行禮皆先是

有樂曰丹陛樂樂章皆近賢而兩兩相和是

上獻前代樂章用諛詞為容悅也其乃依郊令更撰以

進諸侍臣曰繼以尊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

治古樂廢久矣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胡胡戎之

聲甚者飭古先帝王若祀典神祇為舞隊佇聚已甚

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

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嘩淫樂之舉

悉屏焉天大一統而樂道以昌口是歷世遵用太常

律常習焉而已無能紹明之者方定樂時

陳樂器於通 召學士朱升等考定

上親拊拊余升辨五音對忤 旨怒欲法之起居注鼎

從容前論解

上曰升自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鼎頷首曰石音難

辨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為能和此書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

上曰即如是任堅儒治樂樂何由和鼎具言樂之和由

人所致人若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為震威升既出謝鼎曰非君再繼殆樂自宋淳熙來

言律者益互異沙隨程珣申房庶宜春歐陽之秀

已闢三分損一之非自然至 國朝李教授文利實
始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鍾曰含少之文辨黃
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
見黃鍾數少爲極清辨宮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
各得百二十七分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
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
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皆
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
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
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如無環端焉以相生

通史下編 卷之五十五

六

其說曰陽數始於一而成於三終 九故律之爲數三
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
分二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涵九敬
黃鍾之官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應
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
鍾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
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
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且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
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歷同道者也作律呂
元聲書二聲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

愛其書以爲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
儒通解音律皆不謂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
原祿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
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
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
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
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
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
能者今日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
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
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
鍾律之調漸失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可
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
何也清之爲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
四枚之說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
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
戒何也清之爲數少也聲之迫順而易逆而難者也
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
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
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

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調則五音各五之調畢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清則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官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全而二十四調生焉鍾缺其一音而調亦是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之與其詆之如此大都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

其中如若無不說如無不獲也故九寸爲之宮鐘少涵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慎變古也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痠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同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于倍交之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

手八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享講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威爲韻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蕭簫塤塤篪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操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轉各構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發惡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鐘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

起算經起制管追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蹠
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廷者久之應
其在于耶然太常肄常習舊 朝議未遑復古禮變
今樂之事無及之者崔文敏銳曰器數名物必也秦
漢之詁乎殘編遺器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
不形於詁不發於音鳥取乎辨博相高哉又曰今中
原化而夷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
於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北
人諳俗樂初入翰材夕並西花行聞南有樂聲頌促
而哀予愀然動意未旬日

孝皇崩

國事大變

樂記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
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乎戚羽旋
謂之樂者樂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
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嗷殺其樂絀感者其聲
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
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
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應動是故先王慎聲
以感之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時

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惡無節則是物至而入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
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
禮義合生氣之口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
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憚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皆其安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素瀾
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
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
觀深具矣土散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
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愚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

莊肅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瀆以忘本廣則容姦狹
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時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淫樂愚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
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林
以聲其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徒以蕭管養
至德之地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
夫廣太極地絡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表百度得數而有常大小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

伯良子編

卷之十五

六

象也夫采節秦律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樂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子諒之心生則樂則樂安矣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窮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貌斯須不靜不嚴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樂動於內也禮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樂盈而不反則於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昔者子貢問於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所宜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所聞而子貢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通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勝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與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太史公曰夫上古聖王舉樂者非以娛心目快意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血脈流通精神句和正心也故官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蒸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而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

人側隱而愛人聞樂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內故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夫淫泆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山史下編卷之十五終

山史下編卷十六

盱郡鄧元錫纂著

財賄考

宏甫豐德學懋懋爵校

老子曰政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今挽此焉務三變而帝道可舉則無為貴賤幣矣乃殷周之盛農工商交易之始通而侯國並建制田疆井務民於農桑民男子力耕稼納賦稅以事上工女織作安寧則長庠序以禮義防於利國有變災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贖民於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之無糧賣子者而周官司市歲凶則市無征而作布故粟米布帛生民之大本而泉布權輕重通有無均多少救一時之急適其變也虞夏之際幣為三品曰青曰白曰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周官金玉錫石之地設非關入之官為厲禁以守若以時取之則物具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太公立九府圉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內外圓而輕重以銖布帛幅廣二尺二丈長四丈為匹故貨寶金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已太公退又行之於齊齊地瀉滴人民寡又勸其女功通魚鹽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比齊中衰管子脩其法設輕重九府

用九合一匡桓公霸馬景王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民民患輕則爲之修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患重則多作輕幣以行之亦不患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者有至而後救之者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也天未厭禍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且絕民別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魚潢汚也其禍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王其若之何王弗聽卒鑄大錢秦兼天下幣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策錢以黃金一斤爲一金其制祿以穀粟以萬石千石百石爲差不以金亦猶古意文皇帝恭儉致理務農恤下而是時策錢益多輕乃更鑄四珠錢文半兩而除盜鑄之令今天下得公鑄錢敢以鉛鐵爲他巧者黥梁傳賈誼爲上言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鑄錢之情非

殺標而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四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勢固不止又民用錢郡縣或輕或重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上收銅勿令市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僞錢不蕃民不疑采銅鑄作者反於耕作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里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富貴而末民困矣賈山亦言錢者下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禁之便而上意終欲捐利以予民不禁也於是吳王即山鑄錢富埒於天子後卒叛逆幸臣通從鑄錢富過王者而吳鄧錢布天下晁錯爲上言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亡逃者有輕貨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不得則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論辨端較然甚明

然是時并田廢壞所云粟爲賞罰開入粟贖罪之端適爲奸富資而後世郡縣天下爲一家四方萬里之粟輸輓轉漕餉京師實邊商賈往來窮塞絕徼逐末者益廣百官萬用非金錢不行俗靡然視三代大變欲責粟無由也武帝時天子有事於四夷又工作繁而用侈至出御府金錢贖不足而民冶鑄累萬金不以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淫淫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銖錢歲久寢少建元來縣官往往多即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雲起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而是時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以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繒爲皮幣直四半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乃得行上以問大農農異對曰王侯朝賀倉壁直數千而其薦乃皮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用他通錄異燕皮薦本古皮幣而名以標勢微利而物無當於用獨儒觀非自然之符終已不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八用莫如

龜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選重八兩園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曰布老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擘之其文龍直三百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重刑用終莫能勝也已白金稍賤氏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終廢不行而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用不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上林三官專鼓鑄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於是錢盜鑄者計其費曾不能相當惟真工夫姦乃爲之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請鑄五銖錢重周郭其下今不可磨取鎔焉於是五銖錢輕重取適以故行而榆莢四銖八銖赤仄之類皆廢元帝時貢禹爲上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意於農穀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九七士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尺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

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十二之利而不出
租稅農人重困故民棄本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
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銀金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
勿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穀使百姓
一意於農桑便而議者以爲交易待錢而後通布帛
非可以尺分寸裂而用之禹議雖志於古而近本然
膠而難行王莽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於是造大
錢徑一寸二分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
五銖錯刀以黃金錯刀長二寸文曰契刀錯刀直
其文曰一乃直五十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纂漢
以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
金銀龜貝錢布之品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
八兩直錢一千五百八十
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重八兩直錢
五百八十侯爵七寸以上百三爲公龜九寸直錢
五百八十以上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貨四品大貝四
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
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
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一分以上二枚爲一朋
直十不盈寸二分爲一朋不得爲朋率枚錢三毫爲
一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紅布中布差布厚布切布
公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
布以上各依長一分加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錢
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布千錢矣
是以爲布貨十品鑄錢皆用銅穀凡五物六名二
十八品行之而民便安五銖錢私市買如故於是罷

敢挾五銖錢者惡感衆投四裔而貨貝憤亂終莫之
能行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自公卿大夫至庶人
用錢禁抵罪者不可勝數也莽又數以其意改作而
貨布所由無常民莫知所守陷刑辟甚衆愁苦而公
孫述在蜀廢五銖錢置鐵官鑄鐵錢民亦怨嗟之爲
之語曰黃牛四腹五銖當復及莽述卒受誅而漢復
建武初復五銖而百姓便安桓帝時天下大抵用不
足而民困有上書請改鑄大錢者下四府羣僚及太
學博議上太學生劉陶疏以爲當今之憂不在貨寡
在乎民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誠以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
食者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比年以來良苗盡
於螟蝗村墟空於求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米鹽之
務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議者不達農殖之
本多言冶鑄之便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造鑄之姦
於是十生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雖以
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
足無厭之求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然且不給况
令一人鑄而萬人奪之乎欲阜民財在止力役禁爭
奪國可不勞而足也事得寢魏文帝時罷五銖錢

使百姓以穀帛為市巧偽者競鬻谷以微利作薄緡
市之雖嚴刑莫禁而五銖復行桓玄輔政欲廢錢
范八改貨為金次造不以交易之所資孔用至要乎
若便百姓用力於為錢由是妨生之業禁之可也
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向當相妨故聖王
制無用之資以通日用之貨無毀收之費又省重
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中穀帛和
充於未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
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司馬芝以馬用設非徒豐
國亦以省刑也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設之處不
為奢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兄又錢便於受也沈約評
之曰九流播千農百十朋與千上代昔醇人未清情
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異同一天躬耕則餘餐委室
足婦務織則兼衣被雖以遷之道滴則濟泛龜見
之益為功蓋輕及事有訛變後始起之意也於是競
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
刻文犀象不銖異天下落蕩咸以棄本末事未豐
注史下編 卷之六

同多愁之資天賦田家之蓄錢雖盈人不燕饒
於免平貝矣如山無拔竭人湯代其為疵病亦已深
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
莫由夫千匹為貨事難於懷壁萬斛為市未易於越
鄉則可使未使自禁游食之反而事改一朝廢而莫
用交易所寄朝夕無待先宜割革止偽還醇返古抵
壁幽拳捐樂清堅驪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蕩滌區
洪銷鑄無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恒玄知其然而不
覺其終殊之視其末而不統其則知上世質務民
本豈虛有開塞一往之談乎則知上世質務民
於耕桑粟帛而以其餘粟餘布通有無為市不外求
而適足固其極盛中古通工來商宿賈行貨以興禮
佐費則九府圖法固嗣功於龜貝而莫之能易也宋
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俱倣古五銖不為盜鑄
者所利而頗剪鑿以取銅江夏王義恭建議請鑄大

錢一當兩以坊之右僕射何尚之曰不可泉貝之典
以估貨為本貨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
於濟用一也豈當以一當兩崇虛價哉若今制遂行
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困懼非所以使之鈞也不聽
竟鑄之已不便乃罷其後苻葉鸞眼縵縵諸所鑄者
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而盜鑄者雲起襍以鉛錫又
剪鑿古錢取其銅重則不能禁請奉朝請孔覲言鑄
錢之弊在於輕重屢更重錢忠於難用難用之弊小
輕錢在於盜鑄盜鑄之禍深夫人所以以鑄而嚴法
不禁者由上之鑄錢惜銅而愛工也惜銅愛工務輕
而數多故工省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利之
而患乃始此矣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
度有廢興而五銖不變者以輕重得貨之宜也重之
則不行輕之則滋弊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一準五
銖而官錢細小者畢銷之五銖既布然後嚴斷剪鑿
破小缺無周郭者令無得行於以貧良之民寔姦
富之路利甚博也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鄭江襄梁
益用錢餘州郡雜用穀帛交廣全通金銀武帝初鑄
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普通中更鐵錢而私鑄騰起
所在鐵錢如丘山貨滯不行隋初患錢品輕重不等

更鑄五銖如漢而錢幣始一已大猾私鑄而錢更濫
惡甚乃翦鐵葉裁皮糊紙爲之苟用相欺由此觀之
始未嘗不重利權勸國力無愛銅惜工坊偽濫以幅
利而末乃薄濫也元魏任城王澄莞尚書爲上言臣
聞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所重而順之太和五銖初
自孝文皇帝誠不易之式雖利於京邑而徐揚兗鄭
各便其土之錢貿鬻不用也本律所爲禁者謂翫眼
緣鑿繆缺之錢耳今諸土所行非制所限而禁失法
意矣又河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又斷使不行
專以單絲之縑兩縑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式者裂爲

尺寸以濟有無徒勤杼軸之勞不救饑寒之苦非于
恤黎元利用便民之道也夫錢之爲名欲使行如泉
流而止非可壅塞請太和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
者無大小聽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惟盜鑄不
法及毀大爲小者禁庶百貨行而公私無壅詔從之
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事
似民而已矣唐興金銀錫鐵之治凡百八十有六所
武德初鑄開元寶錢徑八分重二銖積千錢重一
兩十錢六十四兩約算易而輕重得中以於行置錢
益於治并幽益等諸州鼓鑄之

合諫書八分盜鑄者死乃後盜鑄起而錢惡顯慶中
詔所在官取惡錢三酬好錢一以收之而姦不爲息
乾封改鑄以抑之開元初中書侍郎張九齡請倣漢
文帝除私鑄禁以便民下百僚議錄事參軍劉秩本
漢賈生言條疏其不可者五且以爲鑄錢而用不贍
者在銅貴銅貴之由在採用者多夫銅以爲兵不如
鐵以爲器不如漆何爲而不禁誠重銅禁則銅無所
用銅無所用則賤而鼓鑄之用給又銅不布則盜鑄
者無因盜鑄無因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錢日增
而刑平是一舉而四美具也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
貧則不能以威禁若許私鑄則貧者不能爲益貧而
役於富富者益富而刑賞皆無所措也於是嚴惡錢
之禁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丞相環請出太
府錢二萬緡以平估買百姓不售之物官用庶良
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郡縣出粟數十萬石欲
人間惡錢送太府銷毀更鑄如式焉乾元中有司以
甲兵未息諸給用費奢奏鑄乾元重寶一當開通元
寶十鑄稜錢一當元寶五十已不便而罷而開通元
寶復行自盧夏三品之幣興而黃白赤金世爲天下幣
漢而後佛老象教盛行於域中寺若觀摩黃金若億

億計而天下刻鏤織作鍾冶爲冠服衣履什物者又不可勝原故黃金日銷而赤金乃大行已亦漸貴固其理也大曆貞元中嚴天下用銅器之禁周顯德中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銷錢爲器皿及佛像者眾乃立監鑄錢諸民間銅器佛像車輪官給直銷以爲錢宋初產金之冶監五銀冶監三場五十一產銅場三十五鐵監四冶十二鉛場三十六錫場九水銀場四朱砂場三銅錢文曰宋元通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臘錢咸禁限一月送官違限者罪私鑄者棄市而銅鐵關出境外及諸蕃罪有差常是時銅錢

史之下編 卷之六 十二

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而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各有監廣南安南平聽權用舊錢如川蜀因其故物擾桂陽上銀課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利敝深疚于朕心縱未能捐金於山亦豈忍奪人之利桂陽監歲所輸銀味其減以利民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故乏銅諸所用鐵錢直銅錢一後彌益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而令民輸官府賤者無得輸鐵錢聽輸銀絹以克候銅錢多乃輸從之後轉運使聶何及判官范祥謬言民願

輸錢則以月俸所得錢厚取直市之民民益苦之或發古墓毀佛像取銅坐罪者甚眾知益州辛仲甫具上之乃罷今而祥詠等皆坐免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請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錢徑重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錢成費省而利倍詔聽之然銅雜鉛錫即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液流澁難就初申自詭月鑄錢可萬緡已僅得萬錢坐斥太宗時用紀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成文後世每更鑄皆曰元寶而各以其紀年冠之慶曆中西事棘而軍乏需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求與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徙河東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大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佐關中軍未幾罷陝又復來儀州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已又敕江南鑄之而江池饒儀等州又敕鑄小錢悉輦致關中致州錢雜行以故盛鑄者衆而錢又大亂物價殺買不可得知公私患之知并州鄭畋請河東鑄鐵錢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一五當一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鑄銅錢於是三司使葉清臣與學士張方平等上議曰關中關大錢之所以弊者本縣官取利大厚致姦人

盜鑄而用輕也比年來

皆虛高物佑以微什一之利始增直於下終收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道技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諸江南儀尚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若河東小鐵錢皆以三當一而罷官所置爐便自是姦人稍無利而濫錢多卒未能絕也其反罷州所鑄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鐵錢皆

兩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十四

以一當二然鑄衰止而折二錢大行然兵民艱於資用多容怨是當十錢行中書舍人平度言漢之五銖唐之開通及國朝通寶輕重大小最為得衷以故行歷代改更法始未嘗不詳具尋即改鑄雖復繩以峻法而終已不行也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零行使舊錢不出新錢愈輕還芻糧之價必增矣臣知湖州時有抵茶禁者人受十錢輒立契代受鞭背刑官京西城盜殺人罪死計所盜弊衣直不能數百錢利惑之也凡盜鑄之利重其何以禁之已竟不行熙寧初王安石持議言錢不足而用乏

非銅禁之有嚴以鼓鑄者少而不給也請弛民間鑄

錢之禁兩邊關無議於是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湘諸路各置監鑄錢江西湖南額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有差已諸務無慮務增額以為功而所置錢銅錫雜而脆易毀又私鑄危雜元豐末西師起而邊關即徐州置寶豐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輸之邊而所行青苗免役諸法無慮皆徵錢民無從得錢而錢荒於是判應天府張方平具疏言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今敕具載所以握天下利權無令倒置也自熙寧新敕除前禁邊關海舶重車飽載沿邊州軍每

兩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十五

貫通收稅錢一二而止計本中國貨寶舉以與中外共之曾不限隔又自弛銅禁民間鉛鋅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雖逐州置鑄每鑄增額亦猶畎澮之人而以供尾閭之泄也豈有足哉且公私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賣穀帛坑冶場監之本價錢之所發也屋廬正稅茶鹽酒酤之課若今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錢之所歛也民間貨布一仰於官錢官錢之出少而賦錢之入多即錢將安出而公私上下並苦之矣元祐初始罷免役青苗錢之法申錢幣關中之禁而諸鑄錢

監新置者皆能照豐問銅鐵錢並行銅錢下易鐵錢
千五百後鐵錢漸輕乃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
錢而官帑銅錢運致之內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
蔡京當國用陝西轉運副許天啓議鑄當十大錢每
貫重十有四釐七兩亦側烏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爲
文募民間私鑄丁作出爲縣官使并其家設營居之
用倣古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銅之意而所鑄錢於陝
西行鐵錢地分鼓鑄於諸路行銅地分使用絕私鑄
之患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益市中用鐵錢
爲兵器器犀利若雜以鉛錫則脆不爲虜所利宜改
鑄夾錫鐵錢行之每緡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三之
一而夾錫錢一折銅錢二直本輕不與銅錢等而法
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極減之令凡貿易不受夾錫錢
聽告糾細民蒙其患而私鑄者競起又立搜索告捕
之法嚴官司漏逸之罪天下騷然知蘇州章傑言盜
鑄宜準淮東囊橐強盜之法籍家予告者而居停鄰
保並坐大觀星變肆赦有司上盜鑄得罪者姓名乃
至十數萬人民慘毒而宋南孝宗時舒禁守臣以鑄
錢增羨還官而民擾理宗時楮幣興積貨有禁人民
離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以楮便於運轉而皆圖

法爲無用申積錢之禁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間與峻
刑法以廢人之窖藏然臣竊思國之大患在於錢之
荒而不在於錢之積也今藩舶巨艘若山嶽駕風浪
商販於中國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洩於外夷者乃
國家富貴之操柄也錢之不耗於海舶無幾矣京城
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醒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
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矣今京邑銷銷濫靡之器
飾公行於市而莫之禁香藥象牙犀角之類可珍玩
者又上下交重之乃置專急於民之積錢不已達乎
惟陛下下昭示儉德化自上始斥靡費之物賤難得之
貨以風行俗易此端本澄原之道始唐憲宗時商賈
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趨四
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而京兆尹裴武猶恐行久滋
偽難貿易請禁之便宋置便錢務許商入錢左藏庫
而飛諸州償錢之猶之券質錢也其後蜀人患鐵錢
重不便齎資私爲券貿易謂之交子每一交爲錢一
緡以三年爲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一十二界後費
衰不能償所負蜀以多訟四川轉運使薛田議以爲
廢之則貿易不通聽之則爭訟滋起請官爲交子務
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楮始爲官於是置益州交子

務以方寸之紙飛鏤致遠官權其出入而為之度然非積錢為本固不能以自行也其後舊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前二十五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又後用兵遑廓西寧藉其法給糴買召募之用多至數百萬緡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更界之歲又以新加舊而交價愈增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交子賤不行至引一緡僅當錢十數而法大病紹興初大軍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陸載錢重難致則請造關子付州將召商入中以給軍商人執關

通鑑卷之十六

十八

子詰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藥雜貨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克糴本末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得錢艱滯道賂嗟怨矣其後金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官以舊易新諸路官置庫受之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實始以楮為錢南宋倣之造會子行之諸合發官錢並克會子輸左藏庫有一貫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凡五等曰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等曰小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西湖北京西除鹽本質錢外它用率以楮糴本以楮官俸給以楮軍士支犒州郡支應亦以楮諸路不通舟載累上供錢許用

楮沿流州軍錢楮參半用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率如願全支受者聽而即楮為錢佐國用矣時參政沈位為上言用會子必官常有錢百萬緡稱提之乃得行蓋會子價減即以錢提收貯之候闕乃復出故行也苟造楮多而收換留難無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宗深然之其後偽造者多而昏爛者不收果折閱不行賈似道作銀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廢十也界會子不用而楮益賤為益貴國大耗弊元主中國造交鈔迨中統元寶鈔者二十等以貴計者二等行久而物重鈔輕桑哥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而刑曹擬贓罪滿至元鈔二文視中統鈔五貫文而刑曹擬贓罪滿至元鈔二文百貫者死下廷議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上議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以為用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數十倍今改造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折閱矣若計貫抵涉疑太重枋議者以沮格面誅之孟頫曰奉詔議故不敢不盡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終無虛時耶公不揆於理而欲以勢相陵壓何也其人慙而止中統部尚書僕哲篤請更造至元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為母錢為子下廷議祭酒呂思誠曰本鈔錢之相為用

者以虛換實以實權虛也今歷代錢與至正中統至元鈔交鈔分而為五小民將藏其實而棄其虛鈔用折閱國何利乎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不能革人心而變濫何益且至元鈔偽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也則何如思誠曰不可行也夫錢之於鈔輕重不倫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之子者不聽卒定更鈔之令無何物價騰踴逾十倍及兵興所在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鈔皆不行而國用大屈至有料鈔十錠易斗粟而不可得者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敕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三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嚴私鑄之禁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為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為龍文關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關中為三方上方為篆文中國錢貫狀下方具奏准行使及偽造告捕之法上鈔一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通而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羣罷設無常永樂中以

鈔法不通今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奸惡詭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實鈔昏爛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直蓋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為使通行之制甚設而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創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也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圯不行遣御史鄭楚往按之眾以謂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得行也楚念著令已峻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曰市人聞令下皆震懼今鈔法通矣事遂已今天下自京師達四方無慮用白銀寶源局所鑄通寶錢與上代錢乃間行國家經賦亦惟獨收花又銀匪止事習民安已也五金惟黃金為上幣物至精不變白金次之赤金又次之故幣有三品乃物理之自然豈智計哉今釋金錢不用而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可復之物為上幣以權金錢固宜其不能行也近議者欲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鈔若錢以上幣之權每銀一分直錢十文鈔新製者貫直錢十文中折者直三昏爛直一甚者以鹽法阻壞欲更重鈔法幾以盈餘鹽之利而重鈔又峻刑日宜自然之理而鈔終不可得重久必折閱始之直千錢者終至於不直一文而止也鈔既折

閱而昏爛卽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頗鉅法不啻於利權何常哉故夫申三品泉布之法施用銀之禁制其操柄毋愛銅恒工以爲天下先豈非因自然之理順勢乘便而道之所符哉萬曆初

上從科臣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務便民毋擾且嚴私鑄之禁降錢式每錢一百文重拾有叁兩每文重錢有叁分必輪郭周正字文明潔以銅質厚卽易爲全美也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似私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諸省故行錢地未論卽素非行錢地亦鼓鑄稱使以鑄白金而用之易

卷之六 國朝卷之十六

耗而難復銷白金而行之易淆而難精固不如錢行之爲便也方開鑄初許借官帑銀於州縣收買黃銅鼓鑄其紅銅煇點成黃以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地苦之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及旣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諸翻砂看火提鑪之費劉眼穿條薰巴之象與夫焊銅質雕錢模之工又多費而不訾然可諉曰不愛銅而惜工比錢始流民樂奉令則銅已告乏鼓鑄不給而錢曾莫之繼也是患不在於錢之不行而在於錢之不繼不在於錢之不

繼而在於銅之不廣銅不廣錢不繼而欲其如流泉焉行地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無何而私錢盛行監惡滿市耳目眩替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夫是低錢也質輕銅假于文磨糊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我

朝制錢也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申聽其兼使收買之科姑息而不立重以留難則是不患於真錢之不行而患於偽錢之錯行偽錢錯行而欲真錢通行而不應者不也弊三及旣行使諸解京貢賦之入固必精良白金而可矣卽潘省祿給存留鹽稅新俸上食之類又輒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爲張示告誥責之

卷之六 國朝卷之十六

必行罪其不行者非先之責棄之備則責之荷擔之子也雖設行鋪名爲倒換實恣留難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壅抑之於上而責其必行於下勒收受於彼而不開倒換於此也而誰與行之民愚相扇開匿觀望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而簞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三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夫錢寶於金利於刀而取法於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者也語曰卽山鑄銅誠原本初議於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灌輸之各省各省具如今部司議省府縣諸

課程之征賦贖之緩舉錢之收受上而朝廷養予之典宗室之祿百官之富皆準銀錢兼收又古行戶令以白金倒換而稱提之則歛於上而復散於下收於此而提引之於彼如泉之赴壑轉注而不窮而又最低錢行使之禁峻防之廢銅收之入於官而諸用銀具之地遵

詔書自從其故而不強止所不便庶四弊去而錢法其有行乎抑末也錢幣雖通要務民於農桑為其本古者盛時山澤之利舉捐以予民設官司掌平秩之令而周禮無鹽官豈鹽出瀕海冬官司空佐王富

通史下編

卷之六

二四

邦國屬之與今不可考矣而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獨共祭祀賓客膳羞之鹽以為天官屬非利之也隆而伯世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之所食千萬鍾偶筴之商月入三十錢萬乘之國為錢三十萬使君施令計其鐘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人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商賈連軺者必有一斤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歲之

重加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力之重加六五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十三耜之鐵一人之籍也餘輕重准此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於是齊有渠展之鹽乃伐芻新煮海水為鹽征而積之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萬鍾乃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興工作北海之衆無聚庸而煮海如此則坐長十倍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之國無鹽則病而守圉之國用鹽獨甚使糴之得成金萬斤其論鐵以為斷山木鼓山鐵發徒隸而作之則亡計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

通史下編

卷之六

二五

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又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則民疾作為上使其鹽鐵立而齊以富強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而元狩中天子用兵四夷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東郭咸陽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屬大農以佐賦而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宜置鹽鐵官募民因官器作鹽官為牢盆敢私鬻鹽者鈇右趾沒其器物其郡國不出鐵者署小鐵官即故鐵鑄之使僅咸陽乘傳舉行之已博士徐偃行風俗令隔東魯國民得鼓鑄鹽鐵還

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湯劾偃矯制害法偃以誅
故法必用而行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言民苦鹽鐵
均輸而桑弘羊反復難以爲往者彊強之家得管山
海之利鼓鑄煮鹽家聚或乃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
之人也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與聚深山窮澤
之中成姦偽之業大不便去家人有寶器然且押而
藏之况天地之四海乎先帝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
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
廢也時鹽鐵未龍布衣有胸那人若有吳王專其
說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今從縱人於權利罷鹽鐵
以資強暴強禦日以不制姦形成矣賢良文學引古
義爭以爲往民得占租鼓鑄煮鹽時鹽與五穀同價
鐵器和利而中用鐵工父子戮力鼓鑄爲善器農事
急輓運行阡陌間民得以財貨五穀相與爲市或新
弊相易或時有賁貸各得其所欲官終其原一其
買器多堅礮善惡無擇又多爲大器不適於民用割
草不痛吏數不在則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不給於
用則棄膏腴之日而達市田器又鹽價益貴貧民有
木耕手耨而淡食以從務者矣又鐵冶之處大抵皆
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錢更者多

不堪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其直良家
以道次發僦運爲煩費鐵官買器不售或煩賦與民
卒徒作不中程時命民助之務徵無限更繇以劇爲
百姓所患苦言甚痛而爲弘羊所絀鹽鐵持不罷弘
羊誅乃罷尋復置已罷行無常其後設官置冶鼓鑄
鐵利無幾不設餉鹽禁乃遂與古今相終始矣建安
初關中百姓遭董卓之亂流入荆襄者十餘萬家聞
本土安寧皆企踵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以
爲鹽者國家大寶以器亂放散宜如舊近使者領之
益市犂牛百姓自歸者畢給之勸耕積粟以豐結
內計之大者也魏武知其言而流入盡還境內豐實
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
官爲之屬禁令取之以時毋伐時使失性而已未有
爲民父母富有群生各其醢鹽而權之者也今官
障護鹽池而收其利爲父權子豈不痛哉宜弛其禁
與民庶共而彭城王元勰言聖主歛山海之貨以寬
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征取彼與此所
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非爲身也鹽池之禁爲
日已久而積散之佐軍國之用寬農民之急如舊便
明帝從琛議罷禁而豪舉爭擅之於是尋復置唐初

稍弛其禁開元中拾遺劉彤具表言臣聞漢武之世
外討戎夷內興工役費十倍於今而用沛其有餘者
何也古取之山澤公利厚而人歸於農今取諸貧人
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也故先王之法山澤有職虞衡
有官輕重欽服有術故能使人專於農而用饒於國
今誠役農餘之人收山海之利而寬徭薄斂息窮苦
之氓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也於是詔將
作大匠姜師度與諸道按察使檢括海內鹽鐵之課
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軍諸鹽
也皆隸於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口曰池或
得鹽萬斛供京師鹽州五原有池

通史下編 卷之六 二八
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泉池兩井池長池五
泉池紅池池回池池弘池會州有河三州皆輸
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威衛靈馬四千斛
振武天德縣州有井四十一成州開州各有一泉
開通井自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郭嘉有井十三
劍南西院領之梓潼合昌兩縣皆營管有井三
四百六十一劍南東院領之皆隨月營管有井
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
斛下者十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馬鹽二萬斛以輸
司農青楚滄海棧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輸司農
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近利之
地道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煮鹽訟鬻
者論舉已盡權天下鹽建中初軍國用大困賦稅不
足以供億自許訥之西皆食海西鹽度支主之汴蔡
之東皆食海東鹽劉晏主之於是晏上鹽法輕重之

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監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
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貯之
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糴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
知貴又以鹽生於林瀆則鹵薄生旱曠則土溜墳隨
時為令倣古勸農法遣使者巡視曉導而諸道故有
權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
晏始至鹽利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曆末至六百餘萬
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仰給其後繼者爭討急而
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龍朝廷大臣皆厚賂利積
於私室而國用益耗屈矣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

通史下編 卷之六 二七
皇甫鏐請命川劍山南西道鹽估以佐興峻盜鬻之
罰罪至死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鮮利請
官自賣鹽以富國下公卿議兵部侍郎韓愈條析其
不便曰平叔請令州縣差人自糴官鹽獲倍利以上
臣計今所在百姓富少貧多除城郭外不見錢糴鹽
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貿易鹽商規利無物
不取或從賒升斗俟時熟填還用此濟彼兩利俱便
今吏自糴不得見錢恐失陷官物必不敢糴百姓貧
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恐坐失常
課也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者令所由將鹽就糴

糴毋令闕鹽臣以爲鄉村遠者

或三家五家山居谷處而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糴買不盡少則得錢無幾商人自負斗擔與百姓賈平價而上不過剩得一二錢而足所由依官必索供應所利至少而弊至多牛叔又言所在及農隙時召車牛搬鹽輸都倉毋闕者州縣和雇車牛必須差配無情願者而百姓將車詣官勢必齊集始得載鹽院監請受又須輪次實爲留難輸納之時人事人別百凡和傾其弊皆然故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傾則鹽無從載和傾則害及丞黎此殆不可平叔又言今百姓貧虛舉傾通稅顆粒無餘若官自糴鹽一家五口食鹽率不過十錢隨日而輸必且無舉債逃亡之患臣以爲百姓困弊所由多端不皆爲鹽以平叔所約計之賤於舊時日校一錢月校僅三十錢五口之家爲利幾何豈此便難免舉債通稅之患殆非事實臣以爲百姓困弊惟不以事擾之自然漸復不在變法也平叔又言長吏有不親公事聽所由浮辭云當界無人糴鹽請差清強巡察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令四季輸納其口多糴少及鹽價遲者觀察使

而下罪貶有差平叔本請官自糴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而乃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計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即欲淡食度生亦且不得遲違條件罪譴嚴峻官吏畏非必加淫刑臣恐百姓流亡轉此使又不可之大者也至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許於諸軍諸使見職掌把錢提店看守莊碇以求影庇而富商大賈或行賄邀截誼訴者嚴加緝獲令所在決殺臣以爲鹽商納權爲官糴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諸百姓實則校優今奪

其常業又禁其爲生不知何罪窮蹙至此若果行此驚動遠近富商大賈收重賈入反側之利矣且夫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殿最者也而以爲事體至重須宰相克使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不問治行而獨以鹽利多少升黜之皆大不便事得寢而前此立糴鹽食鹽等名色分五等戶業俵散抑配之矣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密鹽價於海濱諸顆鹽未鹽鹽鹽卑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八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而峻關入憲縣若糴鹽入城市之禁糴鹽出解州安邑縣兩池以戶民爲畦

夫悉獨其他役每歲日三月一日至四月一日止
月乃罷官稟給之安邑也每戶歲種鹽于席計也咸
二十席舉兵百人目爲護軍以巡邏之以給本
東之晉絳慈縣州陝西之河中府陝州慶成軍河
州諸縣之在河南者未嘗有鹽利則河北之懷州及
石泰州海陵監如阜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
給本州及淮南之盧和舒斬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
寧州宣洪袁吉均江池太平饒信舒州湖廣德臨
江寧兩浙之常潤湖鹽州荆之江陵府安復潭陽鄂
岳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蕩惠澤潞要三場歲煮四
十七萬七千餘石澧水軍口海場十萬五千餘石
以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壽濠泗州兩
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容州清洛場歲煮三萬
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杭州場歲煮七萬七
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監三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
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大富南北監各煮未嘉二場
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
州及越處衢婺州福州長清場歲煮五百一萬五千
斤以給福建路廣州東莞靜安等十三場歲煮二萬
四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封原英都潮連賀恩新惠
梅循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
石石康二場歲煮一百五十萬斤以給本州及容化
蒙隸藤象宜柳邕潯貴瀘梧橫南饒鬱林州乃高賓
春雷等處安州各煮以給本州無役軍士定課
海有戶鹽丁鬻於官或所租稅亦有役軍士定課
煮者又有海州場歲煮一萬一千餘石以本給州及
練初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煮并者谷州路則
陵并監及二十八井爲煮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斤
州二十萬餘斤州九井二百二十五萬斤州一
井一萬餘斤州九井二百二十五萬斤州一
五萬九千餘斤州一井一千六百餘斤漢州一井
五百餘斤梓州路則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
六萬餘斤寶州九十四井六十四萬二千餘斤遂州
三十五井四十一萬六千餘斤果州四十二井三萬
萬六千餘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萬九千餘斤昌
州八井四萬餘斤瀘州清江監及五井七十八萬二
千餘斤富順監十四井一百一十七萬三千餘斤利

則鹽州永安監一井一萬七千餘斤
萬三千餘斤新州一井一萬七千餘斤
二十萬四千餘斤新州一井一萬七千餘斤
五千餘斤大寧監一井一萬九千餘斤
路監則字掌井則聽民轉運如數
賣雖不得出川峽煮鹵者并州未利監歲煮十二萬
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風憲遠海游麟府州
威勝司風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賣如川
峽之制凡顆末鹽皆以五斤爲十顆賣價每斤自
四十四至二十四錢有二三等末顆賣價每斤自
七至八錢有二十五等末顆賣價每斤自四十二
八千餘貫末鹽二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凡禁權之
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果鹽通商之地京西則
鳳翔府同華羅縣商運原寧等州并州西則
奉州鳳州同華羅縣商運原寧等州并州西則
者未鹽通商之地京東則登萊州并州北則大名真定
府日新縣商運原寧等州并州北則大名真定
霸州德清通利永靜乾寧定末鹽出於海役寓戶烹
熬煎煉而鹽成諸近海皆然周官所謂散鹽也顆鹽
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壠決水其中得南風水化
而鹽熟歲夕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周官所謂鹽也
雍熙中李文靖沆爲真州發運諸漕運轉輸至者空
船回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諸路於是諸路鹽溢溢
運舟利而民力寬公私兼利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
陝西沿邊食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於爲利數倍判
官許士衡爭之不能得詔以鼎爲制置使而命內殿
崇班杜承審副之承審行閱視爲帝言往郡延環慶

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其直
於青鹽不遠是以民安於法而蕃部青鹽欲售無從
也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罔入蕃
界販青鹽以微利而居者亦樂其價廉與之爲市是
助寇盜而結民怨也品以煩擾不特得逞罷祥符中
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
尚有遺利除萬貫度利宜可增帝憮然曰地利阜矣
求羨將有時而闕抑不許而官鹽闌入私鬻法已重
詔優優寬至是敕犯止配流先是官鹽鹽而三京二
十八州軍咸困於輦輸淮南口通秦楚真州自江
浙荆湖而綱吏舟卒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吏卒坐輓
笞徒配相繼而終莫能止陝兩池及淮南積鹽多無
屋貯獨露積至生合抱木其上而數莫可較天聖中
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畫通商五利以上畧
言方禁商時伐木造船兵民輦運不勝其疲勞一通
商其弊悉去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軍戶貧人
懼役連歲遁逃今悉權運逃隨復二利也船運有沉
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民食之
生重腿之疾今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大用欲
使通流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感今商人歲出緡

錢賣鹽助俾經費四川也又歲省鹽官兵卒哇夫傭
作之給利不可較矣於是詔罷官自鬻聽人入金錢
京師權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給之一歲中增課
十五萬故貨待商而通世未有官與民爲市而民不
受其害者也其後西師起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
直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已又置折中倉聽商人
以金銀若輪粟輸他貨於京師入中者假其直予券
以在所鹽給償由是羽毛筋角膠漆木石鐵灰之類
畢入中而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林木一估錢千
而費給償鹽不可勝計也後世召商中鹽始於此自
開寶來河地鹽聽商貿易收其筭上封者請禁權以
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
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
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權
之價必騰躍民懷怨懟悔將何及議遂請廢曆中三
司使王拱辰復請權令具未下學士張方平入具曰
外間籍籍言河北再權鹽何也帝貽愕曰今始權耳
何謂再方平曰昔周世宗重鹽禁犯輒處死後北伐
契丹河北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贖均兩稅中輸錢
而地禁世宗惻然許之制兩稅鹽錢是也今兩稅鹽

如故而鹽禁復行非再權而何且未權時契丹常以青鹽闌入邊盜賣今權之即贖貴而虜鹽必益售是爲我歛怨而獨以爲虜利也禁之則邊隙必自此開矣帝悟立手詔罷行河朔父老得詔皆感泣勒石置北京城南集僧道禱祠報上恩會河決運艱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五十一州軍糶鹽斤五萬兩浙轉運使沉立李肅之上言本路鹽課緡錢歲增七十九萬而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乃一歲中私販坐罪者至三千餘人弊在於官估高而私販轉熾也然國課爲益虧誠優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

通鑑卷之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以爲生防制倉場官吏使不爲掊歛如是而裁官估罷鹽綱令舖戶衙前得詣場取鹽則鹽善而賈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滋益矣因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帝嘉納然自皇祐來屢下詔給亭戶官本皆以食錢其額外鹽給帛歲逋久不能輸者蠲之諸所爲存恤者甚厚而有司莫行時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工用省而利厚繇是盜販者衆捕急則聚爲盜度汀州不產鹽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歲秋冬田事畢恒萃數十百爲群行剽爲盜賊捕不能得則

赦其罪招之浸淫滋多制置使蔡挺令民自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糶價益以浸減而歲課視舊顧倍增熙寧中杭秀溫台明五州私販衆熾議者欲損鹽價以與民相安石以爲獨宜制置亭戶及嚴督私販察拌和而鹽法自舉毋事改制於是命盧秉專提舉鹽事部十竈爲甲而鬻鹽地亦什伍其民以相譏又峻盜販者罪雖止杖決科同妻丁遷五百里又益兵防捕之時杭越湖三州格其法不行劾虧課逮治安石爲帝言捕鹽法急所謂刑以止刑也而秉催償鹽益急有毋無聊至殺其子者所配流至萬

通鑑卷之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千餘人詔劾秉罪狀以安石庇而免以增課轉資當是時天下鹽皆官權而自鬻倣桑弘羊遺智名一利權而知滄州趙瞻在河北章惇郊置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皆峻剝民增額誅用顯元祐初坐培克謾誕並落職紹聖中諸言利峻法之臣復用而三司使章惇言河北與陝西皆邊而河北鹽獨無權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案視尚書蘇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日虜中有可禁止之道故法行然猶城門之外公食青鹽自若

也今東北循海皆鹽欲籠而取之其為弊與淮兩浙無異矣臣在餘杭時見兩浙民以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而姦莫能勝盜販者以兵杖護送率數百人為輩吏士不敢近其山谷之民貧懦者節口井日有數月而淡食者矣今東北之人悍於淮浙平居推剽之姦常甲他路而一旦權鹽此其禍未易涯也由此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適事之宜何名誤恩哉且權鹽雖有故事要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效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病矣右臂何為獨完而劇以酒色伐之可乎議不用而權鹽遂為河北患已蔡京廢轉般倉之法欲囊括四方錢盡入中都以為羨乃置諸路提舉官令商人先赴場輸錢請引赴產鹽郡受鹽先至者增支以示勸而請鹽者少乃由權之令嚴避免沮壞之誅季輒比較務峻督以取是東南鹽利特厚禁罔益酷被罪者滋衆而而地產美利與舊壤俱積矣京為法大都常使見行遠售以罔民進纔通輒復更其制未受鹽者更予鈔鈔未給更為貼輸錢又數十日輒復變其無貨更鈔輸錢者前數十萬券一夕盡棄有朝為豪商夕為流丐至赴水投綆

而死者而省大胥魏伯特常見信遷秩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矣伯翁非有心計惟私與交引戶關逼凡商等率剋留十之四克羨貢張虛數以惑人主而京遂白帝言朝廷所以開闢利權馳走尚賈不煩號令而億萬之錢輻輳並進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外沛然而有餘則政和立法頓絕弊源公私兼利之明効也乞宣付史館以著富國裕民之政制曰可自唐始權鹽舉天下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太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年舉天下征稅之數也伊欽民安利而商阜通何可得哉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饌而水旱凶荒亦時籍以賑民故天下筦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設都轉運使司者六山東河南淮南福建廣東廣西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合界用引日名運司以時請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新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由鹽商者同私鹽追斷問听中者照賣發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規進偽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獲之令其電丁勘實以附近丁產殷實人撥充偽雜泛絲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罪止杖一百仍限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南兩歲造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為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兩浙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嘉興 松江 寧紹 溫台
 引二百斤有奇
 兩淮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淮安 通州 鹽城 清江
 引二百斤有奇
 兩廣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廣州 韶州 南韶 瓊崖
 引二百斤有奇
 山東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濟南 兗州 曹州 濮州
 引二百斤有奇
 河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開封 歸德 彰德 懷慶
 引二百斤有奇
 湖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漢口 宜昌 沙市 長沙
 引二百斤有奇
 湖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長沙 衡州 郴州 常德
 引二百斤有奇
 江西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南昌 九江 吉安 撫州
 引二百斤有奇
 福建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福州 廈門 漳州 泉州
 引二百斤有奇
 浙江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杭州 紹興 嘉興 湖州
 引二百斤有奇
 安徽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蕪湖 安慶 太平 懷遠
 引二百斤有奇
 江蘇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揚州 淮安 徐州 鹽城
 引二百斤有奇
 山東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濟南 兗州 曹州 濮州
 引二百斤有奇
 河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開封 歸德 彰德 懷慶
 引二百斤有奇
 湖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漢口 宜昌 沙市 長沙
 引二百斤有奇
 湖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長沙 衡州 郴州 常德
 引二百斤有奇
 江西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南昌 九江 吉安 撫州
 引二百斤有奇
 福建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福州 廈門 漳州 泉州
 引二百斤有奇
 浙江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杭州 紹興 嘉興 湖州
 引二百斤有奇
 安徽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蕪湖 安慶 太平 懷遠
 引二百斤有奇
 江蘇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揚州 淮安 徐州 鹽城
 引二百斤有奇

司二一四川鹽課提舉司十五萬五千五百七十五斤有奇
 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五斤有奇
 斤有奇
 廣西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桂林 柳州 梧州 南寧
 引二百斤有奇
 雲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昆明 大理 楚雄 麗江
 引二百斤有奇
 貴州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貴陽 遵義 畢節 興義
 引二百斤有奇
 陝西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西安 漢中 安康 商州
 引二百斤有奇
 甘肅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蘭州 天水 定西 通渭
 引二百斤有奇
 山西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太原 大同 朔州 忻州
 引二百斤有奇
 察哈爾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歸綏 包頭 多倫 庫倫
 引二百斤有奇
 熱河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承德 赤峰 凌源 龍崗
 引二百斤有奇
 遼寧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瀋陽 鞍山 撫順 本溪
 引二百斤有奇
 吉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長春 四平 通遼 乾安
 引二百斤有奇
 黑龍江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齊齊哈爾 海倫 泰來 贛榆
 引二百斤有奇
 山東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濟南 兗州 曹州 濮州
 引二百斤有奇
 河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開封 歸德 彰德 懷慶
 引二百斤有奇
 湖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漢口 宜昌 沙市 長沙
 引二百斤有奇
 湖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長沙 衡州 郴州 常德
 引二百斤有奇
 江西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南昌 九江 吉安 撫州
 引二百斤有奇
 福建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福州 廈門 漳州 泉州
 引二百斤有奇
 浙江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杭州 紹興 嘉興 湖州
 引二百斤有奇
 安徽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蕪湖 安慶 太平 懷遠
 引二百斤有奇
 江蘇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揚州 淮安 徐州 鹽城
 引二百斤有奇
 山東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濟南 兗州 曹州 濮州
 引二百斤有奇
 河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開封 歸德 彰德 懷慶
 引二百斤有奇
 湖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漢口 宜昌 沙市 長沙
 引二百斤有奇
 湖南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長沙 衡州 郴州 常德
 引二百斤有奇
 江西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南昌 九江 吉安 撫州
 引二百斤有奇
 福建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福州 廈門 漳州 泉州
 引二百斤有奇
 浙江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杭州 紹興 嘉興 湖州
 引二百斤有奇
 安徽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蕪湖 安慶 太平 懷遠
 引二百斤有奇
 江蘇鹽運司一總分司四
 揚州 淮安 徐州 鹽城
 引二百斤有奇

隱恤至於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正統初
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今淮浙貧竈
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二小引已給二萬而客商守支
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允
於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
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
改易諸爲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乃稍稍日滋弘治初
戶部言鹽法阻壞勅刑侍郎彭韶行兩淮清理部念
治安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且疏言天下小民無
慮皆窮苦而莫甚於竈戶竈戶者上所使煮海爲鹽
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臣行視海濱目擊
其苦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
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守無人
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
吸海降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瀝之苦也煎者燒灼
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煮煎之
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極捧隨至此徵
鹽之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
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
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因爲繪煮海窮民曬淋熬

煎負戴折閱若朋儕之苦景物事情曷圖詳以上而
章祭酒懋觀鹽事利弊代都御史具疏其五端一曰
存恤竈戶以爲鹽之出產在地而成用必資於人濱
海之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朝夕烹煉爲苦甚矣
其單丁老弱之家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吏又以嚴刑
峻督之至鹽入官雨水銷敗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
戶之尤可隱者也其殷實戶爲總住者場蕩歸其兼
并鹽課爲其乾沒煎煮既多私賣尤廣凡諸竈丁盡
其家傭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合
行憫恤且照黃冊事例遇竈戶缺聽令析戶克役照
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之數二曰輕減鹽糧 國初
命鹽師以製下餘鹽行諸縣關領計口分給民得鹽
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
而鹽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
本色或遠糴於外郡費且十倍爲困其矣乞依市民
例一體納鈔便三曰申禁鹽窩國家以邊地險遠餉
饒乏而飛輓勞費也乃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
其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饒近遇開中則豪
勢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卽無由
中納於此故費多而中鹽者日少 先朝雖有禁例

而法玩不行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
四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爲商受鹽於官
有額也於正數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以益之至有
得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買私鹽而夾帶行之所
過關津賂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者十止一二發賣
訖引不給徵往復數四以前引影射而行故私鹽行
而正鹽愈壅請 敕巡鹽憲臣嚴商人私載之禁違
者沒其貲關津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舉
覺者罪如法乃其間游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群駕小
舟舟多置篙楫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賣之卽不售
輒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劫已跳身疾掉瞬息相失
不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
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也而其責在
巡江時

明史紀事本末

四四

天子加意於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
故甚悉矣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主臣今鹽法壞盡矣
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
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
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支曰零鹽有剩堆

積曰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因言 國初茶馬法行
有歐陽駙馬者爲夾販

高祖大震怒曰汝纔一行法乃卽欲首壞之耶遂寘極
典此等事今皆不敢言

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戶部查議而
部尚書文條鹽法積弊七事以止一開中引鹽二興
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私鹽六越
境賣鹽七運司弛廢當擇人主鹽於是 詔下言鹽
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
存積常股盤割私餘鹽乃遂撓越支賣夾帶私販以
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違何義哉其住支還官自
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並毋得求討窩
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
居無何 上賓正德中大放決而極嘉靖初

明史紀事本末

四五

天子大察於百司登耗利弊每 詔下輒申
祖宗鹽法之政令而諸公忠憂國之臣梁尚書材周中
丞用李戶部嘉陽霍詹事韜張學士邦奇東莞陳建
疏鹽法利害之變甚具大都言 國家以鹵地授民
而歲課其鹽亦猶以土田授民而歲收其賦也 國
初峻竈丁私鹽之禁而條例有夾帶者絞之科誠執

其文則是勅民納稅賦外將餘粟賣者而紋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弊意而行之者失也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外猶餘三百萬有奇也今正額不得領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達江西東盡東海北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 國初竈丁既給鹵地復給草蕩免其家樵徭所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實利二千文也資之者既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即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利權故餘鹽抵禁而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觔給米一石較前事為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可言也今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責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饑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之利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於是貧弱逋逃四出餘死其富

國史下編 國朝卷之十六

四六

室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煎煮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有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愈多而豪猾愈益橫故曰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家專販私鹽良兵勁弩高檣大舶千萬為群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官私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際不弭必貽大患今淮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丐鹽克食矣形影既見案可寒心此鹽場竈戶鹽徒之利弊也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徇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而固利亦烏在其為王體乎且自成化來每引納銀叁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視洪武永樂間增賞以十數倍而權勢之府占賣窩經紀之包攬浸漁衙門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輓輸芻粟也又有帶攢取索

國史下編 國朝卷之十六

四七

常例刁蹬留難之弊雖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勘合者費復不訾蓋至於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身二路候守每鹽一引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鹽引二百五十觔正數外賄場官私加至三百餘觔近納銀於官聽買寬戶餘鹽通五百五十觔此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嘉靖末年培克峻深之臣復嚴夾帶割沒之令觔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兩少裁六十萬兩而開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開中商力不能自鈔則四方小賈買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北鹽院具冊行淮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船數水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以其貳下批驗所類為冊送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視待鹽舟積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視故商益壅而不行有守半年不得掣者而鹽輕重不如冊皆論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於是江運諸小商又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為旺相餘月為衰閉即其時又復以晴雨為生息之候脫連雨旬月沙灘崩塌淋曬無地煎煮無期坐守候延吏急追併而官寬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國初命鹽運司以掣下餘鹽于州縣分給人戶計

口食鹽而納鈔洪武中口歲三斤納米四升永樂中口歲二斤納米四升大口歲十有二斤鈔十有二貫小口半已鹽司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不竭吏緣為姦利矣命於兩稅中雜輸行鹽地方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灘石陸乃回遠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賣比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較矣而各鹽道督所在官司巡徼嚴切督以私鹽之令月有比較之科而吏緣為奸民受其弊市豪大猾與巡徼者比而訟共敗之時獲一二貧弱肩負易米度日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產鹽之地官既驗鹽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運何過也始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鈔復不蠲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斯遵何義也天下一家也權鹽而利之古以為猶父權子病之矣況於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又遵何過也往鹽所自出者賤家戶給足今運鹽諸小商買引掣放之留難費什倍於昔所從出益貴價不得不騰貴騰躍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弊之民有數月無鹽以為常此四方食鹽人戶之弊也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富商大賈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荒田自糴菽粟自築墩臺自立

保五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成化中戶尚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為利已恭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文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之引得粟二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於國利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然其淮人意獨為淮南地而輸粟於邊之法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於是撤業自歸

國史三編 卷之六

五十一

田作坐廢墩臺坐類保五坐地遊民日散邊地為墟戎虜入而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蕪蕪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而不可復者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數也誠專利則弊生未有利專於上而能以靖弊者也誠墮利則害作未有利墮於下而能以祛害者也漢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兵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民爭利也今縉紳達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托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開納之歲

國之也今法鹽官通天下而所在嚴分地之禁如敵國外戎誘致嚴察如述奸宄不欲舉纖芥之利饒之民而邊關行省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禁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誠獨於諸產鹽設運司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而久之任則官尊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提舉等悉選補廉吏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勸農使召鹽商耕塞下入粟如異時則鹽課邊儲交為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

師史下編 卷之十六

五十一

於邊中粟已即給引赴場循常膜以差次聽寬戶驗引支發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雖貴必刑其寬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制其縮盈曠然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令解分地之禁中闕一家恣聽其所往唯嚴通夷之禁則上之開中盡歸之商賈下之場蕩盡歸之寬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而富商大賈末由操利權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寬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免差徭以優之鹽可通賈人無爭奪蒙舉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不

驅而漸歸邊境漸寬邊儲漸克巡邏稱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慮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智者不鑒其此之謂乎抑鹽利雖博末利也鹽雖通要之務民於農田爲之本

茶故未有稅唐德宗時戶部侍郎趙贊議稅茶爲常平錢本已從張滂請諸出茶州縣及要路十稅一而所得錢別貯豫水旱之備蓋稅茶始此其說未始不以急民豫荒備爲辭然即遇水旱固未嘗以茶錢拯贍也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

及爲相置榷茶使自領之後播誅死民不哀宋於江

陵淮南官爲場置吏以榷茶倣鹽法具令民私蓄商

盜販自有禁而今已苛煩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

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折制撫均袁十州廣德興威

常衛睦十二州荆湖江陵府潭州衡州岳陽州歸州

州荆門軍福建則建湖二州歲輸租折稅送六榷皆

移衛之置榷茶務江陵府於真海陽州漢陽州無爲軍

凡六務在淮南則黃舒盧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

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茶民皆謀焉曰園戶

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爲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

錢又民歲輸茶折歲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於

官官給其日用曰食茶凡民茶折稅外區不送官於

私販鬻者沒入之計有論罪園戶報販毀茶樹者計

所產論罪後乃稍寬商賈貿易錢若金帛京師軍

貨務以財六務十三場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至茶

末茶錢至二百八十雍熙用其令商人芻果塞下

五萬餘錢後益稍增

酌地遠近爲之直急之引以茶償而塞下急兵食欲廣儲備不啻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彭超

焉後虛估益高茶益賤入實錢金帛益寡而入中者

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急估錢得券則

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鋪茶商及交引鋪得收舊質

易以射利券以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償而入中者

以利薄不復趨邊以賴乏茶法日大壞三司使丁謂

歎以爲邊權纔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

盡歸之豪商大賈也天聖初三司使李諮言淮南十

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二十三萬緡

直錢十萬緡之售五萬五千爲實錢僅十三萬緡除

九萬緡爲本錢歲入息僅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

費不與焉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十三場本錢爲

定中估使商與園戶自交相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

羅源場茶斤萬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

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分得給券通行爲左

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其

商人入芻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即實糧量增直給

券俟至榷貨務立償以緡錢不給茶大率使茶與邊

商各以實錢出納絕虛估之弊豪商大賈不能偏重

輕而煩費頓省已論者言邊糴價見錢恐府藏不繼詔遣官行視諮等條新舊法歲入課上二府兩府大臣言計新法所省及增收歲爲錢六百五十萬異時邊儲不給今多者四年少者有二年之畜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患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祿復故欲有動搖而論者不察助爲之說也詔有司撙論論者猶不已竟罷行景祐中葉清臣疏言山澤之產天所資以惠民者也封園置吏隨處立禁已非天佑黎元之意既奪其資又一切官爲之禁而黥流日報豈不過甚也哉卽今有母利重資能佐國用聖仁隱恤猶將矜赦况度支爲費甚大樞易所收甚薄而剝削園戶以奉商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爲之法爲國者亦何利於此建國以來法用數改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臣竊嘗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歲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抵收歲錢利自數倍諸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廢度支之奉不置權易之官不興壟

運之勞不濫徒黥之群臣竊慮生民之弊有時而窮而盛德之事俟聖不惑也議復卻不用嘉祐中權茶法益弊園戶困於征取陷罪戾破產逃匿者歲有著作佐郎何昂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收稅所在征算歸權貨務償邊糧之費可以疏流源寬民力時富韓並相下三司議行之弛舊禁通商歲收租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儲以給邊於是天子下詔言自茶禁行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盜販者繁而刑辟滋有是以百十年江湖幅員數千里爲陷牢以害吾民也朕甚悼之官遣使就問皆歡然願弛權而歲以率輸官其著令弗復更然議者藉籍言往茶戶摘山者受錢於官今困於輸錢錢不時入則刑隨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經費日厥爲不便摧奪之然更制簡易官坐收權利而民便貿易以無抵於固禁也可謂交利矣熙寧中制置條例司始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以博馬事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馬中國所利也而虜所嗜惟茶今茶乏無從互市是舉而失利詔趣水陸各運茶赴川西市馬而茶馬之令始於此已卽蜀諸州設官開場歲增茶課四十萬知

彭州呂陶言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爲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爲私礬回多今川蜀民茶園本兩稅地地不殖五穀惟宜茶茶額稅視租賦與解鹽晉礬異而抑爲禁地隨買隨賣取子錢十之三損治體大不便不報及李稷陸師受相繼爲提舉累增息至百萬侍御史劉掣言蜀產茶地不過數十州茶司盡權而市之有茶一本而市額至數十斤者又官所給錢多靡於牙儉名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或逃或死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課故蜀人以謂非也產茶實產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以蘇疲民疏上不省後蔡原範天子爲茶務榷茶大都如權鹽法而加以苛峻歲以百萬輸京師供天子私奉培息滋厚取民愈酷上戶各抑配以十數引引賠十數千民罷病極而國亡矣建炎初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財利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治今所榷茶馬諸司宜並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參無掣肘窒礙之患因指陳茶馬五害其畧言黎州買馬歲額近二千一百餘匹自置榷茶增歲額四千增護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有定則今吏旁緣

爲姦以空募緒夷人不時歸茶怨恨必生邊患萌起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運司凡五十二萬緡於常平二十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本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不已爲三害榷茶初預俵茶戶本錢已乃收稅後於數外增和買最後乃抑預俵錢竟和買於是茶戶破產相繼而官買歲增不得不爲偽茶以相抵謾於是官茶日益濫而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入秦者十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焚蕩而責之舊額加以茶官吏其坐靡茶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罷榷茶買馬如故便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歸之運司減額以蘇茶戶輕償以惠茶商庶私販表而盜賊從可弭也詔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開罷官買茶賣茶之法給茶引聽茶商執引與茶戶相貿易場官獨發引秤茶封記驗放他一無所預而藉茶戶爲伍保定茶鋪姓名互覺發諸影帶若私販鬻者凡茶觔春爲錢七十夏五十官觔稅二錢若一錢五分茶戶以馬到京實數及格爲推賞馬道死若至京死者黜降有差比四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千餘萬緡得國馬萬疋蜀用以饒

酒故無權酤周宣漢氏掌幾酒護酒察民之過酤與
鼻酒者而漢興文皇帝詔戒爲酒醪以廉穀蓋戒沈
酒而尚敦朴欲民之剛制于酒非因爲利也武帝天
漢中實始權酒酤其後今民得以律占租膏酒升四
錢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山澤鹽鐵布帛五均賒貨皆
幹在縣官惟酒酤未幹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
酒市脯不食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時酒酤在官和
肯便八可相御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而
不可食故絕之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
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
爲一均率開一壺以賣於是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
數人而用商賈子乘傳行視之百姓困病莽猶下令
言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噉器農之本
非細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即於市豪民富賈用要貧
弱先聖知其然故幹之也所設幹爲設科條以禁防
犯者罪至死豈不過甚也哉嗚呼誠大姦即六藝固
可假而文如此也建武初盡弛其禁而和順二帝時
禁酤之令每下意庶幾古風趙石勒制禁酤無靡殺
康虞務以國用不足奏立權酤之科雖皆不足道而
興亡之相若則遠矣唐初無酒禁乾元初肅宗以康

食方屈禁京師醴廣德初始勅天下州各量地大小
定酤酒戶月納稅它公私釀咸禁而德宗時乃官自
張肆市酒收市利以助軍餉三千天下置肆酤者斗
百五十錢元和中京兆奏權酒錢請隨兩稅青苗錢
據實均率已又有權麴錢蓋弊孔開而彌濫難窒矣
宋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皆道務釀之民歲輸
課者聽釀景德初權務歲以羨錢上詔司定爲成
式諸所增額奏裁之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仁宗時
詔酒稅務雖羨溢勿增毋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求
羨餘以希賞已用議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藝
極非古者禁群飲教節儉之義詔鄉村毋增置酒場
熙寧中三司請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稅五十儲之
以祿吏而諸郡舊不釀酒者許以公使錢釀之崇寧
初令監酒務添酤錢上邑升五文次三文以贍學而
政和宣和之際額每復增加建炎中張浚用趙開言
野民已困惟權酤尚有遺利乃變法聽民以米麴起
場自釀斛輸錢三十而課頓增乾道中知常德府劉
邦翰言湖北民困酒坊之課額重雖貧者入市不捐
萬錢不能舉吉凶之禮乞將課額隨民產均之民而
恤造酤費一聽民毋擾便下勅令所議以爲酒課均

分民間是兩稅外別稅也他日漁利之臣復權酒而此稅不蠲將重爲民病不可得寢而申抑買之令其後溫州平陽縣言縣故鄉村坊店二十五宣和末其二十一坊並亡其處而歲頗千六百七十三貫攤之民其勢家倖免浮細受害即窮山新樵鬻雇之失抑配白納如承惠至乃計畝爲酤稅復過於正稅無沈湎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幸上裁哀則權酤之害極此矣 古者盛時山澤之利舉捐以予民而掌其平秩之令遂末者衆乃爲關市之法以譏非利之也周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

治禁與其征屢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達貨賄以節傳出之諸稅入至薄用供王之膳服令無過適而凶荒札器則關市無征王食不舉而素服不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度量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辦物而平市以禁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度量成賈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質氏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毆而除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諸官因日中之市聚民違貨而設官以治以教以禮義防於利理財正辭而禁民爲非也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遠之母觀遊焉士師協

日刑殺君欲免之則親會其期而免之故曰國君造市則刑人赦言非是爲過也夫人世子有故過其國之市命夫命婦有故過其都之市亦出帑幕蓋惟弛之若以自罰然防於利之至也大市日昃而市百積爲主通往來也朝市朝時而市商爲主便聚居也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便營賣也將入市司市以其屬坐思次介次而胥執鞭守市門肅法紀也凡治市之道仁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靡者使微蓋起其價以徵抑其價以卻而有無爲阜之權畢歸於上也有無微阜之權歸於上而志至好辭者不得

作矣或市之爲教止惡於微起善於眇以同民俗於爲繁大也至泉府之官掌以市之征布歛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待不時而具者各從其抵從其地治之吏而予之其吉凶大故適空乏莫能自致者爲之期而賒之至期而復之其終寔且貧者又從而貸之以國服爲之息俾服役於公償所貸而止蓋貸之財而傭其力之之道也是先王之設市官也以治市非以爲市其建泉府也以息民非舉息以病民也至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其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

搜急散物有輕重人君不察則國計於市井之民
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金
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賈者利有井也夫物多則賤
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
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
本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古之理財
賦者未有不通其術者也不能散積聚均羨不足雖
強本趨耕乃使下相役耳此其策蓋誠知時變之幹
而意主富國去王事也遠矣秦商鞅變法務民大小
力於農事利者舉以為校學至始皇二世迄

疾之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與賈
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母若太父母有市籍者
而七蓋置惡其逐末專利而抑奪其利以爲利去朝
事又遠矣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空匱自天子不能具
鈞駟而將相或乘牛馬齊民無蓋藏而不軌逐利之
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踴騰高祖乃令賈人不聽
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稍弛其禁
然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爲吏武帝時兵革數興
作業劇而財匱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舊害貧民無
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

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多積貨
以逐利異時算輶車賈人緹錢皆有算後更之今請
算如故諸賈人末作黃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
利者雖無市籍令各以其物自占率緹錢四千而一
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緹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
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
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謫戍邊一歲沒入其緹錢有
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百及其家屬皆無
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僅是時富豪爭匿
財唯河南人卜式願輸家之半以助邊丞相弘曰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於是罷式歸
田牧而縣官倉府空而式復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
給徙民天子以爲式終長者尊顯之以風百姓而下
緹錢之令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緹
徧天下而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乃分遣御史
廷尉正監分曹即治之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
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
業而縣官用益饒矣嗚呼疾商賈滯居積厚而國家
乃爲法禁兼井之庸何愈乎已帝用桑弘羊筭天下

鹽鐵而弘羊請置大農丞掌天下人分節主郡國而縣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縣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曰均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反本抑萬物不復騰踊而趨平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時南越用兵數萬餘人帝行幸所過賞賜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以均輸故民不益賦而用饒會歲早零卜式乃言曰縣官當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息弘羊天乃雨孝昭即位郡國賢良文學官天下郡國均輸與齊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願能之以近本退末時弘羊官御史大夫持不可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厲德行以尊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民俗薄有國者排困市井窒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倍大夫失節則士貪而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且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

求其拙農人納其獲工女效其織古之均輸者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今郡國所輸布非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吏令作布絮與之爲市恣留難行姦農人重苦紅女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擅市則吏容姦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急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語甚痛辨而丞相爲弘羊所持不得難竟罷議夫爲民父母行政而均輸籠貨效尤商賈子之所治而徵市利也豈不甚哉王莽篡位藉周禮開賒貸振五均設諸幹之文云爲齊魯庶而抑兼井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八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銅銀錫登龜收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紉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販者各自占所爲於所在縣官除其本記其利十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用爲市平人買者至數布帛綿絲衣物周於人用而不佳者均官檢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抑貴過平則以平價賣人有欲祭祀器紀而缺於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賒之祭無過旬日賸無過三月或乏絕

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
什一是既權其貨又操其術而因用取贏也則悖焉
極矣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而章帝時歲饑國
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言宜可封錢藏不行獨取布帛
爲租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雖貴人必須官可自
鬻又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宜置均輸官收其
利以富國下尚書議尚書暉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
異鹽歸官鬻則下民窮怨布帛爲相則吏多姦盜非
明主所宜行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請不限工
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關市
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關通末游故從而征之也今行
者皆稅本末同途流迸齊人擾亂俗化天下諸津舟
航所聚旁通巴漢遠指閩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皆
令納稅檢覆以關津連絡而稽留之加以以主者之
索督此謂規小利而亂大政也德宗初頗以却貢獻
弛贏利于天下會兩河亂而國用不給拾遺陳京請
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度支佑以軍方乏興
資廩裁數月方內困念計無從出聞之喜冀得數百
萬緡已責也對以爲可許詔以戶侍郎趙贊代佑判
度支而行借錢之令凡商蓄積錢帛粟麥諸貨皆借

四之二 約兵罷備之京兆尹潭擢長安丞薛支
權害擢括長安家若被盜人不勝其困百姓爲罷市
有自經死者然總京師豪人富商田宅奴婢之估
八十萬緡市民相率遮宰相馬而哭擁不得行相
杞疾驅而免又於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
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又爲除陌法令公私
給與若貿易布帛什器香藥珍寶若半疑它百物皆
約錢爲率而算緡輸官錢者五十乃得提給市牙印
紙人貿易畢署記如目而會之隱錢百者沒二十杖
六十別錄錢貨告紙者其販鬻不由官路真逃稅者
捕論之法既行牙市多隱盜縣官所入無幾而怨譴
大興涇軍反得藉爲口實而天子幸奉天宋興太祖
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橘園魚池水磴蓮藕鷺鴨新炭
牛骨等物諸五代所征算者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
留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幣當筭者毋發篋搜又詔
榜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
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征名品量酌減以利細
民諸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瑣碎交易勿復算又
詔官和買物非地所出產毋抑配擾民始唐貞元末
以中官爲官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出市物操故弊

本絹尺寸分裂之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齋物入市而空手自歸者宋懲其幣以京朝官主市務內侍副之給實直毋抑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齊民皇祐中下詔言三司歲下諸路科買物出倉猝故物頓翔踴其先期度所當賦早諭戒得爲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已國用浸廣有請算緡錢助經費者拒不聽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誅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幣物前後稅錢詔蠲者不可勝數諸隱悉至矣熙寧初王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以爲天下財用所爲不足者與領之

國史下編 卷之十六

六九

官拘於幣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而輕重歛散之權失也今發運使實總江浙淮揚荆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百稅課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年豐可多致而不能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其縮於是遠方輸以倍蓰而中都鬻以半價以徒爲商賈子之所利也亦慎矣今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都帑藏歲支見在之數當供辦者蓄買以待今稍收輕重歛散之權而制其有無於以均轉輸省勞費便於是出內藏錢五

百萬石佐均輸費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并者之所困以市無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實所有若借他人貲產充抵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牙八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知務所抵當物許請贖立限歸故直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牙所需物民貧乏欲市於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貸之與期責償半歲輸息十一歲十二過期不輸者月加錢四之一以譴之諸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求羨

國史下編 卷之十六

七十

此所謂仁能與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於是出內藏錢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已又言京中所宜索取非民間用物卽用物或時缺少價率以倍蓰爲諸行戶病今立法計每歲官合用之物合行戶舉出錢於官預收之以待急曰免行錢歲中不用卽出賣息毋過二分而行戶免時急數倍之價便時諫官御史爭言其不便不聽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具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賣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倍稱之息所由獲

也今官爲市必必先聚官置吏理會處所已屬
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
賣也雖復如之何賣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此之慮
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今出恐不可復縱使其
間薄有所得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
止不行而市易苛細官至白蠟蔬果凌雜米鹽所屬
物物輒踴貪賴子弟所賒貸多折閱不能償而導洛
通汴司官請置堆垛場於泗州商貨至入官場官以
船運至京輸算已詔非導洛司船所載商貨許糾告
雖自請稅猶如私載燒而商貨入門市易司輒過關

卷之十六

七

赴務名驗實盡勸買之其巡攔諸役月食錢畢取
盈於商商憚避逃徙而商稅果驟減已又令諸小賈
非克行戶出免行錢者毋得買於是細民負水鬻糶
貿諸日食用物者亦無敢不赴官役行戶矣元豐七
年帝手詔三司使言聞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
衆乃謹何也三司使曾布具對言呂嘉問多取息以
千賞商旅所有者並收市肆所無者畢索率賤市貴
鬻幾什一之利是挾官府而商爲兼井也取安石析
其不然乃令呂惠卿偕布同究詰布即上行戶所訴
狀并疏惠卿庇嘉問罔上爲姦欺且言臣自立朝來

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退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
已凜凜乎唐季葉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近奏差官
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彼其
意欲以自解免然以臣視之竊獨慙憤以爲如此政
令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有歷觀秦漢以來
衰亂之世殆不若此其甚也疏上與嘉問俱落職補
外初市易之建實布本畫揣上意疑遂急治嘉問以
自明爲相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怨助擠之
改市嘉問並貶而市易如故元祐初有司言市易本
無慮二百萬緡錢爲息二分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
數十百倍今僅復其本而官俸廩十數年之費乃在
其外上下相蒙至於此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
獲然且不可爲況今所獲曾不如所亡乎詔罷市易
法而削前提舉官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陝
西轉運使李叅言部內多戍卒而糧餼不足因令民
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
經數年廩有餘積安石大善之於是條例司言今天
下貧富不均兼井之家乘凶荒之間新陳不接之候
往往徵倍稱之息故富益富貧益貧而國本日蹙非
王事也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穀積爲朽藏必年凶出

七

糴而所及不過游手游食之民請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二稅以收其願輸錢者聽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以償不惟通一路有無發歛以收富人兼并之權而貧人緩急獲濟得趨時以赴農貸不異於民間息不至於倍稱便始安石與惠卿議令既具出示條例司官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蘇轍曰貸錢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峻法不能禁息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卽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之事日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末常有所假

貸而四方凶敗必先知之蓋類之也今晏功可立埃何必造此爲弊端乎安石曰君言固其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復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民苦困乏兼并之家得乘急微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事與青苗法正合於是詔諸路置提舉官推行之提舉官務多散以爲功民富者不願請貸者乃欲得之則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以十人爲甲貧富相兼而富者爲保首戶高等給十五貫次十貫又次五貫下一貫名抑兼并實官自貸錢本二分之息敢不願勿強而官

實第戶等抑配之也其後貧者得錢隨手輒盡至其逋負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輸之久且流亡則攤保首賠納於是提舉司言兩浙累年災傷丁口減耗九年前逃絕戶已請青苗錢合攤填見戶者乞需蠶歲理納更有全甲戶絕或止一二貧難勢難督併者幸上裁哀蓋其時有鬻田宅妻女償青苗者困竄甚矣元祐初新法盡罷廢而紹聖崇寧益循用而至於亡異哉乎均輸之歛貨也惡商賈之牟大利而人主自牟利也青苗之取息也惡豪舉之取息病民而人主自取息也夫一是商若豪耳以賈物而

取息猶能以病民人主張官置吏而賈物若取息也天下其孰能難之是大亂之道也且也或周之世道行教民而封井以守治也彼其視國中廛里之氓不啻於家人父子然其視賒貸歛散也不異於家人有無之相通也故東府之遷行後世迷離於其本舉先王之大經大法盡廢而獨欲遣一二使者操偏文隻辭以爲王政而行之無惑乎奪民利實國怨爲利孔罪梯也漢相曰必以獄市爲寄謹無擾獄市嗚呼可與靖民矣方漢宣帝時用司農耿壽昌建白增海租御史大夫蕭望之曰故御史徐宮家東萊爲臣言往

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亦不出後復弛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務盡然壽昌習於商賈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帝不聽而漁課始此自晉南度令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萬而輸四百稅券之市始於此而津置賦曹一人直水五人諸荻炭魚薪之類十稅一以入官齊東楊州刺史王敬則以會稽邊湖海人戶皆保陂塘利厚宜稅錢以助興而陂池之稅始於此唐德宗時有間架之稅屋二架為間上聞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吏入民間握算計其數

詳下續

卷之十六

七

為稅敢匿屋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而間架之稅始於此自宋中季言鑿貨則劉熙古深茶禁則樊若稅峻酒權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至熙寧而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倫立手實門攤稅院市賦力勝之法古禁之尚疏者益密用渡後創是舶通海貨諸案名甚衆不可勝記也大都歷代長國家務財利之臣競用新巧以錮利剝民已輒合不廢久益嚴峻至元而利孔稅目密於數畧而弊亦自是極矣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自曆契本而下曰河泊山場曰草蕩窖冶曰房地租曰門攤曰池塘即蒲葦荻柴煤炭諸

詳下續

卷之十六

七

瑣細成稅食羊屠牛池魚各稅下至魚曰牛羊皮張亦具稅諸山澤鹽茶商車船稅馬經賦不在是生民之刊殆盡然適造厲階為姦人資於國用固無當也張擬曰前商茶鹽關市數條極多自漁課以下或數十句或數句色色信他本來是因物賦物手毀國朝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泊有所諸辦商稅漁課引由契本有額而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於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巡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限禁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奸僞而駙馬都尉歐陽倫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倫奉命巴茶私出境貨需倚勢橫暴今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十輛輒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事聞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俱賜死保等皆伏誅召河橋吏嘉勞之時曹國公還自西番用茶五十餘萬蓋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蓋麗人嗜乳酪膈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盪勢所必資而邊境得馬團操為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克廐之良戎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計計之得者也况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

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斤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資予之中國之體統既尊外夷之威稜自振則又我

聖祖之睿謀英畧度越前代之萬萬也其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百二十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芽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於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揉為大小龍進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獨採芽以進復上

制中下額 制卷之十六 七七
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復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畸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由帖由帖照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準鹽法令以行私法以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之誣問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營者籍其開入官茶部遣人肅諭川守邊衛所仍成化中批驗亦不詳茶姓遠西僧往者一體中飭成化中批驗亦不詳茶姓名實批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為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來帶者免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

應天常州杭州三府於產茶地分處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欺於是用尚書恕言聽茶商於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由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而坊私販之禁甚嚴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多死亡存者皆給欲於官欲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

餘勛郡縣青徵急已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上曰天產茶為蜀民利不獨為公家奈何乎盡之既責納課復加他役何也無免之仍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宜從寬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未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敕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國初金牌差發之為功奏請復舊馬洪武中誥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往往有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溝小澗及灌溉池若民間自煮魚鮮池業照地起科而奸豪顧搜求擾以奪採魚蝦蟹之民何以生救

有司捕斂有司不理秦最令而峻民舟行動經涉水
面錢之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
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賈以賣諸有稱官牙司
牙屬商賈者徒化外不貸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
鉛珠砂膽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鐘乳粉棕毛
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魚茶酒醋砂鉛黑錫石膏商
稅蜜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 京師惟五穀農器書
籍紙札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 榜諭
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入旬辦貯司局
官按季攬收而官猶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勅戶

國史一編 國朝之十六

七十九

部言曩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織末之物朕甚耻
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器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
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擔挑
蔬菜魚肉果實非興販者毋得稅永樂初申勅如章
宣德中令 南京至 北京沿上新河歷徐淮抵河
西務於商所轉集立鈔關遣御史及本郡官收船料
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
薪芻及輸官物者免料正統中令天下有湖池堙塞
無從採捕令民包納者所在官申憲司踏勘分豁已
令府州縣諸稅課司局所收課鈔不及三萬貫者革

罷令所在有司帶辦諸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油鱖
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萬束者俱革罷其
額課并附近河泊所管辦無河泊所令府州縣帶辦
景泰中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南直隸蘇杭各設主
事筭舟船而廣東雷廉平江等珠池遣內臣起蟹戶
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各鈔關停御史不遣遣部主
事而天下府州縣承沿異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
即其地其山或植或童或墾或蕪並均之里中曰課
程而門攤則治市門均攤之其府州縣設巡攔所巡
不在是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并租稅宣課司及各處

國史一編 國朝之十六

八十八

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 敕
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
物貨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 德意獨
深矣宣德中布政使孫原貞言商稅雖 國課所資
而贖冒不可以無禁都邑轉集如張家灣宣課司攔
稅亦豈足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
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
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盧溝橋復
然 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之也宜敕諸商貨
但於所在抽稅其經由地方不得關阻止於文明門

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便嘉靖初戶部中曾璵著
論言邦畿四方之極意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
擔無小大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
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為每日進納名監
收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命關人
止關防出入便戶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
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處私取肥已或傾
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
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
廠為之貳立號第一立收料文票於所在官司編號
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梁尺丈濶
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
成尺為度權鈔訖開收崇付商照收崇登簿將料銀
封記完固送所任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前成錠
季終差官類解委官季代部主事三歲代於差滿前
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乃國家坑治之
利比前代不及十一二洪武中廣平吏王久道言磁
水臨水鎮地產鐵元嘗置鐵冶都提舉司轄河寧等
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復之
上曰朕聞治天下當使無遺賢不聞使天下無遺利也

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博而有益於
官官專其利則利源狹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多
軍非乏而設之是驅萬五千家陷之治中也杖之流
海外已衛軍言河西陝西地舊產礦今久銅請復之
上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為心小人好利以戕民為務故
凡言利者皆民賊也往元時江而豐城民告官採金
經久地產竭以貽患可戒永樂中浙溫處間建福嘗
開場置官令內臣主之督以憲臣已不償所費而罷
大都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隨竭或採取歲久而盡
固其理也近議者懼山場滲漏之微利遺不逞資而
適用啓亂議且築塞柵塹之矣帝曰：利源不竭，王
之委者，瑣屑不計之
現下外盡革然
帝曰：臣諫學心民者，班班可紀，推類而獨除之，則存
手後之人焉，故與慶徵，按說利處，顯注意處，深
時者當自得之。
大學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
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太史公曰：予
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
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語深痛至
矣。宋侍郎葉適言：今學士大夫平居道古昔先王語

仁義性命特雅好爲美觀一旦爲吏簿書期會迫之前而操切無經之術日用之恬不爲怪也將生民困憊而國從之則何益矣今誠於腹削厲民之吏痛懲不與而致用惻怛愛民之士修牧養之政爲天生德爲民元命乃國家尚亦右利哉

由史下編卷之十六

三定本

由史下編卷十七

肝郡鄧元錫纂

刑法志

六南遺後學曾慈爵校

天下之生人爲貴人之生肖天地之德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者也然而有血氣心知之欲則必有喜怒愛惡之情有喜怒愛惡之情則相攻相取相刃相劓貪冒欺詐之術興而攻奪相殺之禍且自此作矣故有心此有知有知此有欲則知欲也者與生俱者在昔至聖躬明哲而體天道然且兢業於人心之防不敢怠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其更相勸之辭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顧顧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諸皆囂訟逆用之極比於刑者也而推之爲上德戒誠防乎其防自訟艾如此其至也况於中庸之流忿懣好樂因感化物而莫之能反者乎故天以陽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以仁育萬物肅之以刑人之生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刑也者聖人承天之道知人之盡所以防非訖欲長利已患制百姓于禮義之中而因用弼教者也故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宥之以博愛而民知德導之以和睦而民知讓捕之以禮樂而民服化然且象之以五虐之刑使民知

所警而勿之有犯焉豈非御世之大德法天之微權
禮樂政刑所庸以四達而不悖者乎其在易屯蒙始
開以飲食而有訟訟者訟也臨觀之盛章電雷以噬
嗑嗑者合也訟之繇有吉無咎者矣有吉無咎者其
有孚惕中復命而安貞者也不克訟而歸逋食舊者
也有凶不利而撥患者矣其凶者其健終者也其不
利者險涉川者也其撥患者其下訟上者也無訟之
貴中正之爲美曰訟元吉則聖人使民無訟之道也
其有間必噬之而後合合而後亨其傳曰噬嗑而亨
其有間必情偽微暖爲變千狀非中止明達果斷者

不能及也其傳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雖距
尚德無訟之化已遠而獄用之以爲利也作事謀始
其見之蚤乎明罰勅法禁之豫也折獄致刑果之力
也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則欽恤之至也噬嗑之初曰
履校滅趾無咎傳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止
惡於初其上曰荷校滅耳凶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
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拚罪大
而不可解則迷終之禍也乃其乾肺金矢乾肉黃金

之象於中正拳拳焉故先王之立禮也則天之明盡
人之性也其出禮而入於刑也法天之威致人之義
也刑罰威獄類天之震曜殺戮溫慈惠和效天之生
殖長育也聖人因天秩以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講信修睦人之利也故制禮以崇敬爭奪相殺人之
患也故作刑以明威大刑用兵次用釜鉞中用刀鋸
又次用鑕繫薄刑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其所由來尚矣唐虞之世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
驩兜竄三苗極絲而天下咸服則五刑天用也其象
刑曰典與刑天刑也曰典刑明不敢用非典也曰象

以典刑縣刑象示人俾曉者勿犯刑期無刑也其有
流宥五刑也重刑殺故宥鞭官刑朴教刑皆未麗于
刑者也其麗于刑而疑若未麗于刑又各得以輕重
贖斯刑者約矣惟怙終無赦怙有恃終弗悛是大討
之所不赦也乃青災即大辜赦焉肆之言人也嗚呼
斯萬世刑統哉乃其命士之辭曰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而臯陶之贊帝德曰臨下以
簡御衆以寬罰勿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
德洽于民心則刑罰之行豈非聖人之竭誠盡慎惟

欽惟恤用期於不犯者哉傳曰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則化之至也湯鑒桀虐而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怙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其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其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其自言曰凡我有邦無從匪彝無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則知刑也著防風制愆閑淫勅法以襄之于彝典者也判法之本也周鑒殷虐受爲無道作炮烙之刑以降災于萬姓無辜顓天

穢德彰聞因用覆國於是崇明德慎罰之化以洪厥治其命康叔之辭曰嗚呼封敬明乃罰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則猶刑故無小之道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不辜時乃不可殺則猶宥過無大之德也非青惟終則不悛自作不典則亂常有厥罪小謂法如是終不底大罰又有怙而亂常不悛也如之何勿殺其青曰過誤災曰無妄是適爾而非終又具伏厥罪極之非有怙也如之何其殺其目元惡大憝曰殷罔不小大好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夫殺越而莫畏是

曰元惡民罔不憝是曰大憝如之何勿殺其目不辜大憝曰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彞大泯亂斯彞罰所不赦也如之何勿殺夫王初克商民未定于下地外庶子正人越小臣乃別播敷造譽俾民不念庸而懷君是引惡也殷頑諛殄若火始炎庶子正人又從而膏之其與王者幾矣故由義率殺乃其時受沉酗于酒妹土化之詰丁寧于酒曰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

紂荒腆于酒淫泆用喪于威儀天降喪亂矣乃復興沉酗于酒則大亂之道也如之何勿殺諸陳刑臬主亂國重典之用而一之於敬明其曰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則明德之致也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則慘怛之愛也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保無威則弘恕之尽也夫民離於罪矣曰大明厥敘而服不啻足矣又若疾若保赤子斯與有忿疾心也乎哉是敬明之盡也且刑殺非他天刑天殺之也靡直刑殺即剿則天剿天則之也而或以次汝心則與以已而弗天刑盡遜矣而曰遜即矜喜之心萌詎有

遜哉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曰乎未有遜事則慎罰之至也故虞夏無刑周語詳刑其時乎其時乎而秉天德以化民其道一也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國俗爲重輕制御世之權不顯之於法此其大綱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農功而糾其力作爲野治二曰軍刑上順命而糾其失守爲軍律也三曰鄉刑鄉首善上德而糾孝孝德之元也四曰官刑上功能而糾職職官之守也五曰國刑上愿而糾暴國兆民所聚風易澆難淳故糾暴

民歸之愿爲紀法守也亦不顯之法彼司刑之所司者法也非制濫者也而刑莫先於罷民罷民者民惰於教不昏作勞如疲癯者然是淫醜之所生教狠之所始民俗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泰而固未麗於刑也故刑之則已重不刑則亂俗而傷化故實諸國土而收教之日夜施九職工事焉而役之用其力以強其罷書其罪于方版著之背以耻其心而冀其改則教道存焉爾蓋環而教之也故國土非其獄之謂也能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則止惡於萌坊俗於忽王教之爲俗化慮至

遠也其有爭曲直而訟者以兩造辨之入束矢於朝然後聽蓋兩造而後是非形矯誣變亂者有質而是非有正也世未有偏辭而可蔽訟者故必兩造也其有財訟地訟當入獄者以兩劑質之入鈞令三日乃致於朝而後聽蓋財訟地訟非可立判必兩劑合而後有徵無辭也世未有聽獄而不以傳別書契質劑者故必兩劑也亦禁訟之道也禁之教之使無訟也其罷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嘉石外朝之坐石不直圍土也役諸司空不直明刑施職也坐以日斷役以月計各以其罪之

輕重爲差輕役已使州里任之而後宥弼教之道也凡達近惇獨老幼之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遽聽之使民易其長不聽使上虐其下使立肺石三日而後士聽之其辭直以復於上而罪其長達下情之至也民壅於下而不達國之大患始此矣諸侯之有獄訟者則以邦典定之六典所以爲邦國治也卿大夫之有獄訟則以邦彛斷之八彛所以爲官府守也庶民之有獄訟則以邦成弊之八成所以爲萬民紓也此治獄訟之大凡也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用情而訊之至旬乃弊以五聲聽訟求其情一曰辭聽謂辭

杖辭淫若直也二曰色聽謂色怖色怍若定也三曰氣聽謂氣懾氣喘若氣壯也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視聽直則端不直則眊惑失常也其制五刑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量慎測淺深之宜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猶恐其未也必三刺三宥三赦以求其衷三刺者一訊之羣臣再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所謂疑獄汜與衆共之者也衆疑赦之矣即罪麗於罰衆所宥雖上刑下服舉與衆宥之所刺即下刑上服舉與衆刺之也不顯之於法惟用中於民故曰國人刑殺之也猶未也

司刺者又得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幼弱老耄愚而赦之至國有大獄又得以親故賢能功責勳實入辟焉麗邦法以議之則其所求諸刑者爲已悉矣乃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于朝以邦之五禁書懸之象魏挾日而後歛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野禁五曰軍禁國有事則又爲五戒以先後之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之于田役四曰糾用之于國中五曰憲用之于都鄙斯曷非欲法令著揭無使罪麗於民欲民訟中懷德而郵無麗于法也哉乃其卿遂縣方之獄協

則各以其士掌其治聽其獄訟察其辭而辨之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服念至三旬而後上之吏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羣士司刑者咸在各麗于灋以審蔽之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司寇受中而協日刑殺焉關重慎之至也刑各於其鄉遂縣都之市肆之三日示各與其衆棄之於觀警痛深歲孟冬司寇命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明刑殺一天也三歲大比司民登下萬民之死生以民數詔于司寇司寇受之歲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王

王梓受之重民也登于天府天地之性民爲貴也秋主殺以成物秋官明刑以生道成民故民數從秋官獻焉曰主刑者民之司命也用可無慎乎既獻籍司寇以鄉遂縣方民數之貳頒之其士使各掌其所治民而時糾戒之故民數刑獄之本也民數具而生養有倫姦慝有考暴亂有禁蓋本正而刑省矣乃其峻邦國之防以詰姦慝則有之一曰邦汙謂刺國幾寧二曰邦賊謂圖猶不軌三曰邦諜謂爲國內間四曰犯邦今謂不恭上命五曰撝邦今謂詐矯上命六曰爲邦盜謂竊國寶藏七曰爲邦朋謂比周罔上八曰

爲邦誣誣惑俗誣民此八者大亂之所仗也故嚴之
嚴之者重之也至王制於邦誣特重曰析言破律亂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
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
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
以聽蓋防之如此乎其防也至其懲盜賊奸宄之濫
曰左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誣人得而誅也
其怒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穀威之至也殺其
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罪不容於死也殺人者
誅諸市三日報虐以威也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
獄者過訟者司以告而誅之已亂之道也凡囚上罪
梏拲而箠中罪桎梏下罪梏故文王明德慎罰之訓
具寬於周官造穆王毫荒度晚自悼悔傷五刑之僭
作呂刑以明刑答嗟懇惻哀敬審克猶欽恤敬明之
遺焉豈非聞祈禘之後悔心之所萌耶其言曰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重初德也曰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慶非及重任人也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德刑一天
也乃其刑罰而贖也不開利路傷教道貧即死而富
生乎非然也兩造備矣五辭師聽之矣如是而簡孚
焉正于五刑天刑庸得貸乎非罰所得贖乃刑疑者

有赦赦無罰也罰疑者亦赦赦無罰也有言無簡者
不聽不聽無罰也其罰者其不簡者也不簡者謂刑
與罪兩不相直也刑與罪兩不相直刑之則已重貨
之則已輕故酌於輕重之中而以罰罰也者制百姓
于刑之中者也且其比罪也無僭無亂惟察惟法非
齊惟齊有倫有要如是乎其閱實也不猶古之祥刑
也歟哉故仲尼錄之書錄之者重刑之道也至春秋
而刑辟大亂鄭子產鑄刑書以示衆晉叔向詒之書
曰始吾有虞於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禁是故閑之以義
糾之以政付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猶懼其未也故誨之
以忠警之以行殺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
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懲於書而儆幸以成之
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
鄰國作封誣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
難乎詩曰儀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乎知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亟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復之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當是時子產以救世主灋古縣刑象以勅法不廢而叔向之語主任人固其本務也迨于戰國務刑誅戰伐以斬艾其民商鞅臨清論囚誅傷七百人渭水盡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脇鑊烹之刑至秦政益烈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而專任刑罰重之以胡亥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大臣蒙殺等戮於市始皇子及十公主死於社也而行督責益峻刑者相半於道死人積市天下愁怨並起而亡秦族矣其大臣李斯郎中今趙高從諛為峻誅者畢誅夷盡之則固天之道哉漢興高祖初入咸陽為三章之約與天下更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言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民大悅及天下已定下詔言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各獻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

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後令丞相何依魏李惲所著法經六篇據秦法宜於今者益以三篇作律九篇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具五刑終襲秦故孝惠時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為吏而上知名罪當械者皆勿頌繫上造及內外公孫耳孫罪當刑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者皆完之孝文帝即位詔丞相御史法者治之止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毋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丞相上議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由來久矣如故便上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君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丞相乃謝言陛下加大惠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愚不能及於是除爭相坐法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羣臣不敢盡憤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民或詛祝上而

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朕甚不取自今犯此者勿聽治五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逮詔獄繫長安意無男獨有五女子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廼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書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

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奉上德奏議言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賂

枉濫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臣昧死請制曰可自漢興將相大臣有罪踵秦故輒械繫治而梁傳賈誼爲上言諸侯王三公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古天子所謂伯父伯父也而令與衆庶共笞馮^音黥^音劓^音髡^音髮^音刑棄市之法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一旦之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遇之有禮則羣臣自意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上深納其言自是遇臣下有體大臣有罪多自殺不即刑當是時上躬玄默爲德化將相皆高帝時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依寬厚耻言人過破觚爲圓斲雕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又安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刑罰大省天下歲斷獄裁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可謂和樂者乎非盛德孰能與於此哉景帝興因以大治元年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

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
食計償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中
二年改死刑磔曰棄市勿復磔即今凌遲四年詔曰長老
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
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是
時除肉刑而笞重名輕刑實殺之斬右趾者死斬左
趾而下笞五百三百者率多死下詔曰加笞與重罪
無異幸而不死不可以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
三百曰二百尚猶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加笞者或
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當三百曰二百當二

漢書卷之十七

十六

曰一百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筆令丞相劉舍
前館請笞者雖長五尺其竹本大一寸竹末薄半寸
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臂毋得更人舉一罪乃更人
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用而生刑又輕民益易
犯焉至孝武之世外事四夷內盛耳目之好發徵煩
數民窮犯法姦軌不勝於是酷吏得用張湯起小吏
官至御史大夫承上指舞文巧詆以輔法務鉏豪強
兼并民不安其生騷動濟南都尉寧成治如狼將羊
號稱乳虎而義縱起羣盜以女兄幸王太后以鷹擊
為治破成家碎之閭奉以惡用王溫舒酷烈然諂善
事有勢者有勢者犯如山弗治無勢者雖貴戚必侵

漢書卷之十七

十七

辱姦猾窮治之盡糜爛獄中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攻城邑擅名號縛
辱郡太守都尉天子至出繡衣使者持節督之然弗
能禁也當是時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會上中自悔而
靖然巫蠱之獄皇后太子俱不免而湯以懷詐面諛
抵死縱棄市溫舒與兩婚家同時罪至族光祿徐自
為曰噫夫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同時五族乎盖快
之也他酷吏亦無能自脫者豈可謂無天道哉當是
時張湯趙禹更定律今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寔密律
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
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
闕典者不能徧觀郡國承用多舛駁或罪同而論異
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主者莫能宣明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其
然及即位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言臣聞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之更是也今史治上下相毆以刻為明
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人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飭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使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務為深刻殘賊而無極俗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甚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於治獄之吏其一尚存此之謂也語既深痛於是天子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尉史與郡鞠獄而任輕祿薄非稱也其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務平刑稱朕意焉於是選謁者于廷國為尉廷求明寬慈恕之吏黃霸等為廷平民自以不冤每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臣恐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

夫於是詔郡國律令可蠲除安百姓者條奏無苛文然昌議惠律令繁多欲一刊定以救世可也乃釋人而顯之於法去古意彌遠矣今政衰聽怠豈律令獨無所措其姦乎地節四年詔曰父子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當以聞已又詔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無逆亂之心今或罹于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皆勿坐當是時西羌反軍乏與京兆尹敞請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以差次入穀隴西安定等八郡聽贖罪益致穀以備百姓之急便下有司焉翊蕭望之少府李疆議以為民由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禹在上不能去其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其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

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因執聞出財得生活爲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之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而議者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復下其議以難敵敵對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七

廿

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與賦歛相萬也又諸盜及殺犯不道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與令贖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卑備衣二十餘年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不早慮所以

擬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也臣敞幸得備列卿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爭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任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求惟邊竟之不贍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今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嘗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管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克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與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相御史大夫吉亦以爲羌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七

三

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孝元時詔曰夫律令所以抑暴扶弱使斯民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詔豈刑中之意執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成帝河平中復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者省今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

之恤哉其審核務準古法朕將盡心焉班固志言漢
歷世二百餘載考自宣昭元成哀平六世間斷獄殊
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古
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鄰隅而悲泣則一堂
爲之不歡王者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
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
天下獄二千有餘所究死者多少相覆歲不減千人
此和氣所以未洽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
立刑罰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姦私不輒得獄奸不平
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

通鑑下編 西漢之十七

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通禮制未立死刑過制
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
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繁也孔子曰古
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罪末矣又
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
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欲陷害人而死之
諺曰鬻棺者欲歲疫非其情之以利在於人死也今
治獄者猶此矣且除肉刑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
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
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唐虞之盜忿怒傷人男女

淫泆吏爲姦賊若此之類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有懲
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則刑輕之所
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伐爲威亂名傷制不可勝
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宜惟思清
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
於古當生於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咨
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諸詆欺
文致微細之法悉與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
吏難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

通鑑下編 西漢之十七

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雍熙之化於戲成康
刑措風漸睦頌咎繇教德洽好生豈繁律文省約
而已乎王莽居攝翟義起兵討莽爲莽所種滅莽懷
甚求得亡外國者家族備五毒誅夷之刑劇於亡秦
世祖興除莽苛政武帝所置詔獄二十六所皆併省
下詔曰頃獄多寬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其與中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三年詔曰吏不滿
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
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
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月出錢得顧山歸家十八年

詔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同之內郡又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皆須麥秋當是時大中大夫梁統上疏言臣竊觀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後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罰不苟務輕務其平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當爲除害理務亦在去亂高祖受命約今定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恩遭時康平省去肉理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不苟輕也哀平繼

由史下編 卷之十一

二

體即位日淺丞相王嘉輕爲穿鑿隨先帝舊約成律百有餘事不厭人心謹表其尤害政者傳奏如左願宣詔有司詳擇其中下公卿議光祿勳杜材上議言古者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祥覽失得蠲除苛政更立疎網海內歡欣人歸寬德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忌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罕全行至法不能令上下相遁爲弊強深臣愚以爲如舊制無翻移便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

之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刑惟其衷海內稱治初元建平改更輕刑而盜賊寢起由此言之輕刑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宄而室及良善也事寢不報明帝時詔郡國死罪囚減罪免笞與妻子詣五原朔方父母同產願從者悉聽之占者死者賜父共妻男一人後終其身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邊大逆無道殊死者並減下蠶室亡命者贖各有差罪止獄是時天子善法理明於刑典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獄要居前代十之二然天性褊察頗好以耳目撻發爲明近臣尚書以下常見提拽於是廷臣悚栗爭前切以避責疾惡賊史窮治其椽史爲左證周鍊之楚王英以謀逆自殺竟其獄五毒備至累年坐死徙者甚衆侍御史寒郎力以身受其辜上直相解會大皇明德皇后爲上言上惻然悟夜起傍徨待旦即幸洛陽賦獄囚理出半餘人天爲立兩章帝即位尚書陳寵勸上改苛法廣恩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惜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惡奸惡既平必濟之以寬陛下即位弘崇晏溫而有司執事未悉

由史下編 卷之十一

一五

奉承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
憲者煩於詆欺放縱之文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
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
法美鄭僑之仁政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輕
薄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上納寵言詔曰律云掠者
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
考掠殊酷鉗鑕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又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
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

漢書下編

卷之十七

三六

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
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明
棄咎之路但不待在宿衛而已先是斷獄報重囚常
盡三冬之月天子下詔言春秋於春月每書王者重
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
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
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定律無以
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會元和二年旱議者以爲斷獄
不盡三冬故陰氣發泄以致災旱宜如故便章下公
卿議尚書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

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
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
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
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
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諄之大者也禮云仲冬之月
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
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
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
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
自爲它應不以改律帝納之遂爲永制寵爲廷尉數

漢書下編

卷之十七

二七

議疑獄親爲奏每附經典務恕在寬奏當上輒從已
上書言臣聞儀禮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三百
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
爲表裏者也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
限律文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二千八百合三千之
文它條法溢於甫刑者悉刪除之刑與禮相應以易
萬人視聽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會寵罷事寢其後
寵子忠復爲尚書自以世典刑辟用務於寬詳倣先
廷尉意奏上三十二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

上除蠹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咸等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人處會縣永平中實憲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在別屯以法殺將固欲自擅疾之劾彭擅殺請誅下公卿平議奉車都尉郭躬明法律召與議議者請如固劾躬議曰法彭得斬將彭無罪上難曰軍征諸校尉一經於督彭無斧鉞何得專誅躬對曰校尉統於督不得專者謂在行間也別將則專軍軍成敗呼吸不容間先聞督則後時且後使別將繫不俾自展師之道也又漢制繁戟即斧鉞彭不合罪上乃從躬議有兄弟共犯

內史下編

卷十七

二八

人者罪未有所歸上以爲兄不訓弟報兄重而咸所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當腰斬上以問躬躬當罰金曰法令有故有誤章傳命誤於事爲誤非實矯也矯者僞命以行私上曰章與因同縣安詎知非故耶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聖王法天用刑不可於法外生意上曰善遷躬廷尉躬矜恕乃條律文重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章元和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前死罪減一等勿笞詣金城實邊而文不及亡人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令戍邊者重人

命故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以詔令不及皆從重論天恩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者獨坐非所以需無私之澤也臣以爲死罪於赦前犯赦後繫者宜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躬稱川和帝末有司以麥秋許案驗薄刑遂盛夏斷獄司徒魯恭上疏言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非罪殊死勿案驗所以助天和崇仁德而利黎民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來改用孟夏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乃以盛夏追集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

內史下編

卷十七

二九

是則而近於春月行罰託言勞來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株連上逆時氣下傷農業臣竊惑之請自今決獄考案皆以立秋爲斷追于漢末宦豎貴戚橫恣無檢有司見惡不舉與同殘賊崔寔憤憤方以爲德敎除殘猶梁肉已疾宜峻深於刑矯一時之枉著政論以激世然非久鉤黨禍起履用峻法株考海內人譽公忠憂國之臣令死徙廢錮并宗親殘滅也豈不哀哉乃知政失俗敗不原本所自而欲以偏指議刑無適而可也董卓之亂典憲焚雜無所準中郎應劭剛定律令爲漢儀表上之曰國之大事

莫尚於刑憲刑憲也者決嫌疑明是非制百姓于刑之衷者也故膠東相董仲舒爲世大儒老病致仕朝廷數有疑事詔遣廷尉湯造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具以經對誠重獄也邇者逆臣蕩覆前代刑書靡有孑遺典獄者不復能深惟古義動以臆見決事臣竊不自揆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司徒都目五曹詔令蠲其重複爲之節文又集駁獄疑議八十二事其見漢書者二十五見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環瑋奇事文章炳曜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以代也今法故殘逸是敢露其愚懇于明哲雖未足紀綱國體宣洽王事庶幾觀察增闡仁化詔頒其書理官舊章存焉是後百姓利弊生刑不足以懲惡自名儒大才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古肉刑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淳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其自取故肉刑行焉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昔紂斲朝涉之脛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

八百君君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趨惡之徒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雖行肉刑不能止人遂爲非也其勇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忠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復雖太甲之思庸穆公之悔過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皆無所復施故明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事得寢其後魏公操問於中丞陳羣曰先鴻臚以爲肉刑加於仁恩孤頗以爲然中丞能申論之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制也至於傷人或殘毀支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稱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足可永放穿窬之姦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之類宜先施行漢律殊死之罪仁所不及其餘逮死者易以肉刑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惟鍾繇與羣同餘皆以爲未可復罷議黃初中太傅錄復理前議以爲歲可生三千人下廷議司徒朗以爲今吳蜀未平而先議刑辟恐所

卷之十七

免事類繁多故分以爲計律賊律有伐樹木殺傷人

卷之一

變皆當臨時觀置用法平詮采其根芽致之機格故
奉憲者其諸操刀引繩乎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
侵直矣夫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
之烈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誨之誠王者之立五刑
所以賢君子而齊小人也故有勅慎之經擬周易變
通之體焉刑而上者謂之道刑而下者謂之法化而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民謂之政
故刑殺者冬震曜之象髡者秋凋落之變其贖失
者春陽悔吝之疵也此法律之義也其案曰律始於
刑名所以定其
制也終於諸侯所以舉其政也自始及終往而不窮
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
謂之失達忠欺上謂之謂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
節謂之不敬兩怒相疑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
變新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逆謂之誹謗首
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誹謗首
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
貨財之強攻惡謂之奪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
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
重也向人室廬道途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戲之
與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以戲
財則受賕因賕所連似告勿諸勿聽治以故縱持賈
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律
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正
生罰不過十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遇六囚加不
過五累作不過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遇六囚加不
一歲金幸不過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遇六囚加不
不疑罔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可累者故有并數乃

累其家以加諸者但許其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
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
生害也上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
於上波降其刑刑則於下故全其去是故導卑殺仁
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事有相類而刑不同如涉
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中
有惡言罵詈恐嚇不以罪名呵罵人以為罪名呵罵
賊劫召其財為持贖此大考以威勢得財而各殊
也即不求自與為受財物積於官為擅取為盜輸入
之數厚諸如此類皆為以勢得財而論其心者
姦人心而面而面赤而怖而色奪論其心者
其情精其事迫取諸身遠取者少無乃可以正刑
仰手而乞俯手而取手似奪手似調擬手訴拱臂自
操臂似格鬪似莊似威似怒似喜怒憂懼愛
色姦貞猛弱欲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
當為賊喜子殺怒子不為賊怒子殺者子當為賊諸
如此類自非至極不能盡其理也詳之名例非上文
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言勿論即誣告謀反者
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罪奴婢得王王得喝殺之
通史下編 卷之十一
通人諸舍員乘盜賊五尺以上棄市即官府機
盜亦當與同毆人殺令者與同毆人毆其父
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盜取極乞之
還滅法隨財罪之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式及犯罪
為公馬私藏入才不入身者皆已尚書郎杜預復為
隨事輕重取法則以例求其名已尚書郎杜預復為
注表上之曰法者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
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
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欺於措刑刑之本在於簡直
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
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罪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
網羅法意格之於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
伸繩墨之直由折新之理也詔頒行惠帝之代政自

羣下議獄各以其情輕重而刑法滋亂元康四年鳳廟闕瓦墮免太常太祝失火延燒屋三間在廟北重墉外用爲負貴尚書劉頌上書言法理有窮塞故大臣釋其滯事時有權宜故人主定其斷大臣釋滯若公孫弘議郭解之獄是也人主定斷若漢高帝正丁公之刑是也自非斯格不得絀法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所遇之世異也今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各適其情之所安則已過矣請自今定罪皆當以律正文爲斷若無正文依附名例名例不及皆勿論下詔申勅焉晉元承制百度創議斷不以灋大理衛展上書條摘近施行詔有考子證父死刑若鞭父母問亡子所在者有舉家逃亡家長坐斬者皆傷順破教不可用令蠲除之舊制繫囚不即承款加測罰日一上起自晡至漏下二鼓梁定律令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過輕請詳議都官尚書周弘正曰凡小大之獄必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恣令考掠以判刑罪也且測罰昉自近代起晡迄二更非常人所堪能故重楚之下危墮之士無不誣服而冤濫始此矣且人體力既有強弱而立意

亦復兩途貫高榜笞刺幾身無完膚戴就針黹並極困篤不移豈以測掠長短而能得情實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宜依新著令朝晡二時爲允梁武好文固優惜朝士有犯者多屈法申之而寒苦獨峻其後帝專精佛戒疎簡刑法斷死刑涕泣而宥之公卿大臣承旨咸不以鞠獄爲意於是王侯益橫都市至白日殺人法滋枉濫馴亂以亡元魏孝文慎重刑罰大刑多令覆訊奏當上囚繫者積年羣臣頗以爲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人情幽憂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苦之欲使改悔而矜恕可施耳時始頒百官俸而守宰之貪猾者往往得重譴他吏民犯法率從寬疑罪讞多減死從違天下大辟歲不過五六八正始初定枷杖之制是法官州郡以令輒杖有定式准枷無成制爲重枷以縛懸囚頸傷肉至骨至是尚書令高肇請造入枷長丈三尺喉下長尺通頰木各方大都北朝自聰勒符五尺大逆外叛餘以次而輕生無慮皆嗜殺至是而刑始平其後文宣酷暴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刑手自屠裂北齊以亡周宣屠戮親屬廣刑書更峻其法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後周以亡隋文猜忍於殿廷刑殺有四人共盜一椽三人同竊一瓜事發立決施於煬帝淫刑以逞行轅裂梟首之

刑天下滑叛故世之論嚴刑者曰秦隋以秦隋嗜殺人為甚也然身弑國亡適為漢唐毆矣唐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已又頒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賊詐冒盜府庫物罪不原餘悉蠲去隋法已又詔裴寂等更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為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一以漢九章為守律家以為集大成焉貞觀中增損舊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而條令甲一千五百四十六事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凡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決死刑洫以御史金吾在外則州上佐餘皆判官洫之五品以上罪論死果車就刑大理正洫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塋于京城西七里外有輓銘上揭以榜令家人得收葬焉凡府寺州縣長官五日一慮囚夏設漿飲月一沐浴咨疾病給醫藥重者釋奉柩家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行覆獄所至閱獄囚詎校饋餉治不如法者扭校鉗

訊三訊而止數不滿二百元故者三次五寸割去頭一分二常行收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品數階第七而上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若廢疾係儒懷妊者皆頒繫以待斷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役六歲縱之特恩三歲縱之時太宗左矜恤刑獄以為古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與三公九卿同其慮詔天下諸死罪咸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其疑獄獄大理寺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集議錄送秘書省凡奏報諸疑獄法官得執異議以爭五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別引奏已詔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已謂羣臣曰朕以死刑至重令三覆奏者欲朕念慎熟也近引奏雖三覆而頃刻已訖則何暇慮詳哉自今限五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勿舉樂諸州死罪三覆奏日亦如之其後河內人李好獐坐妖言下獄大理卿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督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原

德方爲相州故蘊古爲左右斬脫死上怒殺蘊古既而悔之故有是令然自是官以失出爲戒吏罔稍密矣上久而覺之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罪而失出爲大辜故吏多深文上矍然命失出入皆如律時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沒官輕請如舊從死下公卿議給事中崔仁師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所以廣恩也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乎且誅父子足以累其心此而不顧於兄弟何有太子司議郎敬播議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之父子則輕故生則異室死則別宗今高官重爵蔭唯子孫不相及也而連坐則從無乃已迫乎詔自今反逆者祖孫兄弟止沒官毋從坐它惡言抵罪者兄弟止配流先是長孫无忌房玄齡等更定律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斷口趾止謂侍臣曰肉刑廢久矣今復之吾不忍也尚書珪瑀叔達對曰以死刑而斷之趾寬之也死而得生何憚於斷趾且所爲別斷者欲見者知懼止不爲惡也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不便者四十事詔玄齡等重刪遂除斷趾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於是定律五百條於隋律裁大辟入流凡九十三條減入

徒七十二條而法寬矣上嘗問明堂錄其國人五臟皆附於背鍼灸失殺死謂然歎之也曰觀者五刑之所輕而死者人之所甚重也今法有鞭背安得犯至輕之刑而令輕抵死哉詔罪人毋得鞭背爲者令已覺大理所署月四狀有情可矜而律重者吏當如律上患之曰斷獄惟案律文即情在所矜而不敢違法此寬濫所自始也謂少卿胡演演對曰此非臣下之所得專也問王珪珪對曰惟慎選溫良平恕之吏往即訊得允者賞則刑平矣上曰善故一時斷獄之吏戴胃崔仁師等多平良稱職獄少寬濫斷死刑歲纔二十有九人有刑措風焉高宗初詔律學博士撰律疏詔大臣增格敕頗留意慎刑及武后擅國內行不治多諱惡疑天下圖已欲大誅殺以震之開告密之令用周典索來俊臣元祖之流爲爪牙窮治撰羅織經數千言用網羅無辜所構造皆有支節其訊囚有寃百脉突地吼死皆愁反是實求破家等名皆淫刑於是先誅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公卿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而下不可勝數也一時讐服而興俊臣諸酷吏亦以次受誅夷是時惟司刑丞徐有功持平恕守滯數以死悟后意天元德在焉語具

有功傳中開元初詔黃門監盧懷慎等更定律令名開元格宰相宋璟著後格李林甫著新格皆以開元名篇前廣州督裴仲先坐罪當決杖兵侍郎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主也曩臣巡邊時聞姜皎於朝堂決杖皎官三品又嘗有微勞而杖之非古者議勲議貴之意今不可悔仲先罪願上幸寬上從之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輕譴官相懷慎方臥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上矜錄上納之時夷州刺史楊濬以賊抵死詔減死杖流占州侍中裴耀卿刺史縣令爲民父母爲風化具瞻今使

御史下編 國書之十七

四二

初躬父笞迫辱甚矣死本天下所共惡然屈挫率頓民庶嗤笑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所以崇守長勸風俗之意也又雜犯抵死無杖刑死刑三覆奏乃決今非時不覆而杖之或致非命非所謂寬凡大暑決杖重多死秋冬乃全請自今貸死決杖當減夏並停則再生之實恩武疆令裴景億犯乞取贖積至五千匹亡命捕得之上怒命棄市大理卿李朝隱曰按律枉法贓至十五疋罪死乞取贖即數千疋罪止流又景億曾祖故司空寂方締構初實參元勳革命中原陷羅縉籍今當從其私宥况無死比乎

幸上裁哀上不許朝隱持之曰今乞取處斬後有法當何以加之儻今寂勲可盡棄不錄則叔向之賢何稱十世若敖之鬼殆其餒而得減死配流當是時上勵精圖治常自選太守縣令理民隱二十年間刑獄稱平歲斷天下死獄止五十八人大理獄相傳鳥不棲止其樹至是有烏鵲巢云其後李林甫相起大獄以制異已任吉溫羅希夷爲御史主獄煅煉深溪惟林甫願指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傷數百十人而天子以太平自詡志窮兵於是巨盜起而天下被其毒矣至德中得東京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僞命者皆

國書之十七

四三

素服請罪詔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條按以聞器謹言諸陷賊官皆從逆非常死峴以爲賊陷兩京時上南巡守獨人自殺死非邪心且此屬多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樂以叛逆論死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衆今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於是詔以六等定罪惟佐逆有勲逆者斬餘以次配流時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副持議平恕故人皆德峴疾諲器之刻深將軍王去榮以

急賊殺其邑令當死上以其善用屬石欲原之中
舍人賈至爭之曰去榮為逆漸不可長陛下以其一
能而免之諸軍中伎擊絕倫者何限人各恃其能
而犯上將何以禁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是法全
不一而誘人於罪也若盡捨之將難乎其為上扞罔
者必眾必痛誅而後已已惜一才之材不殺而殺
十數如去榮之材者也所傷滋多且律殺縣令罪列
十惡以為逆也世未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
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忠於大君者惟陛下下恩
下其議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子之大

典雖在帝王猶不敢動用非法況於小人得擅殺

恣乎陛下為天下主義無頗愛而寬之將法不行人

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威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

畜其子惟裁恩上竟貸之上性慈多不忍而政刑不
肅取間之憮然曰艱難時念無以逮下而峻急刑法
朕不忍也故法不勅而中衰貞元中勅曰犯刑罪至
於死極矣猶先決杖噉其甚也後令罪死者停決林
憲宗時相吉甫絳論治上前吉甫言陛下頃降令鐵
相張儉恩厚深而刑典未舉中外懈急肅刑罰以
明威鋒由為天下雖未大治亦不甚亂於古為國用

中典之時豈必肅刑且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

暴亂之世乃專刑罰吉甫言非是上是絳言非久

空頓亦勸上峻刑上退謂宰相曰于頓大是邪人此

其意欲朕失天下心耳吉甫為愧汗數日先是武貞

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
姓名為酒家保志復讎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手
刃之而自囚請死下廷議左拾遺陳子昂請誅之而
旌其間從者令禮部員外郎柳宗元著論駁之曰禮
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
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而並焉誅其
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愒壞禮甚矣
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加罪刑官
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
衝讎人之胃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
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
禮也禮其可讎乎讎天子之禮而戕奉禮之吏是讎
禮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
之所謂復讎者謂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

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計曲直暴寡脇弱而已也夫不忘讎者也不愛死義也元應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固者也議者反以爲戮顯刑壞禮不可以爲典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謀復讎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尚書李鄴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讎詣縣請罪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子得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見于若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宜莫詳於律而律無其文非闕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顛殺而無所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之也周帝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則死義者且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于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凡執仇讎者首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

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稱將復讎先告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即何得自言未可以爲斷然則殺之與舍不可一途取也宜建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省集議酌其誅貸則經律無失指有詔悅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戒死流循州自唐季迄五代刑峻深視人命如牲牢而國祚日促周世宗用范質議律條猥繁輕重失衷詳定之曰刑統行焉宋祖即位與天下吏始允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憫然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懲漸鎮專殺之弊諸州奏大辟上咸委刑部大理寺詳按又別置審刑院以讞之吏坐深文故入終屏斥不復甚者流放由是吏皆持平法網晏寬馬三年詔曰王者哲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務在京矜竊盜本非巨惡而近制苛峻殊乖矜恤之旨自今竊盜論如律開寶二年以盛暑手詔下兩京諸州令長史督獄椽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桎械貧者終飲食病給醫藥輕繫即決遣毋淹滯自是歲仲夏申勅官吏以爲常待公

卿百僚充恩無面詬無朴責殿廷而職吏時於法外致刑乾德中峽州民以私怨殺一家十二口者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可以赦論者今赦之寃死者何辜命誅之開封婦人有殺夫前室子者吏當徒二年特命處死詔曰人繼母殺夫前妻子若婦以凡人論太宗在御以慮讞常躬聽臨決多燭微隱祁寒盛暑雨雪愆候輒親錄繫囚多所原宥下詔曰諸州大獄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奸逮捕證佐踰年歲未具月令長吏每五日一屈囚情得者立決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其違

四史下編 卷之十七

四八

限者準官文書稽程律論嘗閱諸州刑奏因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詔州縣囚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刑部閱其禁逮多者命官即訊州官吏論如律開封有女子李擊登聞自言無子身瘡痛恐一旦死無所歸乞裁哀詔京尹為措置而李無他親有司逮其父繫之李又詣登聞訴父被繫狀上駭曰此豈當繫者輩哉下事得登聞者尚如此天下至廣何得無枉濫乎即日遣殿中侍御史十四人分慮諸道因詔御史決獄必躬親毋專倚吏又諭宰臣言每閱大理奏案節

目小未備必移文覆案動涉數千里獄久淹可哀也其詳酌非人命所繫即量罪區分勿復鞠又詔刑部置詳覆官五員專問天下所上案牘勿他遣御史臺置推勘官二十員克京朝官諸州有大獄乘傳往即訊毋陞辭賜裝錢隨遣諭之曰無滋蔓無留獄還必召問所推事蓋欽慎如此淳化中兩京浙江大饑民相率持挺持券富民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衆知蔡州張策推官江嗣宗議取為首者杖脊餘論杖以請上喜曰彼皆平民迫饑寒苟取餒糲圖活耳未減其罪免其制為閭里患苦者便宜行下詔褒美

四史下編 卷之十七

四九

馬真宗覽囚簿憮然動容謂宰執曰雜犯死罪目至多更心一不盡者枉矣故事死刑獄具三覆奏關重慎也命申行內供奉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者付臣凌遲不許送所司依法處決仍除繫剛之刑京東素多盜法盜作不時獲以百日為三限限滿者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滋衆韓魏公琦知鄆州令獲他盜者聽比率除過盜以多獲而捕盜者稍益寬宋初律令因唐舊而別敕下諸路若州縣者詔類編僅百有六條與新定刑統三卷頒行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五條後滋繁多詳者言

方今斷天下之獄在大理詳天下之刑在審刑二者
海內刑獄之準平繩直也今律令具有明文制勅隨
復更改故定罪之要官勅則多指故失言罪則皆坐
公私配情輕而法重則近侮文按狀重而條輕則為
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入私則犯徒奪官為公則
贖金記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有降差四者
定刑輕重之所懸也承前科斷初無著令法官隨時
裁處於差殊望令刑官定公私故失名罪條奏從
之仁宗以律令繁欲刪定謂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
不可以輕變也信乎宰臣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

西中三編卷之十二

五

今法官得倚法侮法上中其手耳咸平中編敕刪太
宗詔令十一二去繁密以一視聽何為不可於是詔
中外議勅制得失取咸平儀制及異時約束條編之
曰附令視詳勅損重有餘條大辟之屬十有七流
之屬三十有四徒百有六杖二百五十笞七十六配
隸之屬六十三下詔言勅令者治世之經也數動搖
則眾聽惑其何以訓迪天下之官常其自今一以令
格從事蓋采世以律不足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
之於敕而律恒存於數之外也刑特即燕肅言竊攷
唐貞觀中斷死罪刑二十九則元中五十八今天下

生齒不加於唐而天聖二年斷死刑至二千四百三
十有六視唐且百倍誠以奏獄法廢而朝廷用刑歛
恤之意更有所失也請定奏獄令於是下詔言朕念
生齒日蕃抵冒于罔者眾而有司避微文一致之重
辟豈稱朕好生之意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
名疑難決者具案開時死刑覆奏之法久廢至是始
貼之請議而疑事上者無慮得減死矣已又詔曰先
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
禁奪民利而刑辟滋章今編敕多出律外又數改更
即官史尚不能周曉况於百姓一陷于理末由自贖

西中三編卷之十二

五

豈禮樂之化尚鬱而專任刑罰之弊歟漢文帝聽天
下入栗塞下贖罪其科條過誤犯禁令者別聽贖上
天性篤厚惡計人陰事下詔言蓋聞治古君臣同心
上下輯睦無告訐之俗何得之盛也朕嘉與公卿大
夫同臻斯道而教化未洽中外羣臣上章多暴揚難
驗之罪詆欺闇昧苟陷善良朕甚惡焉又赦今與天
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非信命令重刑罰
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言官非事關朝政餘細
故勿舉有告言人赦前事者反坐之已又詔燕肅不
持杖不得財者徒二年得財及傷人者死餘第減獲

劫盜雖情深害母得擯凌遲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人入死罪當贖上曰死者不可復生朕未嘗敢言人以死况濫用重辟乎今獄吏失入雖暫廢而它日復叙豈先王重民命之意特命鑄官先是杖長短廣狹皆有度而輕重無準至是詔重母過十兩又詔刑部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囚五人以上得歲滿改官諸路災救京西州軍貧戶以年饑盜斛斗者聽減等决放知諫院司馬光曰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廣大之恩獨於賊盜愈急者蓋以饑饉之歲人易爲異盜賊必多不可厚也

通鑑下編 卷之十七

五十二

頃州縣官吏不知治體務爲小仁遇凶年劫奪妄意寬縱以致盜賊公行及不能禁則又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定今若明降敕文豫言戒等是勸之也百姓乏食惟當輕徭薄賦開倉廩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自相挺取爲亂梯今府界京米京西水災特甚嚴刑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可勸乎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以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滋多也上爲然前令嘉祐末判刑部李誕言今歲中死刑二千五百八十人其姦父母世父母若戕兄弟若夫殺妻殺妻父母若殺夫

通鑑下編 卷之十七

五十三

凡百四十故謀圖殺凡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處亡命百有十夫風俗之薄惡莫甚於骨肉之相殘而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與犯法者之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之於善歟願詔刑部類次天下所斷大辟上之朝以助觀省從之神宗即位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有司簿錄人下歲獄囚多瘦死深惟獄吏檢視不親使吾元元橫罹其凶豈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諸州軍及巡司院歲具在獄死者之數上之檢察以差次行罰罪人獄死二人加一等已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劾治皆寓繫開封獄囚很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瘦死朕甚惡焉其後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主鞠訊三司諸寺監吏輕犯即决餘悉送大理獄時天子留意法令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侍臣曰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用法非法也道也故防於未然之謂教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待彼之謂格行於此使人效之之謂式豈重法哉蓋德意至深內殿崇班鄭從易母兄死嶺外歲餘請追行器服上嘆息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顧踰年不知存亡問亦獨何心特除名嘉祐中學究王存立爲礪山尉納官贖

父配隸至是乞同舉人法免丁徭上憫之賜出身注
官知桂州沈起開交趾邊陲蠻邑管階詔邊人橫遭
屠戮罪在起鑄官爵編置遠惡州蓋以義制刑何之
表類如此而相安石往往以其意論刑多辟戾於法
曾公亮頗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
不當則審刑大理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下廷議
議不當中書不論奏取決人主將於何收之何謂中
書不當正刑名乎是時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事其
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
死法而情狀輕重絕懸皆抵死可哀若情輕之人別
立如前代鈇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其禁重非
在邊屯戍而逃者宜可更寬首限其二徒流折杖之
法加密良民偶一抵冒致終身之辱愚頑之徒一時
創痛而終無愧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偶
赦第減日月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而凶頑者有所
憚避其三刺記二百餘條中情理輕者可復去徒流
移鄉之法俟再犯乃後決刺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惟
凶頑目此舊科其編管人傳詣他所立役作時限無
髡鉗其四今州縣考為士民有孝悌力田為不煩其
知者給帖付之偶犯今情輕得議贖深害者如神其

五奏請以時刑定科條詔付編敕所詳議初隸經管
請復肉刑下廷議會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
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此非
其得已也人有罪贖刑不足以有懲則以墨劓剕宮
大辟斷之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焉至漢文
除肉刑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大辟之次處
以流刑代墨劓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
重之差斯已謬矣古者鄉田同井人安土而重遷流
之遠方徒隸困辱至終身不復故足懲也近世之民
輕去鄉井轉徙四方不足為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
籍比於古益輕况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扑刑輕不能
止惡故犯者日眾其終必至於殺戮而後已是欲輕
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猥多取其情可矜者處以肉
刑則人之獲生者必眾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賊滿
應絞則則其足姦良法應死而情輕處宮刑痛之至
於劓墨則用刺配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劓
刑衷而有等矣議上不果行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定
豐編脩勅令舊諸所載違敕移之今蓋違敕法重處
今罪輕此神宗之德厚也而有司不能推廣上意變
增條自難析舊制意苛文晦宜取慶曆嘉祐來新舊

敕參照刪訂成一代之典詔摯等刊定絕聖復熙豐之制而元祐條例悉燔燬自是用法激射愛午改更紛然刑制紊矣崇寧中下詔言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令格爲沮抑是以有司之守格人主之威也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其定受勅官稽滯者罪於是議格手敕一時者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敬論當是時惇京下布之倫憑依播惡置看詳元祐訴理局置同文館獄造皇城司獄窮極慘烈於是謗誣上逮宣仁下及元老廢黜中后囚放正士而汴宋以亡矣高宗性仁柔用法每從寬厚擇儒臣平恕者爲獄官入對即戒以毋慘毒士曹有能平反重獄者輒轉官而逆槍數與大獄媚諸忠賢異已者種滅之天子莫能難乾道中議者言刑莫重於大辟獄吏鍛鍊周內何能無冤令甲審錄時令主者讀要辭務於詳微今囚待自誦重刑以合其款蓋示之死生之分決於頃刻必使其輸服雖即死而無所憾也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畧疾誼離絕其文嘈雜其語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繫輕忽如此甚可痛也請自今廷錄時擇有口無害史依勾宣讀令伏辜者得壹

通詔訴從之大理丞石邦哲言令甲決大辟聽市酒食聽親戚辭訣不得望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呼壅遏而有司置不行泉樞二州所決囚有以姓名畧同而誤抵重辟者儻令不室塞蒙蔽致此極哉乞申嚴前令違者以違制論從之然是時法令雖具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事輒不行吏往往匿例以邀賂既得賂乃出其例行之法利其矣我聖祖登極初即直登聞鼓于午門外已設于長安門今科道官并錦衣衛日守直漏下情已爲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天下制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敎之於先而律齊之於後古律法至簡後滋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律意而不犯哉是啓吏姦而陷民於罪也朕甚愍之今所定令芟就簡質使天下易知而難犯以毋麗于律庶幾予期于無刑之意復下詔言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殊乖平允自今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以傷天和已命書省詳定律法論之曰凡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吏得因緣爲奸則所爲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自上朕親酌議

六年律成刑尚書劉惟謙具表言

皇上登大寶而來保乂臣民孽孽弗怠訓迪群工諄復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於意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閔愚民陷于罪戾法司恭謙惻然弗寧多所寬貸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帙僭茲特勅臣等會衆律重修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九

律使下編一

卷之十七

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補遺自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爲三十卷每一篇成輒繕寫上

上揭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爲之裁定聖慮淵深

稽天揆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奧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

善臻雍熙之治何其盛哉詔頒行已復更定以吏戶

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爲十九約條爲四百六十

折戶婚爲戶役婚姻分開訟爲開殿訴訟分庫爲

廩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爲公式屬吏受賦屬刑

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惡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凡貪墨之賊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雖治唐而因時定制緣情制典自有法律而來未有也

上御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著今久矣而犯者相繼於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誥昭示使知所趨避又有年

通史下編一

卷之十七

五十九

矣然法律在有司民不周知特勅六部都察院將大誥內條目撮要刪博律他禁例盡革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焉刑尚書濟言聖明治在復古事務簡要今諸司刑牘動千萬言類泛濫失本實益禁之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無赦命刑科會諸司議獄牘式示中外焉已

上諭濟言凡論因當原情毋刻深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

秦而後論毋重傷人曰濟議法巧密

上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張密罔何爲乎竭澤而漁害及鯢鱣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民何以自免濟漸謝時兩相運使龔坐堂欽上刑然曰龔元忠臣福壽之子其貸之以勸忠還雲南仍別勅西平侯革善遇之寧復衛千戶何忠以所部卒缺伍坐譴詣自訴

上曰爾非故革戶何勝尔乎對曰是也

上曰往爾祖克除和二州與有勞及渡江爾父亦從朕

有功俱陳亡可念也忠罪雖微爾祖世襲當延世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一

如此祁陽民郝安童父戌定遠死當補伍以母老無

他兄弟且有姪付即老無依陳乞聽終養乃補戌

上憐之得復除處麗水民有賣卜于富室者不售詣

闕告大姓陳公等望五十人謀聚衆爲亂命錦衣校

迹捕知縣倪孟賢召父老詢云無之微服身自往察

見其男女織作同平時慨然曰朝廷命孟賢令是

邑者欲撫輯民使安於田里也今無罪蒙惡逆之誅

而不告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今耆老自請訴具疏聞

上命司理妄告者罪召耆老見賜酒食及道里費清

之十七年 詔改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

之曰貫城下 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

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星即刑繁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先是

上念元政寬弛者久而反側未盡平必紀綱肅而後惠政從可施也頗用重典以肅朋姦而貪殘吏於種誅尤嚴天下凜凜乃倣周洪大誥治作大誥諭所爲震刷刮磨之意於天下令誦習畏法而勅刑曹庶獄論當訖因有人誥者戒等無有加等欲人喻戶曉晚讀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一

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感遂震威

從寬焚錦衣衛非法獄具悉以所繫囚送部臺審理

而諭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除引奏詣承天

門外命行人持訟理幡出欲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

釋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

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冤狀以聞嘗行

郊壇皇太子從指追傍荆楚曰古用此爲朴刑取

能去風雖傷不害蓋仁厚主於此而祖訓首章言

朕自起兵至今三十餘年理天下庶務人善惡情偽

靡不備歷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無疑者令法外

用刑意使人知警而不敢易法然此一時權用非守
成之君所宜用常法也今後子孫止守律大誥並不
許用黥刺劓割之法云何嗣君生長內宮人情
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施用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
有奏用此刑考文武羣臣即劾奏論凌遲處死中又
言凡聽獄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久天必怒焉有
大獄當面訊防構陷鍛鍊之弊益重慎至矣永樂靖
難後一垂意於矜慎中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罪
毋妄引榜文條例為深文 諭三法司言天氣向熱
獄淹囚久死刑需秋後餘輕罪即疏決其未能決者

通鑑卷之十七

六二

聽出獄需後審大理卿薛昂等奏各布政司具獄上
罪死者二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

上顧謂都御史瑛曰人命至重絕不可復續治獄得情
難鞭扑箠楚之下罪戎於鍛鍊者比比此二百餘人
中豈必無冤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諸簡授之
使論決時核情辨釋無或枉濫焉

上嘗御奉天門錄囚多矜宥處尚有枉抑 召錦衣衛
鴻臚寺官諭之曰囚久於獄困矣念雖枉不求辨又
初至朕前或畏威不敢言爾等宜以朕意開諭各有
免自白無諱每三法司應囚訖請處決命行人持節

問冤抑者許自陳陳寃者詳慮十日 奉定奪

昭皇帝即位即赦建文中諸死事者族屬若外親聽寧
家給故所沒產還之已大理寺論囚

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職理刑輔
德宜贊朕志毋俾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命府部通
政司六科同法司於 奉天門會審已特召大學士
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論比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
道往往出羅織也為

先帝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壹不以措意今審
決重囚卿三人同往慮期審克必中閣學士同審錄

通鑑卷之十七

六三

始於此又謂刑部都察院大臣言朕於刑法未嘗敢
以喜怒為增損卿等鞠獄當虛心聽察如朕一時過
怒處法非法卿等國大臣當諫正毋以忤 旨為慮
尋 勅吏部自今刑官擇廉明公正謹厚之賢其無
用愴入得肆枉濫焉 下恤刑 詔言朕惟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晝夜以思人命甚重
哀矜庶獄拳拳于東顧執法吏不能皆平虛飾比附
而致之死朕甚悼之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
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
惟適厥中失五刑之條莫重於大辟身首異處亦足

懲矣又加之以凌遲過也自今除反逆依律科法外
即朕一時過於嫉惡人律外致刑法司必再三執奏
不允五六奏又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
為定令文武諸司皆毋得恣暴於法外用鞭背等刑
人之為非有父子不相為謀者虞書罰不及嗣周文
罪人不孥自今惟謀反大逆依律連坐外餘犯止其
身毋連坐古之盛時博採民言廣視聽以資警戒也
今兇險往往撫拾微文云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
之自今告誹謗者勿聽治爾中外文武羣臣端乃志
悉乃心畏天愛人崇寬恕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於

是諸重典之用悉革刑號稱平矣

宣宗皇帝嘗夜讀周書立政式敬爾由諫以長我王國
喟然嘆以為國基命在於此也勅三法司言朕體
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今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
者遠在千萬里外需奏當即決亦何寧無冤抑者乎
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其遺席官分司在所同三司
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冤
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蓋遺官
審錄自此始又諭三法司言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
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而重民命也我

祖宗時遇隆寒盛暑法司審囚繫卿等皆先朝舊
臣親所聞見今嚮暑宜量情罪區別時各省府州縣
民有繫登聞鼓訴枉狀者

上不欲兼黑獄勅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洪業

孜孜夙夜惟保民之為務比者田里小民為官吏及
勢豪侵損凌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又不能直淹禁
歲月冤抑駢死以致赴闕徑訴殫身不恤詞訟之
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
罪之所以戢橫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
者歸怨即設方岳風憲焉攸用乎今已令都察院

諭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勦強扶弱毋忽毋怠正

統初遺官恤刑勅曰邇京師及天下衛所郡縣因

矜疑訴冤者行體勘至經年不報蓋所司恐讎異為

罪而慢上令也其報者勒里老扶結憑成案而止今

特遣爾等親往即訊召集里老慎研問原問官毋得

預果枉抑辨豁果當罪監候類奏天順末刑部郎陳

璉失入人罪部寺審允

上自鞠辨出之勅法司痛省諭三法司曰春陽肇序

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紀錄悉與前除

令奉公守法焉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事虛

因悟錦表衛按獄之枉召輔臣賢論之賢對曰誠如
聖諭因言錦表衛武人豪又 國小牙郎法司明知其
枉內憚之不敢辨也特 旨諭法司許有枉者辨理
毋畏勢避嫌於是

上召法司臨誠如賢指人人悅服成化中始設西廠刺
事而關汪直黠起大獄以鼓執明威羅織慘烈中外
大恐大學士輅時合疏直十罪且言近日伺察太繁
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
直寄耳目於羣小故也韋瑛王瑛同惡相濟擅威福
自予官校提拿職官皆出風聞暮夜搜檢無駕帖左

諸人懷怨畏者不安其官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

十六

於塗庶民不安於業豈太平之世所宜有也臣實懼
焉乞罷罷以安人心御史劉珊等言東廠之設自初
建 初時專以緝訪逆謀若大奸惡事出一時權宜
因而革亦已惜矣今又設西廠非制也立廠之後
事情紛紛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

上覽疏惠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 國安危 命官懷
恩傳 旨詰責輅等復力陳其故會九卿連疏直及
瑛通惡西廠乃革瑛觴成尋坐事誅巡撫南直隸都
御史王恕言茲

太祖高皇帝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

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云律令該載不盡若斷罪無
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行大明律後
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從何年會定如兵律
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官長官條皆輕重失倫
不可行法官諸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
策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毀 旨下言會
定律糾謬可焚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存宗天性仁恕充欽恤刑獄二年 勅法司言朕惟刑

者民命所關刑獄清則人心服而天道順一夫含冤

致傷和氣災沴不免焉邇者京城雨水為災南京有

十六

風雷雨之異朕甚悼懼得非刑獄冤濫致然乎情偽
微暖未易遽察問刑者各據原辭審錄者多拘小案
人命或聞毆誤殺而檢勘者以為謀故盜賊或搶奪
拒捕而巡獲者以為強劫中間有事出緝紡者務鍛
鍊以成之此冤濫之所由也今特命爾三法司堂官
詳加審錄凡人命無疑可檢若疑難辨者盜賊追
無賊杖或有賊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
疑或累訴辨冤而不伏或久候證佐而未獲具情節
奏獻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證毋避嫌疑

母性好惡視權要為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及巡捕人妄拿宥勿治爾其悉心殫慮明其斷而以恕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已并 敕天下諸司錄重刑明年下 勅言曩因災異敕諸司審錄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平反之原問官亦原勿究欲廣仁恩而全民命也今數十百人矣當茲春和天地大生朕思與其寬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察詞辨色詳審情罪大惡當懲者毋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宥者毋事苛刻以啓怨其無憑

由史下編 兩卷之十七

六八

證驗情節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踵訛以失出入庶不悖古人欽恤之意復歲以天炎暑 命法司錄輕重囚毋淹而是時律令窳而例繁斷獄者多引例便已意而律格不用 命部尚書郎都御史珪會九卿刪定畫一下昂等條上 命覆詳更上已

上復摘條例中疑者六條 命覆議已乃布行

世宗登極詔開刑一依弘治中大明律附例行正德中新例革不用後 命法司重訂條例行何侍郎孟春言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勅令則世目為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昔賢病之

國初刑用重典取 上裁按文紛紛下洪武未定大刑律刑官始得據依為擬議輕重賴一後又申明大誥諸有非減等 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則時有條例然特用刑律非以破律也律所無方用例於是乎寬仁之政度越唐宋矣永樂中翰林待詔朱善疏議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也蓋緣律皆不得為婚以故離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後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甚可痛也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

由史下編 兩卷之十七

六九

禁謂若母之姊妹與已身不得以卑幼上匹尊屬也若其為姑舅兩姨之子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婿莫宜於此古之人用之矣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惟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其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即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魯秦晉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若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亦何所病於禮而必以入於刑也今江浙以此致訟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詳弛其禁庶刑清訟簡風俗歸厚成化中大理卿劉玉疏申明律意曰伏觀律欵言同告卑幼誘引他人盜已家財

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藏
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以殺傷尊長卑幼本
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殺傷人
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論謹詳
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藏蹤隱迹密切而來故須將
引也曰免刺亦依竊盜初再三犯刺臂額而言謂倫
理重而財輕故全倫理之恩重而竊盜輕也至其殺
傷則固依強盜律坐不貸矣近或子糾他人而劫其
父或弟糾他人而劫其兄是曰強盜自有本科乃引
同居卑幼將引他人遂欲從末減則免刺之條豈得
兼強盜言乎或疑殺傷者坐強盜以爲無殺傷者不
坐不知強盜之爲強盜不在殺傷與不殺傷故強盜
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著殺傷之文則
律意正指竊盜而言又安得引以斷強盜之獄也且
各居卑幼雖曰罪財亦繫親屬非他人比况同居卑
幼尚且同財不尤以倫理爲重乎倫理之義里則強
劫之情害愈重故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
減况劫父劫兄窮兇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
如就令律文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
請況律文彰彰如是而又何可得縱也今如前比擬

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凡奸徒欲行強
奪者但計誘本家一男一姪其中俱可得免死矣且
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惡哉
弘治中刑尚書馬文升申明律意曰伏覩律款言凡
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以強盜挾持
刃生殺在其掌握姦淫惟其意欲比擬逆相去爲不
遠也八順中 旨言人命至重自今霜降後有應
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審錄庶不冤枉專指
秋後處決重囚而言非謂強盜也乃強盜則既不待
時決矣以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而俱至秋
後與衆囚會審比於其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
飢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柔弱者乃坐無詞豈有
偏或此法行而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也是強盜與
鬪毆殺人者無以異也惟強盜有犯非時立決而後
猶戾知警應辟以止辟之義部尚書何喬新以脩省
陳言申明律意曰伏覩律款言罵祖父母父母及妻
妾罵夫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款
言祖父母父母誣告孫告子孫婦者各勿論竊詳
律意蓋謂父子祖孫天性也子孫子孫婦悖戾至於
毀罵逆天性甚矣故坐絞然恐人詆誣成罪故曰誣

親告乃坐謂他人雖告不坐也通刑官通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罵者不問虛實報坐是親告即坐矣使親告即坐律又何有誣告子孫之文乎凡愛憎之偏人情多有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若婦者有溺愛幼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產歸其子者有憎其子孫遂及其子孫婦者使親告即坐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父母一有言將不免於死豈不痛哉請自今勅中外官須鞠實乃坐其誣告者自依誣告律擬斷伏觀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鈔訂贓者例也例

卷之七

七

輔律常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二貫八十貫矣是國初常人益銀八十兩而絞今一兩而絞也初監守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非律意矣請自今估計鈔貫以銀一兩直錢十文鈔四十貫爲準庶輕重爲衷又律官非法杖人致死者黜爲民謂肆虐殘忍於虛怯處橫加拷掠也云耳鞭作官刑自古有之若因公決打死而輒熟非法意宜貸律威逼人致死謂諸色人或逼取田園或強索財物致愚弱卑賤號無告而自盡也云耳其愚夫愚婦或忿爭醉謔或語言抵觸輕生尤賴而問

威逼非律意宜寬各省編伍律各有衛分近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蓋以西北邊近虜欲伍實也然罪犯而至斬絞必皆姦頑梗化輕生易死之人往往隨至隨逃仍復爲惡雖有但逃使殺之條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况中有原係虜種諳知邊情慣習夷語脫後逃入虜中務擾擾邊如漢衛律宋旅元可爲求鑑宜西北人編發兩廣雲貴江南人編發江北衛分如律便嘉靖中霄詹事韜爲上言洪武中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者絞嚴爲之禁欲人之難犯也文官以其贓已托欽定例改雜犯而許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足養之使食也今撫按以正法治贓吏則衆共誣之曰刻引新例容贓吏則頌其以厚目之人情孰不樂忠厚之譽而憚苛刻之誚者是縱之使食也故貪吏用肆僱科則經賦不一二而利歸私家八九矣巡捕則指良爲賊逼贓利自予矣有因而酷用非法剝尸肌骨致之死者矣此細民所以冤抑而無告也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故勘平氏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而故禁故勘之致死以死刑懲之所以保民命也今廢棄止律而不用故酷吏恣肆無忌臣是有官爲知府一醉而筵死平民四命者矣

有官僉事一怒而倒縣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夏月酷暑淹禁平民百餘命致死者矣古一婦死而三年大旱今酷吏填滿天下冤結之氣結豈不能感皇蒼而致災變乎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一衛獨稱親軍重宗近也天下刑獄付之三法司而足矣錦衣衛校橫撓之越介冒而刀筆是侵不亦其乎光武崇世名節名節之十浦米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夫節義之士在乎世甚無用也於變古求之不得則國事遂空故保養士氣敦尚節義治天下者之深計遠慮也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或廢或誅可矣顧乃使官校衆執之脫社蒙以就桎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不已甚乎剛心正氣於此折盡矣及覆數非罪則身脫污獄朝立清班一解拘繫即被冠帶使武夫悍卒從而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係執之矣小人無所忌憚君子迷昧良心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變故罕伏節之士也願自今東廠勿預朝儀錦衣衛勿典刑獄士夫有罪宜謫而詞宜廢而廢宜誅而誅宜贖而贖勿加笞箠鎖梏以養廉耻此振八心勵士節之至急者也疏上報聞丘文莊濬言

皇祖欽定律條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與士大夫乍讀猶不能盡通明況於吏胥氓隸之人乎宜命儒臣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討論爲之解釋必使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悉也則愚民知所守奸吏不得依法而舞文後陳御史察胡御史各如指成書傳焉
聞君子曰自古哲后惇臣曷嘗不以刑辟爲大典重用之哉典著欽恤詰表敬明記稱意論慎測必即于天倫此其義至精故各錄元德羣聖宗焉以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用期於無刑司寇趙公敬由獄周公作立政訓主萬復紀之誠重獄也重獄重天民也自教之衰重以五刑爲瘴惡之具靡知爲倫叙當即也於是乎哀矜勿喜之意亡甚且媮快喜之豈謂德哉又何以敬刑弼德司天民命也先漢時諸摠忠守法清詠之臣能本經術明常教以決事而張廷尉令天下無冤唐徐司刑身視鴻毛法視泰山以其死衛生民之命耶古今難之夫鑑往可以知今比類可以達義海虞吳中丞訥本桂氏棠陰決事刪之取諸古奏讞可輔彙關重慎者爲編今博采附之後司刑者等有覽觀焉漢景帝時廷計上囚防牢繼母陳殺防牢父防牢因殺陳吏依律殺母以大

論梁朝之亂也夫無道父母妻妾同產少長皆
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梁人取後妻殺母如母此當以大逆論乎子參曰
昔大姜與叔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
也子殺妻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九手殺乎宜以
非司寇而稱殺當之不爲殺母梁相從其言○建初
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降詔之
後因以爲比曰輕侮法張敞駁之曰輕侮法非帝一
切之恩非有成科班之律今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
讎非一也而法今不爲威以相殺之路不可開也余
托義者得赦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爲輕重非所以
懲非而更開相殺之路願考皋利害廣令平議從之○
吳祐爲膠東太守安丘男子母立長與母俱行市道
遇醉客其母長殺之而去捕得之祐呼長謂曰若
殺兒母人傳聞縣縣考于公廷處難動不累親今若
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殺若不忍將如之何
長以死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
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耶
移安丘遠長妻長和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還
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
君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
投繯而死○有烏程男子孫常弔並分輓各得田十
頃並死歲餘常相稍以米粟給並妻子後追計宜作
券取其田並兒長大訟之掾史議曰並兄遺贖賴常
升合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弔以妻
合券取其田懷私姦路貪利忘義請奪常田畀並妻
子從之○謝夷吳爲州刺史卓帝巡狩幸富陽有
詔勅夷吾入傳錄因勿廢舊儀上臨西司南面夷吾
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却人妻者縣言和姦夷
吾呵之曰亭長職任禁姦今自爲惡何得言和切
讓三老孝弟兄長史之官理亭長罪重善之○護軍
士賈禮近出不還營軍吏以爲二表遂用沒妻子爲
奴婢夏盛詣州府備窮莫省乃辭詣廷尉廷尉高柔
曰汝何自知夫不亡盜對曰夫少軍事母甚恭謹又

家兒女嫌親不離非輕夜不顧家室者也柔曰汝夫
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卒子文求不得
耳汝頗習舉人錢不子文出身單貧不敢言錢物也
日汝頗習舉人錢不子文出身單貧不敢言錢物也
赤窮其色動謂曰汝昔嘗讀書不歸何言不耶頭
具首殺禮不末久埋藏處果得屍而夫與大見大
其家○東漢亡卒妻白姑嫁夫家未與夫見大
以從坐東市其州主簿盧毓之曰女子之情以接
見○恩生或婦而重故禮未朝見之婦而歸葬
女氏之痛今肆之大辟則同合否之慘何所加且
婦之痛今肆之大辟則同合否之慘何所加且
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曰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魏受丘儉之誅孫女適劉
氏當從坐以法曹今吏○魏受丘儉之誅孫女適劉
有三從之義無自之出適也族降父母之服所
以明外戚之節也今夫黨見誅就隨而父母有罪
又追成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誅豈不重乎
有則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以為德而適足傷孝子
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二門非所以於
以弱均法制也臣以在室之女可從父之誅則
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傷○劉宋時鄆陵縣吏
承天議曰獄貴情而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
馬者張釋之斷以犯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
驚馬也故不以木與之重而加罪今滿意在射鳥
非心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從之○
餘枕有為劫盜而獲者法甚親親成盜有從第服大
功不應則更以爲從第母存為親親之承子議曰
待同籍親補兵大功否禮婦人三三既嫁從夫夫
死從子今甲為切若叔父尚有為同籍期補伍可也
從弟小大功親若叔父尚有為同籍期補伍可也
不誅之制又失人婦從子之道謂宜見原王有父
嘉中劉人黃切妻趙殺其子數妻王遇原王有父
及男爵吏按碑嘗去從趙二千里長史傳陸嚴曰
律之與本情禮自非從天墮地也父子至親分
豈有分哉釋制巨鼎深固無隙隙祖之義古人所

不以父命亂于父命也若稱可變趙當何以責哉乎
向使石厚之子日碑之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天則不確耗候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今殺
人父母外爾又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行隨
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其行而稱不隨名
不得絕也○元嘉中歷陽人有盜發冢者吏議近
符伍罪與趙劫不赴救同生正勝參軍亮議曰
家之姦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他故律之嚴刑然
起兇者必卸杖以賄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見成
不得比之村僻宜除符伍之坐而結罰之科城之
人張江凌與妻吳共罵母黃忿忿殺之○應
律子殺傷若毆父母某自罵黃忿忿殺之○應
亦乘子遇赦則刑備兵江陵罵母因自殺夫父
有殺父母遇赦則刑備兵江陵罵母因自殺夫父
孔謂之義曰夫里名勝母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
人言故毆傷母咀法所不斥罰之致盡理無可從
輕蓋疑失善非此之謂也江凌雖遇赦合景有婦本
以義屬黃之罪根情不存吳原死捕兵○梁建康女
子任提坐誘口當死子景慈對鞠定證之法官虞僧
虬曰子之事恐有隱無犯○與慈父仲尼非之景慈
既無防閑之道貽親極刑傷倫損俗宜加罪詔流交
州○冀州人費差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
與張迴為婢迴與梁之定而不言狀吏按律掠人
和賣為奴如者死即十崔鴻言按律賣子一歲刑五
服內親屬在者長老死買者明知是良使便與賣因
此流漂與掠無異大保高陽王雍議曰掠迴所買保
證甚明處以盜掠為罪當與律殺人者首從之科
盜人贖買而唱和之等律云知人掠盜之物而買
者以贖從論此明禁掠之源過盜盜之物而買
之於知尊之乎而同之於盜掠也差皮賣子非親賣
可表實而刑罰之恐非致風化之誼計曰差皮賣
女可刑五歲○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論死其
孫憐身老無親親母死州斷三年服終行決主簿李

勝駭曰律諸犯罪若祖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子孫
勞無周親者具狀請流宜闕門役乎況今已死子孫
既葬焉毒之心毋在猶宜闕門役乎況今已死子孫
從之○此魏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氏之妻也
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殿主傷胎遂亡
命門下處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殿主傷胎遂亡
情不防限流詔容妃各猛兇殺付官飭如妻暴
執奏曰伏見古者獲婢者職人賞二階白身人聽出
身進一階厥後免役奴婢為良按婢無叛逆之罪未
可募同反者夫王母理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
疎改易按圖律祖父母之殺者加一等姦王姬下降
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謂非子又容妃等罪止姦私
律不越刑何得同案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通人
生二又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律許周親相隱通人
無相錄坐之不可借失輝之加兄第之刑也夫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罪不私於天子也右僕射游肇等
奏如暴言宣武怒奪官尚奪錄○貞觀初游肇等
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係獄詔侍御史崔仁師按
覆之始至悉脫囚械梏具食飲湯酒以情訊之得
所坐者少誅餘人它悉原縱後伏加曰今原雪者良
曰治獄求以生中苟知枉不申而自顧其身謀豈
忠哉且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所願也及覆訊
諸囚皆叩頭曰臣等無辜枉死無辜枉死無辜枉死
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當無忌罰金大理卿戴
倉卒入東上閣失解佩刀向書劾之僕射封德彝
曰臣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而校尉與無忌皆誤
死下錄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僕射執
罪當若原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僕射執
前當若原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僕射執
罪法當若原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僕射執
○上救資獲者以詐自首不得獨死是與校尉同
覺胃當以爲當流上怒曰朕初不當者死而有詐
是示之以不信也胃獨不救如故不當者死而有
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救如故不當者死而有詐
所發法乃明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
之忿而殺之既知其不而流此所謂忽小忿而
有大信也上還回者久之曰法有失賴公而正竟從

胃議○唐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顏餘慶與
州刺史也中同反餘慶博州人冲先於果債於貴鄉
遣家人敏索託餘慶爲徵所得錢冲家人自貢予箭
餘慶南洛伏於冲叙寒溫并言債召不可徵得後
臣就推遠秦餘慶與冲同反會承昌赦律得流
三千里御史奏餘慶與冲同反會承昌赦律得流
請處斬司刑丞徐有功執奏曰據承昌元年赦書
請貞等同惡罪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
書曰強厥深魁律曰造意爲首魁即其帥伏誅既
並首結明魁何人爲支黨乎始惡雖臣子之心好
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不無餘慶請依後誅處
無生竊謂有聖朝伏當不爾餘慶請依後誅處流
帥首是元謀太后又曰若爲作魁首有功對曰若
是魁首是元謀太后又曰若爲作魁首有功對曰若
有功對曰達物微債與冲同反會承昌赦律得流
曰新通書止寒溫債八月又通書搜檢不獲太后怒
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時百餘供奉及仗衛三
二百人莫不殷懔而有功神色不動奏對無差人皆
伏其膽力○逆人丘神勳弟神昂并男腹被奴羊羔
告乃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按丘神昂并男腹被奴羊
轉造又燒却反狀請付法曹更斬家口籍沒有功批
云丘神昂血勳之弟兄反第合沒官羊羔籍沒有功批
兩皂隸事在赦前不合推科且云羊羔籍沒有功批
武夫一著豈限玄黃燒書推助雖窮窟穴或言周易
或送卜書既云拋者則中又云陽日聚破書既標著
便非反書書論何事爲是冲帳馬是識圖竟不分明
遂無承款請更審詳後令允當志素批載地貞州
作逆之賊立賜秩滿神昂准其家在西京即合賜全
當聞豫州起逆星使即向唐州並共男腹被奴羊羔
神都即交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徐承昌之復
燒却交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徐承昌之復
○許平反依前新申秋官詳議依有功以據坐爲允

父母子流三千里有執上及逆須有司謀奔叛察
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白果即以實論頗亦苛酷縱
使實有反言只根按甘宗姓根因循有正是口實徒
侶絕無明非言反照盜律云口陳欲反心無實計流
三千里奉勅依未年律云女幼未婚而歸於婦三
婚殺之以誣人吏當如就昏去令張守之歸婦三
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守未成婦三
定婚而夫犯論同常人以未成婦也宜論如法唐律
乘醉拉憲氣將絕憲男買得十匹將殺父以泄善
角觥有力不敢徒手洋遂持木鍾擊之死律父為人
駁子往殺擊其人所傷成凡三等至死者依常律
原心定罪周書所記詔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勿
待至孝哀於之宥伏在聖慈詔殺死○京兆府有姑
鞭婦致死者奏請償死尚書柳公綽議曰尊嚴卑非
胡且丁在以妻而教其母非教也或謂論曰河南有
寡婦告子不孝河南尹李傑察其子非不孝者也謂
母曰汝寡居惟一子今死於罪得無悔乎婦曰子不
孝何悔惟一子如死則無子矣收屍耳出吏人視之
西史下編卷之八十一
終不可時道士視之矣有頃將棺至縣威使其悔
為兒制欲除之乃殺道士以棺斂之○維陽有富
室父亡事繼母不謹一日上壽復子觴子覆於地
地墳乃之千眾曰母以醜殺人母曰天樂在上何當
厚誣訴縣州刺史杜亞曰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
致亞曰爾婦執爵毒因起何可誣母乃分別物見
乃子婦計誣母皆伏法○呂元膺鎮岳陽出行游見
有喪葬駐道左旁子人哀服而過公曰遠葬則多
近葬則省此姦也令搜其棺中皆兵刃曰欲謀過江
掠貨假喪吏渡者不疑耳劫之更同輩數十已期集
彼岸併擒付法○宋廣安軍民安崇緒訴繼母毒
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產欲與已女令親母等
大吏定結離今來占奪父產欲與已女令親母等
議云結離以崇緒非是以五女皆同即阿蒲雖賤不
安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阿
蒲處何地而託身臣等余詳明業並三擇崇緒絕嗣
合其滿同居終身不待不得擅目貨易註并本家
親族亦不得來于崇緒家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

業可安如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蒲終身又不足養
所有罪犯並非赦原詔從賊○慶曆間寧州童
子年九歲被殺入富家市帝以童孺爭鬪無不
更相訴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相
齊賢請自治許之謂訟者曰汝非以彼得份多若獨
少乎皆曰然即命各召和實召兩吏趨詣其家令
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皆財按堵如故先分書交
易之訟者乃止○同州有富民家小女奴下不知
之奴父母訟於州令錄事鞫之錄事鞫事實錢於富
民不勝病誣服上州官審覆無異推官錢若水疑
之其獄錄事鞫若水語侵之若水笑謝曰今數人
當死豈不可少留知州亦屢趣之若水笑謝曰今數
諸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欲使人訪求
奴今得之矣知州若水所以留其獄者欲使人訪求
奴於知州所州乃與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
之乎曰吾女也安不識因從獄中推出示之父母
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具人號泣謝
使君某放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知州欲奏論其
功若水固辭曰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本
也若以此為若水功置錄事何地○西京有僧暮
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宿外車宿中許
之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人婦人并囊衣而出
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宿今主亡其
婦及財明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下走荒草中
忽墜笈并則婦人已死所詣縣官矣因夜下走荒草中
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官矣因夜下走荒草中
義誘與俱亡忍為人所殺掠掠心僧自誣云與子婦
失足亦墜其中隱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錄成
言府問數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因問
僧詰問數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因問
以實對敏中密使訪其賊更食於村店店僧問
獄何吏更給之曰昨苦死矣婦曰此利少年某甲
已誤決雖獲之不問也極大息曰此利少年某甲
殺也吏更給之曰昨苦死矣婦曰此利少年某甲
為神○張誅蜀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誅
判其罪曰勸殺人賊既按問果民也與僧行於道中
殺僧取祠部皮履及僧衣因自披刺馬容屬問何以
知之公曰額上猶有紫巾痕○杭州有富民病新死

子方三歲命婦生具皆而... 府請如約張公適守杭以酒... 財三典婚七與子皆泣謝而... 有大校李中興以財豪於里... 里之貌類者使認已為其兄... 查校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路... 杖去積十餘年又出訴殊取... 引乳醫察致之一日盡召其... 之衆皆伏罪于後歸如初○... 訖牛為盜割其舌去者無主... 割牛舌令變又告之耶盜大... 時私幸禁重計警者謂牛舌... 子訴曰父所藏也今難其證... 彼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手... 云謂借宅者今官所錄錢不... 此錢皆爾未借居時所鑄何... 此錢皆爾未借居時所鑄何... 汝錢千萬納汝女為婦如初... 動又告曰汝且死為婦許以... 法○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 垂首彈箏楚不敵言辟左右... 已矣而大駭取獄吏縛赴官... 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一... 者暴迫弟柳鞭其婦既杖夫... 急逾再柳鞭其婦既杖夫婦... 至此不畜死當原其謀得免... 父母兄弟數口州司當妻不... 律無用文所司遇此當殺妻... 失其首妻族以爲其婦殺之... 疑之請緩獄乃編召封內作...

近某家言死一婢子召座之... 曰非也似無物產某處發之... 其首以葬而收家之則與是... 盜獲二人訊之蓋甲曰逃者... 洪李贊兄弟也若某城之次... 裏城城二人至官召甲視之... 人百餘學官羣進道訴邵寶... 募選卒密遣訊之野曰情實... 以二人何也曰此世也此贊... 其土著而後二人家皆南僑... 二入逸而備於城有司以名... 日若何兩甲之甲曰前二入... 覆之誅釋前二入賞募卒如... 執也如此其獲盜於所錄其... 居是居也番之而信庸謂如... 縣學教諭丘糾因責膳夫視... 由史平編 卷之十二 八五

蓋運其產○與化內生國救論死傷無驗和
三所錄四曰歐者不手固左傷宜勝之失也傷失
助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証其警者云耕田爭水被
死信之曰妻囚死時月日大霖雨爭水何為竟
告者殺妻罪誣不行○嘉靖中燕民崔鑑父祐為
賈性嗜酒悅善歌者娼婦之每被酒輒楚辱其妻
以悅娼一日祐出市王訴娼婦怒擊王敗其面王撫
林泣欲自經鑑時年十有三歲笑自學舍歸見之撫
之泣與談鑑悲慟不自勝以好語慰藉即潛執白刃
入娼所刺殺之以免下獄去已自念吾殺娼
父不知必且謂吾母禍受矣吾走母而自明固自
歸會王方被逮鑑大呼曰殺我人者我也我當死
廿年勿不信欲舍之鑑曰若不吾信殺我人乃何自
從下出之於是得釋而有可憫鑑志以事
法司議於是法司言母子之情恨於天性鑑
雖冒重罪獨志在全母情可於詔特原鑑

史下編卷之十七 三定本

八六

史下編卷之十八

兵制考

知都元錫纂著

太史公有言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平亂去夷險阻
以救危殆者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自令
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
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
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
之際致治之極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書用為傲三
苗逆命而徂征殷周以兵定天下既定載戰十
載越步矢擐之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因井田
以制軍周禮夏官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國六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有
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
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
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氏
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崑山王應龍曰
中旁各二人一統四而名也五伍為兩五伍二十五
人將車一兩曰兩以一中而輪而名也百人為卒百
人乘車大車各一乘其乘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人其大車將之者二十五人兩司馬隊長卒正副統
之而兵法成曰卒也五伍為旅旅帥皆中士四伍為
中軍四正正二兩為正軍四兩為一兩為奇軍從四
兩往來為遊軍曰旅也五旅為師師帥皆中士四
十五乘為大偏偏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法萬二千

五百人兵車百二十有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車其
之伴為車五百乘可自環為宮故字以包為文其
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州五州為鄉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之
眾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
十人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
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其在六遂亦如之
遂人掌邦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
溝封之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殺之稼穡以
疆予任之有廢以下剗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

國史下編 卷之十八

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
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
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
其所治之民而至于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此
先王因農而定軍使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晝戰目
相識足以相助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死道也
日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師六乃車徒與賦
遂舍十有二軍以迭用故止言六軍均起灋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
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
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

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圃術路為三千六百井定
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萬匹兵
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而車右掌軍車之政令凡
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國勇力
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鄉師

國史下編 卷之十八

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
用之而六師此乎成也大都環千里鄉遂近郊遠郊
之地為田六十四同為甸甸六十餘萬家以丘甸出
車之灋計之當為五十餘軍約之鄉二十有五軍遂
亦如之大司馬則通王畿千里家可用也者十而調
其一此先王之制軍徵發不勤行役不勞居足以守
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以耕而老幼廢疾有
養無失所也可謂盡制矣
民將不出乎吏成周之法
之善固矣然信其言是以為王國六軍取足於六鄉
而止也如王國六軍取足於六鄉而止則六鄉之民
比即為伍人人盡用歲無更休遂都縣鄙千里之民
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之不均也况王國惟六軍如天

子巡守千方岳秋奸宄交侵竊發誰謂守遠近
征討何以迭用耶不知什閭族黨州鄉士女教訓服
役守禦故皆在邑之民伍兩卒旅軍師主於師中
通千里之地難於以起數百以起數百固不可比
而同之也古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之京軍主居守
王畿為國本者也遂亦有井邑丘甸出車之賦亦二
十五軍猶後世之畿輔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
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提之六軍通上畿千里之內更
休而迭調之故大司馬之軍旅田役大故致餘
子由鄉遂至於都鄙定法皆然觀四時之閭閻之
鄉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之民而用之猶受田
師從鄉行旅從其五等之故天子出必有六軍通
類推矣乃其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明兵入專於
農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鏡之
用以敘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

通史

卷之十八

四

舍習軍野宿撰車徒為營衛其列陳如振旅之陳辨
縣鄙家鄉野若帥之號名以辨之夜事他皆如振
旅遂以苗中秋教治兵秋始肅教師始出也平列陳
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重更載旗師都載
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下官載旗他皆如振旅遂以
獮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屯衆庶脩戰法虎人萊所
田之野為表百步一表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
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
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陣車徒如戰
之陳皆坐聽誓於是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上不用

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鼓作司馬
鼙羣吏作旗車徒皆作乃鼓行鳴錫車徒皆行及表
而止三鼓擺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
旗車徒皆作乃鼓進鳴錫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
如初乃鼓曳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闕車三發徒
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旌
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出和左右陳
而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陳陳間容隊前後為
屯百步有司巡之險野人為主步野車為主旣陳乃
設驅逆之車中軍以鼙令鼓鼓作鼓行徒御技而進

通史

卷之十八

五

及所弊鼓皆賊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焉故大閱教
戰也記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雖平好戰必
亡教戰不忘戰也不忘戰終不以無事而教戰以社
以杓以享以方於農隙講事焉而終之以禮此天下
之大教也乃五服蕃布則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
五戰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經武方行天下克詰張
皇之大畧也而王宮宿衛於軍制為特嚴官正主至
宮官府次舍衆寡之版夕擊柝而比之官伯主公卿

大夫士之庶子為環衛者蓋八次八舍周回王內晝夜宿守如此乎其設也王出入太僕自左馭而前驅視朝在路門之左虎賁氏掌帥虎士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視朝在路門之右旅賁氏以戈盾夾王車而趨車止則持輪司隸掌率夷隸執兵器衣服衛王門蓋居守行衛靡時不警內外相維有條不紊而諸防微漸張武德如此乎致嚴也宮正宮伯大宰之屬而虎賁虎士則司馬屬也司隸五隸司寇屬也六官各以其屬屬於天子為警衛而又糾德行稽功緒以勸之善掌戒令糾禁幾出入嚴誅賞以防其過蓋體

國史之編

卷之十八

六

統森嚴樞機周密而執劉鉞上戎刃者皆冠冕佩玉之士大夫也乃司兵司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而頒之受兵輸亦如之及用兵亦如之司戈盾掌物戈盾而頒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而射人以射灋治射儀服不氏主養猛獸而教擾之射鳥氏主射妖鳥以狎異類狎恐怖而專之於射羅氏掌羅司燿行火蓋備弓矢鏃戈矛殺甲冑敵于礪刃而凡為攻焉守為火射焉近射為車戰為野戰者又不戒而素習也乃校人教習畢講馭夫之灋大具而十二閑六種之馬阜佚教習畢

可物而頒也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合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而國中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畢可得而屬也乃職方氏以中大夫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以周知天下山澤川藪戶口阨塞之數眠天下於指掌掌固掌城郭溝池樹渠以為固司險阻掌山林川澤之要害遮列之以為險頒士庶子及眾庶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為守即有暴客無所伺之則又其因天地之險明守國之務伏至險于大順兵設不用而諸候自為正之道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止行者以其屬守之王親征司右屬右大僕贊鼓傳王命于

國史之編

卷之十八

七

軍中戎僕掌馭校人頒馬環人致師察軍患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巡謀賊而搏之而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攬其備豫至於此即倉卒豈足憂哉師有功則司勳氏掌六卿賞地之灋以等功有功者銘書于太常祭于太烝此成周本道灋天因地訓人任形勢以待事而歸其用于全國也制于未亂而足以御亂保於未危而足以維危為不可勝而幾神變化畢伏於無形足制勝也此夏官卿治軍之道也王降而霸齊桓用管仲倣先王之制作內政以寄軍令三分其國為

二十一鄉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長人以爲軍令則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連爲里里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連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鄉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合之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國子將五鄉馬高子將五鄉馬而軍令以行故高國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蓋寓政於今猶之乎寓軍於農得自然之勢焉以能守固戰強九合諸侯而天下用匡晉文公繼起

鬼于彼廬以作三軍使卻穀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將下軍讓於欒枝先軫而佐之蓋至于城濮之戰軍七百乘少長有禮而文公知其可用也以能脩扞王報主諸侯會盟者數世當是時楚以荆蠻而蔣王能以其國霸其師之戎分爲兩廣廣有二卒卒備之兩右傾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其軍行左轅右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備軍政不成而具以能卒乘輶睦平陳軼晉抗衡于中原當是時魯成公作丘甲使丘出甸賦哀公用田賦又計

田而賦之皆重賦民以足兵蓋師旅亟動兵不足而疲百姓以事之國不競無惑矣春秋書之傷民力自此而竭也至於戰國齊有技擊魏有武卒秦有銳士世方爭於功利馳說因時輔勢作爲權詐以相傾軋而亟疾於兵孟軻氏傷之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結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蓋痛之也孫卿子論之曰齊人隆技擊得一首受賜鎰金八兩無本賞矣事小敵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

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是者復其戶利其田宅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更造不易周也故地雖廣其稅必寡民雖衆其力必竭是危國之兵也秦具生民也陘隘使民也酷烈怙之以慶賞黷之以刑罰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是最爲有數然皆干賞蹈利之兵非有安制恭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

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帥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故兵無他道亦有仁義而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錯兵寢而不用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乘四世之威據河山之阻窮兵力以毒天下既滅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銷之示黔首弗復用而北築長城以拒胡置戍焉又南戍五嶺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謫發之先謫發吏有辜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太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氏卓聊其生於是卒隸之徒焱起雲合還為敵讎以覆祀滅宗而白起王翦蒙恬章邯之倫亦皆以師其身夷其世也天道惡殺應以類至詎不信哉漢興踵秦法於郡國置材官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當是時兵農未分南九兩軍獨調諸農則由古之遺焉民年二十三而征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六十五而免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慮顧守深

卒有急可恃故以為宮城衛謂之南軍三輔限南近氏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利害不相捐故以京師衛謂之北軍南軍以郡國民始傳者克新故舊上常二萬人天子以季秋及歲正月行幸由臺臨饗衛士勸勞之以農桑乃遣北軍番上與南軍等而調之左右京輔左右京輔者左扶風右馮翊京兆也三輔吏威重於郡國守而不得專兵獨倣騎士詣北軍以聽於中尉而郡國兵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巴蜀三河潁水諸郡國惟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郡太守若都尉典郡國兵王國相比郡太守中尉比都尉侯國相比令長歲郡守尉教兵侯國相與焉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其正卒人番休迭上月一更曰卒更卒食顧顧更得錢聽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曰踐更法天下人人各直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不輕復然勢不能皆人行為三月之戍行者自戍三日亦不可便往還因往一歲而更戍不行者輸三百錢入官給戍薪曰過更其繇戍有

七科惡少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幹命伉儷之屬高祖時制南北軍爲諸夏根本衛尉中尉之任不輕授擇熊羆不貳心之臣以克呂后之世欲專諸呂自擅分屬之祿產而長樂衛尉屬之呂史始專聚兵以威大臣且崩時戒祿產曰我死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器及丞相平太尉勃既交驩謀誅諸呂乃令酈生子寄給說祿解將印以兵授太尉而紀通持節矯納太尉于北軍太尉既得北軍然尚有南軍衛尉居中實主之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產殿門蓋產入宮郎親衛本所屬勢足以制外然南軍存而大尉得以其

期門羽林之士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養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後兵革數動發謫吏謫民調戍次及七科若異時隸都尉者克兵而郡國之軍制又壞後往往於民從軍而舊制蕩然光武即位意銷兵詔罷郡國都尉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還民罷太守都試法惟京師兵頗如前漢時國有征伐調京師衛兵四出以定難意欲以疆幹弱枝而專其重於中都也永初中募民入穀爲虎賁羽林衛士無慮皆市傭而營衛之選又壞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兵盡殫弱矣其後盜大起往往募召增兵創立名號爲陷陳義從積射之類冗濫不可校而國力枵然黃巾衆之天下大潰已乃召邊兵除宦豎而漢祚以亡則原漢盛衰皆兵之由也漢兵不具上事具宋儒馬端臨所爲兵考中魏武擅國置武衛營於相府置領軍主之文帝增置中壘營於是武衛中壘二營有左右前後五軍軍各一帥置中護軍中領軍將軍將軍之官而州置都督典州郡兵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然是時大將軍實節督中外諸軍事則氏世柄之曹魏以亡吳多所師範兵有解頤敢死兩

部及車下虎士其州郡兵有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名其調民已亟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後正子分將而吳亡蜀初置五軍畧似漢制而所糾合四方精銳之士有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之號然國小壤迫弊於兵數動離國而亡晉既混一其制因魏而悉去州郡兵大郡置五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言交廣東西數千甲不實屬者六萬餘戶其服從官役者裁五千餘家二州荒服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據境上流未宜約損州兵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武備不可盡弛不聽而永康以

通史下編

卷之十八

十四

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禽制天下大亂元帝南渡以揚州為京畿荆江為重鎮而三州戶口實居江岸之半於是伊刺史典兵而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之定國難逆則王敦蘇峻以啓變為國蓋其勢也其後南軍脆桀風不競而終并於北五胡虐用虜使其民司黃青徐并雍七州之間民五丁用二或四丁用一而軍自齎資餉調不辦者斬蓋破家以殉其身而猶莫之能給也則慘烈至矣宇文太祖用蘓綽言實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州郡魁健材力之士以充盡錫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武事合為百府府一節

將主之外屬二十四軍一開府領之置大將軍二八二開府一大將軍統之二大將軍一柱國統之而屬於都督持節施臨焉六柱國所統隋因之為五衛唐初置軍府領以驃騎車騎兩將軍析關中為十二道置軍府十有二萬年道曰參騎軍長安道曰驍旗軍富平道曰玄戈軍醴泉道曰井鉞軍同州道曰羽林軍華州道曰騎官軍寧州道曰折威軍岐州道曰平道軍幽州道曰招搖軍西麟道曰苑游軍涇州道曰天紀軍宜州道曰天節軍多放天象而名置將副各一人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尋廢而後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已軍置將軍一人坊主一人以檢察戶口督課農桑蓋兵取諸農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號名其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一以居重而馭輕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兵曹別將各一人府以三百人為團圍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經行裝自具介冑戎器藏於庫而時給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而射者越騎餘為步兵歲季冬為折衝都尉幸校兵之在府

者肄武事焉而皆隸於十六衛左右衛領府六十諸衛領府五十或四十餘隸東宮六帥凡發府兵下符契于州刺史刺史與令符乃發闔府盡發則折衝都討以下皆行次則果毅行小發則別將行當是時府兵半日皆安居田畝折衝獨以田隙教戰陣國大師則以符契發兵至所期地而集所命將按閱其教習不精者罪折衝甚者及刺史率以行事竣將解兵歸朝而士卒賜勲加賞遂罷歸便道者徑歸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而將不專兵兵無常將將無握重兵不制之患乃天子則曰禁軍禁軍者北衛兵也高

聖史下編

卷之八

六

祖既定天下罷從軍者歸田命願留宿衛者聽願留者三萬人以渭水白渠旁民所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元從軍老不任軍以子孫代號父子軍而諸衛府兵爲南衛軍貞觀中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曰百騎已選材力驍壯爲七營月一營番上曰北衙七營已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於諸衛號飛騎上游幸以從爲翊衛高宗時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夾陛桓行幸夾馳道而馳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睿宗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肅亂改左龍武軍用元日功臣子弟以充其

家子避征戍者或稍得納皆隸焉分日更上如羽林皆謂禁軍始時府兵浸墮番上者衛將左以假人爲傭奴京師人耻之至以相詬病於是有熨蒸手足以避役者自劉仁軌將以鎮洮河實始有久戍之役牛仙客以積財媚上得宰相邊將暴效之山東戍卒磨繒帛自隨輒誘之置府庫書苦役夜繫地牢刊其死而沒其財故自天寶後山東戍卒生還者十二三殘虐如此然木嘗有外叛內訌殺將帥自擅者以府衛法密顧田園妻子恐終累家族故也入衛伍益耗散至不能給宿衛宰相張說請一切改士宿衛號長從

聖史下編

卷之八

七

已更號驍騎而折衝將皆積威不遷士人耻爲之至天寶末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爲相遂奏停上下魚書六軍衛皆募市人富者販繒絲金梁肉壯者爲角觚跋河翹木扛鼎之戲以嬉不習兵又人不土著無家族不自重愛當是時天子方外討奚契丹天下勁兵悉萃西北邊及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得幸專制置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天下聽於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唐初兵於大者曰軍曰城曰鎮小曰守捉而後曰營曰衛曰鎮守使皆自使而道有太將一人曰大總管已之命曰大都督行軍征討亦曰大總管未嘗後都督使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開元中置十節度使以

傳通而士馬構犯京師京師驍騎至不能受甲於
兩都繼陷大盜滅而武夫叛卒起行陣若從賊自
者無慮除節鎮爲使相列侯王矣大者連州十餘小
兼三四郡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主每節帥病且死
輒立子爲後不則士卒共推擇所與私將號留後以
徵命於天子天子不能制順而撫之以苟幸無事而
方鎮之禍遂與唐相始終矣當祿山反時諸禁衛從
上西者僅千人肅宗赴靈武衛士不滿百人專倚朔
方軍爲根本既即位以禁旅單弱稍復調補北軍置
左右神武軍以元扈從官子弟凡之曰北衙六軍中
擇諸善騎射者置御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曰
左右英武軍乾元初李輔國用事欲擅兵請得將羽
林騎士五百人時徵巡相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
故周勃得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欲文武區
別以相司今用羽林代金吾警非制也脫內有非常
當何用制之乎事得浸初哥舒翰破吐蕃於洮西置
神策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校尉衛伯玉將兵千人
入赴難而神策故地沒於吐蕃不得歸即詔伯玉爲
神策軍節度使將所部屯陝而命中使魚朝恩爲觀
軍容使監其軍已代宗幸陝朝恩舉以其軍從事

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驕然與北軍並也
已吐蕃復犯京師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
盛分左右廂勢欲居北軍右因遂爲天子禁軍而朝
恩以知神策軍使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魯
濶皆隸神策軍明年復請以典平武功扶風天興諸
衛軍隸之而朝恩以放橫誅死當是時神策軍雖處
內隸宦官而數以裨將主兵出征伐輒克及李希烈
反盜四起神策武力士多闕死詔神策使白志貞
補以克志貞因爲利東征士死亡者不以聞市井豪
緣爲幸入賂則補之名著籍受給賜而身市屠焉販
鬻於是健卒盡而隸伍籍無慮皆市人段秀實以爲
禁旅單弱不足備非常上疏言古天子萬乘諸侯千
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凡以尊君卑臣
強幹而弱支也今外有不廷不虞之虜內有阻兵方
命之臣而禁衛不備不精既削且弱後猝有變國何
以待之夫猛虎所以爲百獸畏者以有爪牙也爪牙
廢則狐豚特犬皆能爲之敵惟陛下留意疏上不省
尋涇卒作亂召禁兵捍賊空無人而天子幸奉天已
志貞流殛死而神策都虞候李晟自飛狐道以其軍
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有社稷功而神策士

寵而殿前左右射生軍亦改號神威軍於是北軍它
所增置號名皆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爲
最盛總號曰左右十軍德宗至自梁州以神策軍在
尤功賜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罪免死而中書
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數三輔人庇焉一牒輒十
數人長安姦人占籍兩軍者率身不宿衛輸錢中人
代番上名曰納課而外憑藉肆爲暴京尹赤令爲斂
屈已內侍益崇寵特置左右神策護軍中護軍護軍
中尉官之已又置統軍當是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
親衛卒出屯防者諸頒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詭自請
願遙隸神策軍得自竭旣得請即稟賜遂贏舊三倍
繇是諸邊卒往往稱神策行營而邊軍皆內統於中
人矣蓋是時藩鎮外擅禁衛內恣而中實單弊即一
有緩急曾不能少有禁禦也亡兆見矣貞元中天子
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爲上叙府兵興壞之端甚
具因爲上言今歲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計歲食
二百四十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三百六萬緡
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克就令有錢亦無粟可糴恐
未暇議府兵也上默然大憂之曰戍卒亟歸也則
何如泌曰陛下誠聽用臣策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

麥賤糧食足而府兵亦成上曰審如是何爲不計
對曰誠行之必亟爲之後旬日無及矣吐蕃往居原
蘭間以牛運糧今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絁染
爲絳纈因党項爲市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萬疋可
得牛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
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餘准
時價官五分增一爲之糴來春種穀亦如之關中土
沃饒而久荒所收必厚戍者厚獲勸耕者必多邊地
居人少而軍月糧足自食粟麥無所售糴必賤名爲
增價實比今歲減且倍矣上曰善命立行因問卿言
府兵亦成如何泌曰戍卒因墾田饒穀粟必安土無
歸心舊制三年而更及將更下令有願留者以所墾
田爲永業願以其家來者給長牒續食遺之即願從
者必衆如此數更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
理之是廢開中之疲弊爲富強也上大喜而戍卒應
募願耕屯者什五六後事尾不行當是時澤潞以山
東多變爲兵衛軍伍彫剝節度使李抱真大憂之乃
籍戶三丁擇一錫其襁給弓矢令閑月將曹偶習射
歲終大蒐親按閱第能否賞責比三年人皆爲精兵
舉所部得成卒二萬皆不棄于官而府庫充實而

義步兵因遂雄山東為列鎮諸軍冠則也營田之
軍制其本務也哉唐史有言唐有天下三百年與
勢凡三變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廢而為驍騎驍騎
而方鎮之形成強將悍卒徧于天下於是天子自置
兵於京師曰禁軍迄不振以亡故兵以止亂其弊也
適以為亂又其盛則因天下以養亂也安危之執可
不慎哉梁祖起盜賊篡唐制峻法嚴軍將校有戰沒
者所部軍盡斬曰拔隊於是士亡命不敢歸則今將
校文其面為識每出亡輒獲獲立死士不忍而梁亡
唐莊宗結髮善戰愛士卒賞賚無度剝疲民以奉軍
民殫弊而軍驕不可使唐亦以亡其後晉漢周幸以
士擁立有國姑息軍益甚至不敢蒐閱士羸不任戰
而循習驕蹇不用命周世宗敗并漢于高平始太息
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養甲士一
奈何浚民膏血養無用之物乎乃大閱登精銳為上
軍汰羸老為剽負稟稱之而兵精又募天下壯士驍
勇者咸詣闕選隸殿前諸班收藩鎮之權而兵愈益
精宋興平定天下實籍焉其制軍之法四一曰禁兵
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禁兵者天子宿衛軍
也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分隸于殿前侍衛二總管

司為宿衛籍藏於樞府諸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棟
之政皆樞密院掌之其親近日扈從者曰班直其分
營州郡便廩食於外聽以其家往曰就糧皆調禁兵
邊防要郡須屯守畢自京師遣與諸鎮兵互戍更意
重禁衛而尊京師廂兵者諸州鎮兵也州鎮兵壯者
既揀隸禁衛餘留本州鎮天下已定罕教閱再服勞
唯邊蠻夷者間戍更與禁兵參屯意削方鎮權奪其
兵鄉兵者民兵也視鄉縣小大為之數選土著以充
有部伍無營壁所在團結訓練以馬防為追胥然不
得擅調在河北河東曰神銳忠勇強壯忠順陝西曰
義勇麟州曰義軍川峽曰土丁廣南東西曰
槍手土丁荆湖南
北曰弩手土丁役兵者百有司隸兵也若牧置若
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其事則專其處而無更有額
名有營有常廩有橫賜然不以即戎其西北邊諸塞
下內屬吳羌各有部落團結併塞為藩籬者曰蕃兵
不在是當是時天下失職獷悍之民皆收之為良民
衛或出於召募或團諸鄉井或於營伍錄子弟或於
凶歲募饑民所由無常而一統於禁衛兵無常帥帥
無常卒有發則昇將以兵已於事而峻則入奉朝請
備指蹤而外內相維上下相制等級明而賞罰必雖
有暴戾恣睢無所用之又其時天子以英武定海內

其選練皆臨軒簡閱有功勤卽爵賞無所吝一犯法立誅而諸邊將官不過巡檢使所將卒不過三五十人故兵約而能精又京師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廩贍之天下山澤縑帛泉貨齒革百物之稅畢入於縣官克賞給沛然有餘以能畧定海內成混一之業亦制之以其道也太宗真宗中法益冗器而耗蠹萌起凡召募兵所在後頒給賞長吏卽言早視之送綱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諸軍其下軍升上軍自上軍升班直者以臨軒親閱每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須所司引對便殿給裝錢代還亦入見備之時休坂精銳升備而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衣皮裘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綠邊銀帶給者有款不錢役中勞苦者季給錢自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銀川廣通補

卒或給時服錢履軍外出皆率有口糧景德中契丹通好無事邊乃擇河北強壯歸鎮定兩部署而省鎮防兵十之五緣邊兵三之一其後趙元昊反世久安兵圯大募兵克禁旅以御敵而所募兵遠被川陝荆湘嶺表雖壯狡中格然不能其水土而摧陷復非所長於是復增置陝西河北京東西土著名就糧禁軍以益之於是中外禁廂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軍冗甚矣西師罷龐頤公籍自延州入爲樞副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卒就食內地而天下兵罷老者很多不可以不汰議者以虜初臣服情偽難測未宜遽弛備而兵方

募隨汰恐變生雖上意亦難之而籍在邊事久習之度元昊困必不遽敗盟而兵不汰將國刀日屈以耳口保西事無他固爭之於是與汰者八萬人嘉祐中韓魏公琦在政府上議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征伐則量敵募練事已隨併故兵日精而國不費今二虜號通好而西北邊屯防之兵不解常若敵之將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也於此時不爲之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陲竊發水旱相繼乃駭而爲之圖則既晚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粟貴踊常苦其難贍而邊卒數斃復且有尾大不掉之虞祖宗

時內屯兵京師歲漕東南粟以贍之地廣而易供雖其數多乃適得強幹弱枝之術故其時就糧之兵少邊有事輒京師兵以赴之固爲慮深而爲費鮮也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重河北陝西河東賦稅及三司筦榷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制爲軍額額足罷募闕乃增補額盡而營數畸零者併省之庶國力可無屈也且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之所創制以定天下者也天禧景德之兵真宗之所守成爲備豫者也慶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請下密院具實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少孰愈則精冗判而裁

汰可無疑矣於是詔兩府詳議具數聞如章

開寶籍總三十一萬八千禁軍馬步三十九萬三千至

七萬八千禁軍馬步三十九萬三千至

萬六千禁軍馬步三十九萬三千至

萬二千禁軍馬步三十九萬三千至

十五萬九千禁軍馬步三十九萬三千至

制治平兵一百十六萬二千禁軍馬步三十九萬三千至

千熙寧籍禁軍五十六萬八千元豐籍六十一萬二

戶當是時天下無尺土一城不名禁兵為防守故不

耕而聚食者百十萬世方晏然無事而稅歛之厚至

不可復加三司用日不給而禁廂所募者兵皆坊市

無賴安養養勢不能不惰驕衛士入直不自持樸被

餼糧又法不隸於有司有司不能制暫用之名借備

已罄而不敢應三歲而郊國大費費八九十萬而

安為固陋有不稱顧稱多絮少比好嫌惡以徵於上

甚者操白挺而臺呼蓋名雖為兵而實則驕惰不可

使之人也學士蘓軾言昔漢之制兵未嘗聚於京師

唐雖聚兵猶力耕積穀佐國費初未嘗無事而食也

今則有漢唐之患而無其利擇其偏兼用之故兼受

其弊而至此虞虞也治平中韓魏公琦既當國為上

言河北河東義勇皆土著皆勇悍純實出天性而物

力資產足內繫其心若稍加簡練於府兵何異陝西

嘗刺弓手為保捷後揀放所存無幾宜於三路食義

勇浼手背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知諫院同為

光議以為不可疏五六上累言方刺陝西義勇時臣

丁憂還陝備見其事民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

發而為兵追呼逃避人皇悸如死哭號哭遍野及刺

面後教師利其財賄誅剝百端為煩擾特甚始較榜

云但守護鄉里已復屯戍千里供億勞費無已况其

平生所習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鉦鼓

備且可美觀而止一遇寇敵即瓦崩星散而大陣隨

之殊無益有害也自後官知其然放汰還農則惰游

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異時矣又田產空盡流落

無歸強者為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於悵長歎此可

為永戒而不可復也况今既賦歛民之粟帛以贖事

又復籍農民之身以為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也

民之財力胡得不屈且既籍之後州縣義勇具有常

額後即逃亡病死必隨籍而隨補之是使陝西之民

世世常三分之一為兵也

光又請政府為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韓公言

無常終不若兵寓於民爲自然之勢也熙寧初天子患兵冗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之法敕所司揀不仕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爲民諸年五十以上願爲民者聽而冗兵大省已王荊公安石柄旣國爲上言方河北爲方鎮割據時內抗中國外禦四鄰亦有邊奚契丹者乃兵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至蕃息又竭天下之芻粟以奉邊曾不足以當一面之戎狄此其故可知也臣以爲儻不能治軍使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請立法以十家爲保保有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有都保正副主客

保甲法

卷之十八

戶民三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優厚材勇過人者免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儻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保伍法隨坐餘非敕律所聽糾母得告即知情不坐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隣日保雖不知情科失覺其逃移死絕若同保不及五家者他保自外來徙居者收爲保戶滿十家別爲保置牌書其戶數姓名以稽始行之畿甸後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而京畿河北京東西制置二十

七將將各置部隊訓練官數十人法始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戍邊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上聞之以譴安石安石曰人言固未必信即有之愚民難與慮始亦無足異也爲天下者如止任民情而縱之何謂政乎保甲非但除盜又習兵且省財惟陛下果斷時陳留縣督民置弓箭鼓鐸民苦擾上又謂安石安石曰有之庸何傷目生民以來通兵農爲一事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四方壯而服田力穡有事而服戎故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民所自具未聞國家造耒耜給百姓也則雖使民置弓矢豈足過哉第陛下憂

保甲法

卷之十八

二九

恤百姓故立法禁優之耳且府界素多盜歲不下百十發民皆出錢給捕賞不爲怨今制保甲以禦盜雖令必出錢置器械未有損即怨何恤乎上曰捕賞錢民習爲固然自備弓弩民創見宜不能無怨譬之河決壞民田宅民不怨今決河以壞民產怨之矣元祐初司馬公光疏其害言古兵出丘甸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蓋閑民其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故能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一取爲保甲授以弓矢教之戰陳是使農民半爲兵也三

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教場五日一閱無間
時置使有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與一丁教閱
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
聚之場中必得賂乃縱是三路耕作之業幾盡廢也
自唐開元來民兵法壞戍守戰禦盡募長征不習兵
久矣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
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而馳者舊歎息以
爲不祥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
倚爲權利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
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不堪供億流移四方

附錄下編 卷之十八

三十

祿負盈路又朝廷特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糜
費萬計不取諸民將於同取之農民之困既如彼國
家之費又如此是終何所用哉臣愚以爲宜悉罷保
甲使歸農量州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
沿邊弓箭手法許墾本戶田二頃免雜絲惟多盜地
分嚴程科罰隨功小大遷補職級聽縣令尉即保甲
中簡武力高強者以克如此即不必教閱而武藝自
精一縣之中壯狡者既爲弓手其羸弱雖使爲盜亦
且憚之則弭盜之一法也於是諸府路保甲官並罷
時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方耕方勸農務方急而保甲
號召隨復騷擾其耕閒也保長得管之正又管之巡

檢之指使與巡檢又管之提舉司之指使若幹官人
互鞭笞之提舉司官又管之提舉司之指使若幹官人
此數管之若也制製巾袍弓箭弦包鞍轡涼棚書桌
隊牌儀椅卓與武臺看定人雇直之類其名百出都
副保正之出遺要求不生是一不知意即以藝不如
法推辱之此求求之所甚苦也言吏何法以制無毫
髮愛百姓之心改保丁不忍使衙人而是時知定州
蘇軾言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地更屯禁旅止以壯國
威而消敵謀爲之虛聲而緩急實無所用也蓋禁軍
驕惰日久瞻力憊劣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
持兵數十里而趨即喘急汗流設令進取深入鋒交
陣薄彼豈能任哉故晁錯與漢文書備邊之策不過
二事徙遠方以實空虛制邊縣以備守禦而已實元
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刺宣毅二十萬皆
不得其用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等專務輯番漢熟
戶弓箭手封殖砥礪藩維固而元昊來臣今河朔西
路被邊州軍百姓自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
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所衆服者爲社頭
社副錄事等目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
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遞相望遇有警急一鼓
而集者頃刻千人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之道
也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
拊循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請旨行西北邊賴之

附錄下編 卷之十八

三十

後兼克保甲獲有召集追呼之擾勞費失棄欲乞朝廷少賜優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知韓魏公刺義勇之舉固身親西事熟民兵之利而然其謂民兵祗爲煩擾實無益於勝敗之數非通論也獨內郡當承平熙恬時戎服執兵雖日選練非身親戰陳獨可爲聲容終已不精又別立管轄名目即狼貪蠶食勢所必有又不領於守令如漢北軍之法而遣使者提舉之如政無根故事以不行大都宋初禁廂軍召募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廩給畢有經未害至康定憂邊而召募日廣於是乎天下有百萬坐食之兵國家又以金繒賂戎虞授之晏安以銷靡其氣曾不得其一日之用元豐憤之行保甲而募兵日衰元祐以降保甲能行無常而民兵亦又衰蔡京用事國費侈而兵廢蒐補階級既壞紀律又亡至以閹豎握重兵旅勝諱敗士卒耗亡輒爲往招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宋制諸軍門額未滿填則此難作而逃亡配隸操用拘其庫券別作春備上供此難作而逃亡配隸操駭行丐之人畢募以充伍而猶病其單寡也幹離不挾兵萬餘長驅而南內顧愕然始倉皇召天下兵以勤王陝右諸路古勁兵所出种師道將以入援僅二萬五千人不能軍於是京師不守勤王之卒潰爲盜

而寇掠遍天下矣嗚呼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有宋者也南渡初御營使張懋言三河民怨敵入骨髓恨不盡殲其類以報國請倣唐人澤潞步兵英雄邊子弟兵遺意募民聯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五社爲都社各署長正副復其繇能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具爲書以上詔頒行無何諸大將宗澤韓世忠岳飛之倫各以其忠力封殖刮磨遂能以沒世不復之卒爲精銳抗百勝方張之勍虜而奪之氣令憚懼議和也豈非軍因時制變因勢震刷不中御於朝廷即易爲雄強不擇將而徒以法制磨之歸於緼縻而已乎逆檜內間覆鋤芟廢罷翦爪牙而以某國予敵也悖矣悖矣國家設都督府五都指揮使府二千一留守司三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宣慰招慰安撫長官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守備征調朝貢保塞之政令大都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帥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而總兵

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回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京師簡練三營軍曰五軍營練五軍將士曰神樞營司旗纛曰神機營習火器神樞馬隊神機步隊五軍兼之而統以文武大臣十二衛番上宿衛衛皇城四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爲守宵夜警衛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丁中有父母若單夫隻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上直折伍領替之律錦衣衛主禁廷內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尉力士蓋司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正卒而

民兵萬戶府領之事並有功與官軍一體陞擢無功還農庶幾寓兵於農之意而當定府州縣時張赤白旗二立郊下令曰願爲吾兵者立赤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籍而律嚴人戶以籍爲定之條蓋軍民遂分而時取共非一途有從征有歸附有請發著籍征者諸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偽者所部兵舉部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隸爲兵而制衛所所在有閑曠田分軍屯屯堡令且耕守約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有警則朝發夕至視古屯營法爲近法每軍約受田二十六畝歲收于粒十有八石八月糧歲十有二石間加一石餘六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俸其番上宿衛給絲役其口糧於倉內給支其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子粒登於戶部已設風憲官提督之當屯時屯重兵京師而上加意於留屯太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於是以達用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坏足則移屯衛於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而上親勅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如屯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使屯兵坐而食於農農安受

其弊非長術也其今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民農兼務以舒國力古良將若趙克國晉羊祜唐李抱真皆以是策勲當時垂名後世爾藩鎮諸將其務程督使盡力於耕作以足軍蓋數年間倉廩苦蓋畢完備而儲待豐盈已

上諭武臣言為將者當知卒伍之艱難為優恤支分有疾病營視其醫藥關支冬夏布匹毋尅侵諸不知來歷人毋留伍士屯種暇即所習五兵演練之無廢事當屯種時令及時耘鋤無惰農比將冬令士伍整卷舖暖炕畜薪炭以禦冬命取古往武士義烈可鑒

觀者作武士訓戒錄頒之其深念如此永樂中

上勅武臣言國家盛衰存亡繫武備之張弛依在古而來爾等世祿爵與國家同休戚宜歸武備國為爪牙而比來紀律廢弛士逃伍不問其且賣放回軍有程限而縱之或五六年或十年故軍伍益虛猝有緩急當何以應調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憂國之所致也自今宜脩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其富貴矣如仍前失罪無赦已謂侍臣言朕在藩因出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心惻然傷之軍士屯種甚苦管屯官不務勸

率不時加勞問將士孰勸非所以恩士卒也其教諭將士勸農田會寧夏總兵何福請更定屯田賞罰令為經久計降勅諭獎之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府衛地迫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虛則虜易陵軼此軍人犯徒流罪悉徙戍興州興州稍遠然於胡患顧疎恐邊衛軍士多故犯求遷徙將任日減不足以捍邊乞勅邊衛所軍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毋徙衛從之洪熙初諭各都司衛所屯田官各屯務依原定分地以田按察司歲終比較屯軍有艱難辦子粒不敷者除自用穀外餘糧體放免之

上諭戶尚書原吉曰古寓兵於農無轉輸之苦故久安

先帝立屯種法甚善而所司數以征徭擾之使失時致儲蓄不克未免於轉運此國之大患也其今天下衛所凡屯軍自今毋擅差妨其農時違者比軍之與邊將上屯田子粒數多者如例賞之時陝西官軍調京師操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道交遠勞苦上聞之謂兵尚書慶曰王道在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京操不兩便乎非徒省費抑且安民其速行毋令軍疲於道路焉宣德中敕天下衛所軍離鄉井在伍給裝難其免原籍戶一丁

其錄今專一供軍家在營者一體行 勅巡按御史

按察司言軍政 國家重務

祖宗於撫恤軍士整飭武備之法其具戶部司衛所官
食賄差放有微辦需索加倍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
或以答應上司為名勒除月糧或指差操刻絀布花
致軍士坐窶於衣食逃亡比比其過年勾軍往往違
限風憲督察莫有獲解此軍伍所以空也爾等巡歷
務嚴詢察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具奏執送如
仍前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罪已罷邊衛士歲辦柴
炭之令令得專備邊而嚴邊將受賂放軍脫伍不差
操之誅止統初大學士士奇言御史清軍有以陝西
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人往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
浙閩廣川湖人往北極邊補伍者各不能其水土北
人死於瘴癘南士死於寒凍且其衛所相去遠者萬
里近乃七八千里路數費劇逃亡者多長解負累有
死於溝壑而莫之知者良可痛也况今西北二邊急
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
不能寒苦之人謫當之人不便伏覩求樂中令其京
人有於各處覓軍者毋勾補於河間立一衛衛 京
師原衛別調發充伍宣德中 勅雲貴川廣勾逃軍

除本軍正身及丁已解發者外餘留附近衛所帶管
收操他緣邊海地分聽留著伍此後屢申令如上則
知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緣邊遠克軍者
太祖皇帝之仁所以懲有罪也其後其罪者已死其補
役者非其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

太宗 宣宗皇帝之仁所以恤民隱也

陛下即位以來令南北邊衛就近收操仰體

祖宗之仁而部官執稱舊伍難以改撥不過避文案之
繁勞而不思兵衛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豈體國
憂民之道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發戍使人宜水土
而兵政備豫便而部侍郎鄭瑄持舊法為爭格不付
當是時 君相於軍民幽隱注德意深至矣自是屯
政壞而弊端萌起大學士商輅為上言往口外田極
廣先年在 京功臣官將於附近城堡膏腴田占作
莊田他諸空閑田鎮守總兵叅將等官又占業之以
致士無近便地可田夫且耕且守在古有已行之效
在今為守邊之要舍屯種而欲克實邊雖傾府庫之
財竭生民之力不能為也乞申屯法禁侵占省養兵
之費於是 命兵部移所選老成軍官督屯田風
憲以時巡察課之而清田之侵沒者

國初設翼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
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
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
之法立神機營曰三大營國大師中大營居中外分
駐五軍步內騎外又外爲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
里而樵採其內置教場于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
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京師大都
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
兵不過此括諸省之兵不當此也故戰則國威聲震
廷守則國固居重馭輕之制凜如也已天下承平武
備弛而土木之變作景泰初侍講劉定之言國家
養兵之費亟矣乃今軍受衆公門納錢私室名之曰
月錢故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
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或負販而爲商或匠作
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纔足以支月錢之費是民
之膏血民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也一旦
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有振哉宜痛革月錢之弊
作新操練之政以制軍而御史魏瀚言邇虜寇長驅
動以萬數而兵部以召募之兵應之可爲寒心今京
軍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

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俾役使其操練者大率其
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以欲折
衝禦侮也實難伏望責總兵等官將營軍整蒐訓練
而命給事中御史非時按視之有賣放占役諸弊跡
叅究仍乞節財省費一之於功賞以振軍當是時少
保部尚書謙爲
天子倚重實柄兵議以爲京師軍馬分隸五軍神機
三千營者雖各有總兵等御之然不相統一有發調
獨挑選湊撥以充兵將不相知以效功實難今於見
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團營團操營
二萬人各設都督統馬隊五十人有管隊二隊百人
有領隊官積二十隊千入立都指揮御馬而隸于都
督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謀勇以充
使互相統轄遇團操時臣等時出不意調一二隊點
閱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即各領本隊卒以來驗其
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之
強弱爲軍者熟將之號令有警量賊勢多少以行敵
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或萬人或數千人皆
原管領官統以行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知士伍
熟習易於閱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之平日混雜

奏撥強弱不辨號令不習者有萬不倖也其團營外
仍次第其精壯備緩急之調以時助國威 制曰可

於是定分十大營而團營之法始於此

練具疏言臣通考古今陳法則莫如軒轅矣其破蚩尤即今之北虜也其法按井田立陳大軍居中央步八節旋繞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陳為可紅張左右翼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兩陳左右翼援之其正東止西及四隅之受敵也亦然故此之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古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李靖諸人而已其命之上天地風雲龍虎鳥之八陳則諸葛孔明也夫陳法八陳而八陳之中又各有小八陳諸陳法八卦小陳法八八六十四卦所謂陳間容東隊間容水者也若夫造適甲名九星開八門用三奇以皇帝使風后為之所謂以神道設教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耳大將居玄武之位而北嶽為常山之蛇故以名今京營陳法無制每

出征人馬難查多至隨死无是總兵官奏撥湖廣所請一以法從事制曰可

移湖廣隣近衛官軍於本省整練遇有警乃調從之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兵

部言自景泰初設十團營而來僅踰二紀稽其籍已

減軍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如故則總兵等官

賣放冒支之弊無紀極也不嚴究將糧餉徒費而兵

政日弛 命究理如章於廷選 京衛勝兵八萬外

衛八萬其外衛分兩班班四萬與 京衛番上共十

有二萬定分為十二團營

奮武權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

操成營各有營紀總軍官團操有征調操法

它差發定令斷毋違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

營併作使不服戎其十二團營外益以北直隸山東

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團操番上共二十五萬人

以能化羸弱為精強國大故而禁旅益張則制之

其道也已已秋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衛 京師及

外通逃主者請治罪編凡籍御史鍊綱言方召募

本教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

今久不解而恩眷未及饑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

部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

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必且生他虞矣兼邊

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士得人也 詔勿問聽歸復

業者數千人薊鎮右都督盧宗言今薊州關堡軍

額二萬九千餘人今亡額踰三千無可補乞行法司

擬調發囚徒以充雲南兩廣逃軍潛住境內者乞

集收用且邊關通寇路甚夥軍防守法疎欲選所

軍衛舍餘若民壯編什伍以時練蒐過冬協守春

放免下部議陪覆言調戍囚徒行司就近收附遠

逃伍軍例禁止不得收收之將軍勸於逃而巡撫

御史閻本立營奏四方軍民願投軍自救者聽其

行其舍餘民壯候邊急酌選用 詔允行巡撫延綏都御史盧詳言今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邊縣民多驍勇與胡虜習狎敢於戰若練爲士兵護家室必奮勇自効不待驅而從事下兵部部請 勅御史會官點選編什伍名土兵得兵五千餘人免租八石戶三丁委官練聽調而延兵盛強戶尚言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地多曠不耕守城軍餘類偷曠無所用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耕種而官收餘糧給貧軍買馬騎操使 詔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天順初有言是勞軍非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能等言且耕且守經國遠圖大同自惟兵以來人畜蕩盡幸 朝廷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稍得安其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老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耕種官不煩督責士不致賠償此官田牛之明効也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邊臣恪守俾永久不廢庶濟邊 詔申敕如章御史姜昂言宣德中 詔天下官民犯罪克軍者止終身毋勾丁補今行勾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制詔申禁如章初十二管法不它得役弘治中已撥助大功不祇勒月錢若役之以故疲憊多逃亡

天子慮制軍欲於畿輔地各團操以爲 京師掖間本兵兵向書大夏對曰甚善今京西保定府獨設都司統五衛木 祖宗意蓋如此遂發保定 京操軍回衛操 勅都指揮往蒞之乃有造飛語帖 宮門誣大夏私受賄爲卒言還操自便者上見之微哂曰 宮門豈外人可入獨此曹忿不得役此軍爲此言耳時大夏徇兵愛養士力諸占役頓減而脩 乾清宮軍夫奏減五十督工者訴之上上傳諭內閣頗以大夏不恤人工爲言命調 旨詰青閣學士建對曰愛惜軍夫此司馬職也司馬議與當日大夏每以老辭位沐 溫肯勉留尚乞骸不自休若切責 旨下被以不職堅固辭誰復有憂國奉公如大夏可代居此位者上欣然開納省所用軍夫具如大夏言會大夏以天旱引咎自陳請退且陳兵政弊事十端京軍苦出錢供用一營軍苦工役二江南軍苦漕難三江北軍困京操遠四竭軍民部運而濫食者衆五竭 國力買馬而私雇者多六各太監出鎮者橫放七各守備內臣占軍役數多九禁衛苞苴公行干勢要陞賞十也上嘉納准行嘉靖初

肅皇帝悼軍政壞地至正德末而極屢 詔條下言
京各衛所有無賴冒籍投充軍并新添設旗軍校尉
勇士等目并內府各監局招收軍匠不下八九萬人
歲支糧百萬餘石甚冗耗聽各回原籍隨住敢有擅
奏影射存留為冒濫者謫極邊衛充軍一各鎮遊
兵調用防守經年不得掣比正兵尤苦鎮巡官其議
處有警照舊無警掣回或與正兵輪撥均勞逸馬一
國朝設立衛所置屯田令軍士耕種納餘糧以克歲
餉近法久人玩姦豪官舍軍餘等霸占多有各該巡
撫督率管屯官查某衛其所屯田若干頃分屯軍若

御史下編 卷之十八

四六

千名其係年久故軍之田聽官舍軍餘領種如軍存
無田力作者查今退還其領種故軍之田以人戶為
限戶二分餘退還以給新附無業之軍內有田園廬
舍脩種有成願賣者聽平價售償管屯具查覈上其
要於部以聽會一內外軍逃亡丁盡戶絕有經原籍
官司回報五六十次若二三十次者該部彙發冊清
勾此特資吏書里老勾攝時弊端而已以既絕莫繼
之軍擾平居無故之民於軍無益於民有害甚痛繼
自今兵部查原籍行勾經迴答戶絕十次以上毋濫
開擾民一各邊軍視腹裏勞苦其鎮守總兵官類不

肯撫恤履剋令納月錢取其財役給作苦其力而內
外衛軍月稟該管官旗石公用扣除剋之其沿邊收
糧官攬具為勢要親屬所包攬上輸時糴土沙批糶
食之甚痛所司風憲官訪究嚴治諸洞弊源如燭而
騰驥四衛舊稱禁軍隸中官詭冒依附為奸欺不可
詰兵尚書承勛言官府一體請考選論覈隸本部如
旗手等衛 許之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
往歲如彰義門破虜如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
內故號召易集也倘外隸卒有急號召難非便承勛
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歸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

御史下編 卷之十八

四七

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詔從其議
已兵向書世寧疏閱軍實言今天下衛所額軍逃絕
者多遠年丁盡若埋沒者歲歲清查茫無根影其近
日病故若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後逃回空累里甲為
之造冊為之貼解購孤遺名清出之戶丁聚貧婦為
軍人之妻小甚或因清軍而命斲於筆楚因解軍而
產厥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也
衛軍士備操者或金鼓不聞武藝不習而教場為虛
設或名掛行伍身不在營而得財以賣放故今養兵
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

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爲之死甚可痛也至侵占之弊尤不忍言如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二石而致一石軍士之勞苦不計焉其邊儲又不止是今軍月支米一石又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跟勢要止納月錢銀三二錢而止此爲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但爲勢要三二錢之需天下若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克軍之戶或由梁集或由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舍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克軍之人必皆姦豪必皆巨惡未必皆可矜也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况

明史下編 卷之十八

四八

東用脆薄之人克軍西北西北近邊之人克軍東南皆速其逃而兩不得其用乞會議分查兩籍額軍若干故絕若干其丁盡戶絕累經清報者免清勾以除民擾且不肯看役者其緩急難倚之人也悉改編原籍衛分以通之有缺伍則另選合餘及犯罪者補充而五十以上許家人子孫伐兄其在逃三三次者律科斷其情犯深重例謫邊衛有責賣家產全房遷族使絕後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認佃課租除歲賦外納官司類解爲軍裝庶在衛皆土著畏法而逃亡益鮮至衛所管軍官望併省而嚴勢要役

占之誅幸甚霍詹事韜屢疏言我

太祖之建設軍職也初額二萬八千有奇亦夥矣成化中增八萬一千有奇由二萬而視八萬增四倍矣成化迄今又不知幾倍矣以錦衣一衛言之初額官二百有五員今千七百員矣由二百視千七百員增八倍矣洪武初軍官襲職北試令曰軍官子弟年二十歲襲職北試年未及二十歲者待年及試初試不中聽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克軍此其法至嚴故材勇者擢庸劣者黜職不冗而俸糧易足給也自永樂來新官免北試矣舊官

明史下編 卷之十八

四九

即比試獨賂權貴即乳臭子無不中者與此軍職所以日濫而忠力鮮少也永樂中交趾平

太祖皇帝問本兵曰陞與賞孰便夏元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日後無窮故多陞不如重賞上曰善陞元功餘班賚有差夫克平交趾關七服遠於國至大功也而恩由止賞賚適年奏捷獲賊者陞矣奏帶者緝獲妖言者捕獲盜竊者又陞矣巧立名目以冒陞遷此軍職所以益冗而去祖宗之制益遠也願陛下命大臣集議循清黃例盡查內外武職員數第其功等考其祖宗相承或叔姪兄弟繼及或

洪武永樂年間功或宣德而後功或內臣第姪恩蔭或勲戚駙馬子孫或武舉取中各分數等而默寓汰省之法其中或許世襲或許終身或許兄弟叔姪相繼或不許繼具籍冊揭示以昭激勵而軍職冗濫之弊可清於是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冒濫而言等疏言正德間處軍功之弊濫有三奏帶之數大多紀驗之次失實而武選之法盡壞也法鎮守官奏帶例止五名今領在奏帶至三四百名矣是三數百人者非實嘗備行伍親戰陳也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藉故一人而數處奏帶者有之一時而數處

獲功者有之他復巧立名色不曰連送神鎗則曰齋執旗牌不曰衝鋒破敵則曰三次當先軍前効勞也紀驗不加審覈銓選又無駁勘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巧弊百出其卑瑣者既冗濫如此矣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元臣翊戴建功然其時封公者六人侯者二十有八人靖難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也寔鑄背逆實逆瑾憤結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攘爲已功既而大監谷大用馬永成陸閻魏彬等並受褒賞於是封伯者八人加陞都督親

指揮者不下數十人他正德年間立別名目陞授級者九千一百九十九員名乞盡行革出以昭陛下神我之斷幸甚下部覆如議而宿蠹頓清大學士一清疏京營之弊言自團十二營而來因陋就弊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貪徒存貪難者饑寒零丁而其形徒在衣裳藍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以自存一旦有急又不能以羸餓之身爲國家捍百戰未挫之虜哉比緣有警選一二萬兵以行業以通各營挑選僅乃卒事再欲揆一二萬則團營與老家無異不可得復克矣夫軍以衛

民民以養軍今各營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支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所從出也及選用勝兵課二三萬人而不足其統兵將官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延稽日月苟以趨裝爲解將至關口而士卒尚留京師都人至相傳以爲笑是養兵不堪用而芻糧爲徒費也正德中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隲年而後定則是豈強幹弱支之意哉幸其時三邊無警故徼以集事假令猝有夷狄邊竟之禍軍不得動掣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臣謂邊人輕中原之心將

自此啓矣夫今不爲後益難治伏乞 勅提督官康
教練之法漚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
革宿弊使耳目一新精彩立變以壯 國元氣而衛
民命提督營務都御史王廷相條弊事言今團營號
十有二萬而京衛撥追胥捕盜者已五千人外衛撥
赴工搜木則數萬人矣雖云暫借終年伍虛其見操
者又老羸罷弱不能兵者甚衆夫軍欲其戰勝攻取
須養其銳氣使專於武藝不以雜役而荒奪其心今
困苦以勞其身奮錘以奪其習而欲其張皇威武以
敵國所操亦何可得矣且也軍士類多貧下而吏胥

御史下編 卷之十八

五十二

無賄不行富者畏憚營操則賂稱揀退而終歲優閒
舍者無力經營則拘之團操而無時休息此軍之所
以不精也乞按營軍真正丁口選其精壯摘牌替役
務足十六萬之數而申嚴團營軍士毋別差之令已
天子更兵制八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大營而
設戎政府文武大臣爲總理佐理官於是佐戎政總
郎王邦瑞上奏言今 國家之所患者唯虜所最甚
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
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
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 京都備不虞至重矣

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令文臣共之者謂其
督息弛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也總之以屬
兵振威焉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
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曾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
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
人爲之外語藉藉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
監軍反用囊軍矣可痛 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
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後射一矢于
閣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
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已耳今其參列擅場固已虧

御史下編 卷之十八

五十三

體而況於作蠹耶臣聞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
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
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克實即於什中選伍於伍中
選一豐其饋饌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戎
虜虜雖強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所
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效實臣欲
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略者營各道數人
而罷其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
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懾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
新威計無急於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效忠故縷縷

如此夫撫之尾必中其贅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出而益壞矣願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軍自正德來承平久而悍驕諸腹裏軍既疲民膏血共食食郎有事總兵者懼器師難諱而見其將領又憚失伍當坐而受誅且慮勾補難於是征調諸額軍不復遣獨遣州郡所僉民壯兵以行即積死得不報也而軍愈益驕有司養若驕子以爲固當稱不稱輒以月糧不繼爲口實羣詬噪稱亂禍始于福建延平福州而效尤於邊鎮於是陝甘肅直隸保定浙溫州若遼東雲南往往羣譟焚掠至賊殺官吏莫

嘉靖初巡大同都御史張欽以團操失士心衆

五十四

禁矣嘉靖初巡大同都御史張欽以團操失士心衆大譟呼散而欽莫能難告病去慙之乃宣言大同軍必且反總制都御史孟鳳捕斬二十餘人非必當事而獲獲益滋已巡撫都御史張文錦築水口正堡不募附近民願徙者乃欲徙城中卒居之又私有縱舍而築堡軍不時給行糧衆怨憤會衆將賈鑑督工鑿嚴衆弗忍戕鑑文錦懼急遣官招之至即有捕還鑿驚譟殺文錦詔戶侍郎胡瓚領兵勘處而瓚私入說瓚多殺以爲功分守參議韓邦奇勸班師不聽然議賓張養浩與太同士者十數人請班師又下聽然

竟誅而大同復亂竟赦撫而定後十年總兵李瑾遣

五十五

裨將將戍卒築邊牆以請餉得歸暮矣卒釀錢沽酒乍聚飲而瑾傳令復往築衆憤憤思亂於是宿怨瑾者並起譟殺瑾支解之巡撫都御史潘倣聞亂旬踰垣走次日上變告且援往事請赦撫以已難總制侍郎劉源清都督邵永以爲非大創不懲也欲必誅疏請勦閣學士孚敬因欲尊國體明主威又前達衆主勦潞州盜陳卿卒捕誅卿因愈益自信力主之吏尚書鉉與一二當路咸傳會言當勦禮侍郎黃綰獨以爲雲中乃國北門宗室百官與百萬生靈咸在

上手札諭輔臣言朕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也夫同軍因殺李瑾此謀殺主計法不赦然亦非舉城所爲又非敢逆朝廷未源清貪功嗜殺輒有洗城之傳訛嚇城中致使抗拒卽又專攻城之計引水灌城卽玉石亦何自得分也朕惟宣大爲京師北門要地不可壞人而無臂何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也前日將二人調去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縱源清幸成事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也今祇可罪去二臣掣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識事機國體者使專意備虜而畧今多方計擒逆盜魁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了事何又添官置非官多事擾乎諸德意諄復適與綰意合於是禮尚書言顯言雲中亂不安之不靖請賑撫上悅勅侍郎綰行往撫綰輕車赴鎮首出

上諭內閣劄宣上閱念蒸黎顧重鎮之意播告諄切而密緝軍屢年渠魁倡亂者數十人畢誅之而定其後南戶言以留都儲頗裕奏改折而米驟騰踴戶侍郎黃懋宣主軍糧不能以時給士羣譟起殺懋宣抱其屍擁誠意伯劉世延欲爲亂兵侍郎李遂與世延起諭之密摘誅其首亂者數人而士猶洶洶會

上命亟爲南本兵密機務於是什伍其軍以肅政下規言南京軍世蒙優養際昇平之代既無征戍之苦又免班戩之勞適者脫巾之變雖事緣有激然荷蒙朝廷軫念本根薄示懲戒誠謂至恩令有人心能無悔悟但中間自懷疑懼轉相煽誘乃致立百桀之會毆辱本管投匿名又以恐上爾試思惟此豈久長之計哉朝廷洞悉汝等罪狀專勅本部會同內外守備便宜區處念汝等前事原非敢有背畔之情所爲於白晝大和屢干犯上之罪者獨怙有衆爲譁呼而倉卒之際難從根究也卽有事後之懲又出訪報之曰使無辜者濫及而首事者幸免將爾等罪犯日積過惡愈彰曠蕩之恩豈可再得古人治衆如寡在明分數名營雖有什伍然又爲虛文宜申飭以肅營規中軍坐營官督同衛把總覈審軍士行止身家分別等第立爲隊甲令卒伍之長相勉勸自相鈐束其有作奸犯科卽時覺舉聽該坐營官量情法處斷事干重大呈部以軍法處治上下之間兩無猜防爲善者蹤跡自明而爲惡者不得倖縱矣蓋軍有律而事定鈴束衛把總等操練人馬整肅營規本當振勵之初正各官功名之會務要勉竭心力不避險難若有什伍營規必循着實舉行以收實効若衛把總

甲人負敵有扶同欺蔽致令其紀不宣其情不達者
輕則從宜決罰重則呈送卻督官震斷仍將行過緣
由呈報以別賢否如有妨違不服者通行革職定奪
一南京衛總官沿督見聞玩忽法守積漸之已
非一日營兵之變各官坐視罔聞一時大臣相繼去
位而營事自過爾優容累無懲創是一朝廷之督責
必盡於大臣而律府之紀綱累不得行於加屬也尚
得舊有法乎今當振飭之會各官務要一洗舊習策
立新功嚴督隊甲卡人等平時互相教戒勉為善良
有犯即時覺舉不得扶護敢有仍前忽玩輕視違背
責究重則參奏調發斷無輕貸若能脩舉職務約束
隊伍有裨戎政者本部定行酌量才品重為獎薦誓
不敢虛負也一隊長副勇冬該兵居同里開操同
營伍書則顯識形貌夜則立辨音聲若背同心覺察
奸宄之情理無逃匿今該本部選用號令一前各役
亦須勒立行止稱自表異嚴督甲伍長互糾禁戒無
作非為自今以後敢有仍前違犯隊長副即時覺舉
但能發覺第一等犯犯一二事以上得實者量酌獎
賞三事以上者給與冠帶一應正雜差役俱與優免
如或知情容縱敢為欺蔽者即以犯人之罪罪之一

甲伍長與各兵尤為親近若詎各節身家互用戒勅
久成習日趨於善豈非美事其或不遵約束作奸
犯門甲伍長能即時呈稟發覺捕治但係第一等兇
犯一人一事以上得實者賞一兩銀牌一疋紅絹一
匹三人以上者除照例給賞外仍量免雜差甲長候
改充隊副其或甲伍長失於覺察而同甲中兵卒
有犯舉首者與甲伍長一體給賞若甲伍長容情不
舉者從重治罪一各兵罪犯但在八月以前者俱
自新不許告許今後有夜聚晚散盟牲飲血造作
名文帖及聚眾呼譟切協官府者定為第一等事
總各營都督官輕則以軍法枷打六十棍至一百棍
重則參內本部引例調發邊衛小隨銜其違抗本
管衙若鬧事一各兵自犯者次之俱量事情責治如
發落若因事一人自犯國威罵詈無人幫惡者自
有各該衙門照常問理不在常規之例一五人為伍
五伍為甲五甲為隊其間馬步奇正官舍金鼓等項
通其多寡各為隊甲不必取盈隊長腰牌備書五
長姓名甲長腰牌備書五伍長姓名伍長腰牌備書
同伍兵姓名與要常川懸帶其無牌及借用頂替者
責上板但遇該操關糧之時各要守牌伍行住起坐

過謂朝廷所重在軍也不知民國家根本朝廷於軍民譬水舟陸車豈可偏哉其勅有司審實母枉民縱奸於是詔軍戶有重役三處五處者果人丁消耗併一處勾補餘悉開豁其丁盡戶絕若同名同姓人爲妄報被勾擾者有司務從實體勘豁除之母缺氏正統初詔申勅御史言衛所勾補軍有全家死亡無幼丁可紀錄者即與開豁類兵部銷除免勾擾其挨捕逃軍中有委病死及水溺事故死者聽開報除豁其家本軍籍同名姓以被里老挾讐妄報有司朦朧冒解者御史勘除之已解赴衛稱冤者兵部豁除之母冤抑平民而是時南直隸清軍御史郭觀苟以克伍爲功昆山民誣首戍伍至連逮二十四人賴巡撫都御史崔恭平反而定江西清軍御史左酷烈勒里甲引平民按察僉事陳琦爭之不能得乃行巡所分道令民自首爲御史苦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遣歸農會御史罪去民手尾石伺道旁狙擊之而德琦不衰制省府州縣清軍有專官首分巡令縣縣丞後患伍空遣監察御史重風憲予專覈之權初患數代後必三年代令專久得竟軍本末令盡弊無芽滋而御史受代還以清勾補伍名數多寡爲

殿最故清軍使者賢即法嚴令具而出否者以來繩下以鉗網離民以苛峻爲風力安祿而保資而司承望風旨酷訊拷從吏之於民禍烈矣於是天子爲數下停差御史之令而寬管解逃軍若軍赴衛者違限之科例舊管解逃軍限一年之上克軍軍丁發着伍然軍伍耗虛非久輒復遣始清勾時衛所官不分遠近年逃亡而繁發勾州縣官不分有籍與否團里通而繁科索其有軍籍者不分戶已絕未絕團里通而繁嚴併非刑考訊如在重辟不至於妄指捏報不止矣夫逃絕久者遠年丁盡既茫無根影其近年病故若逃者雖有起解隨已復亡經保勘五次以上母混勾豁除軍丁年七十以上若篤疾不堪克伍者勘實報毋遣其載軍政條例曾莫之顧也正軍以賂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此清勾之弊也國初軍塚集者異遠近而謫戍者必邊衛固矣後以徙民實空虛之地而商宦流寓他方者所在多有之今必勒還原伍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身被拘攣心懸桑梓長號即路終天永訣人非木石誰能堪之至其戶

弱丁單則必沿門乞哀搏頰求助而後至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戶應役或脇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傳未達戍所而身已斃於道路矣幸其能達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寤而鰥則老而獨亦焉攸用哉其壯黠者則藉口死命詐索親隣坐享行裝坐食解伴著伍未幾或營稱齋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刊彼月糧甚者有押解歸未及門而軍已高卧於家矣此克伍之弊也夫應解軍丁例題准既許於本戶照丁糧多寡道里遠近爲資遣矣即戶貧丁少者亦抑里甲僉令押解具其齋資爲之供億而買女婦克其妻小其說以爲遇之厚庶得其心無逃亡也而亡命曾不爲衰止其戶絕捏報里遞之豪旣以賂免其愚懦畏法者買行丐人以克他置軍妻資給不在是夫是押解一名若二名者非有腴田上管應出踐更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徙也必使之廢產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故管解而至於千里之外則下產半廢二千里之外則下產盡廢三千里之外則中產亦廢矣比抵衛所衛所官滋留難擾與軍爲市問管解者家殷實與否爲賂厚薄必得當而後遣少違期限有司者又得以

其法而繩之矣解者質衣并日空囊囊僅得報而反而所買爲軍妻者恩旣不屬視如啞核及軍晚逃終流落乞丐而凍餒以死也此管解之苦也他諸爲讐家報復以同姓同里妄指誣陷至殫丁竭產莫之勝說而里書黠者將遠年軍由抽世洗改歲久事恬詭秘之迹寔微寢滅簿書緣絕和從詰究有司者終莫能覺發也蓋清勾之弊極比矣軍伍之弊其凡實繁冊籍造舛錯戶口紛紜或一軍戶而分爲三五戶者或一軍來而彼此互異者或軍冊而分爲三五冊者或載者或黃冊詳而軍冊簡者或至軍祖姓名傳寫訛誤以黃爲王以王爲黃以黃爲王以王爲黃也而更歷百十年猶載老丁或戶才未絕而規圖引繩稱丁盡則其來久矣於是議者言制部發勾單定五年爲期欲五年一審註也其繳單以每年爲限欲一年一清繳也各衛所有經歷知事吏目稱首領官欲守冊籍待清審也斯一詳矣自嘉靖十八年停清軍御史於是布按二司清軍巡守并治玩惕自處於閑官逸吏以致文卷糜滅冊籍訛詐雖勾軍重務惟付胥吏任其騰造乞申飭二司清軍官無論御史差否歲及期巡行將勘合勾單清審填註有丁解者當年即繳逃移跟提者三年一繳挨無名籍及丁盡戶絕者五年一繳而部通以五年查催完銷蓋二司清軍道職有常守勢畧而易精非如御

史五年一差更代不常者比也此其說行亦直爲清
軍御史苟幸分責即籍冊詳具於軍政豈有益哉議
者又曰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取之於途
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伍常實而不虛今籍有定
貫矣籍有定貫積百九十年而欲伍無耗不可得也
雖然一夫一婦異世而爲族積百九十年而丁無
餘不足更籍而爲軍亦豈可哉故莫如抽丁夫莫非
王臣天下之大分也八戶以籍爲定國家之未制
也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又繼而復餘理執之必
有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乃不絕又繼而復絕而遂

通史下編

卷之十八

六

絕亦理勢之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
伍餘者以理勢所有抽其丁而籍之以爲兵亦豈非
果除之道必至之理乎今取兵於民曰籍定矣民不
可爲兵矣取之兵之餘而後以賈怨守常已之是一
幸絕者之不十一也耶不幸而絕者十二三焉十四
五焉將不披堅而荷戈乎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線
是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係之以補伍其期
功林立族大且茂者以賈怨守常而不及亦烏在其
爲繁矩也此其說欲更籍軍戶之丁多者別爲軍以
克伍然民不可枉而爲軍以軍凶戰危不可以槩責

之民也今既占軍籍矣克一軍不足又更籍而二三
之豈人情也哉於是撫卽陽都御史王世貞議從遞
改補者四便言庭勾之戶樂於近不圖規匿爲史胥
利一應補伍者便水土不至困絕二近則不逃逃亦
易跡三解戶不至破家四有是四便而三百年莫以
請者有三疑焉曰閹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
缺伍也今中外衛軍犯私罪則調衛不必拘原衛也
遇故絕則銷不必足原數也則調衛於制非有闕也
高皇帝時軍惟梁兒及從征二端已耳所謂罪謫者或
糧賦違限也或工作誤式也甚或奏請小不合僚屬
偶不和也又甚而死事之羣從若親友也縱其身合
罪而今應補者日已遠又况未必真爲之後也至於
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二百年以來與虜戰
而得一階半勲者豈嘗有一清勾之卒否乎楊粵之
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秦市中土之不堪遠戍
蓋自古記之矣乞勅兵部行各清軍御史各查衛
所旗軍缺伍有遞遠應勾解者於百里內外改補行
原衛所註銷惟近年罪犯法應發邊遠煙瘴地面克
軍者不在是而解遠戶役責有司量僉殷實寬議津
貼毋使比閭受困而嚴逃伍之誅東甌陳建議以爲

通史下編

卷之十八

六

今天下有衛猶無衛有兵猶無兵矣浚民膏血以養兵而又今代爲之死矣每年解軍破里甲數十戶軍妻數千人矣甚者如大同如南都脫巾而詬大譟而首亂至戕脇主帥殺虐九卿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而不可用唐兵之弊驕悍而不爲用今兼之矣嗚呼清軍無益勾解軍無益謫罪犯克軍無益憂伍藉不克嚴清軍官督課之又愈甚無益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寓兵於農此其說於成憲格杆而慮至深遠矣民兵自國初分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兵守戍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其後弘治中尺籍大虛又制州縣七八百里里僉民壯二名五百里里三名三百里里四名百里里五名表夏秋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有調發官給行糧爲軍費或名快馬名每共二十五人設總甲二八小甲二人而名額以增正德中計丁糧編總兵銀八歲工食至七兩有奇人將至累千金於衛兵外復取民財購民而兵其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槍虎文力不能捍禦每幅第

每盜發輒請調土漢狼達兵以已難土漢狼達者韃靼歸附兵川廣雲貴羈縻州司兵也道里遠往還動歲計調且至盜輒鼠伏去後橫放而所調者其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殺奪有司不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來殺我之謠而糜費不貲故召外兵以除內寇寇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於是王文成守仁提督南贛轄江西湖廣廣東三省軍命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營力膽智驍勇者大縣十餘人小者八九人爲精兵每省率各五六百人優廩餼署將領而汰其老弱不堪者取工食爲給募費因用以平盜而今在所屬其民十家爲甲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丁口多寡生產業若往來寓宿姓名其中夕各輪一家臨門按牌爲稽察奸盜無所匿已又令在所各推衆信者一人爲保長於要地創樓設鼓有警輒擊之保長號各甲并力掩捕而嚴官吏科罰騷擾之坊自是撫督官守邊成法日有申嚴已復立黨正黨副街長村長隣長董自相維轄而要害地諸選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其追胥一專之於民其最後國儲殫乏適有故則名擲兵餉兵銀取諸民急練募以已難事稍靖則又多募

兵戕兵銀藉之以上供而費出於民者一增而不復
減也 嗚呼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出於民
也曰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
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醵金而克之者也不足
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為兵既盡民為兵矣
乃其初祇徵稅以養衛兵戶醵金以克民兵者如故
會壹不少貸也是衛所官軍既已養之又從而驕之
為民者既讐歛之又驅使為兵又驅而為之死也豈
不泰甚泰甚也哉則知古寓兵於農因地為守豈非
自然之符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哉時平內地

通史下編 卷之十八

六八

專之於農靖以寬簡以時暇而訓兵事亟地邊一之
於兵優其犒撫及農時而營田蠲租繇內地有他變
則勤訓練習之兵適三月而精矣且夫兵未有不以
多故狎戰事而能精者嘉也靖中孫御史慎奉命清
江浙閩軍鄒文莊守益謂之曰天下利害其大較乎
籌也利於國弗利於民憂國者為之利于民弗利乎
國憂民者亦為之今軍政之弊極矣軍無餘餽吏有
額需休戚者妄承挾怨者妄指下吏招賂者來人所
苦誣無為有橫縱以幾利耶庸謹者畏譙讓承風直
傳致疑似以求當長解茶毒雞犬不寧而所軍入伍

未黔突而逃也蓋萬姓受其害而朝廷曾一無所
利也國與民交病奈何弗為一釐正之乎 廟堂成
規非可狎議但戶絕挨無逾清查者五

列聖既久有之矣而奸胥蟠糾神出鬼沒里遞歲輸一
不滿所欲輒誣而剝之是利不在官不在民而獨在
於貪黠之羣胥也宜廣奏罷挨無軍以宣上德又
為書於政府言之於是御史慎舉挨無名籍軍戶絕
若例免勾者備覈實上兵部請罷勾而移各衛所擅
勾者以違制罪而民甦

崔文敏銑之論師田曰 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

通史下編 卷之十八

六八

無宋之苟安類其弱皆由士業草率登仕太易鮮治
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
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
朝廷命官將費之省之財調兩鎮之師僅尾之行
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獻俘
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倣古土兵之法練拔
勁挺習武事登其材武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
鄉立保伍平居譏察逋逋有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為
小盜應倡以聚然後大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
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轉山東掠河南予

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
矣銑問賊恃一刃能驅民從盜朝廷賞罰明重顧
不如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起咸用邊軍彼知內
之弱而致輕今又籍之萬一恃功幾求後難御矣土
兵未歷戰氣怯然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從而總
之以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亦練彭
公如銑策奏行不數月王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太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
馬與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
司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井田以戎馬定賦則馬
政之關六軍至重而詩鄘風之秉心塞淵魯頌駒之
思無邪又其本也昔周之盛時國馬以行軍而公馬
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
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於其六畜車輦國有戎政
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疋此國馬之
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校入掌其政辨
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王路種馬謂上善似母者戎馬一物以
駕戎路齊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
馬一物以駕田路駕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蓋五
良一駕具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疋以上

為龍也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乃其須良馬而
養乘之也一寄之於人謂五路馬之善者乘馬一師四匹
四匹為一四匹為一三乘為阜十二匹為一皂一輛馬士三皂為繫十二匹為一繫一馭夫中六繫為廐廐二百一十六匹廐一僕夫上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通十二廐為三千蓋馬不乘習將驕
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屈不備知馬性而閑其物力欲
養乘無由也自乘至廐積之為馬二百一十有六匹
為車五十乘是為卒於易乾為馬二百一十有六應
乾之策也至六廐成校為千二百九十六匹車三百
二十乘有奇分左右校主之則六馬各一廐而王馬
小備通左右校良馬一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
二千一百六十匹駕馬三之得千一百九十六匹通
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
即民為兵故軍馬出於民而校人所掌獨給公家之
用為公馬備十有二閑之制此并軍賦相表裏之
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
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止田駕辨駮殺為國防而
馬特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
駮曰馬祖祈蕃息孟春焚牧中春通淫而執駒為駒
弱血氣未壯恐乘匹傷之夏祭先牧祭先代始為牧

者祈克肥而攻特為壯通澤後蹄齧不可用攻之秋
祭廐神曰馬社而臧僕冬祭馬步為田禱祈康吉而
講馭夫簡僕馭夫者重人之道也凡軍事物馬而頒
之其趣馬則贊校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藉其進
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之居治二
月後在牧而有庠八月後在廐而有閑趣馬辨之圉
師春蠶廐卻溫疫夏治庠而蔭之冬馬肥獻馬於是
有巫馬以養其疾病相而醫藥之牧師掌牧地為之
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時秣飼以阜
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駢馬二歲攻

禮記·月令第八

七二

使無蹄齧曰攻駒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耳串習之
其馬綱之繫維狎其性而用之及行則以任輕重
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
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成周之重馬重養馬如此乎
其詳也其王馬時不足於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
乎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為當受時馬既病非其罪也旬之外入馬耳
辨毛燥甚與否以其物更其外不更為馬不於廐病
於既受病也諸重馬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
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耿丘好馬善

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
王喜命為附庸邑之秦蓋重馬如此春秋時晉惠公
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大事必
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唯所納之無
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
狡憤陰血周作張疎墳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
不能若必悔之不聽及戰皆戎馬還漳而止秦獲晉
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于武侯武侯問畜卒騎
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
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戡其耳目

禮記·月令第八

七二

無今驚駭習其駢逐閑其進止然後馬於人親而可
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
傷於始不傷於後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
勞於人慎無勞馬令力常有餘以備敵覆故馬軍制
慎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令民出養賦以備車
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為官其屬有八廐未央家馬三
令有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橐泉
駒駟承華五監長丞馬廐皆萬匹而馬養於官又制
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以為
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則馬居塞

詳橋城五塞而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北
 則致馬十匹而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北
 以郎為馬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於是
 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塞上馬布野而無牧
 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
 蓋漢馬極盛其後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
 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
 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馬歲課息
 已又令民畜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
 會匈奴王來降天子發車二萬乘逆之縣官從
 民賞馬民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耳安令右內史
 黯大憤之曰今無罪獨斬臣類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
 罷中或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罷中峻匿馬者罪
 有以列侯匿馬坐腰斬者當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
 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西泉驃騎載王門關至
 輪臺之詔始脩馬復令令無乏武備而即國二千石
 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晚矣後漢省約諸
未失府令一人後王左駿令既別主乘與馬而伏波
天莫如龍行世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
寧以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
骨法考之事雖效微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
不可以傳後武帝附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

詔立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米氏曰
 齒喻氏唇髮丁氏身中備數家皆相以為法鑄之以
 為馬儀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為名馬式焉其法曰水
 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內也唇欲急牙欲口中欲
 紅而白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滿而
 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欲鋒則千里目欲滿而
 澤腹欲克驟欲小季助欲長垂薄欲厚而欲滿而
 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肝腹欲開
 如石古精物理者如是唐興當周隋之亂種馬乏得
 突厥馬二千鳩括殘騎於赤岨澤得隋馬三千徙之
 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歲列
 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堂天子之御左右
 六閑曰飛黃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騏驎曰天苑
 總十有二閑為二廐曰祥麟曰鳳苑繫飼之其後又
 置飛龍廐於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
 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於岐幽涇寧間
 地廣千里為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
 頗分為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
 之野牧馬凡監牧馬五千為上三千為中不及者為
 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為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續
 易一馬為唐馬極盛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後又立四使統諸坊涇川亭川瀾水亦城東使統之
福東使統之設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凡大師發
牧馬先強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膚第印記主名送

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專其事詔州縣言曩以馬定里廵軍旅之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郵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貨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於其職始官時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東封毛仲以馬從辨物色爲羣望之如雲錦天子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於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於縣官別將校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自是邊無重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親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匹市馬於河曲蓋其衰也宋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於是始增置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廐馬始備及平太原得汾晉馬四萬二千匹而國馬乃益多

國子博士李覺言曩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獲也議者以制敵之道五騎爲急欲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故也且戎人畜牧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故馬以蕃滋其市之中國則繫之維之以枯橐飼之離析牝牡制其生性未至而玄纁虺噴至而減耗固其理也古田賦出馬漢唐之盛馬阡陌成羣皆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克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令羶灰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乃在具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城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候納馬而止則貨不闕出於國而馬有滋也上曰善非久以費廣而罷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充邊匿者罪至和中歐陽文忠公脩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得而殫舉也唐牧地於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涿寧東按銀夏又東

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落石嵐之間多山汾河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冀尚可得而牧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諸監不宜馬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非久復廢熙寧新法行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立尚願養二匹者聽皆終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令自市府界母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追胥外乘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咸賦之於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死監實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歛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馬可得蕃乎馬不蕃息後

何繼乎不聽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給錢布歲止免輸犢百五十束而民滋病又廢監初恩民利一時請地之易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爲錢已又皆不酬逋欠而羣牧督運司者日峻嚴即水旱不蠲民愈益病迫邊隙開而馬遂大殲國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屬南寺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比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馬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於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馬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種馬壯十二花十八壯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藉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一人印烙選其真健汰其羸劣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士

災祲出之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
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行寺
卿職掌於寺卿不異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
操馬皆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種馬上苑萬匹
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及茶與諸
番易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道茶馬司主之法上馬
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洪武初制江南人
以十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滁和乃戶養一馬
上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到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
貫優之命太僕江南北各存游牝萬匹為孳生種
馬餘悉發草地牧放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
如之會言者謂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
軍牧養軍貧者衣食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捐瘠
者多且令官覈貧者歸營屯而各選軍士有丁產者
以克便從之永樂中太僕卿陽砥言近馬蕃息而牧
養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羣頭一人五
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
馬倒死孳生不及數責之償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
行之遂世為北方患
諭兵部言朔方故多馬本土宜亦其人習畜牧而然

今韃官居閒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令教民畜牧
息焉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居六師
出擊胡責歲納駒急軍民至鬻男女妻莫能存
李宗聞大痛之命官為贖還且覓青駒之令兵部尚書
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且餘千渥今
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旨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驗
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臣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乃
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
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其貴民而賤官
也且然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
上曰慶幾誤上曰慶幾誤少選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士奇復請
曰曰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輟何也此令行
將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
皆厥家為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
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上立斷
上曰偶忘之行批矣無何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
慶等已嘖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
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
庶官負百廢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千民等

憲網掃地於是止散馬之令十奇頓首曰昔人言

陛下知臣不孤矣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

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

以馬故傷民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

馬何痛而不德也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

民宜從寬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早詔免今歲比較

孳生馬嘉靖中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

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府

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令

民買補民困其其議措處以聞蓋

列聖恩厚下如此丘文莊著論北人苦民馬之害曰

漢人馬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馬牧於官而給於民

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朝脩

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散之民即宋人戶馬之

令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

茶馬之設抑又市於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

而今則用之邊其蓄育生息既徒名無實業不能如

往古之盛矣然惟馬之用不足而止害固未及於民

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於熙寧宋養馬自願

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論丁養馬

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

他糧輸戶繇身役一切如故於是有質妻易子以償

馬逋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次而

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穢汚馬安

得蕃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已

嗣歲又復俵生者歲俵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

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

薄春而脆蹄即其上乘曾不足冀方之中乘而道途

芻秣轉輸之費未論也於是歛民馬之直以賈之北

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

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帝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

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

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憊况望其

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固不如

不乘之愈也是官民兩失之也成化中詔覈霸州

草場太僕卿儲璫言陛下興脩馬政從群議雖

仁壽宮皇莊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團營放牧

誠顧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

丈量時見工部遣官踏勘草場葺箔廢弛之先渾河

橫流散漫淤漲葦箔積生放牧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然亦一時之權利而可矣今既漂廢又復查理是重稅之也夫葦箔等用較之放牧孰急况草場設自永樂初葦箔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即草傷之地也又况渾河改徙不生葦箔寧復有可征哉幸上除豁俾牧地無他征之擾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頃畝有侵踰者聽舉首以杜弊端仍申奏討之禁弘治中兵尚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牧放郊外冬春支料喂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

御史下編 卷之十八

八十四

無慮焉親藩勢要所占間為軍民冒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未一二月那往西山中四散趁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乞清查以便軍都御史楊一清撫延綏兼督茶馬疏增種馬言臣按開城苑原額恩隊軍四百四名安定苑恩隊軍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地宜畜牧為上苑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二百一十名後添設固原州衛草場在所多占脩城郭及撥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雖止九十四名草場頗寬堪為中苑黑水苑係甘肅苑馬寺選撥恩軍一百六名而草場過窄清平苑額軍一百三十三名地狹

土瘠人無生業俱小苑大都萬安苑牧馬可五千匹廣寧可四千匹清平可二千匹黑水可千五百匹通六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無以逾此然欲廣孳息必多畜種馬今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以作種則風土異宜孳牧難遂養馬軍患之不若收買內地馬串習水土牧可使孳也且西人以畜牧為生要在不虧其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官以價值易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惟上

御史下編 卷之十八

八十五

裁幸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其夥又復金牌舊制招商運茶用易番馬而邊紆遠陽苑馬卿凌相言永樂間本寺撥領牧養馬匹給有草場額軍養馬二匹軍餘一匹所轄昇平等十二苑自遼陽至復州皆屬正統來裁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於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尚及萬數自後俵給既多而弊作馬一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備其數監苑官吏位輕志下潛與通賄以致孳生虧耗極矣今各軍餘有全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驃馬一

二匹復帶駒者其全不養者蓋其貧難不思買補苟覲恩貸不則狡猾納賂主者盡俵他軍以倖輕便者也其止養兒馬者多家殷實懼訐告不敢不養又畏徵駒借此影射者也其養課馬帶駒者則柔弱之人不善養緣而監苑官吏假公責併俵給不及其人徵駒歲倍其數展轉無已者也亦不均甚矣今莫若通計二苑馬查堪孳牧者盡留兒馬及餘老弱與牧買騾馬通計均派令軍領養後生騾駒可離種母即撥無馬苑軍養之十一二歲即聽變賣仍五年一清則種馬均給而人無所規避矣但軍餘所養馬幸有名

峻崇之階絕望苟且之念自萌今誠將見任老懦者熱退推方面之賢而任之得準內寺統體不受制於撫按不降志於兩司而於兩司官內選柔才幹之臣以佐其經畫府衙衙門事干馬政者悉從節制而馬政從可舉也實始留意於簡官嘉靖中都御史王應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匹存操者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日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於官固非已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稍殷實然且難之况實貧難此為自給不暇而暇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饑而死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祖宗來諸司之例廢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前尚隨場放牧今草場半為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於郊矣牧馬之資猶執下場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之草料而必致

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蓋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場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千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場馬增給草料通融放給而舉草場租銀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便且也馬之給領非必軍版之實其殷實者通賄而自免者也於是乎貧者領馬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而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關支折色以自養而馬饑矣馬苦且饑而啖之酒糟氣烈味惡不作臍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審實其力以領馬而擇其馬無臍者會飼驗視又大便夫國家於馬政日孳牧日解俵日給允補負勤注矣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未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產之宜不辨而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主兵衆裨從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菽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傾囊橐易芻菽食馬者乎商賈利析秋毫何慮及馬此芻秣之費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

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為役也瘧疾斃者駟厄喘汗斃者馳疾癰瘕斃者樞穢而羸瘠斃者失秣也皆冥其故而莫省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陪也此耗失之科不明也夫古司馬灋甸出長轂卿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時稽之而已其養於民者官無所與也至校人牧圉之所養教乘攻執差擇以至于閑庠牧地皆官自計度一未嘗關諸民國家苑馬之設固養於官之遺意而於兩直隸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畀之終已而不得其用而民又甚病此則弊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盡撫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函涿寧諸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冀代最產馬焉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斥隰民所棄不耕者置死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之有唐牧監之盛固坐

而致也嘉靖中胡莊肅松條邊事疏廣孳畜言我
祖宗遠監前代兩京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
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內外相資
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國攘夷康夏其規慮於馬至
閑遠也法久弊滋事遠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而無
實其養於民者又無益而有損昔唐郭子儀與代宗
語吐蕃之強退上書言朔方士馬比天寶中不當十
之一臣所將卒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慨慷
至流涕也臣竊讀而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俺
答阿不孩等冬不下十餘部部精兵萬餘馬數倍其
兵老弱稱是臣親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
一馬縱而牽者又數馬今又益以忻代陽德二十餘
處所掠馬彼其日夜長養而步作之此其說何可言
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豫今議者或以是非巨
夕可幾而後之臣竊以馬不然夫人主心也內外百
司百骸也紀綱脉理也故主心有定則政弗墜底而
四支百骸各得其理今代忻之間固冀北之壤也所
謂樂羊山魚兒川滴水峽與馬跑泉等處水泉繁茂
大宜畜牧誠及是時勅史部選於衆求如古所謂張
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爲卿主馬而以代州行太僕寺

改苑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比直隸河南諸處連馬
分布院閑槽槽飼秣悉徵諸處養馬丁由之直召募
恒代居民若諸隘流入爲牧圍養之而朝廷詳爲條
畫第其蕃耗爲之賞罰期數年不易有成績許不次
遷拜或授以侍郎都御史寵任之若其庸庸克位績
庸弗成亦顯加竄逐爲怠事之戒至於遼陝甘肅寧
夏諸處一體申勅期毋闕馬如此則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亟畜之而猶可及得也善居室者求木於
十年之後而用之惟 陛下留神其自著論言夫兩
京太僕寺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
馬之處也源也九邊列鎮與紫州居庸山海鴈門偏
頭寧武諸關若兩京營場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深
流遠世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林
之協相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巡清歲季之懷讓
私雇賃載負必實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
陵遲益矣緣邊牧地乾沒于風沙占沒于蒙古庸人
無時即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場十月給芻皆不
可行兼騎卒貧窘率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
往利馬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踣斃相望矧乎
西北東南之殊風水土藁枯之異致皆弗暇論也本

兵用人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賞也至馬頗可漫然已哉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則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言生財至如馬云馬云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晦朔之所能攻閑壯長也原之弗湊流之無節斯何異竭溝涂滄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慮官府抑配與其俵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從而湮塞之矣大雲錦之威匪降目大淵塞之心冀獨在古故夫重門寺之權恤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又其任而綜數其成敗最之要在所急哉在所急哉

函史下編卷之十八 三定本

函史下編卷之十九

盱郡鄧元錫纂

邊防書

宣統後出曾懋德校

書禹貢辨五服之等甸爲王畿侯比土中綏列外藩而要荒爲戎狄於內外辨深其綏服二等曰三百里綏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蓋其慎哉乃要荒曰夷曰蠻曰蔡曰流周人九服之制因之故書成周道詩詩雅伐而春秋謹嚴於夷夏防乎防焉昔周之盛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天子有重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旨哉言乎而周官周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塞蹊徑扼走集終不廢險固之爲用易曰天險不可計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時用之大亦焉可得廢哉戰國下秦冠帶之國爭鶩於戰攻而燕趙秦以與胡界邊皆各築長城以拒胡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于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攘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克之邊山巖壑豁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餘萬里又使恬還河取高關陶山北假地中築亭障以逐戎蓋侯衛廢而

邊防益重天子自爲守始此矣漢都關中擁殺雨之固資建瓴之勢以御天下然自高皇帝以勁兵十萬困白登不能以一日爲安已乃議和親文皇帝德澤被四海而匈奴入朝那蕭關殺北池部尉遂至于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當是之時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當戶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而中國各因所直之地嚴防屯以爲邊而隴西屯備羌蜀以南備西南夷會稽備南越各爲邊列郡屯屬郡太守國屬王相國急則中郎將將軍止留屯高祖時陳希以趙代相監趙代邊兵傳寬張蒼皆以代相國將屯代時李廣程不遇皆以邊郡大守文帝時遣三將軍屯邊北地句注宣帝時將軍屯邊北地屯上谷是也事已則罷而邊郡增置長吏異內地都尉將兵者賜武庫兵異他郡都尉司馬不治民異他郡司馬又別置障塞尉司巡徼望而屯田殖穀置農都尉主之除邊吏五府舉人以克邊有事下廷臣集議不日輒畫一報進止下以急邊太司農調軍興費浩穰不給則出少府錢或令民入

粟以佐邊郡太守歲將萬騎出行邊兵庫置令官分布爲防守有亡失遣廷尉史按驗亭障圯不治者誅民徙邊屯田予犂牛有能止胡人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制天下中丁人戍邊三日雖丞相子壹不得輕復勢不能人人行行者不可往便返令行者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爲更費而比邊騎士輜車不第邊民被虜入塞掠饑寒相失則天下共更之河西六郡民習戰備上氣力名六郡良家子補羽林期門以示優蓋豫邊如此而孝文時太子家令鼂錯上書言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與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勢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能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甚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易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而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上賜璽書寵答馬錯俊言守邊備塞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

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學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適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焉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史記卷之十九

六

國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大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及己也陳勝行戍至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豈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室家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城上雷石布渠答鐵蒺藜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竹枝相連也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

史記卷之十九

七

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

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官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濃卹所
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
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
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
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
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巫醫以救

史下編

卷之十九

八

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
曰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
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再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
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
一邑邑有假候皆擇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
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
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
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也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
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
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上從其計而後
世俾邊之累盡於此漢武憑屢世之積籍文景之資
力選將深入歲輒克獲已大發卒治鴈門元朔中太
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漢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寇主父偃行邊爲上言河南地肥饒外阻
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輸廣中國威胡之本也
於是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

史下編

卷之十九

加

新秦中曰朔方郡以爲邊即鹽池有銀夏石靈會及南威之地今河是也
自山東咸被其勞費而歲所遣戍隴西卒亦無慮減
半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而北自
朔方以西至今居住通渠置田官吏卒稍蠶食其
地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西置酒泉武威分置敦煌
張掖郡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光
祿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里
至盧胸爲塞邊益廣斥當是時匈奴創甚又以其間
興兵事兩粵追西南夷置列郡以填邊雖中國耗其
殊應要固其乘席富疆將武師力可以戰而後足

守也故邊益綿邈烽火候望益精明而虜寇益衰其
後有司請復田輪臺捷枝渠犂地以備胡上下詔陳
往悔甚痛而天下用靖則知守國上務固不大於邊
也宣元時匈奴五單于爭立而國亂呼韓邪再來朝
求和親且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
吏卒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議者皆或以爲可許郎
中侯應上議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侵邊境漢興尤
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
來出爲寇此其苑囿也至孝武之世出師征伐斥奪
此地攘之幕徼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
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
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
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
候望迫邊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且犯禁又况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不可三也自中國建關梁以制

諸侯所以絕臣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木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
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人貪利侵盜
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
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
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
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寬樂無桀候望急何然時
有亡出塞者今一縱之關出不忌七也盜賊桀黠群
輩犯灋如其寃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
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
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
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
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亡已小失其意
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
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乃詔宣諭單于邊
不可罷非獨備外亦防內姦慰薦其意焉建武初天
子閉玉門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庸
以東增緣邊兵獨保塞備胡已遣將軍霸將弛刑徒

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羌西苦縣遠難守棄之便將軍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阻其北田肥美灌溉流通而棄之則羌在湟中長害不伏新爲也於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吏繕城郭起塢設候開通水田勸耕收郡中樂業武都氏羌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寧和帝時大將軍騰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以爲涼州可棄也譬之衣破敗損其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用中郎將虞詡時辟太尉府言於太尉脩曰不可昔先帝開甘涼拓土勞費劇而後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即以三輔爲塞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臣烈士多出涼州士馬勁於天下今羌胡所以不敢遂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之議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以爲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怨洩憤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所限極也宜網羅西土

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脩上其言於是詔辟西川豪傑爲三府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羌反數大征不克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共上言宜徙郡縣以避羌詡時爲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利水草豐美宜產牧比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力省而軍食足先皇帝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凡以爲雍州也北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徙之夫棄沃壤之饒虧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懷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候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億計焉方建武初罷都試罷郡國材官而天下無兵又罷沿邊屯兵後羌胡有變置度遠將軍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等營屯朔方敦煌五原邊聽妻子自隨占邊縣著籍父母同產

欲相代者聽逃亡者罪贖各有科徒者賜手學衣糧
後南蠻變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
鮮卑入寇置漁陽營後盜起邊海各稍增屯防兵而
扶風漢陽魏郡常山各置屯列塢然皆自京師遣連
年暴露而禁旅益虛其後三國分裂其爭地乃在荆
襄以荆襄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向宛洛以是爲用
武之國也而南北相距畫江以守要在保淮則合肥
濡須爲巨鎮東晉偏安之日久都建康憑長江爲天
塹而武昌江州壽春各宿兵列鎮以爲防追殷浩比
伐舉非其任右軍將軍王羲之與會稽王昱牋請令
廣陵許昌譙城彭城諸軍退保淮爲不可勝之基及
浩喪師則與之書以爲軍敗於外糧竭於內保淮之
志非復所及莫若保江是知守國無定形亦無定勢
而審時量力度所及爲險固蓋其恒也其在北圻分
壤裂設鎮戍而國自爲邊元魏全有中原患在北狄
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悍暴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無所用
之夫狄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以
畜牧具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此其所長而六鎮
勢分衆寡不敵虜攻圍迫而難制亦其勢也請依秦

漢故事於六鎮北築長城以防逼其要害之地即
門造小城於其側爲兵屯狄來有城守有捍禦攻
不克野掠無獲將草盡而走懲艾必矣計六鎮東西
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三百人三里
萬人三百里而千里之內疆務相兼計不過用十
人一月之力而就不足爲多暫勞永逸計之得者也
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北部放牧無鈔掠之
患二登城覘敵以逸待勞三息境外無時之備四歲
時得閒運芻糧入克其中軍不置興五也秦可行唐
初突厥盛強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爲長塹
邊召江南工師大發卒治戰艦於河以備邊置屯田
于并大原以實邊置十二軍時練蒐以待事會大
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高句驪西平高昌定胡越爲
一家外薄于四海於是鎮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
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度使防突騎施堅昆斬噉
管海東建康寧寇五門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北庭
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經夏豐安定遠西城治靈武
安北都護府制東域振武治榆林河東節度使倚角
朔方統雲中大同橫野定襄鴈門樓煩崑崙治大原
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統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

高陽唐興橫海治幽州平盧節度使鎮室韋靺鞨
平盧盧龍渝關治柳城安東都護府備西戎統臨
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威綏和寧塞積石鎮西治
平劔南節度使扼吐蕃撫蠻獠統臨翼通化維川
山江源昆明寧遠治蜀郡嶺南五府置經畧使若
管容管邕管各置經畧使治廣州其長樂經畧福州
領之東萊經畧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而綱
維藩翰之形成蓋大曰軍次曰城曰鎮小曰守捉軍
城鎮守捉皆有使而皆隸於節鎮中宗時默啜西擊
突厥施節度使張仁愿請乘虛取漢南地於河北築
城絕虜南寇路表留歲備兵以自助奏可於是仁愿
大興卒築城斬逃卒二百八十人股慄用命六旬而三
城就以拂雲為中城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直榆
林名三受降城三城相距各數百里其北乃大磧平
曠易瞭望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
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朔方愈益無寇歲省費億
計而天寶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請列置州
縣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窰秀軍
於河曲與隴右河西安西北庭並列為巨鎮歲發
東丁壯戍之賜緡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

萬里相望於開遠門揭亭署表曰西極道九千九百
里示戎人無萬里行也為唐邊極盛其後天子志邊
功府衛濊壤土馬精悍者畢在邊而安祿山以范陽
節度使得幸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天下聽
於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安史破
滅舉河北諸州界賊三降將魏博德滄瀛界田承嗣
為大雄軍恒定易趙深冀界李寶臣名成德軍李懷
仙函朝義首降即授以幽州為盧龍軍此所謂河北
三鎮者也於是諸鎮各專土地甲兵以自守雖名列
蕃實不異戎狄而國無北邊矣方祿山反時哥舒翰
悉河隴兵東守關而敕神策澆河窰秀諸將各以所
鎮兵討難所謂行營兵也而邊圉益虛吐蕃得以其
隙入為暴至德初取肅州及威武諸鎮八石堡明年
取廓伯岷等州及河源帝務姑息以紆患詔宰相與
泣盟為好而虜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明年遣使聘而
吐蕃留不遣又明年入太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
是隴右地盡亡而國西又無邊虜遂入破涇邠入奉
天代宗為幸陝虜入京師連雲堡者涇州要地也三
垂峭絕北據高峴虜所進退淺埃易通虜得之而二
州不宿麥初吐蕃盜塞長春夏疫常以秋及是得虜

俘給資產厚之質其罕使之而威夏入邠寧已陷北
廷都護府絕安西道破鹽州則塞防無障邊而靈武
單露廊坊益侵迫矣始蜀自韋臯招來南詔復萬州
傾資與爲歡示以戰陳文法杜元穎代將不閑軍而
貪南詔復叛成都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
水而左盡爲蠻有節度使李德裕至大患之於是作
籌邊樓按劍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
劍西道山川與蕃相入者圖之右諸部落寡餽饌
遠邇道里曲折咸具召諸老將習邊者與指畫商計
凡虜情諸向背微隱畢知之於是料舊僚與州兵之

續文三編

卷之十九

十八

任戰者豐其餉而廢其糧老召甲人於安定方人於
河中弩人於浙西日夜蒐簡而蜀之器械皆犀利率
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復其繇謂之雄邊子弟築板
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任作
柔遠城以扼西山復印嶮關徙萬州治臺登以奪蠻
險於是蜀軍大實而相牛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
事命脩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而歸諸道兵勿留
屯以難之蜀人洵德裕上疏言蜀通蠻細路至多
不可塞惟重兵防守庶可無虞蜀兵本脆弱又新爲
蠻所破因所謂沒世不復者也今復令北兵盡撤與

先失事時何異今朝臣言罷兵者蓋由禍不在己委
難於臣臣望人責一狀入堂留案他日敗事不可令
臣獨當其咎上得疏以謂然兵得無罷而德裕乃練
士葺堡障而蜀安唐自中葉來京師無藩垣二虜時
助師時犯順往來入郊甸如織無留行天子幸蜀幸
陝幸梁州奉天以避兵國如郵置而猶嗣守社稷者
百十年則都關中地阻固而江淮楚蜀爲內藏自給
足也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
無補於唐之既衰則知邊防設險國之藩蔽資以爲
衛非以爲命於廟筭之盛衰失得詎盡是哉宋興太
祖念汴爲四戰地無阻固不可都欲西都長安處山
河之勝去冗兵循周漢以安天下議中格天下畧定
惟北漢燕未下置內藏曰封樁庫荆湖川廣諸所籍
金帛若歲會國用之餘皆入焉論侍臣曰石晉割幽
燕以賂契丹使山前後諸州淪爲異域朕甚念之俟
封樁滿三五百萬即遣使往贖使還爲中國民不然
當散諸儲積爲將士功賞冀必得之終不令吾赤子
陷左衽也末年於延慶環厚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
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北敵普照昭義西山各
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檢使無慮易制而體難

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至賜宴洽款語甚寵
西北邊軍市租悉舉畀之今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
賜資不在是又事不從中覆聽便宜制軍當是時所
置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委任專而防守固何繼
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它如李
漢超郭進姚內斌之倫率不下十餘年吏士尊畏得
盡其死力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形勢壯虜用
挫屈叩關吏通書幣之使於是上勅沿邊諸州禁民
毋得出塞侵盜敦保信境焉邊自劉守光僭竊與中
國構兵契丹以其間據營今昌黎縣平今平水二州而地

險始失後石晉割幽今順天薊今薊州瀛今瀛州莫今任縣涿
州今涿州檀今密雲順今順義新今新安媽今慶州儒今儒武今武
雲今大應應今應蒙今馬朔今朔蔚今蔚十六州以畀
廣藩籬撤焉周世宗時韓通築李晏口城立縣十有
二又築東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朝寧
補壞防闕游諸口三十六以通瀛莫宋興葺鎮州西
山堡障自王全斌築保州威武靜戎平寨諸城寨自
劉遇太宗平晉聽其城遷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
險而守之為胡虜咽喉自潘美各因形制為邊而邊
卒遣戍皆本司整比其伍致闕下召見便殿給裝錢

代還入見燕搞亦如之歲時嘗給外視它卒又加給
銀鞋緣邊艱饑者又給薪水錢或時服錢凡出征
計日給行糧而塞下內屬羌圍結曰蕃兵保塞者曰
熟戶餘曰生戶命予官給俸有差端拱中北虜侵盜
邊諫大夫張洎上書言中國禦戎必依險阻今飛狐
以東皆契丹所有地險盡失而河朔列壁城守具苦
於無兵則兵分之過也請於中山太原河間建三大
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視緩急為策應仍命親
王出臨魏博控其衝此因形制勝之道而河北三鎮
始於此滄州將何承矩上疏言臣幼從先臣征關南

熟知北邊川源險塞之處今誠於易河蒲口導水東
使注滄海順安高安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
里並築堤濬水外可遏敵騎之奔軼而內關南諸泊
悉壅闕可播為稻田即緣邊州軍臨塘水者可獨留
軍為城守無煩廣戍而益收地利以實邊惟順安抵
西山百里許無水田乞簡精銳戍之去其分濫此禦
邊之要也天子嘉納以承矩為制置河北邊屯使而
滄海以饒至道元年契丹以精騎夜薄城承矩整兵
不出比明馳擊大破之斬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契
丹遁去已契丹既輸平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益設

契丹以爲言詔詰之允則曰通好初不即繕完恐異時頽圯不復得脩將邊備弛矣邊備弛患不可測也上曰善於是允則標里閉置廂市邸舍水磴爲深廣城增累甃爲高環以溝塹蒔桑麻植榆柳爲阻固脩屯田益樹穀架石橋構亭列隄通道于安肅廣信諸軍而邊益闢初州北多設陷馬坑城外起樓爲斥埃望十里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通好矣安用是命撤樓夷坑今諸軍圍其中因浚井畫溝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而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民旦夕得登望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治境有隙

地悉樹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虜不得決驟不獨異時爲材木資也諸措注經遠如此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張樂飲不物而潛以若龍致甲仗於灤不洩旬咸具人無知者爲火微甚嚴而焚又方宴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火不洩故不救也上曰善城北舊有臺城允則欲合之與大城爲一乃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白兩爲供器以鼓吹導至祠居人謹爭肅金球爲祠供居無何宣言盜發北州遂移文北界名捕盜而興版築宣氣以護祠於是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而塞城人得悉納城中仁宗時夏元昊反詔西帥具攻守和備四議上經畧使范仲淹上議言延慶間有虜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宜可攻軍行宜先布令生降者賞沒降者斬捕虜

得精壯者賞害老穉婦女者斬拒敵者殺逃屯者釋勿追安居者勿擾得地則興築城寨留土兵爲守以高估招商中粟而營田以克之而斗久守莫利於土兵蓋土兵諳於山川險易狎於戎虜伍於戰鬪比之東兵事半功倍何則東兵上邊非特苦星霜之感兼且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娶婦勞恤久則怨起宜於要害城寨招廣募以實邊其東兵願改隸邊者津遣其家室於緣邊營屯更免別戍其邊地所招弓箭手亦令聚居阨塞之處則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小至則禦犬至則以次邊軍可勿呼而

集也敵重兵至必循大川而行我駐堅城明斥候持重以待之野無所掠不數日而困憊可必散兵四掠輕寡勢弱我伏精銳於谷中時而取之彼散無所鹵聚不得戰深入乎我出奇以躡其後情歸乎我出兵以徼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夫計陝西四路之兵不下三十萬則兵非不多也以備多而力分在所城守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壁藏而不敢戰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卒有點集動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形當虜專一之勢宜衆寡之滋不敵也且彼客常勝而顧慮其逸我主當逸而顧慮其勞誠反而用

之於鄜延環慶涇原之間各選兵二萬騎兵三千爲一屯而各輪將三五人以制之頒新定陣法練齊以待敵候其精勇乘敵間輒入如鄜延軍先出敵大師來應則退守阻不戰以乘之伺困弊則環慶涇原之師又迭出以乘寡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三五年間而橫山之界可盡取也當是時仲淹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克邊又脩永平承平等砦招流亡以固邊而鄜延經畧使龐籍以橋子谷爲西寇所走集築招安砦填馬又桑龍安等十二城以抗邊其大者韓魏公琦畫欲墮橫山以規平夏搜興靈於穴中語具西夏志慶州西北馬鋪砦當橋川口爲虜腹仲淹欲城之度賊在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潛走據其地日晨起忽引大兵赴之吏士皆不知所如往至柔遠始傳令告其處旣至而砦鋪版築之用畢具追賊覺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脫賊戰而走追必毋過河第棄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河棄城而河外果有伏虜失計去而城成所謂大順城也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矣判鄜州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廢壘故寬州地也險可城詔世衡董其事世衡自將通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月

乃得城所謂青澗城也世衡計以爲處險無水泉不可守乃鑿地百有五十尺得石泉恒懼不泉又屑石而出之過數重泉乃沛發又建營田二千頃歲收糴其贏通商畜財或先貸之本使速流轉歲時息十倍於是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青澗完安青澗完而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北可規銀夏矣而諸內屬羌仲淹以詔書犒撫結以恩信諸羌質子縱出入自便羌酋至府引入屏人撤衛語無間羌人親愛始爲中國使而屯兵徙就食內地飛輓大省矢會元昊圍河州由間道襲府州縱遊騎鈔麟州自是二州恐敵不時至皆閉壁自固糧乏絕而勢孤朝議欲棄之會張元以并代都鈐轄守麟州單騎叩城下出所授勅示城上曰我城主也門啓而入於是縱民出薪芻谷汲曰吾有以待敵無恐民乃稍甦元以州東焦山有石炭可穴也爲築東勝堡城旁有畦可蔬也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堡各置兵守之出穫者置衛時禁兵廩餼優厚然實騷懦不可使乃役兵有健闘猷級者立脫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會諜報羌多羊髯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盍避諸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然元諜知

其無備即夜部禁兵出襲擊琉璃堡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駝扼冠所從入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已上書請增廣堡砦得益田牧以壯邊宣撫使仲淹奏請即任元就其事奏可而經畧使明鎬以爲不可就數牒止之元得牒輒廢閣曰受詔置堡砦豈顧以經畧府牒得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且是邊所恃以爲固也程役愈急事竣乃發封自劾詔勿問自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成戍萬人而河外爲井汾屏蔽矣穆寧氏西南去秦川三百里有城曰水洛川土平沃爲氏所轄

諸史下編 卷之十九

聚環川而居者數萬帳漢通民皆歸之曹瑋在秦州嘗經畧其地而不得閤門祇候劉滄時守邊以爲此戎夏所走集不可失也進城章川收田穀以益屯涇原帥尹洙以爲不便令罷役且召之不聽而趣功洙怒械下獄氏大駭爲變朝遣使即訊氏請還滄而以牛羊及丁壯助成城詔復滄權水洛城然猶以違節制奪一官卒水洛人遮道泣請留葬祠祀之自是西邊益嚴其後二虜旣交姁仁宗崩夏使來吊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訴於朝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請加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魚

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敕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較計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西戎之禍生於高宜比狄之隙而中祐得譴則來者必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將人以生事爲能而邊自此多事矣宜勅邊吏諸疆場細故獨蓄以文檄徐往反毋輒以矢刃相加遺安戎狄心奏可神宗時滕元發知太原以河東豪意規邊有警爲利也下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而下皆勒以軍法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備北八備西

諸史下編 卷之十九

更休番上會西人獵境上邊郡請八將皆防西元發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將吏扣閤爭不聽卒以無事者芻粟十五萬西夏請故地詔割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元發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而西人得襲我不備所亡失不貲命部將以兵護還令嚴伍肅寇不敢近民以完已西人得地則請以綏德城爲比畫城外二十里爲界元發曰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今許之失百里矣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衰不振靖康中金虜入而棄河

北再入而棄河東已遂棄汴而天子都臨安視建康益偏後防淮防江防荆襄為偏安計如異時東晉六代為矣

明興汛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

成祖即故莫藩地為今都揭古冀北垂于天日之上

三代漢唐宋未有也尿山負海固擬於殺由本太行

與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際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

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為京師北

門宣德中從御史王耶言從里峪巡檢司隸薊州鎮於紅門口正當關比大壽山後為嚴隘薊州鎮

薊舊大寧今兀良哈朵顏大寧福餘三衛其地也焉

藩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為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

所謂渝關也控遏遼東為遼陽鎮又東薄于海右轉

循大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為古燕趙郊

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

而大同平曠故虜患特鍾居庸東舊松林數百里中

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

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

右轉為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

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

踰河稍南為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

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

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險將勇士力人呼為塞

駝城墮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城

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

北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

虜既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為唇齒焉

寧夏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鎮又西極甘肅皆古

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

者也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

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

浪四衛列鎮河外外薄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

嘉峪關後虜入莊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為內邊左番

右達肅州尤孤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為徽

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

其患苦又西南出為雲南古稱滇南轉為貴州又南

東轉為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蠻獍

狴獍苗狼黎峯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兼據連城細

者保恃深菁然稍奉要東羈縻統于藩省以聽於撫

巡示威宣德而隕陽蒼梧南贛為重鎮自京師東

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于閩廣濟洋萬里通四

讀八表爲一緒慮獨在備倭此 國家幅員邊圉設

險守國之大畧也初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脩隘爲內邊故薊東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遼陽旣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間皆敵境乞留 朝廷

明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三十一

所遣衛事吳立撫軍民且益之兵於是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於是大學士宋訥上策言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東弗討則歲久滋患討之則士馬疲耗餽餉艱費非所以靖天下也陛下誠計安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入寇後將軍克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禦之單于誘引遁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若布星列而克國於其中統制之當時分畫槩可想見今諸將中豈無獨謀

勇畧如克國其人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遼東西約五百里隨遠近難易爲屯屯各有分地率所領衛兵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首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長之策也

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於是勅後軍都督言曩胡虜近塞兵衛未設故設兵守關今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爲守禦又虜遠遁而山海關猶以戍守廢屯田養馬非計也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瞭望譏逋逃而止餘悉令中田當是時

上以天下甫定垂意邊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

明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一手勅勞諭令固疆圉諭遼東師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斯必戍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有二月寇我金州爾指揮雲等忠義于天苦同士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之勞海南衛指揮勅曰南漠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雲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勞西涼指揮勅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禦邊勞甚朕

甚閼之茲特遣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
戎羗勞寧夏帥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界之以
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
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
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存問而敕大帥武定侯
英言遼東邊軍與苦甚毋營繕盡其力今役作軍皆
勇力善戰之士柰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言多不實
聞彼自中國至于鴨綠江皆儲軍糧驛各數萬石且
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爲也朕觀高麗自
古時與中國構兵今遼東糧乏士困儻不即發沙嶺

通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三二

倉賑必且啓招誘通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他營造
立營屋以居士十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言人勞乃
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高
麗龍州民自言邊願帥衆降未審將軍嘗識其計否
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
詐也況中國始寧當養民息兵慎毋妄生事開邊隙
令外夷籍口傳曰毋納通逃符至其開諭出境會士
卒饋遼左有溺舟者

上諭群臣言昔遼左地於元時至富饒朕往立行省統
馬以其地早寒土曠不欲以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

守歲輸餽非獲已中每以爲憂今聞有溺死者爲終
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諸紆意如此當是時制
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
夷猶怙阻險時竊發爲暴

上遣將往訊輒勅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
但令自屏遠喙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而

祖訓申戒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
不祥彼作宜逐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
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

通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三三

故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寇邇西北邊世爲
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訓矣始寧王
王薊時大寧朵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力戰而戍卒
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朝廷
削王三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大師兼程趨大寧擁王
與偕南招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以大寧地許三衛
戎使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徙北平行都司於
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興營諸衛於京甸於是盡故
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夷俾世爲外藩已封元裔
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谿城而關外設土

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號名設衛填焉而時遣親臣大學士榮行巡邊已守臣言元孽老的罕巡居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命榮馳至陝會豐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關且千里地苦險乏水草而餉艱又天沍寒士疲馬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當自歸不足患也

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歸時

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

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界三衛夷遼東西與

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

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遁又死者降者相繼虜遺尸脇息百蠻諸戎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

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

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聲

息不時聞者鎮守官而下罪視此蓋嚴邊臣蔽欺之誅如此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

妨團操請令團操便

上諭部侍郎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宜視

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留什之

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爲著令重

營屯如此又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

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

者浚壕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

開八門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

事耕牧毋惰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即

寇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戰

守畫將軍其熟思蓋周防至於此車里宣慰司土夷

與威遠土知州隙攻執之嗣西平侯晟請討

上謂本兵曰兵易動難安一舉而易傷人必多且小夷

固可以文告下也乃勅晟責諭夷夷悔罪而解

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

邊破兀良哈之衆虜益警懼而

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

練糧足瞭望嚴豈患虜哉顧獨苦玩慢自隳邊耳當

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

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優官祿復家爲著令正統初

天子幼冲

皇太后倚輔臣經大政 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

邊遇虜安與名地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

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

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

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糧不繼爲解享信即露章劾

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於是命兵尚

書王驥出行邊驥馳至甘肅閱邊溝關甚莊浪永昌

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飾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

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

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死退者爲誰衆咸叩首

天下編 國卷之十九

三

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新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

却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候整部伍申訓練利器

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

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法代番上更省輸運已

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

千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

貴父子感奮往名地帥兵由東涼逾白鴉孤

口抵鐵門關爲之名地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

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

期狼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榮

車總陝西軍嚴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車奏罷所陞
官能訴之

上上許復而車持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

覈以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詔鍰能秩而賜車金綺

從二品祿時參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

邊勅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方

驕悍邊地饑薄民疲困復驅使實伍勒今起科是絕

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揆今事勢宜布恩信以

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而

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其

天下編 國卷之十九

三

要領請致師闕振欲示威遠夷於是命定西伯蔣貴

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聞

浙盜起翰林侍讀劉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

夷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用

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借令緬甸

言果信具得其首寇不過獻俘 大廷磔諸市梟者

道而已而緬甸蠻必且挾以爲功將與木邦永麓川

地以爲分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坐大是滅一麓

川出二麓川也何益脫有嗟跌又兵爭方始

上上慎重死囚多所矜貸於天地好生之心合而欲鼎

得一失地遠竄之首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就死地以從之豈非過哉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歲增貢使以規俯仰包藏禍心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荒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宜敕尚書驥令思機發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燧脩墩堡選將練率廣屯田豐糧餉為意外之防書上遂振怒死制獄中麓川本僻遠夷不當中國一郡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當盛夏行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三

師而黔國公晟戰不利道病卒都督方政戰死蓋犬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算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屢生事為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於直北要害增城堡為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呼閭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賴廟謨而定諸其伙志中方

上皇北狩時虜奉駕至紫荆至大同已長驅至京師西北關於是召宣府遼東兵入衛破虜固安總兵郭登又破之大同虜北出塞都御史羅通襲破之切

羊山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相訐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劔坐城門今日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為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蜀石馬營不棄六帥何以臨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寢陵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泰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人又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三

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敝亭障缺敗蹊蹊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慎防繕亭塞障蹊蹊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隨處停潯為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為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母為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位相雜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

俸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尚書言以忠力為

天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洪奏請遣都御史通出鴈門
護興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於臣
乞令與臣俱謙即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
之日臣謙詣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

上不許仍命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
喉漕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
持不可曰獨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
可守則京師孤矣命都督安往鎮遷給事中盛以
參政贊軍於是安宿龍師門閤且戰且守而盛列上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
圃給將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
率不任戰者驅之耕課歲糧佐興邊大懼洽而完當
是時大寧地既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闔門庭時
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峯密雲白羊諸屯僅縮
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瘡而勢孤在盧龍譬後背偪
偪而前難任在遼海為扼吭於八陵為左腹迫切
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卿導以行及也先弒其主脫
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
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扭也獨議邊大同為京北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巨鎮為山西鴈門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
延綏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
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頭凡
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指
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
之諸營堡內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
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
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為緩急使諸關重置關馬石
墻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填防之
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本所
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摘
前角後為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
彼衆雖暴譬蛇豕投奔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
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塞百五
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各營條削偏坡其關口倍
薄增半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博御史斌鎮守古
北口古北口通東都指揮玖主之古北口通西都指
揮興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隄防平
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即有警何措今照石匠驛於
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建駐操營其中取海

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團操便而謙復爲上言大同府四川七縣民生長邊安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謫戍衛所軍苦逃亡即清勾徒擾况清軍不足因靠損民而大同府州縣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衛補伍願自備鞍馬詭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令大同等府僉附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豁除其原隸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背鄉井之苦家室田作撫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繁其中心將樂戰効死其與調山西河南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可行當是時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忘大創焉時大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號令爲越職不法下尚書少保謙糾言昔楚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上公使相者也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克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爲朝廷風

紀之司於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不制如此矣微廟畫無法制主用豈復有軍哉時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充足會瓦剌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來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均入境住割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調知地險數犯邊今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費蓋慎防如此已瓦剌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事下虜不易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違制爭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事聞上賞歎已劾總兵紀廣旨下言邊圉孔亟不得以微文掇大將下御史覈報召秉還言官交章言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天順中虜寇甘涼太學士賢請起前都御史竝督軍明年參政尹旻以薦退河開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爲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虞其復來

宿大兵不解是無終已時也今陝民疲困已極不及
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乏興雖欲
久宿師無繇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益圍當如
邊何莫若勅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為防諸調卒盡撤
可也師得罷固原土達滿四者國初歸附羌也處
平涼固原間今闢荒穢以居以畜牧射獵為生號滿
家營成化初為官司所名捕索之賄而反據石城不
數月有眾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
廣可容數千人詔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失利賊益
猖獗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四四

看御史馬文升合勦賊賊走壁阻深固不出伏羌伯
毛忠前怙勇仰攻中矢石死軍驟退提督忠親即陳
斬千戶以徇陳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洵欲
濟師忠上書言賊前四出攻剽傷害實多惡盈矣今
入山自保譬虎已投甕即咆哮無所用之我師伏
皇威氣直以壯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為濟師且京
軍脆怯即至無所用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嚴討朱
泚榮感守歲卒以成功今彗西出殆其類也於是閣
學士時毅然任以為觀項疏曲折知賊不足平也已
我師移據水草以困賊賊益困相持者百日而定賊

將楊虎狸者後漢被擒忠攝之乞死自效乃假
辭色諭逆順慰勞之虎狸請誘伏出戰設使當可擒
忠大喜示賞格遣去明日整師進滿方事急時中議
四果出戰伏發就擒斬虜七千人
者扇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日率驍將出劫營冒陳
小大百戰餘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文升頗
勸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
自愛乎凱還具奏言固原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
蕃為賊巢穴為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
戶所厝其間軍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
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為虜衝宜添設衛所以
填之便奏可而事平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錄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四四

南所謂千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
南地夏祿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所為築受降
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為國固套三面阻河
上沃饒首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
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
近二三百里國初即受降故地管東勝跨河北以
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
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慟哭引
去而套為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
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

中脩城虜往來盜邊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
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迨東勝
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
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矚知河套地肥美時
出入圍獵尚不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
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
勦閣學士賢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
本根且言秋方熟虜必入掠卹延慶間宜推擇將
帥統步騎大舉疾入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筭會
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

山史下編 卷之九

四六

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毛里孩以土達
嘯聚日夜伺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
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恃
衆強併吞諸部志滿氣盈馳驅不息士馬憑頓此可
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
京師宣大勁兵數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諜知
所在出不意徑潛擣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
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
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廷議命吏侍郎盛往
行視議方畧上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

山史下編 卷之十九

四七

霜早亦不可田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
增兵守險爲長便宜今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
新軍以實邊而選土兵助之事復寢後五年兵尚書
白圭復白發其議總督都御史王越欲懈虜且自以
爲功議延綏士卒衣裝壞馬死者過半請暫休得回
奏越既召而虜擁衆驟渡河詔武靖侯輔及越刻
日行會侯輔病越獨將謀知虜出它掠遺老弱于廬
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礮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
合輒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
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
殺奪牛羊器械無算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
疾走還則廬帳皆燼則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
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
擊大破之虜志猶未懈再鬪再遇伏乃大慟度河遜
自是邊無虜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
曰濫功固罪虜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官
保增奉掌院事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已官償
之不報後以從大闢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顧待封
威寧伯崔太史銑歎以爲威寧出奇取捷慮成而後
發發必中於邊功固甚偉也夫忌功媚才心慘於戈

戰諒矣先是延綏紀功兵郎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山去二千餘里營堡跡兵少而套虜數為患臣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套其地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氏多種食其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鹽池至寧夏黑山嘴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為扼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 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去闊疏撫按分巡官罕有至者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脩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戰邊 詔兵尚書王復行飭邊復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繁紆行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險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虜警傳報倉卒即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

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北一帶墩臺稀濶難瞭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俟春暖併工府公堡移邑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饗水堡移黑河山上門堡移十頃坪大兔鶻堡移響鈴塔白洛城堡移鞏營兒塞門堡移務柳性不惟東西相直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寧定邊等營相去懸隔者合於該交界地柳樹澗瓦剎梁等處各添哨堡於隣近營摘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接環縣隨形勢為墩臺共三十四座溝塹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容兵臺墩稠密聲援聯絡而緩急足策應也 詔允行當是時國初健將士馬既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復在其外議者爭言脩營堡墩臺為內防計矣金溪曾言日按察元自西而東盡雍州之境今平涼西靜寧州之北連山綿亘八百餘里其家而橫平可以立營衛其西餘為之其東條為長安之阻四面有建寇之虞可以制西戎北可以制比狄東可以制安周秦漢之拒關中者以山河四塞而以一固果諸行未而諸戎據有之宋范文正公主招納故老為漸橫心之謀以斷賊情故軍中有破膽之語以謀和而卒宋遂不振 國朝亦合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

延緩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咸備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可下於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皆相連比不絕中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峴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墮延引爲邊牆凡爲堡十二嵯崇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日而訖工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徙陝人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徒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

通史下編 卷之十九

四九

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於內地等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已改尚書督宣大軍子俊具疏言臣熟觀大同地方於宣府等而山川平曠惟車戰爲便夫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禦亂得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車戰佐之也大率以萬人爲一軍車五百輛十步卒駕之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而以鹿角叉補其缺器械饌糈不勞而具合衆對壘咸用自倍用以持久伺敵形便或首挫其驕銳或尾擊其惰歸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

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上報可下於是議邊者言戰車當是時撫寧都御史徐廷璋亦脩築寧下邊邊固完而馬端肅文升時巡撫陝西八頌稱關中三巡撫云近武備應常兵費延緩著論言子俊脩築邊牆之說起先後相踵費財何止巨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未常有計刻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其爲軍事實不啻重遲室常因定棄之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俱廢但以車爲不可用格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以之造大漠突厥寇唐而太宗以之見大捷如以寇取兩河此車爲備沈括以車行日不遇三十里若被雨雪畦步難進解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其所素習乞如實言進解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

通史下編 卷之十九

五十

車上輪鹿角叉十具送教仍今實作同內外官驗如虜輕騎擊掠何以分危扼險避何以乘禦開闢奇正之妙惟悅進退之法俱講明以聞車成會驗得奏言所造車若對堅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奔逐北登高致遠恐難行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以之而近余兵大敵制在車以獨木爲輪人推挽可上下擊指揮如意車以強弩神銳堅及遠襲以韋弗龍盾勇矢弗及蓋以馬險之戰車親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爲備等車成以車百兩步騎二千控十萬於安銀堡弘治中朝廷清明中外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而馬端肅劉忠宣大夏相繼爲本兵文升具疏薊宣府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太監而各路復有分守守備監鎗等內臣三鎮關塞城堡遠者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內臣至數十員每員軍士役占並數千人大

半多納月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因以掣肘乞取回以靖邊已陞平涼廣開城爲固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本兵知進材輒覆允戎務脩飭虜酋小王子憚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虞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牆日頽薄不治而虜酋亂加斯蘭每歲八月自西河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脆不任戰七年火節寇固原入花馬池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之議條三策上一議守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五

守虜所必八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室室行令總兵參遊分地駐劄聲勢連絡併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堠據要害守水頭以待

會寇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左右鎮襲踪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虜所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情歸然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絕其路夜則銜枚以劫其營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自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橫肆無忌有年所矣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陝西之患未有已也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聖王之得已然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五

之擒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往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行令東路參遊部爲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以進搗之旣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拾其羸老而戮其壯狡奪其銳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嚴備不許輕動伺其蹊突然後霆擊刊

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
先行使無繫累後雷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
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快於此但兵貴神速機防先
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詳議亟行已又
言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陝西各邊延
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
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疏兵力
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
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僮兵連禍結內變
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
害也成化中巡撫都史徐廷璋余子俊等脩築邊牆
虜不為患邇自花馬池折牆而入戕破內地始戍我
邊牆為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都御史史
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
添脩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曾
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親見躬親閱
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脩濬牆塹
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
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夫受降據
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金

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
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為虜巢
穴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
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
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為方千里之地歸我
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固其上矣即不然及
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
無策醜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
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
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邐石澗池起至寧夏橫城止
共二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墳墓獨興武
清水屯卜刺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於方護其餘城
堡俱各絕達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疏節被
達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填溝而進開挖濬牆
一日可二三十處墩臺往往逃竄烽火不接縱使徵
召客兵而牆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
勦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
夜則已至固原矣為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
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百二十步傍
堡於空闊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

邊牆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塹設治鈴柝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叅遊協同守備各照所轄定舖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牆者築牆應剗削者剗削一體俗治務俾邊有備而復裏無虞萬全之謀也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一所虜賊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兵力單寡宜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勢不偏重而邊牆可久矣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達賊出沒之重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而環慶勢孤無環慶則無陝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土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失今不圖將來內憂不止虜情當慮而已洪武間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自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牧徑屬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泰章本所遙隸寧夏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場為有力者豪奪馬匹站死不復遣陪人畜彫耗死徙居半又於所屬路阻黃河虜賊

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土民聽本所吏目帶官欲撫綏無繇其環慶守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其况兼理靈州鹽池距慶陽特遠實難遙制乞將環慶兵備改駐靈州練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鹽課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則軍民免丁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又章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坍塌守既不嚴難乃無夕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恭王墳為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校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摘於章州操守保障最為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俱棄不守乃於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營被虜攻圍遂移平虜由是平虜遂為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臺窺伺城堡乃廣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亡之乎虜窺黑山可

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奪之乎然則河東邊
牆墩塹誠宜幫築與河西煙火相接而河西黑山營
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為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之道
也但陝西財匱民勞脩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
輕重關緊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
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之舉大事者未有一勞而
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於戰以為功臣亦非
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將士脩車馬備器械
儲糧饌明斥堠以待虜之近塞當督率諸將共行天
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不敢避也乃今願以

通鑑卷之十九

五七

邊牆為言者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衾中無賊
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欲及時經理毋
貽憂後焉耳奏可而一清銳意經綜凡糴餉費銀十
餘萬兩起役費戶曹銀十六萬及諸犒賞藥餌轉運
木石皆精神所注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脩邊過費繫治而功訖不就嗣是
北虜亦不刺阿爾禿斯兩種與小王子相讐致因墟
西海屯朔方河西自處始此河西遼東保塞諸夷日漸
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
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脩邊或云進幾里扞虜

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花
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參將
陳乾深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
鳳翔起少傳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提督邊務召還
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
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虜三百七年虜大掠
寧夏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脩邊牆禦虜據
要害且厚堅可乘至今邊人稱於是度虜所從入饒
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入輒捕殺近牆輒出掩擊
之而兵尚書承勛言曩河曲所患者獨七魯番耳今

通鑑卷之十九

五八

亦卜刺又深入巢西海與犄角為寇故今陝西邊車
延綏固原為最急又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
粟貯蘭州為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
宜繕塞設屯以隔絕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
京師善撫之即屬夷不善撫即門戶之寇也宜謹其
衙御又雲南安順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
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
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
皇上覃思經遠豫定廟筭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尚
書等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
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租足而
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
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
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
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濟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
農耕築牆包山古臺其顛以守望濟陽人今利賴之
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宜
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於積芻糧實邊如 國盛時
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二

生文一編

卷之十九

五九

酋酋系與諸戎解讎結約煩為中國患而大同軍數
叛主戕總制大臣逃走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
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幃好遇之令為僧道丐予出入
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並邊垣散入諸語言衣
服本華人入市廛無間至乃時時潛入 京畿為內
間矣而通人高懷智李天章趙金等各擁眾數萬前
冠軍每入塞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有禁禦也
自是陝西河東雲中上谷無寧歲而柄國者益放恣
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必於賂邊備大圯難大臣總制
邊功見簡書可稱述者代有然適何疆圉能毋失敗

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巡邊帑金五十
萬大賚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
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債由措置失宜後
繼者閉目搔手不復為五堡計則懲噎過矣於是即
舊弘賜鎮州二堡而廣之增築鎮虜河鎮邊三堡
與舊堡而五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遣參
將許、使屯耕而蠲其租而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
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郭時邊備久圯萬
達既部遣已募遣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怠以硃和油
寫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亡守者第殊署其處
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聽効治由
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大入則徵諸將
逆擊而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
上賜璽書勞薦於是萬達察瘼傷哭死士東目老管堡
距滑石澗築邊牆二萬丈大同宗室克灼謀開虜則
密授指大同將周尚文發之 詔繁克灼論如法謀
報虜寇宣府欲奪居庸關萬達曰虜素號宣府諸將
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銳卒代
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關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為之死

得檄即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
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常大驚曰
翁太師王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其後虜犯 京師
退僉御史王忬即請於 都城築外郭使附郊木
得寧居廣置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設總督
薊遼保定以拱衛 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
鎮各置兵萬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章無
何置薊州總督已以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城極邊
寒儉而於撫臣饒則裒幕府諸羨入悉歸軍無所
私而請大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
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
嶺守渤海守紫荆倒馬關而自以精騎居中權督調
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
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
以便宜爲民而好結朵顏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
自是虜闌入頗軋當是時尚書惲爲本兵總督所糾
治邊將輒覆可邊將闕即問所當代爲誰遇闕輒補
故志行先是尹武選郎畊生塞垣習塞事作塞語陳
東莞建條邊議而 明興忠言嘉謀之臣所籌講畧
具塞語凡十篇其畧曰嗟夫由 國初至今虜勢

之強弱萬不同矣自妥懽既奔變猷再寶
成祖奮三駕之威而魯台奉款當是時虜蓋脇肩屏息
而惴伏恐後也爲中國極盛已東勝之守內遷開平
之餉道不繼馬真啓囊胡騎數臨虜浸寢狹焉及
英皇旋輪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繕而脫脫之貢數入
虜貪漢財物內犯亦希此又一變也乃邇年來吉囊
俺答虜我丁口登我叛人衆稱十萬虜勢勃然興焉
方其始也有乘孱馬持木兵而陣者矣伺隙則進兵
出則走繼也振響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剽
掠然而未攻堡也故堡而免矣又其繼也分道直前
視我衆蔑如殿數百騎以羈全營千紛萬騎以震零
堡然所破者僅白之一二堡稍嚴而免矣今則盛兵
入塞自結長圍所過鄉堡無不殘破矣漸知粒食漸
知集衆漸知昔鐵又漸知用長漸廣奸細而用計謀
是又一大變也夫過無不攻之堡而舊堡大不數雉
高不數仞者莫易也攻無不破之鄉而鄉敵臺不設
角臺不制也虜知粒食矣將無食焉之耗而我馬日
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日困泄泄也虜
知貴鐵矣知集衆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
策間好而離交以至虜用騎而衆我用步而寡虜驅

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榮虜日擾山西真保迫四關廂以搖我而我勒燕然搗賀蘭一不置諸口也其大者彼務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歸於上敗則耻歸於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也於戲其亦幸而虜志攝掠已也幸而思上國貨貴子女布帛也不幸而有志焉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昔周人之為謀也伐太原城朔方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以驪山而獲宗周漢人之為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天子下殿而魚羊食人唐人之為謀也斥磧北置都護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品而焚宮闕乃宋謀復燕雲城靈武卒輪幣割鎮而亡蔑矣故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形勢此其體也乃都邑不同緩急因異審之以因勢制變則豈非形勢大之用也哉始謀之而強者勝嗣忽之而弱者壞必然之理也我國家之都燕也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離視關中為稍孤其視東漢宅維已失全險宋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為遠過之矣故今邊京後最急宜大次之榆林寧

夏肆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顧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大寧不可悔則京後重垣宜設也宣遼不可合則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也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節之通貢山海之便商宜大之鑿築而京後之防一不措諸慮抑又非往事之恨乎今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戍而乘寧鴈之寒虜犯洪蔚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增忻代澤潞之戍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輜輔搖明者所燭在未然况已著乎故垣宣大是也垣宣大而并垣京後其急也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急其急也悉力宣大然且置京後於不講也則輕重緩急之間其失權多矣曰然則垣塞古乎曰古也自文王始也築朔方為軍壘以扼敵是也果若今垣塞矣乎曰非也古扼要已也古者并田南東其畝固險周於天下故扼要以為塞自阡陌開而溝洫蕩然於是乎變扼要而長城始皇乎曰何必始皇周衰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胡秦趙燕之為塞蓋已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自開闢而來生民之大害三端王霸忘其身以救之皆歸之築防禽獸也洪水也

夷狄也三者之不害則垣之力也故城居避獸也後以之而治水築防捍水也後以之而防胡今禽獸洪水不害而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垣也始皇之城塞也不失之書而失之行非其過為慮而過為之督責也誠停不急之征寬額外之賦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而無迫酌勢乘便期以再世而要於永寧漢文帝行之是垣塞之善者也城孰緩孰急曰都邑所近則急出壤膏沃則急秦漢急而北故秦塞臨洮漢築朔方誘匈奴入也自馬邑而卜谷北平於時為緩今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界城隣矣故洮臨朔方覆於今為緩而京後最急慮版築之屢興也則寬其他徭恐三衛之噴言也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築石可斷則斷磚甃繼施灰罐必謹自居庸抵于山海堡塞相望而募民實其中此所當舉天下之力以從事與遷都較勞費而不以煩墮阻者也今不城塞則塞下出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壘也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虜息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舉為捕虜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輦輪遇掠矣憲臣行部遇殘矣如此而猶曰垣塞無益也豈不過甚矣哉然城塞非難也乘之

難乘塞非難也久之難始秦嘗乘長城矣而謫戍為天下大下不堪也嘗乘城謫戍矣而謫戍無更踐天下益不堪也行者無憊息之所負者無息肩之望又居者無免籍而往者無還期非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亡乎故晁錯為漢畫尚募徙而充謫戍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者知民情也曰秦之城與今異其戍亦與今異晁錯之為漢謀也難今為今謀也不難何也昔秦既一天下天下黔首引領而覲休養匈奴遠塞無虞劉之迫也乃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謫戍以戍轉餉以給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垣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盡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動大眾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未旋而君為之不舉明非其得已也乃長城之役與五嶺之戍阿房驪山之役一時而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則不然醜虜跳梁曲在彼矣邊民荼毒其患切矣國家自三駕而後休養生息且二百年矣自天子以至度支憂念之已深矣無得而非其上也故今之城也與秦異夫漢徙民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又徙而甯邊邊土苦惡當徙者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實難一旦置之荒墟而責之捍

禦其難二也寒田未墾倉粟未實徙口咸而轉運益增始憂半食繼憂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當贖者必相繼逃亡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下近京師於郡國無異塞垣既成緩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稱樂土人多而苦無田有募輒集不必冬夏衣與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嘗揭家而耕塞田矣以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為漢謀難為今謀不難也嘗為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既更而無堡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

卷之十九

六十七

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為廣舍儲器用繫井增竈具春列壁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受一廩統之以一將將為一解步卒勤瞭望晝夜番休馬卒遞邏徵伐此左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而番下者休邏徵者遞哨而堡居者習技擊也有警則番上者為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番下者又登則役不叛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移

賴廩既留而復令于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終牛種夫人情所不能絕者嗜慾所甚趨者利也歲月乘塞不數旬而處室有不願携室者乎歸不數旬而往有不願留者乎既增室養又給冬絮移賴廩已又有田以爲產育不願恒居者乎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釁吾工役息而戍以其情行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為漢謀募郡國之人吾即募塞下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非難則塞可城而乘塞可久也昔晁錯畫禦戎之策終之卒服習矣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

卷之十九

六十八

由黃帝而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寅而集辰而罷金鼓填然也旗幟翩然也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占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則否故教閱之金鼓全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曾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持戟之士其也勇其也懦不知也殺弩之士其也習其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

其守其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其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舉而委之上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之朝曰請速治也朝以下諸理曰會律文也于是某奪祿某贖金與治下繼下者左矣吁令不足信也如此是教將校法耶故嘗爲之畫曰將授之兵則練習之政宜一委之將期使之耳目心志一而已矣余鼓坐作進退一而已矣賞罰一而已矣不必日暴之日中而饑疲之也將一日與執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

通鑑下編 卷之十九

六九

紆軍民三重勸賞以壅屯田四因屯田以制邊縣五行經界以爲地網六繁林木以資扼伏七募驍勇以習研營八明賞罰以振國威九重委任以責成功丁也其畧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尚矣漢衛青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晉馬隆擊鮮卑造偏廂車作木屋其上轉戰千里唐馬燧鎮河東以後覘冒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遇奔衝用破田悅皆其效也自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而魏之武卒礮操十二石之弩爲中律晁錯亦以勁弩長戟爲中國之長技至歷代以勁弩用兵制勝者尤不數蓋射堅

通鑑下編 卷之十九

七十

嚮掩擊之勝則拔營追襲少却則入營稍憊蓋於進退戰守爲俱利而又省芻秣載糧餉爲益也以臣所見揆臣所聞計莫若多造車馬置火器強弩使蓋虜善馳突常以驍騎蹂我軍我軍不能支而蹶惟車能捍禦而陣不爲之動又多制強弩火器以輔之此我兵長技今日所宜先者也昔秦自孝公以亟耕力戰并天下乃其後以天下之大盡太倉之積輸四河而皇皇以爲憂此其故何也始秦之地利盡而後之地利不盡也始秦兵自食其力而後之兵仰給於官也漢龜錯趙克國之畫可覆矣唐李泌陳屯田關中之策而士多應募願耕韓重華營田代北而歲省度支二十萬夫泌重華所營今大同宣府陝諸邊地也趙克國所屯今甘肅地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今之爲邊者莫營屯若矣然差官督勸而田不加益者急起科害之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病而人憚於耕誠遵永樂正統間著令諸沿邊空閒之處許土客軍民軍舍儘力開種永不起科而又申古孝弟力田之令耕田多者立賞格以勞之則人勤於耕就耕者衆而邊土皆田於是就其大屯耕至萬家者而制之縣則大縣矣合數縣爲郡則大郡

卷之十九

七

矣然後擇良守令而勤撫綏之什伍其民使習兵戰以備捍禦諸上供歲賦一切蠲免則藩籬成而邊圉永固宋滕甫馬端臨所謂家使爲兵人使知兵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此其道也議出丘人莊庸況今京師北莫經費仰於東南雖使力耕常稔而東南卑濕泥爛之餘與船運之費每石必倍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寧可復冀再歲失收憂必及之故元食莫汰廢田莫耕而區區於漕挽東南以爲國計未形之變不可勝諱也議出陸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設也所以因地設險而陰寓守國之意也中原平衍而溝洫阡陌連絡乎其間令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是謂伏至險於大順宋吳璘守天水於平土縱橫擊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曰地網而金騎兵不得肆今倣其意因屯田以定其經界繁林木以制其馳突令田者里共濬一溝畧如古制分畫其溝塗之界而取其土宜之木如棠柿之屬雜植之沿邊則樹之榆柳以息爭端以備旱潦以阻敵騎天之我兵禦虜得依爲陣以控扼而小可得薪果之饒也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里之叢林叢林之內而有數百里屯田之溝洫斥堠在叢林之外其車伏

卷之十九

七

叢林之中前險後枕莫非塞敵雖強何施將田者
安耕而田疇益闢戰者不衄而士氣益奮故絮勞費
則省於城城而功倍之語形勢則壯於十萬師而險
加之患玩惕弗爲耳乃渾蔚諸州林木茂密者以
薪芻營繕之故或斧而爲薪嗚呼其亦不思也哉昔
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唐虞不能爲理信
哉斯言而制兵爲尤嚴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罰
于社予則孥戮女蓋其嚴也 先朝敗軍法軍故邊
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擁旌
旄目若也 先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爲欺欺蔽
者死今任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曰回
營身故本敗失也曰走死官馬死者含冤而不蒙
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連城
而不以聞者矣 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邇逗避敵之
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將息鼓偃旗
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充滿
整暇而歸則舉所畧老羸孱弱不能行者乃視爲殘
核而嚼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獻捷
上之 闕下不知其所得者率吾之編氓與其老羸
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適醜虜之笑夫兵先

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賞
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曰卒畏將而不畏敵
國家自設有邊關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
太同自垣鎮巡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
功勦罪諸臣觀望姑息所措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
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如期然猶未嘗不操
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致死然猶未嘗不戰邇來教
場鞠爲蓬金薶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
將或躬先出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
以寢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呼脫巾而詬出朝臣議則是
朝廷賞罰不能嚴之於將帥將帥號令不能行之於
士卒禁網嚴密於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於邊境之
間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法者言
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爲罪承沿而
莫之改夫兩軍相薄當格鬪時手眼瞬息不得差池
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復戰而爲敵所乘也必
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於取級者
也又往往以爭級躁踐爲敵敗而所取級者又獨爲
勢要資且所取者非殺已降則殺良民不然則得被
虜逃回而名殺之也夫斬真賊甚難而賊良民甚易

故今真功不二而冒功恒八九官見其獲功輒喜而何暇復辨其真與僞也律殺一家三人者凌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即得官世襲極賞也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於命計胥失之矣此邊人之大恨戰之大患也夫戰不正勝期於致死其常也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白乎今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謫戍虜入竟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趣之退自保而延寇入也政令邊將以退縮保守為得策墩堡殘破人畜屠掠惟

七五

上下相隱以避文謂宜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即無級不坐而特深擁眾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其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審眾證孰為設策孰為選鋒孰為陣亡即與給賞其三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眾者保陞而隱匿功賞者即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議出胡然其本在重人重人之道有三曰選精曰信專曰任久用人之道無不然者而邊為尤急於為繫尤重也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生殺於境上至重矣謂宜慎選忠勇謀畧為天下其

推者以充可也而今所擢用率未能盡厭夫天下之心當事者亦非不知其時地與事之難也柄臣親服者避之勿遣矣登崇日久者重之勿遣矣每遇負缺或取諸疎遠或取諸廢閒而不復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為彼在廢閒在疎遠而吾舉是以投之彼無所歸怨而在廢閒疎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將命而往苟幸於無事比至鎮則動從中制賞罰不能自決繕脩不能自制芻糧不自給而攻守不能自調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勒之戰又忽責之退也甚乃擿決小疵以轉相繩責夫請糧請兵本為誰計傍

七六

皇求哀延頸企踵而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屑以也故為督府者認認然結疑慮之懷而操憚事之念獨日夜培尅日夜鑽刺圖所以移徙遷陟而莫遑其他彼其視地方曾蔑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竭一心勞來安集為國家計無窮之畫耶怪無乎紀綱日壞邊防日疎驍伍日橫夷狄日肆而後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缺自科道部屬而外及於藩臬鎮守總兵缺自指揮而上以至於參遊糧其才母格以資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母以疏遠而不得推如宋推節仲淹主西宮弼主比極一時之選如

是而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四
久其秩任非任十年不得遷而加秩賜金以厚慰其
意而戒言官毋妄糾論以壞其成其庶幾乎兵議雖
詳要之以廟勝爲本

國初雲南最險遠最後服諸平定自黔寧王因總兵填
其中貴州有鎮守總兵成化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
據大壩山叛督軍討平自程尚書信從瀾州衛置太
平長官司分其地隸永寧芒部而定貴州黑苗叛將
軍討平自都御史鄧廷瓚設都勻府獨山林哈州清
平縣而定荆襄有流民之變綏定安輯自石副都御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七

史原傑設鄧陽府設諸縣設行臺撫治之而定語具
土田志中而廣西大藤峽蠻出爲寇雷廉高部肇咸
被其患道都督同知輔總兵俞都御史雍贊理軍討
之衆議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困請分江西
軍從游擊將軍自便嶺入廣東捕逐而大師從湖廣
入廣西困之雍曰不然兵散而爲奇聚而爲正今兩
廣無完郡而大藤峽則具本根也今釋本根不急而
趨其末與剝虜圍走謬矣今惟當全師鼓行抵桂林
南可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定柳慶北可斷陽
峒諸路使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豈必逐哉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故貴拙速又焉事困於是督
道共徑進至全州遣偏師平陽峒而賊走桂林攻
仁荔浦二洞破之而賊并力大藤大藤峽險甚且中
多積粟或難其攻請困之雍曰峽周迴且千里而欲
以數萬人圍之不足適老師而匱財今脩荔已平賊
膽墮矣此破竹之勢也於是親擐甲督戰四面攻之
魚貫上盡破其山南諸大寨就賊巢營焉而前所遺
奇兵從間道驟威之竟蕩其巢磨峻厓曰九層樓者
紀歲月而還易峽名曰斷藤以紀功其後都御史陶
魯平後山置從化縣平陽江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

國史下編 卷之十九

七

道新寧縣他平潯梧府江甯州皆躬親擒撫保障兩
廣者四十年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其不列寨屯守
賊備嚴若遠遁即寢兵盜稍懈地備或遁夕不得還
或出則歸即數路進兵擒之往往不戰而擒每兵
丁所期地既至則數路已畢會故魯所征盜盜無
能自脫者而兩廣大弘治中贛盜作巡撫都御史林
俊言臣聞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以天下言中國近
而外夷遠故治詳中國而畧外夷以一方言內地近
而邊境遠故治詳內地而畧邊域蓋詳可以制畧而
畧不可以制詳則體勢然也江西原無專設巡撫後
因南贛二府與湖廣福建廣東三界連流賊四剽出

沒莫制設都御史開府以填之職專疆場非若巡撫之爲職諸吏奸民隱錢殺刑名農桑學校皆其治之詳也前此江西賦役韓雍閔珪均有可觀則巡撫之效也後此贛州支分金澤可觀則提督之功也其後改江西巡撫仍督南贛立見踈脫此畧不可制詳之明驗也三省流賊出掠無時而撫臣開府南昌相距千百餘里聲息往反動經半月愼度懸處豈能盡中况欲旁州僻邑歲時週歷宣上恩懲官邪親問民所疾苦不已難乎臣觀湖廣鄖陽控河漢諸胡與湖廣巡撫不害並置伏乞南贛郡御史專令提督廣南雄江西贛南安福建汀漳諸軍務與江西巡撫並設便奏可而汀漳諸溪峒盜熾然起不可制都御史文森稱疾避不前其尚書劾瑄罷之薦王文成守仁以僉都御史往蒞鎮時虔鎮西有桶岡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剏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川與漳南諸逋寇並阻險爲民患大者至僭王號肆攻剽不忌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軍以勦之不能難則主招又不效於是三省夾攻之議守仁未至鎮即疏言盜賊之日滋由招撫之太監招撫之太監由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律領軍官承調失期若

告報違限因而失機省斬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不至者斬官軍臨陳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附賞諸格各有差夫賞罰之科條具備人宜競勸而卒未有益者以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贛之禍亟矣脫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以便宜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搗則搗一巢重罪惡之淺深爲撫勦之先後訓供饋征調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盪平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有也如南調狼達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彰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從之老弱而已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嘯聚因之則何益哉况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苦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貴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由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弗堪必擇能者付之而

後可由後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妨國計也惟陛下詳擇詔改提督給旗牌宜行守仁既至師寇方亟而師却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往福建諸軍頗輯睦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乘其銳以掩賊不備亦何詎不克乎今曠日久矣賊聯黨設械以備我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急在倚狼達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候土兵之集上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而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之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於無窮於是宣言犒眾班師需大舉而親帥諸道銳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七千有奇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以填之而定會湖廣請夾攻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為咽喉而橫水左溪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為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且以為必先桶岡必觀望未

為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本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吏逼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駭而大師至開壘設候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升絕巘草茅卧幟伏而待厥明師至險賊前聞則舉旗焚燎大呼譟以震之賊愕不能軍遂破橫水會大霧雨則休兵命間前覘盜所往得之分奇兵冒霧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湖

不速至不留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恐瀕賊乘虛出為擾乃播諭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弟陽受招及桶岡破乃益懼詐稱龍川劉氏欲相圖嚴為防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名宴犒內伏甲殲馬而是夜親率師走三利破巢首三十擒斬三千餘迹捕之九連山無逋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是役也鎮守太監畢真與近倖計請監軍兵尚書瓊曰兵忌遙制令南贛用兵而需謀於省城即事去矣惟省城有急聽南贛策應便得無遣於是事底績而寧藩用平本瓊省城策應蓋也可謂順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八三

勝矣先是成化初刑主事汪俊言臣生長廣西熟諳土俗大都境內徭僮多而居民少非其種世相統攝終莫之能服也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用土官世守遇警聽調使懷德畏威其他種以流官兼管者類反側多故今宜委附近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種人眾信者授世襲長官從其俗靖之便後時力行嘉靖初田州岑猛以數調有功虜縱暴兩廣總督姚鎮計殺之因請設流官治田州而州人大譴其部酋盧蘇王受乃邇父止擾滇南念欲復岑氏而亂鎮効致仕於是起新建伯守仁行視師守仁具疏言臣

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此者則當諸臣亦宜分受其責也蓋兩廣軍門專為諸徭賊剽而設權專且重誠日振且威猷於諸蠻乎何有乃政日壞而將圯士頓也一旦有警則必倚調土達俚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得以憑怙兵力而以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與焉於是怨憤日積微發愆期比其久也即調發有不時至者矣劫之以勢而威益褻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益梗撫之益疑凌進至于今日則名以叛逆征之而已矣且猛父子既已殲死亦定暴揚乃猶窮追必死之寇動搖窮苦之民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今日政臣竊以為當事者之計過也且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今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較然况恩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反者數起朝廷曾不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為之征發浚良民之膏血以塗之亦已惑矣臣觀田州切鄰交趾徭僮盤據動以千百竊伏孰計必存土官籍其兵力為中土之屏蔽非必盡勦其人改土設流以自撤其藩籬也 奏上兵尚書王時中持不可

上曰兵難進度守仁必自有見聽便宜行於是守仁令撤調集防守之兵數萬惟湖兵數千阻道遠獨流蘇受等以兵久困又素憎新建伯威累丐更生於是諭以上威德聽免死而蘇受率眾自縛詣師降守仁曰朝廷既赦爾等之死義豈復失信但爾等擁眾負固雖蠢然畏死而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不示罰何懲於是下蘇受于轅門榜之百曰今宥爾一死者朝廷好生之大德我等必杖爾示罰者人臣執法之大義也於是乃解縛而二酋稽顙聽令乃具疏窮其十害招撫十善及當事欲勦省之情

二幸四毀以上疏畧言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曰惟亂民今天下郡邑有大小繁簡中土邊方有流土官職之不同者蓋亦因氣稟物類之不齊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各得其所而已臣以迂庸繆當兵事陛下假以便宜聽之招撫賊平之後又諭令議設流土官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初未嘗有所意必也今議者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此皆拘攣之見

苟避形迹毀譽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平平蕩蕩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承制會鎮巡等官議設上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諸禽獸麋鹿必欲制之郡縣而繩以漢法是羣鹿麋於堂室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罅俎翻几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性今仍土官之舊者順之也然一惟土官而不思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墻墉之限猶豕童牯之道終必奔竄而無以維繫之今分立土目者限之也猶豕童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不

以流官填于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高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特設流官者守之也議詢僉同敢且述上請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州吏目待有功漸陞爲土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等土目爲衆所服者世守之而特設流官知府馭焉便報可而思田大定時八寨賊自國初韓都督觀圍困來百十年斷藤賊自韓襄毅勦撫來亦已百十年所矣益生聚爲流劫文成以思田新附求自效而往所謂湖廣保靖之軍當罷遣歸乃

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出不意勦之擒斬者千餘功成而遠近不知有兵時忌者尼其功詹事霍體

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黨之實據前蒙聖明特起守仁臣等竊謀曰前巡撫勦調三省兵若千

萬軍餉銀亦若干萬殺死疫癘共計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而思恩叛矣甲若賊出圍肇慶

殺戮千家矣守仁乘此大敗賊撤之後永特權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錢百萬則半

出州亦且日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一錢而賊

聖德遂致兩府頑民稽首來服是守仁不惟能肅

天威實能數天德也廣西在萬山之叢民三賊七

柳慶諸賊猶時阻延若八寨自國初至今未肯輕

議征剿者賊恃險阻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

帝萬計鄰近州縣避仁者投入其口是八寨者四

寇則剿而斷匪賊又八寨之羽翼廣西有八寨猶

人有心腹之疾也守仁不費百數十年剿八寨猶

穴掃而清之如神聖恩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勸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之用

也竊守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季湖共歸路之便

則兵不戢而自集一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

不怨二機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積年深

舉成功比三因師以討逆無糧運之費四一

德化六合教者廣良民可漸安生業五韓雍

斷藤旋復有賊密爾時未及區畫為久之圖賊復

據為巢也而守仁從建城邑鎮定之則賊失險後

方平思

時議者請增調兵助防守文成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名匪既勦之後有司

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不服其心而欲藉兵力威劫

以為可久則亦未矣調來客兵其心憤怨不肯為用

供億稍不滿意求索皆冒將無不有就居民間騷擾

濁亂將無抵極困頓日久資財耗竭是欲以衛民而

反為民苦欲以防寇而反招一寇適自弊之道也夫

柔遠人撫戎狄而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威

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

能通天下之志子一心凡舉大事順其情而使之固

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為

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覺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

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行府縣正官必親至

各徭傍近良善村寨加厚撫恤使為善者勸而不肯

與之連比則惡黨孤而其勢自定而清查占田開立

里甲以息後日之爭諸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

舉矣末加意行十家牌法為制軍之實而近取武靖

土兵屯營城邑毋與民雜處分休番上以為防張弛

時捐貲有其文武矣嘉靖末饒平盜張璉據谿洞僭

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為亂詔三省夾勦

而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盛流剽江閩間至賊患臣守
備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急擊南轅將偷大
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死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
敗事已乃吾曰豈以一身之禍志幽計哉乃具言
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
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搏其子虎
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
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
萬五千人疾走栢高嶺賊連巢而軍都御史穩下今
生得連者封萬戶而連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叛卒
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橫漳泉延建間
聚不散且熾如莊肅公松撫江西請合勦浙都司從
建寧擊賊賊由崇安大掠虜而西則遣千夫長扼杉
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
自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比夜乘黑
奪船欲入湖出江而莊肅所密伏舟師扼之湖而殲
是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規千里以爲伏一舉而殲之
固得算多也當是時廣瓊州府遂山涉而海中黎姆
等山爲生熟黎人所居倚幽巖爲巢永樂中御史汪
俊氏請命熟黎峒首歸化者以官而諸峒奉約束順

附惟生黎不數十歲輒亂亂輒勦以爲常至是大
言生熟黎並居瓊海四州十縣中與吾治地魚鹽米
貨相通雞犬相聞雖有高山峻嶺而出入往來自有
坦道居處耕作自有場坵固非深叢阻固可依負
暴不可制者也方我兵未集黎下瞰城府於出掠則
便而我師既集千蹀萬徑皆可適其巢穴亦無不虞
之功乃於區區一島之地強分夷夏置之於衣冠
樂之外俟其爲亂然後從而戮之能上首功數千於
賊勢方張之餘而不能駕馭變化一二遺黎於摧敗
之後能捐大征之財數十萬於黎未平之先而新
經畧之費數萬於善後之際亦已過矣今誠能據其
遺地移吾兵民與遺黎雜居建城郭設墟市以漢法
因夷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矣都御史必進曰
善大猷乃單車入峒中與黎人約法恩意惻怛黎人
爭持牛酒勞之圖像佛祠中呼俞佛子黎以靖安約
之辰常川貴間諸溪洞險深易爲變廣西當嶺南右
偏視東道特嶺左黔右雲荔蒲東西時破殘難言烏
蠻阻四川東南西蔓于蕃簇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頗
內黨構宜有機權今之內携雲南沅江永寧鎮沅孟
良景東最號強獷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

常貴州壤地連錯三省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
節西播升突普凱內江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
國初時分其地隸川湖雲南今疆裂圻拆蓋一道也
夫西南夷至衆而種頗內屬 國家用爲扞蔽內省
屯戍外禁侵軼故第以漢官命之非純用漢法治之
誠寬之也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信信之爭兩不相
下必且相屠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則一介之使咫尺
之書之任也問者秉鉞大軍勦揚國威不惟終始如
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 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
奸此所謂外也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兵患弗疆疆亦

有遺大都在調制其機無輕用兵

由史下編卷之十九

二定本

由史下編二十卷

肝郡鄧元錫纂

戎狄志

安南總後學隱懋爵校

戎狄之爲中國患久矣唐虞而上有山戎獫狁葷粥
其猾夏也帝以命士象五刑惟明而不窮之於兵後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終列夷狄於荒服曰蠻曰流其
謂之荒言其往來荒忽無常不足以中國之治治也
至啓牧蠻夷率服一歸諸惇德食時禹征三苗而逆
命益贊之滿損謙益敷文德之爲務其謨矢來王亦
惟曰無忘無荒已焉至哉化乎在商高宗命說作相
說進于王曰惟甲冑起戎言戎所自起者微曰惟干
戈省厥躬言躬之自省者厚也於慎微已遠乃其後
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中國憊焉則知微危之幾正
反之勢於爲繫顧不重耶文王爲西伯專征而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獫狁狄也昆夷西域諸羌
戎也文王伐之其詩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
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阮共皆西國密須氏之國也當是之時王赫
其怒非實有怒故其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
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言矢
陵而戒之飲泉又戒之曰無以爲也我陵即我阿也

我泉即我池也戒無犯也謂客人即吾人焉耳至其
詢仇方同兄弟以伐崇也鈞援臨衝攻之矣而不長
夏疾革自若也其詩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
連攸馘安安夫然後致附以弔民伐肆絕忽以討罪
而四方無侮無拂焉是文王之師也至其命將卒伐
玁狁以守衛中國歌采薇而遣之其詩曰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勤之矣而終止於薄伐止於城
守而不窮於兵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
彭旆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

襄周公作樂取采薇出車杖杜三時被之管絃爲一
代遣戍勞師勤歸樂歌夫非以西戎玁狁世爲中國
患而城戍薄伐爲驅戎大法三詩備之與抑文武時
戍守功最南仲亦因用勗將與天下雖大好戰必亡
故詩不預製國雖安忘戰必危而守衛中國適三詩
而止可焉故因用之與迨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
蠻西旅底貢厥燬遂速辭遂通道宜若已速然蓋王
心危矣道通而旅摯至則心術之應如影響也太保
乃作旅摯訓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

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
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至哉訓乎周公居攝之三年越裳氏以三象
重譯來獻其白雉王問何以來其使曰吾受命國之
黃耆曰天無烈風時無苦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
中國有聖人乎蓋朝諸吾是以來王以謂周公周公
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
人却不受曰吾德不及也盛哉德乎乃夏官職方氏
辨九服之邦國大行人掌其貢蕃服世一見各以其
所寶爲摯而象胥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掌傳王

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君以世入賓則協其禮與
其辭而傳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節幣帛爲之辭今
而擯相之則又其禮無不體之盡也迨穆王之世天
子有惑志於鬼神禱祠征伐之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
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我求懿聽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
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賕而利其器用明利害
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
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

稷弗務我先王不空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棄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典訓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簡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喻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

史記下編

卷之二十一

四

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猶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伐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逮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其後厲王暴而流彘宣王中興克詰張皇以復文武之

竟土而治衆勅焉當是時北狄尤劇內迫于王畿故其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涇陽王畿地也王以命吉甫六月盛夏不得已而興師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飾四牡騤騤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其於戎狄譬則蝥蟊乎驅之而已不求其功故其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駕既佖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當是之時蠻荆亦比煽而動王以命方叔其詩曰蠢爾蠻荆蠻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然南荆脆靡終可陳鞠

史記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五

而下也其詩曰玁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威言畏也言北狄克而荆蠻震疊不戰而克之也至淮夷之叛王以命召虎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汎汎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故脩攘舉而國以中興其後幽王用褒姒愛故欲殺太子成伯服太子奔申王伐申申侯與犬戎共伐王王崩于難平王東徙洛而周益下衰王師敗績于茅戎狄再伐王而魯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春傷

之桓公之霸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
山戎山戎狄也狄人入衛桓公救衛城楚丘衛遷于
楚丘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
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書齊人救邢城夷儀焉邢遷于夷儀其後遂攘
楚楚子受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功之也設其時微仲狄
戎交侵塞中國而被髮左衽於焉禍豈有量哉至戰
國之世匈奴稍益強而燕趙秦皆邊胡皆築長城以

四史下編 卷之二十

備胡而趙武靈王變胡服習騎射以抗而胡李牧將
居代鴈門為屯防得便宜置吏軍市租皆輸莫府為
士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則急收保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
亡失匈奴皆以技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也
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他將代數戰不利邊
不得田畜趙王乃復請李牧牧稱病趙王強起之牧
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矣王許之牧至邊申約
如故數歲無得張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
願得一當敵乃選車騎習獵大縱畜產人民被於野

匈奴小入伴比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率大眾入牧
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威
檐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居於北蠻諸畜
牧逐水草而遷移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
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土力能彎弓盡為甲騎俗兒
則隨畜而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鎗利則進不
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
食畜肉衣皮革車馬衣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
其壯者有死無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妻其壯
者有死無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妻其壯者有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
夕拜月其坐左右而比卿日上戊已具送死者有
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器服近幸人妻從死者至十

四史下編 卷之二十

百人至事而侯星月月武壯則攻戰弱則退兵攻戰
前首虜賜一邑酒而所得禽獲因予之得人以為
婢故上戎人入為越利善為誘兵以自敵其當漢之
見敵逐利而為之集其困敗則死解其當漢之
初匈奴盡服從漢北戎最彊大而南與中國為敵國
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
雨雪卒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
兵擊逐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上使使覘之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狀上復遣齊人妻敬往
敬還報曰匈奴相擊此宜矜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
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為勿

奴不可擊也時上意銳甚怒罵敬田齋廣以口舌得
官乃敢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以銳師至平城
步兵未盡到冒頓特音縱精兵四十萬騎圍上於白
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乃使使間厚遺
閼氏支音為居間說冒頓令解圍圍缺角上令士皆
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上還軍輒
前使十輦而封敬為建信侯於是敬復說上曰天
初定吏士罷於兵冒頓強竊以為今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又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
獨能以適長公主妻之被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以
為太子陛下歲時以漢所餘彼所鮮者數問遺之因
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
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外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
於是遣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乃止高帝崩孝惠呂
后時匈奴益驕冒頓乃為遺書高后為嫂言高后大
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
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
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默然遂罷

議復與匈奴和親孝文帝初立將軍陳彭越等請及士
民樂用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
到此會吕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
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
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
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
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涕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
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比郵為功多矣且無
議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
葆塞蠻夷詔丞相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之
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問千遺漢書言和親上報聽許
而官人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課其人民畜產又
日夜教候利害處窺邊初漢降公主道官人說事諸
也為漢患者說至單于果大幸日夜教之曰匈奴人
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無所仰
漢也今于愛俗好漢物漢出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斤而入漢矣於是得漢和絮以馳草棘中衣裂敝示
不如漢之完善也得漢和物十四年匈奴十四萬
皆去之示不如漢之便美也
騎入朝那蕭關遂至于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怒欲自將擊胡皇太后固要
乃止於是中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
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而拜東陽侯張敖相如

大將軍將三將軍出上郡北地隴西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解去孝文帝後二年匈奴復約和親上使使報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驛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

史下編卷之二十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襲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太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願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先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跂嚄嚄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哭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民單于

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因謹天下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四歲匈奴軍臣單于復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燕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守僻胡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棘門灞上而胡騎入伐句注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乃罷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而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

史下編卷之二十

公卿與議恢乃言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胡卒投鞍尚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役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利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語於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始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三王禮不相復非故相反各因世宜也故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高皇帝披堅執銳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凡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之櫓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誠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短弩射且潰之雁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

飽以待饑正治以待亂定舍以待勞故樓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匈奴輕悍亟疾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以爲功從行則迫脇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殺耳意者有他繆巧乎則臣不能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草木遭霜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臣言擊之者非固發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衆

騎壯士陰伏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軒蘭出與單于交軒音干千蘭犯禁私出物也且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大喜將十萬騎穿塞入武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無人牧怪之乃攻亭得應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此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亟引還曰吾得尉史天也封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止而

王恢將軍出代擊胡輜重見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爲國辱斬恢目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邊而漢亦歲遣將軍分道擊胡矣大將軍青者半陽人上所幸衛夫人母弟也以車騎將軍數擊虜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患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國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

舊塞絕掉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二王斬輕銳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餘萬金甲兵而還其益封青三千戶元朔五年春匈奴大克獲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大將軍益封六千戶而青子伉不疑登皆列侯大將軍將卒吏士畢以次受封又明年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侍中從大將軍再冠軍封冠軍侯霍去病侯既侯之三歲將萬騎出隴西涉狐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至焉支山殺胡盧王執休屠王子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益封二千戶其夏復

踰居延至祁連山斬首虜三萬獲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以益封五千戶翁侯趙信者故胡小王也降漢得侯以從大將軍擊胡遇單于敗沒降之單于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無近塞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單于從其計於是天子與諸將議以爲翁侯教匈奴絕幕而北者獨以爲漢兵憚險達終不能至也今大發兵四出乘不意掩之勢必得所欲乃發負粟馬十萬騎私從馬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

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隨之益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者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當漢跳身與壯騎士數百潰圍西北走漢兵夜追不能得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驃騎將軍將所獲輦士約輕齎涉獲章渠濟弓間行二千餘里獲王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郎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得首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於是益封五千八百戶而將卒軍吏士畢侯乃益置大司馬位定令驃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久之漢滅南越益遣將分道出九原令居塞各二千餘里不見匈奴一人而天子親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至匈奴主客前請事吉禮畢言好曰願得見單于而口言兄之吉乃言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從遠走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無食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聽歸還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邊休養息士馬習射

獵數使使好辭甘言來和親是時漢東板穢貉朝鮮
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
通月氏支音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
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然漢使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輒留漢使必
得當乃止大初四年天子既誅太宛威振外國意欲
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
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後九世之讎秋表大之其議
擊胡會且鞮侯單于新立恐漢襲之乃盡歸漢使之
不降者路克國等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爲謬譎語說中國於是天子喜遣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意降之而單于顧益驕
甚倨止武等頓辱之非漢所望也其後貳師將軍擊
匈奴而家以巫蠱種滅貳師乃遂降匈奴國新失大
將亡士卒數萬不復能出大兵而前此深入窮追二
十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益厭苦兵矣師古曰孕墮
懷任者墮也
也宜帝時匈奴衰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
孫擊其西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民人凍餓死者
什三畜產什五國虛耗會又五單于爭立國大亂諸
者皆言匈奴壞亂可擊滅丞相魏相上書曰今邊郡

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
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
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作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
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
臾而在蕭牆之內也無何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
遣子入侍議者多言匈奴壞亂可滅也詔問御史大
夫蕭望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
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
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海內欣
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衆亂而
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加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遣兵護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呼韓邪求入朝詔公
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
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
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匈奴單于奉

賀其禮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時左遷少府上議言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去來荒忽亡常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比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既至諸所以慰籍宴賜之甚厚元帝即位呼韓邪益困乏

通鑑下編 卷之二十

一八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鄧支單于始與呼韓邪爭立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子八侍聞呼韓身入朝稱臣則以為是破滅終不能自還遂西破呼渴堅混丁令三國而都之怨漢護擁呼韓邪不助已則遣使貢獻求侍子議遣谷吉送還之不知鄧支意獨欲得侍子且畔漢也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言春秋之義外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鄧支單于鄉化未聘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堅請行右將軍馮奉世亦以為可遣上乃許吉既至而鄧支得侍子大悖驚殺谷吉等奔康居康居以女妻鄧

支欲以其威勢從諸旁近國而鄧支頗倨驕已遂康居王及王女國貴人及人民數百投都賴水中諸旁近國率懼服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狀鄧支困辱使者不奉詔於是西域副都護陳湯以人即都護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畏大種其天性也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之間不數年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然變夷功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

通鑑下編 卷之二十

十九

其城下彼亡則無之守不足自保此千載之功也雖延壽亦以為然然欲上書得請乃後行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漢胡兵四萬餘人疏自効矯制陳兵狀即日引軍分道行前破都賴城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白書是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四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立於是延壽湯上其事

時三校從南道倫德賴太宛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此道入

過其步居界西而康居副王拘喝殺太昆
爾還頗益漢輜重湯胡兵擊殺之其所累氏遠往
大昆彌其馬牛千餘軍食入其界其貴人諸
見一論以威信與盟飲遣去徑引行至城三十里
止營單于遣使問單于何見人子天子哀問單于
因陀願歸計疆漢使人朝見人子天子哀問單于
大國意康居故吏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互
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答報湯遣書因
受事者何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將軍
畜罷極食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議
明日前至印交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陳望見
千城上立五木標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
往來馳城一步只百一人夾出魚鱗陳指兵皆前薄
人更招漢軍曰關來延壽湯令軍中聞鼓音皆前薄
城下穿擊軍人肉齒前戰今為後發新燒城外
重木城圍守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走康居然已
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
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計不能久攻乃被甲登
諸閭氏夫人數十皆以勁弓射漢人漢射中單于
鼻諸夫人頗夜遇半木城穿卻入土城果被呼平
單于四面推處偏並入單于被創死於是延壽
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
氣發夷臣以萬里明化疆漢石雖遠必誅
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郵支及名王
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
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
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
十日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欲以妨壽
延壽延壽不肯而丞相御史皆素不與湯抑其功宗
正劉向疏理其事言郵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

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
有忘羣臣閉焉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
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西域遂蹈
康屠居五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郵支之首縣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
懾服莫不懼震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
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
醜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
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
不錄小過舉美大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
月所以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
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
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
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
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
之罪春秋以功覆過為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
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
十四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
甚多孝武皇帝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拜兩侯

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徇皆裂土受爵故言咸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詔赦延壽湯公卿議封延壽封羹成侯湯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而以其事告上帝宗廟赦天下是時呼韓邪單于聞到支被誅且喜

且懼復入朝願壻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焉單于驩喜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塞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諫以爲不可許天子乃使車騎將軍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讎故明法度以專衆心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敬諭意單于謝曰臣愚不知大計夫幸使大臣告語甚厚無何呼韓邪死復株累若靺鞨

于立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而伊邪莫演自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賁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爲北藩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爵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則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以設爲反間欲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而責

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對奏天子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母受降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能決大將軍鳳言前關內侯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見宣室湯前將擊郅支時中寒疾臂不能誦申入見有詔母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用家有急君毋讓湯對曰如臣

愚以為此必可無憂也上曰何言之湯曰夫胡虜
而當漢兵一令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留一又兵
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合國會宗人眾不足以當會
宗惟陛下勿憂且其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合會
宗欲發城郭敦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
急之用也上曰奈何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為孫
危合不能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詎指針
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
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先是丞相衛青奏前
赦前不宜處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太子
當于子下獄當死谷子水時為大中大夫也
臣聞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制席趙有康頗馬服
疆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子聞鼓擊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
幅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漢屬為孫輸集都賴居
二重城斬郅支羊報十年之通仇雪遠吏之宿恥
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外之所未嘗有
也今生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桎梏不決執憲之吏
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斬拔郢都北抗趙趙以
介之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東
席志喋血萬里之外萬功相廟告類上帝介胃之
薛不暴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
蓋之報凡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筆之
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
曰延壽湯均聖漢楊鈞深救運之威雪國累年之
恥討絕域不羈之君擊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

帝嘉之明詔宣著其功會又痼疾猶垂意不忘
使向書責問承明超立其封爵丞相匡衡排而不
此功臣戰之所為失望也今議法在朝欲專主威使
湯埋然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歟煌正當西
域通達今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焉郵支遺虜所
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印支之誅以
楊漢國之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而棄人之身以快
議豈不痛哉今國家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
無武帝薦延梟後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
世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湯幸得
身當聖世功未久反聽邪臣讒逐斥遠死無處所
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世不可及而其過人
情所固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骸體猶或
制於屠古焉疾妬之臣所擊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
戚戚也後數年乃益王莽篡位遣將萬騎多齎珍
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封意令
携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
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遣左骨都及左賢王
將兵入雲中塞大殺掠吏民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
欲以立威迺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
轉委輸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十道並出追匈
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
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下策秦無策馬周宣王時嚴攸
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禍戎狄之侵
譬猶蠱蟲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
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軼

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表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糗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

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薪炭重不可勝食構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不執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夫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充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天下騷動胡未克而新亡

唐起居劉說以充言辨而詳推其至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何以明之古六服之外聲教不逮

叛不為之勞師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防險固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而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曰周得上策此之謂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秦築長城障塞依燕趙而來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遠焉以是中國也漢以宗主妻匈奴其不為寇然以魯元之甥不能止趙王之逆而謂和親能息匈奴之寇必不然矣且以冒頓手殺其親曾不顧念而與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稀疏而絕之其時方遇漢帝華夏連兵積年故貢子昆弟以帝女之貴與胡姬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汙俗未耦之勤絲系所生散於萬里之外故胡夷日驕華夏日威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既其服也竭人力以養之是無所往而不為之役也可不悲哉故曰漢之策焉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太史公班固有言夷狄之為中國患也自漢興忠言嘉謀之士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氏時則樊噲季布孝文時則賈誼晁錯孝武時則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遺然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倨也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

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馬廐與論將帥喟然歎
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諸者猶
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亦偏指不參天官考武時雖
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畧亦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
朔方之郡亦棄造陽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
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彼已將帥席中國
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至孝宣直
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復以威德然後單于稽服
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於是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無大
吠之警矣故呼韓邪始朝而蕭望之議以為宜讓而

史下編

卷之二十

二八

不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盛不
安必思危見遠識微之明也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是以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以其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飲食
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山谷沙漠天地
之所以絕內外也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
伐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
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憐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
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蓋聖王制御蠻夷之道也夫
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與聖統維

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光武初載彭寵反
漁陽單于與實藉之兵盧芳反擁立之使入居五原
時上方平諸夏未遑外畧至六年始令歸德侯颯使
匈奴單于亦使來報獻而倨驕欲自比冒頓時上羈
縻遇之不深責也其後匈奴數歲侵盜邊會旱蝗人
畜多疫死諸將臧官馬武請命將並塞出而招高句
驪烏桓鮮卑共擊之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倚
其右如此北虜不足滅也方陛下聖武何詎宜固守
文德而墮武事乎上手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
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

史下編

卷之二十

廿九

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
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
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
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
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
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保而後欲逮事方外
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也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
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
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弟以

次立至與單于殺第知牙師而立于是爲北單于而八部大人共立兄子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名款五原塞願扞北虜爲蕃臣是爲南單于北單于震怖爲却地千里而以其間攻時南單于苦之於是詔單于徙居美稷中郎將留屯西河擁護之歲發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冬屯夏罷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單于亦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今未能出兵助南而交通北虜以疑其心臣恐南單于且將有異志而北虜降者不復來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也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又請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闕下下三府議司徒掾班彪奏議曰臣伏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言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易爲欺負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馬牛與漢合市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見富彊相欺謾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知爲懼愈甚今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

有通臣謹立草具上惟上裁幸其草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朕甚高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而呼韓附親忠孝著及漢滅郅支呼韓遂保國傳世子孫相承今南單于携衆南向款塞自以呼韓嫡長次弟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節也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殊俗百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請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役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膏雜繒五百匹弓韃纘九一矢四發漢書十二矢爲一發賜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笙竿之用不如弓劍故未以齋上從之元和初武威太守雲上言單于願與更合市詔聽慰納南單于聞遣輕騎出上郡遮生口鈔牛馬驅以還守雲欲

北虜請還南所掠生口以慰薦其意公卿持以爲不可太僕袁安以爲雲以大臣典邊不宜使墮信於狄還之足示中國信義明弘貸而安邊上從其議下詔曰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屈何病況今與匈奴君臣之分既定舜順約明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領中郎將龐參倍雇南部所得生口還之北其南部斬獲捕鹵自計功賞如常科其後竇太后臨朝北單于兄弟爭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國中及從諸部兵并力北滅胡詔征西將軍秉車騎將軍憲率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

山又破之金微山數歲竟滅胡已竇憲以烏孫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乃自立北虜降者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事下公卿司徒安司空隗議以爲不可不聽安復疏曰臣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非謂可永安內地正藉以扞禦北虜爲權宜也故匈奴遂分邊以無患章和初北虜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塞下北抵遼東太尉宋由光祿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也先父舉衆歸德蒙恩以來四十

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達三世之規秉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非策之得者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故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得去也今失信於一屯若宜未害而百蠻不叛復保約誓矣夫人情皆畏仇讎今烏桓鮮卑新殺比單于而立其弟則二虜交怨危難莫測且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直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空天下財力而贍事戎狄也下廷議憲方自功惠安阻撓其議與難折險急負勢至稱光武誅韓歆戴涉事肆詆欺安終守不移會憲誅而定求和中南匈奴左部畔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天子遣使讓單于當轉諸部奉職而自今若是意開令招降單于本不知謀脫帽避帳稽首謝而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駭動爲變龜坐徵下獄死大將軍梁商計以爲匈奴自知罪極烏窮獸困寇畔救死其心固矣而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

非中國之利也宜令邊將深溝高壁以恩信招徠又移度遼將軍續書言今中國安寧忘戰之日久良驍野合交鋒接矢決勝時日此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壘固守以待其衰此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棄執以觀變設購開賞諭使自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後漢末大亂南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掠無所得而單于兵挫傷欲還國國人不受止河東而死南庭遂虛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而東乃接漢泥以玉門陽關

西限葱嶺其南山出金城屬於長安終南其河有兩

三十四

原一出葱嶺一出子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其君長世爲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計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募能使絕域者得張騫道往使十數歲還報命具爲天子言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北康居其西大月氏西南大夏東北烏孫東則于寘挹罕皆大國多奇物土著畧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殊致俗德威徧於四海天子欣然庶幾焉發問使四出通道出驪出冉出徒斯

出邛^南比^北閉^氏笮^南閼^南昆明終莫能通居

數年騫以校尉從軍功封博望侯已失侯因復說上言單于新困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此時厚幣烏孫遣公主爲夫人妻之招使益東居故渾邪王地勢宜聽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徠焉外臣於是遣江都王女細君名公主妻烏孫王矣後使者益習往從吏卒亦各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往使天子以爲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欲往者毋問所從來備具遣之還不能毋侵盜及使失指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今贖贖而覆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後安息諸國時發使隨漢使來獻見天子益散財帛賞賜優厚饒給覽示漢富強傾駭之然西域國皆自以爲絕遠倨驕晏然未可以禮誅也終畏匈奴於漢其後天子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往請必得之宛終不肯天子怒拜寵姬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募郡國惡少數萬人往擊之是歲關東蝗大起西至敦煌軍旣西過鹽水當道諸小國各城守不肯給軍食攻之不下下者乃得食不能下者多士皆饑疲自引還至敦煌士不過十一二上書

言士卒不患戰而患饑天子怒使使者遮之玉門關
曰軍敢入者斬乃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及邊騎
萬人五十餘校尉天下傳相奉以伐宛於是師行
從所至小國莫敢抗畢出食食軍平行至宛城攻圍
之宛貴人以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爲兵端也殺之
以頭來於是出善馬恣所取得上善數十匹中壯壯
三千餘匹以歸自是西域震懼諸所過小國畢遣子
弟從軍入獻見奉宿衛而天子燕饗之作巴俞都盧
海中磬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之而廣利封海
西侯賞賜士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後罷於

西域傳

卷之二十

三六

是自敦煌而至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臺渠犂皆有
田卒置使者校尉護焉至於末年下哀痛之詔棄之
豈非明聖之所悔哉宣帝時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
漢置使號都護披莎車北胥鞬烏壘之地以爲屯諸
外國有動靜都護察可安輯輯安之可擊擊之便宜
行方武帝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至其國以爲右夫
人匈奴所遣女爲左夫人公主不自聊治宮室獨居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而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
啼思歸而作歌歌聞天子憐之間歲輒遣使者待帷
帳錦繡給遺焉已昆莫以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

主公主慙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俗岑陬
遂娶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而公主死漢復遣楚王
戊女爲公主妻之元康中昆彌復繼室上書言願以
公主子漢外孫元貴靡爲嗣請得令復尚主下公卿
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不可許上重絕故業以楚王
女弟爲公主置官屬侍御使長羅侯惠送之至敦煌
而元貴靡不得立惠上書言狀望之乃明言烏孫絕
域難約結變故不可前保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
恩愛不親邊竟不寧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
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

西域傳

卷之二十

三七

繇役將起中國敝矣少詔徵少主還而楚主上書言
年老思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
從其子女三人與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田宅奴
婢奉養之甚厚居二歲而卒嗚呼和親之效可觀已
當是時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而
自立揚言北道諸國皆已屬匈奴與諸部歃血盟叛
漢從鄯善以西國皆絕不復通而衛候馮奉世以送
大宛客持節至聞之以爲不急擊勢益盛難制將且
危西域也遂以節諭城郭諸國發其兵進擊大破之
呼屠徵自殺立昆彌弟子烏莎車王而定事聞下公

卿議封疆志言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不可爲後法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元成聞蜀賓遣使獻見謝往罪漢遣使報送杜欽說大將軍鳳曰凡中國所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比壤能爲國患也今縣度之阨非蜀賓所能度越其鄉慕不足以及安西域雖不附不能以危城郭前其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云悔過而無親屬貴人以來來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誠僞不可知而欲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也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

國史下錄 卷之二十一

三六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無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給或祭點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饑餓山谷間乞食無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金人身熱無色頭痛吐嘔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機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阮谷已盡靡碎人或失墮勢不得復相收險阻危塞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而不求外

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

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計也然使者業已受節矣敕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時康居侍

子烏驕嫚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烏

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亦非以失二國也今雖皆

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

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

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

矣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

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更故爲

國史下錄 卷之二十一

三九

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殆其市

賈爲好辭以奸利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

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汜可少休朝議爲

其新通又重致遠人終羈縻未絕焉自西域內屬凡

三十有六國哀平間自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

貶易其君長多徵求而西域怨叛並復役屬匈奴建

武中鄯善車師迫匈奴界諸小國尚拘繫未至其大

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奉質子以來願請屬都護

天子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抑而未許建武末鄯善

復遣侍子請都護且以爲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

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後稍復於焉者茲龜圖置都護為比匈奴所攻圍關寵困柳城耿恭困蘇勒各上書求救而中國有大張公卿議以為無救司徒昱曰夫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守死者之心後將何以使人乎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今張掖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發三郡士及鄯善兵七千餘人以行寵既沒獨拔都護恭以歸建初終大旱尚書終言永平來連起大獄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異域愁怨之民足感天和惟省念元元太尉融等難以為老于無改於父之道先帝所立不宜回異終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不可謂孝故孝元棄朱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易我衣蒙於是詔還諸徙邊者罷戍已校尉焉

西羌本出三苗舜徙之三危地在河關之西濱於賜支至平河首綿地且千里賜支析支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俗氏族無定以父為妻其後母兄亡則納其嫂故國無嫁娶而種類繁滋則分種為西豪務因所為能寒苦婦人產子不避風雪得西方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諸羌金行之氣焉

先零種彘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為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許不聽後因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遂與諸羌種豪解鬱交質為盟詎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往安國至召先零豪桀黠者至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羌恐怒無所信遂發兵反安國不能定引師還事聞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老矣謀帥馬請自將許之充國既至部欲以威信降罕开口堅解散虜謀微極乃擊之時上大發兵分屯各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而充國以為必捐罕开暗昧之過而先行先零之誅下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賜璽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开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係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東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

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
依險阻將軍士手足戰_音瘡_反足寧有利哉將軍不
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_{非言}
_{將軍智勇即凡庸將皆}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
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
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齋三
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西
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比方兵並來分散其心
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
印克_子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戶令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
戰敢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下必全勿復有疑克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_左外便
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
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獨私美陛下盛德
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布至德罕开之屬皆聞
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
煎鞬騎伍千阻石山水候便利為寇罕羌未有_所犯
今置先而零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
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餉
兵馬練戰士以瀕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
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
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
羌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
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
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
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眾誅之

用力且數倍臣恐國家憂繇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
已也臣幸得蒙厚恩父子俱在顯列臣位至上卿爵
列侯大馬之齒七十有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
亡所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
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即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克國計於是克國引
兵誅先零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馬牛羊十萬餘罕羌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克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
聞苦卿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

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
大利吏士銳氣救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
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矢克國
度其必壞欲能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克國得進兵望
安客也克國曰誠今出師軍殺將以何國軍將軍
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令上意遣
衣來貢將軍之身不保何國軍之安克國
嘆曰向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哉往者
不可行先零者吾舉辛武賢也
漢安國竟阻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
乃得而解之義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謂羅白萬
人馬連定九十里是羌然矣今兵久失此二册故
動而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多羌獨足憂耶
吾固以守之後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四

也故舉得於外則禍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
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
百九十三斛芡藻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
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故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
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地刑應募及隄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廕以西道橋七所令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
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倖馬十二就草為田者遊兵
田收以克入金城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
其便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
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四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與禮義之國然
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愁於寄託違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
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
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
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
具也臣謹條不出兵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
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貪破其眾以成羌虜相叛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四十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若省馬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風寒
地離霜露疾疫殄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下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
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
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克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
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
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
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
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也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
之大开小开意常恐并擊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
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
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七八千人失地遠
客分散饑凍罕开莫瀕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
者不絕皆聞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虜破壞可月

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
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
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柵
校聯不絕便弓弩飾鬪具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
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能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
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
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精
兵屯田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必且瓦解
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小寇盜時殺人民其
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
苟勞衆誠今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
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坐勝之道從乘危
之勢往終不見利空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規
變夷也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
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鳥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
費傾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
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

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
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
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臣伏計執甚
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克國奏每
卿議廷臣若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
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
兵事臣後將軍張翼畫軍冊其上於是報克國曰皇
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
計善上留屯田及常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
自愛明年五月克國振旅而還克國所善若星鳴也
說曰衆人皆言破羌

護羌校尉持節如舊章燒何蒙困於將胡其衆來歸
種人頗犯法臨羌長誅殺其種六百人上聞之詔曰
昔齊桓公伐戎而暴春秋賤曰齊人長平之暴非竊
者之功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
命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也燒何羌生者所在致
醫藥養視欲歸故地者遣送之其小種自歸欲效功
者除其罪章和中護羌校尉傳育募人聞胡羌而羌
叛校尉張紆誘誅之羌相結犯塞張掖太守鄧訓代
護羌羌合兵萬騎攻脇月氏胡議者以爲羌胡相攻
中國之利也不足以其故勸兵訓曰不然往者紆失
衆信而羌胡大動經七轉輸多所耗費而涼州被其
災今羌迫胡急而以德懷之庶獲其心此御戎之一
機也遂開城納羣胡妻子守護之羌解散去由是湟
中胡言往漢家常欲聞我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我
安得不爲之死乎訓益撫納之而定胡代賊死無
困疾無引刀自
刺訓使人把持之今不得自乃子監藥全活於是諸
羌八百戶款塞降病卒官羌胡烏桓吏士奔走悲號
有自剄漢吏有言漢世羌戎之患方匈奴頗衰寡中
興以後爲難漸滋則朝規綏御失和而戎帥然諾審
信故也其內屬者苦豪右屈辱以奴虜使之故求初
之間羣種解仇招引嘯聚北地并涼之墟金炭盡矣

諸將鄧騭任尚馬賢張奐之徒日耗千金賂遺購買前後累十百巨萬或頗有摧破而暴師連年終無一獲也段熲受事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情態窮武畧盡輒銳以事之寇敵畧盡而漢祚已衰悲夫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言祗也非以東方主生萬物畢祗地而出有生道耶又中國水委東海和氣鍾焉易以道御終異於三方耶自泰伯避讓季歷奔荆蠻於其時文身斷髮蓋為方甚陋而能慕德懷義率從之如歸至虞仲立遂端委以治其時昆吾彭祖之裔國于楚自沒於蠻夷爰及荆舒周公膺而為孔子欲居

幽史之編

西卷之二

五十

九夷又歎以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豈所謂在夷狄則進之耶自夏禹巡守會稽而崩因葬焉后少康封庶子會稽守禹祀事披草萊邑焉而春秋之季吳越楚狎主盟於上國秦并天下畧定揚越皆廢其君長列置郡縣越為會稽閩為閩中南越為桂林南海象郡實始屬中國又其外徼西南夷終不能撫而有也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後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國以十數滇最大今雲南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又其外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為夷音聶今萬州皆編髮隨畜牧徙無常

自為漢東北君長以十數徙都最大音聶

馬氏音尤皆在蜀西南秦頗破畧其地通

尺道置關焉二世時南海尉趙佗以中國豪傑共

秦相立天下無所定而南海僻遠可據而有也

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畧死佗移檄橫浦陽山

谿關急絕道自守備它盜兵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

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

兵使陸賈往使南粵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佗稱臣

奉漢約高后時有司請禁予粵關市鐵器佗僭帝號

發兵攻長沙邊文帝既鎮撫天下為佗親家在東

置守冢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官賜寵之詔丞相平

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粵可遣上召賈

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遣之上賜佗書曰皇

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雍蔽撲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乃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能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獨冠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
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
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
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愛存問隣
國賈至粵佗感上德意下令國中帝制黃屋左纛
上書言蠻夷大長老夫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
孝惠皇帝義不忍絕賜老夫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
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其
母予北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
死罪使使者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
墓皆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

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
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
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諶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
夫處越四十有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
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若
夫死骨不腐自是稱臣使人奉朝請為屬國至建元
初天子厲武節以一封疆而兩粵西南夷畢以次削
平郡縣其地焉初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以從番君
初閩越攻東甌東甌困使人上急告天子問大尉毋
毋對曰越自秦時乘不屬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不足煩中國往救也大夫莊助詰之曰特患力不能
越德弗能救也何故東之且秦末成陽而乘之何
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
所告恩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善太尉未足與計乃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馮無忌助斬一司馬
舉國內徙徙淮之南元六年閩越王南越王將兵
王胡使人上書言狀以待令天子為遣兩將軍將兵
討之未輸餼閩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詔罷軍而
郢首惡獨無諸孫孫居丑不與謀立丑為王而餘
善成行於國立以為東越王天子既誅郢使使諭意
南越王南越王胡頭首謝死無以報德欲入見其大
臣中曰漢與兵討郢亦以驚南越王昔有言事天
子期無失禮而巳要之不可休好語入身入見則不
得後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病不入見遣太子嬰
齊入侍後十餘歲胡病死太子嬰齊得請歸而王
嬰齊立上書請立前為侍子長安時所取郢卿
氏女為后子與為太子許之無可與立穆為太后
而太后未嫁時與霸陵人安國少子通於是使安國
少子往風諭王太后王太后王太后王太后王太后

終軍卒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而衛尉路博德
將軍屯桂陽待之王年少太后中國人私於使者願
內屬相呂嘉亡王三世年長矣居亂中甚重虜人信
之故諫王不聽王太王置酒欲介漢使者權即王上
誅嘉使者不敢發嘉下今國中曰王年少人台中國
人又與使者亂微內屬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之
意即其弟將卒父殺王太后盡殺漢使者萬世之
建德爲王於是天子令粵人呂嘉以南海樓船十萬
師往討之而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助師元弼力平拜
者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王莽都尉
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滬波將軍義陽二人
爲大船下潯將軍出雲安或下淮下屯蒼梧破平
之建德嘉畢受誅當是時東越軍樹易以海風波爲
鮮不前而陰使通南越持羽書露少遂反詔大
將軍進討前吏人殺府善降東越民江爲沈黎
震惡罪請直更人以郡都爲萬和郡郡莫漢卑以
冉駐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郡漢卑以
次平爲谷州郡西貢夷右長以百數河夜郎滇受王
寵焉後儋耳珠厓郡以地懸南海中率數年壹反元
帝時議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議以爲不當擊捐
誼曾上使侍中樂昌侯王商問捐之珠厓內屬久矣
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樂夷之亂虧先帝功德
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家危
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
盛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
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
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

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
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
之所能致也及其衰也南征不懷齊桓揀其難孔子
定其文張晏曰春秋夷狄之國雖大皆稱子以至於秦興兵遠攻食外
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
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
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
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
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
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
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
受獻也其今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
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
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御
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郡則天下斷獄萬
數民賦數百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

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難國自古而患之矣何況廼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蛇蟲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往者羌軍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中爲憂對奏丞相定國是其議

上乃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當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天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畔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疆陽嘉中象郡蠻反百官議發荆揚死於州四萬人遣將將赴之尚書固駁曰今荆襄盜賊盤結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生他患南州溫暑加有瘴氣師徒遠涉死亡者必十且四五充緣去日南九千餘里以軍行計之三百日乃到入日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將吏倍而上驢馬芻茭不在於此詔書迫遣遠道自危必至版亡比有至者不復堪關當復更發此爲刻剜心腹以補四支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轉用相赴猶尚不堪況乃驅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不測之禍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羗益州人爲之語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就徵以其兵付刺史張喬喬因用之旬月破平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效也獨宜更選勇畧惠仁任將帥

者爲刺史太守將寇虜就平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有破虜之功宜可任議從而事平

自漢武時單于于日逐王比降漢居西河美稷中平中單于爲國人所殺以其衆留漢居太原河東魏武分其衆爲五部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雖分部居而家乃在晉陽汾水間索頭虜亦分其衆居上谷代郡定襄爲三部魏又徙武都氏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遼西棘城而北塞諸郡無慮多羌胡雜處矣晉初侍御史郭欽疏請及平吳之威謀臣猛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五八

將之畧漸徙內郡胡於邊峻山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太子洗馬江統著論言雍州之戎爲中國患之日久矣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扞國蓋權時之宜非長世之筭也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畝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詠其殷富童王都之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方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怨恨之毒積於骨髓至晉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五九

挾憤怒之情倏隙衆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宜及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馬朔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遠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故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因必濟遇否能通今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始之制愛易轍之勤而循覆車之軌謂之何哉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而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均湏口實若令窮乏糝粒不繼固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必無擠之溝壑而不爲拯援之理者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累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捐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所謂開物成務謀及于子孫者也至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建武中南單于衰弱

來附遂令保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輒已叛戾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分爲五部之衆人戶數萬盛於西戎而天性驍勇方馬便利亦倍於氐羌若有風塵不虞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營陽句驪本居遼陽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實徙以來始徙之時戶裁百數今孽息以千計矣數世之後必大殷熾夫百姓失職猶或叛亡犬馬克肥則有踴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顧勢力不振耳夫爲邦者患不在寡而在不均憂不在貧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湏夷虜仕內然

後取足哉

六十一

後取足哉宜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尉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無窮之慮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永世於計爲長也時不能用及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起紹劉而爲漢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羣盜軼漢而爲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而爲燕苻洪以畧陽氐起關內而爲秦拓跋氏以索頭虜以三部起雲中爲北魏羌氏胡羯交亂于土中晉旣益衰苻秦失馭於是天下益裂秦分爲二後秦燕分爲三燕西燕南燕北涼分爲四涼南涼北涼西涼東赫連譙縱馮跋之倫輻分瓜裂延于南北世未有蛆食蠱生疾興蹶顛

如此乎其暴者也蓋生民之道窮於此矣孔子曰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春秋謹嚴防乎其防有以也夫防夷狄之亂華蓋其豫哉事具南北朝志中唐始混一其北狄曰突厥曰回紇其西戎曰吐蕃南則南詔先後猾夏而代爲盛衰突厥阿史那氏本匈奴北部居金山之陽始臣於蠕蠕至吐門而大更自號可汗可汗古單于也妻曰可敦古閼氏始畢尚隋義成公主建牙都斤山控弦百萬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諸國皆役屬焉而世亂中國據土偕名號者竇建德竇舉劉武周李軌王世克之倫各遣使稱臣專事之高

祖起太原

六十二

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厚幣卑辭往請兵且行戒之曰吾所爲藉兵突厥者非誠資其兵獨畏其議吾後今吾不得專意規關中也今請兵兵不必多多必且爲患獨請馬馬愈多愈益也始畢見文靜而大悅使其酋將馬二千兵五百以來用濟大業而突厥怙功愈益橫武德初始畢自將度河與梁師都合入寇又以五百騎藉劉武周入句注寇太原會病死天子爲發哀長樂門子什鉢苾幼不克立立弟處羅可汗復妻義成公主處羅死公主以其子真射設陋棄不立立頡利嗣而頡利又復妻義成於是始畢子什

鉢必長矣別立爲突利可汗而王世克使說頡利入寇盜邊高祖以中國未平屈意下之所贈賂不訾然不能有塞厭其欲也居久之突厥寇山東殘定州又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深累汾潞分掠原靈間高祖召羣臣問計鄭元璠曰與戰則禍深不如和也封德彝曰突厥守大羊之衆有輕中國心不戰而遽和示之弱明且復來中國憊矣臣愚以爲必與戰旣勝而後和上曰善於是命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秦王世民將兵出蒲州李子和軍雲中段德操軍夏州襄邑王神符軍汾東禦之頡利出塞去於是上遣鄭元

國史下編

卷之三

六

璠詣頡利責以負約於是復和親而時時小入寇盜邊與屯將互勝負以爲常武德七年頡利與突利二可汗悉兵自原州連營南關內震恐詔秦王引兵出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饟絕士卒饑困器頓弊秦王與虜遇幽州而二可汗帥軍萬餘騎奄至州城西齊王元吉懼不敵不敢出秦王奮曰敵弱我矣不可以不示疆乃自帥銳騎百人馳虜陳大呼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待可汗不薄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不能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笑不應王又遣騎士前告突利曰爾往與

我盟有急難相助而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乃遂徑進將絕水而前時頡利與突利雖連兵業內有間相却矣見秦王輕出殊不意莫測也聞香火語則又疑突利與王有前謀乃遣使止王曰王母渡我來但欲與王固盟約耳遂引却而雨益甚秦王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今積雨彌時弓筋膠俱解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復何待乎遂夜潛師出冒雨進而突厥大驚請和親突利遂自託於王結約爲昆弟王撫以恩意與盟去無何太宗起秦王即位梁師都亡突厥言中國新

國史下編

卷之三

六

易主纍可來請爲導入邊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犯涇原徜徉隴渭間不進已突犯武功高陵逼渭便橋而軍遣腹心執失思力入見覘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怒罵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約和親義師初起爾父子又從我我遇汝非薄汝雖禽獸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誇疆盛相怵乎吾先斬汝矣思力懼請囚上乃自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責頡利負約突厥酋大驚皆下馬羅拜頡利見思力便不反而上銳身輕出業悔之俄六軍至而旗甲蔽野部隊靜整則憮然有懼

韻學下編

卷之二十

八
29

耳顧吾即位日淺國未安戰勝則怨深彼懼而謀我則吾未可以速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而驕驕必情吾得養威而俟其釁此全國爲上之道也瑀等謝不及是時天子旣明聖而中國方創造習於兵而詔利悖驚薛延陀回紇諸部衆叛之又委事諸胡斥族姓不用號令不信兵革數動下不堪其勤會大雪畜產死民飢哀歛苛重諸部愈益貳舉突利更相怨而薛延陀共推俟斤夷男爲可汗建牙大漠遣其弟入貢突利可汗身入朝自歸於是代州督張公謹上書言突厥可取狀六事而頡利復犯邊

乃命定襄道行軍大總管靖漠南道總管世勣中分
軍出擊胡大破之突厥以亡

乃命定襄道行軍大總管靖漠南道總管世勣中分
軍出擊胡大厥之突厥以亡時靖馬邑定襄世勣出雲中擊白庭而前
頃利走賊出比以避敵遣執失思入謝道求入朝
上遣馮驥卿唐儉往慰撫切靖以之時頃利雖
上爲甲騎中猶欲北去靖兵會合驍北
頗利雖敗其衆尚十餘千才易輕者令得走也驍北
驍國矣今詔使至虜自中集之可檢也張公造曰詔
書許降詔使在虜奈何乎擊之靖曰一日縱敵百世
之患之韓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乎遂
勒兵進頃利見儉果大喜自寬幸之爲長俊次
前鋒去牙帳七里所使知之則大驚急乘千里馬逃
身走衆大潰虜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胡虜西海
尼氏執頭已達上御前大獎受符告朔陳仗衛今
突厥怙盛強我中國上意謂意遇之然內常恨報
久是則則利擒大喜大恩曰漢高祖因白登不能報
今我子滅突厥能報吾討討而久矣其衆分散或走漠北亦薛延陀或
西奔吐蕃漠南遂空而降唐者尚十餘萬詔群臣議
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世爲中國患今賴陛下神
靈辛破城宜徙其衆河南充豫間分其種落散處州
縣教之耕織可化爲齊民顏師古請分賓河北立其
酋部領之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一國然各有種族宜
因署君長使不相臣屬而遣之即勢分力敵易制也
下中書中書以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
原塞故事置近邊魏徵曰不可戎狄人面獸心弱則
請服強則叛亂秦漢以銳師猛將攻取河南海爲郡
縣不欲令虜得近邊爲窺伺也人奈饒以河南塞秦

虜乎且虜降者今十餘萬十年生息十畜聚後進
十年必且生心西晉之禍前事之明效也彥博曰不
然王者於萬物如天覆地載然誠欲其全安之也突
厥破滅餘種歸義不哀憐而棄之豈天地生育之義
乎又阻其內嚮心若救其死亡散處內地教以禮義
職之耕農數年之後悉為編氓又選其酋長使入宿
衛將畏威懷德之不暇何後患之有上曰善度朔方
地自幽州西至靈州處突厥降眾其中分突利故地
為四州頡利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事二都督
府城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

六

突利

之以頡利右衛將軍而蘇尼失摩封郡王突
利可汗為頡利將軍其眾就部歸家西擢將軍將
者五百人占籍長安者為家時詔頡利諸婦得
品杖受給子疊羅支預為其母以報後至不得給羅
支痛未嘗敢一語品肉也上聞之歎曰八年頡利
死贈歸義王起冢灊陵東後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
耐焉久之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領人不調而怨
結種人作亂誅死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便
上亦悔之乃立懷化王思摩為泥孰俟利必可汗賜
國姓令帥種落還故部時薛陀延盡有塞北之地思
摩內憚之不敢行上乃詔司農卿持節賜延陀書言
前所為誅突厥者以頡利暴殘為百姓冠害非會其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

六

突利

地也故處其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阜利其畜牧今
孽蕃盛矣念何可久留今以思摩為可汗帥其眾還
故疆爾延陀受冊在前思摩在後當以先後為小大
舉積以比延陀主之其南思摩保之各守境無為寇
災矣思摩行上張宴置酒引思摩前謂之曰人情樹
藝一草木見蕃廡輒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羊今
豐熾如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苦遠
遣爾還舊廷慰爾眾懷土版殷之思思摩泣下奉觴
言臣破亡餘息賴陛下神靈得還骨舊鄉死不恨願
子孫世世事唐效犬馬時華夷觀者數十萬莫不動
色感激揮涕焉既行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
枝葉也剝根幹以本枝葉何詎有滋榮乎朕不用魏
徵言幾狼狽矣時薛延陀聞思摩以眾還則大驚勸
行詔命時思摩帥眾十萬勝兵四萬馬九萬以
入朝願留平先是突厥散處伊吾北者天子詔安撫
大使李大亮生給賑大亮上書言欲懷遠者先安近
故中國意本根疲中國以奉四夷也必不振矣今河
西州郡蕭條不堪供億而振撫突厥但見其費未見
其益也不如罷之其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
使居外保塞所謂以虛名而受實利也詔從之其後

突厥分散調露中阿史德溫傳職二部反裴行儉克
定襄大總管討平之已而默啜盛強武后冊為立功
報國可汗令歸河曲六州降人默啜驚不聽命入趙
定坑男女八萬人其勝兵與頡利時畧等後老昏暴
部落然畔為曳固殘衆所殺傳首京師迨天寶益微
而回紇盡有其地

回紇其先亦匈奴種也俗好高車元魏時號高車部
力雄壯荒已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責其財既又恐
其怨則集其渠豪數百悉坑之回紇乃與同羅拔野
古諸部叛去姓藥羅葛唐既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
氏居婆陵已稱回紇唐既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
發吐迷南攻薛延陀破之踰賀蘭山屬之河遣使者

通史平編卷二十二

六八

獻見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
部皆來言願歸命天子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
渠長命之唐官以回紇等部為瀚海等都督府餘為
州百以酋領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
統之於是四夷君長畢詣闕頌共上天子尊號為天
可汗天子厚寵遇答其意上輟御服組黃瑞錦文袍
陳十部樂饗之殿前設局站前朱提帳其下潛泉
酒百左閣通站趾注之號轉受百斛回紇數千人
畢尚不能以半覽其後突厥默啜既破敗而回紇骨
示中國富厚焉其後突厥默啜既破敗而回紇骨
咄祿伽闕可汗盡有古匈奴之地天子拜為懷仁可
汗寵焉安祿山反據兩都天一軍靈武中獨倚朔方

軍而勢孤大患之會回紇遣使來請助師則大喜詔
敦煌郡王承策詰回紇與結約而令僕懷恩為副
致其兵香積之戰陳澧上賊伏騎於師左戰交而伏
發懷恩麾回紇鐵騎馳蹙之由賊背與鎮西北庭軍
會賊以大敗復西京新店之戰唐師與賊戰而卻回
紇踰西嶺走賊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斃賊驚顧
曰回紇至矣遂大潰因逐復東京方致師時上急收
兩京與虜約克京日土地歸唐子女金帛歸回紇復
長安而回紇欲大縱廣王念肆掠且失衆而約不
可負則下馬拜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而肆掠將

通史平編

卷二十二

六九

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冀矣是委大賜於草
莽也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
下徑往收東京時華夷士庶見者皆太息泣下曰廣
平王真華夷主也及克東京三日掠人洵洵而虜猶
未厭廣平王患之未有以處也於是父老相率致緡
錦萬匹以賂師乃戢嗚呼國不競而外結戎狄以
求援使諸胡縱剽與大盜無異雖有功豈足慕哉元
元年回紇使請昏上以女寧國公主嫁之加冊唐
延慶為英武威遠王可汗詔漢中郡王瑒攝御史
大夫為冊分使宗子右司郎中裴君衡史中丞馬懷素
史亡自錢公主治陽慰勉之主泣曰國家多難會
不恨瑒至虜而可汗朝如諸袍坐帳中引瑒立帳外
瑒不拜之曰往中國與夷狄盡宗室子今天子念

可汗有功軍國乃愛女有德容賢行今萬里來降可汗天子當禮見使者安得偏生受詔耶可汗乃起拜奉詔受冊尊主馬可敦稱還獻馬五百匹和索白氍毹而使王子骨厥特勤率三千騎來助師無何可汗死國人請公主珣公主曰中國人皆死朝夕臨喪期三年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禮義吾不可以獨乃止然亦草面哭從其俗而以無子得還時葉護太子既前死次子立為年可汗其妻僕固懷恩長也為可敦明年使大臣入朝問公主起居代宗初史朝義反陷東都遣中人劉清潭往回紇固好且藉師因遂誅朝義收東都時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昔有喪國無主亂可取也清潭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今安所得使使清潭曰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即天子位仁聖文武收與葉護收兩京破安慶緒者也此可汗所知且唐歲給回紇絹綉結番何可負而直以借驕為市時回紇已舉兵度三城南天見州縣殘破無守禦有輕唐之色清潭密以聞上上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使師還于太原子昂密謂其勁兵裁四千餘馬四萬

與可敦情來上乃令懷恩往見可汗言唐恩信不可負可汗悅乃遣使上書請助戰欲入而回紇沙苑而死將供恐無所為可汗奏今賊在東京若入井陘取邢洛則懷恩財帛鼓而南此上策也回紇憚不聽子昂曰然則越懷恩太行據河陽稅賦收可乎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懷恩與唐河陽懷恩合則何如計之於是天子制以宿王適為天下馬合李進馬行軍司馬會可汗陝州北王往見可汗子昂爭曰王嫡皇孫也今兩宮在懷恩不可舞回紇曰可汗居天子第於王叔也何謂不舞子昂固拒之曰元帥居就也不可舞見外回紇怒引子昂及少華瑛榜之百少華瑛一夕死王還營大軍大謹欲更擊回紇於是天子冊可汗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曰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即其牙命之可敦僕固懷恩女也已懷恩以疑阻反誘回紇吐蕃並入寇

時汾陽王郭子儀鎮河中亟使人入奏曰虜騎如飛不可易也請分勅諸道出兵扼其衝於是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而諸將駱奉先李日月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至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宿死中而召子儀來屯涇陽命下虜騎已四合抵長安西而軍矣子儀命諸將嚴防守而不戰初平兩京時回紇與子儀好甚密信甚孚及是與吐蕃俱入而爭長不相能分營居會懷恩道病死虜意怠子儀規知之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今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事急矣今眾寡不敵計未有所出昔昔從回紇約厚堅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賓佐交諫不聽請選鐵騎五百以從亦不聽曰彼以好接我我安事此脫以恩至有此何渠益乎適為害耳策馬行于晞前叩馬諫曰戎狄虎狼也大人國元帥奈何輕其身為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不若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社稷之福也不然亦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去遂與數騎開壁門出使人傳呼曰今公來回紇大貽愕出走觀虜大帥藥葛

羅執事注矢立陳前以須子儀以數十騎免胄釋服投槍進諸酋長相顧喜呼曰諸果吾父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今奈何負約深入我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父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任汝自爲之我死我將士且人自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公何言獨懷恩欺我至此耳懷恩言天可汗已晏駕今公亦捐館中國無主吾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斃我曹寧忍與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今掠據

多不可計驅馬牛雜畜行長亘數百里此天所以遺汝也全師繼好而破敵取富此其時矣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召公誠深當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子可敦兄弟也願公勿殺子儀許諾時回紇觀者爲兩翼稍益前子儀髦下亦漸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共飲藥葛羅請子儀先子儀則執酒酹地出誓言大呼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酒行至藥葛羅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今公誓諸酋長相顧皆大喜嘖嘖相與言軍中巫言此竹安穩不與

唐戰獨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定約吐蕃聞遂宵遁藥葛羅遣酋長入見上而率衆追吐蕃於靈臺西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助之殺獲者萬計嗚呼與夷狄同功乎親之則責償也多嫌不滿其意則增怨而作禍以德則頑以法則忿而往來頻數熟諳我險易饒耗之數也於爲患豈有量哉譬之啖野葛以療饑饉不及療而身已斃矣德宗時吐蕃悖驚數犯邊相李泌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諸國共圖之以帝嘗不禮於回紇中恨深恐聞之不悅不敢言會吐蕃入寇邊邊將告乏馬泌乃言曰臣有愚策可使馬十倍於

通鑑卷之二十

七三

今上亟問之對曰願陛下許臣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社稷計即臣乃敢言上曰何謂也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賤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惟回紇不能泌曰臣竊伏意陛下必且然是以不敢有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爲不可者豈非以韋少華陝州之耻故耶先是上以雍王克元帥辱於陝故云上曰然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而又何怨焉爲反覆陳論者久之上終不可曰朕不憚屈已

但少華軍以朕故辱死朕何忍負之泌曰以臣觀往
事乃少華軍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愕曰何故對
曰昔葉護將兵助順肅宗止令羣臣宴勞亦不許至
其大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之相見蓋戎狄豺狼
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軍不
能深慮却顧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
見之儀使得肆其桀驁非負而何且香積之捷葉護
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天下歸心則所
屈者小所伸者大也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陛
下天資神武義不爲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但
今留陛下於營中爲十日之飲天下豈得不寒心哉
以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上意少
解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聞沈言覺失乃在朕
卿等謂何皆對曰誠如聖諭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
怨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
先帝蒙塵於陝則百代之所必報也爲可怨耳上曰
朕與回紇爲怨已久今吐蕃劫盟一旦往與之和得
無爲所笑乎卿何以待之對曰臣曩在彭原今可汗
爲胡祿都督與今相國皆從葉護以來於臣幸親聞
臣相而唱和豈有拒哉臣請與之約令稱臣奉使使

不過二百人市馬爲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
胡出塞五者能如約上乃許和親如此則威加北荒
亭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悅從之而回
紇果表請聽命穆宗時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歷敬
文武而回鶻益衰爲黠戛斯所破黠戛斯古昆堅國也可汗弟
嗚沒斯等歛天德塞自歸天德軍使田牟疏請兵驅
逐以徼功下廷議議者皆以爲可擊相德裕曰回紇
於國家有大功爲鄰國所破遠依塞會未嘗犯也奈
何擊之宜遣使鎮撫賜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
韓也願詔河東振武嚴警備毋邀功德裕因言回紇
破亡太和公主今未知所在宜遣使訪問不則異時
戎狄必且謂國家降主虜廷非所愛既負公主又傷
虜情請遣使詣嗚沒斯令轉達時公主在烏介可汗
軍挾爲質南渡磧矣會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
命而烏介表言願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
賑米貳萬斛賜書言土地本先世所遺朕不得擅棄
可汗宜帥所部還舊疆漂寓塞垣非計也借城事古
未有其比脫求應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逆公主
入覲問事端乃遣已而烏介擁衆駐大同表求糧食
牛羊且請執送嗚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軍糴

粟三千石牛耕稼之資中國所為禁屠宰者也羊出北邊雜虜中國故未有科噍沒斯自本國初破已投塞受其降矣虧信棄之人將謂何且前可汗以清忌無親致內外離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宜深矯前弊毋復骨肉內相殘也已而烏介復犯塞於是上賜書責之曰曩可汗來投撫納備至矣今復侵掠雲朔鈔虜羗渾中外將相咸請討朕未欲幸災故以文諭可汗宜速自改毋縱又為節使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可汗遠來依國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此非所以求援繼好也所云胡性易動難安毋令忿怒不可其制今可汗為黠虜所破遺骸榛莽莫之收省此忿毒之心所宜施也今不能施之彼而蔑棄恩義思逞志於此邇支夷滅用此道矣且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可汗所為甚不道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承是絕好也繼自今不得以姑為解於是河東將石雄擊回鶻殺胡山大破之得公主迎以歸而回鶻終不振以亡是役也上任相專而李衛公明事情與權卒能以文告代鉄鉞恩威時措比荒底定遺虜臣附則廟勝故也

公主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公主詣光祿府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上遣中使慰勞

吐蕃唐而羗也

吐蕃唐而羗也

吐蕃唐而羗也

夫曰普故號唐長口贊普普妻曰末其其大日論曰論語相曰論語唐長口贊普妻曰末其其大日直長安西八千里勝兵數十萬貞觀八年始蘇王帶貢求尚主不許而怨旁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寇松州詔尚書侯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將軍牛進達出渭水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討之兵連歲不解其大臣諫不聽至自殺者八人於是弄贊懼遣使者謝罪獻見固請昏許之弄贊親郊迎見使者執子壻禮甚恭遣諸豪酋子弟來入學高宗即位封弄贊驛馬為西海郡王賜給金帛未幾初死遣使首弔治事故祿東贊和其國咸亨中吐蕃陷西域十八州薛仁貴總兵討之師出前破吐蕃河口副都督薛仁先與仁貴並將已受命度意少望前高宗時吐蕃輻重不進而敗仁貴待封皆捕論免死高宗時吐蕃地東接涼茂南隣天竺西陷茲龜疎勒北抵突厥方國萬里證聖元年遣使求和親求罷四鎮兵求十四地以爲分四鎮者安西都護所護故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也十姓本西突厥分其地爲十部而名朝議欲與之通泉尉郭元振適使還策以爲不可上封事曰國家所患惟吐蕃與默啞而今皆和附此中國之利也然圖之不審或覆以爲害今欽陵欲裂十姓之地解四鎮之兵此安危動靜之幾不可不重慎也

若直迺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計緩之使其和
望未絕而惡不得作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
在內者其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三十年于今矣力
用困竭脫耳涼有一日之警豈復堪廣調發耶善為
國者料內以敵外不倉外以害內而後國可安夫四
鎮十姓之地吐蕃之所甚欲也清海吐谷渾密邇
蘭鄯亦吐蕃之要地也今宜報欽陵曰四鎮十姓之
地本無用於中國特以其為諸蕃之所走集欲因之
以鎮撫西蕃今誠無東侵之志當以吐谷渾諸部青
海故地歸我則侯斤部落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

史下錄 卷之二十

十八

以杜欽陵之口而和議固未絕也若欽陵稍又乖違
則曲仕彼矣且四鎮久附其倚唐之心豈與吐蕃等
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大傷諸國之心非所
以御四夷也詔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而欽
陵卒受誅弟贊婆等乞降會西突厥烏質勒卒子娑
葛立為可汗其故將厥噉忠節不服與焉怨相攻元
振奏請追忠節入宿衛忠節請留徙部落瓜沙間以
招附十姓詔許之忠節行至播仙城遇經署使周以
悌教令各時相宗楚客紀處諒請
自留母行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附十姓又請
度權使拔汗那覓其鎧馬以助軍忠節大然之遣人
賁黃金賂二人元振時為甘涼督復疏爭曰國家往

不與吐蕃十姓四鎮地而虜不擾邊者以其國大
嫡庶競立將相爭權相屠士畜疫癘而然非忘之也
今既稍定矣忠節又欲假之為鄉導以規功誠令吐
蕃得志忠節亦且在其掌股中豈復得壹意於我哉
臣恐四鎮將自此危矣往吐蕃於國初無恩力猶欲
爭十姓四鎮若實効力而請于闐疏勒以為分欲何
道以抑之脫其國諸方嫌阻求我助討欲何辭以拒
之是以古人不願藉夷狄之力非其不欲懼後求無
厭益為國生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未見其便
且其請立阿史那獻者非以為可汗子孫能招來十

史下錄

卷之二十

七九

姓乎往四鎮以他匄之亂請元慶為可汗矣十姓未
附而碎葉幾危此無他雖可汗子孫才不能以撫馭
亦不足與有五故也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已試矣
又郭虔瓘往嘗與忠節擅入其地矣臣時在疏勒未
聞其得一甲一馬之用而拔汗那挾忿南侵導吐蕃
以擾四鎮且其時國方孤危虔瓘入之如履虛邑而
猶起釁召禍者如此況今北有娑葛與焉援于外拔
汗那倚堅城抗之于內豈復能如往年之安且易哉
疏奏不省而娑葛果發西域五千騎掩擊闐噉忠節
於計舒河禽之中國護使俱遇害而四鎮路絕中宗時

舊使使領貢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為余城公主往
妻之詔左衛將軍楊矩持節往送而吐蕃賂矩請引
西九曲也為公主湯沐以窮邊九曲甘水草宜畜
牧又近與唐接失九曲而虜益張開元初請尋盟
入攻蘭渭掠馬矩悔懼自殺已公主上書求備
中約誓請文籍四種下廷議正字于休烈以為不可
與待中裴先庭曰吐蕃不知禮義負國恩今猶欲
知許且降附則漸以詩書陶一教此其會也休烈
但見情偽妄許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
在與之庸何傷乎詔秘書寫賜其後天子以中國
功不賞之士曰陳慆若更皆斬戰有逗留舉論
法能破國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諸將士競奮
若懼之曩肯委書基下言揚先帝舅外孫也秦中
誠謹義年幼枉為邊將所譏亂如家亮亮萬死不敢
先負約邊將聞上曰往贊普上書辭悻悻必欲
母議和皇市惟明曰往主上書贊普物幼小寧敢悻
耳夫二國交惡必與師師與則隱盜財物詐功級希
臣史下編 卷之二十
雲足馬利今河西隴右民資力耗竭夫辛詔金城公
王計於普和以和邊帝悟乃敕惟平及中人張元方
使許和後安祿山反中國內關吐蕃得以其間陷四鎮
陷河湟南至于隴西已破湮邠犯奉天天子為幸陝
虜遂入京師賴汾陽王而定語具郭謨中德宗時西
平王晟鎮隴右悉家財構降附以傾之會入寇晟欲
得尚結贊選勝兵三千遣裨將王泌伏汧陽旁誠之
曰吐蕃軍過勿急擊見五方旗武豹衣則贊普也出
不音奮擊之泌如戒尚結贊果幾獲而我師不識得
跳身遁因襲沙河堡拔之而虜恨西平王特深時北
平王馬燧次石州跨河與諸將相犄角而屯方攻朱

此時虜助師侍中渾瑊實將其兵因熟其勇智於是
尚結贊計以為唐將惟獨此三人者去唐可
大破也則陽好言卑禮構馬燧以為和燧信之助為
言獨晟持以為不可時天子內憚兵而素恨回紇欲
與吐蕃共擊之相延賞覘知上指而素與晟却欲因
以間晟乃亟言和親善晟獨幸國家有兵事取重不
可信也於是上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決
矣大臣既與虜有間宜留輔朕請自擇代者於是冊
拜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而尚結贊宣言必渾侍中
來蒞盟我所信也乃詔以城為會盟使且行戒今
嚴為備張延賞言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
見疑端疑端見則彼亦疑我矣盟何自成上乃臨城
城如延賞指而城亦以嘗將其軍有恩可信也則奏
言虜和可決以辛未日受盟延賞乃集百僚以城奏
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有日矣此
渾侍中奏也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
以論奏者耻朝廷為犬戎所誑侮故耳語聞上乃命
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防元光謂城曰
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即有急豈復相及哉請必與
公俱城止之不可則聯次進距盟所三十里而營元

光壕壁深固，珮壕柵可踰也。將盟，尚結贊請各遣遊騎數十更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而遊騎中出入於唐軍，無禁。唐騎入虜，乃悉爲所擒。不知也。迨入幕，易禮服，虜伐鼓者三大譟而伏起。瑊大駭，跳身走幕後，出得他馬躍而上，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大縱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等畢就禽。瑊至營，營空，卒駭遁，乃奔元光所。元光嚴陳而待，虜乃退。是日上視朝，謂宰相曰：「和戎息兵，社稷之福也。」相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信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伏憂之。」太尉晟曰：「誠如渾言。」上

卷之二十

八
五

變色疾視曰柳渾書生不知邊事卿大臣亦爲是言耶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環表言虜刼盟狀上大驚召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欲趣出避兵大臣諫而止始吐蕃患晟城燧三人欲去之旣訟言間西平乃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斌以賣燧旣失斌獨得燧兄子弇乃縱之陽言曰渾城戰武功而勝則我之由也許裂地償我而負之吾作金枷必得斌械之今脫去吾恃馬爲命吾在河曲時春草未生吾馬羸當是時馬公脫度河吾豈有種哉賴公許和而全今釋汝以報公遣與宦官俱文珍等還文珍具以聞上果大愜

燧罷副元帥奪其軍於是三人者皆廢如尚結贊計其後西川節度使韋臯計以爲南詔附吐蕃其盜塞實蠻爲內其得南詔而吐蕃右臂可從斷也乃通西南夷而吐蕃數困於是庸料兵率三戶出一窺西劍欲收舊絕南詔通中國之路而臯督諸將分道出西山出平夷州出隴陀石門而蜀南詔最深入多克獲圍昆明維州而吐蕃大創文宗時相德裕出鎮蜀楊柄臣所深媚而罷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服德裕威信請以城降德裕亟引兵赴之定維州而牛僧孺當國詔切責令縛悉怛謀歸虜以示信德裕力爭之不能得維以竟失至武宗時德裕旣柄國乃上言維州距成都四百里據高山絕頂三百里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東北由蒼叢而下二百里乃無險走長川不二十里有吐蕃之牙異時所戍之以制虜者也初河隴盡沒維州獨存吐蕃潛以婦人於州門子者二十年生子男長大令夜開壁納兵因爲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西邊而無慮於南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章臯欲經畧河湟以此賊酋始萬旅盡銳急攻而城堅完訖數年不拔每以爲恨臣初鎮蜀揚國威輯羣備以將熟臣信今空壁來蜀臣受其降南蠻鎮攝山西入國皆願內蜀吐蕃合水棲鴉等城以失險遠迹可坐滅八處師兵坐收千餘生舊也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圍魯州不解何盟約之有臣受降之切指天爲誓許爲秦關各加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臣執送悉怛謀等令以自裁臣寧忍以二百餘人之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以於牛畜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頓涕其御送者更吐蕃帥所議謂云旣已降彼阿爲送來復以陰人數於境上恣行殘忍用固携貳奎乃擲其累骸永以擒衆絕志義之路快仇讎之心自古而還所

卷之十

八

未嘗有維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
忠魂各加褒贈詔贈忠臣謀右衛將軍

初太宗平

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
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祈策軍於臨洮西置燒
河那於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在
所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銅柱標之曰西極道九
千九百里示成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劔南西
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皆淪沒而杜岐公佑著論言
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東障而
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鄆坊之南終南之
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

卷之二十一

八四

集之饒使農夫趣利扼險屯田蓄力爲復河湟之畫
計之急者也憲宗覽天下輿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
經畧舊畧章之盛未復也以爲遺恨至宣宗之世而
吐蕃國再世再亂唐師出而河湟盡復鳳翔節度使李德裕清安
平原節度使李康榮復原州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
樂州知軍節度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
道節度使鄭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
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髮易冠服因詔勞賜四道兵
各有差詔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墾藝貸民五歲租
能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齎資商賈往來邊者關鎮
毋何留兵欲墾田者與民同羣臣請上尊號上推本

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八五

憲宗鴻烈下羣臣議上順憲二廟謚號焉初貞觀中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請遣使從獻見魏徵
諫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頓不能具今附之以諸
國則瀕塞州縣以乏供張致譴者必多彼以商賈來
則邊人交利若賓客之即中國蕭然耗矣步武所謂
不以蠻夷靡敝中國也及高昌平上欲以爲州縣徵
復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本先來朝謁乃後以一
商胡故絕貢獻而誅今罪人已死其子又降附因而
撫之則伐罪弔人威德被遐而四夷悅服矣若以爲
州縣當復遣兵戍守數年一易死者十三四居齋竹
送傷離骨肉十年之後隴右空虛而陛下終不得高
昌撮粟尺布爲中國用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褚
遂良亦以爲言上不從竟置西州置四鎮置都護於
交河領焉高麗本扶餘別種也東南薄海距新羅
百濟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際靺鞨國於平壤平壤
漢樂浪郡也隋煬時大與師伐之不克而難作武德
初入獻見貞觀中入賀即位上詔廣州司馬長孫師
征臨瑛隋戰士毀高麗所立者京觀已蓋蘇文弒其
王建武立王藏而自爲莫離支莫離支者唐言中書
令也實柄國且主兵太宗謂廷臣曰蓋蘇文弒君穰

國朕力能致討然無爲勞人爲矣房玄齡曰幸甚天下全盛士馬力有餘而能戢不用此所謂止戈爲武武之大者也然是時天下平兵不用而天子故善用兵頗自憚會高麗伐新羅新羅遣使請歸命天子天子爲下璽書讓高麗而蓋蘇文悖不寢兵於是詔親征上召長安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蓋蘇文賊殺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馬羣臣皆勸上母親行上曰吾知之去本而逐末捨高以圖下釋近而誅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已顧其國苦塗炭之日久不可以不救於是張亮爲平壤道行營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募江吳京洛兵四萬浮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營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發契丹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詔所過營頓毋增飾上食母豐怪水可涉者毋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之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恐勞於轉饟故驅牛羊以食軍毋勤民十九年次定州上親坐城門以度兵人人慰薦疾病者親視之敕在所州縣治療而上身屬橐房兩韉於鞍示先

勞四月濟遼水大饗士張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普師引而東世勣軍柳城揚言出懷遠鎮而潛師趣甬道由玄菟板蓋牟城以其城爲蓋州進圍遼東渡遼水上今士卒浮槎以濟既渡而徹之曰無所往矣當畢力取此矣薄馬首山而營遂克遼東以其地爲遼州進降白巖城高麗北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或謂之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奮秦王內芟羣雄外誅戎狄立爲帝叱命世之才今舉中國之衆自來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冀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里而屯上曰虜墮吾策中矣猶恐其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營之兵始交而北延壽喜曰易與耳進一舍芘山麓而陳軍亘四十里命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西嶺以當賊長孫無忌將精卒萬人自山北出狹谷倚之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於北山敕諸軍聞鼓角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中納降虜於此矣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世勣軍殊少即前戰久之無忌軍從後起已鼓角作旗舉而諸軍四合虜大潰延壽勒餘衆負山自固無忌世勣合圍之徹州梁以

斷歸路延壽等窮蹙舉衆前乞降膝行入轅門泥首請命上笑曰若固敢與天子戰乎料其酋三千人悉官之高麗大駭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上更名所蹕山曰駐蹕山勒石紀功焉當是時張亮亦已帥舟師渡海拔旱沙城破高麗兵抵建安矣上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又糧寡出不意攻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此所謂城有所不攻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北吾軍糧乃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而賊斷吾運道將若何高延壽請曰烏骨城主老矣計不能堅守請移兵臨之烏骨破餘小城望風潰

矣然後收其資鼓行而前可必克也羣臣亦請召張亮會師拔烏骨渡鴨綠水取平壤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與諸將異誼不當乘危向烏骨恐建安新城之議吾後也不如先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攻安市者六旬不能下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復留振旅還安市城主登陴再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帛百匹曰以勵事君是役也拔高麗城十斬首四萬而戰士死者裁千餘馬死者什七八然竟不能下遼左上惘惘以爲憾至營州祭戰亡士卒上臨哭甚哀從臣皆流涕遣使祀魏文貞公徵復立所什碑蓋其

悔也賄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令得相保聚方上在白巖時與諸將行凭高以觀師江夏王道恭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卒五千人出不意薄之覆其本根此可不戰而降也上默不應比還師怏怏召大將軍靖問之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於何失也靖曰此江夏所解上顧問道恭道恭具陳前在白巖時乘虛語上憮然曰有之時匆匆方有思因忽不圖明年高麗遣使來謝罪詔勿受後議討會帝崩而罷乾封初蓋蘇文死諸子交怨相攻而國亂命李勣爲遼東大總管將諸軍伐之侍

御史賈至忠自遼東使還上問克乎對曰必克上曰先帝及隋親征之而不克何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有未釁也今虜兄弟鬩狠爲我鄉導情偽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通八十虜方荐飢地震裂人相掠賣狼狐入城紛空於門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師還詔獻王藏等于昭陵具軍容奏凱入獻太廟上受俘舍元殿祀南郊告功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

史論曰專興文皇帝弘廟勝之畧比禽頡利西詔吐谷渾焉耆東破高昌威制四夷據百代所憤耻混元而降未嘗有也而卒頓於遼左玄宗憑中國隆盛務遠畧而忽近憂兵禍內移吐蕃回紇之迹遂交於中國億矣大中之世河湟復而亡以南詔易曰卷牛于易言患生所忽也漢亡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黃巢而禍基於桂林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蓋其遠

哉言不以夷狄先諸夏也。新詔本哀年夷俊烏蠻別種也其君長曰詔其先有六詔豪合切在諸部最南稱南詔云東距費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度北捺黔巫王郁羊山岷城別都曰善闡外有六節度曰弄棟上末昌曰保工曰勅州曰拓東曰龍水有一都督曰會州通海高宗時入貢以破獬蠻功冊爲雲南王使治太和富是時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卒積死刺史張衆之疏上臣等如州古哀牢之遺國城去荒外山岨水深自土人來不與中國通前漢國城去夜郎滇南安牢不附光武季年諸侯爲郡蒙開永昌郡以統之而收其鹽布德蜀之饒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歲時之貢不絕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人以益隼儲使張伯岐選兵助辛勇知以增武備布此言之則前代置貢以其爲利頗深也今其地監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又教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將平人受役蠻夷麻腦金也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利多歷傳南山涉蘭蒼水吏道傳南京平二戲人愁愁行者作歌曰歷傳南越蘭津渡蘭蒼馬他公

蓋議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城耕國儲費用日廣而使天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執象領不置漢官不留或有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留兵運糧爲患滋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納紀期於平定足矣今姚府置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且縱且擒之技唯務詭譎恣情割剝貪養劫畧積以爲常折吏誦笑取媚渠酋拜起趨伏無復慙恥於爲中國辱不細計龍朔中置州以來長吏累爲羣蠻所殺朝廷遣將討擊應時破敗其州遂廢班拱更置瀘南鎮七所遣蜀兵留守蜀以煩費迄于今是不忍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至是驗矣七州巨猾遊容無恥無厭敗謬至此今不問夷夏罪非深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首罷姚州伊諒萬州並時勒觀同之蕃國廢瀘南鎮於瀘北置歸百於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增鴻府兵擇清良率教以統理之便開元末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多忿少方暴虐蜀太守張虔陀多求丐而閭閻風反攻虔陀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戍犍州大敗閣羅鳳斂戰術京觀遂北吐蕃而揭陽州門言我上世州世奉中國累封賞以吏侮害至於此後子孫歸唐若使者至可指碑漂袂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使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將討之國續去和城死者十八國忠匿不以聞亦會安祿山反閭羅鳳因得取雋州會同軍之地德宗時劍南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累年乃使遣遺帛書願竭誠自新上詔臯撫納宣天子恩意與盟點蒼山載書因一藏神祠不室一沈西洱一詣祖廟一遣天子發兵攻吐蕃大破之來獻俘冊爲南詔王王請入朝子臯辭請盡遣諸成都就學而歲出師助攻吐蕃自是奉職貢如初穆宗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而南詔復盜是大中時安南經畧使李琢苛墨自以十鹽易一牛諸夷患不堪結南詔攻陷和護府南詔詔益慢然朝貢猶歲至宣宗時遂在大號稱大禮國命安南湖南經畧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屯屯時而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其功沮壞之南詔

山史下編卷之二十三定本

攻交趾漢請濟師不至力竭死於是南詔陷交趾所
殺虜十萬詔授康承訓南詔入而死不設備五道
兵五萬人皆沒懼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濠
南詔而蠻軍四合諸將請夜分道所營營承訓不
有天子乎小校力爭者數四乃夜縱火燒南詔營
五百餘人皆驚解圍去承訓騰告捷加檢校右僕射
子弟親昵皆奏功而燒營小校不遷級軍中怨怒以
高誹代之驍擊南詔數有功而監軍李維用上書言
驍玩軍不進上怒詔王晏權代將是時驍大破南詔
圍交趾城且下矣會得王晏權牒委軍去先是驍遣
小校留表奉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從東來問
之曰新經署使與監軍來也表意維周必且奪其衣
乃潛匿海島間維周去乃徑走京師上之詔加驍檢
校三尚書還後鎮時晏權開橋維周凶險諸將不
用驍至督勵將士竟攻破克之而南蠻復平置靜海
軍於安南以驍為節度使自南詔為邊患二十年
國虛耗徐州成卒龍帥者茂桂林久不代乘思歸眾
兵不解而唐亡

九二

山史下編卷之二十一

戎狄志

盱眙鄧元錫纂著
空南靈修學覽懋爵校

宋興以仁厚立國守和戎為國是歲余繼以為奉胡
逆奉胡羌逆奉羌積眾約終其世其北狄曰契丹其
西戎曰拓跋夏云契丹之先曰東胡保鮮卑山而居
河間貞觀中拜松漠都督唐李回保鮮卑城漢城
在灰山東南蔡河上其地有鹽鐵之饒可樹藝乃後
魏諸部自立至阿保機并室韋女真奚霫諸小國
而益大自號天皇帝號妻述律氏為地皇后死為契
丹太祖傳國其子德光當後唐時石敬瑭以晉陽反
懼唐討遣使稱臣割山前後十六州古幽薊之地賂
契丹求濟師於是契丹更幽州為燕京更國號曰大
遼而石晉輸歲幣三十萬匹於遼稱子男終事之至
出帝立用景延廣計稍驚怠而德光仰國南寇分其
眾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東度河陷博州南攻貝是
時晉旱蝗作而苦兵乃求和德光亦自厭兵欲許和
而漢人趙德鈞子延壽欲傾晉認為好辭報晉言陷
虜思歸求發兵為應而契丹將高年瀚亦詐以瀛州
降晉君臣皆色喜乃出師排敵而契丹復南下遂入
晉而夷狄之凌藉中國極此矣已遣其部酋為諸州
鎮刺史節度使括錢帛供軍虜人尚不給餉日遣數

千騎分出為剽掠而中國人怨憤四起殺契丹守將相嘯聚莫能制德光乃大悔恨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既而歎曰我有三失宜中國兒之叛我也我令諸道括金錢失一令上國人打草穀失二不早遣諸節使還鎮失三我有三失宜天下人之叛我我去矣又時已熱復能自留遂留其國舅蕭翰守大梁自引軍從晉內諸司伎藝及宮女若諸軍將卒數萬人出塞去所過屠滅笑謂晉人曰致中守至此者燕蓋戲之也王謂延壽礪唐明宗時礪材學行不臨士降契丹為謀臣而延壽以鞅學卒擊治之行不臨沼殺胡林而死會盛暑尸腐國人剖其腹抉腸胃實

鹽者數千載之去晉人謂之帝堯蓋快之也契丹既勝晉雖得諒夏不能有然益驕歷漢周世為中國患迨宋祖興在位明於經國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北方自山西關南棣所屬任者將皆天下武力之材委任專而優勸厚又置北漢不攻令自為守以當虜虜嘗以六萬騎入塞下而田欽祚以卒三千人前擊破敗之邊人至作謠為誚笑於是遼主扣關遣使奉書幣講好而和議始此其後太宗伐北漢北漢故役屬遼父事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天子曰河東逆命中國所當討若北朝不救當和好如故不

然惟所命於是遼將耶律沙帥師來救漢前渡河都部署郭進及其未成列進薄之遼師敗北去及太原既下帝遂自將肆伐遼狗彘易下之進圍幽州順蕭降已師敗績于高粱而遼主賢卒梁王隆緒立母蕭太后者治國事而遼也時言契丹主少母專政倖倖用事宜可伐於是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鴈門陞辭帝召授方畧曰潘美第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持堅重毋急功虜聞大兵至必悉眾范陽慮不暇援山後山後諸

州克而并兵乘范陽可克也已而彬克固安新城攻涿州圍之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州取蔚州潘美攻寰朔雲應皆下之每捷聞上訝其已速及彬以大軍攻涿而契丹將耶律休哥者壁不戰獨晝曜精銳夜掠單弱以怖師而潛軍鈔饒道居旬日而師果大困彬以食盡退援餉復欲前上聞大駭曰敵前以師進退尺寸為勝負安有前當勁敵而退軍援糧餉者乎亟遣使敕彬急緣白溝河與米信軍合勿復前彬違制戰岐溝而敗夜濟河追兵至又敗瀕沙河而嬰追大至又大敗於是詔重進等屯定屯代州而班

師從雲應朔寰四州民及吐谷渾部族降者與京西河東而彬信等各貶秩有差上大愧悔蠲河北租給復者三年是役也上獨與樞密院計興師中書不預議故悔蓋自是中國將相士大夫益憚兵不敢復言幽薊事矣既而開國諸宿將武力嘗習兵者又盡而吏士益罷憚憚於兵楊業與虜戰於陳家谷敗劉廷讓與戰君子館又敗士多夫亡諸邊乘寒瘡痍之兵至不滿萬人虜時時深入官吏獨依壁自固自鄴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念不在練士顧獨請益兵於是始料河內民以實邊不足又料民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四

河南猶不足號役兵爲振武軍以佐邊而防禦獯獩廩也時契丹與中國絕好使者久而李繼遷復叛數犯邊真宗嗣位賜邊臣詔頗諭以懷來之旨而契丹主隆緒大舉兵入寇天子爲戎衣濟河次大名虜乃退後七年爲景德元年虜游騎入掠深祁間遇宋師輒却輒引去倘佯若無鬪志者寇萊公準在政府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於是命將簡驍銳據要害爲戰守備已而虜果大入中外震駭羽檄夕五至準不發視燕譚笑自若上大駭召問之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上問計安出準對曰莫如親征今契丹

深入內地糧餽不繼而中國清野堅壁壘以待之過五日食必且盡食盡必且引去去而以天威臨之分命諸將伺其惰歸急擊使隻輪不返此數世之利也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大震參政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上以問準準心知爲二人者謀乃陽爲不知也者而卻之大言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弟親征虜自當遁奈何棄宗社自竄楚蜀示削弱乎大罵一動人心崩潰虜乘勢入天下未可知也立請幸河比同列懼欲退止之令候發上難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五

之欲還內準引裾請曰陛下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必毋還內而行上意乃決庚午發京師時命朝士出知諸州準傳敕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今不責汝浪戰第失一城一堡者斬矣準患參政欽若闕大體而多私智懼安有闕說格大議也則請於上使出知天雄軍時契丹兵勢甚盛衆懼請蹕河南以覘變準固爭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尚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定威制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抗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豈憂契丹哉何疑而不進也同列皆懼請持重

雖上意亦甚難之準強爭不能得出屏間遇太尉高瓊入呼謂曰大駕渡河則事濟太尉國虎臣受恩厚今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喜趣瓊復入隨入立庭下準大言曰陛下即不以臣言爲然瓊宿將盍嘗問焉瓊武人不知書大呼曰準言是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參政極大詫愕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何不賦一詩退虜耶準曰軍機宜間不容髮宜趣駕上乃前渡河御大名城北門樓遠近見御蓋爭踴躍歡呼萬歲聲

軍事壹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大悅會契州將蕭捷凜出掠陳而斃契丹愈懾相持十餘日而困果欲退則奉書求關南地以爲和上內實厭兵乃言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貸財漢以金繒賜單于有故事可許也準度虜食盡而諸軍分信地犄角嚴可擊必邀其稱臣及獻關南地乃聽和因畫策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生心矣上欣然曰後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之重困也姑聽和可矣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取重者乃許和而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上曰必不得已

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中厲聲曰雖有旨汝所許過三十萬斬汝矣利用往竟以三十萬成約而南北弭兵蓋是時中國全盛有重相爲折衝諸規畫足措勝契丹深入而挫虞難復故與和而固所謂可以戰而後可以和也然上本憚兵許歲幣過適靡國力難繼矣自是好使歲往來不絕真宗崩契丹主集群臣爲罷市舉哀詔沿邊州郡毋作樂毋犯真宗諱祭奠弔慰有加禮當是時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終老不識兵革自有和戎之利未有也慶曆中元昊以靈夏反中國疲於西契丹即介使來求關

南地以發難天子益憚事急和富鄭公弼以樞密直學士往報使弼至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遣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用朕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即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脫從諸將言北兵當隻輪無得反者而聽平此其德何德也且自通好來計爲北朝利何筭凡今爲此紛紛者直比朝諸臣爲主謀不忠耳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凡爲國謀忠者必長計遠算嘗以前事觀之古猾夏多矣豈嘗有全勝者哉獨晉高祖欺天叛君外來助

於此而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故克耳今天子明聖中國又安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即北朝用兵試自度能必勝乎曰不能也弼曰勝負既未可前知就使其勝所虜獲必克勿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所喪亡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而臣下無所獲中國猶給歲不過奉使者一二人而止羣臣何利焉故北朝諸勸用兵者獨爲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聞首肯者久之弼少得聞乃曰塞鴈門者憐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執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兵亦籍舊補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時地以爲名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朕爲祖宗守國土地尺寸必不敢妄與人北朝之欲土地亦利其租賦也已耳朕不忍以土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此何可得欺也契丹主意奪明日召弼與同獵引騎馬自近言得地則惟好可久事業已發端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即不然吾安所藉手爲榮乎弼反復言其必不可狀且曰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動無所地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且人命脩短不可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虜主曰卿歸矣需再米擇一以爲平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使則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遣我幣其書辭當曰獻不則曰納弼固爭其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輸我幣懼我也於二字何有藉令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謂懼必不得已至於用兵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也固勿固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尚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稱獻納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知其不可奪乃曰吾自遣人往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遣使以其國誓書來且定爲獻納儀詔許歸幣稱納而復平時契丹質顧惜好幣特爲虛聲以恫喝中國而中國方困於西憚事計與弼過適而國力益靡弊矣然是時天子仁澤周渥深結于民心賢哲林

立國勢單於磐石而外彙隨弭雖不正戰亦所謂可以守而後可以也和也詔冊元昊爲夏國王且行會契丹來言西事詔需虜使至乃發弼以樞副爭之曰不可今先虜使未至行則恩自我出虜使至恩歸彼矣從之是歲契丹發卒來雲中受輸幣而元昊方伐果兒族地迫於河東上問弼虜得無與元昊計合襲我乎弼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入寇者以河北夷而饒河東險瘠且虜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豈遽此出哉且兵出無名契丹大國亦不爲也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豈宜言受禮雲中乎元昊與契丹本結約相左右爲中國患而契丹背之獲重幣是宜有怨心故築威塞州以備之而果兒屢殺劫威塞以爲此役也安能合而謀我哉必不然矣或請調發爲備善弼曰以虜虛聲故而驟有調發正墮其計中且今虜有以窺吾淺深也虜入寇者臣請伏罔上誤國之誅兵得無調熙寧中相安石憤國力弱而歲糜金幣於二虜無爲也增城堡團保伍欲外攘以爲功於是契丹遣蕭禧來言疆事上手詔諸老臣博謀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不以本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見形謂我有圖

復燕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理地界實以鄰中國之俯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舶招來之於國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高仰可爲據禦而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騎虜三也往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於備禦不啻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創都作院頒降方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殫力無故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於我爲敵國形見疑起勢不得不探其所由然橫使再至姑示偃蹇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即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已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歎以爲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之

燕薊六州而索代稅錢索增歲幣中國不能難悉許之以盟既盟而燕守將張毅以平州自歸欲嫁禍又受之金以納叛人為負使來責又殺毅函首以昇金中外解體於是金知其易與而粘沒喝幹離不遂分道入寇時上下宴安之日久公卿白時中李棣李邦彥等皆京輔所引用獨謾誕為侈驕聞師命咸倉皇奪氣念計無所出欲南幸於是詔皇太子為開封府牧欲藉以委難已用太常卿李綱議傳位於太子尊帝為太上道君皇帝東行以避敵而天子居守初綱以留守乎敏曰然綱曰今敵勢猖獗非正位號不足以有定尹牧無益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靈武之守宗不建號唐不再興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謂之公易不入為上言也宗社大計也翼曰敏以謂上即召綱制臂血書言之上大感悟命定父金師濟河宰執請辛裏鄧以避敵綱請見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南狩以避狄信有之乎誠然宗社危矣上默然宰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天下城池高堅寧復有如都城者都城不可守將孰為可守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咸在即舍此安歸惟激勵將士撫薦民心與固守以待勤王策之上者也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公卿大臣者固將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

生未知其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固其職矣時中勃然曰臣書生實闇兵綱自料果能將兵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以綱為右丞兼親征行營使已而上復入時中邦彥言欲奔樊而命綱留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日幸蜀使宗廟朝廷盡碎於賊手累年僅乃復之此殷監也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勤王之兵必不日雲集虜騎深入勢不能久留可坐得廟勝之策苟六飛朝發京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留守何益願陛下為宗社故審思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綱曰綱立拜以死請上意稍定俾內侍追中宮還諭綱曰今為卿留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求虞可也綱惶恐受命是夕綱宿於尚書省詰旦趨朝道路洶洶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門禁衛已擐甲乘輿已駕六宮僕被已升車矣綱皇遽厲聲唱禁衛士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殿帥王從濂等入見曰陛下昨以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孰肯舍之去者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

壯士健馬疾追噬下何以待之帝惜命轉行書諭六軍六軍皆拜伏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兵入勤王癸酉幹離不軍抵汴據牟駝岡李邦彥力講割地爲和以紓難金師亦謬以議和緩四方勤王兵弛中國備隳其心使來言上皇朝事已往不足計今獨與少帝約更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來爲成綱請行不許命相稅綱請對爭之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欵以和然所爲和者得策則中國尊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稅柔懦臣恐其誤國債幾事也因反覆具道所不可割地

及過許金幣之意不聽而稅至金師果辱命稅至軍中者南向坐稅面拜膝行前皇怖失所言韓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吾所爲欵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獨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牛馬百萬頭幣帛百萬匹尊國主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以和帝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渡河或可得耳稅唯唯不語而退與金使俱來索賂要質邦彥等勸帝悉從之綱爭曰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三鎮實十餘郡地塘滌險阻皆在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在焉又何可棄也至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常往不若遣辯士前與之議所爲可不可者運留數日大師雲合戰

則克即不戰而與盟亦且憚中國而和可久矣邦彥曰都城破在旦夕何有於三鎮况金幣乎綱不能爲因乞骸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事當徐圖之綱退而誓書已成日輸金幣于金會涇原秦鳳帥种師道以其師入援上喜開安上門命綱逆勞之師道入見上問曰今日之事於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師道時被劾綱母拜許肩輿入勤王廷見綱道拜跪猶如禮帝顧綱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伺彼情歸曰彼爲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伺彼情歸扼而鐵諸河邦彥怖不從而金人日肆綱力言金人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師集城下已二十餘萬彼孤軍入重地猶豹虎自投棄中奈何乎縱之今宜扼河津絕虜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重師壁勿戰俟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機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算也帝然之約日舉事而姚平仲者怙世將違師道節制請夕往劫寨而敗懼誅亡去幹離不遣使來責問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所爲耳非朝廷意也議欲縛綱與虜而罷師道嘗於

是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言李綱不顧身以其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時中邦彥等庸謬媚嫉不恤國計誠社稷之賊彼惟知畏死今有急將賣陛下偷生而已矣今罷綱快讒賊之口與讎敵之心乞召用綱而斥邦彥等會邦彥朝衆數罵欲毆之以疾驅得免於是詔吳敏傳命慰諭諸生今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濂恐生變奏帝勉從之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官綱後衆擁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於是上復以綱爲尚書

石永京京城四壁防禦使而用楊時爲國子祭酒以安之既而都人言願見神太保詔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至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先是蔡懋主城守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憤懣是日綱治兵宿成豐門外殺敵者當衆踴躍奮起夜發霹靂砲以擊虜虜大驚翌日虜酋都城挽神臂弩射却之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綱召至帳中執付御史臺推治諸內侍之守城者皆罷誅浮浪不逞者數十人而民情大安於是金人以中國不可卒制撤圍去而京師解嚴當是時天下耗弊外強中乾而世承

平不習兵主懷相劣幾不可以守賴李六丞固守填之而定脫非國守未墮則和固不可得而成也既退朝廷割三鎮界金而三鎮爲朝廷守不下祭酒楊時言河朔國家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宗世至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得之一旦棄之虜使敵騎馳驅吾腹心之地此大患也今三鎮之民爲國固守願亟發兵援之三鎮拒前其而里共躡其後則猶可及完也疏上詔出師而議者以墜信微禍沮之時曰今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虛垣無紀極蓋營壘未乾而背已不虞踵矣而中國乃欲專守和議以規幸免豈不謬哉夫越數千里而犯人國都勤王之師四集乃駭而自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明矣今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以助寇自攻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行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徵其僊而擊之蔑不濟矣師旣行而中罷已太上呈還京師諸大臣習恬嬉任忤媚於異時不異而諸慶宗社爲忠謨遠慮圖修攘者衆姍笑以爲狂出相綱知楊州尋安置建昌軍於是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南牧而耿南仲唐恪等獨以和爲解恒怯失守而京師遂陷虜酋既屯營城中患

中國非百戰所克也猶揚言許割地以爲和天子猶以爲信如金師已至自金營遂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明年復如金師止焉於是二帝竟北與后妃太子宗室三千人俱而汴不復都嗚呼國殫民困上下疲痺既不足戰又不足守而欲結戎狄以幾利卒以賈害及禍之成猶循故事竭土地金繒以爲奉幾以免亡與辱也其可得哉故古重內治也高宗即位左僕射綱爲上言靖康爲和議所誤願專以自守罷和議爲國是於河北河東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於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爲控扼而巡幸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以其近地之財賦委之命營營城池儲儲糧糗以待幸而上以時巡行之覽觀形勝省察吏治收攬豪傑以抗虜而所居巡使敵莫測所向用消其覬覦之心時東京留守宗澤明信申義恢復政興復京邑以能變殘破爲精果而興復之望勃然居無何澤卒奸人黃潛善汪伯彥者卒傾僕射綱而逐之務反其所爲而日媵阿勸上東南幸爲蒙敵於是金以大兵歲深入蹂中國令披而也最後計以爲宋闔族盡北皇子獨太子一人在臨安后妃獨隆祐太后一人在洪州則分兵一自

光黃入江西而隆祐太后奔廬州免一自滁和入東帝奔越攻建康帝如明州自臨安帝航海蓋自南牧將士不降即走死莫敢櫻其鋒者而自河以青齊梁宋外薄于東海虜無慮蹂藉遍矣於是中憤懣憑溢于人心而能籠之士不二心之臣各練其軍以自效兀術還自越制直韓世忠邀擊之兀術困走建康岳飛邀破之新城還出江大困凡四十餘日乃得遁妻室規陝宜撫張浚軍川陝填之明年寇將吳玠璘扼之和尚原兀術大困跳身遁已及分道入淮西相持數日兀術不得進後制置使岳飛以銳師駐鄆城連破金朱仙鎮距汴都四十里而軍當是時中國大振而相檜爲虜內閣召班師罷三宣撫司奪其軍顧稱臣割地于金而和成本金所爲和者以將武士力中國氣粗奮而相檜乃逆用芟鋤忠良披抉腹心摧折羽翼以甘心爲虜地也豈不痛哉自是其黨沈該萬俟卨湯思退之倫庸愚參會祖遺策爲國是用便其身圖雖孝宗之銳意恢復而棟橈乏輔卒困於其說而莫能自振也又金適賢主兼愛南北而和又成寧宗之世金衰不振矣韓侂冑行并植於國屏忠逐良錮賢禁學竟

以徵禍自斃而又和理宗之世蒙古起沙漠軼金
走汴殲於汴已走蔡而宋鈴轄孟珙復唐鄧與蒙古
夾攻蔡竟克蔡而金亡於蔡狡悍者金弱宋斃之謂
天道叵測哉謂不好還哉嗚呼天以胡貉限南北為
生民衛石晉決之禍中其子孫然邦帝長驅中國而
不能久有也宋大一統京貫復決之而二帝不南然
終不敢遽有立邦昌豫用柔填其心及檜為內問大
放火而中國之氣銷耗泯盡竟成蒙古雖無百年之
運而履冠之上至不可復加悲夫悲夫故禍本在人
也自宋南夷狄之變亟皆關中國所以廢興存亡故

此不著著宋紀及元志中

拓跋夏者故平夏州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
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黃
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時吳
越王既獻地而夏自上世來未有入獻見者繼捧至
上大嘉厚遇之繼捧乃自陳其諸父昆弟相為怨願
納土留京師上愈益喜授繼捧彰德節度使曲赦所
部遣使者護其總麻以上親赴闕而弟繼遷入于地
斤澤以叛邊吏不能擒制天子乃用相普計遣繼捧
還令圖之賜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處質使

然繼捧本以不能制蕃族而來即復還繼遷視之蔑
如也既至鎮繼捧謬上書言繼遷今悔禍歸款乞恩
貸詔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繼遷為
寇暴自若已繼捧復使來乞師詔命將往討則繼捧
以中國為不足全恃已遣使如契丹乞降得封西平
王矣聞宋師至先挈其母妻壁野外乃上言業與繼
遷解怨款馬乞罷師上怒其反覆趣進師得繼捧獻
闕下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而繼遷自有銀夏綏宥靜
之地時窺邊涇原經畧使張齊賢言自清遠軍陷青
岡若燒棄而來靈武一郡援隔而勢孤此繼遷覬覦

所必至者也以事勢言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臣
觀蕃部大族首領類多與虜隙宜可致誠能封其首
先歸義者王之結以恩則蕃族稟命而緣邊之勢張
廊延環肅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必且歸化而賀
蘭可漸致矣臣所領十二州現軍二萬餘人緣邊料
揀尚可得三萬人令招致蕃部各分守信地為聲援
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奔走不暇雖其狡獪亦
何敢復為靈州患哉若不然冬春之交我兵未集虜
必并兵靈武則靈武孤勢必難固靈武失則賊勢益
猖後聚兵費財未有艾也會學士楊億唱諫棄靈州

判未與軍何亮等爭以爲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
唐資之以中興不可棄上以問相相沆曰繼遷不死
靈州非朝廷有也昔漢捐珠厓矣若遣使密召州將
部軍民空壘歸關右民庶息肩乎議未決而靈州陷
繼遷以爲西平府徙居之蓋宋士守和戎息兵爲國
是雖天子亦憚以爲不前用沆言及繼遷死子德瑄
立恐中國襲之請內附知秦州曹瑋上書言繼遷擅
河南地使兵不解甲中國有西顧憂者十年今國危
子弱而不以時定後必蔓蔓難圖也願假臣精兵數
萬出不意擒之復河而爲郡縣瑋彬不報而德明連

幽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表言父有遺命奉誓書請藏盟府天子嘉其意授特
進檢校太師西平王青質子而德明以質子非先世
故事不遣獨獻馬駝謝恩子元昊代立而黠多智習
兵元昊幼時嘗諫其父母臣宋德明曰吾用兵披突
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何可忘元昊曰本皮
毛畜牧天性於錦綺何有侵吐蕃取瓜沙肅遂盡
英雄之主當霸王豈僅疲哉有靈鹽會勝之境地方數千里阻河居興州依賀蘭
山以爲固僭號改元官史冠邊山屯二萬人丹白豹安鹽天都山宿五萬人備環慶鎮成原宥容
屯五萬人備鄯延府右屯甘州軍二萬人備西蕃而
回紇賀蘭靈州與慶州宿重兵爲節防與諸豪酋軟
血結約而表請自帝詔削官爵罷互市而示異亦遣
人爾其納旌節及上時大下承平久憚言兵而狂
所授救告之邊而去時大下承平久憚言兵而狂

易者又以爲小醜易與慮不顧其難於是元昊跋慶
州破安遠塞開永平諸寨圍延州宋師覆焉中外大
駭天子爲盱眙食相夷簡勸上收用韓琦范仲淹二人
倚以西事於是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淹
副焉時西邊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延命兼
知延州初制邊邊將總兵鈐轄都監而下出禦寇不
料敵不擇帥獨以官卑尊爲先後仲淹曰是趣之敗
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八分六將將之將各三
千人日大蒐使更出禦賊又招收前後作姦犯科經
黥配者團結之號龍猛軍兵益稍振又以民遠輸將

幽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費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租稅就輸
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二三他所減不與詔以
爲康定軍於是招流亡立堡寨嚴保甲通斥堠羌漢
之民相踵歸業使夏竦上攻守二策上取攻策雖弱
五萬吾諸路屯重兵自守勢分力寡遇敵輒不支若
并兵一道鼓行而進可破也於是詔罷延州原舊食
師仲淹諍以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
無一二若賊乘關中之虛深入阻潼關隔兩川貢賦
則朝廷不得高枕而卧矣爲今之計戒邊城使持久
無從入而計臣等稍以虛信來之三年間悉去
自因之萬全計也今必三路並進暴師於外臣恐
平定之期益遠矣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與議仲淹
不可於是詔罷兵會元昊詣延州約和琦聞之曰
約而和者謀也勒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豫

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琦令福併兵自懷遠進德勝砦至年收隆城出敵後諸砦相距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募兵千餘人趨懷遠三且日訪遠節制有亦斬福引輕騎數路戒之再禁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什比福等易之薄暮由都監桑憐合軍屯好水川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四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蜀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川口候者言夏人有茶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擇循好水川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敵銀泥合封襲諸寨中有動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為百餘自合中起盤旋上於是夏兵四合擇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城破騎突之自辰至午陳動傳等皆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陳中忽樹老旗長一丈許憐等莫測也及旗左麾左伏右起右麾右伏只起會琦部將任士卒多墮崖壑相繼死傷及福沒焉會琦部將任福敗戰沒自効貶知秦州仲淹以擅與元昊通書奪

淹愛撫士卒延接諸羌降者咸感恩畏威士勇邊實時京師所遣兵從宿衛來曾不能勞苦賊易之而王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中成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敵蕭關鳴沙孔道實要地請以為德順軍虜吮喉乃在橫山請於鄜延渭三州各練土兵三萬為一軍軍別屯而耳目相通為視聽候虛所不備出互擣之破其和市離其種落以其間招來橫山之人橫山曉則平夏不支平夏下則俯視興靈如穴中兔可攫而得矣於是與仲淹定攻取計益堅西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其憚懼如此初元昊自牯其狡習兵耻臣屬中國又以中國承平久不習兵也故啓釁已而中國繕守備益完與攻戰勝負亦往往相當而國中死亡創痍者日衆會大旱鼠食稼財力困憊國中至為十不如之謹以怨之於是大困沮而天子益厭苦兵密詔經畧使龐籍招納事有端而朝議幸元昊自歸將一切惟所欲從之也經畧使琦上書言今朝廷信賞必罰帥臣得便宜制置一二年間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陳伍精整而熟戶蕃兵日漸可指臂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清野守塞令其坐困若偏師

稍至則據險乘便以徼之得當而後已待其退
兵以其間歲三五出入擾之元昊諸廂兵多在河
必且疲於奔命形立勢制將山界蕃部必勢窮自
因厚撫其酋豪而元昊之手足自折矣願朝廷以
定大計為期當重行時不以小勝小衄為意則三
年間大功可集豈遽為晚耶契丹見國家深長之
如此必懼而保盟不敢復輕動此中國之長策也
處置失宜生其易侮他時為中原禍豈止今日之
患而已哉臣等早蒙拔擢預玷清班寒下三年憂勞
備極豈不願罷戾冀少自休誠見臣等材末寡拙
以變詐宜慎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畫誠不敢以身
圖而後國事也上嘉納餘年元昊上書稱男泥定固
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而不臣經畧使龐籍致
之闕下且言羌久不通和國人愁怨今必有改事中
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使至司諫蔡襄言元卒者
譯云吾祖也吾祖猶我翁令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
祖是何等語耶學士弼亦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能
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
之許歲賜二十有五萬封夏國主而和成乃元昊帝
其國中自若也元昊之作難也王師屢捷常有并吞開中之意則其將利天都二人

竊為之腹心環慶都鈴轄利世衡計以二人者不去
中國之難未已也有王嵩者本青澗儒世衡察其堅
朴表授官力盡營其家恩厚之已忽息已更換厚
之察其忠厚無少望少召對嵩等之曰吾使試之
也若幾能成我事乎嵩泣對曰惟將軍之命使行之
是乃草遺野利書耳隱辭如嘗有私約而速具行者
利所敢將軍命日喪一部龜一幅以為信乃無書野
利不敢匿上之元昊元昊痛楚之無死終不言令與
野利王野利王乃治將軍遣高遠野利王其成必獨致
野利王也死矣吾負將軍軍吾負將軍軍於此山也
而元昊未大疑野利遣所信誘為野利使使世衡
世衡諺為不知也者而結之於是元昊殺野利世衡
本朝而惜其無成天都亦以此得罪元昊既失二將
益孤遂定和元昊所為元昊據國十有六年而死
子諒祚立英宗初諒祚使失辭救懲約而諒祚不奉
詔顧攝邊失利去會賜歲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
積習姑息故虜益悍驚不稍抑則國威不立留不遣
而上書言狀於是韓魏公琦柄國議停歲賜絕和而
遣仲問狀樞密使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以
為傲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勇力而今日
邊備過異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於是詔詵將宥州問
狀諒祚果大沮謝罪已邊吏言夏將嵬名山者欲以
橫山之眾取諒祚自詵詔許招納中丞司馬光爭曰
臣竊料名山之眾不必能加諒祚即幸而勝之是滅
一諒祚王一諒祚也門益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

識當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儻其西還不可南入不受窮無所歸必突據邊城以救其命爲禍曷已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不聽而西人始貳神宗初諒祚卒子秉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彊兵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也故欲取西夏當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時可并而撫也且唃氏子孫賸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而於夏人爲斷其左臂世上異其言下兩府相彥博難之而相安石大喜以爲奇謀力主之請即以韶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以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畧使李師中言今議脩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則諸蕃族以畔夏必乞脩城寨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絕夏人鈔畧之患而部人歸心計之得者也唐於西城每得其地輒建爲州後皆陷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

之患未除而勤遠畧食土地者未有不弊者也安石以爲沮撓不聽韶又言今羣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有畝頃願置市易司假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異時回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與安石大善之文彥博曰上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興作及工既動知不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也上不以爲然曰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面皆之曰主者誠善計有成屋於胷中何得欺其所欺者其無成屋胷中者耳彥博語塞乃詔師中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師中又以爲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移市易司於古渭僻不宜商恐與時得不償所亡也安石怒奪一官知舒州而遣寶舜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閑田僅得地一頃業又有訟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又爲謫舜卿而今韓縝附會成其事韶旣主洮河安撫司事以蕃部翕龍珂左青唐最大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降之兩種內附者千二萬人於是名古渭砦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又隴武勝城則建以爲鎮洮軍名熙州已進復河岷於是得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爲州五斬首數千級獲

馬牛羊萬計上御紫宸受朝賀輟玉帶賜宴石然
河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於他路西人疲焉
元豐中邊將言夏秉常毋幽秉常而奪其政國命亂
可擊也於是憲帥師伐夏樞密副使孫固曰舉兵易
解禍難今日之事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朕已屬
李憲矣固曰伐國大事也而令中官任之將人士體
體孰為之盡力者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又孰與成
功上默然久之曰大帥難學士呂公著進曰國有大
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如其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終不聽而五路師皆潰羣帥皆竄謫憲失期當誅自

陳有開藥州功乞賞樞副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
路皆至而憲以大帥獨後此何可得賞也不聽命復
以制使知蘭州虜大入蘭州乃奪官時憲出熙河種
祿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五路並
進昌祚率蕃漢兵五萬擊夏磨多塞破入之薄靈州
且入高遵裕破其功馳止之既而圍城者決旬不
下夏人來黃河七級梁以灌師又鉅絕饒道士卒饑
溺死師遂潰諺克米脂進破石堡城次夏州軍乏食
適雨雪大校以其眾潰中正自宥州行至柰子井欄
不獲亦死先是知延州沈括清遠城橫山備賊夏
使虜不得越嶺入為寇而城橫山當自銀州始詔給
事中徐禧往視之禧以為銀州難據明堂川無定河
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西比又阻天如不
如求樂亦樂形扼塞可據也沈括爭以為未樂依山
無水果不可成即城不可守上主禧詔詔禧護諸將
往乘成而命括移府并塞總大兵為援築十四日而
城成城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若禧還求

脂堡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禧還救夏頃國大至
大將曲珍請及未濟擊之不許請收兵入城又不聽
既大敗乃入城守而夏人圍之者數重且城其水砦
城乏水而困饋援絕而城陷禧及諸將皆敗死夏
人糧兵米是役也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
門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有六
十萬人輜重鉅百萬自是帝始知邊臣無足倚信自
悔恨至臨朝痛悼為廢寢食而夏人亦困弊矣元祐
柔輯崇寧啓釁夏叛服不常然無足為中國繫者夏
傳國至元興乃亡大都宋以文德御宇內守慈惠戒
生事遠夷雍熙中日本有僧曰奝然與其徒五六人
浮海至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土風獨書牘以對

云國中有五經及佛經國王王姓至今王傳六十有
四世矣文武僚吏皆世官統五畿之道三島三千七
百七十三都大宗歎息謂宰相言此島夷耳乃世祚
昌遐如此其臣亦繼襲不絕古之道也存撫之甚厚
吐蕃諸部來貢獻上慰撫賜束帛謂宰相言吐蕃自
唐室來世為邊患今國力頗裕足驅逐念殺戮可傷
置之自是務於綏懷祥符中于闐王遣使以方物來
獻見使者奉觴上萬壽上悅為舉觴且詢卿在道幾
何時度去此幾何里對曰臣在道旦行暮休一年于
此矣不知其里也問道路得無憂乎對曰上威德遠

被自瓜沙以往達于閩道路清行旅如流上喜甚留宴勞久之乃遣瀕行使者請得一命使往填撫願不異遠夷上曰命使本不惜第路遠空爲爾國費無益也今降詔齎往於命使不異迨南渡而外國大食等猶時至孝宗謂侍臣曰今中國弊於女真極矣又虛捐數十萬緡易外夷珠玉何爲賜詔優答其意却不貪其利焉元起朔狄入中國兼有戎夏四履之盛在古無匹垂百年而順帝失德爲淫荒我

高皇帝受命清四海東南底定乃命大將軍達副將軍遇春帥師往北征檄天下以內遠外夷之誼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外居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爲天下治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屨倒置之嘆况自是以後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大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乃今寧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並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人事致然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

百年之運豈不信哉夫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中當降生聖人恢復中華立綱陳紀以濟世安民一紀於茲未之有聞今河洛關陝數雄志中國祖宗之姓就胡虜禽獸之名假號濟私恃衆要主阻兵據險反爲生民之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矣西抵巴蜀東連滄海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注視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

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彌其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犯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隲於塞漠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人一體撫養無異

上臨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民者也今士卒苦兵久朕念之怛然傷心獨中原民瘼天監茲在朕不敢自怠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

中國及其子孫荒怠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今命諸將軍往征諸將軍其廓清中原拯民艱以應天前代革命之際肆屠戮如仇讐違天虐民朕甚不取諸將軍謹以爲戒以成予伐罪救民之志大師克燕元主北出塞遁去明年也速寇通州偏將軍文忠副將軍遇春敗之錦川進師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主奔應昌三年殂于應昌大師克應昌獲天子爾寶圭冊并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愛猷識里達剌宵跳身遁於是下詔言朕即位初遣使臨諭回夷高麗占城交

趾皆恭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往報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絕望其迤北各枝王頭目各依職來附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毋爲災矣朕旣爲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養違者且舉師清沙漠毋執迷貽悔而追謚故元主爲順帝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而愛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命大將軍達出大同趨河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虜將軍文忠出北平攻上都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運阻完師還勝取甘肅文忠擣應昌馳薄土剌河戰疾力窮蹙海而還

上書諭元幼主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興廢有國者之所必有也朕覽觀前代獲勝國子孫必俘廟社以獻厥功初間有恩禮封爵迄以無後雖君家寧獨異乎宋幼主是已朕本布衣生長君朝盜起汝賴斬黃間四海土崩生民塗炭朕興師救民一時羣雄偕名號者咸就俘虜雖君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比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識之君孰不畏天畏大者存故特致書以布朕意君其察焉已而追崇禮侯北歸然當是時殘虜伏障圍時時殘吏民爲寇災而家樹藩建屏周匝于三垂爲中國守十四年乃兒

不花寇塞上鬼國公達率諸將將大軍討逐之北至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納哈出有元木半茶裔孫也子然居恒不樂遣之歸納哈出將軍克燕時獲之上待之甚厚時爲寇輜畜饒於虜主宋國公馮勝率列侯諸將入車三萬往擊之勝前抵金山招諭之不聽進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請納哈出規代師勝遣末昌侯王解衣來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王亦欲脫去時和國公常茂爲滿行茂麾一趙清梓者解胡語以告茂茂前將納哈出率其臂不得去遂擁之入時納哈出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北諸酋薄甚身涉沙河而上鄭國公八魯慶衆潰狀茂亦許勝中陰事爲勝員以是功二十一年永昌侯王克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慶州時虜王愛猷

識里達刺史漢北再歲矣子脫古思帖兒立王破
捕魚海大克獲而還玉開勝王乃在捕魚海東程
副將王錫曰將軍從千百里而軍不見虜何
虜自還將何所獲乎見主上王乃今諸軍不
而虜母虜見煙火乘夜奔抵海知虜主營在
東北八十里破之會大出虜沙畫將虜不意我
奔至則大驚脫古思脫木兒急其太子天
十餘騎跳身遁至追不及獲其太子地奴等及
妃主百十人降官酋男婦八其後脫古思帖木兒為
千人馬駝牛十五萬還其下所絀落潰散

上勅禮部言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
乃清虜主北竄為其下殺所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
列門等阻兵自固爾禮部可移書諭二臣如有意南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三人

來聽入朝如決意北嚮亦聽從所欲古之人有殺身
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宗而圖功者人所志不同
不可強也而捏怯來等遂皆降建文中韃靼避不稱
元復其國故號坤帖木兒鬼赤力再世避大號稱可
汗御稍稍仍用漢官名永樂初

上書喻鬼赤力可汗令通好不報四年復喻之曰朕嗣
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治惟欲萬方各得其所今海
內外萬國臣順和樂嘗遣使致書可汗謂宜通好為
一家而可汗不悟拘使臣掠邊如故夫天之所與孰
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興之昔天命宋主天下立十

餘世君德不厭命元代之元數世後天厭其德命我
太祖高皇帝代之此皆天命何人力能致也語曰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自愛猷北徙而來至今可汗更七主
矣爾衆身不釋甲胄手不釋弓刀東遷西驚老不得
終其天年少不得安其居是遵何過非逆天之故哉
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休邊
通好用寧息爾衆同享太平之福顧不建與若必崛
強欲以力較朕亦何得獨已可汗其審思行之文綺
二表裏致朕意復不報後其鬼力赤以非元裔衆不
而絀虜迎本雅失里而北欲立之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三人

上賜書諭之曰元自順帝來瞬息七易主矣未聞一人
有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矣今阿魯台等迎爾俱北
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結肺腑者久未必能棄親而
就疎爾保身不易哉昔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
東樓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我

皇考於元後存恤保全如遣脫古思木北還後為可汗
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即古帝王與

皇考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去就之祭所宜三思
朕愛人之誠同於曠日故遣使諭朕志明年本雅失
竟立復遣給事中郭驥往與通虜殺驥不報於是遣

淇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上諭福曰本雅失理逆天道驕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

戒之出開平而北即不見虜必時時知對敵日夜嚴

斥望即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為虜

所紿福竟以易敵而蚬大師殲焉福出塞率千餘人

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

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在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

以福喜曰可矣此虜之書矣時諸軍未集者皆皆

遠泣去曰將軍輕信諱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

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獲我微疲極取我耳將軍獨

挑之夜多燄炬鳴炮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我

大甲至併力擊之何不克也即不獲得全師而還

足矣武備侯聰亦力言福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

薄虜諸將不得已從之

上聞之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務其庭種滅之拔

亂原尚書原吉議以為師出塞遠則餉難請用武剛

車三萬輜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

城貯之留軍守再十日又築城貯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二月

詔曰朕受天命承 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

從化獨北虜殘孽肆騁暴虐使撫循輒見拘殺恩

既過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具運已絕俯驗人

事則彼眾已離今親帥六軍以彰天討且必勝之道

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

弔怨未有不殄滅者也蕩除有罪則沙漠汛清撫綏

顛運將殫場寧謐庶幾一勞永逸勉實永寧於是

命戶尚書原吉兼總部院事輔 皇長孫居守學士

廣侍講榮幼孜從三月發 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

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渴

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樂海五月至

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幸衆

戰大敗絕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款且請得併女直

諸番以內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更淮曰虜狼子野

心散則易制使得併為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

上太息曰淮議善准如立馬高岡靡遠不見他人平地

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犬破之靜虜鎮於玄石坡勒

銘焉於禽胡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又勒銘焉乃班師

秋七月還 京上故嘗親擊胡至謁歷指所過山川

山皆伏在下矣至與和達望高抵近乃新平曰此

山脊也若望山空池即鐵騎十群能飛度耶多鳴鑾

成曰時大伯顏山其西北則小伯顏山東北即開平

少環環曰古交河在答刺洲是西河所交水色白

今唐碑尚在次小甘水曰此女貞也山腹有水色白

草木豹虎色卑如之是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

至此則望北斗乃在南矣經山縣海曰此周千餘里

河曰：是秦古木，所與地中於是水雅先里，與河同。破之班師至靜，虜破阿魯台，勒銘玄石，拔立馬峰。銘曰：維日月，明神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餘山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歷醜，是役也，士之饑。虜山高水清，永彰其武。

上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晏大酺，將士士酺已乃肉食。蓋恩念如此，會阿魯台與瓦剌相讎，殺窮威南保塞乞降。

上曰：虜黠謾難信，然天地之仁主，獲育豈顧擇哉？納貢使封焉和寧王母妻封夫人，數年虜頗桀敖，虜使至。

上拘留苦之，而虜改與和。上親征類于，上帝告于宗廟社稷，厥明載承天。

門禡居庸北山川告旗，蘇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抵鷄鳴山，虜遁釋不追，曰：虜得欲急走，追之徒勞。

止勿追，需後出不意，蕩其巢未晚也。大捕鹵而還。上仕位之二十年夏五月五日。

上親征宴羣臣丁卯大閱，御征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歌。庚午召列侯騎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

破之遂擊元良哈，蕩其巢而還。時營陳甚設，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外騎中機營環騎卒之外，又有長堤，周二十里，而軍令。

萬全諸將請分紅還擊之。上曰：不然，虜慮大軍還，搃算故為此牽制之，脫分兵正墜其計。此其衆不多，知大軍北破，膽失其何敢攻城？母分兵已，朱次殺胡。

原阿魯台盡乘甘馬駝牛輜重于間，樂海之側與家屬北遁。上曰：獸窮則得，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無窮窮追，盡收其畜產，焚輜重而還。遂班師，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散其畜產，焚輜重而還，遂班師，是夜召也。今阿魯台遁而元良哈散其輜重，當當步騎二軍分五道疾走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虜聞有師報必西走，朕親以兵從西道要擊之，虜破必矣。五軍會而元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輜重走臨澤中。

上麾兵盛之，前首數百，給餘自臨澤卒積死。上東望望見虜衆復聚，乃麾兵從山後出其左，又分兵其右，親麾兵渡河扼其後，驕之。今甲士持神機弩入深林中，為覆日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林中，伏卒起，虜大驚走，渡河大潰，傷累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首虜所居，疾擊之，追奔二十里，蕩其巢而還。時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七月。

上出塞次萬全，不見虜而還。冬，鞏親王于也先土于率部妻子來歸，封為忠勇。

名金忠，虜降將，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當誅也。願捐軀為士卒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茶毒何？

上曰：卿意固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盜邊乃親征。大學士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帑以數擊胡，置士苦騷，師出時廷臣交諫，戶尚書原吉繫掖庭，兵尚書。

賓自經絕而虜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時乃

上竟以陟方殂焉豈不哀哉

章皇帝即位給本雅失里妻及其外母米月五石會廣

諸酋數相構戰塞下款塞言欲降

上勅總兵武安侯亨言聞阿魯台與剌脫歡戰敗假

息近邊使云欲降宜嚴為備歸正人傳赴

京師虜

多詐受降而受敵已阿魯台敗兀良哈駐牧遼東自

遼東入貢

上勅總兵言往虜使自宣大入今顧從遼東宜謹為備

上至燕武園武庫耀威不自耀如此聖之至也

國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四三

虜酋也先者剌王脫歡子也脫歡并阿魯台之眾

欲自立而眾不附立元世脫脫不花奉之脫歡死也

先眾益強而脫脫不花弱甚不能制更妻其姊以魚

歡正統初二虜使並貢得賞賚過望而喜我通事人

又往往為好語謾之也先愈益喜因請婚通事人陽

應曰諾已謾之也先為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乃大

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遣使大貢馬為聘

而 朝廷曾未之知也答 詔語不及婚則大愧怒

盡發其種落入犯邊闡王振用事顧自愚怙中國威

重以為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主 親征闡大臣皆不

得預議百官伏 闕上章留不聽丙戌命太監金瑛

輔 郕王居守而 車駕發 京師出居庸過懷來

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八月辛酉師復於土木

上北狩百官 廷劾振罪振族誅

景皇帝以 皇太后命即 皇帝位遙尊

上為太上皇帝時 國遭大變眾恒索無固志侍講理

衣占象倡言當徙 郕大臣百官業有遣家室南避

者於是尚書謙慟哭抗疏言 京師天下根本 宗

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亦咸在令一

動即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也且天下全盛無動

國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四四

搖而 京師城高堅足待敵獨 乘輿偶跌行必復

柰何遽議遷乎大監金英王其議左右之宣言曰今

日之事君臣當守死社稷有言南遷者

上命立誅之下榜諭眾稍稍定而固守之議遂決冬十

月虜破紫荆擁

上呈南進薄于都圻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

迎 駕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參議復中書舍人

榮克九卿如虜師 朝

上皇上皇密諭曰彼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 長陵

獻陵 景陵殿寢門游騎四出南至盧溝朝議欲

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閫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薄虜敗之大總兵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孫鏜王通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遁遁而伯顏木帖兒素上皇出紫荆關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書石璞鎮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起周忱為工

尚書復巡撫南直隸督蘇松餉運於是戰守畫大具而虜使來輸平方虜圍大同時擁

上皇至索金幣約賂至駕歸大同帥郭登繕戰守備益力已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狗宣

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虜以

上皇為重質肆危言嚙讓少保謙賜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於是虜知留

上皇終不得大賂庚午八月乃以好使奉

上皇迴蹕還京師蓋是時中國全盛主德無關一戰

而六師大覆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賴

景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畧措勝於廊廟未踰年而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變劇大而成功速亦亘

古未有也既而也先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下

廷議言官以為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為難

下兵部尚書謙曰臣職奉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

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制曰使勿遣於是勅

也先言太師求各使本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

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

邊人皆之遂將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後少遣

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為詐冒防太師并各頭目差

正副使三十人甚勞苦各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

等官已勅諸邊鎮練兵為虜防會也先弒其主而自立來貢稱由盛大可汗由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

書禮官儀制郎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戎狄酋長之

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號為天

可汗元世祖為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乃

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弒主僭號名貫入外若

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

酋羣酋瞽服且遂為中國患莫若賜勅別封為敬順

王或瓦剌主便而安遠侯溥給事中林聰徐正等

仍稱太師禮官會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為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勅書宜稱為瓦剌可汗示羈縻便詔稱瓦剌可汗而勅文武大臣條備邊長策以聞都督俊請大集兵團練為搗巢計言異時也先雖橫而諸酋角立者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就試照覽不花并其眾東自女元良今野人西至蒙古赤斤以密受正東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輕重在哈刺莽來去不繼約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柔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肅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為險阻之處量守禦邊日壯勇各選老成諸戰官將之西赴代州東赴永平結一團操選京營騎兵中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宣大合宣大江列營守焉其兵其未正營兵赴偏頭關一帶後代為

前其部署既或拘絕房使以激外或激發叛逆以正其罪同彼來侵我兵堅壁清野坐觀變而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吏前不敢進後不得顧比還相收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之則實戰勝下本兵少保謙言也先違天背德之罪惡已盈我之讐耻宜雪俊發憤徇國固其理也但與兵舉事繫社稷安危即如俊言萬一我軍出境賊遣偏師牽我而別遣犬羊由間道乘虛以搗我而我備已撤則非萬全也且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之寇盜未除河南之流民嘯聚豈可輕內重外不豫防而輕於一擲哉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則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竄乃

欲糾兵涉遠乘一旦之決以策事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誠未見其便時謙以虜奉

上皇駕南還而討之無名內卻俊難顯言獨本其為國達慮者如此而大信固在也已而也先以殘酗失軍走遂野死自是虜諸部瓦剌小王子種落益分反覆相蹂躪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有所左右也以故雖時入盜邊而內相猜亦不能深入若久留也成化中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入貢由喜峯口入挾三衛與俱先是比使入貢由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旨下言此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絀其心虜使患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陪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由故道殆其結各虜由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其機牙於是賜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引他夷混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故全也今爾貢兩月再遣使臣又同朵顏使從東來上刺朵顏俱我屬衛朝貢自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自今當順天道敬中國體爾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

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大同入 朝廷得壹意款待
篤世好虜大懾服當是時虜阿羅出者結仇加思
李羅忽者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中而中國被
虜若亡命者爲鄉導頻歲頗深入內郡爲寇災已而
仇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
汗以仇加思蘭爲太師尋殺之而引兵入榆林寧夏
掠環慶遂至于固原 廷臣數議搜套復東勝不果
而時 國諸邊督撫無慮皆得人以故無憂憂後乃
有大師火師者故小王子部夷也弘治中苗產富於
小王子與小王子爭地而議者言苗人貢從邊關諸
盜熟險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細請開關却意
而火師遂邀結諸部迭入宣大寧夏塞殺吏民爲累
四年春虜入榆林秋入花馬池遂至于固原諸將陳
瑛朱瑾馬昇秦恭逮論死宥戍邊召尚書紘兼都御史
召都御史大夏入兵部爲尚書會都御史閻仲宇
督大同虜入而大同師大郤於是
天子發憤銳意捕討虛召閣學士議出師曰墩軍皆
赤子虜捕殺之不道非致好不可矣輔臣健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動調未可輕遷進曰
邊事急 京師居重馭輕尤急 京軍未可動也

上意猶未息東陽曰邊大同稍險遠可自支而潮河川
去 京師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朵顏頗交通即潮河
川古北口當必有內間僮 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
賊在大同未委所向僮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
之此不戰自弊之道也
上曰虜驚甚不擊之不武即未出宜敕軍備豫以需皆
頓首曰備之善已 召兵尚書大夏 諭如初大夏
亦力言未可
上曰 太宗時頻年出師捕逐虜窮其巢擊之乃動無
不克何也大夏曰
太宗時兵精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辦虜故利也今承平
久將懷士脆糧乏馬頓人玩法而不習兵奈何得效
之乎今出師非獨不能殺賊抑且暴害邊人有損無
益也時中官苗達陰主用兵畫欲徵爲利故徵及之
上憮然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乃寢師 勅諸邊嚴防禦
而定當是時諸邊業困弊然
天子仁聖大臣恭和民物殷阜內治平明而海宇宴然
並受其福以故安會
孝宗崩逆瑾竊柄輔臣本兵諸督府經國者相繼逐而
邊大圯邊臣建白獨云進若干里扞虜退若干里固

我我竟日退虜患日進而是時火篩與小王子相讐殺而小王子益衰其後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遜入于河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迫塞下矣阿爾倫死子幼不得立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而二子曰吉囊曰俺答皆黠多智俺答駐牧開原上都迫附宣大而吉囊駐牧河套中追寧夏延綏南竟于太原其後二酋結諸部解讐爲盟誓招中國逋逃習火炮礮器械歲深入犯邊於是小王子種復最強嘉靖初

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在邊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

明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邊然於時虜或東入遼東或北掠漁陽宣大或西蹂榆林又西道松潘瞰四川矣其後

上既玄脩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耶督撫大臣往往逮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閣大臣笈國者頗倚寵納賂滋章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徧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掩罪以故邊大圯而虜患益滋十九年吉囊俺答二酋者分道入宣府掠蔚州駐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已分道入大同大同軍與約言爾無我掠我無爾虞虜嚙

指折箭誓而去遂越大同度鴈門抵寧武入嵐靜殺

人蓄萬計掠固原二十年虜復入太原屠石州二十一年吉囊病死子扳不孩牧套中而俺答糾數酋入掠太原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虜二十餘萬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時胡莊肅松提學山西發憤條邊事其具且言臣於六月中在山西省中見吏民捕得虜所遺諜稱虜自去秋搶與嵐等縣得利後入春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部人馬刻期南侵其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可諉曰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設方畧簡人馬繕器械務爲不可以待敵即力不能亦當疏言其狀請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之誠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絨口養亂束手坐觀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款令勿殘已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遣而使之長驅深入衝行內地如蹈無人之境也夫受閫外重寄爲國家封疆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道意廣欲奢日冀還陟既不以地方爲已

明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責而總兵等官又欲僥一時之倖而嫁禍於後人以致虜賊敢於深入而不忘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內侵仲尼深罪齊晉之不能討則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語有之曰蟻穴不窒將為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言微之必著而積漸之為害大也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警疆場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入關南與嵐靜樂之境矣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

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遙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亟朴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正統中也先人寇賴清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以有懲也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凜凜然常若百萬之敵壓於境日夜蒐捕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疏上
上拊髀歎以為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嘻笑之以為越職自炫嚮非所宜言也欲頓感敗之擢山西叅政備兵

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橫歲深入而輔臣規

上意厭聞兵諸警謀不時上二十九年秋八月諜者言虜駐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數處御史王忬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地平漫無衛戍可瞭望虜即鳥舉如景不可搏請固京師而集廷臣議戰守畫召郡國兵入衛急京師疏發即身馳往通州遇虜令毋西夜登陴則虜已闌入薄城州而軍蟻附之矣時京兵少壯者已悉遣餘僅老弱多總兵提督太監所役占不能軍檄邊兵入衛不時至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守之集天下武試生至者料以從詔都御史商大節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合坊甲保伍列諸門而都門不啓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復我中貴人為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禮尚書階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上乃御便殿出虜書示之命階出集廷臣議當許與與否廷臣相視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何必問問則奸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

宮闕壁扼我吭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爲
今計獨下罪已詔追錄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
錄後赦給事中沈東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金
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東以理尚文功得逮故
也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
徐議守未晚貞吉怒衆叱之爭之堅錦衣衛經歷沈
鍊申趙語太宰夏邦謨目攝之曰若何小吏也鍊曰
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書
階持衆議上弗予貢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
光燭天明日

昭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五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畏敵致虜跳梁如此恨恨
也出御殿跪羣臣午門立捕兵尚書丁汝夔趣具
獄論死僅畧刻獻上而法司猶見謂比周冀緩縱廷
杖之多奪祿褫官汝夔毫而薦虜至溺下目直視罔
措故誅以明威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楊守謙
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曰極知不敵然京師急義
無所得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使賜齋問勞日數至輟御
膳飲食之進兵左侍郎會咸寧侯鸞以大同師至陽
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

上而虜掠郊關近郭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
院別墅在西山者壯麗甚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
外虜騎三數輩派進退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
不擊而中貴人請趣護西山又守便宜急京師持
不行於是環哭相告言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
不擊見國危急見生民荼毒固念聞怨詛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聞宮中人相向
哭則大患逮守謙入立誅之詔大將軍驚盡督宣
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變實中情怯獨
大言厲姦外臣容顧以軍乏興爲解望戶部戶尚書

李士翱得

旨讓褫冠服領事已虜剽得金泉子女

五

無算意欲滿乃循諸陵而北翔徉去終憚不擊而
沿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脫之虜去復尾其後
名截殺名追捕實不一當虜虜既退乃收斬虜所遺
我稚弱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虜所至書牆壁先是司
業貞吉廷議語激爲當路所側目欲令嘗難事困之
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肅萬金宣諭行
營軍貞吉行至軍大將軍鸞以其爲名高也者故抑
之聞且至輒引去不受餉貞吉莫能難恚獨自持餉
金歸竟以失餉下獄杖謫邊縣尉年明鸞爲虜請通

馬市市馬實欲以中國為胡奉記紓禍駕部員外郎
楊繼盛疏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躪我 八陵虔劉我
赤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為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為
繆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脩
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
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便邊人媿好衣美食忘其
憤而懈於備虜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猶
得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
過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
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蓋其人內迫於 國家之深

商英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恩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於敵之重勢則務中
其欲以求寬惟 陛下獨斷 下相嵩等八大臣議
皆憚驚唯唯驚密疏爭下繼威 詔獄訊謫官乃馬
市則費金幣萬計顧獨得驚馬乍市已即禁牝牡駒
引之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待一馬而盜寇邊自若都
御史道謬焉首感謝表以聞又明年盡得驚通虜狀
乃伏誅御御史道言虜欲以牛羊易米豆幸聽許
御史王紹元言前馬市南父搶攘隨作脫既
輪米豆後藩籬既微盜益克席充長驅何所不至
且東南之將輸已竭西北之儲蓄尤艱又安所得米
豆以填無厭之欲乎於是勅追諸常澳恐為國辱而
道謬罷官○吾學四夷嘉靖元年秋虜入花馬
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七月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
虜四年虜教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起少傳太學士

陽一清為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邊防未幾
召入閣六年八月虜入寧夏提督尚書王守仁
抗雄禦虜斬首三百一十七年十一月虜大掠寧夏
是年胡世寧為兵部尚書起王璉總督邊防陝西
亦得利去璉請脩邊牆據要害且堅厚至今賴之
九月虜入大同塞掠并坪應朔是年李承勛代世寧
入宣府五月虜入漁陽塞入遼西塞大入寧夏六月
貽書召小王于李承勛以爲不可力阻之九月虜寇
陝西遼東十月虜入大同塞掠并坪應朔是年李承勛
京營紅旗之虜去遂止十一年二月虜掠吏民遣將出
陝西內郡是年虜道松潘瀘冠平川西境十二月
十月虜復掠大同塞掠并坪應朔是年李承勛
大臣復撫大同塞掠并坪應朔是年李承勛
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由青沙峴出花馬
池塞路督中數竟以功報陞實有差巡撫御史劾總兵
劉文自功掩罪不問自是歲虜數入塞掠塞土人畜
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十八年二月 駕幸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為行邊使
出帑金五十萬賞塞上將士八月虜入宣府塞西路
參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入虜伏虜殺我
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益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
時虜酋青台吉哈爾台吉鄂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
同物兵梁震多丁數千素勇悍善戰時虜酋營震
卒震妻乞收尺籍二百人餘皆走降虜十二月虜入
宣府深井諸堡建總兵江桓丁詔獄虜入榆林塞
殺將宋隆十九年二月虜入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銀達
賊盤據於西海番族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
馳套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疏入報
計焚劫虜酋長驅而出總兵江桓入米脂殺掠人畜
虜退以提督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
神鎗銳炮千計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
月風雲下兵叩關防邊方各言官交章劾兵部尚
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
州盡破其關廟塞塞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虜
酋十人持旗時馬負十日食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

巡撫張子立謫戍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
總督侍郎留銳上復河套議二十六年冬陝西澄城
山朋分而東西移五里金河西德安威寧侯仇鸞
為其奸謀彼逃駕遂計統行路掩敗冒功妄議
復套器中人情大指亦連統詔徵出兵柄臣書相
以折代統落少師夏言官以尚書致仕時柄臣深相
傾銳至坐交結近侍律死西市并連言言時行至丹
陽府逮論死械繫歸衣獄釋不問七月八月京師
地五震九月虜大入塞有抵居庸關臣謂虜以河
套故報復也十月言死西市二十八年虜入宣府大
同二十九年八月掩答遂入漁陽塞犯京隆慶中俺
答孫把漢那吉以小恙故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
解以為一胡雛於中國亡繫也提督都御史王崇古
念以為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餽餽與馬逢其意具
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今俺答而急之與則因
與為市必繫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砥礪之
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與戎因而撫納如
淳質子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遙足羈縻俺答老且
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蓋有其衆而吾有一屠耆
谷蠡秩秩之器塞外以觀其仰仰其與黃台媾我則
兩利而俱存之其不與媾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
輿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是時俺答
老傷一孫突南走計中國志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
也則日夜泣目盡腫已聞把漢那吉乃收養得官則
大喜過望於是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

祈那吉還崇古要以盡繫諸逃人為主畫為羽翼爪
牙者以來庶得遣於是繫逃人逆桀者趙全等八人
以來易那吉且折箭誓率親族內附內保邊崇古為
奏上請封下廷議時中國固苦邊然莫任後難
廷臣見守故常議洶洶不決閣學士主其議於是
詔歸那吉而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子弟各都督同知
兄弟子各指揮千百戶有差而趙全等磔西市於是
諸夷解辮髮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邊以靖安而
中國速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即以之為市有深創矣
上告廟飲至加齊帷幄而崇古進孤卿於是輔臣合
疏言頃北虜塞三陟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闕城
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
廷而臣等所為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
馬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迥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
其願則狂獗而反噬為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
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綱約者也嘉靖中北
虜求貢不過食求實資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
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却其請而斬使者
絕之於是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

或在昌薊甚或直抵 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
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
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 國家
使其孫委命自至賴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 德
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
受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躪可以免
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
遣此其一也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讐懾百蠻况
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
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六三

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主之德威於海
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
桀獷之咸賓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
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
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
所在也虜自庚子倡厥以來

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 詔脩舉邊務者屢矣然勞
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
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即有脩爲隨經殘破方尺寸
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績累以日就于成而

徒費無益也今虜既效順邊境無事正國家閑暇之
時積我錢穀脩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
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
人以散勾引之黨即有沉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
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曰
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
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不
克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波能尋盟
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即我待遂興問罪
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謨國者本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六四

畫之所在也由前二說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方
取必於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息沿習故套
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固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
過不可復得邊備寢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
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
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督撫
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賜 勅戒諭責其
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
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每歲
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

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與中國之元氣日壯而廟堂得坐勝之策天下幸甚

元良哈古奚契丹種也居京後薊州塞北為恩漁

陽為元大寧路今為朵顏福寧大寧三衛夷東起廣

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

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為大寧皆

逐水草無恒居而朵顏最強又分地特險永樂中以

扈靖難功得地以為分歲額率二百貢衛率百人宣

德中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

上曰不可古夷狄來不禦去不追今諸夷雖不時貢然

亦未犯邊遽加兵非懷柔之道勅邊將言馭夷宜

寬用兵宜審其餘部伍謹防外輕議兵三年秋八月

上大閱行巡邊英國公輔陽武侯祿以師從元良哈犯

邊師出喜峯口虜獲于寬河九月班師上在邊報聞

曰天龍吐冠司授不也召者將謂之曰虜謂邊無事

故來瀛朕親在此必擒之勿縱也兵部神速此出喜

峯口路險隘大軍行無虞朕當以鐵騎三千出不意

多三千騎足勝其兵上曰兵在精與多不意

昧至寬河虜營二百里單虜望見易之悉萬

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獲其首級三

人虜初謂神機營虜沿走親見黃龍旗大駭怖知

上親在也單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勅諸將搜巢

族類往不反矣上曰去留惟所欲朕為天下主罪

獨少二人耶朕遇二人厚果懷恩當有以報朕恩
欲去即朝夕置左右寧能久繫之耶或請姑遣一人
順其意上曰朕推誠待物遣則俱遣番人適使
之蓄疑何益遂遣之已也把台戰疾力大克獲而還

上神武本天授又為皇太孫時從

成祖北伐閑於兵而國初壯士健馬經百戰威震於

殊俗宜其克也當是時驅三衛夷還故地復大寧為

藩翰豈憂虜哉其後前部落益番頗為北虜間少繼

艾陽順陰逆迄于今先統已之變福餘大學為也

先惠掠三衛而去自後為北虜間捕暴諸關塞索

不鹽碎亦未敢出塞淹殺虜功也弘治中守臣楊友

張瑄以燒荒出塞淹殺虜功也弘治中守臣楊友

順都督花來添貢往往稱親北虜以伺疑中國

使責問故花來謝不如此其子以來不即行

誅花當懼如令嘉靖十都御史王大同欲通孛顏與

三百一不許請一百不許許補貢失期者二百

人二十五年將一不許許補貢失期者二百

兵擊上召輔臣入與計問學士高言三衛為國外

不宜承動兵人督導者獨奸人不可究釋詳事得沒

而金幣帛馬示羈縻已滿州督府得各丹兒陳通

陰有差大抵三衛夷喜倫對為反後虜家至則逢之

為鄉導而貪中賜國子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

得預防故迫之則國子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

絕也○東北為女直女直古肅慎氏在不能絕亦不東

奴兒干都司以良哈南滿朝鮮國初降附永樂中設

建州開原比近海氏喜種善州紡織衣食頗有華

處要害居中為雄其左右二側尤無賴諸夷地勢
聯絡而五嶺喜昌石門陰塞焉咽喉後諸首多死諸
子孫不得官以舍人入貢宴資大城念思成化中
寇遼東邊令左都御史秉提督武靖伯輔總兵討破
之明年乘撫順清河發揚諸堡而夷入塞大殺掠巡
撫陳越不能禁禦檄撫按進貢失以為功命侍郎
馬文升出撫邊是時大開且方倖用事巡撫劉敏成
服郊近奴事之而文升與抗禮直倖功主敏言獲諸
夷而文升持不可馳至鎮撫定直還奏文升禁不與
建州夷農器往即訊報具如直言於是下文升詔獄
定西侯純文升所禁實鐵器非農器也直以勅建州
功加歲祿鐵進官明半夷大入塞忿修殺其吏民及
直敗鉞逮下詔獄文升始昭雪復官先是越請討滿
夷踞上下廷議余尚書子俊言建州遺衛
祖宗時惟羈縻不濟今罪狀未遂征之非
不當亟疲師自方欲遣功臣寵抑不聽而禍生先是
新御史乘言建州毛憐等諸部來朝貢還臣以禮部
定擬名數驗方物貂皮統黑馬肥大始聽貢否則拒
之黑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故諸夷
非三衛提送自聞中國之待夷使來則嘉其慕義去
且勿追若必貢其財貢之厚薄易難容且俗崇
非厚往薄來之意也請更定其制禮部部覆請飭
遼東守臣自後夷貢驗
比遼東傳海國曰朝鮮古
穢貊高句驪之地洪武初王王顯首上表賀 郎位
賜金印誥命金綺冊封為高麗國王十年
上諭中書省臣曰曩高麗貢獻數朕遣使諭意今毋勤
今歲使迭至險遠聞往所使遇海風幾溺幸脫歸古
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
夷戎世一見而已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
通禮樂非他邦比宜今三年一聘小者比年貢物裁

止土所產布十匹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
邦亦明告朕意後王顯卒諡恭愍嗣王禍昏暴好殺
國相李仁人劫囚禍而立子昌已廢昌立瑤國大亂
而仁人子成桂得遂有高麗使入貢
上曰高麗限山海僻遠為東夷事隱曲不可詰非中國
所治從其自為聲教可也其勿治成桂請更國號
上怒盡却方物索集投雲南
年賜金印誥冕服九章宣德中朝鮮國王禡遣使獻
海青鷹賜磁器報之且言朕不貴異物也後勿獻自
後 聖節元旦皆遣使貢賀王請封慶弔使無常
朝廷有大政使頒 詔其國王請嗣封使奉 誥往
封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職方
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
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
祖宗微意令毋易窺中國淺深也自鴨綠江抵前屯徑
恐貽他日憂 詔貢毋改道其國東西相距二百里
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
肅州縣而京畿道居其土中其忠孝慶尚全羅三道
地廣物殷州縣雄鉅尚詩書人才倍諸道平安咸鏡
二道境接韓朝尚弓馬兵勁精東南兩海北隣女
直西北抵鴨綠江俗亦謹好文宗釋尚見官吏閑威
儀戴折風巾服大袖衫若皆葭茨衣多麻苧以田制
俸以統酒法無苛條利不慘毒山川尤都神嵩北
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人 哈密古伊吾盛地也
參扶峇其大都與中國同

循京師右轉為河西外徵酒泉敦煌以比國數十從
取道焉永樂初封元肅王裔妥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俾捍守西域察諸番向背而諸番入貢表文令譯上
分兵衆居苦谿城又西為魯番北為瓦剌成化中
哈密國王死無主後王毋理國事土魯番速壇阿力
攻哈密虜王毋及金印以去自是屢命大臣行經畧
竟莫得其要領迄正德不靖嘉靖初留國者深相傾
各主哈密議各右其黨翕訛反覆而西事大劇未幾
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魯克帖木兒中廷議請釋脫魯
今順王賜印誥王帶示朝廷威德國再傳無嗣王
不子脫魯王母及金印以去速壇華言王也詔高
陽伯文師討之駐苦谿不敢進謬言不見者
已阿力死子阿黑麻未及肅王臣請因問封文
母乃阿黑麻嗣忠順王以復哈密私治阿黑麻益
壯乃訛曰等與非脫魯使安得王哈密哈密我
我當三乃許殺罕慎使不貢封其酋書為文升
外夷與哈密各有分地何得通使又得并王
密也乃許殺罕慎使不貢封其酋書為文升
明已獨城池與金印文升中自念哈密故有回
回畏元兒哈刺及三種共一脈以居非貴種不
又且山有數小種時擾哈密遣得元遺孽嗣封填之
始不可靖會曲先安定王者非使入貢則忠順王
商文升乃大喜其族子巴今嗣忠順王然曲先
本難犯罕慎又異其族子巴今嗣忠順王然曲先
復入哈密罕慎巴及金印而去侍張海都督黑
往罕慎又才效獨倚嘉峪關請絕西域貢以時
下獄滿官文升請安署土魯番貢使小閣廣閉嘉
絕貢奉可而阿黑麻遂入哈密稱可汗乃身還上
魯番而今其西牙蘭極有之文升大恨曰虜大猾引
用陳湯故事終不畏會肅州無有皆押罕慎以奉

至又并召與諸悅之撫其背曰汝諸夷情知西
路今計將安出肅曰此賊點非渠之不可從罕東
各密有間道徑可進兵兵不十日可至誠得大將忠
有膽力者將之虜可縛也文升曰善於是命河西巡
撫許進調兵食劉繼彭青將精兵二千即發罕東
兵從間道襲牙蘭清野關外候罕兵不至則進天
路行不能疾又乏水草牙蘭調知頭匪去唯獨罕
或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無益不當賞獨軍
遠正勞苦當賞上念邊臣出師寒外與若甚各
賞有差而阿黑麻以不得通互市而害乃遣使將
巴靖王象笏復劉之哈密而阿黑麻不肯行撫臣
巴及金印以來求前職貢使且通貢矣舊於是賜
巴秉城走罕肅鎮巡官復遣劉必納之而阿黑
子拜才嗣劉福暴叛中肅鎮東走土魯番於是滿
兒復以兵據哈密河西都御史彭澤方半蜀有功
為漫書索金帛無河西都御史彭澤方半蜀有功
大臣經累索哈密而御史彭澤方半蜀有功遂
澤率其肅軍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言治病者
無二若奕棋者局無二耳肅諸路既既璋璋制而
遠澤足代之任難也不可不聽澤至鎮以為勞功
遠夷非計而夷以利啗也遣通事賞金幣詰土魯
肅哈密復據印得之而以西事平肅召還掌院事其
土魯番復據哈密為甚問者收緊肅州之調屬夷切
身持戰疾力日聲言結瓦剌乘虛搗其巢土魯番
進則時天子多嬖倖土魯番度中國可問也則
使奸回通那者于賄權倖以私仇入為上蓋子
知兵部三法司行河西即訊於是兵尚書璫劫澤
命納金幣肅復失信落璫并逮昆九疇論死尸
元璫禍成澤起為本兵是兵侍郎九疇論死尸
滿速兒寇甘肅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解其州圍策
赴肅州夜率衆問道行疾抵肅州而虜果急攻肅
內外夾擊虜遁去時朝廷聞河西急遣尚書金獻
民西征以民至肅州而諸者已敗遂乃用九疇
為肅通貢利茶藨者絕勿通欲茶不得發腫病死
關絕貢而時議禮臣先後言哈密不靖由彭澤
關絕貢而時議禮臣先後言哈密不靖由彭澤

澤得召用者以閣臣楊廷和為曲庇故也乞急用尚書復以寧西即七年春起壞兵部尚書巡河而九時復就建張桂必為真之死以并罪王印刑尚書胡生率力爭言九時中勇再派全河一安得以功為罪得不殺謫戍邊澤獻民則任於是議不洵洵以陝西機德耳肅孤危救死不暇無為事哈密議棄之矣議禮者臣各言哈密於亦斤罕東聲稱洛一以斷匈奴右臂三以破西戎交董外以察吏情逆順內以肅甘肅捍蔽若曰哈密難守以棄哈密甘肅寧夏難守亦將遂棄乎西北邊都虜退尺寸則失尋丈不可棄於尚書環奏及分部諸所衛夷廷議胡尚書世寧言昔置甘肅左右欲因圖哈密下廷議胡尚書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帝以昇元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况哈密孤懸而徼外五千餘里去關中

御史下編

卷二十一

七

且五千餘里存亡絕續舉不足為朝廷重陸非大寧交趾之比乎且土習番至哈密十數程經黑水川中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然入貢往返負水而行况初封忠順王者本虜遺孽封未幾即絕而強立非類者嗣之三立而三為土魯番所虜最後立者乃叛我耶戎貽中國笑則何益矣臣竊以為國初本所封忠順王與所封元遺孽和寧順寧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於甘肅尤近今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故耗我金帛疲我士馬寤我財力以從之乎昔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誠不欲勞中

御史下編

卷二十一

七

國民爭不毛之地為國家慮至遠也議禮諸臣持不聽會田先衛人牙木蘭雅帳內附土魯番遣使請得以哈密易牙木蘭以釋憾本不欲報許世寧疏譚言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則反止歸順非叛羌比也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於事實工魯番善賈多術計自成化至今往往以珍奇啗時貴為欺負今欲甘心木牙蘭以携我屬夷而姑以哈密為餌釣大利此其謀甚忍而深乞勅王瓊為國中謀先復瓜沙羽翼之地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請勅降印庶且無辱命後悔工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衛諸夷即遠越流沙勢為合雖久正宜大震威畧以孤離其黨購賞義附使內相破滅此伐交之上計則如牙木蘭者當厚之以風變夷者也奈何乎與之使甘心乎疏上事得廢其後谷密竟為土魯番所據而前所分部諸夷衛皆為土魯番所逐失故土駐牧於河西於是北虜盤西海尾刺巢比山與河西諸夷落而三寸臣防美胡白不給固不暇援及興復西鄙事矣時北虜番數寇盜軍昌隆右驍勦殺而番向塞卒北虜秋復入邊官軍獨其巢動承勦言西塞土地被西海為虜番亦不刺所佔因緣內從慮日有吐蕃吐谷渾之憂昔漢魏克國不救而服羌段熲殺羌百首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虎

將者取快目前而任老成者固萬全策也之廣言
之明專克國之任以制馭西番上從之而王璣言
欲撫罕必先零遣司原入至岷嶺要
撫且勦撫定者六十五簇勦十六簇載三百七十人
而亦不刺駐放清海中自如鄭端簡言秦中老人曰累朝以
密之故勞費無已邊夷挾之為奇貨以邀求玩侮邊
將挾之為名高以取賞倖功罕慎陝巴方入而土酋
番之帥已至興復之賞方行而奪城池金印之報復
聞納幣之使始旋而衆蠻之師業抵郊外矣一時士
習又重聲譽而畧綜核嚙口說而賤事實不知中國
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
惟順則撫故實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馬端肅曰
西域下編卷之二十一
西域胡倚玉石射利不善騎射古未有為中國大患
者徐常靜之斯其言固善矣亦力把力蓋馬者龜茲
又西為散馬兒罕漢西域也地居沙州西
多技能東距嘉峪關九餘里矣又西南三百里為
哈烈今之回火州在唐密西偏弘治初撤馬兒罕貢獅
子浮南海而入禮科給事中韓鼎曰陛下初政放
珍禽異獸天下莫不聞今未踰年而蠻夷入貢獅受
之恐無以杜來漸况猙獰之獸非可狎而所過蹂躪
為勞費不貲詔却之為著今嘉靖中而域貢稱王
者多禮尚書夏言請國獨稱一人王云裁抑閣學士
孚敬持不可曰西域稱王者恐彼國自封授或部塞

相推稱王先年亦有三四十人者答 勅並稱王金
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一部議言爭言西域諸國
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餘諸國名甚
多朝貢絕少惟土魯番十三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
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各稱頭目親屬嘉靖二
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
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五十三人併數之則百五六
十人王矣前此所未有弘治中回 勅書亦國稱一
王若循近事答 勅率稱王又人與一勅非所以等
中國而嚴外夷也倘令戎各執 賜勅號令其部落
貢期無數勞難阻絕而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財力
以役遠夷非計也

上從言議西域自哈烈而外名國者四十貢或三歲五
歲至無常間始皆經哈密哈密破乃徑扣嘉峪關云
又西相南為西番本羌屬唐吐蕃也凡百餘種散
處河湟洮岷間及其西萬里為招納樓兒招納樓
兒者古天竺國即佛所生也為中印度環旁為東
南西北四印度大雪山在焉而東印度最大吐德那
回回祖國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尊奉之其教以事
天為本寒暑應候大觀江淮間俗重殺亦有陰陽星
曆醫藥音樂之術而天方古錫坤地舊名天堂風景
融和四時皆如春大都而西番夷多事佛奉番僧為法
王以治而嗣世以弟子亦頗用漢官衛國亦司徒司
空 國納乃俗以封封番僧六王贊善王剛化王
關故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封國師者
灌頂法師皆世襲手迄於今用漢法為都指揮使司

二日為恩載曰梁并為指揮使司一曰應答為宣慰使司二為招討使司六為萬戶府四為十戶府十七關化關教補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入大樂二法王貢無期每貢僧徒十人開諸王嗣封賜印誥製法僧惟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喇嘛僧二人克正副使以竹而火把藏思曩日諸歲歲納馬洮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諸歲歲納馬洮州茶馬司西寧衛使司歲納馬司宰茶馬司北河西置衛立軍民指揮統馬五王諸番僧徒近四川西寧衛宋將軍蜀諸番畏丁大夫丁大夫者海史大夫王也出鎮蜀最久威惠並行民夷安其宋將軍西寧衛侯宋晟洪武未祭中鎮西陲皆聲稱至今西番俗大抵皆教朴上琴瑟懷恩重利尊釋信誼其壯者務耕牧好浪湖而賤務老其山川崑崙可跋海拍支涅水為大河源出焉貢物多書佛銅塔舍利之屬成化中島馬入貢物四川鎮守及二司官言近各蕃朝貢人過多中詐冒不可詰且勞擾中國後替善調化等王每三年

差百人或百五十人從四川舊路貢其國師闡師等不聽貢其貢先期申報委官嚴查印信番字書辨驗實乃南夷中大國首安南安南古南交地漢交趾九真日南郡也其次國曰占城滿刺加瓜哇暹羅真臘皆世朝貢占城古越裳氏漢象郡地也瓜哇洪武中占城使來言安南數侵境幸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中國歷教所被服貢輸之地不敢輒欺貢上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上以誠占城安南既臣事奉貢豈擅兵相攻即馳諭安南令罷兵兵器不爾各但以安南故相為賜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律華吳方言各異中國人不可遣其遣爾國人習華

言者來習肄明年占城來 上壽如期至且言與安南復交兵而劔

上手詔諭之曰朕所為戒爾兩國毋深構者欲以安生民也古語有之禍莫大於好殺福莫大於好生故天之所惡者兵所好者仁也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即福祚延如必欲驅兵苦戰一勝一負必且有鷸蚌漁人之悔王審思毋忽

上初以南交雖僻遠與華異風然終文章之國許三年貢且諭所貢物必輕微易喬毋勞彼此民其後王貢物不如約且發兵攻占城 詔詰責而其王日燈

為國相黎季犁所弒立叔明嗣王來貢尚書已受其章將入 見主客王事曾魯取其副覽之見叔明名駭之乃言曰前王陳日燈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能隱遂盡得其篡奪狀

上怒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今擇陳王親賢立之否且行誅叔明表謝罪而解宋樂務季犁復弒其王日燈而僭號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奪上表言陳氏王傳國十二世而絕無當嗣者查故陳氏甥暫署國事來求封 詔許封而陳王孫添平從其臣裴伯耆走間道詣 闕訴 詔詰責季犁詳表

三

ト

三

卷之二十一

七七

極殺無赦諸脇從畢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
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行毋貪利輕進罪
人既得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揚功名於無窮往其
勉之時西平鎮雲用以征夷副將軍印 制即授會
能道卒輔佩印總六師晟率雲南兵由蒙自入奪宜
江次洮江輔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垓壘關入次昌江
進破其東西都明年安南時賊恃東西都及北江富良江以爲固於江北岸緣江皆棚築土城城堡相連自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萬守之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江海俱下轄以爲防而東郡城列參陳以守欲憑險老我師候晟軍至洮江比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城北之沙灘與晟合輔與諸將計曰賊備多而力分多邦其要害也今我

師行萬里至此無還理當其成

登既登烈火鳴角賊駭失措矢石不得發而丸遂見

十里用戈船載木立柵以拒師英國公輔乘櫓未幾
擊之破其冲壑賊伏收時海門以火靖人固

安南平訪陳氏子孫王之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言

卷下編

卷之二十一

七
八

誠萬世休復之會願幸不異蠻夷復郡縣設官俾霑
沐 聖化臣等竊伏計黎賊父子旦夕且就誅郡邑
事宜有統陳氏世絕無以廣 陛下興滅繼絕之仁
願開設都布按三司統郡縣撫齊人民成大一統之
威奏上 詔俟黎賊父子擒徐定議五月交南水大
作舟師畢濟而季犛及子澄若偽將相畢就禽師出
奇羅
海窮追卻督柳升冠軍而功成於是立都指揮使司立交趾承宣布
政司立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十七
縣勅尚書福兼布按二司事都督殷掌都司事勅交
趾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悌

力田聰明正直者及練達政事精書算習兵通陰陽術數方技人咸禮訪送京師六年侯輔振旅還京師上交吐地圖東西千七百八里獻俘論功輔進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侯將士並陞賞有差已交人管定反立季擴為大越帝遣黔國公晟發雲南兵往討敗績尚書偶都督敬交吐參政顯皆沒乃復勅英國公輔總兵破獲定季擴稱故王後請封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吐右布政使仍官其黨師旋而季擴尋復反九年

上以英國公輔為交人所憚南交亂非輔往鎮不靖復西史下編 國卷之二十一 七九

遣輔十二年得季擴誅之而是時尚書福在南交視民如子徇好祛惡勞來不倦每戒郡縣吏撫字毋煩苛諸新造邦政令條章無鉅細咸盡心平允父人愛如父母十四年召英公輔還豐城侯彬代鎮

仁宗即位閔福久勞于外召復內任尚書洽代鎮而交

吐遂搖宣德初總兵成山侯王通討黎利敗績尚書

洽戰死請濟師詔遣安遠侯升總兵尚書慶參贊

往討之師大陷時命尚書慶參贊六卿才望者以從

鎮慶與諸將起至有交侯升連破敵有驍勇而利於人請師之窮處頗備命安靖于尚書曰總兵之志驍勇公宜力言之喪情請在詎知非誘致也况

慶已為疾所起力為言升唯唯而已明日升與諸將騎獨前前慶據橋遠望四起并殺射死明日卒於軍又明日師困賊列於是侯通懼遂與利約還師南寧以俟命時交吐用師十數年勞費劇而上意內厭兵通以利表至言前國王遺嗣焉今在老願嗣封得永奉貢職

上召示英國公輔輔對曰交南本中國地將士勞苦數年僅克復當益發兵討賊耳輔退召尚書義原吉問之二人對如輔旨曰舉與之無名且以示天爭競也不可乃召示閣學士士奇榮榮稽首而對曰永樂中費數萬民命而得此今呻吟者未息困者未蘇也

西史下編 國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而復發天下兵天下不忍聞今許之生民之福也

上顧士奇問云何士奇曰榮言善且求陳後立之本

太宗皇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兵不得休餘十年民苦甚皆 祖宗赤子也行 祖宗初心保

祖宗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榮

之何謂示勅臣侍

仁考久 聖心拳拳以交吐為憂幸 上裁決

上曰卿二人言是也

皇考言朕固屢聞之明日朝罷出勅表示羣臣曰議者必且謂從之不武武所貴止戈民苟獲安何恤乎人

言於是 冊封安南國王 新交陸鎮守三
所府州縣文武吏士各携家來歸 罷征南兵而
下侯進獄廷鞠通喪師棄地內官壽護叛賊其激
論死餘罪有差 治表稱安南國先臣三世上
死利權國事未靖 詔利臣和以時封已乃言
權國事而利權國事如故 成化中大閣直既掩建州
女直貢使以為功愈幸兵乃議征交南以 中旨索
永樂中調兵籍甚急時劉忠宣大夏方為職方郎馬
其籍不出尚書譴吏必得之章不出乃徐入言於尚
書曰今天下洶洶東構禍高麗比挑釁達觀今又優
事交南即安危未可知願力沮其微尚書曰善吾不
乃慮也乃得寢 正德中黎氏八傳至明無道多
所就登庸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漢而營海東齊居
靖中莫登庸篡其主自立又貢久不至禮官討請
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往體察行兩廣體勘而登庸表
言黎氏世絕登庸以遺命權國即求貢未獲願奉宣
於是命威寧侯繼繼兵兵尚書毛伯溫督師至廣東
議方畧進討便宜行伯溫至廣東與撫按臣召集
土官有經國遠慮者與集議官以馬南交用兵動
數省難卒未可解計莫如撫便 時知廉州府張
此府郭汝愚議言自夷狄惟備夏則誅未聞以
不達通貢而恭敬中國以誅之者

非中國為辭然以夷狄之故勞師萬里討賊而定之位
技毒弩乘高險以扼我師如古人所謂廟人之卒一
有不戒而歸者於事體何如北不可者二今內廣
弊雖種種猶在屯結官軍備足備禦所恃以
者獨狼兵耳而諸州土官及湖廣分刀手連年征調
內懷警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阻進有難
必之效退無旋反之期良願何事不有第一
老財匱乏度用兩廣被收可以立見此不可者三
近大工調度州縣但繫官無暇及中需銀盡赴
都梧州軍餉亦以贖法壅滯課額虛損每年數十萬
折利積兵與十萬日費千金求樂中兵八十萬折
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也食飛輓以二石致一
石何所措備此不可者四永樂中明兵訓衆遊擊之
外又有驍騎橫海二十四將軍統領宿將皆經靖難
百戰之後故所向而克而亦不能久有之今平日
久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皆膏粱子弟未經行陳
而勝負之形見矣此不可者五洪武中朝鮮李仁
桂王氏之王扣邊貢 高皇帝始惡其篡逆而
絕之已而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生 詔許之而
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仁桂亂時朝鮮其子所封
國也若守文儒之議則當正九代之以復秦漢之
故疆矣而 高皇帝斷之以一言曰總其自為聲教
而已可謂破拘澤之見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
師久矣太宗之時蓋藉文致君太宗為興遠左之師
幸猶疑於黎正莫逆之云者胡不引 高皇帝聖語
而斷之也 以爲今朝議重而生靈受惜而未誅
此賊震懾兵威必將扣關謝罪可因而聽之如洪武
中之待仁桂宣德中之待黎氏則所謂以夷狄之
狄而治之以不治者也於國體無損而生靈免於兵
革之禍所全活弘多矣時登庸多行金塞人爲內
間而防其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謀者稍絕 於是
諸吏民有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謀者稍絕 於是
大軍誅龍憑反酋勦亂藤峽壁虜境上而軍宣言分
三道入以震之 時龍憑一州諸夷入虜爲內應萬達
三道入以震之 時龍憑一州諸夷入虜爲內應萬達

持吾後此危道於是授方畧伏甲士擒思助苗而龍
憑得誅會亂騰映及萬達曰必勤之勤而勝是也交
南益先聲也出奇計斬賊首降其衆三千人而苗治
近交南諸峒落酋咸中機衆於是諸峒酋如指臂可
登庸懼請罪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
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比面請
伏上表降 詔赦登庸罪廢勿王以其子方瀛爲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而登庸在國擅名號如故無何
死國亂其臣范子儀僞置官擁衆且犯邊巡撫都御
史歐陽必進都指揮俞大猷以舟師與戰連破之誅
子儀而莫氏復定或曰黎氏復據國而莫氏自竄南
海中俞大猷言安南未安諸州俱南暹大海交
海州城左右二水其右水類左水類左水深
史下編 卷之二

安南及以海舟直入抵其即彼所不敢嚮
不靡所阻且目故我攻受而用舟師士逸糧足可
擇利便爲進攻而交人之望也難釋舟而攻諸陸
則吾所攻者多彼所備也易而彼逸我勞矣故定交
南未有不由舟師者也若北由廣西憑祥西自雲南
起欽州西歷左江至福安元江俗獮悍喜鬥惟東
受八個僞好謀驢虞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山如
新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 永樂中
成增蘇油犀象兕羴羊屬

上以八下大定通道於九夷八蠻遣驗封郎陳誠並由
官住使窮西域遣中官楊瑄並將領撫諭山南夷已
遣中官鄭和航海通西南海中夷加海神封號於儀
鳳門建祠祀臨遣而西南洋海中君長三十餘國皆
入觐見當是時福建布政司言有舟漂海岸詰之

則暹羅遣使詣琉球交私爲好者也已簿錄船物議
進止

上曰暹羅與琉球脩好船漂至宜恤豈可利其財物而
籍之匹士善人猶能不阨人於險況天子哉其修船
給廩餼俟風便反國往琉球聽自便洪熙初 詔下
西洋諸番船止勿遣諸番貢使予人船護歸毋久留
諸迤西等國買馬若詣緬甸麓川交趾等處採寶石
金珠貨香等使者止勿行宣德中八百甸土官遣使
貢方物曰云苦波勒寇盜請濟師

上曰八百甸去雲南數千里古荒服外地也波勒嚙昔
未嘗歸化奈何勤中國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犷非必
皆波勒罪降 勅諭使敦好息民廉州府巡檢德亨

言家本階州界西戎知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色
泥可用壘請發兵收其地

上謂戶部言盡力求利商賈子之所治開邊帝王之大
戒也今珍奇之產在中國非乏然且柵築絕之毋疲
民况我境乎控制邊境貴在安靜苟爭利用兵爲害
不細乃後悔何及嗚呼可謂至德矣 日本古倭奴
東海中夷國倭最大地五畿七道三岳西南至海東
值而大洋所極東底連東有盡闊廣被表且萬里
俗魁頭所製黠面文身而夜嗜殺人故爲患最深

國初出沒寇並海州郡守禦指揮翁德戰有功立進
官遣捕倭且遣禡于海神曰予受上号命為中國主
惟又民罔敢怠康惟倭夷屢寇盜濱海州郡濱海州
郡並被其荼毒今命將率舟師勤之以靖民惟神其
相之已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書諭其王王良棟
以戎狄落華遣趙良卿以好語訂我規我國乃爾
舟至千葉我比主威沒之禁不與通者數十年而爾
復來且爾豈良卿乎刃之秩不助徐曰余天
子生華帝逐蒙古夷比出塞滅矣我豈良卿後爾
殺我禍不旋踵矣上聞乃改爲之禮遣僧奉表已倭
爾臣入貢上以夷事佛擇遣僧一人往開諭已倭
寇海鹽澈浦溫州又寇福建海上郡已又寇登萊膠
然亦時時遣使貢乃貢或無表文即有表不恰於是

有林賢之獄曰倭入貢實與故丞相胡惟庸通顯絕
之具著于 祖訓時胡惟庸死三年矣於是

上召信國公和于鳳陽諭之曰日本小夷屢擾我東海
公雖老強起為我行視要地設防和奉命自登萊
沿海東抵折凡築
萬十九城民四丁一為戍兵沿海東抵折凡築
福建海上十六城而數數勅大將督海兵防倭
永樂中 賜誥印封其王為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
曰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
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
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為止久之左都督劉江大破
之望海塢乃戢江鎮遠東行視線島有塢曰望海
特高海諸島可俯而瞰也金司營也

以極海乃講築城置烽火墩為瞭望一日瞭者言
東南島嶼寒火有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焉
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濤過岸登岸即起
酋貌偉甚揮兵登岸如無人境江岸食林馬不為動
而潛遣壯士間行往伺賊賊舉旗鳴炮伏盡其酋已而
賊至塢江被髮出持賊旗舉旗鳴炮伏盡其酋已而
創走標榜圍自閉空壁中我師追擊之奔逃皆擒
入擊不許已而閉空壁中我師追擊之奔逃皆擒
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牆壁之倭急走張兩翼夾擊所
傳無一人得脫者賊以不殺而從之乃平收勿可也
日寇遠來過塢我飽以待飢逸以待勞固治敵之道
賊始自費外為蛇陣作真武狀攝之亦起上卒耳目
而張其氣也賊入堡有必死心夫因賊心圖缺生路
縱之走業焚舟待之此所以盡潰我禽也事聞
上賜勅褒劉將軍封廣寧伯自是倭不窺海上十
年始方國珍張士誠據海諸郡人習兵方張既禽
上既命築城增戍又置十戶所於海上招沿海人
編之丁籍卷之二十一

蛋戶賈賢漁丁盡籍以為兵於是海上惡不得衣食
縣官然華夷相糾故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然夷終猶憚時時擊舟載方物或器而來逃防
官嚴陳陳方物云入貢即貢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
俯順夷情主客難為奏許貢云不為期得安撫市
易去後再至亦如之同無備持戎器出則掠殺擄亦
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民大創
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倭伺隙乘隙而入官民室廬
即設火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而人家家得少止
孕婦村度男女別視中否焉勝負其好殺如此嘉靖
初貢使相挺起為變 詔諭乃得解制其下而國中
臣各遣貢其貢使各枯與援至寧波已禁市舶而中
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眾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
行海上為亂稱船主初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
人貢亦知我海海外外交內番貨

至韓賂之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前金少不下
金韓賂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
肯償賈賈甚於奸商當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之食出
沒海上為盜貴官家輒以危言嚇官府云番人謀
殺掠人奈何不出一紅銀倭及官府云番人謀
漏帥期好聲喝之利他日貨至且復時我久之番人
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償不我償我何
以復倭王不掠爾金貨殺爾倭王必殺我無據海洋
不肯去會其時龍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
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史
為之鄉道於是王五季毛漢峯等以船主稱王海島
攻城邑劫庫藏因遇文武官發憤所殺即伏地叩
頭乞餘生不聽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地
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統清諒方勤
任然任勞勞績開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難
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未允之盜難
上章劾暴貴官通才一二渠魁於是勢相倚者大
譁切齒誣証惑亂政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遣即
訊其心煖煉必欲殺統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

海道副使何喬都指揮盧錫殺賊有功皆論死於是
華夷聲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犯台州破黃顏象山
諸邑時國家承平幾二百年矣東南習靡靡於文
沿江諸衛所兵防閑累甚被江諸州縣吏倖開變局
縣門懷印綬亡去其乘城猶惴惴無色至自潮城
上付城外于賊寇剽劫三數掠掠無不獲至自潮城
其流客千里過南都者數十人皆燒斬戮茶毒不可道
受戮言賊有神不可與關遠近傳相恐每戰倭神赤
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其魁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
擊衆反勢逸主客而用之時中國方困胡議賜日本
勅許貢付朝鮮琉球國傳致之禮尚書歐陽德言
祖宗朝未有勅付鄰國 宣諭之事於慮防至深又曰
本素稱食狡習悍熬原非請封受冊頒曆朝正之國
先朝數事頒 勅晚諭俱未見有輸誠悔謝之奏至嘉

靖初貢使宗設構亂虜我職官宋璉等以去 聖怒
赫然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為懇請優容許貢彼亦未
將宗設等執送宋璉等護還迹其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語言化誨而震疊之也止不遣遣工侍郎文華出
禱海神且視師殺提督兵尚書經巡撫都御史天寵
而亂愈益橫熾三十一年璉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
與福昌即以其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兩浙兼領漳泉
賊顧仁政久地將士耗斁水寨戰艦所在廢壞慘
行寇日是其形不可使相及也吾比什伍以會戰賊
乃推計祖程一人奮戰以相敵苟可薄我戰而之
陳前跌後足間踰尋此得地便也不如浮海而掠之
草莽而望賊方舟為非彼雖有眾無以措險即衝之
而守亦瀕海無露列棹如雉天遂大具其募處州卒
鼓之五破賊斬首虜千餘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
倭巢安自賊逸去群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
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
兵往來海壇護城浦等所獲亦多俘不肯隱敗冒功
擒奸奸豪破解支食大猷克寬內參將皆知勇可任
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
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執持富人巧
索橫斂指一科百行城守餉餉百物類多乾沒十不
一歸於是公私生困戰守無策殆頭項手不敢動一
船聯船滿海破邑因戰守無策殆頭項手不敢動一
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
劫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克寬
欲搗巢非計搖動奸紳鐘鼎焉開參將代克寬克
寬以副總兵計撫動奸紳鐘鼎焉開參將代克寬克
用三十二年克寬犯江北海門如阜通州皆被殺掠復
用盧鎰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時都御史
忤盧鎰大同巡撫除州兵備李天寵代忤有兵尚書張
計調兩廣兵以禦倭而老貴倭人連與賊戰不敵
實相損時上憂甚而影神工侍譚道文等為

上言海賊猖獗有請請祠神海神可請
上信之遺文華行請祠且祝時大學士萬方華文華
臣位其自重不為下時賊巢林者盈二萬經調
兵三萬以制之未至而文華經即行其策賊特
不擊上怒甚嚴經時經已聚兵自遂賊大破之
嘉興而御史胡宗憲督參將盧繼祖赴之賊走王江
上尚書經及巡撫劉天龍逮詔獄論死而以江
巡按自宗憲代天龍南戶部侍郎再出督括官
庫警欽富民調狼達共極四達公枵然煩敝而中
國盜大起上本兵乃若不知知乎下公卿大臣臺諫
議長策聞廷議請帥監督上味信文華至是中
自語文華言無狀文華憤之立上疏奮請行疏
上上愈益喜以文華憂國命出督諸道車
後至時同為文華華福而文華至無他畫顧獨焚大
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交通諸臣蒙蔽以爲
功而不下下為浙浙許意者即功論罪順指阿意者
於是有浙浙開開間官軍集均係加派糧截
留清米和除京帑請給鹽課迫脇富民釋脫凶惡
官言吳越人儒不足持殺賊大調七探狼達兵數十
萬痛創之幾賊遁去以爲劫而川湖貴廣山東西
河南北咸發頻頻所調兵人挾救人之去俱所至
爲剽掠顧賊賊之前不前已賊退遣之去不俱所至
往散爲盜而盜遂大起及倭退文華陽然以爲我
督師勞苦而功高也當是時封疆之臣苦凌急報
添官以責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各兵一人副
兵二人參將十三人紅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
人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八種憤憑盜益習
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
靖三十五年文華與吏部尚書李默默論死三十

上言海賊猖獗有請請祠神海神可請
上信之遺文華行請祠且祝時大學士萬方華文華
臣位其自重不為下時賊巢林者盈二萬經調
兵三萬以制之未至而文華經即行其策賊特
不擊上怒甚嚴經時經已聚兵自遂賊大破之
嘉興而御史胡宗憲督參將盧繼祖赴之賊走王江
上尚書經及巡撫劉天龍逮詔獄論死而以江
巡按自宗憲代天龍南戶部侍郎再出督括官
庫警欽富民調狼達共極四達公枵然煩敝而中
國盜大起上本兵乃若不知知乎下公卿大臣臺諫
議長策聞廷議請帥監督上味信文華至是中
自語文華言無狀文華憤之立上疏奮請行疏
上上愈益喜以文華憂國命出督諸道車
後至時同為文華華福而文華至無他畫顧獨焚大
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交通諸臣蒙蔽以爲
功而不下下為浙浙許意者即功論罪順指阿意者
於是有浙浙開開間官軍集均係加派糧截
留清米和除京帑請給鹽課迫脇富民釋脫凶惡
官言吳越人儒不足持殺賊大調七探狼達兵數十
萬痛創之幾賊遁去以爲劫而川湖貴廣山東西
河南北咸發頻頻所調兵人挾救人之去俱所至
爲剽掠顧賊賊之前不前已賊退遣之去不俱所至
往散爲盜而盜遂大起及倭退文華陽然以爲我
督師勞苦而功高也當是時封疆之臣苦凌急報
添官以責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各兵一人副
兵二人參將十三人紅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
人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八種憤憑盜益習
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
靖三十五年文華與吏部尚書李默默論死三十
以竹筒爲萬大街之乃盡發其奸削籍文華懼後
飲酒死子滿成死當是時都御史胡宗憲以尚書總
督浙西圖匪兵失朝議言中國海海被倭者以
古王而者微亡命倭烈港爲船土者也
天子至勤精神神必得直宗憲欲誘且以自効總兵余
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物誘誘倭來在彼國一海土
通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
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以金果
帶帑行則直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以金果
都督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踴躍自喜自說言必必
清海被以爲與約誓堅苦乃來至杭宗憲情願
張予宴優禮之具以聞言已得直然不敢以其情願
言之也於是
上徵直西市宗憲進官保餘遷秩有差直既得宗憲
內自慙失信快快曰吾爲宗憲笑矣而詳倭聞殺直
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寧寧懼乃言大猷違節
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已悔之具言之
法司請清其罪請成道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
入督江北即御史李遂馳出如皇與賊遇白浦諸將
言宜及賊未定擊之勝遂曰夫賊貴得地賊方統而
我而未曾見大敵即小性誰優矣令軍中敢言者
斬而賊乃益進遂策曰城今分直入過如皋必且合
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過瓜儀橋南都而梗漕次之若
從富安而東海海荒涼掠掠無所至廟灣絕矣乃吾
得地也於是部諸將防過今毋得過天長瓜儀而
身率青沂卒當泰州之衝命毋得過天長瓜儀而
稍近使不得休夜稍却以杜其後必致賊猖狂行畫
賊果向朝而遂以問夜入淮安城督戰會池賊攻
丁堰者敗攻馬遷者又敗諸敗者畢會趨廟灣賊堅
險賊固守而遂所調兵畢集眾覆之蓋城果絕不
灣已三沙賊復入又連破之俘斬萬數千餘而始
犬創四十二年夏輔臣高免歸冬倭寇福清破連江
縣參政譚倫總督福建軍時副總兵大猷至自請駐
秀山都督劉顯至自江駐明山而副總兵戚繼光提
浙直口未至
上怒督府失專城貢戰急而閩士大夫又洵洵旦夕
懼驅爲愉快慮不顧其難大猷念賊本客入我城島
死地又數益萬人習戰官軍主也在我身爲敵地數

諸督撫又自知非法接授亦有覲顏一入牢籠實難展布此在平時然且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況於蒞軍行法之時威克厥愛之際又何以糾官僚之悞而激三軍之氣也哉則百司之玩愒陵夷蔑法誤事亦奚足怪矣且官司所以承奉督撫者非能出之橐橐皆取具於窮民近督撫之交代不一則官司之索取亦不一况不肖者因而影射乾沒其間用一科十用十科百椎膚剝髓何有紀極如是民生何得而不窮民既窮極盜賊何得而不熾盜賊熾然則東南州郡四野為墟掃地亦立固其理也以區區予遺偷息

待斃之民培克橫歎然且不已臣恐他日國家之憂不止於嶺海之慘而已也疏上

報聞時議者言

困而海上夷以市船罷無所為衣食故反宜開市

將前大猷以為廣東去安南占城暹羅諸省下遠當所產乃胡椒象牙燕木等貨故至船而抽分之利最

廣非若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

祖宗知倭奴健悍修為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船今絕之不得忍開之乎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

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矣

萬若復與通市則東南之禍未已也且備倭召

極天下之選卒未見其效莫若備之於海海戰無他

巧但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舟以多舟勝寡耳

若聽其互市是為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其後東南

殺賊者無慮數萬籍樓船力為多而都御史譚綸

各府船隻輪定焉號立之保伍聽於近便海岸從宜

生理而嚴勾引之誅

高祖時海外諸夷人貢往來絡繹惠真莫辨也給諸番國勘合文籍今入貢文皆具於所經布政使司比

驗乃後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國咸受籍四夫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者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總之總理貢夷降夷諸夷情事或文字或語取元秘史原案以稽其馬此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是信信往來朔漢皆能得其情焉

鄭端簡曰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池於薊比漢開疆於衛霍唐感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自生民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亦加之意而已嗚呼重華敷治四夷來生周宣脩德儼狁于襄孰佐重華臯稷稷益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函史下編卷之二十一 三定本

函史下編二十二卷

盱郡鄧元錫纂

異教考

宋南豐後學覽懋爵校

夫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於是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放物禍舊荐至莫盡其命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復使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益用眩瞽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命禹典三禮夙夜寅直以清顧格于鬼神命夔作樂學擊搏拊而群后德讓神祇來格鳥獸跄跄靈象之物畢感而至焉以能達性命於禮樂合萬靈於中和此其極盛乃其司徒之教惟迪民於五品親逸民義之爲務也夏后殷周之隆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天下莫不曉然於孝弟之教惇篤之行以無搖於誕僻而上焉者又能明天人之際察幽明物則之極窮理盡性而至於天命之眇微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卜筮巫祝皆在左右論道密勿俾王中心

無爲守至正以深於其本而郊宗禋祀又擇民之精爽不携貳而能齋肅中正者其知能上下比義其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猶鬼神示之居而饗焉又使先聖之後有齊敬之勤威儀之則容貌禮節之宜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祀主使名姓之後知四時之生犧牲玉帛之類彘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降升出入之度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爲之祝故人不瀆於神神無怨恫於人神人和焉乃其六官六典三千三百務天下之民懋敬德而勉脩學其道不

外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用不越於農政本業厚生利用其教不出於親睦任恤恭敬退讓其又盛而漸於化惟安分寧止日用飲食不願乎外而和平故國不異教家不殊俗師無異指學無異術而無有希濶遼絕高玄可喜之論滑汨乎其間故詩書之文歷千百載聖哲代作而其言道言德言性言天言誠敬仁義固未始不相爲終始如一日也昔夏之方盛德也命遠方各圖其土之物徵九牧之金以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不惑於神姦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而宗伯典禮自王侯公卿下迨於士庶各

祭其當祭之鬼以禱祀祈禳而無媚於幽昏非其鬼而祭命曰淫祀淫祀無福不得祭也至其執左道以亂政假時日卜筮鬼神以疑衆與異服異言異行者誅不以聽防之又如此其至故道行後明雖更歷衰亂而餘澤未熄百家衆說未作而蕩平之路廓如也及周之衰明王不興而其時之士率能本禮陳義維持論說以相感聘觀之際禮樂存焉劉康公召穆公鄭子產晉叔向楚觀射父之倫猶能通知乎鬼神之情而不惑恍惚於譎異之變孔子至聖本詩書執禮以雅言而魯易以黜八索不語怪力以亂神王道燦

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賢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能尚又久而世之治方術者益衆各得其一察以自好而法度既廢橫議得行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蠡起於中國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恢奇可喜之論得漫漶於土中孟子憤發其所距楊墨放邪說熄淫辭而時方病其好辨以爲大道者無以辨爲也嗚呼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夫道而至於不相爲謀其去道也遠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想孔子之道不著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不信哉

老子周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史也其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精爲不心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蓋其大也孔子適周從問禮焉老子謂之曰子所言者其八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失其時則逢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蓋老子脩道德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聖人歎之居久之老子見周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迎有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今其書具存微妙稱難識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或曰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而老子之末孫假仕孝文帝時假生解爲膠西王傳今之言老子者以爲歷商周之代而不衰至文漢帝時爲河上丈人文帝就

見焉此何以稱哉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
伊令黃帝三百年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
於斯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
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
傳隱微之說卒業之間願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
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
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
淳焉曆象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財物故生而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
百年亡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
去上古未遠乃具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
帝得服食法不死乘雲而上仙老子得真術傳關尹
亦不死此又何稱焉今讀老子書其精者常無觀妙
常有觀微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而無爲
治國也乃樸散則爲器而大患焉有身又言以道蒞
天下者其鬼不神今之言老子者以爲得五金八石
九還之秘以絕殺變化役使鬼神此又何稱焉
佛天竺國利王子也唐史曰天竺國即漢身毒國
唐餘甲中分爲五天竺中天竺在東西南北二
之會勝連河或公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結仇人

云有阿育王能使鬼神行司政置炮烙之刑謂之
地獄其土由大臣多服錦繡上馬繫於頂餘剪
之使拳俗皆從跪致勢則威足摩踵死者無取
爲浮圖或委一中對禽獸或流布河施魚鱉無
祀之文書天文筆曆之術多學之雲章云王周昭
王時氏釋迦名牟尼牟尼者華言能仁也生而神靈
能指天畫地曰天上天下爲吾獨尊年十九慕道厭
世濁土老病死相輪轉爲苦中辭王宮求出家王不
聽則夜從直北門亡去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
菩提誓不還矣於是詣雪山中宴坐者八年苦行自
度爲淨愛染故未嘗三宿桑下蓋其精如此始佛
具三十二勝相殊絕又行能最高通天人鬼
山河大地含靈蠕動皆冥爲一體而真空無體又辨
才深智應緣示化欲以普度羣生於是阿若陳如
首闍法要而文殊師利理智名合普賢行願入其道
殊深其大宗直信人心清淨妙明遍周沙界無我及
我所無衆生及諸成壞淨垢名相以爲道本諸有靜
動成壞淨垢離合則以爲是諸幻相是如露如雷如
夢幻泡影諸見聞覺知記憶思惟則以爲幻心如陽
焰空花即我所成見雖有非實於世間流注執着則
以爲幻識如盲摸象如聾說鐘名可憐憫而覺幻即
離離幻即覺覺實無幻寂滅爲樂則固常住不動其

覽於本覺要固無方便漸次可得言也故佛者覺也覺無生故無起滅覺無體故無成壞覺無染故無淨垢覺無量故如虛空覺平等故如法界覺無着故無中邊覺無方故無斷常覺無際故正徧知示現而周也故身心色相外洎山河大地十二種生皆妙明心中所現之物而動靜離合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則心所現之境也境緣心起心逐境流則爲業爲識爲名爲相沉淪於陰界入流浪生死而莫能自定心境不二不即不離不取不舍無智無得實際理地則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周於法界在二遺在砂石在瓦礫皆

國史下編 卷之三十三

七

妙湛總持而本際固無際也斯謂圓頓圓頓者理智冥合證無上者也無三界可由無涅槃可證無聖果可得非有非無有非常非無常非然非不然非自然非不自然蓋無礙非空空非覺也豈有上哉其中乘下乘從禪那入以證三昧禪那者華言思惟脩也亦云靜慮蓋定慧通稱而以校生傷慈盜利傷定淫慾傷慧爲三大戒并飲酒妄言爲五戒他諸細行防訖爲具足戒所爲調御收攝者甚具其言法界無邊量弘濶勝大能使人霍然自覺盡空諸蘊如棲苴於海其博示廣譬瀕洞流轉旁皇焜耀能使人周章四

顧如入巨海魚龍出沒百怪變見壹莫測其端倪其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抽開啓鑰開法眼藏又使人如得髻珠如得迷頭惺然自知不從外得也故所至尊嚮雲集恒與千數百人俱蓋住世說法者八十一年患左脇痛而滅居久之其弟子阿難多聞善記憶彙佛音於廣會所宣說者爲經經有緣起始末所宣戒爲律論則諸羅漢僧所著撰也結集成藏乃其道以耳目不際爲真以不可知爲神以常樂我淨爲妙以無上不可加爲勝獨於形而上者爲證悟而不研乎人倫物則之實其爲教皆因其土俗導令恐怖越

國史下編 卷之三十三

八

諸塵濁即聖人所存而不議者往往縱言之其語天人鬼物升沉變幻各視其所脩習爲果報如轉輪然啓三途張六道爲十二種生之本則又荒忽謠誑之所自始也蓋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入水火破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而潛易人之思慮王爲築中天之臺甚寵列禦寇之書所稱西域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必爲孔子所自言亦不明言其爲佛而事固皆佛也斯其來久矣自齊威宣燕昭王時王教衰中國處士治道術者索玄大相蓋非聖淺教則已有莊周若禦寇

楊朱墨翟駟衍之倫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常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闢然安歸本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率卮言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正語故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不譴是非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竊而肆於宗也可謂調適而直遂矣其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其所稱畏累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著書摘粹指事類情用剗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

能難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其賢使厚幣往迎之使二大夫先馬莊子笑謂楚使者曰吾聞楚有神龜死者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嘗試言此龜寧其死而留骨於廟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公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竟終身不仕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其學本於黃帝老子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而頗迂誕恢詭爲驚世之言始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

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風伸在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居久之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饔食狶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綿若存用之

不動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其操術與莊同莊頗摭摭其語以著書加恢奇文焉楊朱字子居南之沛遇老子於梁郊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吾始汝以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進盥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以請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寢其

反也舍者與爭席焉朱嘗言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爲形所役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晉以自務禽子問之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也願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笑弗應禽子曰審弗濟當如天下何楊子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其時有騶衍者深觀於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頗類釋言世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紀載所洽聞因而推之及海外人迹之所不能睹也以爲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頗類釋言界而佛言

三千大千世界無邊量復弘大過之然衍所言要歸於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紀而佛亦以爲一毫端攝之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乃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也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列弟子之坐受業焉而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佛氏大悲先之則佛教弘闊回異教之所窟宅而異教之生要自中國王教之衰始也乃宋毋忌王伯僑克尚羨門子高之屬爲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齊威宣燕昭王大信慕之秦始皇

既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在不死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而去之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具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目至三神山顧若居水下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上曰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即引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老

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臣再拜請
當何齋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偃音女與百工
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齋童男女百工
百貨入海求而福以所齋留海島中止王不來他還
者皆以風爲解終莫能至然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
此興不可勝數也後始皇竟不得僊而死死後三歲
而秦亡漢太宗躬玄默爲天下治即老子道德之言
精脩之而留侯良既用其翕張與奪之幾助高帝定
天下已又託辟穀從赤松子游以自隱故先漢尚黃
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於是趙人新垣

國史下編

卷之二

十三

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文東北神明之
舍而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上帝以合符應
祠成上親拜郊見燿火舉而祠上若有光輝然屬天
於是貴平爲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闕
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爲上言闕下有寶玉氣來已
視之果然平又言臣候日當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
於是上大信幸久之有上書告平所言氣神事皆詐
也下吏治詐得乃遂誅夷平及孝武帝即位尤敬鬼
神之祀而淮南王安好僊慕尚之招致諸言神僊事
者甚衆及安爲畔逆謀覺楚人伍被自詣吏白發其

本謀反蹤跡具安自剄死所與謀賓客以輕重誅死
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得僊與其人八公者實解
去不死而世傳煉金化石法猶祖安秘其書當時是
以方術幸上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樂大之倫李少君
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
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人聞其使物及不死更饋
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以爲不治生業而繞給又不
知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曩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大父嘗識其處一坐

國史下編

卷之三

十四

盡驚既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
常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寢殆是乎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殆數百歲人
也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
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
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台則見人
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爲黃金矣居
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竈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僞書於是殺文成將軍隱之冀得其真明年天子病船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有巫神下之曰神君上召置祠之甘泉顧言病不害且要上必會我甘泉上病已遂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非可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十五

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時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見樂大而大說大爲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羨門曰黃金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

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今自親屬以客禮禮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人神尚肯邪不邪然欲致之必致尊其使宜可致於是使驗小方方效使闡蒸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聞大言而大說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甲第斥乘輿帷幄器物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本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也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以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十六

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自言有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賜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幸雍且郊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後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不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申公上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後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攀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使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上使人

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各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其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為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不信不至稽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塹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人俗鬼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自梁災用越人勇之

言作建章宮度馬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東治鳳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曰太液池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上北巡朔方謁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封禪能合符得僊則與公卿諸儒生議封禪莫知其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為上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陛下必欲上即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僊矣於是草其儀數年乃得

封天子既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方士言乃大喜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爲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且令天下尊祠靈星焉自武帝所興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而亳人譔忌泰祠太一方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祠皆太祝領他方士所興祠甚衆今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禪既十有二歲上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獨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迂恠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莫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群臣每自歎嚮時愚惑爲方士所欺給天下豈有僊人畫妖妄耳節飲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宣帝時數有

美祥因脩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五嶽四瀆皆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郎墨三尸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罾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夫使持節求焉頗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有枕中鴻寶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繫治坐誣罔論死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死成帝時以祭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耗用滋繁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掛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蔓獲與山石

無極黃帝變化堅淖水溺

晉灼曰方士謂淖水溺

仙道使

化色五倉之術者

李奇曰身中有五色神

五倉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

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

其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

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

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并

於神僊之道遺徐福韓終之屬多齋重男童女入海

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

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蓄治祭祠事鬼使物入

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

爵位重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

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

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

女鉅鹿神人陽韓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

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

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

日享多儀不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楚

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當是時齊人

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

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

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唐世東郡郭昌等

從受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

獄治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

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黃門尋坐惑衆誅

先漢時言僊者實始尊黃帝未論老子而武帝北伐

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甘泉爲像教之始成帝

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經像時有然未宣

廣也明帝聞西域有佛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

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

竹云木叉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

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冥福會詔有罪亡

命者贖而英奏黃白繅統詣相國言請贖詔報曰楚

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

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助伊蒲桑門之盛

饌後更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冀飛

昇長生男子燕廣告變言英謀爲逆下吏案驗英廢

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詭天下嚮方術者人士

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解辭轉相連引自

京師書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及舉獻夷附附坐
死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為禍烈矣乃其初豈遽
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怪蕩而不正邪誕不經之術
為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身禍延不辜愚夫
中孚之節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也桓
時上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皆縣祀老子已更祀
之于濯龍宮設文廟為壇即淳金鉅鼎張華蓋之座
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老清虛貴尚無為
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
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嬃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

史記卷之二十一

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
浮屠之道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自永平
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
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張角者鉅鹿妖
人也初為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
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子弟走四方云以
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
人莫不畢應眾至數十萬因密置三十六大方黨
人小方六七千人立詎師為訛言相誑惑謂天下當
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宜數州郡簡拔

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朝廷方崇信道術
以為彼其歸善道無為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
諸方一時俱起著黃巾為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
郡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亡而
是時留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
山已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治百病而子魯因據
漢中其後吳人魏伯陽好道術不耽祿仕嘗作周易
參同契凡三卷有卦爻斤兩之文而詆諆以方術學
道惑世者甚力焉參同契是書非歷法內觀有所
厭九一蜀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
不卧寐晦朔未嘗食身身日清傳佛伏若無百脉
見形象夢寐感之惟竟喜悅自謂延年益壽速以
天命死後復生其形骸舉措輕有遲停述之德機說魏
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皆以
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
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與夏侯
玄荀燦王弼之倫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而倚易為
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
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
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誰得謂殊故自其異
者觀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則萬物一體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於死則物無不夭自
小視之則萬物無不大自大言之則萬物無不小故
至人以生死爲一貫而是非爲一條譬別之爲鬚眉
之異名而合之爲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
教也莊老之書盡意之辭也夫自是者不章自建者
不立守其有者無據持其知者無執故求得者喪喪
明者失寡欲者自足至虛者受實是以廣成子處崆
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
之根此則潛身者易爲恬而離本者難永存也當是
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

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二五

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眇甚乃縱酒爲昏酣而濁汚
自若彼其以禮爲強世必且以非禮爲性生彼其外
仁義爲失德而不爲必且以不仁不義不害於德而
爲之無之爲效效於此也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
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無慮行無轍迹以天地
爲一朝萬期爲須臾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
見泰山之形也嘗乘鹿車携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
鍤自隨曰死便埋我其任誕如此籍居母喪縱於酒
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母令汚染

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詣羊尚書祐陳事辭
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祐退謂人曰王夷甫
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也衍深啣之
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
救之節每委事僚寮而游所獎拔顯於虛名阮咸手
瞻嘗詣戎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
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
三語掾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
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
薄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羣

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二六

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達
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悼吉凶之禮忽容止之
儀澹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
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
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不可謂匠非
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
羣生哉然習俗已成而頗論亦徇生執有偏指不參
終莫之能救也於是俗流放政壞敗而氏羌胡羯交
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
情閑定具陳禍敗之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務

計不在已因勸勒當算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牆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准荆湘督陶侃綜經世之務聰敏恭勤未嘗少間終日常歛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有縱酒爲玄言廢務者則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有蓬跣沉放自謂弘達耶其卓然如此當是時世所傳有道德術得仙者稱旌陽令許

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脩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慎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尸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委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裹糧而送者蔽野家尸祝如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諶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

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閨人自名有道術能僊得召見宿留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表所聽惟人故神降之福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中况谷妖詭怪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管講肄之堂通殿省之側塵黥日月穢亂天聽臣竊惑之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則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當敬而遠之若以爲妖蠱詐妄當投畀裔土不當令出入省闈也若以爲神祇告變爲國作書則當克已復禮以弭其災若

以爲陰陽陶炁變化萬端則谷亦獨爲狐狸魍魎憑凌作祟不當令其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忝荷史任敢忘其直則知道者術之原而奇表詭異即深於其道者亦固不是之貴也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咲曰行當還卿既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瑯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說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徽流黃州泰子傳王雅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生之方徵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已而集徒衆謀作亂被戮而兄子恩因

遂反海上而會稽吳興等八郡徒黨並時起殺長吏應之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死妖黨及妖妾猶以謂恩水解去而仙也實不死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遠遊能言玄衆彌衡附遂破嶺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而滅自恩初入海所從庸男女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戮者不可計至恩死乃始無遺餘嗟夫術異者終凶吉乃禍至此夫當是時天下慕老莊最盛而沙門大士往往爲清虛不著亡相涅槃之說日浸以精會天竺僧佛圖澄鳩摩羅什自西域來善西域幻術中國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五九

益尊奉澄來洛陽常服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呪使物腹旁有一孔室以絮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每齋輒詣水旁從孔中引肺腑濯濯已內腹中又肥慙知人意念逆順爲避就石勒不能害顧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凶能起危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以綾錦乘以雕輦常侍以下助舉舉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事已輒效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詔曰陛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即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爲賊老自憊耄但使少者不昏焉愈耳後二日虎子宣刺

子輅於浮圖下欲因弑虎以澄先誠不往臨而身又嘗之太武前幾澄微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壘鄰國而死鳩摩羅什性早通黠慧秦正堅遣呂光迎之還聞秦滅止王涼什因留涼久之秦王興破涼迎來蓄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饑食之其徒各駭怖謝不能於是取言畜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死興用毗盧法燔其屍蓋化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卅

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苻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傳布矣或以爲中華文士好佛者刪老莊言相助爲揚詡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即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爲助爲言哉非實事矣沙門慧遠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從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聞羅休來自西條中所疑爲偈馳問之其偈言旣已捨染離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意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而羅什答之言本端竟何從起滅有

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感想更相乘觸理自成
滯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
歲蓋疵之也而羅什言天竺國俗重文製地殷中國
人集靈聖其宮商體韻以八絃爲義凡觀國王必有
讚德故見佛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其式也但改
梵爲秦失其蔚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譬之嚼飯與
人非徒失味覆令嘔噦耳自吳大帝來江南已有塔
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
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梁武
既滅齊得國已信沙門寶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

幽文下編 卷之二十二

三

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
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
得爲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麴爲
犧牲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
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爲止觀
即盛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
佛法僧喜施捨三舍身同泰寺公卿具貲詣寺贖已
乃還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
閱月始解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厭
勝之起十二層浮屠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形輒終

且不憚或謀逆事覺相對泣而有之由是王侯恣橫
至白晝殺人牧守貪黷部使擾州縣盜賊縱橫無忌
良民大困用浮屠戒無恠愛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
都邑無半年之儲獨資四方委輸參軍郭祖深度帝
不可勸諫輿觀上封事言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本
禮曰國無六年之蓄國非其國語重穀也今年歲登
稔人有饒色而都下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
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其諸非法養子
女爲白徒尼者皆服羅純靈俗傷法今普天信向不
務農桑談彼空岸夫農桑者今日之濟育功德者將

幽文下編 卷之二十二

三

來之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終不聽已梁
主夢中原牧守以地降而東魏侯景果以河南叛來
附異之內欲然不自戒封景河南王助之師師覆于
彭城東魏移檄數之以爲其毒螫滿懷妄敦戒業噪
競盈胸謬治清靜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災異降於上
怨譴興於下傳險踪之風俗任險薄之子孫朋黨路
開兵權外奪必將禍生骨肉纍起腹心雖辭出詬罵
而灼見情實會癡合矣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
之言齊末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玉印
玉版能吹成紙字惑衆爲奸利自稱翼聖人前後郡

太守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已嗟夫教之異其流失一至此哉先是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咒已自言遇老君降受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爲天師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真經便輔佐北齊太平真君詣魏自陳朝野未之信而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首信之師受其術上書言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禽獸之文未有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在古無並豈可以世俗之常慮玩忽之哉浩素不信浮屠之說而博學多通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三

有重名爲上下所倚信於是魏主欣然遣使祭嵩嶽設重壇於平城東南爲天師道場專事之日集數千人於是謙之言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所未有宜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官高不聞鷄犬聲冀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耳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釀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主移征鎮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咸長少無

阮較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漫漶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殞而天神不哀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戶爲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冀將來之福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今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後聽之恐比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法爲鬼教泣訴之太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三

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曰禘地曰祫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死則鬼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爲齊高歡言兒與優婆塞寔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省蓋至是而中國九土無慮皆奉佛糜億乃其效可觀矣唐興太史令傅奕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

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今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源是矣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

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令死已復咒立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竢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破惟羚羊角能破之盍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太宗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傳益之

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年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蓋貞一不貳如此矣州人稱初釋迦牟尼入滅時拈一花示眾眾莫喻惟弟子摩訶迦葉者微笑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付迦葉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舉所衣袈裟及所持鉢授之自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為信蓋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時也時梁武方嚴事佛廣南守言西域有異僧來因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即位來造寺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為有漏果為有為法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公德不以世求帝已意屈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喻羅文莊欽順曰嗚呼自佛法入種種康賈之事日新而月盛世之誣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開如不聞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為禪家祖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達磨遂北渡江止於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參達磨立不動達磨明積雪過膝磨問何求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可良久竟心未

了不可得。於是宗中入國又六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韶州曹溪。其說法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妬。無貪嗔。自性戒。即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即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脩衆善。心不執著。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曰佛名。兩足尊。心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著。曰僧。名衆中尊。即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武后帝遣使隆禮迎致之。不赴。於是天堂地獄福果田利。既足以誑誘愚俗。而五宗雲布。南嶽爲即雲門。臨濟機鋒。劃霍世尚。以士又籠罩其中。無能自脫者。而佛教益昌。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道。其深者至以爲教弘。周孔恩深。父母望望焉。欲從而末之能至也。代宗初未其重信其法。時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佞佛。縉尤其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還。無恙飯千僧。上嘗問曰。佛言報應。信有之耶。載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此福業。已定。即小有災厄。終不能爲殃。

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瘵。虜不戰而退。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有寇至則作孟蘭會。背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爲禪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吳載等侍上時多談佛事。不及刑政。由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憲宗迎佛骨於鳳翔。留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及禹年皆百歲。餘當此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歲。武丁五十九歲。率其年當亦不咸百歲。周文王武王無俱九十餘。穆王在位百年。其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而下。事佛漸謹。年大允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周。

性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
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
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受隋禪下議除之當時群臣不
能深明先王之道古今之故不能推闡聖明以救斯
弊其事遂止陛下神聖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
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以
爲高祖之志必行於今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鳳翔御樓以觀早
入大內又令諸寺通迎供養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
見陛下如此焚頂燒指百千爲羣解衣散錢自旦達

暮若不即加禁遏必有斷臂斷身以爲供具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故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
言語不通衣服不同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
之餘豈宜令入宮禁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
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糾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
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
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夫鑒臨臣不怨悔表上觸諱惡
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
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
也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天竺得梵

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其後中天竺亂遣長史王玄
策往使爲所掠跳身遁發西域兵與戰大破之而得
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矣有樂能長
生太宗館之金瓶門發使行天下採所須靈藥異石
煉之積歲就而上崩高宗時上欲餌浮屠所治丹東
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脩短不可延也異方之劑
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屠案秘方煉藥服之
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
爲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卻不御中宗時鄭
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

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通也其言誑惑非可信也陛下
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
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
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
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于寶且各獻
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
平章不聞以鬼上不省已普思以妖幻愚衆徒黨徧
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死詔勿治環廷爭不能得
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爲國大臣不立誅逆豎
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

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惟陛下屈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方士張果自言於堯時爲侍中能僊上信之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死上以爲尸解去不死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符在某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而李林甫等皆逢上意請捨所居第爲觀祝上壽會祿山亂而廢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上能采百草合服食藥爲長生今天下靈藥多產天台山誠令得官其州宜可求上信之以爲台州刺史諫官交諫上怒曰煩一州之力爲

人主致長生臣子獨愛之乎由是莫敢言泌至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觀察使逮送京師上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人裴漉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僊臣竊以爲天下真有僊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衛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

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乞食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即真僞辨矣上怒貶江陵令而上竟以服丹燥發崩穆宗即位誅柳泌而復以餌金石殞可哀也已於時韓愈者文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莫尚之益堅他載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目所見名人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旣服丹得病自言若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呼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飲且止唾血十數歲以斃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月日所直辰支干生勝衰死王杜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而處其歲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成服之疽發背死刑部尚書李遜遜弟進皆死曰我爲藥誤襄陽節度孟尚書謫吉州司馬愈自袁還京師襄陽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可獨不死今遺子可用東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時溺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死祈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可也五穀三牲鹽醢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賓祭今反曰是皆殺人不可

食一筵之設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死後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言以排其惑大者具愈傳中方謫潮州時頗鬱抑不得志見禪者大顛顧悅之以爲能外形骸以理自不爲事物所侵亂及南還與留衣爲別則知愈所爲闢佛者獨福田利益其大者遺君臣父子其精者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子惑浮屠方士家言二氏者流得出入中禁

狂人杜景先上書言其友周息元者壽數百歲矣可招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驛致敦遣節度使李德裕上疏言古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如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脩千二百日形常不衰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誠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雖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無或出此臣慮今所得者皆恠迂之士使物淖水以小術欺聰明

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術未有碑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成以爲飢食器則壽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守一之術毋輕及藥不報而息元至甚寵自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肖其狀爲圖以觀終帝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遂武宗時倚德裕爲相而信僊方士趙歸真以法錄幸德裕曰敬宗時是嘗以詭妄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上曰朕居中無事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等牛章百歸真庸有惑乎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赴燭旬日來歸真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上患僧尼耗蠹天下而歸真等亦毀佛教自謂欲去之於是遣御史分道毀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勒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而天子以餌金石病方士以爲不痛實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先是徐州王智興詭言爲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尼以資福募願受者人輸錢三千江淮間民奔走之德裕時爲州節度即疏言臣聞所部以開壇度江者日數百人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髡落避徭賦前至誕月將失丁男數丁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

不得近輦血病危者率多死而轉相流聞至斗三
千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汲者益它汲轉竭
於道相欺怵滋甚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
皆本於妖祥古人畏之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其不
惑如此懿言倣佛造安國祠設寶座高二丈構以沈
檀雕鏤龍鳳葩藹上施援坐四隅立瑞鳥神人高各
數丈磴道以升前被繡臺錦檐玲瓏精絕已迎佛骨
於鳳翔設金銀鳥剎絡珠玉爲帳集孔鵬師之下者
尋丈高且倂之每一剎舉者各數百人杳與彩帳相
屬於道以至天子下安福樓投地膜拜流涕雷暗塵
國費不貲無何帝崩嗟夫主之不明惑安所得解哉
常是時盧龍使劉總弑父濟請後既得軍而內見其
父兄數爲祟以浮屠法賊殺父母可供佛禮僧而賊
也乃衣僧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幾免禍又中有僧
嘯憇祠場乃安處卧內輒驚悸不能寐於其請乘車
削髮爲浮屠者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狂走死定州
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地而惑志於
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十一諸葛殷共盡駢于
龍川殷善辨苦空守一挾邪術禱祠駢信之有事必
焚脩駢故於鄭相畋有卻用之說知之謂之曰今相

國遣劔客來刺公夕至矣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妙
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衣
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居其處夜擲匕首於階爲格
鬬聲轟然久乃闐然駢大怖起蒲伏代張先生禱願
幸勝旦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笑曰昨幾落奴手
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鼻血四灑爲信云於是駢
涕泣稽謝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援白
雲先生高駢冥駢所駢得之喜用之曰玉皇以焚脩
功著將補公真官計非久鸞鶴且降矣其時用之等
適限適且滿幸同歸王清駢愈益喜信事之然二豎
固無他長獨厚賂駢左右伺得其動靜輒危言示前
知爲欺固而宣言神僊不難致恨學道者不能絕俗
累故不來駢乃悉屏姬妾謝賓客將吏不聽見請見
者令沐浴齊戒已乃聽入入拜起輒竟輒引去詆之
者輒死故終已不聞已又請募驍勇二萬號莫邪神
府軍將之因得軍由是衆怨積而將帥外叛用之守
一皆誅死人廢其窟宅得桐人書駢姓名于胸極錯
釘骨之爲厭勝高氏以亡後唐王煜信浮屠法日餼
僧求福利每朝退與后服僧衣禮佛手足成瘡疣求
祖聞其惑可聞也遣少年有口者僧徑渡江見之與

談佛大乘唐主大信重之稱一佛出世專依向不以治國守邊爲意李氏以亡夫嗟非類誕人果安可御哉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信浮屠法苦生死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感衆配流邊遠州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猥冗即數十椽輒請名額自詡誑聞闢爲姦其詔州縣去觀籍引舊者勿聽治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時乃始言飛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已乃有丹藥符籙醮祭之說用超祓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遠祥符中天子信王欽若言以瀘淵盟契丹爲國辱乃謬爲得天書希有奇絕之事以填服四海誇示戎狄而中國靡耗滋甚爲外夷觀笑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漳張道陵後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龍圖閣待制孫奭曰天不言安得有書具跪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龍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禍十畏威而絀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具類此惟陛下幸察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

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郵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非已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本瘞土中火所不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况凡腐草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裏亦言天降災不祇儆然且脩之斯謂逆天事得寢祥符中天子信天書封禪以釋慙褒功固惑而宋之隆上無失德恤氏禮相大綱正而天下又安其後徽宗外信奸回內崇侈欲智藏癭在慕乃用其事王老志仔昔林靈素之徒用終蔽不解而至于亡王老志初爲小吏云遇異人授丹訣能僊帝迎至館蔡京所嘗緘書一通上之啓視則昔歲中秋夕上與喬劉二妃燕好時語也上大詔以爲神言禍福巧中然無何死上信以爲不死仔昔隱嵩山自言遇許遜授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來帝召見賜號尊寵之靈素少從浮屠師苦答罵去爲道士往來淮泗間丐食以徐知常薦得召而靈素爲大言曰天有九霄惟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王清王者上帝長子也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豈異人乎陛下是也有僊官八百餘今蔡京即左元僊伯

王輔郎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妃者實九真王真安妃時上方嬖貴妃心獨喜以爲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徧天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可詰且千道會設高座令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之亦得飮餐若施錢然靈素意思前譖仔昔殺之而更寺院爲宮觀目佛爲金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士王允誠與已軋毒殺之已又與皇太子爭道上始厭惡放歸田尋死方士魏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

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印脫衣沒水抱

石出視之果王也於是衆頌共神之至是以作樂召其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說以爲太極元氣由三爲一其元聲亦然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天道也少者濁聲陰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之均而樂調故數極於九九九寸之律三數退藏而八寸七寸爲中聲正聲待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超一辰迎其氣而

之餘悉隨氣用律便無過不及之差此感召太和之微機也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鍾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于凡四位而清聲集焉四清聲者至陽之氣也在二十八宿爲虛昂星房四方之正位十二律之統也申子辰屬虛統於子巳酉丑屬卯統於丑寅午戌屬星統於午亥卯未屬房統於卯故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而統於四清夫樂由陽來者也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極於九則復而爲一復爲一則寶鼎之卦爲坎極而一則彤鼎之卦爲離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五聲以兼總一歲之運則天地之間凡麗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機臧默運萬物振動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莫知所以使之者則至和之極也永年壽考曆數過期不亦宜乎其說治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樂成漢津死帝以爲僊去不死即鑄鼎以建寶成殿祀皇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謚嘉慶侯初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爲農作樂故黃帝夏禹之法簡易徑直得之於自然人主之表貶與異請以帝左手五指之節爲十度五音之管樂既成帝

御大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白鶴自東
北來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夢神人
言樂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指帝悔歎謂蔡京享
方作樂時漢津請吾指度寸而內侍黃經臣執不可
謂帝指汝輒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
今神乃見夢且奈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直犯京師而
妖人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捍敵具法
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不第擇年命於
丁甲合者以克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
所以誅蚩尤也為時相所酷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
而所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
若以為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褻也虜騎薄城
急趣出師而屏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
敗京遽曰須自往作遂宵遁捕得乃伏誅而宋亡
語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詎不信與當是
時蔡京卞之倫踵用事固貪惑成滿志於僊下帥越
州時與僉判陳瑩中瑤言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
瑤問之以為即飛禽走獸能呼遣顧指蓋道通蠢動
孔子為政誅少正卯時彼嘗諫其已亟楚漢成臯榮
陽間疾戰嘗憑高觀之殆不知歲數人也子豈願見

之乎璣曰予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
公為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視之
風而靡使與有道者必不願此不然不識之不為
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自佛宗入中
圓頓超特彌近理而訓真有志者卒瞽眩而不知
適方宋之隆關洛諸大儒始皆嘗沿其說而求之
十年然後能反經正學析千里於毫釐而明於其
程純公顯判之以兩言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張
公載申之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
之微耳鼻舌身意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
窮也則歸之幻妄佛經以十二種生皆以六蔽其用
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
流通而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
性未之窮未之盡也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
天地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純公又言
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耶
父子而子父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
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又曰佛有八覺

之理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踰於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則非道時韓資政維學佛法頗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脩治爲也純公曉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愚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汙壞卽當敬以治之當脩治而脩治義也不當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脩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偽純公曰不若言是者爲真非者爲偽之爲確也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之有純公曰公之言道也克已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已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可謂至圓通矣或開釋氏地獄之妄也解者曰佛爲下根說怖之令之爲

善耳庸何傷純公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自立偽教而能化人者張明公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程正公願申之曰佛氏於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闇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陳經正曰以貴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爲我正公哂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語分殊也馮理曰理今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正公曰願亦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語庸行也其峻爲之防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夷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爲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且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可謂不惑矣純公中和具體猶時讀佛書見僧禮佛科儀嘆之曰三代威儀盡在是正公嚴即莊列書不讀也然純公關異端似是之非亦不遺餘力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

新學下篇 卷之二十一 五五

之氣神知化不足以開物成務者無不周備
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嘉祥之通
明公歎之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窮聖學之
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根以是天下無復
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於
閭閻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
然被驅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
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
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
學以障其蔽而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畢
於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
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
之較是非計得失哉當是之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
者亦往往叛師說而淫於二氏正公自涪歸太息之
曰學者胥而為夷矣惟游謝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
久那知與有刀恕為人明辨已學禪又不勝其利鈍
之心而以為無善惡也故無忌憚至於此時有楊龜
史畏者學禪呂汲公大防援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汲
公攻元祐學其力正公自涪歸過襄陽畏在焉事正

新學下篇 卷之二十一 五六

公顧恭或問之曰今時事變矣且請問易安從起正
公以扇畫地曰即從此起畏退語人曰悔當時不更
問此畫安從起也或以告正公正公莞然曰脫問時
直與默然子安得無喜乎畏乃慙服朱子歎之曰釋
氏空諸相諸相空即諸罪垢皆空儉邪放恣反覆變
詐靡不為已則此一種學在人世乃亂賊之三窟也
吁可畏也夫延平李先生言元晦始嘗於謙開善處
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朱子答汪尚書書有蓋嘗師其人尊其
未之亦切至二語謂僧道謙之羅文莊曰文公後
來盡棄前習一歸于正非全具知仁勇之三德不能
也師矣元起朔漠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尊目
僧曰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
供張送迎擬王者比至都大府假法駕儀仗為導省
臺院官及百司庶府郊迓用迎佛威儀既至賜號皇
天之下一人之上宣又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出命印
用王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正衙朝
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東席坐御榻隅每天子即位
降詔褒護章佩監絡明珠為字以賜帝師死歸葬舍
利百官出郭祭餞詔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兩銀二
倍之綺錦雜綵二萬匹雖其弟子亦號三公佩金正

印章前後相望怙勢睚眦薰灼于四方有楊璉真珙者繼釋教江南說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興有銷厭其王氣於是諸侯皆露暴露及將相諸大臣塚百餘盡發而侵牟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物金財無算陵鑠留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墮輒毆之徒侶駢轅傳舍不能容館民間迫逐另汗淫其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古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是時歲祝釐禱祠之目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僧通奸利奏釋輕重囚徒為福利其大奸獄祈脫死若薦賊賈爵者又枉濫無數蓋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尊事胡神司其姓也其後君臣宣淫戲婦女猶以為秘密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也嗟夫教流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早有僧用浮屠術斷臂禱雨者官為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歲溺死者至十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擁持之有自悔欲走者呼號求免不能許知泗州歐陽載問之大驚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姦民助譁張者誅數人乃靖

元季泰州有王爾者老滿也順州正德於爾

和聖王萬里者忤眾辱之萬里志其驅鬼物夜住悲痛怖之於戶庭空月明無有也解味不且翼日乃盡哭于門且稱冤曰予聞人多矣可託者惟翁翁果白兒冤當集壽俊者十人為之徵倘能之諸壽俊成白是乃前自道右里父母氏名曰兒大同豐州黑河周和卿女也名月西年十六女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生時日禁咒之忽昏迷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樹中反接于樹先落髮纏以絲絲次文胃剖心若肝盤恨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飽中復束縛作人形以甲初使為用翁息舉針刺之痛不自禁昨志翁見屏遣報翁兒弗忍也願憐而白諸官與翁誓結為父子矣言訖哭愈悲爾共十人皆驚恒為灑涕乃潛走白縣縣審之如初則逮萬里者鞠之月西往復甚苦曰請錄其行囊遂獲符章印尺長短針諸物乃引伏言往至與元遇劉鍊師者授採生法云始弗信劉於囊問解五色帛中時髮如蠶九指曰此咸寧寺延奴也歸我七十五帛當今給侍左右諸許諾劉禹步契符祝之果得奴可使後歸身勿近牛犬肉近合又獲奉元即頑童奴之劉戒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忽忘而事敗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亡證和卿至潛處獨人中西識之曰黑木而滿冠者父也乃伏事自是二兒留鄉家畫勝獨行以同鄉起爾上耳曰吾欲天象泉昇汝則何如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黎紀天地通而人鬼分後世姦巫鬼師乃使清常亂經至於此禍豈有極哉然使鬼而卒死於鬼人禍天淵莫遠也為惡者其亦少知懼乎右出宋潘溪集

明興

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戰陳友諒時有仙者周顥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愈上親為勒銘匡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興哀於無祀之靈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先王之

禮臨祓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儒臣
濂歎以爲好生之德不間於顯幽事具濂記中而

上榜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構
有司爲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財其二三人於崇山深
谷中脩禪定全真者聽毋私創菴堂五年給度牒僧
錄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即
揭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爲斷有錯迂
即爲僞冒送有司謫戍私披剃爲僧開父母皆坐罪
已又勅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
域其脩行去色相絕嗜慾潔身爲善道教始老子至
漢張道陵以符水法錄能爲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
廢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爲天下害甚
大自今天下府縣寺觀雖多止存一所寬大者併居
其徒遵有戒行者領之毋淆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
聽佛經毋翻譯增加道士遵頒降科儀行毋妄立條
章民有做瑜珈教稱善友假依天師法造符錄者重
治分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真曰正一
皆設官領之其請給度牒必精通其經典者乃聽信
州道士張正常以元故所封主教天師來朝

上曰天豈有師改號真人

文皇帝在潛聞武當山有羽士張三丰者異人也遭禮
官致御書迎致不可得聞西域有尚師唎立麻者
異僧也遣中官齎書幣迎以來建法壇焉

皇考妣薦福是日天雨花雨甘露舍利青鳥白鶴連翩
隼壇上一夕檜栢生金花偏都城金佛羅漢現妙像
雲表聞天樂梵唄聲蓋幻術使然已詔軍民子弟
自削髮爲僧者并父兄逮赴五臺輸山作訖者籍宛
大種田實京師有方士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妖人也秦皇漢武平生爲方士所愚証今又欲欺
朕朕無所事丹丹令自食方書焚毀令毋得爲欺

宣德中隆興寺成

詔差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

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初即位首幸太學海內之事欣欣快觀以爲

天子脩二帝三王之道教天下臣民也乃今以

聖明之主而事夷鬼之教則何以垂後世範矣

詔即日罷行天順中

上語閣學士賢僧徒之濫也榜諭僧定十年乃度度止

二百人必能誦佛一經以上考送年二十以上擯拔

剃者勒還俗違者謫戍邊然是時中官奉佛始盛

京城內外及西山建塔廟甚侈踵作者各傾其平生
貲力爲之穹峻麗弘上擬宸極大學生而安姚顗
上疏言自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窮極壯麗
車駕至時賜臨幸今瞻廢盡矣繼者滋盛邪濫無
所底止夫佛本夷狄之教世主信之得禍者不一而
足而鑒而不可法也請自今內臣脩蓋寺院悉折毀
備倉儲之用勿復更爲萬世法成化初以

皇太后誕辰建齋醮禮尚書參率大臣醵錢具辦香期
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疏爭言釋老之教遠古所
無下至漢唐其法寢盛然三代君主考世運靈長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六

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
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脩
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
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
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
其禍福輪迴之空談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將存之爲
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步而
爲之崇奉也比者以

皇太后誕日建齋固

皇上百順之孝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

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
得允合萬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諛於邪
也夫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
當閉其衷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
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辦香尺楮共列名
銜宣揚於佛老之宮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
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
於君猶子之於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靡之豈
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
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經筵聖學不無所損於進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六

講儒臣難以身助不報其後太監敬狹妖人王齋子
臣以朝命採藥江淮間所至縱暴索奇玩爲貢獻
至蘇州命工鎔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江南玩器精
絕書畫檢括殆盡復拘集蘇庠諸生於官錄妖書冀
得賄諸生陸完不勝忿但諸途辱毆之敬及臣皆走
匿乃免巡撫都御史王徂具列具激變辱國狀
上乃收捕敬而臣誅又其後僧繼曉以房中術幸至
賜號法王方士子致省以符水幸任爲太常丞已至
禮侍郎西僧劉寶巴等以法王受大資出乘轎驛導
用金吾而並爲放濁招權賂已並誅放死而繼曉先

事請掃墓至武昌營猶赫然在帝政使黃綬白

上卧起晚矣今去歸其鄉名掃墓必事且中變冀朕

不頒繫且逸去乃令武昌府錮館中飲食之無何

上崩詔名捕僞送京得伏誅弘治中

天子恭仁畏相敬鬼神之神祀而從諫無忤弗嘗有

旨撰三清樂草閣學士溥率同言天子祭天地禮

不過犧牲席不過藁歎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

德故不用也渾有帝之祀已為非經况三清說左

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時居其一是以人

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

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以今謨議政事

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姦阿順旨容悅也

上嘉納後有旨遣中侍詣武當山設象懸幡令內閣

撰勅祝閣學士健遷東陽言天下名山宮觀像設

侈麗至太和極矣復益之徒靡費無益矧今災異迭

見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轉餉縛兵日目不給宜斥邪

妄以遏無良有旨築壽塔又疏爭有旨撰真人

杜永祺誥命封號又疏言誥命朝廷所以獎勵賢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

號又不過一二字此輩何功何勤封號多至十有八

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以為此朝廷所賜儒臣所

撰也其謂之何哉得寢而足時給事中張九功疏

釐正祀典下禮官禮侍郎倪岳覆議言按釋迦牟尼

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

本性為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為千百萬億化

身其成果為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既

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王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

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為

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况莊子書明言老子

之此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倣沿

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咸為不經所謂北極中

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

星在紫微垣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之所宗於

天文為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威

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祈報而

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

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况雷於中春發聲

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

尊

通志下編 卷之二十二 六十五

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誌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在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人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為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眾曰鬼曰卒

竹補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縣以來所為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感於封禪唐宋元加有沃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玄武神也玄武龜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徽宗祖諱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為樂清王太子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脩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

通志下編 卷之二十二 六十六

祀皇帝嘗範金為像遣內官陳善養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顯佑官居之伏其地為姦盜之區矯偽之窟玄武有神胡寧若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游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丁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今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為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

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不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賜香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王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教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宮永樂中

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况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祇主者也此不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六七

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况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俱合罷免詔需後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八張玄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胡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聞至宋袁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資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嘗

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胡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洞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爲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予宗演貽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

通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六八

臣不知也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玄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許奏法司當其罪至凌遲憲宗皇帝宥成邊玄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亦甚今足健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轅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玄慶淫酗褻穢魂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焉相

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
下臣章會議劾玄慶不敬之罪革其監爵逐徒衆歸
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為出尋常萬萬萬世
幸甚玄慶能為詛呪所與禍崇願加臣身臣死無悔
与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
祖宗經筵日講外 召儒臣咨訪政事以成就 聖德
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
闊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
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

由史下編 卷之二十二

六九

稷傾覆唐憲宗用之樂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宮神樂
祖師殿及齋經殿皆燬于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
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 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
勤政講學遠邪佞黜誣罔天下幸甚會李廣見毓
秀亭於萬歲山而 大內災公主病廣呪符水不効
皇太后怒罵曰 官家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土木不
厭顧坐令致此又烏用廣廣聞之懼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禁方秘書檢外宅得臣帙一則納賄籍
所也目黃白米云恒萬

上怪之曰廣亦人耳安所用米而多藏若是詢之則竟

白金也 詔籍其家成化中十年輒一度僧度
者至二十餘萬人定自披剃者又倍蓰無算 闕
日純禮尚書馬文升請立條科痛革至正德彌獄
上命太監劉允齋幡詣烏思藏供佛兼迎其異僧以與
允奏請鹽七萬引為行費輔臣部科各執奏不聽
世宗初紀神聖卓然垂意於古典王禮之盛故事歲終
朝天顯靈宮建春祈秋謝醮所具書詞首稱臣中稱
朕語不倫諭輔臣言此

祖宗定制為天下生民告報固非崇尚玄門其看詳宜
更朕為臣庶稱朕禮神敬天之意故事

由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七十

聖誕日例於朝天宮及二寺經殿齋醮祈壽
上諭輔臣言人君之壽非齋醮可致果有敬天凡戕身
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必得其壽用此冀為朕初度內
三經殿外二寺齋事並停罷唯朝天宮仍舊所謂省
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也其

兩宮壽命等日仍舊蓋

聖心崇正不惑如此追於去年厭儒生繁禮飾貌於天
人鬼神之際聞如也退 西苑遂意於玄修日虔精
於齋醮禱祠之事諸閣臣及翰林侍從官與撰奉玄
文者輒被 恩遇得殊擢而方士邵元節陶仲文者

至進用為孤卿顧可學以秋石丹進列尚書勅御
史二人求道籙仙經于天下官學士已仲文以真人
躋宗伯領三公又故事諸白卿良弼未有也尋以贊
平徽特封恭誠伯賜誥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事精太上盡誠玄脩祈雨賜輒勿雖
疏爭土未克酬也今以乎獄封似非宜姑准辭蓋禮
待至於此然元節仲文頗恭遜僅以方自結於

上不甚招權賂而仲文方隆眷時即堅請謝事去故

具以壽終禮葬云學自新會陳公甫獻章實始探真
靜無欲之本悟學覺於無為而不諱棒喝白沙先生

幽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七

先學無學覺無覺千余一編萬諾於維聖訓

有後獲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萬龍魚躍
泰山莫杖神莫鳴化自然王成公守仁即知

即行即博即約即心之良知即聖且截易簡而悟本

禪宗地藏洞有異人坐松毛不火食文成歷險

險河得至此因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

兩個好秀才分再至其人已從有會心人遠空遺

歎唯其反求諸六經思孟自信其精明的確而頗

以淫聲美色之喻為吾儒之作好作惡有問佛氏於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者入成曰此佛氏為

未識本來面目者說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

隨物而格是謂致知佛氏之常惺惺亦常存他來

面目身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自私自利之

心以遂不同今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自私自利

將迎意必之為病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

氏之學亦未或如此其將迎意必也良知徹頭徹尾

無始無終即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欲前念易滅後

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

矣問無所任而生其心文成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

明鏡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是生其心妍

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是無所任也良知無翳隨

物見形如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幽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七

問輪迴文成曰是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一日之間此

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逆之途

倏焉而流浪食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現人

苦不自知耳至問元精元氣元神又曰良知一也以

其妙用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言

謂之精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直陽之

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陽

亦非有二也其有問神僊者答之曰古有至人淳樸

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

天地之間視聽八極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

不衰季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星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為一體精骨完久得於稟受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走乃秘術曲技尹文子之所謂幻釋氏所謂外道者也若足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若後世上陽子之流盡方外技術之士不可以為道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然而未易言也吾儒自有神僊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存久而明養深自得足下能信之乎諸皆其手著若此其見於門人記錄者曰僊家言

虛聖人於虛上豈容加得一毫實佛氏言無聖人於無上豈容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於本體上微加此意耳聖門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問二氏作用有切於吾身者亦當兼取否文成曰聖人盡性主命何物不具何謂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之謂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界之謂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一廳儒者割左邊與佛割右邊與老而自據其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蓋

文成德慧術智本大覺所自來其學見其大故不異二氏雖頗訾其外人倫遺事物而性覺本空二教本同湛太宰嘗具述其言間之矣元蔡陽明公文獨其以誠意為主本獨知為訣要於學聖為的其高第弟子兢兢脩學無離迷於本直達於大公順應靜虛動直之旨固教所自立而高者言悟性專者言歸寂慧者言無知窮玄索大至以儒學異此為異端雖良知孔神於佛覺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物之宗猶之未有常也於是方士僧詭誕言天僊言佛上乘則淫滯其間而未自解免追嘉隆之際而極方士常自然言玉帝語

我言今下土當得僊者眾以煩師故天回命而來石流嚮信至自熹曰學無常師我今有常師矣後竟敗有方湛一者始棄士為黃冠矯情高索於物若無著者而稱遇師授還丹名流傾信至造其家受學為所賣患快至發疾亦竟敗有胡清虛者故師事王郎中畿又走匡廬事僧性空性空者佛臨濟宗也有苦行實解見胡慧而誕目攝之曰吾記汝悟後還迷已改果肆為大言吾往為童子時遇僊者劉符玄劉符玄者宋元豐時人也始遇周濂溪聞與極太極之旨已乃遇許旌陽授飛僊服食符水之法遇黃龍聞最上

乘蓋三教混元混元者一體也拉余入洞洞自終
山往不知何許生洞有龍虎獅象通爲守下界靈
靈之所窟宅而帝命隸於師聞師欲以吾嗣教咸歸
拜師以混元裘履而受之於是從定中盡受諸天仙
所傳百家方伎之術後余欲出度世師授以秘符而
來道有經有緯經者古聖王所操以治世者也中神
靈握造化符爲之緯曰師真師真有傳派歷萬劫不
死不過師即聖智不悟而所云三教混元云定中蒙
百靈方技者冀盡一世而牢絡之尊用其教者立生
死譬直信不疑尚不知神師授耶否耶疑不信即永
墮無間然即言三教混一意終毀短儒以爲儒推道
極於大天帝亦帝釋於佛爲弟子儒推人止於聖神
神不可知於佛爲入門具五通者是已要以無上無
極爲至它諸語玄理禪機殊闊而時以星命言禍福
懾之於是遣其徒張元洪者詣京師覲而士大夫
佞佛者響轉爲之主言之邵皇親邵皇親言之
上上曰有之厚幸然毋庸內外丹母爲人所訐因即
命皇親求符玄以采會元湛道死其徒言即托生不
死皇親至獨見清虛乃符玄合則見人不合隱去
終莫能見也於是皇親還言一見之西湖山中

崩皇帝崩而罷久益敗露諸王公貴人頗利其子女金
帛萬曆中爲有司所述捕入兩廣請謁中役死從行
者多死燔其屍心不灰如庸常人方其說昌時名流
酷信以混一三教爲大以超越聖智爲極凌虛累玄
用佐其高妙陽輔以儒言而陰斥名教爲世法上被
周孔至歷代儒先賢哲殊忽薄不省也下者藉口秦
幻有鳥之論爲放濁自若覲無忌顧以爲是於性無
礙惑者崇信以爲天章帝詔承傳飛昇之術爛然千
億劫難遇然樂大寇謙之林靈素之倫業前言之矣
風尚偃易千百爲羣忽棄本業事神而尚鬼乃張角
以黃老術教授始持水療病云爲善道而卒以黃巾
韓山童以彌勒下生始燒香聚衆而卒以白蓮天下
鼎沸生民感焉於爲禍豈有量哉故知假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爲聖王所必坊有以也先是羅文莊欽
順觀學流漸弊欲逆閉其途著論言佛氏之所謂性
覺而已矣其所謂覺見聞覺知而已矣吾儒之性理
彷彿未之或知也達磨者禪家之初祖也其言曰吾
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則今所宜
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宜莫此經若矣而此經大
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

法皆入其中五法者名相妄想止智如如也二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之八識者識藏意根意識眼識耳鼻舌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緣起自性爲八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轉爲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入是爲十八界今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當之謂悟無覺之謂迷佛由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若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所謂正智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所謂如如離人而言之也始因始覺而合本覺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本覺朗然獨存而佛果成故佛有十號其一等正覺是也本覺乃凡聞知覺之體五音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之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離見聞知覺者懼具著也佛以離情遺累然後可以入清淨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

聞知覺而已矣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可知已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波羅提之爲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住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又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夫具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已岐本末爲二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復混真妄於一途俾學者茫然莫知所適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俗敗吾人之不變公喪者能幾何哉夫本末不之可爲二何也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其名之不可一而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感而遂通豈二物哉是固不得以本爲真而以末爲妄矣若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固皆天命之自然及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而不

可違者也故曰真其所不當然者則其情欲之使然非真也故曰妄亦豈可得混哉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治其身心而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者也若如佛氏之說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良由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人心寂感之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準輕重無權當去者不去當存者不存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其論道教言老子之道主於深根固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七九

蒂長生久視而口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尼祈禳禱經呪符籙初未嘗一言及之其經呪符籙大抵本秦漢間方士之所爲草能絕滅而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者也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之所不取而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然長生之說中人之大欲人皆悅之令天地間有不死之物則無造化矣固不必枉用其心於此也可知其然而猶欲僥倖於其一亦載胥及溺而已矣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是爲然

故關之宜嚴文莊所爲困知記凡四續凡十數萬言而括之於兩言曰發理氣之一以合天人明心性之二以辨儒釋此其大凡也夫人心秉氣以出入所謂氣之精華人之神明而性即理也自人局於見言之虛靈知覺淆於物感於空而達闕於理有之矣語其極則理氣合矣心性將客二乎孟子曰形色天性明道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乃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文莊固言之抑其峻學坊之意則遠矣昔孟子於闢楊墨至嚴矣而歸之反經曰經正則庶民興經常道也道恒性也性

史記卷之二十一

八

天命也天施之性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用妙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神易無方體而粲然有倫紀謂之理神易有物則而推行無不通謂之道故無聲臭矣而體物不遺不可見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爲體性命之統而神明之符契也聖人通神易之道而兼知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幽明之故通原始反終而死生之際達精氣爲物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以爲變而鬼神之情狀灼其可知也故因物之精制典禮以爲天下極五事三德八政五紀自吾身達之天下舉無不由焉故仰以經天

曆數象緯之法立而歲功成俯以緯地分畫封瀆之法建而方域平中以理人水火金木土穀咸脩正德利用厚生咸和而九功可程也於是乎五常百行六官萬務人倫庶物莫不各得其極郊焉而天神降廟焉而人鬼格秩無文而百神咸饗而歸之安土敦仁也故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際定志成務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夫是以智周萬物道濟天下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天載無聲臭而四時行百物生性命各正太和保合無遺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卷之二十一

欠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小出於彛常物則三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竭才時省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慎脩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而能以建三極之大中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一日如此而萬世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而已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物莫不由之謂道得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自教之衰天命之精神明之粹入甲至正經當不易之理既鬱而莫覩而聖三所為禮樂教化之道又湮塞而不流六府不脩而兼井游惰之奸起民無所衣食三事不治而婚姻喪祭鄉射之典廢民茫不得以自盡其心五常百行六官萬務無一而或得其當民貿貿然而莫知所之也於是二氏者宗既有窺於性命有無虛實之際握其幾神以自命舉儒者莫能難而天人鬼神之際死生之變言之若燭照數計詰之若谷應響答而大擊夫天下之人心世之人方沉醉於富貴聲利之習冥莫能自解而其徒之高潔者方且蟬蛻世濁自濯滌於塵限香色之外無毫滓入其心世之人束於教拘於名纏糾於度數言詮之習膠莫能自脫而其徒之辨智者方且恣睢自肆邀遊轉徙於無何有之鄉世之賢稍近裏內脩者方且心心相持如髮如鉗自難自訟而欲至愈萌機隘愈迫無一息之懈乃其徒之造體者則能直於本心見自本性曉然於平等日用之妙也世賢之久學精習者悟自然之為體則往往以淨景為心旋輒晦蝕不且猖狂恣之乃其老師尊宿方且以具足戒自力終死其處而無外慕也雖資稍下劣信從力而精神專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卷之二十一

脫胎內伏險機逆照往往往閉為幽光澄為妙觀忽恍
閃爍於眉端頂踵之間者亦得以質惑天愚癡之氓
乃禮樂廢缺死生喪祭幽明之變又為之幻怪鼓舞
若冥漠之及交有以寄夫孝慈無窮已之心下之老
無所終幼無所長鰥寡孤獨無養者又皆得托於其
徒以自生而不至轉死溝壑也故看天下趨之而不
可禁禦攻之暫破而益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亦其宜
也是亦可以自反矣曾不是反而欲辭而闕之以其
辨嗟天幾微得失之間若毫若髮自昔賢儒難言之
又孰從而辨質之哉何則彼其所造者微也形上之
理無聲臭親聞之妙彼固親見之也惟幾微有鄉流
失之弊放千里而不止是故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
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不親聞矣而舉其生
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
無者則以為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
生之終不可盡者則以為不盡而書而一之於戒度
故老氏為虛釋氏為無近吾道之無聲臭而即虛而
實即無而有者終歸於提提而滅絕之也老知常以
為明佛平等以為覺近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
庸者終不以提諸行也老三十幅而一轂佛須彌而

一不近吾道之一貫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不以研
諸慮也故聖門之教語上語下各異其施亨行時中
不恃其等而彼則盡衆生未成而終不證乎泥洹以
為神也聖人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而止彼則以
德報怨視冤親平等以為大也聖人之急人由己溺
已餓而可逝不可陷彼則割截肢體行於布施以為
慈也極其好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脩證得心行路
經擬議俱泯然達上而不根於下周遠而不詳於近
好怪而不拘於常輕為難能於日用固太高而無實
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說所有致其虛矣而
欲以虛者累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與有
禮者不得不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並
庸禮者不得不歸諸虛也故云為無不周徧實則外
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夫古今之運猶日有中
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
之道治中國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而乳哺之而
已訶禁提撕舉無所於用則其知識固未開也比
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脩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
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

而求賸於日中而寢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槌提而滅絕之也且夫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八也今日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昇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廢伯樂可矣獨不廢馬乎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也爲也時能不織而衣耕而食乎織必刈麻泉耕必抽沃棘必且服牛必業厥塊亦鳥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恒者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下不官之効也今日聖人不死天盜不止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培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培擊之亦何異耶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主民非以爲勞也今比堯於軼夫托舜於卷婁比孔於大戮比仁義是非於天黜天刑也而欲縱其心於遙蕩恣睢轉徙之塗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不爲申商斯尚

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析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廢章采將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惡智之鑿而繫其智於遙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且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景造化未有所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堯舜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霸焉而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索之何仁義不脩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貧也其有貧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講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誑蓋至於忘其爲誑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之於是其變現恍惚之妖有遐登中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瞶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遠遯未論即距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

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何燕果餘冬錄云唐幽州石老時傳其化白鶴翔傳其乘紫雲德去鄉里為立祠祈禱靈響遠近震動後得其真則石老以病死其尸為其子沉之於水而水歸人於邑而妄始白李文公王野人改葬志云王野人名體靜同州人居浮山縫紙為業取竹架其上覆以草蓋正其下虎豹渴之弗害不畜妻子少言埋園中有尚確者因誤云野人死處土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朝與恒遇問之恒曰妄也朝奉聖知循州使斲木為棺命將吏村人改葬南司其骨存志曰王野人葬于此以解觀聽者之惑按古今正史下父神靈他神傳若郡縣志彼此水陸先後沿襲事同名異者甚眾厚誣於世如此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羯巾而裘毼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頌音樂以暢其情又為之變現出沒神呪幻化妙於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片事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究仇等於親愛衆生

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喪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濫而舉措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無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即而無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捧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於教也滋悍易中孚之貞曰信及豚魚其咎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三為得證果亦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於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崇者大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脩而明也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玄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焉悅奇尚異索玄大以相蓋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政王路舉皆請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釋已著錄是編蓋仿鄭
樵通志而作上編卽其紀傳下編卽其二十畧也
然樵之紀傳病於因故體例各隨舊史不能畫一
其二十畧病於剽故多夸大不根之論元錫是編
則又紀傳病於太剽諸志病於太因如紀傳分立
多名以古初至商爲表自周以下正統謂之紀偏
霸列國謂之志后妃謂之內紀宰相謂之謨儒者
謂之述大儒謂之訓尊如孔子則別名曰表次則
西漢經學及王通則並稱訓餘則總名曰列傳列
傳之中又分大臣貞臣良臣爭臣忠節名將循吏
獨行諸子目又以經學行義文學篤行道學儒學
循良各別立一傳分附歷代之末以隱逸方技貨
殖列女各合立一傳總附全編之末已爲糅雜至
物性一志或歸之下編之中尚爲有例而綴於上
編與人並列更屬不倫其尤誕者南北史中南朝
全載吳晉宋齊梁陳而北朝但有北魏其北齊周
隋俱削其君臣不錄惟隋錄王通一人宋金遼元
四史中惟錄宋元亦不涉遼金一字而十六國乃

得立志舛謬顛倒殆難僕數下編凡天官方域人
官時令歷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
經籍禮儀樂律財賄刑法兵制邊防戎狄異教二
十一門而名書者三名考者八名志者八名記者
二亦蕪雜可厭其所敘述亦僅類書策畧之陳言
毫無所發明考訂與所作五經釋均無可取也